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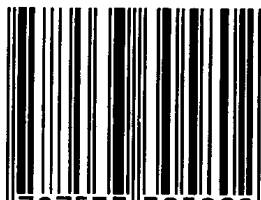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一五册目次

經部・禮類

鄉射禮儀節一卷

〔明〕林烈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陳夢斗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鄉射禮儀節無卷數》提要

重刻射禮序

近代以來士人始仕為縣令者大率以[illegible]勵為精神伺上意指内懐市交蕃名之私外疲於獄訟賦役簿書米鹽日傀馬馳鶩而不暇未見有雅意敎化卓然求古先王之制者彼見王制所重如所謂射禮世人率以為迂而無當蓋亦苦其器數登降之繁委諾㵼人以難行之狀而不知聖王以之飾禮樂而觀德行其指歸主於導人心之和敬而漸陶於正已之仁非以為文具而炫人之聽睹者要在循禮之文求禮之精意而已吁得禮之意而因心為治如我林侯者豈非古循吏之所為而度越常情之表者哉侯器高而識遠且承其先大夫家學型範有自歲己丑叐分符來令吾邑亦下車采風問俗之勤與鋤奸剔蠹之政

未浹旬而民已嚮之如神明矣屬歲大歉以救荒為首事會當道議行社倉侯毅然修復星軺徧馳郊野按舊倉遺址而鼎新之復請民間條編金之未完者改議折穀輸各社倉以為賑貸計環邑里民始擧手加額曰吾民得所天已條令稍暇興社學擇蒙師以教邑之子弟一日與庠士講求古鄉射禮徐而曰我

聖祖建立射圃寓文武事於弓矢之中期與天下臣民共守無斁曩予先人曾行射禮於嵩陽以化導斯人予不敢不以先人之視嵩陽者視新化也第鄉射禮舊本散落無攷因詢採於鄉士夫得其先大夫遺書侯乃欣然喜曰此先人所神授已遂擴其書所載禮器禮容約諸士先期肄習筮日舉行如儀環宮墻而觀者如堵一時

旋其間者頓易其逸志惰容而斂之和敬正直之域莫不以盛世文物郁然其在茲矣維時邑博士我弦陳君默菴羅君懐新梅君僉謂射禮自三代以還已非民間所習見以昔所從試於嵩陽者復見於今日幾有待而相成亦奇遘矣幸其遺帙未至磨滅而愛禮者又憾其流布不廣顧重刻而傳之不惟惠我新人雖以風之四方可

也侯以為然爰相與訂定付諸梓人從牒遺典既燦然可覩而新所倡始重光者咸得以附見他如賡和詩文系之末簡以彰盛美書成不以余之不文來請序焉余聞而嘉之曰是擧也進於道矣祇承先志孝也子道也茂宣主德忠也臣道也以善教人仁也牧道也一擧而三善備可以傳

序以歸之

大明萬曆庚寅歲孟春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致仕少卿邑人鄒廷
望頓首拜譔

鄉射禮儀節序

鄉射古禮也古先哲王首此以致崇教化者豈以升降爲隆替哉惟是司教化者即不敢妄迂大禮而志分於所營力疲於所狥且不鮮鄉射之義何居矣夫士君子拘隅之陋而不進德於古者早也司牧者隨風之靡而不造士於古者俗也東粵林侯以孝廉起家出宰新邑下車以來風清澤

沛巷頌塗歌種種善政吏僕未易數也項者肩任教化力行古道善承其先大夫敎人雅意故日引學官弟子口授經術手授文藝未已也廼重修古鄉射禮每歲當享廟之先而舉行焉慨自勳華垂裳舞干格遂設侯明禎文德尚矣哉
朝稽古定制建圃於學宮校士以觀德載在令甲者昭然具備顧當今吏道飾表褏

秉急功緩德耶以治行稱最者惟不典簿書期會足矣又奚暇問其教化作新否也侯治邑三年政成化洽民歌父母士仰蓍龜惟兹大禮又次第行之夫新化在楚稱巖邑士庶囿於一隅舊矣今之行禮者盡邑之士觀禮者環邑之人蓋爾小邑後覩雍容揖遜之盛詎不謂奇遘也哉昔人譚吏治者中牟馴雉單父化漁是德孚四境

僅及一民一物爾已而屈指良吏每為稱首且兹禮也曩從督學冲宇顏公一舉於丁卯迄今寥寥無聞矣侯獨慨然為之繼矣再舉一邑之人士而進之隆古侯之德業聞望寧在中牟單父下耶又聞鬻子有言君子之於人國也將入旭旭然如日之出仁聲着也既入暝暝然如日之中德政孚也將去闇闇然如日之入竊恐德教遂

也侯教化大行如日中天矣未幾侯計偕且當以秩滿恐一旦召入而儀節重典安可以無傳是書也藉此可以風四方已侯之德化庶幾不泯也乎余幸宅鄰壤耳聞而庖身被之矣故借及之用紀其盛云

郡人劉應龍謹撰

鄉射禮儀節序

昔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而令
仲由執弓矢出延射示三等不入而出者
半已而問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再而勵
有存者以故知古有射禮匪直馳騁擊刺
攡文也無亦惟是別少長習威儀使君臣
父子各舍其盬而已古道陵夷禮湮沒而
不稱時興復古之思迺吾

邑侯林君殆有遐思焉先是君先大夫理
嶢嵩陽首舉是禮群彼中子弟立射圃講
習其中嵩陽士民尸而祝者如畏壘然亡
何君且剖符來令吾邑始下車詢問閭疾
苦詰奸禁暴勸學崇文念歲饑爲建義廩
勸輸以興嗤苗萌者倣古常平遺意焉亦
以為射禮者王啟風化所自始毅然興懷
士弟子員講貫習復一時人士彬彬嚮風

蓋究乎矍相圃之遺化也於是以升降進
退揖讓上下諸凡儀節著為令甲俾服習
有所憑籍以衍於不替而特苦于無所考
証適
艾陵遺書吾邑張氏者藏為世珍迺天造
斯文重檢啟笥而其書與侯遇俾觀手澤
重光述作而其神又與先大夫遇以所遇
副所志為是畢志竭誠益事考訂付諸梓

氏以廣其傳嗟嗟以數百年已墜之典而
一覩于嵩陽奇也再覩于吾邑又奇也覩
于吾邑而獲覩前哲令德之世傳又奇之
奇者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夫有
焉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君侯乎余
叨宰龍舒距侯遠而辱德于侯者深會不
遐下體問叙于余余竊以為
林君惠政著新邑無易屈指數而其反古

勵俗無逾此舉是故予聞閏月矢發迅颷
射之力也揖讓在前降飲在後射之禮也
發必期中必至于鵠則射之巧而已之正
也已正而百姓之正因之縣斯以譚則今
之所習後之所傳環新邑之士人子弟所
尸而祝者又豈光高陽矣
萬曆庚寅仲冬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直隸舒城縣事治下

侍教生張大孝頓首拜撰

高陽射圃記

寶安林烈撰

或問於予曰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言何謂也予退退然謝曰是問非予之所敢當也然而當億其義以質正於大人先生矣遂反詰於問者曰 而當習禮之時也有邪心乎曰無也有為為之乎曰無也彼環堵而觀者有邪心乎亦曰無也有為乎亦曰無也夫執事而行禮者

百乎其人矣環堵而觀者又無慮數百乎其人矣而皆無邪心焉無所為焉此其一日之間氣象何如哉夫無邪心無所為者敬也敬存諸中天德也敬達之外王道也自質明而至於日中其敬何如也合有日其人之執事者又合數百其人之環堵而觀者無不一於敬則鄉射之義之大何如哉古之君子知是道之足以教天下也是

故重之也儒先之論有曰帝王以道治天下予初不知其治天下之以道也若何今觀於射而見帝王之治法焉而見帝王之心法焉孔子之云或者其在兹乎又曰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心之公私今也百爾執事罔歸於敬合衆人之身以爲身合衆人之心以爲心有一體之公而無物我之間非心妄念無自而興悖逆爭鬬無因而起

程子所謂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皆是物也王道之易易也信哉嵩陽射圃既立一方之子弟一百七十有二人每月朔望行之其初五初十二十二十五則課文於清風亭師帥[illegible]問者凡一十有二人皆各庠之雋盖此鄉文運方興之機也或者曰嵩陽一鄉耳能行是道使天下之鄉而皆嵩陽則唐虞之美可尋三代之風不墜也地凡六丈三尺前至溪後至路酬直於余氏錢者凡三十两一錢王氏尉與迁棣者凡一十四两其材木初取諸溢祠衆商完之是爲記

嘉靖丙寅三月吉旦

右射圃記乃

鄉先正艾陵林公以計部郎同知福建都運時作也嵩陽則同知所駐地云公力行古道隨處作人故於理鹺宄劇亦晋心於斯道如此今仲子培能世家學以孝廉起家出宰新化新化楚南巖邑也士鮮知此而仲子亦欲以古道治邑與士民更始方經營偶邑中有藏嵩陽射

禮書者仲子捧之泣曰此先王教民之
道而先公力行以淑身教人者也不圖
培守此而獲睹焉因授之文學陳君夢
斗羅君良梅君大成率諸生行之燦然
可觀也父作子述信不偶矣仲子欽梓
是記適余道此遂為書之并識所以云
萬曆已丑長至南海後學陳經翰書

鄉射禮生人數

主一 謂州長也[illegible]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illegible]之主其席阼階上西面

賓一 州[illegible]處士無爵命者席于堂中西北南面

遵一 鄉大夫為之

賓長一 即衆賓之長

衆賓六 皆席于賓西東上

擯者一

司馬一 主人於臣旅酬則為司正行射則為司馬

司射一 主人之吏

二耦六 以[illegible]弟子為之俟于堂西

通贊二 今習禮未閑用二生立阼階執冊贊唱行之既熟不用可也

司尊二 分立于尊西與尊直至將酌則詣尊所一舉冪一舉勺酌酒

司洗一 主人之吏立阼階下洗南西北面

舉觶一 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

揚觶二

樂正一 位在西階東北面遂樂則適阼階下之東南北面立于工南

歌工八 同上位于瑟工之南

司磬二 同上位在西階北西面東上遂樂則降自西階阼階下之[illegible]前三笙西面北上[illegible]

司鐘一

司鼓一 鼓在阼階下[illegible]北

司磬一 立于磬東西面

司簫二

薦脯醢八 賓主遵衆賓獲者釋獲者前後行禮並其事不相兼

設折俎八

張侯二 賓黨弟子既張侯退還立于西方東面

獲者一 賓黨弟子其位在之南東面

設楅二 賓黨弟子二人共舉之設退還立于西方東面

釋獲者一 賓黨弟子於中設之卽受筭于黨者立于中西東面

執筭者一 賓黨弟子由堂西執筭從釋獲者奉中置設扶以筭退立西方東面

執弓十六 主賓遵之弓矢執之俟于堂東西

執矢六

執決遂一

約矢六 賓黨弟子取矢乘之由侯道北行納于楅北退還立于西方

設豐一 賓黨弟子由堂西承豐升自西階設豐降立西方

司爵八 執以獻衆賓者

洗觶升酌一 勝黨弟子與射者取觶于下篚洗升自西階酌奠于豐北降袒方反位

執爵一 主人獻衆賓者代勝黨弟子酌奠于豐上述後立于序端

撤俎一 賓黨弟子一授主人之俎於其從者持者授大夫之俎於其從者

鄉射禮儀節

禮器

壺 許愼說文云壺昆吾圜器也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疏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上下空徑一尺四寸方橫徑一尺二寸強乃容一斛之數也燕禮鄉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

勺 尊升所以剩酒也容一升記曰夏后氏以龍勺注云爲龍頭狀柄長尺二寸口縱徑四寸半中央橫徑四寸兩頭橫徑各三寸

爵 飮器刻木爲之漆赤中畫赤雲氣受一升口徑四寸底徑三寸上下徑二寸三分與王爵同制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

觶

觶 飲器也容三升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強底徑二寸觶者適也飲當自適天子用玉諸侯用象大夫飾以角士用木

斯禁

斯禁 承酒尊之器木為之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上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一名棜是舉名謂之禁因為酒戒也

俎　豆　籩

俎 房俎也鄭注云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房孔疏云兩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兩頭各有房也用木為之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頭赤中央黑

豆 三禮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又鄭云豆以木為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盛昌本脾析之菹[illegible]醢之醢韭菁[illegible]筍之菹麋臡之屬鄭注鄉射記云豆宜濡物籩宜乾物故也

籩 三禮圖云以竹為之口有藤緣其制如豆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菱[illegible]

洗

洗 承盥洗者棄水器也禮器制度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其形如壘周制天子諸侯屋皆四注故洗當東霤大夫士其室為夏屋兩下故洗當東榮

篚

篚 以竹為之有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笭

筵

筵 席也周禮司几筵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其散言之筵席通矣前鋪在地者皆言藉取相承之義是以諸席在地者多言筵也釋名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筵竹席也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

歌節

于以采蘩以奏射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三章章四句

鼙陳祥道曰鼙卑者所鼓也大射禮應鼙在阼階西建鼓之東朔鼙在西階西建鼓之北鼙與鼓其聲皆以懽為主及其建而用之則鼙常在其左矣古之奏樂先擊西朔而東鼙應之是朔鼙倡始者也應鼙和終者也禮圖謂商人加左鼙右應為殷樂之節蓋未考儀禮左應右朔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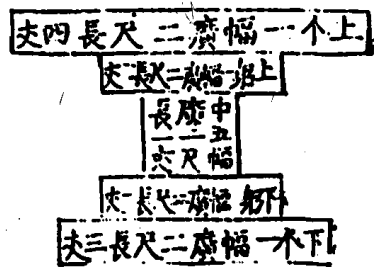
瑟

[illegible]有二十七絃之說以理考之樂声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絃二十七絃者於二十五声為不足七於五声為有餘豈亦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爾雅郭氏禮圖亦用郭璞二十三絃之說其常用者十九絃誤矣前其柱則清卻其柱則濁有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者雅瑟有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者頌瑟有五尺五寸者小瑟豈三等之制不同歟

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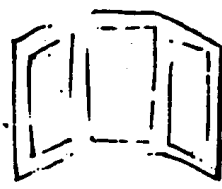
和

笙世本云隨作笙記曰女媧氏之笙簧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小者十三簧謂之和

和笙正月之音和十三簧象鳳身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一以象閏也

射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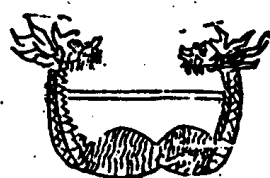
侯

侯鄉侯上个五尋上个最上幅也用布四丈中十尺中方者也用布五丈躬廣二尺二寸半別二寸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言侯中取數也弓二寸數中之博也數把側骨臂傳二寸以五十弓之長為侯道五十弓之博為侯中也倍中以為躬躬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倍躬以為左右舌謂上个左右出躬之舌下舌半上舌半其出於躬者用布三丈凡通用布十六丈

乏

乏陳氏禮書云正北面乏南西侯各有獲獲各有容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士一侯一獲一容容革為之鄉射三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之乏以矢力乏於此也謂之容以獲者所庇也爾雅容謂之防郭璞曰如小曲屏謂射者所以自防容與防皆乏之異名耳

旌

旌記云旌各以其物註言旌總名也周禮司常通帛為旜雜帛為物全羽為旞析羽為旌今名物為旌者散文通耳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通帛謂通體並以絳帛周所尚赤也雜帛謂中絳緣邊白也白殷之正色大夫士雖同建物杠則大夫五仞士三仞耳

弓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膠漆絲為之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陳氏謂儀禮大射卿射大夫士夾庾

矢

矢箭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羽六寸夾其括以設其羽分其羽以設其刃陳氏曰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蓋君子志於中而不志於殺也故射禮習射之矢皆謂之志也射必有羽尚疾也志不翦羽向的也

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而開弓體也詩曰決拾既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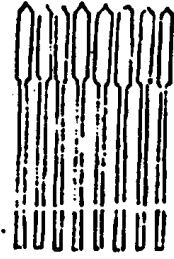
遂射鞲也以朱韋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者也

扑長如笴刊本一尺荆楚為之書曰扑作教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形圓楚形方撻學士不率教者用之

物縱畫如笴長三尺橫尺二寸二物之間容一弓濶五尺也縱長橫短所謂度尺而午也陳祥道曰射之所發不過乎物故位謂之物左為下物右為上物其畫也若丹若墨其設也以楹之間於序則當棟於堂則當楣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韜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禮書曰兩端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奠楅也舊圖楅有足按本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奠矢者坐撫束矢者坐說則楅畢無足明矣楅二十孔孔容四矢飾以朱也

韋當鄭注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司馬左執翿矢而乘之分委於當禮書曰韋當所以分矢也大射三耦既拾取矢梱之所以齊矢也

鹿中陳氏曰士鹿中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筭其奉之也先首其設之也必坐其位則南當楅西當西序其鄉則東面詩雖八十所容者八筭耳

[illegible]籌八十長尺四寸刋其本四寸鹿中所實八筭耳其八十者以十耦計之防不足用也

豐陳氏曰公食大夫大射鄉射皆以之承觶鄭玄謂豐似豆而卑其他不可得而知也謂之豐欲其豐盛而已不可過也舊圖則人形謂豐國之君嗜酒亡國於是狀之為酒戒此不可考

豐禮器也以射用之故著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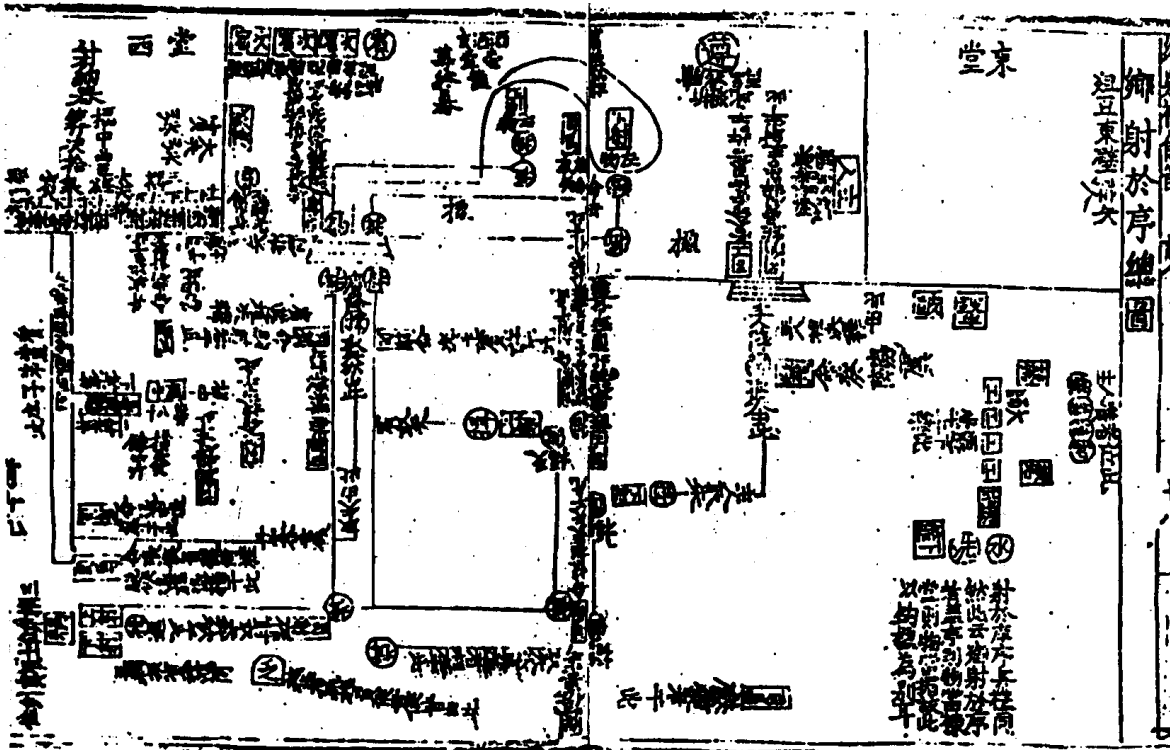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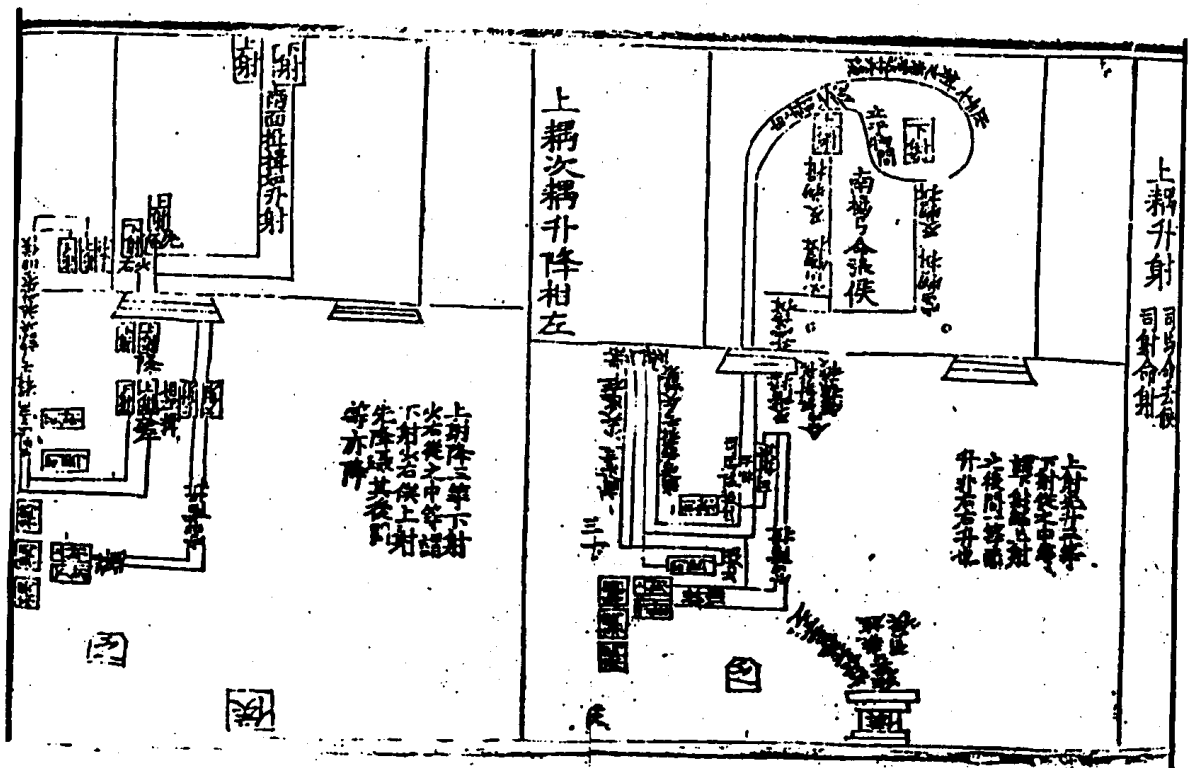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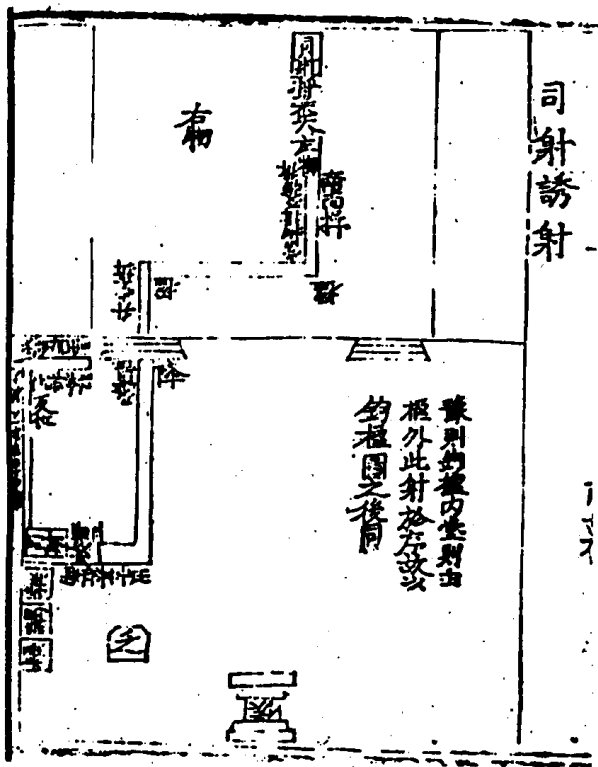
司射誘射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
楹外此射於序故
鉤楹因之後同

上耦升射
司射命去侯
上耦次耦升降相左
南揚弓命去侯

司馬司射相左命取矢設楅
三耦拾取矢進退相左

三耦再射釋獲
大夫與其耦射
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

再射視筭
飲不勝者
賓

三射以樂為節
賓
樂節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右采蘩之詩
郷射禮節圖式 終

鄉射禮儀節

戒賓

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禮辭許
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

無介

設席

乃席賓堂上南面少西　衆賓之席繼而西　席主
人於阼階上西面

陳設

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　尊酒禁右
酒以供賓也左玄酒以存古也
篚在其南東肆　篚上篚也以貯爵觶南祿之南北肆
陳也東肆南面也
設洗於阼階東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　篚下篚也
縣在洗東北西面　縣音玄磬也鼓在縣北
乃張侯在庭南北面去物五十弓不繫左下綱　弓未
至也待將射乃解之
乏參侯道　去侯西五步獲者所用以自庇也

速賓

欽定　炙熟可食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答再拜退賓
送再拜

迎賓

及門　賓及門也
通贊唱　行鄉射禮　又唱　執事者各就位　主人立主位
司尊者立堂上尊東西向司洗立洗折執爵薦脯
醢設折俎者各立東房下　樂正率樂工立東序　通贊
唱　擯者出迎賓　擯者出門外具賓揖迎至東階升階
不盡一等北面立告主曰　賓至　揖退下東階西面立
通贊唱　迎賓　主人出位下階擯隨後出

迎賓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　擯者　唱　鞠躬　拜　興　拜
興　平身
揖衆賓　衆賓禮答揖
主人以賓揖先入　以禮與也
賓厭衆賓　引手曰厭
衆賓皆入門左北上賓少進　左門西自向內言也少
進差在前也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　入門揖當塗揖當碑揖也
及階三讓　以手請賓升賓辭謝者
主人升一等賓升　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

眾賓從之升北面立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

再拜用通贊唱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揖衆賓通

贊唱 賓主各就位

主獻賓

通贊唱 主獻賓

主人坐取爵上篚以降 賓降 阼階也 賓降從主人也

降立西階東面 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于地興辭

降曰 免降 賓對 曰 敢不降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

坐奠爵于篚下 篚洗所篚也 興盥洗 賓進由西階下

至洗所東北面辭洗 曰 免洗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

曰 敢不致潔 揖賓反位 反立西階下 主人坐取爵卒

洗一揖一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

上北面 坐奠爵興送答拜乃降 降將更盥也 賓降 降

下西階主人從奠爵辭降曰 免降 賓答曰 敢不降 主

人坐取爵適洗所主人卒盥一揖一讓升賓升西階

上疑立主人 詣尊所坐實之 詣賓席之前西北面獻

賓賓西階上北面拜 拜受 主人少退 俯躬少辟 賓進

受爵于席前復位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 俯躬少退

通贊唱 薦脯醢 執事者執脯醢薦于賓席坐奠之

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

通贊唱 設折俎 執事者執折俎詣賓席坐奠之

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奠爵于薦西興 揖 席末坐啐酒 興降席至獻位坐奠

爵拜 主人答拜 告旨 曰 旨酒 主答曰 愧不敏 賓坐執

爵興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興遂拜 拜賓也 主人答

拜賓復坐執爵興

賓酢主

通贊唱 賓酢主

賓以虛爵降 將洗以酢主人 主人降 從賓也 賓西階

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 曰 免降 主人對 曰 敢不降 賓

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

之東南面辭洗 曰 免洗 賓坐奠爵于篚興對 曰 敢不

致潔 主人反位 反立東階下 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

人拜洗賓 坐奠爵 興 答拜 復坐取爵降盥如主人之

禮賓升實爵 詣 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

階上拜賓 俯躬少退 主人進受爵賓 降 西階上拜送

爵

通贊唱 薦脯醢 執事者執脯醢 詣 主席坐奠之

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
通贊唱設折俎執事者執折俎奠于上席
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酒已物也自席前適阼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興遂拜賓答拜主執爵
興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通贊唱崇酒主人阼階上再
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謝賓以酒惡相充實

主酬賓

通贊唱主酬賓
主人進篚所坐取觶于篚以降將酬賓也賓降東面
立主人西面坐奠觶興辭降曰免降賓對曰敢不降

遂降于西階下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以
其將自飲也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
阼階上北面坐奠觶興遂拜賓西階上答拜主坐執
觶興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興遂拜賓西階
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執觶降洗賓降主辭如獻禮升
不拜洗酬禮殺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
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俯躬少退主人坐奠觶于薦西
賓詣席坐取觶以興反位反獻位也主人阼階上拜
送賓俯躬少退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
反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也反西階位也 反位是

獻衆賓

通贊唱獻衆賓衆賓皆升于獻位是時衆賓立于西階東
西不敢獨居堂也
主人西南面東北立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
初拜賓長答次拜次賓答三拜又拜以下同答主人
揖衆賓同答主人升坐取爵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
衆賓不辭降不拜洗也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
人俯躬少退
主人拜送三賓俯躬少退
通贊唱薦脯醢執事者執脯醢奠于衆賓之席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後位衆主人備者送
賓也長賓以下則分子接之矣
衆賓謂三賓以下也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主人以虛爵奠于篚揖讓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者
升就席

舉觶為旅酬始

通贊唱舉觶
一人洗舉觶於賓一人主人子弟也取觶于下篚洗
訖升南面實觶適西階上坐奠觶拜賓席末答拜執
觶興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賓答拜執

觶興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其觶也賓拜拜
將受觶也舉觶者少退舉觶者進賓席坐奠觶于薦
西賓坐取以興若親授然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少
退賓反奠于其所所薦西也舉觶者降
迎遵此鄉之爲大夫者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擯者先自門外入升階不
盡一等告于主曰遵至
通贊唱 迎遵
主人降擯從之迎遵于門內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
不敢居堂俟遵入也初位堂下東面主人揖讓以大

夫升拜至大夫答拜 通贊唱 揖 拜 興 拜 興 平身
通贊唱 賓遵相見 鞠躬 拜 興 拜 興 平身 揖衆賓衆
賓卻立于階前

主獻遵

通贊唱 主獻遵
主人適上篚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如賓禮大夫
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主人詣尊所實爵席前北面
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
右拜送皆如賓禮
通贊唱 薦脯醢 又唱 設折俎

乃薦脯醢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
坐卒爵拜主人答拜
通贊唱 遵酢主
大夫坐取爵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揖讓
升授主人爵于兩楹間爵爲說以虛爵大夫不親酌
以酒乃賓與主共之也主人詣尊實爵以酢于西階
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
坐奠爵于西楹南
通贊唱 崇酒
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

賓南大夫雖尊不奪人之正禮降而在賓下位賓主
相對也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樂賓

通贊唱 樂賓 樂正出升堂中立告曰 升歌 揖賓主遵
供答於下階東面向司樂司歌者命之曰 樂奏鹿鳴
之三 無應曰 諾 樂正復位司歌者歌詩司樂者奏樂
畢樂正復升堂中立告曰 正歌備 揖在位皆答樂正
復位

立司正

通贊唱立司正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賓不從降也 降阼階東西面立 作相爲司正 曰 敢立子爲司正 司正北面揖 曰 諾 不惟命 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

司正舉觶

通贊唱司正舉觶

司正自西階下横過洗所坐取觶于下篚興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内適阼階上北面立受命于主人 主人揖之曰 請安于賓 司正揖曰 諾 適西階上北面 曰 請安于賓 賓禮辭 曰 敢不安 司正復阼階告于主人 曰 請安于賓賓許 司正遂揖降立于楹間北面以相拜 相拜者監察儀法也主人降阼階上再拜賓降西階上答再拜 通贊唱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賓主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表其位也興退南一步少立 愼其位也 復進坐取觶興 以所退之位 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 興拜執觶興適洗既洗適中庭北面坐奠觶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末旅

鄕射 十三

請射

通贊唱行射禮 又唱易司正爲司馬司馬以下各就位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上北面告于賓曰 弓矢既具有司請射 賓對曰 某不能爲二三子 許諾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 請射于賓賓許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 曰 納射器 乃納射器在堂西 先是射器列庭東至是皆取執之楅在前次壺次楅次鹿中次籌次弓矢決遂納之堂西楅主人之弓矢在東序

司馬從射

通贊唱司馬從射

司馬適堂西受[illegible]東行至中庭楅前南面揚觶

鄕射禮儀節 十四

曰 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 延舉復位

揚觶

通贊唱揚觶

揚觶者二人由東階分東西同升至堂揖下北面立西者先揚 曰 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同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 揖在位者皆答之 立東者後揚 曰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 揖作位者皆答之揚訖下自西階復立于堂東

司射比耦

通贊唱司射比耦之又唱三耦下就比耦位三耦以次
南面立于階西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
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揖命下射曰子
與某子射揖次耦衆耦皆如之命訖又中止命之曰
皆下袒決遂取弓矢俟射相揖皆應曰諾司射下階
由司馬之南遂其位三耦以次適堂西弟子進袒決
遂授弓矢搢三挾一于弓以次西東立俟司馬出應
中道南面命曰張侯弟子應曰諾說束遂繫左下綱
司馬又命獲者曰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應諾由西
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立乏後司馬復位

遷樂

通贊唱遷樂
樂正適西方階西西面命弟子曰遷樂弟子應諾降
自西階阼階之東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誘射

通贊唱誘射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
揖及階揖升堂揖繞楹而東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
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
乘矢畢南面揖降揖如升射後適堂西改取一个一

一个也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以反位司馬命獲者
執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也獲者
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馬復位

初射

通贊唱行初射禮司射執弓挾矢以三耦之南北面
命之曰三耦以次升射司射反位
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
先升下射從之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
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
足而俟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
階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
命曰去旌獲者執旌許諾至于乏後坐東面偃旌興
而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適堂西
釋弓反位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
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
射退反位三耦乃射獲者坐而獲中則舉旌言中射
訖南面揖降揖如升射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
揖初射釋弓說決于堂西次射升射三耦卒射亦如
之

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
卒射賓揖司射降搢扑反位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
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
揚弓命取矢曰取矢約矢者應諾又命獲者執旌曰
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許曰諾以旌負侯而俟司馬
出于左物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
所設楅之南命弟子曰設楅弟子應諾乃設楅于中
庭 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反位弟子六
人取矢取畢先二人並進坐置乘矢于楅中興揖退

鄉射

並于楅傍次二人繼進楅又坐置乘矢興揖復立于
楅傍又繼二人置乘矢如前畢退立于堂西司馬釋
弓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退立于本
位若矢不備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 不索
未盡也 弟子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

再射

通贊唱行再射禮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曰有司請
再射賓許諾曰敢許司射降東階告于主曰司再射
主人許相揖復過西階請賓曰敢請終與射否

賓曰能之願學焉相揖復歷東階請于適曰敢
請終與射否適答曰某不能願習禮樂相揖從告主
曰賓與適皆與射相揖遂告于賓曰主人與子適
阼階上告于主人曰主人與賓為耦遂告于大夫曰
長賓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使也衆賓射曰衆賓下
就比耦位相揖
司射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
之耦及衆賓也衆賓與射者皆以次降由司馬之南
適堂西繼三耦而立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
比衆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適射命衆賓曰某子與

鄉射

某子為耦又進而命次賓曰某子與某子為耦又命
衆賓曰某子與某子為耦揖復統告之曰皆下袒決
遂取弓矢俟射揖遂命三耦拾取矢曰三耦以次取
矢 揖司射反位三耦皆袒決遂執弓以次取矢上耦
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
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矢兼諸弣順羽興退反
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矢兼諸弣
興如上射搢三挾一個皆左還與進者相左相揖仍
反位三耦取矢亦如之三耦取矢復位並司射出命
三耦以次升射命應曰諾相揖初耦升射如初司馬

命去旌獲者許諾如初司馬降司射猶挾一个至
西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曰請釋獲
以序賓賓許曰別賢否以明賞罰降背搢扑西面立
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曰設中遂視之數以
釋獲安置左右也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
實八筭于中司射遂由堂下北面告上射命曰不貫
不釋上射揖曰諾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
筭左手執之右手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每中
一个釋一筭于地上射於右中之南下射於左中之
北若有餘筭則反委于中西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
筭于中與執以俟大耦升射置筭如前初耦射畢降
揖相左如初射禮
三耦卒射釋獲者升階中報曰三耦卒射司射倚扑
階西適立西楹間北面請曰賓主下取弓矢升射適
就耦取弓矢俟射請訖揖降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
階降揖主東賓西主人堂東袒決遂弟子奉弓矢
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
堂揖主人爲下射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
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illegible]賓序西主人序東皆
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

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
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
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
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
如初皆如三耦升射相左降適堂西脫決拾遂止其
處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
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
興共而俟拱手以俟數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
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弟子委矢如初司馬
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
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數左右筭司射復位
釋獲者遂進取賢獲賢獲者勝黨之筭也執以升自
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
干純若干奇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若干純若干奇
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
欽筭以俟通贊唱飲不勝者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曰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
之西乃降勝者之子弟取觶于上篚適洗洗觶升酌
觶豐位南面坐奠于豐上興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
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曰勝者皆袒

洗弓不勝者執弛弓皆降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
勝者皆襲脫決拾兩手執弣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
耦以次進立于射位司射作升飲者西面命曰勝者
揖不勝者升飲命應曰諾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
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
退立卒觶進坐奠觶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
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
釋弓襲而俟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執爵者主人之子
弟也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大夫
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

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卒觶授執爵者反奠席
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
特猶獨也升飲衆賓繼飲如三耦射爵者辯乃徹豐
與觶

獻獲

通贊唱獻獲者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
薦脯醢設折俎與薦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三處也侯
之右之左之中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
拜送爵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北面者辟正主
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个讀作

幹侯之右幹也下左个字同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
執爵祭脯醢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
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
不拜之而飲者獲者則侯有功乃得獻故遂以行獻
之酒獻侯然後飲侯而質之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
于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司馬受爵奠于篚從
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遂薦俎
設之者明已所得禮也避設于乏南不使當位者避
射禮儀注也

獻釋獲

通贊唱獻釋獲者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
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
薦脯醢折俎有祭少南不當其位者辟中也釋獲
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
薦坐左執爵祭脯醢遂祭酒興立飲不拜既爵司射
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者為
復射妨司射視算亦辟外也

終射

通贊唱行終射禮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升去扑倚

于階西請射于賓曰升以請於射賓許曰敢許又告
主曰請於射于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
堂西命三耦及衆賓曰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
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
射位司射適堂西命三耦曰三耦以次取矢三耦拾
取矢如初反位司射適階西去扑升階至楹間揖賓
主進曰請取矢
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大夫于堂西南面主人堂東
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揖階前揖及楅東西對
揖進坐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賓
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反階揖升堂揖就席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於射位揖皆進如三耦耦
東面大夫西面取矢如三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
耦反位 反射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
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曰命三耦以次升射如初一
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如初司射升與司馬交
于階前去扑升告賓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曰敢
許又告主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降搢扑西階
前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樂正曰諾司

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對上射命曰不鼓不釋樂以
射反位樂正東面命太師曰樂奏不鼓之節升歌入
耦射八矢中而與鼓節相應則唱獲置算三耦升射
如初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獲者告
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司射視算釋獲者以
賢獲與鈞告如初飲不勝者升飲如初

三射畢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鏃向
上也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遂去扑升
堂兩階間揖曰請取矢 即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
賓皆袒決遂拾取矢不楅升降如初矢不挾兼諸弦
弣以一矢兼於弦三矢兼於弣鏃向上以退不反位
遂授有司于堂西三耦衆賓由司馬之南繞至堂西
賓自西階下行授弟子弓矢于堂西主人東階下行
授弟子弓矢于堂東賓西階前立俟主東階前立俟
大夫執弓就耦取矢如前俱授弟子弓矢于堂西亦
夫與賓東面立三賓少後揖拾取矢主人與賓揖升
大夫及三賓皆升各就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
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出本位從中庭南面命曰釋獲
弟子應曰諾命獲者曰退旌獲者曰諾以旌退反位

命弟子曰退福司射命釋獲者曰退中退筭司射反位

旅酬

通贊唱旅酬又唱司馬反爲司正

司正退復庭中觶南北面而立當監旅酬樂正作階下北面立命弟子升自西階反坐立前所立之位升歌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主人答拜執觶興賓不祭立飲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主人席前東南面主人作階上北面拜賓俯躬少退主人進席前受觶反作階上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

主俯躬少退賓揖就席

主人以所受賓之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適西階上立于主人之西主人坐奠觶拜不祭立飲如賓酬主之禮主人揖就席大夫以所受主人之觶酬長賓亦如其禮揖就席長賓以所受大夫之觶西階上執立以俟

司正升自西階北面立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長賓酬次賓次賓酬衆賓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二人舉觶衆觶爲無筭爵始

通贊唱舉觶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觶者取觶于下篚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賓大夫皆席末答拜執觶興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賓大夫席末答拜執觶興遂降洗降自西階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席末拜舉觶者俯躬少退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坐受觶以興贊者不敢親授賓與大夫不可自尊故奠而後覺不言取而言受者亦若親受之然舉觶者退反位西

階上皆拜送賓大大俯躬少退乃降立庭東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薦右與爲無筭爵始

徹俎坐燕

通贊唱請坐燕

司正升自西階適作階上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司正曰諾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曰敢請[illegible]坐賓辭以俎曰不敢褻俎揖司正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曰請徹俎司正曰諾復[illegible]曰請徹俎賓許曰敢惟主人之命司正揖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曰弟子俟徹俎

禮記射義篇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
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
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
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
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
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
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

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
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
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
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
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
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
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
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

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
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
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
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
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
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
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
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

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
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
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
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
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

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
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
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
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
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
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
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
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
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
以辭爵者辭養也

行射行樂式

凡八音律呂俱有一定要訣只用六工尺上合四
凡六音為訣樂章律呂高下清濁率由此流通相
應故此樂譜只及此六字
磬鍾凡擊則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俟一字之音既
闋則擊磬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琴七絃舜帝時則五絃乃宮商角徵羽五音文武增
二絃名少宮少商故七絃色徽一十有三斯聲則
用第七徽其第一絃黃鍾律合字應之左手中指
按右手中指勾第二絃大簇律四字應之左手食
指按右手中指勾第四絃林鍾律尺字應之左手
大指按右手食指剔第四絃七徽半仲呂律上字
應之左手無名指按右手中指勾第五絃南呂律工
字應之左手大指按右手食指剔第六絃黃鍾清
律六字應之左手大指按右手食指剔
簫箴紫竹為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二孔通
六孔各徑二分口開半銳名山口直而吹之後一
孔黃鍾清律以六字應之凡吹六字止開此孔前
五孔皆閉於第二孔南呂律以工字應之凡吹工
字此孔與下四孔皆開餘皆閉第三孔林鍾律以

尺字應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三孔皆開餘皆閉第四孔仲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一孔皆開餘皆閉第六孔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下字止開此孔餘皆閉惟黃鐘律六孔皆閉以合字應之下有一孔相通以紅絨條繫之吹者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亦用黃布袋袋之

應鼓一每奏樂一句以搥擊者三但節奏從容為先

重刻射禮後序

學者載籍極博嘗攷信於六藝古昔談六藝者詎不稱射為至教哉

明興創射圃於天下

頒射儀於會典諄諄做古作人之意猗與盛矣貳百年来世多視為迂濶圃或鞠為園疏求能興古敎化風勵宸守者幾何人哉嘉靖間

計部艾陵林公督鹺閩中力行古道溉然以師世覺民為已任暇日於嵩陽隙地設立射圃群鄉之子弟而訓習之一時章甫縫掖改觀易聽迄今八閩俎豆公而尸祝之矣歲己丑夏公仲子定宇林侯綰綬来宰新邑淵源家學首惠章縫時進邑庠弟子講求射禮屬斗并率而課之斗謝不敏皇皇無以副侯德意[illegible]竊從張子笥中

得射遺書即先計部公萬陽時所刻者沾沾自喜以為一時奇遇可藉手而課諸生矣遂偕同寅羅君梅君日坐堂皇按圖指授諸生喁喁奉成法而觀聽者日環橋門也甫三日侯省視欣然曰方不佞少遊宦即得從先君子受學寒家廿載不圖今日復見遺教也匪諸公孰與成我頡稽首而謝斗歛容避席曰此公家箕裘世澤所過者化所遺者思奚論閩與楚耶觀侯此車之初興釐展錯百度修明仁心仁政津津膾炙人口奚可覼縷從茲聲價日隆流惠日渥先公未廓之業光而大之薄海寰區沾被德化者寧有紀極乎哉已又進諸生申告曰一夫中的百夫決拾言作之者有機也伏石非虎射者殁羽言習之者貴誠也方今

聖明在上賢司牧在下治欲旁派表極懋建即田夫野婦咸知趨首拭目思見德化之成矧諸生象弧矢事四方有不爭相磨濯求自表見者乎為諸生勗尚當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期必中無論

國家倣古作人之意少焉稱塞即侯家學流沛亦永有光藉乎哉予愧無能長諸生因序諸簡末竊比常弦一助云

新化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嶺南戴弦陳夢斗頓首拜譔

儒學廩膳生員張炯謹書

督刻吏陳楚爲

鄉射禮儀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始末未詳據嘉靖丙寅烈自序稱嘗於其鄉之嵩陽社創射圃擇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鄉射之禮因作是書前列嵩陽射圃記一篇述復古之義其書則節錄儀禮經文各畧爲詮釋而繫之以圖然意取簡明或往往刊削過甚晦其本旨如經文司射節將乘矢之下有云執弓不挾右執弦蓋司射既發乘矢之後矢雖盡而有不釋其執弓之儀則右手執弦左執弣也烈於將乘矢之下删此二語則執弓南面揖之節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經文初射節司射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數語烈又删去則降自西階之後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襲之節皆不可考是書雖不主於釋經然經義不明則儀節俱爽於行事亦多違礙矣

四禮疑五卷喪禮餘言一卷

〔明〕呂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同治光緒閒補修呂新吾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疑五卷》提要

四禮疑序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吾聞之子思子云。此非虞夏事也。然有深意焉。人情樂放縱而喜事。惡檢束之苦身。使不綢繆於禮法之中。亦必繁彌於耳目之玩。聖人曰。與其繁而放縱以流於惡也。不若繁而檢束以防其肆。此禮所由作也。此作禮者所以委曲周至。不厭纖屑也。吾又有聞焉。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敦厚以崇禮。

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禮也者枝葉忠信而後世之禮則忠信之賊也禮稱情則人以禮觀忠信而真者因以達其心禮揜情則人以禮為忠信而偽者藉以售其詐彼節文習熟者其態近情且將飾忠信而奪之又安事忠信為哉噫禮作而忠信亡不若禮亡而忠信無所掩人不得不勉而為忠信耳本以檢人情而至於亡忠信則制禮者之過也我觀儀禮每喜其節文詳

密足以檢人情又象其儀度繁密反以亡忠信曰始為儀禮者誰其周後進之君子乎記禮者誰其漢儒好禮之君子乎禮煩則亂文勝滅質上嘉者悲之夫聖人制作廣大易直精實切近觀於易詩書春秋而意指大可見矣是禮也所從來甚久而崇尚甚隆豈不知一言出而殆射者徧天下後世哉禮之檢人情者吾不敢不尊之以為世道衛禮之亡忠信者吾不敢不辨之

以為世道防且自有儀禮以來世之率由者海内鮮其人焉曠世鮮其人焉視爲鼎彝寶玩之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絶於天下後世耳艱澁與僻宿儒窮年講之而不精細徼曲折學士終身由之而不熟器數文物有力者加意辨之而始備以責之淺學之士嘗試之為貧無力者之家雖欲行禮得乎則不易不簡難知難從之故也是好禮者之過也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傷之矣不揣庸愚嘗就儀禮禮記及家禮會成儀節所未解者作四禮疑其十三篇世未盡用者故弗辨嗚呼信而好古孔子所好皆其所信者也秦火後不傳

疑矣坤不能信記云三王不襲禮伏讀

大明會典及

孝慈錄見

大聖人之制作度越千古至分別品官庶人彰明較著臣子欽承

又何容喙。坤考古而有疑焉。疑
思問。以俟好古之君子。敢竊附
於窮理之一端云。

萬曆甲寅正月望日寧陵呂坤書

四禮疑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甫著
男知畏 校
知思 刊

通禮

府君孺人爵也。生為庶人。死而爵之。可乎。誣也。僭也。
孝子不誣親。聖人不誨僭。
家禮有家之禮。非家家之禮也。生有爵。死而稱於廟。不沒其實也。爵不一等。舉府君孺人。例其餘耳。庶人止宜稱顯考某字行幾。顯妣某氏行幾神主。為是。何必竊名器以自重哉。又按伊川製主式。士庶不用益知府君孺人。非士庶之通稱矣。

影堂。繼視也。此無聲之親也。旦暮瞻依。死而凝睇長望。終古不復見焉。孝子無奈思何也。故像之。隣壁偶聞行道偶見聲容彷彿乎吾親也。猶傷心隕涕焉。真耶。幻耶。夢耶。瞑而在目耶。恍然失矣。像之。不

猶似乎。視主不尤親乎。孔子曰祭如在。商頌曰綏我思成。欲見也。

程伊川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不知木主何以似吾親耶。伊川高祖少師有影帳旁畫二婢。曰鳳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旁畫二婢。曰楚雲。曰賽奴。夫畫以侍兒褻矣。然程氏先祖固有影堂。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于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孝子慈孫。於木主影帳兩存之可也。不必於有。不必於無。亦可也。

墓祭誠非古也。古無墓。欲祭何之。故設木而依神。神何嘗依木。孝子無望耳。自有墓而人望之矣。骨肉一歸焉。體魄藏焉。而謂其子曰木爾親。墓非爾親。是謂親不在一抔土下。而在數寸木間矣。情乎。神固不依形。詎依木乎。五祀之為尸也。神無形也。吾親有形。主也墓也。吾兩重之。

左祖從生氣也。社成物故右。祠堂東於正寢。左祖之義乎。地難卜。靜家貧。同室。

周制用井畫為九區。中宮一區。後市一區。前朝左祖右社共一區。六區則廛。祠堂在正寢之東。義法周制。若居室難於安排。神道幽而尚靜。擇一靜處可也。若家貧力不能祠。即於居室中間。設香案。垂簾幕以障之亦可也。借曰非禮。不猶愈於廢祀乎。

生母不祔。非情也。葬祔封。祭祔廟。帝王亦然。生而同室。死而離之。祀嫡母而外其所生。夫棄之耶。嫡妬之耶。子黜之耶。胥不情矣。故生母之葬。祔嫡而侍。禮云。庶母無子。祔於祖庶之旁。必三世無妾而後祔於女君。愚以為即祔女君可也。

主無式。式自程氏。取義亦精。而尺辨古今。用禁士庶。攣矣夫。儒者之見也。

主之設。題考妣姓字以依神。俾子孫祭之。為如在耳。庶人之家。久則木牌。暫則紙位。但存尊祖敬宗

之心。不必拘泥諂藉之說。至於偶然栢栗。凡貴重之木皆可用。但太高大。則近於僭耳。伊川主式偶未之思。倘考有尊爵崇銜。勢難摘取者。陷中字數有定。何以書之。即用三司布帛尺。陷中分寸稍長。似亦無害。或曰。四龕之主。高下須同。曰通用三司尺可也。近日市井布尺。長以三掌。裁縫與度行尺。則今之最小者。然視周尺亦差大。制非周制。人非周人。何必周尺之拘哉。用今之裁縫尺可也。坤選

仁聖太后之喪。見其主亦用周尺。高下視家禮。國初議禮之臣。可謂泥古之過矣。天子有十六字廟號及宗銜。不減二十餘字。豈可與臣庶同乎。

旁題適長奉祀。天子諸侯之禮也。士大夫之家衆子孫不名。祖考之心與。右名而稱與祀。

父母有衆子而旁題止云孝子某人奉祀。書嫡長。明主祭之有人也。衆子或三或五。不得書名於人情尤不近。不若左書孝子某人。或孝孫某人。奉祀。右書介子某某某與祀。若衆孫隔世。則不必書矣。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故不名於廟。士庶人何嫌之有。

宗子。嫡長子而衆兄弟宗之者也。以父視之。則衆兄弟所宗之子也。故別子為祖。不得為宗。宗人者也。不得稱宗子。

宗子以嫡長通義也。宗子而惡疾。而幼而懦。不立將必廢宗。則誰立。曰立宗子。以宗長相之。宗長不以

世。不以年。不以貴。惟賢。賢何以。曰宗族皆曰賢。穎委心而聽命焉。則長之。古士以上皆有相室家老。宗子雖賢。有相不亦可乎。宗子不肖。則聽家長訓迪。不則訓於祠。不則訓於墓。必改而後復之

嫡。獨也。庶。衆也。介。副貳也。支。別也。

庶子攝祭。不假。不配。不歸肉。非孔子之語也。神重則宗子為輕。不假可矣。不配。是廢祔食之祀也。不歸肉。是格鬼神之惠也。然則專乎。曰攝祭以宗子配

以宗子歸肉以宗子

禮記孔子曰宗子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執其常事不假不配不歸肉夫祝以宗子則假者受胙也亦以宗子之名配者祔食也歸肉者頒胙也亦以宗子之名豈宗子之名可以祭祖考不可以祭祔食而歸肉乎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故曰非孔子之言也

宗子仕以主行必無庶也則可有庶則與其行也寧攝

庶子雖不承宗然稱宗子以祭亦祖考之所不吐也馳驅千萬里置主於篋笥可乎况後世仕非父任而器具難全執事難備或官不尊而粢牲無具署不廣而居處無餘不幾於褻神乎坤遊宦只奉小影堂一軸情盡而禮不褻甚爲簡便宗子更宜如此

庶子不與不主不攝不位是無祖考也而可乎

禮謂庶子與祭而不主祭此兄弟同在之時也若宗子他出而庶子不得與祭又不敢主祭又不得攝祭或主隨宗子以行又不得爲位則是庶子無尊祖敬宗之分非祖生父育之身非教人以孝矣故宗子不在則攝行神主不在則爲位此必不可廢者不知宗子仕而父母不從即有庶子亦不當養於家乎泥禮至此非聖人意也

宗子死庶子代則宗子也終身不敢稱孝子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而後行此非聖人之言也冠昏於阼父在而著代矣死而位其位事其事焉不告墓况兄弟乎猶稱介也代之云乎

家禮謂庶子代宗不專祭庶子死而子承之始稱孝子若然是攝也而非代是宗子存也而非死矣穿鑿殊甚

大宗小宗以下之所宗也世盡而遷則無以統小宗而宗法亂小宗玄孫之所宗也五世不遷則家家

有大宗而宗法僭。或曰士庶人亦有世宗乎。曰大宗五世埋主而為位。冬至合族而祭焉。木本水源。不敢忘也。（此庶人冬至為位以祭之禮）祖功宗德。不敢擬也。（此天子諸侯禮）庶人祭禰。忍矣。程祭始先。不亦僭乎。考在廟中。季秋又祭禰。不亦瀆乎。

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大似禘祫。朱子不敢行。

士主祭。卿大夫不名。貴不敵宗也。從子孫主祭。伯叔祖伯叔父不名。尊不敵長也。諸侯奪宗。庶姓奪嫡。非創業。則不肖不可以承宗者。非是不得藉口。程祠失之矣。

不名。不列名於主之旁。祝之版也。祠廟法也。廟宗子法也。古者非官師以上無廟。廟必世爵。世爵必嫡長。嫡長統宗。故宗子之法重。不立祠廟。則不講宗法可矣。今名廟為祠堂。而神主龕櫝。尺寸高下廣狹。皆伊川所定。寧不用宗子法乎。明道歿於大

中公之前五年。其子汝陽主簿端懿固在也。次中歿。乃伊川不立端懿而自主祭。其祠固已無明道矣。明道歿而長孫昂。固在也。伊川將終。遺命侯師聖。立其子端彥。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或以謂師聖。明道死其長子不得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愚謂伊川之失。不在立端彥之時。而在不立端懿之日。遂使明道嫡長。不得與父祖共食而從別子法。使昂自祀之。於心安忍。若世襲之爵。創自我身。則不得讓兄。或宗子殘廢。及悖逆不道。則家長廢而擇賢亦須自宗子之母弟。以次擇及耳。愚支子也。濫從卿大夫後。從布衣姪以祀四世祖考。不敢以伊川借口。

晨謁再拜。瀆也。事生不日拜。

子婦事親。有家之常。只於朔望拜。餘日否。祠堂乃日拜乎。不若改為參禮朔望啓中門。不出主。焚香四拜之為簡便也。

出入必拜遠也近則揖。

一日往返則揖三日以上或越境而行則再拜以告。十日以上四拜

朔望參時祭生忌祭家慶祭新薦佳節獻食。

獻食如元宵節飯端午角黍中秋水餅重九糕萸之類。

寒節展墓。

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以酒食拜墓。

有事則告。不疏矣而朔望陳設無乃數乎祭不欲數。

家禮正旦冬至朔望行參禮皆用果酒菜殽十二拜。計四時之祭。俗節之獻有事之告。歲不啻四十祭矣。大數則褻難繼有家之常日不暇給令廢業而日有事於祖考焉誠不為過。但不知家家能如是否乎。其家朔望焚香四拜四時並冬至五祭遵時王之制春以正月朔夏以四月朔秋以七月朔。冬以十月朔又考妣生忌四祭子婦生辰生子。冠。昏。

有祭薦新則以新物為主。以肴一酒一飯一配之

行四拜禮只如此一歲不減二十祭薦果致愛致慤耶此亦不為疏矣若每月朔望前一日洒掃齋宿至日陳設果肴茶酒鹽葅之類勤祭典而棄人事豈能厚望人哉將並四時之祭而廢之矣。

祠堂之祭降神送神非禮也。主在斯則神在斯降從何來送將安往。若遷主之祭則宜矣。

生子廟見嫡長以茶酒餘子不以茶酒於義何居。朔

望參幾於祭矣而廟見殺儀至以茶酒別嫡庶異哉。

家禮朔望陳設果殽茶酒生。子廟見嫡長止於醮酒點茶餘子則啓櫝而不出主。並無茶酒簡神明甚矣即餘子之生不敢並嫡乃不如朔望常參軒輕亦至此乎且醮酒點茶而行十六拜之禮尤為無謂。

繼絕嗣教仁也。夫亡而婦人立嗣教節也。孤子不為

嗣教孝也均財教讓也丘氏見一隅矣

丘文莊謂夫亡不宜立嗣明是鬪人財產愚謂老婦無依少婦欲守而同族欲利其家不許立嗣豈非棄孤寡而誨爭逼改適而喪節財為衆人所得而死者為不食之鬼乎律時王之制也既許之矣乃孤子無父而嗣人非萬不得已為人所强則不可從謂不得受命於父而直伯叔之非子道耳余家宗法凡無嗣之人家產不拘貧富除房屋私藏器具牲畜外其一切莊田聽令與繼嗣兄弟原產一滚均分如絕嗣者田千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只五百畝則總計千五百畝每分五百畝如絕嗣者田二百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田千畝則總計千二百畝每分四百畝絕嗣者無產或出繼者所生之家原自富厚其均分亦然庶絕者富不嫌於嗣者之貧富以啓爭絕者貧不至於嗣者之嫌貧而厭繼矣

四禮疑卷之二

冠禮

冠加冠於首也古童而髟髮鬌而總角成人而冠漸也北土冠孩提矣而好禮者以加巾為冠達禮哉

古人重元服二十以前總角而縚撮之今之包髻是也禮有次第江南猶然惟是北土驕淫民不知禮乃有三五歲兒輒戴凌雲忠靖梁冠甚者嵌以金珠未有長髮而露首者士大夫之家以加網巾為冠是行網巾禮非行冠禮也去禮不亦遠乎

正月月元也甲子日元也厥明時元也古人慎之矣時勢所宜於禮不拂君子不尤焉

古人取正月甲子厥明極為慎重然正月未必皆甲子況時有未協勢有偶便果於禮合月日皆不拘擇吉可也

主人告祠宗子也宗子自冠大宗以宗長小宗以家長

宗子孤而自冠。自告祠堂。猶之可也。將迎賓命醮。

亦自為之乎。故父在則以父。孤則以宗子。宗子孤而自冠。以宗長家長

冠服有式。教分也。彌尊喻進德。非以誨僭也。貴自賤始可也。賤以貴行。非所有也。可乎。

禮皆行於士夫家。不通於庶人。故三加以幞頭公服靴笏。所有也。若士夫子弟。以民服始。不嫌於卑。惟是庶人三加難用有爵冠服。今擬隨時隨地。冠

服。如梁宋初加小帽。即六瓣圓項。名瓜拉者。由衣直領。雙縫無雲鞋。再加幅巾。深衣。雲頭履。生員平定巾。餘同。三加平定巾。青圓領。繫絛。皂靴。生員儒巾襴衫皂靴。

賓主相見。拜于門外。何亟也。升堂不拜。何簡也。冠者何在。賓揖之而後適房。何遽也。

此處似有儀節。不應如此率爾。

戒賓而後筮。筮不吉也。其如賓何。筮而宿可也。戒不可以已乎

跪起也。古人地坐。起則跪。今不席地久矣。跪櫛髮合紒。跪加冠。情乎。坐櫛立冠。未聞其病禮也。

冠者跪。櫛者跪。不便於梳掠。兩坐可也。賓以尊長而跪卑幼以冠。不已重乎。兩立可也。

五祝。教成人也。詳於德而畧於福。不亦可乎。眉壽萬年云云。胡以為也。

古人祭禱。無一事不及福。且皆非分頤所宜得。非

不求所為之義矣。余以為丁寧告戒。望以成人。明切猶恐不喻。況詞既文且迂。非士人講求。不能通曉。何能激發童子哉。今擬祝辭隨便戒勉。各切於童子之身。如有國有家及士農工商之類。戒勉務有警惕。不必泥古可也。朱文公亦云。

字而後有言。緩也。拜而不答。迂也。主人終無言。瘖也。

三加一醮。皆有祝辭。冠者無言。至字而後答之。是不受四祝之命也。冠者拜而賓不答。賓拜而冠者

不答何謂也五祝而主人或父無一言又何也
名何不名不識不識不辯名也者識而辯之也名奚
諱字奚榮故唐虞夏商相名周字其斁諛也夫
人無名何以分別而表記之名之義亦猶名鳳麟
曰鳳麟名松栢曰松栢名牛馬曰牛馬名蟲魚曰
蟲魚使見者知爲此物耳果何貶辱而必歆字以
尊之乎自尊名之説出而後有以號尊字者矣而
後有以翁尊號者矣而後有以老翁尊翁者矣諛
佞至此周其斁端哉嗟夫虞夏不可還矣子思稱
仲尼字祖也程正叔云昔受學於周茂叔字師也
尊人以祖以師不卑矣而老翁青年之貴客桂台
黃綬之小官如此卑風可恨也夫
冠竣而時久矣先家而後賓何卒卒也賓退主人以
冠者齋明日陳設而廟見拜主人拜尊長出拜於
鄉先生禮與
冠禮是日冠畢主人以冠者見祠堂行十六拜禮
又坐中堂受冠者之拜又徧拜諸尊長然後出禮
賓是於賓太緩而於祠太遲又勞倦匆卒難以盡
敬不若賓退齋宿明日以一獻見於祠堂拜父母
尊長而後出拜親族似亦不悖於禮
冠既辭食僞也受幣不辭鄙也不若辭幣
冠畢可謂酒清人渴肉乾人饑時矣乃再辭而後
止至於席間謝幣無一辭語可乎即禮當受不可
不一辭也是謝也何以爲哉不若冠者謁謝而執

贄更覺正大
冠拜父母四餘尊長皆再拜不四也見鄉先生父執
而四濫矣闕教又再拜不亦瀆乎
冠禮拜於家惟父母四餘親皆再拜鄉先生父執
乃四何其隆也今擬冠者於鄉先生父執初見再
拜有教再拜年長一倍跪而扶之再倍揖而受之
可也若行輩之長者雖位尊皆答拜
以喪冠非禮也君子三年不爲禮故吉凶不兩重急

則權而從之。緩則已而待之。

禮記曾子問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雜記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此皆非禮。冠吉禮也。人道之始也。終喪而行何害。而以喪冠乎。凶不干吉。故緦麻以上不與郊廟之祭。吉不干凶。故玄冠不以吊。事有所當重。則變易而從之。事已後初冠於次。哭而踊。是謂吉凶雜。權而從之。如墨縗之類。廢而待之。如女子嫁在塗聞喪歸而終制之類。

笄

笄翟形成人之飾也。女子許嫁笄而字。不許嫁不笄。不笄不字。笄字明有屬也。

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家禮云女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於義未協。女年十五綰髮之時也。非有簪以貫之則不固。許嫁則笄。笄簪之雉形者。有文彩飛騰之意。將嫁祕之。故以為飾。許嫁笄而字。以成人之道待之也。若許嫁在十一二歲之前。時未成人。必待十五笄而字。若十四而嫁。則以許嫁之日笄而字。許嫁在十七八之後。則十五簪而已。不可笄也。況未許嫁而行笄禮。待許嫁之時再行禮則瀆。不行禮則褻。似於事體未便。近世女子多辮髮甃綰向後。連五簪貫之。許嫁則為半髻。以銅鐵絲為圓座。上加虹橋。括於前後。座上障以烏紗。花簪連貫一翟。當于項前。今仍其飾。而以翟為笄。於禮合矣。

男女異拜。拜興男子之禮也。婦人非喪不拜手（手至地頭不下）。非重喪不稽顙（頭至地手不舉）。其拜手稽顙也。俯伏四叩而已（今之磕頭）。

家禮會成主婦迎賓拜興四。女子既笄拜興亦四。非禮也。始於魏馮胡諸后僭天子之拜。詔命婦朝賀與男子同。北人至今猶然。而男女無別矣。今宜叉手低頭屈膝。深深四肅拜。而丘文莊有見男姑

當拜手之說。則昏義報地之文。叩頭是已老之會典。

皇太子與妃同拜

帝后命婦朝賀

皇后並無鞠躬拜興之文。即跪亦不俯伏。則先王之禮時王之制。婦女不拜興也明矣。北俗久不能變。姑存此以俟好禮者。

笄祝笄而醮。祝可已也。又用冠禮祝辭。誰制斯禮也而迂若是。

禮因人從宜。婦女不文贊用丈夫乎。婦女乎。如用丈夫。則男女無別。若婦女耶。贊者不能祝。聽者不知祝。豈不可笑。祝笄不患無辭。而用冠者祝辭。迂亦至是哉。無惑乎人之棄禮也。

賓以三黨女使通之。可無書。書稱等交年識。婦人宜爾耶。

笄禮書式註。非親則用等交年識。殊不近婦人語。

女既許嫁而字。則文定之日。必有夫黨婦人來禮女先三日請父黨母黨夫黨尊長老成而達於禮者五六人可矣。安用非親為哉。

古婦人名今不名。不名何字。鳥獸草木。未有不名者。士女不名不字。鄙也夫。

古士大夫婦人多名。近世皆氏而不名。與市井閭閻無異。好禮者耻之。五雅及本草所載草木鳥獸。多者數名。未有無名者。婦女亦人也。可不名乎。無名矣。何以字為。

夫婦無謂。古人之陋也。萬化自閨門始。不正名。何稱焉。

邦君之妻。古人稱矣。不知夫人稱邦君何以也。至於士庶夫婦。遠呼近稱。殊無可謂。或借兒女。或用諢聲。甚非居家之體。古人與用諺言。汗牛充棟。而獨於此略之。不已陋乎。今采古人方言而益之。

夫稱婦。於其父母家。行於舅姑。名於兄長名。稱於三

族之長曰弟室弟妹而下字同堂則云阿嫂阿伯叔母私以伯仲呼亦以字無名字則姪而室之稱於他人曰賤內賤室妾曰賤側婢曰賤奚婦稱夫於舅姑父母及舅姑父母之尊行曰兒夫稱於母家之兄弟妹姪則自謂姊妹姑而繫夫以汝之稱於夫之兄姊及嫂曰我家弟妹及弟妹之夫妻曰阿兄姪曰阿伯叔父稱於異姓之尊行曰氏夫平交以下曰家夫稱於妾曰夫君稱於子女曰阿父

呼亦曰我家私曰夫子曰先生婦人自稱於舅姑曰兒婦夫黨之尊行曰新婦於夫曰妾曰婢子於娣姒行曰我曰身於卑幼曰老我老身書於父母家則繫夫之姓以氏稷如之書於異姓曰某室某氏妻稱家長曰家主曰家長妻曰家正曰內君自稱曰下婢稱家長於人亦曰家長稱嫡於人亦曰家正自稱於人曰下女尊長稱妾以名卑幼稱以姑姊老而獨尊則稱如嫡姊稱家妾曰主父家長

妻曰主母自稱曰奴家家長家長妻呼則名之長妾不名貴妾不名家長家長妻稱之曰某氏

禮尊長之前稱卑幼以名於其父母家行同其父母家之稱也弟妹下皆卑幼字吾妻以侍疎者阿嫂阿伯叔母親之也此同堂語也伯仲如世俗幾娘幾姐之類此室中語也遠呼以字公稱也閭閻無字則呼云張室王室之類曰內曰室女正位乎內男以女為室也側側室也奚女奴也禮婦人自

稱於尊長曰兒稱其夫曰兒夫見母家之兄則稱夫曰阿妹夫見弟妹則曰阿姐夫見姪則稱曰阿姑夫此繫夫以汝之也北俗加爾汝字亦無害我家者女以男為家也阿字本語助辭今用阿以代爾汝之意氏夫謙稱家夫平稱也夫君共尊也夫子先生古婦人稱其夫也兒婦兒之婦也新婦後進之稱或曰晚婦亦可曰妾曰婢子古稱也俗曰奴亦婢子之意我通稱也家禮稱於卑幼曰老婦

則適矣。婦非稱於卑幼者也。婦人以夫為氏。如嫁張姓。書於母家父母伯叔兄弟姪曰張氏女姪姊妹姑。其母家書亦稱曰張氏女姪姊妹姑之類。其室其氏。有名則名。異姓親疎不一。其稱亦不一。戚葛之親則加春於某室之上。有名之親則曰某氏姑姨姊妹。婦不親及不親之男子不通書。倘有之於尊者老者。則加婦行（音杭）二字於某室某之上乎。交以下止云某室某婦人。於君前夫前稱妾。君臣

妾億萬。夫我所天也。此外無妾稱矣。而古人泛稱於婦女行猶可。於他人之丈夫而以妾自稱。禮殊未安。宜自稱曰某氏。妾無呼家長家長妻父母之禮。蓋名分有貴賤。而世數無尊卑故也。婢媵女之承寵者。與妾不同禮。故稱家長曰主父。不敢夫之也。主母因主父及之也。自稱曰下婢。不敢以妾自居也。家長禮律之名稱也。曰君役使我者也。稱妾以名。卑幼之義也。長妾貴妾於禮不名。優之也。卑幼之稱妾以姑姊。古夫人稱媵妾之語。如諸姑伯姊之類也。主君主母死。撫諸子而年老獨尊。妾自處以非母之體。而弟妹姪孫稱謂當如嫂伯叔母伯叔祖母之稱。蓋其子女已母之矣。而嫡亡分無所壓。同宗姻黨不得以嫡在之體裁抑之也。諸稱謂各有考。繁碎不錄

妾之子母嫡。於所生何名。曰八母皆母。禮也制也。奚別。曰所生則生以別之。庶母則姓以別之。呼則方

言以別之。

妾所生稱其嫡曰母。於所生而亦母之。嫌於並尊。何以別之。曰生母所以別之也。此禮稱也。呼何以。梁米呼母曰媞。燕呼母曰嫣。齊人呼母曰嫛（音迷）。吳人呼母曰婓（音非）。羌人呼母曰姐。又有嬤（音麼）媓（音皇）姼。（音時）嬕（音畢）姥（音毋）嬭（音賦）。方言呼母。當隨方言所呼以別之。韓退之夫婦祭十二郎文曰阿翁阿八。八字不見經傳。疑八母之義。而為歇後語以稱之。亦方言

與余家兒呼生母為八為媽。而呼嫡為嬢。亦白壯之義。示無嫡云。乃衆子以姊妹呼庶母。則昧禮矣。一士大夫家宜正之。嫡在則曰張如李如。嫡不在。曰張嬢李嬢。朱文公稱少母。如母。猶是官稱。家庭遠呼不便云。

宗子七十猶娶。此非聖人之言也。天子諸侯七十。無再冊后選夫人之禮。而況大夫士乎。孀婦既不可取。少女配以老夫。慮終知敝。情禮俱不宜矣。

伊川宗子七十猶娶。謂祭必夫婦親之也。禮云。七十曰老而傳。老者不以筋骨為禮。雖子弟攝祭可也。

四禮疑卷之三

昏禮

昏之不可已者三。曰納采。曰納幣。曰親迎。禮用六者何。猶冠之有三也。三加重冠。六禮重昏。男女萬物之始也。可弗重與。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凡六。家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似極簡質。俗禮有起媒。謝親定禮。送緬。（名送鞋面）下財。（即納幣）催粧。（即通路酒）親迎。凡七。與古

互有詳畧。而送緬尤為非禮。廟見以前。猶有縫裳之刺。在室豈執婦功耶。

男子年十六。女子年十四。皆可昏。必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議昏。

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古人之迂也。過時則情欝矣。折則無後。如曰。待壯而後為夫婦。所損不益多乎。

昏嫁過二十。非父母之道也。

禮疏不干親主昏喪。禮之大者也。父無族。母無兄弟。

以內外兄從母姑姊之夫主之。不猶愈乎。奚取於父執里宰也。

家禮主昏。無父族母舅。則以父執里宰主之。是以踈遠之人。干親戚之事。姑之子曰內兄。舅之子曰外兄。母姊妹家有從母之夫。父姊妹家有姑之夫。姊妹家有姊妹之夫。皆近親尊長。情誼相關。內外相及。乃棄不用。而父執里長是請。亦迂矣。至於父母死。無喪主。卒用東西家。前後家。閭胥里宰。而不

用女與婿。曰女既適人。明其為外人也。不亦拂情亂常之甚乎。女雖外父母兄弟家。然期親。婿亦緦親也。閭胥里宰。於死者何有焉。

孩提議昏非禮也。世無不孩提矣。而吾待成人。不亦莽乎。暮不伉儷

溫公云。吾家男女俟長議昏。不數月而嫁娶。良是。但舉世皆於孩提之時。求昏許嫁。甚者指腹。雖庶人無十歲不嫁之女。况世教相班。意氣相期。男女相宜。桑梓相近。門戶相當。有此五可而相求。不應待其別議。而子女既長以求人之餘。豈能娩美耶。屢謝云。遠求小姓。足使生子。若是則待其長成可矣。

納幣重女也。君子不儉貧無財。君子不爭。儉與爭。市道也。女家已不可矣。以無厭求婦。虜且恥之。古人惟罪女家。偏也夫。

六禮惟納幣為重。故幣不嫌於豊。貧而無財。苟足

成禮。君子無爭心焉。儉者吝。爭者貪。市井交易之道乃爾。雖然。女家貧而送嫁無資。倘涉於爭。情猶可諒。言猶有執。彼納人之女者。既儉於禮幣。又索其粧奩。入門之後。日餽月供。禮恭物厚。若謂當然。稍不如意。女受其殃。甚者吞聲而疾。非命而死。貧人之女。以殫人之家。與虜何異。恐虜有良心者。當亦恥為。江南貧者溺女。古人生女則悲。人情亦大苦矣。寡廉喪恥。莫甚於斯。余為此語。以媿世之為

人婿爲人舅姑者。

納采而後問名。名無當也。采如之何。問名而後納吉。吉不叶也。名如之何。六禮之次。漢人失考矣。

六禮之先。女之家法年歲德容及所生父母女媪通之詳矣。納采問名納吉。以文之也。禮文亦有次第。納采既奠鴈用幣矣。尚不知其何名而後問乎。問名既相宜矣。尚疑其不吉而後卜乎。倘名不相宜。將廢采乎。卜筮不同吉。將停昏乎。先王不如是之踈也。恐古禮有錯簡。漢儒失考耳。家禮納采即問名而納吉納徵請期合而爲一。極爲簡便。稍攷造次。若問名而後納吉。次納采。定禮也。次納徵。即納幣。次請期。次親迎。於義爲近。況卜筮決疑。事在不疑。而以吉凶爲行止。非務民義之謂。納吉近廢。似亦無害。尚俟好禮而不泥經者講焉。

家禮草帖不必用。直用定帖代納采之禮可也。

昏禮六。二姓父母無相見之文。皆以使者通。何爲也。

六禮。嘉禮之重者也。二姓之父母無相見之文。始終以使者通往來之命。豈事體當相回避耶。不知二姓何年是識面之日耶。近世男家先拜媒。媒報通於女家。許婚後。男家送定帖。女家報許帖。然後男家主者同媒往謝。女家報謝。且請三族近親。謂之會親。凡大禮必親往。女家亦如之。似於禮無害。

媒妁。二姓之合而百年之始也。大賓以重之。古人以榮之使者褻矣。禮稱故媒妁必稱。

古昏禮用使者。故以子弟爲之。六禮俱無媒氏之事。惟婚書云。右憑大媒某。豈媒用之於書而不用之於燕與。今皆擇媒妁而用之。或四或二。庶爲嘉禮之重。

催粧。告親迎也。往之女家。始進爲重。父母兄弟。終遠爲難。催之示從人。非得已也。

此可代請期之禮。近世用米酒二席。大紅衣裳一套。脂粉一色。巾櫛二事。先親迎一日送。女賓二人。

以車往先佃蒲幕壻至

張陳壻室不見儀禮後儒增之六禮以聘重貞也未往而先飾寢不棘欲乎非貞女不行之義也

家禮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註云俗謂之鋪房然猶毡褥帳幔帷幙應用之物近世則用牀矣似抱衾裯以從人於禮未宜不若壻家設牀帳以親迎廟見之三日女家送粧奩衣飾荆布笄帚示為婦之義以諸女眷往不猶愈乎

壻盛服盛其所有也攝盛僭矣制許之君子不敢居焉

按明集禮壻親迎攝盛恐非士庶人所敢行從俗可也

醮禮主人西向壻南向蓋東南戶之禮也北面聽戒

今制得之矣

鴈犬鳥六禮用鴈重昏也御禮者偶用其所有果取義耶則大夫贄鴈又何取焉

桃夭正鴈行之時得鴈為易非三九月則中原無鴈矣不若代鵞為便

婦人無拜興拜興非古也男醮之拜六女醮之拜二十既醮而不拜尤非禮也 婦女只肅拜俗多拜興已非古禮乃若為儀節誤矣

儀節父醮子就席北面再拜聽命也就醮席再拜謝醮也受訓再拜謝命也甚簡質女將歸而四拜於父母又左右八拜於親屬以辭是矣此禮當行

於醮後不宜拜於父母升座之始愚欲醮女如醮子禮畢設賓女之席席畢辭父母四拜辭親屬尊者四拜平交以下再拜庶於情禮為便

三月廟見始執婦功古人之迂也朱元晦云三月以前恐有可去事禮有七出非廟見之後乎今也入門而廟見情禮胥宜矣

互餕誨嬪也壻從必男婦從必女新婦口餘而男餕之可乎若兩從皆女也互奚取哉乃帝王家亦互

餕泥古之過耳。

廟見尊祖也。見舅姑尊親也。夫婦不同行可乎。禮家之跡也。媵侍户外呼則開之。禮家之褻也。婦脫服壻從者受之。禮家之陋也。賓在客位。女賓在中堂。而壻婦脫衣燭出。禮家之謬也。家禮得之。

壻見婦家祠堂。報禮也。主人不以（不引壻見）先告祠而壻自行之。

儀禮缺而家禮補之。極是。主人不以不敢以父道

率壻也。

婦黨之拜皆四。不已隆乎。婦尊可也。

四拜不宜延施。今宜於婦祖父母父母。餘皆再拜。

外祖父母外父母。非外之也。乃祖父母父母之也。祖父母父母無二。故外以別之。壻與婦父母均禮。衰世之薄俗也。禮稱三族。分殊而尊同。鄉先生父執且受拜也。婦父母不得當尊可乎。簡倨以陵婦翁。有由來矣。

家禮壻四拜。婦翁跪而扶之。似不便。不如受其再拜。不答拜。侍坐隨行。呼行或呼字。

壻見妻母。妻母闔左扉而立於門內。壻拜於門外。古者執友之子。子之執友皆升堂拜母。未聞如此內外之嚴也。

妻母答拜。不受何也。今制親王回門拜妃父母四拜。立受兩拜。民間妻母乃答而不受乎。不可曉。

四禮疑卷之四

喪禮

正寢下室夫人世婦所以辨貴賤也士庶人無多室

正喪終於正寢無正寢從宜

諸侯大夫家有正寢小寢下室蓋家富而室多故所在皆足成喪受吊士庶之家或兄弟子孫同宅甚者夫婦所居室僅容膝殯死者則生者且無所之又居近內宅院無中霤男女不宜混雜吊客何以成禮故凡夫婦正喪不分尊長卑幼皆以正寢惟妾與殤不可以褻南面者則殯於東西之室如無旁室則殯於正寢之逸楹不受祭奠可也殯凶所不宜每室皆在貧賤之家總於一室似於人情為便耳

楔齒以含也死欲安氣散魄分之時親心何似而楔以固之安用含為

此泥禮之過而近於忍心者也含之義不忍親口之虐也不知含以飯其能令親生乎能令親飽乎當氣欲絕之時魂魄離合親身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親口便乎不便乎口容止一楔之後雖含以物而口不復有合時矣若天暑飯糠穢污生蟲尤為不靈創此禮者獨不念及乎吾不忍聞之

廟其遺意與

升屋求之天也北面求之陰也於義有取矣世俗報

復招魂也人死則魂升於天故升屋以求之死則之陰故北面以求之骨肉無已之情也今暴死者以衣招魂或魅久病而死亦行復禮招魂望歸之義也近世男女行哭於所在之廟曰親在斯亦復之意而其失遠矣

四日成服慎附身也不忍盖棺也若曰望生則二歛束縛尚能生乎

代死者拜生不受拜之容也生而受拜何代之為

臨喪之客屬死者平交以上或疎遠之卑幼生時
不曾受其拜者則喪子代拜於户内若生曾受其
拜死而喪家代拜之是卑死者而疎客也君子謂
之不情

雞斯免冠也徒跣鼸足也有追亡之義焉斬縗止於
免冠於絻奚別中原男女皆披髮麻辮遠禮也而
近於情

哀極擗踊有哀極而不擗踊者有甚於擗踊者有擗

踊而不哀者以文飾情制為節數情乎哉
哀極則擗踊哭者之自然也有哀極而嘔血者有
幾絶復甦者有觸頭者有卧地者至哀無容何獨
擗踊為哀而制為多寡之數輕重之節將孝子且
哭且數乎人將代為之數乎弱者之擗不能如壞
墻將謂之不哀乎婦人擗可也北土婦女果足將
不一踊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
而矯強必有笑於其旁者王肅之哭毋也以手擊
地右掌血流郭全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損
情之所極流其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
真哉此必後進之禮樂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蓋傷之矣

三日不食禮也孝子度身度親度事
人子侍親病篤之時常幾日夜不遑寢食形神憔
悴始哭者盈門三日擗踊無數兼之三日之內棺
槨衣衾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勞心瘁體百務應

酬而又不食焉恐此身將不勝喪矣故當量其身
之強弱強則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亦無過分
之事若勉強三日至不勝喪甚者血氣羸弱之人
致疾滅性死者有知於心安否若父在喪母母在
喪父父母命之食或期功尊者強之食食可也若
力量有餘自當守禮

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梁宋浴病不浴尸衣生
不衣死君子曰禮從宜

浴尸生者所難。裸體死者所諱也。人為之。則弗誠。
子婦為之。又不可。梁宋間不浴尸。有病臨危而頹
浴者。有不浴者。其新衆之衣多衣於屬纊之前。俗
既相沿。又無所害。從之可也。

斷爪揃鬚。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奚病。

尊者有次。不謝卑幼之親。老者病者無次。不謝臨喪
之容。親知有弔。報謝而已。

稽顙而非平交以上與卑幼之不親者。宗族至親
之卑幼以卑幼謝之而已。非卑之。乃親之也。老者
不以筋骨為禮。病者不能為禮。故無次。有弔生者。
非入弔之客。亦不敢當。命使者報謝而已。

訃告示同戚也。樸告不可。博告不可。貪生嫌焉。梁宋
表喪於門。不訃。至不至惟其情。

訃告遠近不能徧。或使者不慧。誤不及。或情有厚
薄。不可反。或訃及而不至焉。貪生嫌隙。蓋休戚相
關者。疾則問病。則守無待於訃。其病且死也。而猶

不知。又安用訃哉。北俗或書卒葬於帋間。或揭紙
旗於戶外。情義相關。聽其自至。遠不至者。俾彼得
以有辭。即不訃。於禮無害。

歛再欲約也。襲多欲厚也。懼土親膚之速也。人死斯
惡之矣。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衣厚則水土之入也難。歛實則衣裳之容也多。厚
一重則土緩侵一重。此不欲速朽之意也。高氏乃
云。人死斯惡。故厚其衣衾以掩之。似為臆見。但死
者存日。從容舒暢。而大小歛之束縛。亦孝子慈孫
所不忍視者。梁宋送死。美服稱身。端然仰臥。藉以
褥而覆之衾。棺內空缺。以平生之衣盡力填塞。務
極實滿而已。若道長天暑。則大小歛不可廢也。

歛不冠不帶。非待死之禮也。便宜為之。

禮冠帶不送死。妨歛襲也。然冠帶自有不妨歛襲
者。劉氏謂幅巾大帶良便。即野服道袍亦無不可。
要在成禮而已。

喪用素生爲死也死者不自爲素故銘旌以絳帛主
人贈以玄纁
湯氏註銘旌云色用紅容書贈故也賓不然禮銘
旌孝子家自爲之亦有客贈非專待客贈者近世
用紅紙爲位亦主人自題盖銘旌之意凡素爲生
者表哀若於死者則無以素爲矣竹格之類是也
始死三日孝子不能爲禮也故入哭則見不入哭則
不見護喪者謝之

喪禮拜且稽顙文而不情也寧多稽顙
孝子見吊客商稽顙而後拜周拜而後稽顙則古
無不拜吊客之禮矣然吊客之來不時喪子有終
日二三百拜者即平居亦且病况積毁之身乎即
一日亦且病况彌旬月乎此文盛而不逮於情者
尊賓遠客間一全行以明禮其親知狎見者不若
四稽顙哭致謝辭再稽顙亦與易寧戚之意也
哀以衣掩口也吊以巾承口也凡臨喪爲死無不哀

者爲生無不吊者傷不傷惟其情
凡臨喪無不發聲無所稱觀曰嗚呼多極於十七
擧必不减五擧傷則涕泗交顧盡哀無數凡有擧
數者不必皆涕泗即哀客悼意亦無不可今人嫌
於不傷遂不擧哀殊非臨喪之禮矣
生不相見者死不相吊執友之妻之母入吊可乎禮
逐別情近親君子寧處於疎
溫公有入吊執友之妻之母之文然必生時數相

見情相關又年各長老入吊可也君無親親之情
只宜拜於門外盖遠別之禮生死不可廢耳
三不吊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
禮畏壓溺皆不吊甚遠於人情父母妻族及五服
血屬之親寧忍於不吊乎
代哭何情也能生死乎吾哭而死以代之果於死無
裨也安用代爲
哭生於哀之不容已非僞爲也故禮有哀至則哭

不作而致之。又云。哭盡哀。不強而抑之。蓋哀以一痛而盡。則情以一痛而息。無以感之。尚有可已之哭。而況五服以次相遞代哭。不計其情之戚不戚而惟欲其有聲。此何為者。古有懸壺。則僞之甚矣。不意聖人以誠教人。世道以真為貴。而有此不情之禮也。

西階之殯。人情所不忍也。中野之堊。能幾何時。乃中堂斯須亦不欲柩常在吾目耶。殯於中堂。後世得之矣。

次於西階下。柩於坎。而累墼塗之。中堂止奉魂帛。此何為者。無亦人死斯惡之說乎。愚謂人子見柩猶見親也。中野之堊迫矣。依依中堂。能幾何時。而忍為此乎。此儀禮也。家禮改之。

次中門。遠於死矣。人子忍乎。婦人或居殯側。情乎禮乎。

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乃張帷於中堂。何其明已重而為親薄也。婦次在中門之內。或居殯側。不惟婦女多畏近。死者不能若死者而舅而伯叔也。婦人寢處其側可乎。近世人子苫塊於柩旁。最為得之

居喪下齊。故食粥濟以菜羹。尊賜不避粱肉。體死者必至之情。而變其遺體也。酒醴則辭。無乃僞乎

親吾親也。居喪為吾親也。非以為人。非以為禮。非以為我也。力能則禮為重。不能則身為重。重禮非為禮。不忘親也。重身非為身。幽體親心也。故禮有食粥不下者。濟之以羹。尊者之賜。雖粱肉不避。或強以酒。不可至醉。此禮中之情也。乃有粱肉不避。酒醴則辭。為見顏色之說。豈以粱肉為可欺人乎。此非君子之言也。故尊賜暫食酒肉。食已如初。有疾暫食酒肉。疾已如初。古有拘於節文而固違親命。力不勝禮而竟以喪死者。君子謂之不孝。謂其全己之名而排親之心也。此非為忘哀者開徑

實事。死如事生。重實不重文耳。若棄禮者以此為借口。豈能欺君子哉。

居喪廢業。士可能也。農工商賈不可能也。孟子得罪於禮哉。

禮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余竊未解焉。士大夫衣食有資。萬事可廢。農工商賈。八口之家。實以生活。或居母喪而父在。或居父喪而母在。居父母喪而祖在。薪水無資。衣食盡廢。可乎。父母之喪。

伯叔兄弟子姪。非三年則期。是一家皆廢業矣。婦人亦有三年期。獨令不廢業乎。大功僅許誦。則期以上。端居何為。既不負土為墳。又不朝夕奠食。關戶袖手。瞑目靜坐乎。夫以執業為忘哀。將萬事不理。塊然一室。心即在哀乎。倘遊心千里。即廢業與忘哀同也。況孝子於親。觸物興思。隨感皆痛。即使執業。何能亂此心哉。昔孟子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即反於齊。且欲行道。不但不廢業矣。是故君子居喪。不與燕樂之席。不舉吉慶之禮。不談喜笑之語。不與公私閒事。不為題詠詩文。三年不為禮樂而已。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不知家庭父子兄弟之間。交接使事之際。但開口而以意相示乎。果不能不對不言於家庭。而對客為此態。真乎僞乎。范希文之教訓諸生。陳正己之朋友論學。皆不害理。陸子靜朱元晦則正容謹節之道者也。孔孟必不然。

衰絰之不分明也。非所以示別也。斬衰重。故期降二等。緦麻輕。又降小功二等。布以升數。絰以指寸。庶幾其準乎。

按儀禮斬縗之布以三升。則二百四十縷。此至重之服。其餘不得接次。今擬期之布以五升四百縷。大功六升四百八十縷。小功七升五百六十縷。緦麻八升七百二十縷。麻絰用大指中指之端。除甲肉相抵。圍圓一彄為斬衰。大指頭抵中指第二節

為齊衰大指抵中指第三節為大功大指頭抵中
指第四節為小功虎口緊緊圍圓為緦麻緦麻之
經粗如小指
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為吾
親而哭者吾不哭其親為吾而弔者吾不弔其人
鄉隣可也伯叔舅姑兄弟之喪是可已乎此非孔
子之言也
此禮記曾子問而孔子答之也解者謂弔哭於人

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矯偽矣儒者之害
道也亦至此哉曾子執母喪而哭子游姑無論惟
是吾親死而緦麻以上九族之親父執師長契知
之輩撫棺而哭伏庭而奠執紼而送其人死其人
之親死吾重親也而遂忘其人有兄弟姪孫代哭
弔猶可若代者無人而走一使致一書遣一奠焉
情乎不情乎縗身也而不許出縗室哭人也而不
敢臨哭家況有公門說縗之禮耶是在鄉黨尚有

來而不往之嫌況契友父執師長以上伯叔舅姑
弟姪之親不哭不弔無論人情不堪即此心安乎
若曰哭他人即為忘己之親不知親在殯而值妻
子之喪哭乎不哭乎談禮至此去天理人情遠矣
孔子情深而見大禮重而情通其無此言也必矣
斬衰而遇功緦成服制其服而哭之月朔服其服而
哭之精矣哉禮也輕不奪重哭其人不服其服薄
之云乎卑當尊幼當長雖以緦功易斬衰可也

重喪遭輕喪即以重喪臨之於禮無害謂之不忘
吾親之喪可也謂之總括緦功之喪亦可也若借
數日之輕於禮固精即不能輕者之服而吾身固
非羔裘玄冠也於死者奚薄乎視三年之喪不哭
弔者情禮猶為近矣若居父母之喪而高曾祖及
伯叔祖伯叔父姑死居妻子之喪而舅姑兄弟姊
妹死彼服雖功緦亦當暫成功緦之服入其門會
其葬即服其服可也此以尊長卑幼為輕重而服

非所論矣。

服之制。冠裳經帶具而後成服。五服未闋。不敢除也。

故聖人重之。緦麻輕之至也。猶麻。况期功乎。今也

麻冠耳。小功而下。葛冠耳。雖終身可也。服若服以

飾情。今也無情而飾。雖終身可也。

杖。父竹母桐。父圓母方。夫婦何以。曰槐而半之。是齊

體所分也。桐耶竹耶槐耶。不可必得。土宜可也。棺

槨之餘可也。

杖父以竹者。觸處皆痛也。桐者痛同於父也。圓象

天也。母削其下。令方象地也。妻將何以。昔者吾弟

喪妻。吾令槐木圓杖。半分其下。生也比耦。死也分

形。槐者懷也。故持其半以象之。不欲使同母也。妻

為夫亦然。

居三年之喪而祭可乎。曰祭吉禮。縗凶服也。廢三年

之祭可乎。曰祖宗不輕於父母。奉祭不緩於居喪

宗子之父母相繼歿。繼之承重而祖歿。則廟門九

歲扃而四世不血食。如之何其可也。君子推之

祠堂之祭。不可代以他人。節序興思。豈忍絶乎。尊

獻。祖宗重於父母。即易墨縗而祭可也。或殺禮而

祭可也。若有同堂期功。則以期功代之。不飲福。不

享餕。

婦人斬縗冠服同於男子。此近世之謬也。竹釵布總

蓋頭。衣裳仍其衫裙。是男女之別也。布之升數。陽

縫斬衰杖經同。

禮家之制皆如此。而近世混之。且婦人不首經。古

之布總。即所謂布頭須也。用稍細布為之。狀如餕

髻以束髮。而羅麻經於其上。其首經腰經竹桐槐

之制。皆與男子同。又云婦人不杖。童子不杖

孝帛。五服之推也。五服衰經袒免者。麻冠葛帶。皆喪

家為之。為吾親來者而別親疎可乎。裂帛以贈。示

同戚也。惟薄無儉親以豐之

孝帛之來久矣。為吾親而來者。皆有哀素之心。然

無厭故裂帛以贈之梁宋間白布三尺亦不為厚
但孝子當竭力以送終推餘及此可矣近世多豐
於人事而不敢從薄是以可賻之家而殫得已之
費非禮非情力所不能不如已之彼以孝帛酧帛
客無則有言遠於禮矣

妻子之喪不分孝帛不以畀幼褻人也在五服者分
之

喪燕非禮也有不可已者君子不異俗焉

遠客来奠僕從車馬無所止棲飲食芻牧無所資
賴倘居窮鄉隣里宗族無可依者其孰主之禮有
托隣里為之待者於人情不便且近日祭奠酒肉
果肴自足燕賓不損送終之費司賓又自有人無
勞孝子之陪不然留遠客之無館者可也近賓大
都不坐得之丘文莊云設素饌則迂矣素食喪家
事也小功緦麻之親既殯飲酒食肉况無服之賓
為設素食可乎其燕當殺常席三之二可也

居親之喪而死歛以何服曰死者不為死者服也歛
從吉或曰未禫而吉可乎曰待生者禫則死者無
更衣之日矣是千古纊也

賻布之餘具祭器非為家也鬻庶毋班兄弟于柳贇
者之過哉

于柳以賻布之餘班兄弟之貧非過也以賻餘具
祭器豈為衣食計哉鬻庶毋而塟其毋近於昧禮
祭器不具而以班人又似矯情夫以鬻毋之家而

以賻餘具祭器於禮何害以子柳之貧不知祭器
何以具也乃近世之鄙俗難言矣余以為賻布之
餘不當辦衣食置田宅以具祭器祭田可也

哭無時哀至則哭此真情也制為哭情乎

禮始死不哭既含乃哭奔喪望其州境縣境其城
其家皆哭又入門拜興拜興而後擗踊皆以禮為
情最失自然之初意至於奔喪未成服入門再拜
而後擗踊既成服四拜而後擗踊尤為無謂愚謂

當入門擗踊而後拜拜以四可也

物有宜一邑不宜一郡宜一社不宜一鄉者地有跬步美惡泉有咫尺甘苦者然乎曰然塋獨不然耶曰一墓之子孫吉凶禍福壽妖貴賤同乎吾不敢謂不然有不同乎吾不敢謂然

山水一區形勝彌望如蜀之内江晉之蒲坂閩之晉江皆縉紳淵藪謂非地靈人傑可乎然不能人人皆縉紳何耶堪輿家謂點穴不錯絲毫是矣然

一墓子孫皆鍾下氣吉凶禍福壽妖貴賤未必人人皆同又何耶故擇地宜先形勝以安死者之體魄而生者之福利非所問朱元晦一代名儒乃不勝其福利之心而葬父母於兩地是平生之一迷也吾不能為賢者諱之

土有燥濕灰隔禦濕也宜於江南堅重脂膏之木南北皆宜矣

萬物生於土死者以即土為安亦藉土以為生氣灰灰死物經火煨燼之餘無生氣矣江南下濕水易浸棺故作灰隔假其燥以禦濕也若地高土燥恐灰隔益燥而滲油奈塋先人時棺之外有槨棺槨之間灌瀝青厚寸許兩槨之外包以堅木似是以當濕氣未曾用灰隔未知堅久何如然柏之堅松杉之油皆能久遠北方崖柏不在油杉之下家禮重油杉謂江南之濕也桑棗槐檀皆堅實不知入土久近宜向達於物理者咨焉此茅子之悖虐

也

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誌諸碣碣者揭也

一杯之封無所表識百年之後子孫且不識祖考況在他人故詳具其家世以誌之今用方石二面一面楷書為文文既工一面篆書為題篆難辨字字相對以鉄束之埋於墓頭三四尺本註云慮異時誤為人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

其為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重鉄束。誰從從容為汝拼鉅。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為掩之。能肯使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此墓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面。詳家世於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程大中誌石。砌於碣間。有何不可。

主人贈。贈死者之衣也。玄纁不備色。二纁不備時。變通惟宜。

余葬先人時。五色雲紵各五尺。五色羅各五尺。五色紗各五尺。五色南綃各五尺。五色土綃各五尺。五色綿布各五尺。五色苧布各五尺。合之一百七十五尺。為箱二。貫之於中而焚之。

挽而歌。非禮也。不如挽而哭。不如挽而不言。

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葬值剛日柔何。曰虞以安神。虞貴速剛柔非所及也。待明日則不可

剛之明日即柔。柔之明日即剛。剛柔日相接。而未嘗間也。葬日即虞。安問剛柔。初再虞必用柔何也。再虞柔。則明日剛矣。乃曰遇剛何也。剛間一日而又剛。乃曰三虞後遇剛日而卒哭何也。儀禮鄭註柔陰。取其靜。剛陽。取其動。腐哉作者之意乎。賈註丁巳庚壬之說頗明。謂葬日日中而虞。是丁亥間日是巳丑再虞。明日庚寅剛日三虞。又間日壬辰

卒哭而祔。倘葬值剛日。如春秋所謂戊午日中而葬者。將次日虞乎。愚以為如葬值剛日。便初虞。不待次日可也。

卒哭。哭卒也。吉易凶也。虞而卒哭不已亟乎。哀至不哭不已忍乎。

卒哭之祭。即為吉祭。則此祭者哭之終而不哭之始也。孝子之心。忍遽斷此乎。且其儀節曰。哭止。頃

則不盡哀矣。士葬不踰月。而虞。後卒哭。君子以為

天巫也。

祔何謂也。在堂者終入廟。豈能濡滯家庭。在廟者終遞遷。豈能夷猶位次。必以死者告祔。無乃逼乎。無已與其卒哭也。寧練。

死者無終不入廟之理。祖考無終不知死者入廟之時。安用奉主告祭於廟乎。此其取義殆不可曉。如不可已。寧從孔子之善殷練而祔可也。

喪祭不別男女。非禮也。惟喪祭別男女。不則忘哀褻敬矣。末代人情古昔乎哉。附棺之哭。男女對次。瀆矣。婦女幃中。丈夫幃外。

服有四。曰正。義。加。降。正服。禮稱情也。義服。情從禮也。加服。禮從情也。三者皆隆。降服。禮裁情也。降服非君子之所忍也。服所降以明禮。稱所本以明情。

三年重喪也。降為期。稱重期。期降大功。稱期功。小功降緦。稱功緦。仁之至。義之盡也。故曰加服不稱本服。降服不忘本服。厚道也。

萬物一本。母百可也。父可二乎。伯父叔父仲父季父。謂伯仲叔季於我父也。一本而同行者也。猶嫌於父而諸之。外父外祖父同尊而異姓者也。雖稱曰父而外之。父沒矣可繼乎。母緣父有。父不緣母有也。儀禮有繼父。聖人名之乎。謬矣。設母三嫁三從。將三繼父乎。終始不同居。則無服。無服而父之可乎。曰當以何稱。曰從母所嫁曰姨夫。姑所嫁曰姑夫。尊我故因我而名之耳。母之再嫁即稱母夫。厚矣。親不忘母。尊不忘父。不亦可乎。

古者惟父母之喪無貴賤。期之喪。諸侯絕。大夫降。何也。古者仕於本國。諸侯大夫得以法治其三族。故有絕有降。禮不得不然也。秦漢以来。卿大夫多起自士庶。士庶家相與之情。不與王侯同。周公王家也。故其服制多於士庶。畧勢不得不然也。

庶母之有子杖期矣無子無服乎且母之名生於父
不生於子若云無服是爲庶母服者兄弟之故非
父之故也及考諸禮家所載庶母期而不分有子
無子
會典及
孝慈録更明蓋父妾爲長子衆子期不分有子無子
則長子衆子與父妾安得不爲之服豈宜分有子
無子乎且服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夫嫡與妾

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爲
之期而諸子不報有是禮乎律文經文不失而註
者失之
有子稱庶母無子何稱禮云士爲其貴妾緦又云
攝女君者不爲女君之母家服玆非庶母乎又云
士不名長妾長妾衆妾之長也玆非庶母乎若以
有子稱庶母則所謂貴妾長妾而無子將何稱乎
喪服圖註之誤世莫敢更則儒者之咎也

如慈母註云謂所生之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斬
衰三年乳母註云謂父妾乳哺者即妳母緦麻父
妾乳哺不可謂慈乎慈母撫育更重於乳哺乎何
服制之懸殊且所生之母死父有幾妾而適值有
乳之妾乎此乳母者蓋雇他人之婦乳哺三年恩
亦如母故以母呼之昔韓昌黎蘇東坡於乳母皆
瘞而爲之銘爲之緦君云父妾謬甚矣近世織夫
往往通於乳母甚者留之爲妾則父妾之藉口也

圖註之誤亦至此乎
出母而嫁兩相絶也出母不嫁爲父守也夫死而嫁
忘吾父也繼母而嫁情又遠矣而皆杖期不無等
乎制禮者宜等焉
出母不嫁其情可悶杖期可也嫁者似應少殺期
而杖不已厚乎宋襄公之母可哀也已
母族之殺何也曰母喪期母家安得不殺妻族之甚
殺何也曰母族殺妻族安得不甚殺今母喪已三

年矣且與父等矣而二族似亦稍隆焉於士庶之家人情為近

孫與祖為體祖愛孫不異父之於子杖妻不杖祖何也玄孫女曾孫女孫女出嫁不降高曾祖祖父母曰不敢降也玄孫婦曾孫婦孫婦乃敢降我高曾祖祖父母乎或曰義服也出母嫁母皆杖而不杖本生父母或曰欲推而遠之也母妻與父稱三族父族九世四面三從凡四十有八母族始自小功

凡四妻族止於外舅姑凡二何隆殺也父母於女伯叔父母於姪女無亦當稍别乎或曰猶子也夫親姑夫姊妹小功不分室嫁女嫁於兄弟妻姪妻不報服何也孤甥依舅毋有乳哺衣食昏娶成家者舅毋死緦亦不及焉無乃忍乎先王之外女也不如路人父母死父族絶寧用東西南北家獨不許壻女主喪何其跡而女之服上下通乎七世旁推及於三從又何親也服圖母家直名外親忍矣

而舅之子又稱內兄弟何也禮必有義先王精意必自有説儒者當講求焉不可習矣而不察也

改葬之大斂迁也肉朽骨脆矣而斂體不散亂而團集乎櫬無故加棺槨可也櫬毀易之可也何以斂為

四禮疑卷之五

祭禮

卜日先王之精意也再卜不得而用末旬孝子之至情也速賓請期而况於神乎今

制祀有期四時之祭以孟月朔質而典臣子從之祭吾祖也而卜期於外神何居設於祠堂中門之外又何居

祭祖而請期於祖循云不敢專日恐不來享也卽

今請尊賓不敢定日惟其所示之意乃卜吉於外神何義哉祠堂吾祖所棲也而卜外神於中門之外又何義乎

楮錢代幣非禮也吾先人行之君子曰以先人之事事先人知無益也又何害焉諸祀必以帛俗亦用楮賄也神不可賄

金錢香楮之用所謂喪祭從先祖外神之祭宜帛今亦用錢楮曰化財則非矣神可財乎

大宗之祭小宗之子孫從之明日祭小宗又明日祭私室小宗之祭宗子拜而不與私室之祭不拜

大宗所祀皆小宗之祖考也故衆小宗之子孫皆從而陪祭助祭執百事焉是日也小宗子無祭時故明日各祭其小宗私室子弟之別祀不得祔食者也故又明日乃得祭大宗子不祭小宗非本祀也拜於未祭之先尊伯叔祖也私室褻矣大宗子不入焉

備器備物有力者皆可能也備人難祭成禮非士大夫之富者不能不能則尙質吾祖考也致愛致慤而已不文何病

凡五祭內外僕須十人贊者及執事須十人僕可備也至於贊獻陳設出入主讀祝有子弟則可如無則親族彼獨無祖考之可祭乎故不時之祭召請爲易時祭隨便可也余家之祭主婦介婦親自烹調二三子弟滌濯拂拭陳設排守至於奠獻余

嘗自爲祝辭余嘗自設士一婦祭爭然茶四拜而已
揮守揮去蠅使守防猫犬也
牲卿大夫五祀皆豕羊士冬至豕羊四時三俎每龕
饌腥蔬各六果六酒食每主三卿大夫士一也庶
人豐儉視家
士無田殺禮然冬至合祖大祭也豕羊當具以蒸
小宗之族以頒小宗之患其四時止用三牲熟俎
置之廟門之中以代豕羊其每案果六饌十二每

主酒三獻食三種則卿大夫士所同也庶人有四
龕者豐則如士儉則廢牲每龕六果三腥三蔬每
主一獻二食其無龕而共主者總爲六果三腥三
蔬食二種酒乙獻可也家禮爲富貴家而設與其
不備而廢禮寧儉可也果力能備則一歲蒸嘗何
嘗不豐也而獨儉於祖考哉不孝之罪無以自解
矣
拜成於八極於十二過則瀆生死一情也何以多爲

家禮儀節參神四拜降神再拜讀祝再拜侑食再
拜飮福再拜受胙再拜告利成再拜辭神四拜而
十二俯伏不與焉煩碎極矣今制文廟之祭迎神
四拜飮福再拜送神四拜余家祠堂四祭參神四
拜三獻三俯伏辭神四拜冬至遷主於客位忌日
遷主於正寢迎主再拜參神四拜飮福再拜辭神
四拜送主於祠堂再拜
既祭主人升堂家衆四拜致祝畢四拜主人告諭畢

四拜古未之聞也旦夜罷筋力徹餕設燕冗劇極
矣是不可已乎且坐受如君臣語意如傳制借矣
哉不若終始四拜享胙燕坐而勸勉之
儀節見會成
祭思敬齊戒致敬也家衆不暇齊外宿三日變食一
日
戒備也慎也備辦一切祭事謹慎一切凶穢齊
也一心惟在所祭之神一毫雜念不起一切外事

不聞。一切家事不與。惟主一人得以專之。衆子婦奔走祭務。勢不能行。但三日戒內。一日不飲酒茹葷可也。

降下也。祭見也。祭神而後降。不若降神而後祭。

焚香求神於陽。酹酒求神於陰。則降之事也。焚酹而拜。則祭矣。不作兩事。似更簡便。且神未降矣。又何祭焉。

三獻而闔門噫歆而啓門。利成而傳嘏。何謂也哉。

古有利成致嘏。是以一飯而徼福於先人。非不求所爲之道。雅頌詩人眛於此矣。采蘩采蘋二詩。得之。闔門啓門。雖儀禮所載。然闔也以留噫歆。非逐手。且噫歆之容不雅。而於義無取。

會典皆仍家禮之舊。然而太廟亦子孫之祭先祖。獨不噫歆。臣子不當則而象之耶。

初祖高祖之所自出也。冬至祭之。於士庶人僭矣。立春祭先祖。不益僭乎。考妣於五祭之外。有生忌四祭矣。而季秋祭禰。不已瀆乎。

墓草不除。墓土不覆。吾聞之古人。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則不除草之一證也。蓋墓上加封。非子孫所忍。如有荊棘雜木。當拔之以防穿壙耳。防墓崩。孔子出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一從成墳。無年年修築之禮。今制墳有丈尺。亦一成不增之一證云。

請遷主於正寢不拜。非禮也。宜再拜。還主宜再拜。

一時祭祭於祠堂。有何不可。而必遷於正寢乎。若冬至祭先祖。有既毁之主。不便入廟。或考妣生忌。不便特祭者。則當告於四世祖考而遷於正寢。故請遷。既還。皆當再拜。若爲考妣代出告反面之禮。却好。

祭酒人道也。代死者祭。已不情矣。三獻皆祭可乎。未聞生者之每爵皆祭也。

祭酒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此生者事也今初獻每龕祭酒已屬多事又三獻皆祭繁而無謂矣通裁

飲福再拜受胙再拜何僕僕也與祭者不拜福胙主人不拜利成何屑屑也

古人飲福之後獻酬交錯謂福胙不能徧及故及主人即賜衆人也與祭者自當從拜告利成告利成於主人謂孝子之利養成畢也主人如何不拜

近日飲福受胙告利成大家再拜極為簡便

喪禮餘言

地獄受苦他生之說自佛氏入中國始開往往有徵驗者姑無論有無即有之陰陽一理耳人代法曹非不肖甚未有公然從請托受賄賂而免人罪者今以淫邪無行之僧道褻諸天衆聖之神明破獄誦經焚錢化紙為死者免罪超生使地獄而皆邪鬼也則可果閻羅公直業鏡分明平生罪惡豈能禱而免乎人但為善而已語云地獄無善人天堂無惡鬼信然若死者必欲作佛事有遺言稍聽之可也

禮弔喪四拜奠五拜今也弔四而奠九矣設加何以加焉今擬客平交以上弔再拜奠五拜卑幼弔四拜奠九拜至親尊長揖而不拜孝子謝客平交四稽顙尊長八稽顙（家禮家死再拜弔生再拜今併之孝子為便）

點主非禮也禮有題而無點今也題主訖主字上空一點請貴賓以硃點之云以生者援死者之氣誤

矣婦人之氣以他人之丈夫接之尤謬矣宜從禮
子弟善書書之不善書用善書者
喪禮重會葬會葬宜通名近世送葬無名紙客多則
不可辨識矣
朝著常服非大喪不布冠布冠三年之喪也鄉黨燕
喪玄冠不以吊哀素之心也若冠帶以吊不妨玄
冠便服以吊非冠素不可歸德素冠素帶得之矣
厚者漸以薄濃者漸以淡天地萬物之道也故聖人

務敎即敎猶薄且淡也若之何安之
輓紼重服近柩輕服漸遠不論卑幼尊長
七十無次父母不次
封喪非古也士葬不踰月今仍古曰塗殯
三年之喪曰重重無兩承死者無嫡長子則嫡長孫
承之無嫡長孫則嫡次孫承之無嫡則以庶長承
之死者有庶子則嫡孫亦承庶長孫雖無父有嫡
孫在則不承

喪禮先王所制以制放逸忘哀之情故謂之制制以
三年為重故嫡長子不在嫡長孫承祖之重謂之
承重五服者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之衣
服也十制者斬衰三年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
不杖期齊衰五月齊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袒免在次十等之制度也齊衰與斬衰
布麻有粗細五齊衰布麻無粗細袒免雖極輕亦
先王禮制但不成服故不可入五服耳

冠履衣裳經帶一物不具不成之為服素巾素衣葛
帶在十制之外矣不謂之制不謂之制則不謂之
服緣情自盡制非所禁也
或問五服未除出入酬酢即用冠衰經帶否曰喪無
出入酬酢之禮故曰居喪曰宅憂大功且廢業況
重於此者乎
来問慰者客以冠帶主人以衰經客以便衣主人以
襯加首經腰經緣後世酬酢通聯無凶服出入之

體皆以襯加經時勢不同貴賤不一從俗可也襯襯冠服者襯冠今截子巾襯衣今直身皆是一部喪禮易居其九貧者不能易戚可也故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不計閏謂在二十七月之中也閏月遭喪無補閏之禮閏前當禫無待閏之禮期值閏亦不計

餘哀世俗之論也喪者親死之日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三見親死之日也禫以中月是餘哀之

月也近制二十七月而除是兩月餘哀矣世俗每以餘哀罪人又有請服三十六月者皆不違於禮者也

四禮惟昏大畧惟喪大繁

銘旌代主也禮在殯不設主故喪家自為旌有旌而親友贈旌贅也多者十數幅贅之贅也近者士夫通學之旌孝子登門投刺設筵叩首請首事者則去禮愈遠矣以親友自然之情因喪家懇求而舉是死者無德也是親友無情也是喪子求人以奠其親也偷風若此作俑其誰乎

承重孫有祖父母之喪庶父在則誰通名曰主上之旁註孫稱孝孫則通名於親友當稱承重孫矣曰庶父不列名乎書於姪之下乎曰名不可廢書於姪下可也曰喪次出入誰先曰庶父先重長孫謂與祖為體尊祖也故名先孫弟為尸之義也讓庶父謂與父為行尊父也故先庶父肅敬之禮也

喪家十二禁知禮之家不可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殃狀三信風水四請客行祭設席太豐五避殃被除六作樂鬧喪七沿村謝客八遠送孝帛作謝九請客點主十除明器外無用紙劄太多十一棺槨外斂身入棺太美十二門户朝夕不謹男女混雜不防

喪有六不拘禮老不拘少不拘病不拘貧不拘情有所奪者不拘所不拘者文也真情則不在此也

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期，五月，三月。衣裳冠之武，首絰之纓，腰之絞帶。其制一也。但有用麻用布，用粗用細之殊。三年多適衰負版之别。纓有麻草與布之分耳。今也期以下，不成服矣。謂之無服可也。

哀有六至：感而至，思而至，見死者之親知而至，見我之親知而至，靜而至，夕昏而至。有六不至：氣務甚不至，大慟之後不至，見不傷之人不至，無感不至，朝不至，冗不至，即不至。見吊客不可無哀聲。哀者

以衣擁口，哭者兩口相向，不必以涕淚之有無多寡，占孝思之淺深也。故臨喪者皆宜哀，亦不必以無涕淚而不哀也。

婦人之喪，非五服不入奠。奠於戶外，拜於階下。非畀賓也。男女之别，死生無二。

柩旁之次，以外為尊。柩外之次，以內為尊。死者之所向也。

男女不識面不相哭，吊生而已。五服之親，無識不識皆相哭。

遺命即無言，不必請。病者即無言，其欲言可知。孝子仁人，體其心而已矣。

北方喪家設祭，徧請吊客。孝子哭於前，衆賓拜於後。亦有請賓先拜，司賓陪坐於客位。祭畢，喪子謝客，大張鼓樂，醉飽歸而送胙，謂之行家禮。不知家禮有此否。夫生者與死者終身相與燕飲親洽。今停柩在殯，而親友宗族寧不孜然而赴召作樂燕笑

為懽，不思陪者何人，何忍舉杯。賓主有慚於杜蕢矣。宜革。

遣奠，婦人不與，而遷柩辭靈，五服人皆至。主人當設酒於柩前，陳饌，尊長卑幼各奠一杯，慟哭以辭。共享柩前之祭品，為生死之永別，似為近情。

凶服不入吉門，祭奠之客，禮止喪前一謝。遠客間有書疏，近日謝客，城市猶可，遠鄉徧拜，縗絰既不登堂，主人必須具食，使至，脫縗飲酒食肉，是甚喪禮。

夫吉凶之事。家家所有。彼此俱不遠謝。彼此俱不責禮。柰何倡此敝風耶。

跪者下見上之禮也。吉凶之禮。有拜無跪。今人拜後一跪。最謬。宜革。

四禮疑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通禮一卷冠婚喪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然好用臆說未可據爲典要如謂爲庶母之有子者杖期無子者當亦同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嫡與妾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爲之期而諸子不報非禮也今考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又喪服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據此則公之妾自爲其子期其子且不得爲妾母服則諸子安得爲父妾報又喪服緦麻章曰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明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爲之服緦蓋妾之子於已爲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已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爲妾之有子者蓋取儀禮之義唐會要載長孫無忌之奏謂已之庶昆弟爲其母不杖衰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

依典故爲服緦麻則爲庶母服緦麻亦全從有子起義妾若無子則無爲人母之道傳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及明集禮皆本唐律坤乃横生異議過矣坤又謂經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葬日卽虞安問剛柔其意蓋謂虞葬同日葬既無剛柔定日則虞又安得擇剛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繩今猶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禮曰喪事先遠日註曰葬與練祥也蓋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經傳凡書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傳隱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變此例耳則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開元禮政和五禮書儀家禮明會典始虞再虞無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禮遽議經文其說亦乖其餘攻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記庶子攝祭不嘏不配不歸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喪及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不改冠爲次于中門之外三年之喪不弔哭諸條坤皆謂非孔子之言至儀禮士冠禮一篇則逐句詰難幾無完膚坤之講學在明代最爲篤實獨此一編輕於疑古自璧之瑕雖不作可矣

四禮翼八卷

〔明〕呂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同治光緒間補修呂新吾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翼四卷》提要

四禮翼序

四禮者何人道之始終也翼四禮者何濟四禮之所未備也冠祭一朝禮耳昏自納采而親迎六日禮耳喪自含歛奠食以至於墍而反哭也小祥大祥而禫也二十七月禮耳百年之身斯須之教欲以約其積習之惕肆

而納之繩檢之中俾其終身持循偕之大道甚難是故教無所豫斯須何有教無所繼斯須何有翼也者豫於四禮之先而繼於四禮之後者也先王之立教也教以終身君子之循禮也循以終身四禮者特於人道始終之大節而隆重之以示大經以章人

紀云爾。非謂兢兢於四禮之循。而四禮之暇。任其昏肆邪僻而莫之檢也。隆慶辛未。先慈告終。讀禮之餘。追平生踈節。成今日遺恨。遂以一得愚作四禮翼。冠翼二。前蒙養。後成人。昏翼二。前女子。後婦人。喪翼二。前侍疾。後修墓。祭翼二。前事生。後睦族。凡六經之微言奧義。講解難明。四書之常誦日聞。飫人心目者。不敢采輯。惟以民間之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以家喻而戶曉者。析為條目。俾童而習之。白首而安之。斃而後已。茲非體四禮以終身者乎。若夫高遠精微。則有聖賢之心法在。是謭謭者。敢望其藩籬云。

萬曆癸酉八月望日寧原仲子呂坤書

冠前翼

養蒙禮

萬物之邪正。其幾在始。易惡至中。其幾在慎始之
言曰。鴟不生鳳。豺不育麟。固也。夫昆虫人乎哉。而
蝦蟆教書。黄雀奕棋。則人造其靈竅。生有於無耳。
況以人治人乎。自非天不肖。或小變。或大覺。由教
而入者十九。胡可任其自然。令與俗化乎。嗟夫。栢
為屏。榴為盖。矯童條而使然。幹老矣。寧折無曲。況

束燥薪乎。孟子曰。以正不從。束燥薪也。吁嗟乎噬
臍。作養蒙禮。

知覺

兒未有知。任其顓蒙。不可誘之使言。啼哭任其啼哭。
不必慰之使止。盖啼哭可以瀉火。嬰童純火。正欲
瀉之耳。至於言笑。任其自開。不必引誘。如欲引誘。
當令之呼父母尊長而已。餘不可妄引。過笑傷腎。
慎不可逗之使笑也。

運動

手足能動。不可妄有執持。恐其撻擊。令之作揖拱手。
若有所求而不得。有所欲而不遂。啼號不休。卧地
不起者。必裁抑而寧耐之。萬無撫慰。撫之慣。必生
躁暴。

兒食

離乳始食淡粥爛飯。勿與腥暈糖蜜黏濃甘美之物。
不止難尅易病。且習饞慣。恣其口腹。終身不能食

淡茹粗。流為饕餮饜足之人矣。

兒衣

提抱之時。止是布衣。毋令受熱。盖饑寒。小兒安樂法。
飽煖。小兒疾病根。至於纔能行步。便是花帽錦衣。
綴以金珠。不止利其財者。有不測之慮。而自小慣
習此飾。稍長豈能布衣。且將厭舊喜新。終身驕奢。
必以惡終矣。此難與昏愚父母道。愛子者必能知
之。

情實

抱兒者常令之抹打人以為懽甚者父母引手令擊其面或動出淫媟語以詈人此乳婆愚父母之通病大凡呪罵笞箠小臧獲者大加訶戒不使童稚之威行於卑賤亦養德性之要道也

童學

初學一二以至十百千萬四方四時五行八卦之類深揖高拱徐拜應對揖讓稱呼定省視膳讓食後長命坐梳頭浴面整衣變履端視審聽緩言早起靜坐安行敬友學謙

磨墨

蘸墨無深入硯池如蜻蜓點水度用墨幾何則蘸水幾次然後不輕不重之間徐徐細磨南人云磨墨如害病若且蘸且磨則引墨入池矣蘸而深入或磨罷而墨不遠硯則墨為水滑矣用少而墨多則餘墨漬硯矣再磨則新舊相雜用之則字不清潔

之則墨可惜又硯不穩而磨之矹硉有聲亦非靜重之體凡事從容安詳庶可涵養德性湏音忽矹硉音兀六

膏筆

膏筆當高硯寸許順直內向無橫無斜橫斜則毫旋而扠尖搦管先以水潑之恐有燥墨在毫筆剛而驟捺之則折水足而再濡之則淫務燥濕得宜用完而不褪宿墨則膠固成束露毫而不戴帽則易摧折皆是粗心苟且初學第一當戒

簡冊

繕裁書冊上下比度不失毫髮裁寧長無短釘寧廣勿狹殼面整齊寧從容勿急遽此亦寧心之一道

寫字

作字須楷近世文周兩家字書坊盛行雖圓活可人似有軟美之態顏柳一點一畫結構莊嚴方正雖不為世所喜然習之使人不苟故寧方毋圓寧拙毋妍寧遲毋速寧古毋俗至於髭軟無骨輕佻無

體歆斜險怪雖舉世所尚決不可學行草雖鍾王諸家擇其體近者學之決不可杜撰至於疵筆潦草都是苟心尤當深戒

讀書

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一字不真須徧檢查檢查既真便記在本字之下莫從俗師讀半邊字不辨形聲童而習之白首舛謬最可為恥至於起落餘聲好帶閑字尤所當戒今人常言念書念之一字最有意味口誦心惟纔謂之念童訓云讀書三要心口眼到心一散亂空勞千遍若一過入骨終身不再纔是真讀書彼終歲温習者亦可憐矣

展書

展書無濕指無撮甲書常遠身六七寸無卷邊無折角無汚痕無亂批點讀過之書如新可觀亦可以觀學者之所養矣

看書

看書先要讀正文一過便想此書是甚意思次將朱註細貼一遍仰而思之得一分空竅可入方聽先生講說講畢退而再思師說不合再問句句字字都向身心上體貼今人未理會書便將坊間講章主意攤滿案上眼界一被遮瞞聰明盡成障蔽終身離他不得只是個瞽者可為痛恨蓋理從心思得不自耳目入世間多少聰明才辨之士都中此毒從何處與他說起

講書

與初學講書教弟子先將該講之書理會一遍方與講解講解只用俗淺如閭閻市井說話一般我嘗言講中庸大學須令僕僮炊婦一聽手舞足蹈方是真講書至於深文奧理天下國家童子理會不來强聒反滋其惑師道豈易言哉今之教者學者只是虛套相欺可哀也已

行文

行文要認理真切。自然意思横生。前輩程墨須要熟讀三二百篇。以為繩尺。其詞工而泛意巧而支者。險怪暗澁者。切戒之。

書籍

四書外。惟有六經及諸史最要。古文只讀文章正宗足矣。宋文惟三蘇發人才思。長人見識。一切害道喪心之書。死無入目。應世詩文。登臨酧和。損心放志。即成名不過李杜。李杜而在。成甚德業。何關有無。蓋唐時以此應制取士。不得不然。兒曹戒之。

重書

學者大病。莫大於借人之書。經歲不還。或胡批亂點。或捲裂敲面。或揉曲污濁。甚者轉借損失。此是學人第一大惡。苟且輕浮之病。即此一事。則平日之為人可知。兒輩刻骨戒此。

經書中言語。非天地神明。則聖賢父母。僧道於經典。尊敬奉持。秀才於經史。輕賤抛擲。甚者字紙雜於糞穢。畧不愛惜。嗚呼。尊經重道。更賴何人。士細思之。當如此否。

群居

古之群居也敬業樂群。相觀而善。今之群居也。任口譏訕。造言是非。此輩不止人非。必有天禍。須是德業相勸勉。過失相箴規。乃為益友。果不得正人君子相與。不如燕居獨坐。靜默澄心。舉世熱鬧之場。便是壞人坑塹。小子不能不群居。又不能止衆。但以掩耳結舌為第一。

歌舞

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此二語遂為讀書家之大禁。夫刀日割。則鋒銛頑鈍。須磨礪而後銛銳。學日勞。則神思衰倦。須舒暢而後精神。至於養和平之氣。消暴戾之心。則又不可斯須去樂者也。歌如詩曲。竹如笙簫笛。絲如琴瑟。舞如干羽。皆足以養性情。和氣血。皆學者所當知。不則枯

淡岑寂。不成學問，但艷治家語長慾導淫，切宜深戒。久則流於邪放。只是以理義之心行之。便好。

冠後翼

成人禮

宇宙亦大矣而參兩之者惟人孩提而有過無責也曰未成童既成童矣而有過無責也曰未成人冠而後成人矣自三加以至蓋棺無以復加矣而猶然童心或過隨年進惡以老頑是天地間棄物也頓弁峩冠不既辱乎所不然而碌碌庸庸食農夫衣織婦生而無補死而無聞亦有道者之耻也作成人禮。

存心

存心要正大光明不可邪曲朦昧要誠直仁厚不可僞妄殘刻質諸天地而無媿對諸妻子而無慙無往而不信乎無人而不感格然後可以語君子之心。

制行

制行者有所制而不敢肆也循禮畏法如履氷如集

未一步一趨不敢苟且一時一事不敢怠忽若恣情任意則無忌憚之小人矣

威儀

威儀所以定命榮辱禍福係焉務使精神流貫於容貌之間大莊嚴則枯寂而不親大嫵媚則圓融而可賤故體欲重厚色欲溫和使人敬而愛之此君子之德容也浮薄是蕩子昏惰近亡人總之無儀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則鼠之不若矣

言語

言辭以安定為第一安者紓徐不急迫定者凝靜不二三故謹言之人先有心稿吉祥之人口無擇言世未有不易言者任口妄發懵然不覺既失之後萬悔難追易曰括囊無咎不言便閑不死非中寒疾奈何譫讝耶存心君子試觀稠衆之中終日有幾言近道有幾人寡言鴉鳴鵲噪四座諠鬨亦可哀已

詼諧士大夫之小慧也聖賢之戲只是暫脫洒於道德之中若專事嘲謔打諢務以悅人近於口給巧言馳心於外老成者鄙之君子不招人戲罵有戲罵者笑以答之而已無報

飲食

易重觀頤之戒而孟子賤飲食之人飲食之人誠足羞也尊生家之言曰食淡曰節飲食未聞醉飽為養身之術也故富貴之家不設兼味貧賤之家不

廢糟糠不直澹泊可以養身而儉素亦以養德也至於禮始諸飲食今也禮廢於飲食士君子幾於西晉第未裸裎耳欲立身者先以聚飲為戒而聚飲者當以揖讓為先

衣服

曾子敝衣子思懸鶉侍於孔子之側者如丐人然千載而下無笑其貧者今富貴家恥布帛矣不知庸夫俗子見羅綺在身則面生光彩由君子觀之則

衣敝緼袍。目中無狐貉之友。而足語議道者。不耻惡衣。此可與有識者道。士君子能以美衣為辱身。便有三分道氣矣。

宮室

宮室以避燥濕。車馬以資馳驅。故朴素渾堅。取以利用而已。過飾則僭。盡美則奢。有道者耻之。非蓬門華户敝車羸馬之是崇。乃畫棟雕墻繡轂金鞍之可鄙耳。君子曰。與其俗也寧質。

好尚

君子之心。淡無嗜尚。惟知有理而已。人惟有所嗜。故人得以嗜中之。惟無嗜者。鬼神不能售其術。而況於人乎。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故學者先戒嗜欲。欲非但聲色貨利。凡非義理便是欲。凡有所着便是嗜。

處世

處世無巧術。一謙讓盡之矣。古今稱不肖者。曰象。曰丹朱。總其終身之惡。曰傲。象曰無若丹朱傲。傲凶德也。一傲則萬惡皆所敢為。一傲則萬物皆所輕藐。此斯世之礙物也。莫尊於天子諸侯。而天子自稱曰眇眇予末小子。諸侯自稱曰孤寡不穀。莫聖於孔子。而動則曰則吾豈敢。曰吾少也賤。吾執御矣。故謙卦無凶爻。而海受百川之益。至於爭讓兩字。禍福之關。故一讓可以媿爭。兩爭不破家亡身不止。所爭豈足以償之。噫。非明哲不足以語此。今

之學者。以傲為德。以爭為雄。可哀也已。

處事

天下無難處之事。萬事有一定之理。以理處事。達之天下無非議。理也者。天理人情之謂也。質之天理而順。協諸人情而安。即常變順逆。無所不可。今人多以我處事。以我處事。無公不私。大都寧損己以利人。無便我以虧彼。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擇交

君子小人。本不[illegible]然[illegible]應氣求。君子[illegible]道為朋。

小人以合己為朋。三益三損。此德業成敗身家禍福之関也。故世無直蓬麻中則直。世無惡薫共猶則殞。觀其所交。而其人可知矣。

審念

孳孳為利。是個甚人。一生淘洗得利字乾净。纔論人品。不然終流於卑汚、苟賤之小人矣。可耻孰甚

立身

大丈夫要亭亭楚楚。挺然自立於天地之間。實見得是。實見得非。由己則極力擔當。不由己。亦不從人可否。沾直以賈禍。固所不為。枉己以取容。何顏立世。熟軟二字。近於妾婦。有眉鬚人。切宜戒此。

昏前翼

女子禮

世俗養女。第驕之耳。使女終於女。即驕也。毋家得逞。無長幼尊卑。胥讓焉。一為婦而人人下之矣。舅姑也。夫也。娣姒也。夫之兄弟若姊妹也。同室之尊若長也。亦讓之乎。假令胥讓若毋家也。婦乎非婦乎。若積漸不平。厲以辭色。拂其氣習。非死則病。是驕之乃所以殺之也。夫女修之家。習為婦也。婦道習。則夫家女之矣。所獲不既多乎。作女子禮。

口腹

女子最戒尚口腹。作飲食之人。在家常令淡素。雖肉食有餘。無令饜足。肉食謂之下飯。但令飯能下咽。足矣。至於飲酒。喪敬慎之心。長放肆之膽。尤宜節戒。

從命

女子德性。婉娩温柔。事無大小。稟命而行。不宜剛強

執拗惟父母之言是聽若任意抗違是為大惡雖小不可放過婉娩音遠晚

節儉

女德尚儉蓋丈夫經營家計女子不能生財能知撙節必使儉用愛惜薪水念及米鹽不暴殄天物是謂儉德若吝嗇刻薄一介不以與人亦非所宜

職業

帝王生女尚美之尨則紡織女功第一要務也八歲

學作小履十歲以上即令紡綿飼蠶繅絲十二以上習茶飯酒漿醬醋十四以上學衣裳織布染蘸凡門內之事無所不精至於描鸞刺鳳挑花繡桃雖終身不會不害其為女子近世養女家家挑繡甚者歲覓數婦日夜為之惡陋之俗最宜禁革

卑遜

近日鄙俗毋女並坐或讓女於左曰客出嫁與弟婦同席弟婦叩頭告坐公然受之遂致尊卑無倫長幼失序不知女子在家子道也一切禮節與諸子同豈可橫逞陷之不義乎余家女子出嫁歸寧父母終身無上坐與毋同席則側之但告坐不叩頭耳

言語

女子之言安詳沉重不可煩瑣不可粗暴不可高大不可花巧不可張皇不可偽妄世有養女驕縱者任所憎惡造作語言譖陷妯娌甚者挺詬父妾致

令失所昏毋又從而逞之凶于而家既嫁多以惡終可為女子殷鑒

衣服

女子在家但與布衣鮮明者止是紬絲不與紗羅段絹其衣朝夕架閣務令整潔或有垢膩黠汙者宜戒之

佩飾

富貴之家金珠固所不廢然不必滿頭徧體至於德

佩事[illegible]無不言[illegible]似近日止圖觀美，不必有用。好禮君子，宜考定之荊釵布裙，儒粧淡掃者，自是貧賤之常。若竭力營辦，君子恥之。

雅素

女子有雅素之風，耻奢華之尚，可謂賢矣。如孟光桓少君固難，但不驕矜，不靡麗，老成朴實，見者自知為有德之女矣。

書史

女子固不宜弄文墨，但古之賢女，未嘗不讀書。如孝經論語女誡女訓之類，何可不讀。婦女邪正，不專在此。古如魏李孫朱，固為可戒，若班婕妤徐賢妃，何害於文墨乎。詩詞歌詠，斷乎不可。

女容

窈窕淑女，朱子解云，幽閒貞靜，最好。女子家只是精神不露，意態深沉，第一美德。若輕浅浮薄，逞聰明，學輕佻，最為可恨。至於姻族相與，却要親洽。詩稱樂只任只，終溫且惠。女子不可不知。

勤勵

女子先策嬾惰。嬾惰最易慣身。每見人家女子晝寢，毋常令人揮扇驅蠅，戒無驚動，以積惰之身，遇勤苦之家，廢時失事，何以事舅姑，佐雞鳴之夫子乎。且嬾人易病，勤者寡疾，愛女者但不至雞初鳴盥櫛，斯可矣。

性情

女子先要慈悲寬大，此是積陰德福子孫之人。雖事之女，性如烈火，慘刻暴戾，小女奴身無完膚，鞭笞常加，饑寒不恤，有不得其死者，天理心亡，惡怒橫逞，不但壽命不長，將必子孫之絕。故擇婦先善良之家。如此性行，切無與昏。

昏後翼

婦人禮

婦道所係之重也。六禮以聘之。三周以御之。三月以逸之。其重之也如此。非以貴新也。先祖之續絕。男姑之憂樂。家道之興亡。邦國之毀譽。門戶之榮辱。夫子之死生。於斯人焉係之。婦人者。伏於人者也。離家之少女。入門之孤雛。如金入鑪鍤。惟夫鎔鑄。雖有頑悍之惡。而刑于所化。家教所束。孰敢自肆。

婦之無良。夫道之苟也。始嫁來時。承奉以艷之。褻狎以悅之。柔溺以逞之。卑屈以驕之。恣其所欲以狥之。雖有怒目。不敢忤視也。雖有惡聲。不敢驟加也。積漸所浸。翅於愛斧。夫權潛移。婦人為政。雖舅姑不敢誰何。他可知矣。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諺曰。教婦初來。此婦女終身善敗之始也。嘻嘻已縱。其始矣。欲閑有家而志已變。終身之悔。不可食已。吾不罪他人而罪其夫。作婦人禮。

拜跪

夫婦交拜。敵體之義也。余家節序生辰。兄姊受弟再拜。夫亦受妻再拜。有過則長跪而遜謝之。待免而起。雖覺過嚴。亦抑陰之道也。

居室

室中夫婦不並坐。晝無褻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宴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為夫婦居室之法。

無遂

內政稟於姑嫜。姑嫜亡。稟於夫子。苟無害於義。亦當曲體。若不告而明行。是謂專擅。私行。是謂欺罔。雖理所當行。亦不縱恣。當懲其再。

內諧

婦人視夫之兄弟如路人。視妯娌如寇讐。鮮有和睦而親愛者。背面告夫之言。但涉是非。兄弟誇說妯娌。或忿怒以激之。或涕泣而訴之。夫當以理反覆

教之忍讓如有造言妄語為第一大惡痛加懲創君深信莫覺積漸日久遷延一朝之忿是謂昏愚之夫舅姑審實者婦出夫亦重加戒飭

毋家

婦家父母最聽女子膚受之言輒生嫌怨懟其舅姑不知女子之言果實亦當教之婦道況易聽以長其長舌非愛之也余女遠嫁其姑難事女歸寧輒以為苦余曰惟遇難事之姑方顯子婦之孝若姑慈婦順何難之有弗聽是後不敢復言其姑聞之悔曰父母曉理我奈何為其所笑從此遂睦

忍性

婦人之禮雖不悅於夫子不敢徼色發聲廢食使氣嫂姊亦然降心以遜謝之彼自愧悔至於待下亦不可過刻輒加凌虐常是寬平低聲下氣總是賢人

體婦

婦人不妬忌自是盛德亦宜曲體其情夫有妾婢婦止從一待其嫉妬以損名節亦夫子之過也既以嗣續為重便當和其室家待之有禮處之有情夫道盡矣乃一無所容甚至房闈多死者則出之夫無悔心婦無怨口矣

重夫

婦人所天止有一夫其饑寒疾痛起居衣食離別患難自宜關心若於夫子無情薄惡相報則路人矣古人思夫未嘗不以為賢而世俗乃以為耻可嘆

和家

夫家弟妹妯娌舅姑女奴固能閃爍誣陷新婦要當處之有道不倨慢不疎嫌不忿疾謙厚和平一團和氣各得其懽心則百釁不作至於隨嫁女僕常加戒飭勿生事端其所學語言虐多實少切勿聽信倘相爭競只責己僕又勿過激嫌於賭氣此一家禍福生死所關長幼尊卑皆當如此各無偏徇

戒其多言。愚者每道之使言。是自求禍也。

遠別

古禮遠別。止是授受不親。而男婦不遠別。末代兄婦。非節序生辰。不見翁。家庭之間。避翁猶可。至於婦行翁前。只可趨過。甚者前導婦人。令翁廻避。則妄矣。弟婦夫兄相避不妨。而叔嫂妻弟婦小姨姐夫。不惟不遠別。且相詬罵。是謂惡俗。宜相與禁之。

内愼

夜行以燭。晝行擁面。乘車下簾。升下車避男子。童僕十二以上不入中門。此内外之大閑也。至於婦人夜宴。及男僕侍從。尤非所宜。

姑教

女子無入門便熟為婦之理。故男姑夫子。必耐心教導。假之歲月。始可繩其違犯。不然彼此怨惡。終相齟齬也。

夫教

婦不守禮[illegible]
不改。則令面[illegible]亦[illegible]
以可輕。所謂和樂而恭敬者。居家之名言也。自非
父母之命。不得輒加笞辱。

侍疾禮

夫病生死之岐也。善調攝之，可使還平，即不幸，可使免悔。故人子侍疾，自親之外，即有重大迫切之事，皆不暇及。禮云：笑不至矧，噫是何心也，而能笑乎哉。作侍疾禮。

生室

凡病室欲外者可入，內者可出。掃除院宇，固密壁户。

不受風，不納日，不生濕，不入蠅蚊。帳幃綿密，陽不惡明，陰不惡暗。

貧無餘室，惟病者便，有餘室而懷居重遷，亦惟病者便。若養病所宜，則此段不可不知也。

祝隣

病者多火，喜靜惡諠。砧杵之聲，叫號之聲，偶震之聲，煩碎之言，穢惡之氣，煎煿之味，拜浼四隣，須令謹慎。應費者不惜費以悅之。

戒聲

閑六畜於別所，有闌入者揮之逐。猶犬欲疾逐，雞鶩欲緩。

疾逐恐其再聲，緩逐恐其大聲。

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齋，坐如尸。無嚏噴，無咳咯，無履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門之闔闢有聲者，漬其樞，户之見風自掩者，杙其扉。

定以生陰，靜以熄火。此養病第一要訣也。樞濡使

濡則無聲，杙梱也，所以止門。

戒口

口常漱，手常盥，近枕而語必嚼薑掩口。凡在室者，戒葱韭薤蒜萊菔之食。

戒動

增減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風無力。

增減被服時寒暄也。無令知覺，不驟遽也。揮扇驅蠅，不可有風，揮風驅暑，優優徐徐，無用大力，恐病

體不禁耳
戒人
問疾者至應而勿傳修文之客勿入多言高聲之客
勿入休戚不關之客勿入自遠来者病者聾者瞽
者啞者跛者勿入病者欲其入則入之
病者氣弱而心煩最忌噴聒修文者令人拘束多
言者令人厭嘔高聲者令人耳震休戚不相關者
不體悉病人遠来者恐觸邪穢聾瞽啞者費應答

之力跛者多觸碍之聲問客之来也非以安病者
之心不過存親友之體休戚果相關默問侍者可
矣余嘗有二語云延客莫延添病客問安只問知
安人
戒問
子婦室人省而勿問候而勿請其寒温安否動移起
居待病者自言而後應亟問非孝子也
久病之人吸氣開目便不勝劳那有力量應衆人
之問但省以觀其盍否候以俟其所欲所欲皆備
言則應之而已
飲食
先給直於販户走難得者新者美者以備緩急之思
陳甘旨於目前以觸見聞之嗜
欲飲冷則水以百沸而井浸之
不欲食無强食偶欲食無多食
病者胃氣正弱强之則病胃氣始生多之則傷寧

頻毋頓愈少則愈多是在子婦節縮之耳
仰食咽曲內以匕側食顧鮮承以盂多則難下寧少
沸澄水十沸而經宿澄之無生性無塵氣最宜病者
之胃脾
三淘鹽病人多口苦用飴鹽三次淘澄則滓泥硝礆
俱盡
慎淨
行圊藉以柔圊備二三欲便溺則子婦皆退惟侍者

留。不能起。則穿床而置器於下。畢則子婦入。潛移置而更之。

行圊即坐桶。柔帛充以新綿。狀如帶盒。繫於桶口備二三。涴則更之也。須時洗滌。墊灰沙。將便溺而子婦退。恐不便於親之起居也。便溺畢而子婦更器。恐侍者有憎容。致親之不樂。潛移置。不欲親之見已也。

溺牏盂帛各二。日滌而更之。各二備更換也

慎嫌

侍疾者。不吊喪。不入墓。不見凶穢之物。不談幽怪之事。

慎言

可悲可怒可憂可思可厭之事。即急勿以告。

病人多火。怒不近情。默而順之。無辨是非。

悅病

病者欲樂。則用管絃歌拍以娛之。談古今人物。以忘之。聲欲輕。厭倦則已。

病者之心在病。則病進。耳目有所寄。則心閒而火不起。又脾喜音樂。病者欲則從之。

安身

諸藉身者。大小如式。欲綿。欲柔。欲厚。欲妥。坐而倚者。漸損益之。

臥則背肩脇胯骶。皆痛。轉側所藉之物。欲綿肥柔軟。溫厚妥貼。無所折縐。無所磈墊。坐而倚靠。高下曲直。一物則抗。須三五加減。方得適宜。

順命

寐勿呼。安勿動。誤勿正。欲勿違。

寐則神安。雖有急。不可呼之使寤。病者安。子婦視之。若有不便者。切不可動語。即訛妄。若無關係。不可証其非。又如妄有見聞。皆同聲附和之。有所欲而不得其正。果無大害。委曲聽從。理有未安。亦須唯唯。不可直折。治命亂命。總之應承。可行與否。

自有委曲耳。

驅鬼降神焚楮幣一切俗尚病者欲則從之若必理

譬說則拂其意。

無容

面目非面目髮膚非髮膚衣冠非衣冠精神恍惚安

履失常此侍疾之容也那能為客特加修飾。

用物

香欲清淡用否惟命炭去生去激。

病室必有所焚然香禁重惟病者所欲焚則從之。

不則否炭生則烟激則有聲而逆火。

迎醫

麁醫不誠之醫行道之醫不讀書之醫泥書之醫皆

勿用有良者雖遠必致之拜而敬禮之撿方製劑

煎藥必親手將進必親嘗煎藥不於病室。

用藥

座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劫。

醫多則各是其是而爭論不決醫不害多無令同

座可矣大病久病藥無即効但不增疾不可易醫

更藥食少不宜藥多藥多則厭飲而脾弱者不行

氣弱不宜用劫用劫則性烈而久病者難當寧徐

徐取効可也。

察症

內之寒熱疾之重輕驗便溺傷之內外病之有餘不

足察氣色以是準之無為醫誤故人子不可不知

醫。

藥忌

百病先胃胃有所思無以藥禁禁則胃虛食減藥益

不行。

藥有應忌如黃連忌猪肉門冬忌鯉之類病有宜

忌如水腫忌鹽黃疸忌酒之類然當權其緩急如

病久不食偶有所思此胃氣未絕生機可望也若

以禁忌弗食則脾胃益弱無氣行藥矣里有一人

病蠱忌葷數。月而病益篤。不治矣。恣食五味腥暈

又數月而病愈。余記之以為拘泥者之戒。

卜筮

卜筮星平諸家。病者喜見。即召入。皆令報吉。報輕。報

速已。

悅病者之心也。

病者自問狀。言減不言增。言輕不言重。

行禱

境内百神。皆可拜禱。不必五祀。不必牲醴楮幣。凡行

禱須有迫切懇懇之心。悲痛惻怛之意。積誠茹苦。

以示可憐。萬一感格。尚可回天。即數窮氣盡。無可

柰何。而人子之心。亦無所不至矣。若祇修文。反以

速戾。

養力

子婦侍疾。必强飯節勞。更番休暇。設亦疾焉。諸將奚

賴。

諸謂諸事諸人也。一飯再飯。非久疾篤疾之親。故

得如此。諺云。床頭百日無孝子。賤薄之人。無愛敬

之情。久病在床。多難事之性。子婦不加食。則脾胃

損。不節勞。則氣血衰。無論遺體當重。病者增憂。抑

且後事關心。慎終誰托。不能侍疾。不能居喪。非孝

子也。是故大孝不匱。

迴避

病篤治後事。無令病者聞之。在侍無慘容。無憂色。無

泣狀。强愉怡以慰病者。流涕而侍疾。非孝子也

怛化

將死未死之時。形氣欲離。病者百種困頓。何如其為

身。生者何如其為情。而紛紛問答。怛化亂神。或爲

纊之際。群擾雜哭。皆非所以安死者。仁人孝子。强

制其情。不可作兒女態。

侍疾之時何時也。萬般子道。從此更無盡時。兩膝親

身。從此更無見日。與其必誠必慎於蓋棺。孰若竭

心竭力於卧榻噫有根心之愛者自有不容已之
情有不容已之情者自有不待勉之事作而致其
情者必急必竦豈能久耶

喪後翼

修墓禮

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無見者保萬年之體魄中
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為尺示有見也有見者觸
千載之心目晚近世以屋以樹俾作神依總之如
生如存之義致愛致慤之心顧子孫之孝思何如
耳忘本原者新冢木鬱墓石封上皆牛羊之跡希
福利者發深藏暴枯骨櫬中無安定之身或瘞父
毋於兩地夫妻永世仳離或委骨肉於異鄉子孫
不復展省於心安乎甚矣葬師之誤人也作修墓
禮

合葬

合葬非古也藁裡而掩之時也中古合矣自天子達
生同室死同穴父母之情也人子何忍離焉有遺
命則從之

上右

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故百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世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今

制祠堂之主尚右。

正位

兩婦夾夫而葬。褻也。夫一位。婦一位。左右分矣。雖三五婦。同一位耳。

愼祔

祔葬不以苟合。不以有罪。不以嫁母。不以倡優。節義之婦。無貴賤無少長。皆祔。貴賢也。

墓田

墓高下有度。廣狹有度。準以爵。貴貴之義也。當復其祖繇。祭無田。祭之賜田。曠典也。時王之制。有司不得與。子孫不得請。

塋房

生而宮墻。殁而暴之中野。吾忍乎哉。作室於墓。築以周垣。樹以松楸。猶然室家也。生死安之。堪輿家言墓不宜木。柰樹草木以象山。後世陵寢因之。未見有不宜者。

上墳

墓之覆土。非古也。孔子曰。古不修墓。曾見帝后值清明日。躬擔黃土覆之。山陵從俗也。於義無害。今古惟人。

遷葬

遷葬非得已也。濵於水則遷。櫬於客土則遷。必爲城郭道路則遷。先貧賤後富貴。合而窆之也則遷。凡以爲死者也。非是則否。

定葬

公塋非一世。非一人也。昭穆以世。分墓地以序定。若生席然。凡成人而無後。或夫或妻。非有大罪。皆得塟於本穴。待後死者合之。衰世狃於塟師。謂無後者不得齒於正塋。界於喪庭。不仁哉斯言。達者非

之。

俗忌

禮士葬不踰月。今也子孫重利益。慼年命。各爭所欲。遂致數年不得入窀穸。不火其書。禮法不行。

塟日忌十二相所屬。致有子婦不送喪。不見櫬。重禮者非之。

除墓

墓頭有木則去之。根歲久必入棺。

墓辨

並墓者辨異。夫婦欲合。室家之情也。兄弟欲離。男女之別也。兩墓相去必五尺。左右容足。便往來也。前後容席。便起拜也。

兄弟並葬。迫近則叔嫂。或夫兄弟妻必並棺。非男女之別。故夫婦之棺。不嫌大逼。男女之棺。不嫌大遠。即限於地。亦須五尺。

地勢

後欲高。前欲下。左欲揚。右欲抑。天地之大勢也。居室亦然。匪禍福之云。

地欲高。高不納水。欲平。平不聚水。必有溝渠以洩之。

墓祭

墓祭非古也。而東郭墦間。自昔有祭。且世遠族多。同域而塟。非祭則死者無以聯踈。生者無以合食。苟於人情近也。何必古。

墓守

墓無守者。則荒廢。無墓田。則難守。必置田以贍之。主人命子弟。月有省。時有治。歲有祭。無畜雞鶩豚犬。墓久穴獲鼠狐狸。時省而捕捉之。木茂則集鴟鴞。時彈而驅逐之。草豐則藏虺蛇。時芟薙而清除之。

舊封

封內有舊墓。雖貧雖孤。無遷。生有隣也。死獨無乎。擁從環繞。胡為乎不可。無子孫者。節享有惠及焉。無使餒而。

事生禮

人子之道莫大於事生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得盡一時心即免一時悔矣祭之義曰追養繼孝生不養也死而追之生不孝也死而繼之何益古人云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也諺云與其死後祭我之頭不若生前祭我之喉痛哉斯言豈可令人子聞之作事生禮

穀食

凡事父母異食古云老少異糧况親乎粟黍稷粱欲鑿稻去半粒麥欲頭羅麩欲純而新 純一色也

茶水

水欲甘欲宿羅酒欲醴無宿壺無再熟漿欲清鹽欲淘蜜欲盡滓糖欲澄垢醯欲澄根若去初末液在瓶則幕之入盉 音貨調羹菜也 則濾之

水經宿則濁者澄過羅則百物隔著礽見水則氣重末則味薄宜溫宜烹惟茶所宜酒宿壺則味變再熱則味漓

器用

釜欲薄器欲新箸欲易諸為食具滌溉欲潔

釜薄則易熱器屢更則不垢膩箸數易則無雜味為食之具甚多如餅板切刀瓢案之類

視膳

日四問食食問所欲適溫凉冷熱之宜候生熟清濁

之節嘗鹹淡辛酸之味視草毛蠅蟻之物

進食

湯粥不浸指羹汁不盈器進食不吸涕不咳痰手不搔身足不履濡

湯粥浸指則不潔盈不宜滿凡進食先出其涕而盥手搔身則手偏履濡則足滑

肉食

魚無鯁雞鴨無骨脛掌無節諸卵以酒諸腥以薑措

分魚順理断脯横理。

菜蔬

葱韭薤蒜。春再剥夏秋三剥。冬四剥。芥芹菘菁。半去其外存三葉。多者四葉。入甲者存之。葉皺而莖直者存之。肥厚而液多者存之。視虫去蝕。蒜莖截不見風日者二寸。總之取近裏脆嫩者

酌食

朝食中。午食多。暮食少。柔食多。剛食少。清味多。厚味少。

果實

果食當饑飽之間。桃李梅杏柹梨榴棗。氣滿味足。色溢核堅而後進。得美者而後進。無蠹無損。濯拭剥削而後進。戒先時後時。先時味歉。後時味敗。胡桃四剥。蓮實銀杏三剥。去心。菱芡重剥。棗去皮核。生熟惟所嗜。皆宜糖。龍眼茘枝浸而煑之。用色紫而肉厚者。親無齒則漬以沸湯。漬濃汁而飲之。胡桃煑栗合糖為糜。餳宜酥。糍宜蜜。蜜煎糖煎以侑茶酒。無多進。異味非習嘗者。無多進。

煑麥以塩水漬之。久經暑日。榨而為油。曰芉油。水茄以甘醬醃之。壓而取油。曰茄油。入羹蘸肉。最宜高年。

搔抑

子婦指甲常剪磨。令無鋒。侍者亦然。不則傷肌膚。

步履

必行之路。地淖則覆之。地氷則劃之。地泥則沙之。

出入

升高下下。則扶掖之。夜行則子婦先之。有所觸礙。則告之。遠行夜歸。則率家衆束炬操殳以迎之。升車。操轅授軾。乗馬。斂衣授轡。車三御。馬二御。險遠則子弟從之。

厠牏

厠牏冬月一省。春秋旬一省。暑三日一省。備所用焉。

如乾棗桑紙宿綿淸薰壑筐灰土之類。

衣屨

近膚裳衣各二。垢則獻新以澣之。冠巾韈屨亦然。袖巾手扇亦然。

問安

日暮則拂振枕席被褥而布之。候寢則隨其寒暑溫凉而加損之。旦俟親之覺也。向侍女問曰。今夜安乎。聞安而退。

古禮昏定。子婦必親向寢所而問焉。畢則男唱諾。婦道安置。此循近人情。至於雞初鳴。咸盥櫛。是四更時也。親方熟睡。呼門而問之。情乎禮乎。無論蚤夜勤渠。非父母愛子之心。而情不便適。非子婦體親之意。終身由之。上下胥苦。是制禮者示人以必不可行之難事也。睢陽魯稽熟邦彥。棄官養母。嘗有詩云。開戶旭光入。慈闈夢未央。低聲問侍者。猶恐驚高堂。此眞境眞情。孝子之用心也。

諫諍

親有錯處。無遽言。無盡言。無當人而言。乘時乘機。設言以悟之。

親有激怒。姑從其怒以緩之。怒平。順言以醒之。失禮於人者。陰為遜謝之。

啓告

樂事走言。憂事徐言。怒事笑言。悲事疑言。恐懼之事。可以不聞者。勿言。駭異之事。張言。大喙之事。平言。

食候

憂驚悲怒。宜進酒羹饘粥。無進麪食。食前無報怒。食後無報憂。

同人

親有所愛樂之人。趣治具。無厭色。

毋所最愛者。子女之子女也。已寧無食。必以食之。已寧無衣。必以衣之。無財不可以為悅。寧於我儉。無怨言。無後語。

告面

出必告。越疆信宿再拜。三宿以上四拜。反亦然。問起居有所受命。必復之。

侍容

侍父母之側。無戚容。無怒容。無惰容。無莊容。無思容。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叱咤之聲。無直言。無費辭説之言。無犯諱之言。怡怡温温。與與恂恂。載笑載言。承在意先。無令親難。

傳聲

父母呼人。則走而傳聲。不到。則自往應之。

為客

出門巾扇厠紙。納諸袖中。手巾換衣。付諸侍者。

愼防

隣墻無置坐。垂堂無見足。敝車無坐。駿馬無乘。
隣人之墻。恐有誤投磚瓦者。垂堂必用憑扶。恐致失足。

愼疾

人子有疾。隱之。隱弗能忍也。半隱顯。吾身親身也。保親之身以事親。胡可令疾以憂之。故與其隱也。寧愼愼。猶疾也。吾心安之矣。
親有平生恒疾。則訪名醫得穩方。朝暮調攝之。

從命

人子事親。畢力盡志。親有免命。則從之。無强以拂其意。

家樂

家慶之樂。奏道宮。宮調。黃鍾之宮。忌商聲。角聲。商角合調之聲。南呂之宮。
道宮飄逸清幽。宮調典雅沉重。黃鍾之宮富貴纏綿。商聲悽愴。角聲嗚咽。商角合調酸楚。南呂之宮感嘆傷悲。樂親者忌之。

時花新果。異物奇觀。有得必獻。可助一樂。

愉色

樂事不嫌諧謔悅親不厭輕薄

氣血調於喜懽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之矣

親僕

親之近侍以柔順勤謹者為之不則數易必得而後已果當於親則子婦訓迪之恩禮之等於儕行（抗去）長則以禮婚嫁之貧則如顧賙恤之親終則相嚮而哭恩禮加隆焉

父母於子婦終有可避之嫌朝暮起居自有不便之事惟左右近習無所忌諱如登廁浴身之類得以坦然自適是子婦難盡之心賴斯人而盡父母難忘之情與斯人而忘旦夜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寢焉出入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心焉即解衣推食情若骨肉禮如兄弟所共心者近世視為卑賤與僕婢一體而猜嫌所積甚則讐之此心何忍孝子慈孫試一思之

心迹

父母所悅之人不悅子婦含懟無以自明當委曲以感悟之子道之難惟是為最畢力殫財竭智盡慮

易易也子婦勉之惟務潛消無激

貧賤之家子養親富貴之家親養子親養子則終身不知子道矣悲夫

事君事親事長皆曰事事之云者孳孳惓惓以之為事也今也不以為事矣古內則所載膳羞烹調皆

教人以修費而苦人以太難讀者欲解其文義思其作為尚不可得安能令衆兆民則而效之哉余自受室而後即鍾此情顧家不滿吾願乃就力之所能者勉為之吾親易事稍踰家常輙不樂曰折福即如事生諸欵日計不過三五十錢耳視內則勞費易簡不啻十百為子婦者不亦易乎惟是易辦者無窮之物難辦者有恒之心真心所切啜菽飲水可以盡親歡[illegible]薪負粟可以酧吾志余所恨

者常布之日每旬不可以為悅者甫入仕途而兩
親不逮矣極目寰中遊神泉下飲恨吞泣在在傷
心雖欲補吾不滿之分其計無從異味珍肴非不
陳諸影几而積案盈巵不減分毫如在心殷無形
自若安得再生還共一堂銷此無涯之悔乎他日
有子不忍以事親之道相告語用以贖吾終天之
恨云

祭後翼

睦族禮

夫祭非直享祖考之神以悅祖考之心也祖考往矣
而子若孫若玄曾以下非其骨肉所傳祭而長幼
尊卑列於庭非其骨肉在眼乎第令饑寒迫身昏
喪後時愚悍無知有可成之材而不能教有可學
之藝而無所資祖考之心悅乎恐恫乎惡在一牲
醴豆登起拜之為兢兢也作睦族禮

家譜

族之有譜所以聯疏遠教親睦備遺忘也男子十二
歲請名於宗子登之譜牒總譜一冊藏之大宗祠
大宗子掌之門譜一冊藏之小宗祠小宗子掌之
每世一修則以當世文行之士掌之無論士庶有
一行之長者必錄以惡終者諱其事除其名

墓祭

每清明墓祭各墓俱分紙錢是日也須胙享胙問年

月序長少報生育歌詩勸睦問婚嫁晉貧乏報老
疾助不給籍而記之

敬長

道逢尊長步行必下騎別遠而後登伯叔父兄雖貧
賤不廢稱謂不失常禮弟到兄家雖貴不得上坐

容衆

衣冠之士雖惡不忍棄於公庭訓誨不能不忍短於
公論待之有禮以媿之寬其無狀以悔之法可行

於宗約者紀過以耻之不容於衆惡者罝於理以
懲之

恤貧

一族之人不無富貴貧賤富者須分所有以賑貧貴
者量所能以遠賤別賢不肖不計恩讐所以示公
不別賢不肖無以示勸賑貧分甚次老疾分有無

侍養

瞶殘

賣為人僕婢者為之田贖與人傭作者為之收恤立
存恤院以養老幼殘疾孤獨設公用倉以通吉凶
借貸事畢驗還過三日不還不准再借損失者補
還不補者紀過不准再借

錢穀公議賑給不許放借既開衆口之門終傷宗族
之體孰貧孰富孰厚孰薄交怨互攀不至廢宗田
不止任事者謹之

教訓

子孫可教而家貧者以族中之先進教族中之後進

罝之籍時其考課不堪為師者擇異姓教之務俾
有成苟且冒濫悞人子弟主者有罰

伸寃

含寃負屈者素紀大善為之公赦其所犯以罪及素
無善狀者入地為孝田計其罪之重輕為差贖赦

嫁娶

貧不能嫁女者備之資粧不能娶妻助其聘財務足

婚嫁。不限以數。

扶弱

孤獨良善為人所侮奪者。為之護持。恃勢凌人者。為之禁約。

哀死

宗族有喪。不論貧富。公分每銀三分。大家齊莫舉哀。不到者罰如分。喪家不必留飯。不成喪者。不舉哀。

崇儉

宴飲如約。不得過十豆。飯再。酒不得用茶鍾湯碗。不得招娼扮戲。犯者罰粟二石賑貧。

款留

貧者老者幼者遠來。值可食之時。如其未食。不及設具。就家所有便留一飯。情義款洽。不可有厭薄之色。

宗子

宗子以嫡長。大宗子愚不肖者。族長率闔族告於大

宗之廟而更之。小宗愚不肖者。家長率所宗告於小宗之廟而更之。宗子在廟。行宗子禮法。得行於尊長。他所止序長幼尊卑。行家人禮。

燕私

享胙就在祭日。盡祭之所有。不許增益。務醉飽盡歡。從者餕餘。不留分毫。以示不褻神惠。人神胥悅之意。是日也不罪喪儀

和睦

大都一家恩勝之地。務存體面。養其羞惡之心。長幼尊卑。互相成美。掩惡。不可彼此傾陷。交喙是非。違者衆共絕之。

四禮翼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自序謂以民間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以家諭戸曉者析爲條目凡冠禮翼二曰蒙養曰成人婚禮翼二曰女子曰婦人喪禮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禮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禮約言四卷

〔明〕呂維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約言四卷》提要

四禮約言原序

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擇木茹皮絢髮闔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古不能爲今有其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爲世道江河之歎則又何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爲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衆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規於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

有人焉明以爲己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即非之笑之迨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哉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僞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即不欲實欲厚欲儉亦其習於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己之夫禮

之有冠昏喪祭也家禮備矣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弗由吾與之言禮而復緐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革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以爲緐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僭爲之言綦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曰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己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己何云約禮謝氏曰克己須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旣倒誰砥中流吾爲此言豈誠得已是必有人焉諒吾不得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於古禮什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厲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者起而肩世道之責將必緜家禮諸說而遡古禮之全俾三代之

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天啓甲子

月正元日豫石呂維祺識

四禮約言

總目

總目終

四禮約言卷一

新安呂維祺豫石著

論冠

孩而失。曰未童。童而失。曰未成人。冠則成人矣。乃至不能亭亭楚楚。挺然爲天地扶正氣。而以俗流終。不負頭上冠哉。此禮久廢。宜亟復。首論冠。

子弟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擇吉告於祖先。預請鄉黨姻友中之賢而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擇明習禮儀者一人爲贊。至日。盛服迎賓。儀節遵照家禮。斟酌舉行。此成人之始。爲父母者。必不可忽。

如貧愚不能如禮。亦須請至親有行一人。告於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者。卽是。若貧家更須簡便。只於祖先告拜行之。亦可。

既冠。乃字。

古人重冠禮。蓋謂自此以後。以成人之禮責之。近世以來。人性輕薄。過十餘歲。便私自置

冠或彼此送字送號無復古意爲父母者亦相因以爲常所以自幼至長愚騃不悟然則冠禮之當復者豈獨爲禮文哉○古人生子三月父命名而見廟故對人宜稱名不可稱字以棄父命及成人加冠於首始字之字之所以尊其名也

冠後拜父母尊長明日拜宗族親黨所知者宜答拜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

拜父母尊長父母尊長爲之起以成人而與爲禮也拜宗族親黨即所謂出見於先生執友也宜答拜者亦重其成人也如有教言冠者宜再拜致謝而退○今鄉俗所謂冠非古也蓋指以戴網爲冠不知網起自國朝前代無網時豈不行冠禮乎今擬童子戴帽即行冠禮迨後束網不更三加庶幾近古○按今之冠少壯皆戴非若先朝有戴網之別合於出就外傅之年擇歲首正月之吉一告於廟以存冠禮遺意

四禮約言卷一終

四禮約言卷二

新安呂維祺豫石著

論昏

夫昏者合二姓之好以主宗祧爲萬世嗣何如其重也而可以遠於禮乎昏禮失而天下無婦道此興亡成敗之關關雎耶牝雞耶次論昏

昏有六禮以問名親迎爲重

按六禮一日納采二日問名三日納吉四日納幣五日請期六日親迎家禮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及親迎六禮備矣今俗有定親禮一類納采而獨無問名禮凡結姻止擇日同媒一拜回爲簡便矣不知此甚有關繫甚有不親一拜而以媒花或酒中一語此後兩不照管因之而悔親者以有爲無賴親者以無爲有每見鄉曲中因此告狀傾家甚至喪其女命可以問名爲無甚關繫乎隣邑有先送啓而後拜親者畧似問名之意猶爲近古親迎之禮今後子弟畢姻兩家宜商議舉行其儀注照家禮或從簡便以存古意夫婦人倫之本宜正其始○有問士人對俗人結昏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使人宛轉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納采納幣及賠送妝奩但宜安分循禮毋過奢。

文中子曰昏娶論財彝鹵之道也吾鄉昏姻士大夫知禮者多不論財自是美俗但富家資妝或有過厚故里俗相倣而中人之家有取息鬻產以妝門面者甚有以妝奩厚薄作青白眼憶丈夫寧餓死豈以妻財潤身家爲翁姑夫壻者何如人乎

昏宴請客止宜至親五六人至多毋過二十人。

不用客者聽。

鄉俗以客多相誇尚有請至百人者或女家索客只圖好看彼此競從奢靡又有抄手筵席男女家迭爲備辦糜費無益一往一來徒損精神而耗財力非君子之道也余謂俗難驟革姑許用客以五六人爲率多至二十人而止蓋謂昏娶大禮其姻族中表之類不一至焉亦非人情故四禮惟昏不禁客然寧少毋多猶爲頗雅

女子毋拜筵。

孟雲浦曰女子不須出拜席前以全廉恥

毋服內借親兄弟就昏。

田閭細民有服內昏娶名曰借親有弟娶孀嫂兄娶弟婦名曰就昏不知律有明禁且就昏本元朝惡俗相沿日久恬不爲怪宜論止之○或問有當喪而家貧親老萬不得已須借親者又或相繼當喪男女長而無倚則奈之何曰此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但亦須在祥後若鄉俗葬日扶親及未葬嫁娶大非理至就昏斷斷不可雖已聘未嫁名分既定亦非理之所得爲者

凡結姻擇端正同志爲媒毋用細人傳言。

蓋有一等婦人專一作媒不知大體多騎兩頭馬說話兩家誤信因之生嫌起怨此禍福安危之關也鄉俗多有用者宜相與漸裁抑之

毋詐冒結昏。

詐冒謂本人原有殘廢或過老過幼或庶出過房之類隱諱不言却以姊妹兄弟詐令看親此律所明禁也如兩家明白通知情愿寫立昏書者聽其指腹割衫襟爲昏律有明禁宜知之○鄉曲中有貧不能娶者所知宜助其資財完娶若男女家有所嫌憎非本人儶廢姦盜而輒議毀親者非理

四禮約言卷二終

四禮約言卷三

新安呂維祺豫石著

論喪

喪非主於哀者耶。衰麻擗踊，哀之溢也。衣衾棺槨，哀之致也。若招僧演劇、延賓與宴，近於樂矣，習而不知其非。若此類者，非以薄爲其道耶。奢寧儉，易寧戚，吾以觀本焉。次論喪。

執父母之喪，以哀爲本，未葬，朝夕奠，不致祭，不飲酒食肉。

喪家未成服前孝子方被髮跣足爲招魂望復之事宜朝夕獻食如生時上食若用鼓樂牲牢延賓行禮謬甚夫祭禮而可以跣行者乎○按家禮正衡云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後世泥以人死之後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下某王其謬已甚查會典皇妃親王公侯之死其七七百日皆有御祭夫既不供佛飯僧又不致祭恐人子于是日心有不安古禮未葬不祭恐難太拘今擬于七七百日各隨貧富盡禮致祭雖非古禮亦孝思所必至者然亦只是朝夕奠之加厚者與吉祭自別○或問七七百日既可祭亦可用鼓樂否曰鼓樂似不宜用鄉俗多有用者如親友以鼓樂至不能遽阻隨便無妨只不可用之侑客耳

喪家不招僧道作佛事。

今世用僧道作齋或作水陸會寫經造像云爲死者滅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則入地獄甚者日則孝子沿街隨僧迎經夜則破獄照星或作人物戲具講經唱法或男女夜出迎靈法禁不能理論不曉士人家亦復爲此曰未能脫俗聊復爾爾嗟夫人死則形神相離即果入地獄受舂剉諸苦豈尚知痛即使靈魂未散如人半身不仁針灸燒斫已不知苦豈已死而骨肉腐卻知苦乎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

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曰親有疾則禱于羣祀君子或爲之豈以親死而忘之乎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原爲悅親之意且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爲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率而爲之豈不惑哉○世俗作佛事非必眞實爲親不過圖好看且曰某某尚能做齋我不能也教人笑話如眞實爲親何不在生致養無缺何不死後極其哀痛無飲酒食肉卽是爲親懺悔何不衣衾棺槨以身擔當必求盡心而顧汲汲于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凡弔死者，惟切近尊長，四拜；平輩及遠親，止兩

拜甲幼則揖而不拜應哭者哭未成服不出紙旛不赴弔

古人知生者弔知死者哀今則概拜死者而生者從旁答謝雖非古禮然相沿不可變但今世弔客多于死者皆施四拜之禮不然則速叩而已無有行兩拜禮者余故分為三等以節之庶不失禮意○喪家初死前三日猶以生望死者于古禮未應弔且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匆匆治棺槨衣衾猶且不暇而顧應酬弔客耶宜待成服之日方出紙旛方赴弔有至親先人哭弔唁者不在此論○古人成服凡五服俱有首絰腰絰與上衰下裳之制鄉俗自朞以下便不制服只隨便家常素衣素冠遂謂成服甚者止戴白巾而衣履或叅

用有色者甚非禮宜反之古○凡婦人于男子喪非切近至親不入弔男子于婦人喪亦然但果于生者有知入而唁慰自是古禮○凡弔喪皆用素服或用冠帶白員領故曰羔裘玄冠不以弔

父母之喪以嫡子主之無嫡子則嫡孫承重諸孫非承重不被跣

承重謂主喪也惟長門子孫為然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別門無與也今長門既有子孫次子或亡則次子之子亦被跣行三年喪曰吾承重也此非禮之甚者也○小民三年之喪多有至三十六箇月者女子出嫁喪父母者多抑而不為之服或無抑之者則服三年均之非禮知者傳論改正可也

凡有喪概不請客徵禮止攢分共奠或置素軸具牲酒食卓不必過費以其餘分付主人至親奠賻不妨稍厚若大盤蜜樓綾錦旛幢人物樓閣像生飛走之類俱屬無益宜去太甚

奠為死者賻為生者昔孔子曾脫驂贈舊館人喪若至親所知于常儀之外或有贈賻誰謂非厚道耶但近時上祭似為過奢宜漸從簡省而旛幢人物之類則太甚矣

喪家宴賓非禮但相沿已久難以遽革今擬遠

客應留飯近客赴奠主雖留客客固辭如主固請則寧儉毋奢客亦不宜久坐不用鼓吹優妓侑酒主人不陪坐

遠客特臨有不得已而陪者低案素食不失戚容方是

凡在喪不入公門不預筵宴

士君子宜堅守此戒

親友不為喪家娛喪不強孝子飲至醉不招妓作雜劇不扮戲不靡費路祭不邀客送葬送賞

世俗有爆喪者，用鼓樂優人作雜劇，或扮演戲文。甚有强孝子至醉，又有路設棚祭，靡費不經。意圖報禮者，又有預邀親友送葬，因之斂分作賞，資者以及撻壘搶紅之類，皆所謂習而不知其非。同志君子，每相搤擊，不從此嚴革之，長此又安窮乎。○喪家發引，親友祖奠，亦情不容已者，但設香楮牲帛而已。邇來俗尚奢靡，有搭一路祭棚，蘇而費十數金者。且陳列玩器，大張鼓吹，排設酒筵，招妓演劇，歌舞喧鬧，駭人見聞，不知喪禮寧戚之義何居。最可嗔者，孝子謝棚，每一處勸酒數盃，以致酩酊大醉，至次早啓柩之時，酒猶未醒，人子哀痛之謂何。吾鄉同志諸公，當力挽此風，更望喪家懇辭之，而自已是亦還雅道之一節也。

人子送終，毋以兄弟衆多，互相推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

留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于此不盡其心，更於何處盡心。蓼莪之痛，寧能恝然弗思耳。

喪家毋散孝帛孝布。

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有送凶物于他人，使爲已親掛孝之理。按先年散孝始于富家，近來不論貧富，一概散孝，或以爲鈞取賻儀之計，賻薄則爭，或以散孝爲常，不散則爭，俱非之也。或曰：今散孝帽如何？曰：亦止本族有服之貧者，其餘不必散。或曰：有賻奠厚而答以素布素絹者，則如之何？曰：此報施之常，姑隨俗便。

四禮約言卷三終

四禮約言卷四

新安呂維祺豫石著

論祭

祭義曰。追養繼孝。君子將以繼之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則有悽愴怵惕之心。祭用明水。豈以備物。乃並其文與物而亡之。是故。公羊傳曰。士不及此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次論祭。

凡祭。先一日。齊戒。陳器。具饌。預擇子弟。或親友之知禮者為贊。祭極其誠敬。如在其上。不求備物。

此盡誠盡敬之始事。

家禮。四時祭四代。冬至祭始祖。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宜按時舉行。俗節。如上元端陽中秋重九之類。則獻以時食。

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一忽。然藉令人子甘肥願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菽氏之鬼。不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為席以延贊禮者也。惡。祭固所自盡也。大之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禮生用子弟為之。或不用贊者。隨其力之所至。情之所安。惟在意誠而致敬。乃為孝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今人雖至貧。無有廢日用而斷往來者。獨于祖先靳此一祭。于心安乎。○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為一。蓋灌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于陰。如燔膋蕭達臭。焫以求神于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矣。而亦以灌地。不野于禮乎。宜照家禮改正。

祖先祠堂。必常使精潔。朔望則拜揖。有事則告。出必告。反必面。

此以時起祠堂之禮。

在喪不可廢祭。易服舉行。几筵前。仍衰服。

几筵即靈座也。衰服即斬衰齊衰也。

祖先神主。以宗子奉祀。支子止隨班助祭。不得僭祭。

鄉俗不知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今擬以長門奉祀。如長門貧不肯。不能主宗祧。以次門遞主之。然遇常祀。必宗子主。始行。宗子病或廢則否。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此所謂薦其時食也

遇祖先及父母忌辰變素服舉祭是日齊戒不飲酒茹葷不與喜宴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附論

鄉俗元旦以卓設天地神牌而祭以牲果其意雖善而實瀆或曰人稟天地以生此日豈

能恝然雖無物可以酬德而以獻物起敬所謂無害于義從俗可也若只設香案而拜似爲近禮○今人家多設家堂神位而書以三教諸神旣淫而不雅又泛而不切似宜改正于牌位書本宅司宅之神而配以竈葢凡人家宅舍人烟所在中必有神主之而國制庶民得祀竈皆家神之最切者士大夫家宜配以五祀或二祀按禮大夫五祀士二祀以上

二條謹以俟知禮者折衷之

冠昏喪祭四禮也而謂論者論其槪也其儀節之詳考註之精自有家禮在今不敢贅

四禮約言卷四終　　吳縣沈翰較字

四禮約言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抗節死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目皆因古禮之名而刪除儀節務趨簡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則可不宜制爲程式以範天下也

讀禮偶見二卷

〔清〕許三禮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禮偶見二卷》提要

讀禮偶見

鄴川典三許君廓懷達識精心猛力夙昔所稱好學人也乃於三年讀禮中參究體認見地益眞而益遠其以偶見寄示也見父母祖宗一體相屬不以死亡而或隔見天地人物一氣相通不以寥廓而不親進勘六經旁綜諸子灼見明德在仁孝敬慈掃空靈之說絕二氏之假托灼見三代以後名世爲狂江都河汾爲狷觀氣運之分指治統道統之攸關而且苦所記言以及家禮折衷數篇詳考禮儀曲爲伸補從敦厚一源燦然著爲經緯益聖道發育極天

全憑三千三百以爲充周實際以爲參贊扶植使一節不備一日未張則鄙陋缺陷天地亦不光華完滿矣君之極意修明也全體大用俱見寧只云偶見哉然禮之制也究其儀數儀數無盡夫子嘗有寧儉寧固之言又嘗大林放之問喜子夏之啓益

以禮者天地生生之機人心自然秩叙之用也得其機而用之堯舜之時雍風動孔子之老安少懷孟子之親仁愛物皆其所蒸動而不窮者如執其數而沿之不拘苦則放逸矣君固欲從佚失以識體備再從體備以認本眞由一人之見而一國而天下將共見之矣敬弁言於首請以公世

肯

康熙十有二年仲夏既望夏峰九十叟孫

奇逢敬題

讀禮偶見目錄

上卷

下卷

讀禮偶見卷上

夏峰孫鍾元先生　鑒定

相州許三禮典三著
上谷魏一鼇蓮陸校

上　孫先生札言

許三禮曰禮者人之幹也國之維也不可斯須去者也記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豈前此不忍讀耶後此不可讀耶非也當此之時哀痛恍惚所事或恐遺失尤宜親切講求之也先儒或曰暇時講學無妨也豈此外另有學可講耶未發是中而哀心中節視他念更真由此言學而精心嘿存覺觸處有悟嗟

孝子之饗親也即仁人之饗帝也記不云乎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舍此又何學之言哉曾子曰亨孰羶薌嘗薦非孝國人稱之曰幸哉有子可謂孝矣又曰卒爲難蟄謂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如此修身踐言衆足不忘更春秋霜露入廟興栖惓慕展墓動悽愴感離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可也禮自庚戌夏丁先君子孝祀公艱越辛壬癸三祀纂修年譜刊刻誌狀外有身所已行之事有心所偶悟之理有連類引伸而觸發之論總集之曰讀禮偶見篇無倫次詞不修飾惟

先生大加致正俾知嚮往裁成之德高並蒼旻許三禮再百拜

悟本處扁語

先塋中松楸十數株修築日思廣之爲神所棲忽念古人白楊蕭蕭之句何說也土人曰一楊死百楊生或寓此蔭後義耶余曰自楊既生一楊未死不則何生因此有悟曰我身既在則高曾祖父之氣脈確乎未死哉試思一父一母而育子子與父母二耶高天厚地而生人人與天地二耶非二則我身既在其造化樞紐承亘以綿在茲矣抑我身既在即千聖百王性命根蒂長

生在茲矣既透徹天人一氣物我一原又何惑先人生死關耶急封植之常無忘此樹子曰君子務本孟子曰萬物備我原非虛泛言理于是扁其墓側之廬曰悟本處

辛亥十月夜臥荒塋仰見北斗天象儼然一幅太極圖也天樞其吾心中之乾元耶斗杓運行四方化生萬物其吾心之元亨利貞布德於蒼龍朱雀白虎玄武二十八宿所臨之方耶先儒嘗云吾心自具一太極圖與此政非二試觀日正午吾體何以覺暖時而風來時而雪降吾體何以覺寒天之與人其即父母之與子乎原屬一體冷暖皆關也吾今而後追溯所本無刻忘吾

父吾母即宏無刻忘此大父大母蓋高天厚地亦有罔極恩吾
事之當如吾父吾母而吾父吾母直當事之如高天厚地夫天
地祇有晝夜吾父母豈有生死尚其晨夕事之哉詩曰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其猶定省寢門耶文王眞天之孝子哉

許氏宗祠記事

余舊家常山溯始遷相祖至余身方六世先是先君子孝秘公置
祠堂四龕即以始遷祖祀高祖龕矣壬子四月大祥後行題主
告祧祭蓋以禮有遞遷之制也攷禮註高祖以上當遷爲先祖
埋其主於墓所歲率子孫一祭之初實彝然再詳禮曰士祭其
先而祖可於禰廟祭之乃忽悟曰仁人孝子天可事聖可祀獨
窮于報本則禮制何如不立之爲愈耶知定有變通法太暢厥
心且不愆制再三思之莫如前堂祀四代再設后寢藏祀盡余
家限于地即前堂四龕分上下層而以上層作后寢一龕祀始
祖乃象其類而置厥初生民之祖位一龕祀始祖以下先祖位
其下層作前堂四龕祀高曾祖禰神主且羣合族宗親俱祔各
龕之兩旁按會典郡國鄉族尙有屬祭凡一本宗親雖族遠無
嗣及長中殤何妨悉列祔位是盡于不忍割中曲以行宜典禮
和之心焉合薦日但見有大旋風忽起竟不由大門進中庭漸

漸方息亦足驗洋洋來格之一事但此與吾相自崔文敏郭文
簡諸先生至今未嘗有後見賀醫閭馬孟河奉宗合廟三議委
曲詳盡大與此合嗟哉詳太極圖理一實萬分萬殊一本聖人
且以天下爲一家中夏爲一人天地萬物爲一體若於本宗先
有抑鬱不伸之情孝何以稱達哉數世同居者或當準此爲式
以補家禮諸式之所未備　康熙壬子四月二十日

先
君子見背年餘八十餘歲之年讀行實乃告發而終憾夫形容
聲言於悲號中傳述不盡也有善寫眞者敬謹之繪寫影堂三
易稿而像成僉曰儼然余拜瞻下淚眉神動心戚戚然痛於是
歎曰周詩之爲尸宿尸古人用心誠精至哉向曾疑此爲未當
今乃知人死魂與魄離魄降矣魂升則散而實不死人以眞精
神呼祝感格則必來但要依其類而附之附木主不如影堂附
影像又不如生人附生人更不如同氣一脉之孫姪先筮之后
宿之祭時愾然僾然聲息陟降實實神氣流通武周達孝遠見
于此蓋人之精誠以至格天神感異類而於自己祖父不能神
達必爲子者精神命脉自己先死矣看經書家語中何處論治
言學不說到祭祀鬼神上可見修道治化一切學問不到通神
明格上下終算不得到至處於此有三悟焉

令中天擡頭見日月輪轉星斗燦然識吾身元始來處此不用
曲爲立像孔子修春秋作孝經每夕必簪筆衣絳面向北辰磬
折良久既成復齋戒向北斗自陳著書之意感赤虹降化黃玉
刻文孔子跪受又邵子每日清晨炷香謝天地三光是皆一氣
感召有與實流貫處余是以每夕有禮斗之舉以日鑒在茲作
戒惧愼獨工夫行之久自覺呼吸可通焉

一悟敬聖蓋天地既爲吾大父母古聖人原爲吾大宗子以爵司
冠爲百世不祧之主固也然此斷當用像廟廡巍巍禮相尊嚴
依類求神且肅人瞻視木主之改殊覺不必觀曲阜存有石像

三皇五帝且各有像何獨不然余家塾供有爵司冠大像得自
蜀府由曲阜請來者又有七十二賢像請自浙庠宋高宗時筆
文者文像武者武像每瞻拜如聆金聲玉振見宗廟百官之富
絕不同冷齋木豆之岑寂也

一悟祭祖在丘壠愈于在影堂墳墓定在而祠堂無定在古人云
勿輕去墳墓是也但祠堂止便家人晨夕展拜有大舉仍當在
墓祭何也先人遺魄在焉衣冠葬焉神之格也較宿尸影堂尤
易依附不更親切耶余家展墓歲時分行自壬子約合族公舉
焉每年四次余家主之先期增土理松楸至日早祭后土隨設
祭分班公拜畢懸殷詞再拜分昭穆俊惠畢再拜別論廟制限
有各分影像難于婦女此則幽明全無彼此之分祭享再無不
達之處與世同堂愾僾如聽直與先人陟降一精神中矣家禮
六墓祭非古不必泥

苫所記言

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夫曰敬則情
文內外具備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自答林放寧戚之句來
非全論也蓋禮兼本末單遂末固不如單重本如祇重本而全
無事于末豈禮之至耶譬人子居喪而哀至于滅性所謂毀爲

下也即不至毀而滅性而哀之誠是矣使三日內三月內凡附
身附棺者一無所事遂曰禮乎此敬爲上必質文兼盡之說也
家禮於喪禮全載經文節節皆至性必極之處中有備而用不
及者變通之不泥可也其他尚有備就人情告誡者亦有大禮
久失折衷諸議未定者後人但以真精神體出古人制禮之深
義或當以經文爲本不必膠夫後註或當以國制爲遵併不拘
夫舊圖或更有古經未載國制未詳竟當以大義裁之不可徇
乎流俗文公家禮還當同會典折衷一番庶古人之精義因后
人之神明而益出先以三件表之

禮經既有築宅筮日之文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前遣但爲惑陰陽拘忌而久停喪屢遷葬者戒則可也必抹殺此說不令信相宅選期以襄大事是未達天有文地有理亹亹精義也丕大父地大母件件無異諄告聖人仰觀象俯觀法事事無異祇承況人生有自來死還造化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何處不然古者葬地葬日俱以卜筮爲定經營相度政負精神與鬼神相違之一路若與地師惑衆之言一槩抹殺可乎哉辛亥冬先君子孝祀公歸山諸事先筮神後告卜靈前占從然后擇厥賜營製周月築合三物以人力補天工也葬日始以五台書擇

讀禮偶見　七

之繼以選擇救斷之終筮神前叅贊[illegible]吝總期以補山無妨化命爲主迨臨期早祭后土後安葬於時之前五十餘人合舉之不動也諸人駭之數次如故幾於人力窮矣及以日晷炤直至正時正刻忽然前行諸人又異之若有物焉憑之日吉時良孰謂鬼神之德不顯然昭著耶所當以經文爲本不必膠夫後註

此其一

喪服在古禮與今制不同者有數件父爲嫡長子斬衰三年母服齊衰三年報服也孝慈錄減期又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服期庶子爲所生母齊衰三年爲父後降緦孫父卒爲祖母若高曾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祖在服期加杖儀禮也孝慈錄俱改斬衰三年且不註父在祖在嫡母在降又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士嫡子衆子爲庶母緦麻孝慈錄改齊衰杖期三殤服以次降一等孝慈錄皆婦爲舅姑期唐始定齊斬從夫曾祖父母三月唐增五月叔嫂無服唐始定五月會典俱因之嗟哉詳察先王制禮家無二尊又至尊在不敢伸其私恩此中精義最有關重又王侯與士夫別無如歷代增定若似從厚國朝因革已著爲典煌煌令甲是則爲一代之憲章誰敢干之可嗟者鄉曲儒生猶執家禮舊本互問傳說既未見會典又焉知更制卽瓊山儀

讀禮偶見　八

節潛谷補註升菴手訂諸書內今制二字亦不知何謂身在士林値生母死援嫡母在全不終喪三年所在有之豈知服官者解任自宋元明迄今畢遵耶再查古禮庶子君在爲母練冠既葬除君卒爲母大功至大夫在爲母大功卒爲母三年無餘尊所厭故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士卑無厭故也是則古與今士大夫之庶子爲生母俱得終制唯君之庶子被厭不得伸猶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特爲制飾雖抑猶容有三年之哀以上載在儀禮會典所當精究故曰當以國制爲遵並不必拘夫舊圖此之類

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然俗有斷不可從者他且勿論如父母死卒哭以前稱哀子哀孫卒哭以后稱孝子孝孫此等分別就既虞漸吉各有義存乃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果何說也儀節註俗久難變姑從亦可實大有未安者言不順由于名不正如前母之子值繼母在堂或前母無子係繼母有兒遭父喪稱孤不稱哀疑無前母稱孤兼稱哀無別于繼母在又若庶子父歿嫡母在堂而喪生母稱孤稱哀疑無嫡母稱孤不稱哀不顯其生母亡稱匕未安甚至嚴變紛匕者如是分別何如不肯爲愈耶嘗想父與嫡母並生母會與既齊一斬衰三年合伏因之

無分別此后不拘父母或前或后喪嫡子衆子俱爲斬衰子庶子爲所生母死爲斬衰子嫡子衆子爲庶母死爲杖期子既合國制又無嫌疑倣期服生功服生等例不亦理順心安耶此古經未載國制未詳以大義裁之而不狥流俗之一

禮有一節一事而關生民日用之常且寓有精義不可缺失者當補議之以待修明之君子蓋道理從源頭看徹方知天統乎地地包在天故坤卦曰妻道也地道也臣道也妻視夫無異臣子視乎君父則母不得與父同明甚矣先王制禮父斬母齊又別父在爲母期所以表父爲至尊者義何精也大[illegible]齊一斬

衰且不分父在與否大失天尊地卑之義今欲少變通之如均是斬衰三年喪也父在母死或生母死當稱齊衰子有別于父不在果父先歿矣得伸其尊仍稱斬衰子又祖在父死而值祖母喪當稱承重齊衰孫有別于祖不在果祖先歿矣得伸其所尊仍稱承重斬衰孫其心喪服制俱准此乃見家無二尊有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之義則大道得矣于理更順于心更安精心于道自見何也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凡人知有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尊父者人道也聖人敬天之道也又叔嫂無服經著遠別之義唐始定小功宋遵古制之又貴臣貴

妾緦禮有正文明庵家禮附在小註而諸本皆略之此亦爲缺失何也既註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齊衰杖期則公士大夫爲貴妾緦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此二句斷不可少宜遵經傳之蓋義有淵源禮不云乎君所爲服子不敢不服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又由本及支之道豈可刪裁之而諸本反遺之耶是二議又可補家禮會典之所未詳尚望修明君子條議行之

雜錄　八則

家語曰刑不上于大夫禮不責于庶人故文公家禮云者禮自王

侯而下凡我卿士大夫有家者不可不精究以正茲風化也讀
夏峰孫先生家禮酌推廣令士農工商皆可通行政如大明會
典諸禮序列王朝品官併及庶人其均有仁覆天下之精心哉
此心既在聖根未斷人但以真精神所到卽可直接古聖人心源
質之六經千聖所言俱可印合信凡六經中隻字半句皆古聖
人心精所寄者而偶被後儒誤註遮蔽政可以意逆志不必泥
耳今因讀禮知小殮成服幾日內乃代哭不絕聲者固係人子
呼天搶地痛哭不容已至情其更迭聲代繼緒不絕更有一段
迫切苦心今作離之魂不得遽散哉一往一來望聞其聲謂之

來反也余每向家人切切語及招魂一段至義所謂哭無時卽
無時不以真精神望反諸幽耳確實本心上體出非有所據而
言后閱禮經言初死招魂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
郊蓋言魂氣之往總未離生時熟習之地繼之曰父母之喪哭
無時使必知其反也余乃益信自心體認之義果與古聖作經
之心不差累黍哉及看細註乃解使者受君之命反乃已反告
靈知之覺上下文義兩不相孚不但不得古人一段精心先失
自已所爲心君何人必在哭無時之日使臣臣何人當此哭無
時之刻爲君出使情耶理耶善讀禮者自能解之因此悟出讀

六經門者先當涵泳正經白文自有得聖人精心處先儒註解
其得者十之七八有功聖學不淺而一二差誤處亦有只在好
處領略可也偶舉幾句以表體傳尊經之學
易經乾元用九天句下治也天字讀住下治也三字連蓋彖乾卦
而逢六爻俱變當占用九爻曰見羣龍无首吉是至剛之德而
反以柔用則善明明是造化有窮時聖人無窮道以聖人之能
補天地之變一段大道理可與四聖相通質者再玩潛龍勿用
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將此二句比照益見註天下二字應該
解作天下太平矣細玩自明

書經堯典以殷仲春蓋今建寅月也舜建子堯建丑鄭康成記之
喻春山辨之義和以鳥火虛昴四宿定萬世之春夏秋冬至今
正月爲日中星鳥每到正月十五黃昏看月宿于星日鳥之次
此心豁然歷唐虞至今未之異也所以日月令鳥者指星日鳥
係南方朱雀之中星也註解作卯月再當糸正
詩經鄭風子衿三章夏小序傷學校廢也註解作淫奔蓋諺云鄭
聲淫就聲言也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八音俱有陰陽之分聲音
克諧則陽不奸陰陰不奸陽相奸曰淫舍子夏小序將鄭風二
十一篇作淫詩者七之五恐未盡然

春秋。春王正月。原本周正紀事也。觀后春正月已卯烝。可知矣。蓋夏數得天。雖周亦遵用之。如豳風七月流火等句。俱依夏正。再觀此烝。冬月祭名。仍在子月行之。猶遵夏數也。不則安書正月。已卯禴。今據本書春書烝。以周正紀事。可見傳必曰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垂法。恐非。亦要知冬至一陽生。推曆者。算作年首。建子曰春。春亦得天之數。但不知夏建寅為時正。令善耳。

禮記。月令。仲春。昏弧中。弧近井。與尚書仲春星鳥。昏七星中。不稍脗合。一前一後。愈知有差。今以喻春出先生。辨正夏正建寅。月宿星日馬之次。在正月十五日。黃昏時。東看月宿星次。為是。亦非南中。則呂不韋。本周正建子。序在季春。月與星次脗合。陳註。解作夏正論。則誤。

千古讀書。有二法。曰信而好古。夫子法也。曰以意逆志。孟子法也。能逆方能信。疑一番。進入一番。斯為真好。今日之四書五經。天地民物之精神命脉。內聖外王之心法治法。何一不具。即諸儒註解。亦不異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所當尊奉篤信之。神明遵之者也。皆但曰。令甲在是哉。但其中有第一義。就聖人地位說者。有第二義。就賢人地位說者。有第三義。就時弊矯之。就時人啟之者。衡量而觀。自有分曉。若精心聖學。當別具心眼。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余嘗因居喪而哀。見人性善。于臨喪而哀。更見人性善。然從性後驗之也。孟子道性善。於乍見驗惻隱。於呼蹴驗羞惡。於孩提驗良知良能。亦俱從性后言之。不免滋人辨駁。不如子思子以性前言之。一何立案。萬古難翻。較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二語尤為直捷。那一句曰。天命之謂性。蓋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既不可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敢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

矣。不但天生人。是如此。雖禽獸物亦然。余嘗閱先天圓圖。及十二月律呂圖。見上下左右。縱橫表裏。無非相生。全是一團生氣。益信天地之大德曰生。無處不然。無時不然。萬物承此生生之氣以相生。亦全是一團生氣。生氣者。善氣也。即所謂乾元仁德也。人能養其性。常保此生生之氣。即是善氣。即合天心。天心喜之。錫之福。人若喪此性。戕此生生之機。常懷殺機。即是惡氣。既悖天心。天心惡之。降之禍。維物亦然。此原天以定人性。可破千古之疑。信乎溯流不如窮源之為明快也。荀子曰性惡。不惟自立無地。直算不知天。亦名語天。請再玩先天圓方及律呂諸圖。

大也地也人也萬物也但曰一氣一體一理人信未篤或曰雅聖
人方能一之試觀康節先生律呂聲音圖何以不拘善人惡人
古人今人但開口說話露一聲音卽不出天地範圍之數舉所
謂天地顯晦家國興衰人身休咎萬物成敗皆推筭效驗操之
若券若非一氣一理豈至相關如是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唯皇極經世說得親切活現原本其理只因認得太極眞卽
所謂吾道之一也一三五七九五爲天之中數人或知之其二
四六八十六爲地之中數人未必皆知也至五六之中間乃太
極而無極處所謂冬至子之半也人皆知之乎由是五而二之

名十天幹六而二之名十二地支四其十天干爲陽剛數四其
四十爲一百六十體數也除陰柔四十八餘一百一十二用數
也四其十二地支爲陰柔數四其四十八爲一百九十二體數
也除陽剛四十餘一百五十二用數也以陽剛用數唱陰柔用
數爲天之呂地該一萬七千令二十四是日月星辰之變數晷
寒晝夜出于此謂之動數以陰柔用數和陽剛用數爲地之律
天該一萬七千令二十四是水火土石之化數雨風露雷出于
此謂之植數然天地猶未交也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
變化通數共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至此

天之暑寒晝夜地之雨風露雷再唱再和而天之性情形體巳
交于地之走飛草木而地之走飛草木已交于天之性情形體
謂之動植通數據此算來上天下地盈萬物皆二氣交生原是
一體况能透見天心所以觸處皆靈邵子曰早知萬物備于我
肯把三才別立根卷藏方寸放彌六合造化生心大學問儘人
承擔要知此連山易也與周易作用小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大衍之數五十不用其五皇極用之其用四十有九不用其六
皇極用之遇奇數以太極爲用遇偶數以無極爲用大哉連山
易乎要知濂溪先生無極二字之義須讀皇極書不解無極不

知天心也

濂溪先生太極圖說人都道不由師傳余知其得力在中庸也細
玩圖說全是天命之謂性一章經解至通書主立誠更見本至
誠無息來誠者天之道卽元亨誠之通說也誠之者人之道卽
利貞誠之復說也叅看自見橫渠先生西銘亦由中庸參天地
章倒裝做出

夫
子道唯參也曾得之習聞是語何以見或曰忠恕一章或說擇
存經言之余獨以大學釋明德傳釋顧諟天之明命一句爲據后
中庸一部起結以天命發以天載收實關自此至中間誠明合

論又從聖經誠意致知來着眼看聖賢言道定從原頭透徹其
功夫體量俱有歸着矣何得差却一線
伏羲一畫到堯舜允執厥中夫子曰易有太極兩番表章方顯而
虞廷一中經夫子闡發仁字孟子道性善前后揭出益著總之
原頭從天賦來夫子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商書曰
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後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卓然爲
諸儒之冠者此也程子主敬本大學朱子窮理盡性本中庸各
有見地知得入手唯曾子仁以爲己任一句承擔真是盡乎人
全乎天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再無他說所以獨得一貫之傳

孔曰一貫孟曰道一要知千古內聖外王徹的原是一件事存的
原是一個心拿住這個頭腦方好去讀六經評百代講道論德
乃有歸着一者何也爲上帝立心爲生民立命是也試看天地
猶憾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禹稷己饑己溺伊尹己推夫子老安
少懷其急急悲天憫人處曾有異同否以此論來其他禪學曲
學不闢而自遠矣前言天命試道之自來此言生民究道之歸
宿承擔這一件事非聖人以一身任之其誰肯戴
余自戊申悟出虞廷一個中字竟是吾道一個指南針盤也以何
悟之讀堯曰咨爾舜一節上面開口喝出一天字隨以一個躬
字安在爾躬上下面緊接四海困窮是一個人字明明中在天
人之中中字圈內一豎畫即一針相似上焰定天心下焰定人
心即樞紐磨臍相似其間四面八方千變萬化隨時旋轉不定
總上不失天心下不違人心爲主所謂中也試觀禪繼放伐代
代舉事各別不同即所謂旋轉無滯者其當天心順人意有一
蹉其針鋒者否耶天之曆數者此針盤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是傳之禹千聖相傳的確傳此上應天下順人之針盤也故曰
一中之統承擔得起者以一心而上察天心順以一心而下察
人心協方可傳方敢受吾道承擔嚴如此不則註以無過不

不及不則求之未發時氣象又不則虛擬空洞此心此理恰好
處總屬古今影響之言令人何處捉摸耶以此認中字痛快乎
否從來帝王一身承天治人者也惟命不于常尤在得衆心故
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玩湯誓天視自我民視二句益見
易稱湯武應乎天而順乎人余覺外王內聖相承無非此爲上帝
立心爲生民立命之針盤也常想傳一中之統莫如孔子不怨
天不尤人無眷自矢至老安少懷無念不以仁爲主宰已得一
中之精髓而仕止久速刪定贊修無事不隨時以爲鼓鼎更孫
一中之神化天人叶應有承擔之德無承擔之位故分作之頗

之儱亳無異作之君之學盖因三代而後氣化分君師之統一路承擔不任合兩路同做一件事以建天地不悖以俟後聖不惑針鋒一樣不差更見天心之窮變而通久處譬一世德作求人家其宗子承擔不全又不可廢墜寧付別宗分任總不失高曾規矩爲快耳

嘗讀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節悟出夫子見透古今氣運之分處王代而上道統治統未分爲君兼之作師爲師兼攝君道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承擔中行之統者也三代而下孔治統者不乏五百年之名世然能救拔生民而求其全者盖道恐不能所謂行不掩言大抵屬能進取狂者亦路人得中行之神者也繼道統者漢有董子隋有文中宋有周程張朱豈非直接知覺之任者欲使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斷斷不爲所謂守死善道大抵屬有所不爲狷者一路人得中行之骨者也嗟嗟氣運翕而復聚聖道代代當興有氣魄又有節操何患不能承擔中行之統耶

或問道統相承俱爲上帝立心爲生民立命不嫌于兼愛耶從何處入手余曰非也道有淵源行有次第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就從

嚴父配天爲入首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雖至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咸若總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蘊量圓滿處余嘗言孝經爲六經之母每朔望家祠展拜后對北斗虔誦孝經一遍如在某月即將某月令一篇誦一遍覺此心豁然見聖人與天地民物無一時不有真精神相貫注無一處不有與經濟相節宣又覺大易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凶吉先天天弗違後天奉天時確非泛泛言理實有其事焉不但王者當修其政吾儕修明聖學何一非自己身上關切事我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每一念晨夕提撕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尚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碍否其覺安折一枝安殺一獸即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即傷上天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否彌綸世業是從此處入手否深思自見行久自知

天生萬物人爲其靈人者天地之心也聖又爲人中之靈代天而爲民物立命如宗子代大父母綜理家政教養子姓職分在此所以慰悅天心在此所云立命者旣令遂其生又令復其性常

則保其治勿使之亂變則撥其亂反致于治俾民物永久遂生復性而天之心乃慰聖之職乃盡此王道也聖學也所由開財源節財流用天分地以養之明經術考黜陟明倫分職以教之不得已策其不前戒其不率而刑焉更不得已征其不庭伐其不共而兵焉是以秋冬佐春夏貞下起元合以成乾元之德事所必及道所必全也漢唐後王道衰聖教失二三大儒出認出宜聖爲正宗遂排功利黜虛無修明正教不啻芟草萊而遊周行有功前聖與後學確實功德不在禹下但謹嚴太甚者單功名教辨正經書眞如日月經天山河行地不可移易日排功利

讀禮偶見　十一

遂亦不得功利之效亦似生養一道全經豈聖學也而患貧患寡哉王道也而不富不强哉又全重吏事一切理財之學耕戰之書猶爲外道日黜虛無不覺自陷虛無之弊果爲致亂之世難挽而聖學也止經文不綜武哉王道也止撫治不救亂哉雖堯欲長治不亂天心也有治必有亂天數也大聖人直順天心挽救天數所貴有學術在雖制治未亂原有截流敦本之先著而治日恒少亂日恒多必有補天濟憾之大權經曰造化生心宇宙在手有其心必有其用勢有絀而道不窮如曰無道則隱竟是獨善爲賢者嚴出處則可耳以語大聖人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之道則不爾也

余嘗考孔子之道尊顯自董子崇祀自唐太宗而反廟自唐玄宗以後何也以太公置廟二八月上戊祭如孔子則擬太公專武孔子專文何其謬也又考成周四代學祀舜禹湯文而熊禾嘗議太學祀典宜自伏羲凡二帝三王以及稷契皋尹等至孔子則道統豈不益尊耶余家塾製一軸以孔子立斯道之祖爲前廟溯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爲所自出之帝作後寢然其稷契夔夷皋益伊尹萊朱傅說太伯散宜生周公太公箕子衞武蘧瑗爲后寢兩室之配享至四配十哲七十二子原係前廡

讀禮偶見　十二

嫡派昭穆配祀廟內矣而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諸儒亦係正派小宗爲前廟兩廡之從祀自乙巳年先君子與余小子嘗有祀議一首即冀武成廟宜去方顯孔子非專文此祀不辨正既隆聖道似吾鄙止立德立言不及立功能揆文不兼奮武但斷敵太平全不能戡亂返治是自以迂濶予吾道矣試思孔子作用何德不優孔子門牆何材不備哉此後從祀孔廟亦不容但以著述有功經學爲憑如各代武功而兼名教之扶名節而關綱常之大經濟而弘撥亂持危之救者斷當嚴酌幾人從祀兩廡方見聖教不單以文學爲重也如果以羲農以下併稷契等

祀孔子后寢見孔子以靜聖承動王道統直接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道系益尊再以現在從祀諸賢外竟條議入張留侯諸葛武侯關壽亭侯狄梁公郭令公韓忠獻公岳忠武公等人列祀兩廡俱爲綱常名教作干城者更見吾郿撥緒孔子全體大用無不具坐言起行無不效世治世亂不可一日離吾道與治撥亂不可一日少吾儒而道系益大如是三皇不祖於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將神靈亦妥雖朝典不及家塾中先列祀焉亦不敢常祀每逢朔望展軸禮拜不敢忘木本水源之義聖朝在士果有當制作之臣條議行之真見外王內聖渾統盡統原是一件事有功孔子並有功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不在此中表章聖統而單在宮牆內仍分派頭愈謹嚴愈狹隘而望吾道日以尊顯哉

能見天心方知聖道之大能微透天人理數方知道之活而實用處子曰天何言哉記云四時流轉風雨霜露無非天教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地教向亦備然今節節驗之方知確然又洪範載雨暘燠寒風與人之貌言視聽思相爲徵驗向亦謂關切人君今始信關切人人如每年七十二候每月六候每一候管五日每一方人心風俗不同每一方上應氣候不同若合符節天心仁愛預布告於星月風雷又散涌靈於草水鳥獸何啻諄切人誠能積善感格轉移節宣只要專精致一而天地之氣在我矣天子占四海諸侯占四境下民亦可占一方嘗見星光滿天白必主水赤必主旱青必主病一方地氣應星光而變其色豈星之本體方位槩論天下哉留心聖學自知

夏峰孫先生曰聖人希天學問須在物上討個諦當此合天載物則一以視之如此益信大學格物卽是透本及末徹始見終大主腦何必費許多辨駁又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務節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與知就條互相發明真是見透天人物則原是一氣一理聖學根宗更有何說至謂聖人志學到知天命後耳順從心行住坐臥刻刻皆與天游此物此志哉

請正 孫先生書癸丑三月

三月某日禮頓首啓禮生愚鈍始承祖父教繼受 先生範教終有必究聖學之志讀宗傳答問等書粗有入手把柄得手實據行之久而漸有驗也蓋唯聖希天作聖卽爲天之肖子最親切直捷一路因顧端文先生言中庸天命之謂性章從未有人生前說起大學聖經章從既有人生后說起及細看釋明明德傳顧諟天之明命句與天命之謂性章何常有異乃嘆夫子曾

子子思子提出一個天字而從此道源頭處一眼看透本體在
足工夫分量總不離是所謂戒懼愼獨直刻刻有上帝臨汝之
實敢不遏欲存理耶五性即五倫天所全賦不躬行實盡則獲
罪于天天民與天物我所皆備不生養知覺恐大負乎天倘在
上帝前作一不孝子此身如何容得以此存心用功大學所云
格致誠正齊治均平不俱統攝在此耶以知止爲始不以知終
也以修身爲本不獨身巳也必至天地位萬物育方完得明明
德于天下之願乃可對越上帝而爲孝子以此質六經考千聖
尚有異道否豈非直捷把柄一路耶又孟子曰盡心知性則知

天以存心養性爲事天禮今倒轉行之先以知天事天爲存養
工夫每日晨夕定省家祠前隨即禮拜上帝遵吾夫子作經拜
斗與趙淸獻每夜焚香告天蓋事父母儼對高天厚地而事天
地直如事吾大父大母不敢存非心作妄舉爲天地父母躬行
之半年身心漸覺乾淨志氣漸覺淸明每日看書覺有悟入每
朔望占筮半月內休咎可以預知夫子曰知我其天只在此中
嚴爲質對此外虛名浮事何庸心焉前淸敎天人理數透徹方好
進步大聖人不但寡過更求有功踏實力行善事且樂與人爲
善直到格天立命田地乃是作聖實着徵驗以此立志須自強

不息毋忘天行一健字也兩月未候敬以近日所見請正　先
生俯候指示爲望
崔文敏公謂吾道一貫是個孝字向余謂是仁字今信是一說何
也仁統四端兼萬善而孝又爲仁之本故曰百行原乃貫徹天
地民物之根柢也余曰孝經爲六經之母益信
帝辛介雀之德而亡乃以巳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証大戊致天
孽而昌是以巳逆天時得禍反爲福者証夫子曰災妖不勝善
政寤夢不勝善行信哉存亡禍福皆巳而巳天災地妖不能加
也

孝經曰居上驕則亡爲下亂則刑在醜爭則兵三者不除非孝他
日子對哀公曰凡死疾死刑死兵者皆非其命也惟智者仁者
壽孫二者想之格天立命之學端在孝子春秋謂聖人以天自
處康節先生曰能循天理動造化在我皆確至不易之說
聖學宜表章至今日亟矣患在謹嚴繁重初令人視爲絕德若必
不克到之事縱令人視爲淡漠竟似不必到之事所以二氏學
乘隙起之說省便捷徑一門先叫人看着易開禱禳徼倖一法
又叫人爲着喜假受罪輪廻一路且叫人聽着怕凡夫俗子焉
得不受其圈套也雖然聖敎彰明吾鄉中豪傑輩出立志聖學

講道不至孔顏不止致治不到堯舜不止動以福利不遷也懼以禍害不畏也即誘以提便將必曰我既欲倣古今第一流人自是人難勝者我勝之奚圖省便也如是雖有二氏學不足惑也然天下豈盡第一流人耶至尋常傭伍女子婦人其識與力原不足窺聖道堂奧借兹二氏省便福利懺罪一教曲以誘人爲善去惡未始非輔聖教不及之一法也何事擯爲異端以闢之耶最可患者吾儒本屬第一流人本意原畏聖道之謹嚴繁難而姑就二氏學亦説心講性亦勸善戒惡久之而禍福貴心偶有效驗遂至談精贊玅先説三教一理漸至駕吾道而上之

嗟哉積深逝甚長此安窮哉平心而論豈異教之惑人耶不明聖道者之過也顧聖道雖不以小效小康見重寧但以謹嚴淡漠爲事哉乾易知也坤簡能也何嘗繁難耶欲仁仁至何嘗不捷便耶天爵修而人爵從何嘗無福利耶六事責而甘霖降一言出而星退舍何嘗不都災消戾耶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淡漠云乎哉嗟哉聖道至此眞可痛哭流涕者也上天下地而我爲人前古後今而當斯世致若釋氏而抱此學則兹第一流事業伊誰人任若聖教不之念王法不之畏單單以禍福爲念余恐成患得患失之習亦將奚賴留心聖學者亟力表章弘開知覺俾人曉孔顏堯舜之道人人可至件件有益則他教不闢自沮此吾端本之學也

道理有消長而扶抑之責全賴吾儕試看大聖人做的俱截上流法重體不遺用重內不廢外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有踏實地法下學而上達盡人以全天故理一分殊殊途同歸總之大中至正通變不窮是聖道其他異學高者如佛老單言體言內曰我做最上乘天未生前之道也此似竊明德之説而全置新民於不言卑者如申韓單事用事外曰我重人事下學本等之道也此似竊新民之説而全置明德於不講皆非至善皆非

聖道也然卑者易見高者難辨所謂彌近理大亂眞者是也先君子孝祀公嘗有一辨曰中庸言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此非就泛常葷言釋家者流在過一邊做如聖道戒嗜殺貪淫彼不惟不殺並有罪者亦赦不惟不取並自有者亦舍不惟不淫並妻室道亦斷明係矯枉太甚似賢知之過道家者流在不及一邊做五儒貴賤富貧生死都有道相安彼懼貴不承寧處賤知富不長先居貧怕此生不久先死其心總爲退一步法似愚不肖之不及皆非中庸皆非聖道也再觀吾儒言學言治不離三綱五常不外天地民物兩氏全否判然不

同不嘗背壞懸經豈至竊亂惟是吾儒註解聖道不眞切自予兩氏以可竊之端明明是講聖道者近於兩氏何嘗是兩氏來亂聖道也如大學明德之說纔是仁敬孝慈信即天命之性也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虛靈不昧則竊之矣又如魯語執中之傳明是承天治人此中要上順天心須下合人心之道也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心學空空洞洞不偏不倚則竊之矣嗟哉有離君臣父子國人之明德哉有外寬信敏公之執中哉予慨吾道者只扶明聖道其異端曲學不闢而自抑矣　蔣虎臣先生疏請文廟宜聖仍安設像最是可不敢瓊山先生論也更

天下三教堂孔聖一座宜換供文昌帝君是亦表章扶抑一事也所關非小凡刻行三教等書者俱勒令更換方是

十六字心傳將危微單講在念頭上過欲存理工夫開異學竊佛之端即自此起試讀堯舜禹一堂經篇書只是秉天治人一事何嘗單講心學再玩子引堯曰咨爾舜節取四句何等正大何等完全有起有落分明把天下大道統鄭重傳授若曰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天既以曆數屬之爾爾即當仰承乎天心天心安在人者天之心也然人却亦有心操則存虛則從其虛也何如必自己有道心纔能安人心而操則存舍則亡出入與知其

微也又何如操道心以集人心此何等事非知之明處之當不可故惟精又要惟一所謂允執厥中者或權之自心或採之衆議神明通變務要生全斯人使之得所既得人心者順天心乃云中耳不然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緊接此二句愈見人心甚危天心當畏也細玩大禹謨上下文義內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等句則人心惟危句自明但解作心學久矣非敢翻案漢孔安國書傳尚渾全景以人心道心必須允執于中亦同明德新民要止于至善都是註解一中道統之傳內外體用具備異學坐靜觀空又何由而竊附之哉設

老氏尚用于世少近儒道佛原係西域其止殺止貪止淫處未始不有功于彼之天地生民其西方之聖人哉但其教談空貴無大有防於名教世法也若聖教彰明之日但用之為亡所廢焉足矣亦烏能以爝火溷日月光耶

講道最忌拘泥名目要斟酌於理適於用可也如曹參值文帝時疑用黃老法以清靜為得中非尚黃老也孔明當獻帝後疑用申韓法以刑名為得中非崇申韓也總之不得其宜用封建井田用周禮周官皆足擾民皆可亂世果得其當雖始皇州縣安石新法俱可用之治世而安民也執兩用中在神明之者名目拘

也哉
故聖學知統錄至格物解曰物者卽物有本末之物只此一句可將格至天下之物理與格去一心之物欲兩邊旗鼓俱當偃倒何也一失太傅一失大約豈有聖學首務說至此反說散了漫無收拾反說空了茫無入手總由未識明德爲何物說散者泥在具衆理應萬事一邊說空者但泥虛靈不昧一邊矣今由物有本末闡發出工夫所在眞是緜本該末徹始徹終無先無後一個有源有委妙諦可省一切解說矣合本末而名物者何明德也明德者何仁敬孝慈信也格者何窮至仁敬孝慈信之理

也此仁敬孝慈信者卽天所賦我之明德也在此窮盡道理新民已攝在內尚何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節節分名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已一做百當爲聖學之首務歟故不言先而言在者此也或云旣有本有末何止言明德本原該末觀下着落在修身可見總之開口說明明德於天下其餘八條目直至格物原不必別立註脚

熊敬修先生曰堯舜湯武之征讓禹稷顔回之出處微箕比干之生死胥子子思之去留都是合該恁的所謂時中也信哉讓者出者死者留者無疑義明矣至征者處者生者去者怎見得合該恁的乃曰時中余嘗有所謂針盤者定之知有確據針盤者何嘗乎天心合乎人心也當乎一時之天心人心尤當乎萬世之天心人心也

先儒論道率多游移不定之詞如所謂恰好所謂當可所謂無過無不及之類此曰恰好彼亦曰恰好終以何爲定余故每以天人二者作徵實之據也卽如義利兩途率以有所爲無所爲爲別豈知無所爲而爲只算一公字叫不得一正字一明字何如以無愧于天當乎天心無怍于人合乎人心之爲定耶有所爲否可不必論矣

呂叔簡先生曰繼母之虐嫡妻之妬古今人恨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焉不問世情之偏也久矣君子務本斷當以子孝夫端爲責嘗因歎職官而理家者權柄下移久成牢不可破之勢豈盡胥役家徒之過不能以法除之哉唯主柄自奮者厲精求治萬分精明趁萬分强固起黍其大綱而自攬之則豪奴强胥自然退聽不則不克除蠹每至自敗春秋端本之書總總以自强爲訓何可一日不講求哉余謂天下有大防五都當作此觀五防者何宇內大防上下名分是也邊外大防貢款出入是也一家大防男女嫌微是也一身大防理欲消長是也萬世大防

道脈貞雜是也

大聖大賢未有不理數天人自己操定者試看孑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孟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見知聞知章各定以五百年者三河二洛天地自然數也唯洞知此道方敢曰時可數過非泛然言之也豈知孔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顔曾思孟諸大賢實爲一代素臣則尼山師弟遂與成周父子房殷君臣俱爲天地貞元之間氣哉后世太史公以孔子編世家不列傳少悉此義噫哉身任斯道者當其期與接斯統后先其類當亦與見聞知之列新吾先生曰旁流至聖不如正路賢人故是統寧串絶不可以旁流繼嗣正其氣脉也又曰寧爲道統家奴絶不爲旁流家宗子嚴其門庭也后之干城聖道者宜共議焉

家禮折衷論

禮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先王樹禮政合天時設地財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達於夜祭射御冠昏朝聘一戒之曰得之者生失之者死一戒之曰人而無禮無別於禽獸一戒之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此豈𨓜乃能文介可行不可行之關者哉雖禮有本有文忠信本也義理文也然文卽本之所寓質精粗倚儀文以達原非二也得濟人見淺淺人見淺故曰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蓋禮緣人情人所

知者又曰近人情者非其至如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之類禮辯上下人所知者不同有經而等有順而摭加君冕屬武自天子下達鄕冠自諸侯下達喪衰車皆無等之類禮反本修古人所知者又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喪如祭俱的其國俗而謹行之類嗟哉自非達幽明順常變得古聖精義鮮不牽附而失其當者豈能知其所以然哉玆所云折衷謂文公家禮經瓊山潛谷升庵三先生補註后久已高曾遵之著爲信之矣但其中明備無可議者不必重贅尚有未載而應行者增入之已載而未詳者補正之從源頭實乜闡發一番見先王仁之至

義之蘊之精心凜然現在卿士大夫既有家者一件不行決爲
大祖之不肖決爲王法之難容斷々不得爲人道矣若曰人家
仔得此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余以爲視此巳泛常之極
矣

增敎大本議

萬物本乎天猶人本乎祖家禮載祭土地而無事天之說稱卿士
大夫制不得祭天地可耳如烈風雷雨徹天威也存心養性事
天命也求旱凶喪呼天救也誰可踰之此六禮以祭次冠昏從
后而五禮必以吉祭居首重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也今議人當

報本如元旦祈年秋成賽報可缺耶人非水火不生活祭日祭
月可缺耶當年歲君本郡城隍本家宅神又四時司令如太皞
何獨五祀諸神可缺耶以至吉月必朝尊君也釋菜視學尊師
也凡此或當祭日或朔望但宜淨几焚香名花潔水几拜斷不
可不行以遵夫子祭神如神在之義蓋吾儒闢異端戒人惑溺
祀先當正其當事之神足以厭人報本返始之心然後禁其非
鬼之諂子曰務民之義此只炷香幾拜答高厚生成之德或仁
人孝子所必至耶

補定大宗議

封建廢則宗法格而不行鄧潛谷先生論之詳矣雖然至今服制
丁艱主承重孫不猶行古宗法之一事耶宗法不定則立祠堂
衍宗職一切事無所統屬雖羅念菴先生變通三說可謂極善
今議不若以貴々爲定傳代任宗職不得委卸張湛虛先生曰
起於是邦而始爵者皆自爲祖其嫡繼之亦即爲大宗此大宗
一百世不遷者也觀孝經卿大夫之孝曰然後能守其宗廟士
之孝曰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益見宗廟祭祀關乎祿
位則宗法斷當以貴々爲定明矣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于
一二子孫其一二子孫即是祖宗護呵之爲大宗自宜身膺宗

職上祀祖先下庇後昆而非失之僭至因祿位而方得祭饗歷
代先人更以明國恩而重作忠之感豈但收合族人厚風俗已
哉若並貴仍論宗派或尊々或長々如無貴者仍羅說或尊々
或長々或賢々隨所遇職領萬事爲可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三月無君則皇々如此之謂也

增舉宗合廟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在一本四宗之閒使上有遺祀之鬼
神下有遺憾之孝子豈先王立法之意哉制定祀四代如義門
鄭氏十一世同居生且同居死反異廟恐乖萃合人心于孝享

之義且專主宗子而論有生見八九代尊長者其生而未死之
尊則有以曾玄續視大宗子所祭高祖者矣或曰廟祀主宗子
行世次上宗長論則宗子而上宗長而下凡既死之主不拘幾
代各匕祔享于其祖俟其一代主祧則遞一代祔爲正祭如此
大宗子終其身皆不得正祭其祖禰于重宗之法豈合哉蓋令
小宗以次散分既非統同合異以著始初一本之義者今合一
使上追宗長以上四代下及大宗以上四代中間並欲盡死生
繼養之心是祭及十餘世于禮制又斷不可今議採馬孟河合
祠而設後寢其制最爲精善以一代萃于一室先主大宗之法

大宗所祭高祖凡高祖一行兄弟之主悉以長幼一向分左右
而並列曾祖禰皆然凡爲四廟之小宗或子或孫或曾孫或玄
孫各序立兩旁或大宗子后而以大宗子主祭大宗子親盡合
祧之行而視小宗子猶在祖禰則仍以所祧主爲行入于後寢
一室以見在宗長而下至大宗子以上止每一代共居一室各
以小宗得祭者告于大宗子率而合祭于下如今日所祭爲父
之禰父死而子繼之則爲祖子又以父行之死者類增一禰廟
禰得皆祭于子祖不得皆祭于孫惟嫡孫爲宗者祭之曾主可
以類推其在後寢者如見在宗長一行皆死無餘則遂其祖盡

之上而上祧一代前堂如見在大宗子先見死者則因子得爲
禰而下增一代上必一行盡而後祧下因一主始而漸增孝思
無窮而繼養不缺矣非大宗子死更易主祭則餘死者皆祔祖
俟大宗子死然後立廟移祔主于正祭而上祧之前堂惟別爲
同室高曾祖禰左右分自高祖至禰凡合族爲其一行主皆同
廟祭祧隨之大宗一人居中不論齒餘以齒序列廟中祧居後
寢仍依諸小宗在後寢世次列之不問大宗小宗必以兄弟一
行爲一廟如小宗見在之行而大宗所祭親盡先祧矣死則經
入後寢與所祧主同廟而祭于其子孫蓋大宗子所祭主或者

見在小宗子之後十數世則其在廟之主皆小宗之未入廟者
故分前後堂寢始得以上下推盡所親大宗雖祧于寢尚得並
祭于他宗祖禰親之未盡者也但論祭不主大宗子而率之以
祭則大宗子耳其告祭之詞必云大宗子某奉小宗子某具祭
於幾世祖某匕一行神主如此方不失親宗一本之義除忌日
或專有事于本支廟者如祠堂長龕出主于方亭例竊謂大宗
親未盡者在前堂矣而凡爲大宗合祭神主一行無間親疏又
皆得以同廟而並列小宗親盡于大宗者在後寢矣而凡爲大
宗合祭神主一行無間遠近亦得以次廟而同居如此合異而

同統萬爲一小大相兼親疎無間尊卑不紊上下皆宜庶萬物
體統一太極之至理哉　後寢之后當設長廣一龕專櫝始祖
並已祧之主前堂之前當製尊敕一櫝東西各小龕爲兩世室
祀祖宗功德之主餘制倣家禮式　力絀者潔一室置神主朝
夕奉祀俾四禮有行所焉可也

增本支譜系議

宗法既定祠堂合祭之舉則承擔有人每值有事日試看在上而
來格者一寔萬分在下而展拜者萬殊一本雍雍肅肅是何等
氣象凡先代之行次名號子孫之昭穆輩行全部譜系已備列
一廟中矣尚用纂修哉雖然源流功德遠則難稽家之有譜等
國之有史當冬至祭始祖餕畢讀譜而一歲之生卒合族之臧
否咸可以不紀也大宗百世不遷世系朱書小宗黄書餘皆墨
書五世則另起一宗各箋其所出別立世次小傳至子孫名字
更宜編列定行爲要凡爲一代齊用次第一字爲雙名見名則
知爲一行兄弟雖遷徙千百里外傳歷數百年後循名而叙倫
若出家庭呼應無所舛誤況譜諜具存本支可考詎非有族大
典哉　千支六十四卦除字之不典及犯先諱者俱可遴編用
之子孫綿遞周而復始

先君子孝祀公修族譜編定名字派二十字以五行相生取
孝經天經之義具如左

廸水　吉木　迎火　天土　禧金　守水　中木　協火　聖土　符金
芊水　弘木　先火　世土　澤金　泳水　作木　爾火　貽土　謨金

補定祭用議

祭必有田而後可以備物古之仕者世祿皆有圭田今非世祿之
家則無世土安得有田常供祭祀哉家禮計見田每龕取二十
之一立約聞官可謂極善但禮義由賢者出必貴而好禮有財
而後爲者身任宗職自置祭田不拔族人然後廟享不餒本木
有源而天下成禮義之俗蓋子孫中幸而獨承祖先蔭庇之厚
以至貴有爵富有貲仍然拔族共舉勢必難一亦非所以厚於
自待余故厚望貴者既爲宗之子自宜身任其職但除二百
畝入祠堂足供祭田餘大掌之修墓域殘缺約用若干時祭約
用祭品若干並歲終約用會食之費若干餘皆貯積以備用匕
之之法先祠墓次祭服祭器次給族之鰥寡孤獨殘疾之人次
周貧乏次應通族急需田有常租業有常主用有常數掌有常
職稽有常法庶其久而勿替哉繼起而有望于族者悉效增置
尚無貴且富者望之行敦分長子族者倣世俗作社會春秋合

爲率子子孫孫而展拜之可也

先王父司冠公坊金公之堂上余小子亦儲貯坊金作祭田

滋本俱重君之惠以逮先人著此可爲族人例

補正冠禮說

按家禮註三加爵弁似僭三加祝語易俗嗟哉竟將爾尊喻志無廟矣天之精義已全失矣復何言禮又前撤于冠前與蒙養一則冠後與成人一則直將此禮作三日所行儀文觀矣豈不沉埋千載嗟哉言禮至此真可痛哭流涕者也蓋先王制冠禮正是徹始徹終責以成人之道耳夫亦曰未冠以前幼穉有少儀有差錯仍或父母任其事蓋尚稱不及祖尚咎不及國法亦間責不及自此加冠之後頂天履地儼然成人所去願爾成德者即責以爲人子孝道爲人弟弟道爲人臣忠道一件差失天鬼祖也國法也都晋責在你身上這個爲人擔子自今交付故曰著代也至三加爵服者既責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又責以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責以道須加之服若曰是皆爾務其身分內可及之威儀也既服其服必稱其情試看此等冠此等服尚得容體不正否尚得顏色不齊否尚得辭令不順否凡以期之望之責之勉之經曰喻志此之謂也如但加以尋常當哉

之中矣所謂爾尊矣所謂喻志哉且三加醴醮辭句句祝句句勉厥身今在此中其所以戒賓宿賓必在祖廟必借有道凡四呼天以誥訓之不啻指天誓日蓋曰自今而後盡得孝道弟道忠道又且淑慎威儀方稱此冠此服天將錫之福介以壽如不然徒着此冠其謂天何福尚能介壽尚能祺哉言外凛然何等嚴重記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豈不謂始初一件大道理不從頭實實敎盡向后種種大道如當昏而合二姓之好際奉而竭罔極之孝入廟而盡主鬯之禮隨事盡道亦復何望故曰冠者禮之始也由此觀之遵經文自冠日件件講求道理方得實用知聖人復起定不易此言也若紹註解摘纂表揚此禮之情義又有作三兩日舉行儀文豈不痛可太息　士庶人家如無祠堂行時寧可設祖先神主位告行即無幞頭公服斷斷著此爾尊喻志一段祝望期勉大道理諄諄訓及如不然泛泛戒勉於冠禮何涉　記唯易父母之拜起立受之而已

冠禮考合與家禮

始加古緇布冠服玄端夕于朝之服家禮擬用冠帽巾著深衣

加大帶納履

再加古皮弁與君視朝之服家禮擬用帽子著襴衫腰帶繫鞋

三加古爵弁與君祭之服家禮擬用幞頭著公服革帶納靴
右會典士庶禮
如品官不同會典炤家禮定一緇布著青衣素裳服二
進賢著幷紗服　三爵弁著爵弁服執笏餘儀祝詞俱同
渕兒加冠日前三月卽將冠義冠儀錄成書冊並趙文子冠
出見諸卿一篇令其熟悉大義臨期乃告祠堂賓在家塾
先師前炤家禮圖式行之三加則儒生員冠服孝廉冠服進士
冠服三等以將彌尊期勉志與章久廢覩者動復古之感云
補正昏禮說

讀禮偶見　下　　三

昏禮萬世之始人但知合二姓好以上事宗廟下繼後嗣不知敬
愼重正識取道一則李惟男女則爲後夫婦義父子親君臣正
本此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義兼則兼義會歡之道也按古六
禮六次俱其鳳敬章則也兼費不見家禮獨親迎用改從省便
耳先經載五不取後備著十俗戒家禮諸註亦可謂詳矣但有
五件重者特闡發一番而後此遺著奈何人忽之久矣當昏三
日前男女之家各將昏禮大節與醮戒詞義俾子女熟誦講解
雖冠笄之時卽宜作七教訓至此尤當申勅一也六禮既附問
名于納采附請期于納吉省卻兩次則納采納吉納徵親迎男
女之家俱宜告廟明矣至臨期醮戒一禮更不可恤遂簡略二
也冕而親迎夫子告哀公何等鄭重士昏禮謂之攝盛用命服
士服大夫服也乘墨車士乘大夫車也奠用鴈士執大夫贄也
會典品官子孫假九品服色餘皂衫折上巾敬重其事也俗尙
有不親迎者豈可哉須知嫡妾名分正在此關係則古禮壻御
升車壻揖蕭入俱寓有精義朱子曰冠帶猶嫌熟服禮當從古
三也合卺禮家禮爲正會典自親王以下著交拜不與家禮註
壻婦始卽席婦先四拜壻答再拜飮饌撤壻兩拜婦仿四拜于
交拜中其實答兩拜受兩拜也皇太子妃且然[illegible]

讀禮偶見　下　　四

曰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有父
子之敬報反而行有兄弟之道期必信有朋友之誼寢席之交
乃夫婦之禮況當此同牢伊始此禮不行向後三從四德無專
制之義漸恐凌夷坤象曰妻道也臣道也地道也扶陽抑陰闡
重當行四也又醮戒詞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宗祧宗嗣皆事
也而宗廟事爲重古祭禮內外官備主婦始而視饎爨而獻爵
祭畢監滌祭器而藏世婦蠶繅亦爲祭服可見娶妻以承祭祀
是第一重事雖王后夫人宮妃衆多祭事必用親蒞所以于初
昏月首卽命戒則終其身當親治其事可知也五也之五者俱

道之有關實用而當講行者卿士大夫身係風化而閨門又爲
化原不在此中着實整頓綱常維持名教因循陋俗誠可感慨
卽少知自好者不過矯俗太甚相安荊布素風抑始家禮告廟
略存攽盛儀度若夫自始初卽行閒牢四拜之禮終身知親莅
祭祀之事由是方能承順各事翁兄弟順父母宜家人御家邦
眞不出此好合外矣古云夫婦人倫大綱豈不信哉　或再問
別之義如何余曰六贄禮見別之始也男子非齊夜不宿于外
非病晝不寢于內劃之大也男子不死婦人手婦人不死男子
手別之終也以此思劃乚可知矣　五不取載經茲不贅　十

俗戒著於左期共嚴絶之
戒指腹割襟預免悔親也戒扳財勢恐撓家法也戒爭帞送傷溺
女苦也戒爭聘金重愆期失也戒早昏免夭扎患也戒豚養杜
離異萌也戒同姓爲昏重人倫也戒喪內嫁娶犯大逆也戒拜
筵閙昏存大體也戒無故廣賸防淫泆也
先王父司寇公棄捐早王母先母親蒞祀事有常至婦四拜
夫荅兩拜受兩拜之禮自先王父先君子至余身及澍兒
已行四世矣身不行道閨刑予寡妻則雖君子尤貴端本
補正喪禮說

喪禮曰繁非繁也節乚是人子至性之所必至先王制禮旣準人
性仍裁其過而制中斷無文所不是而飾僞者也誠以仁人孝
子之精心無貴賤兼常變節乚而爲之備但恐有情不盡之處
安見有禮苦繁之處哉註有誤而見自執者有之力不足而用
未及者有之若未得聖人作經精心而疑之政可在自心上于
此叅悟未便遽以爲非禮讀禮三年深嘆先王全不忍人喪不
過三年其實古只二十五月今只二十七月喪戒嚴重自心中
不安也而記反有疾聽寬年衰期藏曾子漿不入口七日輕定
以三子路不除有姊之服子抑其過量食限三日哭限三月服

限三年豈非中制之道哉唯後人不及情而昧禮曾乃調曰儀
終孟乃勑曰大事又恐滅乎性而廢禮子乃敬曰敬爲上哀次
之瘠爲下記亦載毀甚病篤等不慈不孝嗟乚先王垂教俾萬
世自天子至庶人過者裁不及者跂何得不詳備禮書庶哀痛
倉卒神思迷亂之時得按考不失以違仁孝之苦心由此想來
喪禮可云繁耶子對子游曰稱家有無有毋過禮無則歛手足
還葬懸封人不得非此亦曲體人心之至矣果得之有財宜可
以天下儉其親哉今凡載家禮儀節並諸戒者不贅有在親身
尚乚當盡者五有在已身萬乚當盡者五特著與講究以見鈌

此則有遺憾逮此則有負疚爲留心聖學者訂其餘事或詳或略猶可也何謂親身當盡者五棺好殮實固其䙰也葬吉兆堅厚其藏也寫影堂傳像也纂實錄紀德也嚴奠諸祭妥其魂也何謂已身當盡者五不飲酒也不食肉也不居內也不行嫁娶也不應試奪情也之數者以爲禮制當遵則有不遵者矣以爲王法當畏則有不畏者矣總只從不忍死其親一念在寢苫枕塊刻刻不自安中敬出自知至性之所不容已古聖先王實因此心天地鬼神實鑒此心卿士大夫要綱維名教矯枉覈俗不向自己刻厲再向同人講究倡自家族姓何所率循一方風俗何所觀望哉

解誤釋疑二則附后

解誤者八初喪聚主告祠也俗謂壓魂辭廟者誤小殮代長不絶聲猶然招魂望反諸幽也俗疑替嚴不倘者誤踊分七五三輕不踰重服不踰貴也註謂每踊限三跳者誤發引先日朝奉柩卽于祖也俗以生人辭靈者誤庶子爲所生毋死雖父在不厭斬衰三年官解任士大夫丁艱俗以嫡母在服期者誤嫡子衆子爲庶母齊衰杖期服緦麻者誤士妾有子緦公士大夫貴妾緦無子亦緦家禮會典不載誤喪三年古二十五月禫在二十五月中故會典註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在大祥後今增二十七月

禫當在二十七月中故家禮移註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在此下俗服三十六月乃除者誤

釋疑者十復三次疑三聲者非含與充耳幎目巾同義疑不宜者非禁灰隔防盜疑止障水蟻者非題主不敢自塡先人諱也疑必請本縣正印縣者非府君夫人共一槓疑止正妻一人者非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與夫同封不合葬者非服制圖家禮當祔會典改正如引古制前註庶子爲父後降后圖爲母後降者非方相周禮以道士持戈擊壙四隅俗作鬼判者非搶帛卽明器之一記載神明道也疑浮屠家用者非發引五刻擊鼓爲節疑用樂者非

增行喪奠家禮儀注說

喪戒曰不作佛事然必先正當行之事有以厭仁人孝子悲痛罔極一片圖報無措之苦心而後可也衛司徒敬子喪蘧伯躬夫子相其禮許之今秀才家諸禮如曾月川先生者衆人乎故宜詳註其制俾按之得行記曰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也蓋人子不幸値風木大變寘是終天抱憾日也當未氣絶前侍疾嘗藥禱神書遺言驚心破膽唯恐有事自屬纊旣絶後招魂製衣襲衾帷堂呼天望地回生無術直俟冷棺旣備小斂大斂

各有奠成服有朝奠逭三日內是何時候終身心力在此竭盡雖愉切忙亂於焉一有遺憾更何處用吾情然總是哀號拮据算不得行禮然靈座置矣魂帛結矣銘旌設矣惟有朝夕哭奠上食一事斯時也既不作齊七供佛距發引遣奠尚遠豈卽屬算蔡實錄時耶豈卽治葬築灰隔時耶悲號苫塊中自己心血業已枯竭沒奈何請行上食家禮以報劬勞之恩以抒哽咽之痛乃人子極思至情也何謂上食家禮記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又曰大孝不匱博施備物之謂也天子諸侯四海境內各以其職來助祭乃謂備物乃謂不匱著鄉士大夫者本鄉上有宦紳中有庠士近有里戚遠有知交總可謂仁者之粟也泣懇光賁襄助哀思或二十位或十六位屆期如制饋獻必期備物引贊樂作倍極踊號直令既死之魂聞哀必反襄事之人觀容落淚觀禮者稱嘆曰幸哉有子如此亦可謂合郡邑里戚之人之心以事其親卽不敢曰不匱尊非曰備物或七或五或三舉行隨力必盡其哀庶于劬勞罔極之恩少報萬一哉以視僧道塡門旛榜鐃鈸動經晝夜者不眞瞭乎其後耶此后朝祖題主虞祭時候愴追只好同子姓族人行奠如卒哭祔小祥大祥禫祭數舉俱可請在庠親族之仁者以襄

其事衣冠楚楚共敦禮俗請之者原重其德被請者以與爲榮誰非仁人誰非孝子一家行之人篤親睦家家行之國有仁俗矣嘗想家禮上食儀注類鄉飲重典若死者非士以上孝子非士以上竟難得行此富而無職者只得用僧道之故也舊鄉有老翁其子補弟子員后翁死子約同社行一次上食禮旁人甚其榮云夫夫也得行家禮一次雖死有餘榮觀此人方以不得行爲有憾士大夫家風化各敎在身反不此請求哀薦下同流俗但用佛事道場豈不重可悼嘆嗟嗟維持風敎振作在人如臨喪不飽夫子既有明敎備進叩謝孝子亦出至誠以禮交感者當不終席卽辭去庶以禮自待亦以禮待人之雅風哉　又想上食家禮固借名敎爲重而仁者之粟何必執定秀才當人問月川曰欲行家禮家無秀才料是願行不得有餘憾之言非確論也月川笑答曰有秀才固好行如無秀才爾里鄉中無望重鄉評者耶爾親友中無耆高士林者耶或十二人或十人孰請之如制饋獻如儀注奠安詳敬愼總以備物盡哀爲主誰曰非禮行禮得活變法各行人各有不匱之心也謹採獲嘉賀

先生所著上食家禮儀注具于左

前三日以全簡啓請在庠之姻禮而仁者十六位大班贊禮二位

孝子將行上食禮日期○及所請庠生○引贊○姓名○預告靈座前○執
事備細樂八名前一日排定執事○主喪○衰主○默茶主婦○與祭子
姓○內外○各隨服重輕爲序○司饌四人○司爵二人○司巾二人○司香
燭二人○司帛一人○司樂一人○陳器○置祝版卓上○芋沙卓下○饌品
所○置牀桌食榻○酒樽所○置卓○備酒注盤盞○盥洗所○置巾盆架○作
樂所○置鼓樂器○省牲○衰主率衆滌殺○滌器○主婦帥衆親濯祭器○
具饌○主婦帥衆親治○大菜二十盆○湯飯二十道○小楪二十品○小
飯○湯二十道○爐果○油果○南果○時果○各五楪○共百品○務精潔○厥明○
夙興○以古折邀請○衆庠士引贊○擊鼓一通○邀齊衆庠士引贊○俱

集客廳○茶畢○擊鼓二通○衆庠士引贊○俱更衣頂冠帶袍服○進靈
座前○先行禮○各點驗執事○畢○贊禮二人○分東西立階上○庠士十
六人○分東西○侍階兩邊○擊鼓三通○行禮○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
司香司爵司饌司帛司巾○諸階前司樂管站立階下○各唱○與祭者各就位○前期姓重服者居前輕服者居後
逐行序長幼○主祭者就位○主喪以序○孝子居次○唱○出主○入主喪中堂及與祭者哀盡○出主○
出主位前○唱○復位○哀止○唱○行降神禮○唱○詣盥洗所○主喪西階引主喪至所○唱○執
事者酌水進巾○巾二人捧巾盆至○唱○詣酒樽所○引主喪至所○唱○司爵者舉爵○洗
拭○主喪自洗拭一次○唱○詣香案前○主喪○唱○跪○主喪○與祭者皆跪○唱○上香○
二人奉香一人捧爐主喪○奉○唱○酹酒○二人向主喪○主喪受注執之斟酒于執事所
香通一人○主喪跪執注者以注授主

捧之盡以注授執事○主喪以左手
取盞右手執盞盡傾地下○求神○唱○俯伏○興○復位○唱○行參神禮○
司樂○詣門鞠躬○主喪與助祭者自此舉哀○拜○俯伏○興○伏○興○伏
作樂○四拜俱哭至讀祝方止○哭止○唱○行上食禮○司樂○詔○司饌二人
興○拜俱○唱平身○各同姓助祭者哀止○唱○行上食禮○作樂○詔○司饌二人
各捧盤○跪靈座前兩邊○二人侍几筵內○一舉○庠士○第一人取盤內
人捧饌一品奠盤內其東跪一人以盤舉○饌○第一品饌第二品○雙手捧
向靈座高舉一舉放西跪一○饌○三品饌○庠士○第三人
人盤內筵內以序輪上○餘饌○三品饌○庠士第二人○
炤上高舉以序輪上○復始○主喪等柱杖立哀○到底○唱○行初獻禮○
如之上完乃止周而復始○主喪等柱杖立哀○到底○唱○詣酒尊所○主喪
樂作○唱○捧帛者捧帛執爵者執爵○司帛人捧帛○唱○詣酒尊所○主
司尊者舉酒○樂作○唱○詣靈座前○唱○跪○主喪○與祭者皆跪○司帛跪授主人
帛○主人舉獻上○唱○獻爵○受之三○執事跪進酒盞○主喪○唱○奠爵○主人○執事取
執事奠几上○唱○獻爵○受執事之三○獻進酒于茅沙上○唱○奠爵○主人再酌酒

舉上執事○奠○唱○俯伏○興○唱○詣讀祝位○唱○跪○主喪○與祭者皆跪○唱○
置靈座前○唱○俯伏○興○唱○詣讀祝位○唱○跪○主喪○與祭者皆跪○唱○
請祝○樂哀止○讀祝者之左○跪讀○主喪○與○唱○樂作○哀○俯伏○興○平身○少退○唱○鞠躬○
伏○興○伏○興○平身○主喪○二拜此獨拜○唱○復位○行亞獻禮○樂作○唱○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酒○唱○詣靈座前○主喪○跪○主喪○與祭者皆跪○唱○再獻爵○
執事授接○唱○俯伏○興○平身○少退○唱○鞠躬○伏○興○伏○興○平身○主喪○復
位○上喪唱○行終獻禮○樂作○唱○詣酒尊所○司尊者舉酒○唱○詣靈座前○
主喪跪○主喪○與祭者皆跪○唱○三獻○俯○執事授接○同前○唱○俯伏○興○平身○少
退○唱○鞠躬○伏○興○伏○興○平身○主喪○復位○主喪○唱○侑食○孝子諸弟一人執
壺中酒添滿以筯加上熟心奠座前○唱○復位○少子○唱○鞠躬○伏○興○伏○興○平身○唱○闔門○

賓贊及主人以下俱出別所少歇坐哀止諸執事主婦及衆婦帥女執事因向上泣拜四拜點茶主婦再
泣拜四拜退入宅少傾祭賓執事主婦等復位及衆唱各復位舉哀唱噫歆
贊當堂北向以三耳唱啓門乃開門捲簾帷或唱告利成唱行辭神禮樂
聽之作欸聲者三主以下內外哭俱伏興伏興伏興伏興俱同姓助祭人泣拜四拜
作唱鞠躬舉哀主以下且哭且拜取祝文細帛并焚助唱納主主合櫝唱復位唱
平身唱焚祝帛祭執事一切錄紙並焚主助祭俱一揖止唱止哀此樂方作至執
徹饌執事少將饌品移動俱唱禮畢主人叩謝衆賓並贊禮其四拜賓答四拜
事唱喪主叩謝賓客主人叩謝賓贊遺拜喪主四拜喪主答四拜俱起叩
庠士贊禮俱告出外廳更衣頂冠服喪家子弟果幼者叩拜謝
同姓助祭者遞叩四拜導者受拜本家子弟拜勞主喪者或受或辭衆賓

更衣畢辭主人告行喪家將大門鎖閉留賓坐筵不用鼓吹喪
主再出謝庠士衆賓向上四叩庠士衆賓答拜上饌及半庠士
衆賓不終席堅辭行蓋喪側不飽之義也
上食泣奠禮相州昔年通行今少癈庚戌值　先君大變在
讀禮時講復此典先正儀注後請親知年友家在庠子弟
嫻禮而重望者十六位慶舉哀奠觀者知古道猶存也其
朝祖卒哭虞祭小祥大祥還主禫祭半請合族行之禮俗
相半仍以未全復古禮為憾　請親友啓附著於左
仁者有粟禮著求祀之文凡民有喪詩垂救卹之義故杜橋

因無僅而附識而遂伯亟更化以請贊公明儀昔載為志
願孫用光　吾夫子許相其儀衛俗去鄙期筵某日哀舉
上食家禮吉在某時叩懇　高賢屈教利成稽告豆俎詰
榮即日恭酧殁存啣感右啓請　臺下服頻价備衣頂冠
斬衰子某泣血具

補正祭禮說

余嘗以天至善決人性無不善是自源而知流又嘗以子既生信
祖父原未有是出枝而知本何也天人也猶父子也原是一體
也昔𢒰公宗氏將祭亡姪孔子謂不及二年亡後果然豈非本

不同者枝必落定理有然何不爽若是耶蓋祖孫父子幽明或
隔神氣原通所謂祭也者通幽明之窮而以真精神相陟降之
一路也再不即此敬事或疑有無故事應應是自己精神命
脈先絕于天矣何怪乎公宗氏嘗想子曰丘之禱久矣又曰我
祭必受福並是念念刻刻有一天祖之鑒臨不待壇墠方云昭
事不待春秋方動悽愴又況臨事齋誠有不昭格歆者耶先
王制禮特為後人離祖先形神既遠感天道而因時永慕齋戒
祭享定能僾然見容愾然聞聲追養繼孝之極思也報本返始
之大道也故孔子三月無君皇皇者為此凡娶妻醮戒承我宗

事者爲此營宮室則先廟凡家造先祭器祭服不及則冬不裘夏不葛此五禮必以祭爲首重焉後人樂從省便但有修五典以追遠者僉稱曰賢一曰立祠則神有依也二曰謹供獻則嗣必賢也三曰祭及五世則本不忘也四曰祭舉四時則誠不替也五曰品因家有則禮不廢也豈知就中有一段眞精神尤不可不講求哉如祠中日參朔望參出入有事告未祭之先自已精神已自與祖父相接矣方祭前也酒另釀之牲特養之祭物何其虔戒宿于外齋思于中祭意何其篤臨祭時也日必筮期必告意相達也涖殺則主人親之滌器則主婦親之神相御也

及當祭之日降神有禮參神有禮而禮皆用贊聲靜方下聲靜方起儀何肅耶進饌獻爵侑食主人也分獻子弟也點茶主婦也而祝必朗讀稱諱如見洋洋者不儼在位耶噫歆如聞嘆息者不儼在戶耶追福之飲也胙之受也嘏詞承致祖考不啻面命意何眞耶直至利成辭神禮畢之後餕惠宗人胙班里戚而祖考精神凡遍與子姓相達矣如是幽明雖隔而不隔也祖宗異世竟同堂也流動充滿眞精神政在節節詳求之際一圖省使則千里失之矣故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余于此益深信云嗟嗟公棠氏亡牲而亡安得不亡吾夫子祭必受福安得不受

福只此以精神相求之一事省便一念原用不得寧可力不足而心有餘若有餘憾未之盡斷不可力有餘而敬不足曰吾姑存禮餼羊已耳則此念何堪自問哉姚弱侯曰父母二三十歲生子子長二三十歲方知孝養則父母已在六七十歲後矣擇此人子生養日苦短祭養日較長尙恨椎牛不如菽水豈可祖不掩貽憾哉仁人孝子誠能本天地民物一體之心特隆一本九宗之愛建祠也必立祭田定須舉羣宗合祀事爲大孫合祀夾者萃聚生者也又必立義田如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處時饗薦合祀特舉庶得盡制盡情哉所是幽明上下猶有不違

之精神先祖孝孫猶有不卜之福壽吾不信也益孝子饗親一如仁人饗帝方可謂無憾考廟禮明水祭天乃以方諸向月中取水表潔也雖江河川澤尙嫌其褻具修祀事者夫亦可深長思矣

喪禮上食儀注節去受胙以後祭禮除忌日一祭外通行飮福受胙禮嘏詞是祝致祖考意以嘏主人各隨其事而報之福主人四拜乃利成至徹餕時有祝詞是諭子諸婦上祝主人主婦先序拜長者一人捧酒爵詣尊座前跪祝畢伏興復位再序通拜主人告諭衆子婦畢衆子婦再序拜乃畢榮榮是二節禮在廟

在綏靡匕肅匕雝明上下交歡且視是何等禮而可缺略不行
耶實與學二氏者隻字眞言咒語胥知愼重豈吾儒經典反作
虛文竊嘗信服祝釐戒等言較靈應于眞言咒語顧其矢信行
知必獲天祖之福疑慢從事定遭天祖之譴又毋與講正學者
半諦言禍利甚非即心不作禍利想可也而何始無禍利請展
頌楚茨等諸什自知
合祭者萃合人心于孝享之義也傳又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
子故當有特祭今採馬氏議如立春季秋祖禰二祭專主大宗
出禰主于方亭行之是一歲之中除忌日並俗節告禱其得祭

者除且之合二仲二至之時立春季秋之類凡七祭合類行于
宗子獨各也四時行于宗長宗子奉宗長而祭之合與時祭長
幼尊卑俱在類則宗子獨主而已
古禮男女之別甚嚴唯祭時必內外官具備今考自隋唐廢此禮
久矣復古不必也全不與祭不葬譏自闈門時出而縣茶畢即
退爲善至其始釀酒視饌其後滌濯祭器尤須親涖也
宋微庶母不可入祠堂若庶母子主宗祀當祔嫡母側接稱妣公
葬所生母則氏其柩退避夫人之地只許葬空同封主當同櫝
也明因宋制毋以子貴詔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並不
入祠尊祖廟也若是祖父母且因其子贈封則庶母入祠堂又
安明矣
○按會典品官做家禮祠堂之制奉高曾祖考四世之主無疑矣若
庶人止載得奉祖父母父母之祀瓊山儀節載明初用行唐縣
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潛谷銓補載洪武三十一年御
製臣民時祭四代祝文三說互異揔之當以程子言爲準朝制
不可僭恩義全可伸欲祭始祖當冬至或歲莫設位祭之欲祭
先祖當立春或歲莫設位祭之嘗止得祭禰廟者欲祭高曾祖
但在禰廟祭之無妨大約庶人亦云時薦已耳猶之元旦叩天

豈僭耶祭耶行禮不可拘泥
先君子孝祀公生平祠祭墓祭最虔眞謂事死如生故著禮
詳四時在墓宗長主之歲莫合祭始祖先祖一舉忌日特
祭十三舉併朔望薦俱在祠宗子主之祠三楹四龕上層
作後寢每合祭正主祔主共百二十餘族無不祀之鬼神
餒無不逮之孤寡其費儲之祭田至義田則有志而尚未
逮也

○增定招魂葬服說

經事知常變事知權遭人倫之變而禮以義起固孝子仁人不得

巳苦情哉家禮止載奔喪改葬儀孫鍾元先生家禮酌增招魂
葬祭之禮俱人情之至天理之宜但于此有別焉按漢李固爲
梁冀所害其子燮追行喪葬等事卽卜吉製棺用緞綢作冥衣
領下定白綾條寫如神主式稱號姓名生辰年月招厥魂而殮
葬之宜也其孝子卽披髮跣足寢苫枕木照斬衰服制行可也
若魏李儀祖敏爲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不知所終諸類
此等更有難爲情者人子固不忍遽有殮其親之心將疑謂尚
生之耶萬一已歿則凡子飲酒食肉居內衣綵之日俱于瞞天
大罪之日矣倘疑已歿又恐尚生將何以爲情哉總之不得歿
其親之日皆子罪實憾之日禮宜追求躬訪持齋服淡不赴宴
不聽樂畢竟積年不得歲過耄老然後設木主具衣冠招魂葬
追服制爲是何也天下無無父之子父不得葬子何以安今每
有子官任所父歿家鄉報至得聞喪日斷葬已過三月五月者
父母已魂升靈降而子尚歌兒舞女事固不同情亦相類痛遺
終天誅罪悲心念及此不動終養之念者非也不得已而違此
變者禮宜于三年服喪外每年齊忌日補齋至聞喪日終身行
之庶幾補過善哉家禮所曰凡遇此等變者終身素雅素守齋
稍可謂孝所謂古人有終身之喪是矣

增正繼嗣說

有子萬事足宗祀不斷幸矣晚則置妾以廣徵又艱矣可奈何禮
原有爲人後者繼嗣一法在盡孟子以無後爲不孝之大則繼
嗣爲孝子可知矣又禮曰支子可絕宗子不可絕長而無嗣不
知所以繼之不惟無以貫宗子之一脈且以處張宗之爭端然
繼之當先有定法宗子絕及其同倫之次房同倫絕及其同父
之次房同父絕及其同祖之次房此其正也他欲繼嗣者其法
以是爲準父母願擇同宗賢者育之以繼其嗣不在此論若稱
有厚產故捨不與應繼之子而反欲立異姓所親暱者爲嗣爲
恩養異姓偏愛求後皆非吾祖宗子孫也通族告官逐之若已
繼嗣亦後有子分授貲產各半他房不與焉若其本宗後反絕
願復本宗者聞之官准其復必聽若繼之子長而悖逆不孝論
有實蹟告諸所宗之廟而反之更立宜嗣繼之爭繼與濫後極
復者論罪同繼而昭穆不次者不可應繼者不願而又阻撓立
嗣者非法已既定矣舉亦當慎凡係于終者皆輕于始也先儒
有云子之出養必由父命重之也請于君俯父命之也請于令
長倘請于君也父命君命既協再筮吉告廟會宴族親同立關
文載諸譜系庶幾宗祀斬而不斷既通人倫之窮又免仰亡之

變且服先王立法曲以行仁之至也哉

增正族葬圖說

往見一家禮舊本載族葬圖未有其說今瓊山潛谷升庵併家禮原本皆無圖式獨家禮酌補具圖且詳其說甚善按族葬者所以尊始祖辨昭穆親逖屬猶是宗法大義也家之祭止于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子不別嫡庶孫不敢禰其父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以其班也昭與昭並穆與穆並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北首歸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參正體也妾從祔毋以子

貴也降女君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出與嫁畢宗子之婦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爲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夭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而昭穆必以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善哉是圖其義大其恩篤該萬物體統一大極之至理哉但其勢有不可者勿曰百世且言八九世倘人家族大數百丁至千丁最忌者塚墓叢雜以至昭穆淆亂也如曾玄子孫在前者既不同後之殤輩不以齒序難以預

計其地而留之且相去各九步以法陽數尚不足五尺以別涸雜安得若許廣地以建之一不便也攷周禮墓大夫冢人有官掌大宗得賞罰其家人是有法以維禮之窮也今士大夫宗法難行以兄御弟尚且難之故有高曾伯叔輩不肯禮法或陰陽拘忌或就便空因循亂葬齒序誰其禁之二不便也有道焉一準先王之法以行爲善蓋服盡于五廟祧于五禮也法也果族姓單少雖十數世不亂何妨一塋若子姓繁衍者穴之法斷當依祧法爲百世無弊之道也祧法五世則遷故高祖之宗服盡則復起而以所盡者爲宗更一塋以爲後世高祖之主基址

此昭穆遞分而下列庶無越次之患哉蓋道理有合有分如祠堂合祀可置后寢以通其窮墓域分宗可免亂葬以善其後合而分分而合猶一大宗四小宗理勢不得不然之道哉

增正義田說

夫子稱達孝曰繼其所尊足矣又必曰愛其所親何哉族人支分派衍自祖先視之皆一父之子也倘有鰥寡孤獨罷疾窮苦等儐無法焉以贍其不足吾祖先得無褰蕤苾芬而尚有餘恫乎譬事天者何嘗不掃地燔柴以虔昭告而羣生失所百物顛連天其歆格之耶此有祭田以供祠事尤必有義田以贍族寡事

有相因道有必及也。按義田昉自范文正公。聳𨷖籍籍。垂今不泯。試推仁人孝子之心。均切老安少懷之願。雖里鄰無告。他姓孤貧。尚思立義倉。建義塾。以弘其敎愛。寧我宗人而反隔膜視之耶。身任宗職者。果力可自辦。勿扳同人。倘族有同心。不妨共事。只將他人池臺聲妓衣服輿馬靡奢自奉之物。省却。置田大玆義舉。亦甚不難。豈讓專美于文正哉。顧義田之費有二。半資族之孤苦不能謀朝夕者。或養生不給。資之。或送死無力。助之。或他有急需應之。半資族之貧不能自致師者。延鄉先生之有學行人。訓之。俾知禮敎大義。尊卑忍讓。毋向骨肉閒自生乖戾。

毋向鄉里中。互相掊克。一循先世忠厚之風。再能奮然振拔。大厥家聲。豈非祖先之所護呵而愉快之者耶。

先君子孝和公遺記大父司寇公遺言。開義塾。與施藥施方。最有益人事。當行。亦既行有年矣。如助人婚喪。賙族援急。靡事不行。久舉義田之事。猶未定永行之規。尚謀廣長行之。

增補鄉飲酒禮說

六禮。冠昏喪祭。繼以士相見。鄉飲酒。所以家禮列載居鄉雜儀。括士相見大義。而又分目有四。曰尊卑輩行。曰造請拜揖。曰請召送迎。曰慶弔贈遺。眞居家居鄉斯須不可離者。已詳註。不贅。獨鄉飲酒一禮。似不可缺。余想卿士大夫。居家範家。居鄉範鄉。禮之行也。獨家云乎哉。政可在尊老睦里時。講究尊祖孝親。冠昏喪祭等禮。俾家家知可隨便通行。廣玆禮敎。尤爲盛世之極思。按會典載每里鄉。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以尊高年。尚有德。興禮讓也。又載各鄉村百戶內。每年三次。有鄉厲之祭。所以妥無祀鬼神。並安康民庶也。善哉先王定制。思推老幼德洽幽明。雖窮鄉僻處。普荷深仁矣。合議每年春祈秋報。社飲之日。雖卿士大夫。亦當與里中高年有德。約行此禮。今古先王禮

讀賓興之典。復見今日。懸聖諭在上。序高年在前。先拜聖諭。社長主席。百人內年高有德。推爲正賓。其次爲介。餘皆齒序。如有爲官致仕者。讓爲僎。擇通文學者一人爲揚觶。一人爲讀律。二人爲贊禮。臨期如制行禮。先宣聖諭。後讀律令。既申朝廷之法。又敎敬老之風。雖椎魯朴野。由夫稚子。咸得與觀拜讓之禮。悚聽戒諭之訓。豈非盛事哉。再于社貲公費內。儲一壇祭。將合境無祀孤魂。與死事忠節。遵制虔祭。一旌苦烈之心。一芟疫癘之氣。庶精達冥漠。而一方可免水旱凶札之患矣。嗟嗟。道不合外內。不大學不透天人。不精一家仁讓。推之鄉國。而愈弘同胞物

與格之神明而登王家禮之化不轉而爲王道之易易也哉

先君子孝祀公性不佞佛而謹事神鬼所報社事必虔矣凡

地方忠魂苦節與無祀親故建節令子弟拜又錄一冊

傳后人永遵行之

家禮通行論

許三禮曰講道理者最忌將道理講在本子上看著極成章行之則難效是也所貴行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斯爲實學最忌將道理講在一二人身上天子諸侯聖人古人方可行餘則難行是也所貴無貴賤無古今皆能行斯爲通禮雖然禮也者制乎之謂將令過之者俯而就斷不因過者可據爲令不及者跂而及斷不因不及者可減先王本仁人孝子之心著爲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若曰此生身立命之元也不則失之者衆若曰此太聖趨凡之路也不則爲禽爲獸若曰此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不則壞國喪家僞謂此儀文也可略可無余不知其心實事更在何處著落雖家語云禮不責于庶人豈謂庶人非禮中人哉至禮雖充唯庶大衆雖苟求耳若卿士大夫系纓聖賢之林位在朝紳之列上宣王化下正民風而不以身作範精心講求又何辭哉嗟嗟觀聖人之道之大洋洋優優而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兆在敦厚崇禮外耶若欲禮教大行于天下端自學士大夫倡之始余茲爲潛心聖學者此訂焉康熙癸丑孟夏月上于丁日

讀禮偶見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字典三湯陰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嘗受業於孫奇逢之門故書中雖多參講學語而於五禮亦頗有證核大抵據書儀家禮會典諸書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禮解誤者八釋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禮儀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說諸篇皆頗有考據惟謂喪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則其說頗謬考喪服二十五月不過王肅一家之說士虞禮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註中間也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故二十七月而禫雜記父在爲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妻尚祥禫異月豈三年之喪而祥禫反同月戴德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釋名間月而禫是皆爲鄭註確証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去衰去杖其餘哀未忘更延兩月非喪之正故第據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諸儒多宗鄭註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葢三年之喪萬世之通義也三禮乃以王肅一家之說爲古制豈宏通之論乎

學禮五卷

〔清〕李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
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記五卷》
提要

蠡縣李塨稿

冠禮

陸道威曰冠禮堂階房序宜從人家之便至三加命詞則擇執友之有文行者爲賓倩之爲訓言以戒我子弟冠訖酌醴伸謝誠敬行之是矣不必拘拘舊式也善哉是說唐人孫子行冠禮舉朝怪駭況至今日然行禮而必優孟往蹟使人震畏亦非所以善存禮也因從道威說而酌冠禮如後

冠年

曲禮内則二十而冠宋司馬氏言十五歲後可冠蓋古人十五以前可紒而不冠也今世若十四五歲不冠則髡首而肆於學形容詑異矣左傳晉悼公問魯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公還乃冠儀禮註疏曰諸侯天子皆十二而冠是古固有十二而冠者今入學至十二歲後相其身軀成長隨時冠之似亦可也

告祠堂

古冠於廟今無廟則依宋人禮先事焚香奠酒以告家祠

戒賓

古戒賓有辭今擬從宜撰之

加冠

儀禮三加任職居士位之禮也初加緇布冠則庶人常服士冠訖弊之不用再加皮弁士與君視朔之服三加爵弁士與君祭之服皆士應著之冠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是冠加數亦不一今童子入學未有爵者但用應著冠加之爲宜既無三色或亦不必三加也衣履已非古制亦祇用時宜新鮮者可　公冠篇成王冠周公爲祝辭近於人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則古禮亦似隨時撰文非一定也

醮

古冠後有醮禮有辭今或如禮行之或卽於冠字畢醴賓時使之侍賓與獻酬惠以吉詞以成其人焉猶古意也

賓字冠者

古醮後賓字冠者有辭今卽用宋儒禮煩賓爲字說以教之爲可（長子習仁加冠馮樞天爲賓先朋撰字長人說用之）

拜祠堂父母及諸親

古冠者拜母見於兄弟姑姊及鄉先生今亦依宋人禮拜家祠拜父母親友當見者見之

醴賓

古士禮醴賓用壹獻禮今豐儉從力若富貴者則酬賓帛歸賓俎皆可酌行

拜鄉先生

國語趙文子冠見諸卿諸卿各有勗詞亦隨時撰文也

學禮卷一終

學禮卷二

蠡縣李塨稿

昏禮

鄭康成曰娶妻之禮以昏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

納采

士昏禮下達使者往女家納采下達者行媒也行媒以後可知名矣必用一士人納采以問者事重也今世雖有媒妁猶煩親友往求卽此意也然此時尚未成親採擇而已賓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使某也請納采惠貺者擬媒氏之言也主人曰某不敢辭不敢卻其採擇也故問名主人又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乃宋人以納采爲定親禮則大誤矣夫親已定而後乃問名納吉古人有如是之傎乎設卜而不吉將定者又不定乎因是後之著禮者或置問名於納采前或駮儀禮納采而後納吉爲非考禮不明遂改經非聖豈小失歟

賈公彥儀禮疏曰言納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內納之意若然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採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家已許故不言納也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故更言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古人愼審如此而謂初次納采卽定親禮乎

士昏禮用鴈惟納徵不用五禮皆用昏禮辨正曰古賓主相見皆有贄鴈者大夫所執之贄也昏禮有攝盛之例故士越一等行之或以爲納采禮物或云取不再偶之義皆謬今贄禮久廢見則以名紙相通從俗可也

士昏禮女父於禰廟受納采禮以下行禮皆然鄭註云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也孔穎達疏禮記云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也今祠堂狹者不能周旋行禮告祖考主焉可也

問名

士昏禮問名卽在納采一次行之納采求許其采擇也問名旣許其採擇故問名歸而將卜以擇之也原一事也

賓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疏曰名二一子生三月父命之名一名號之名姓氏其類也不言問三月名該在內也 鄭註曰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賈疏曰恐假養外人者主人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賈氏曰不言他人之女明爲主人女也蓋雖媒妁遍言恐萬一不確故復親問主人則無不確者卽或有誑他日可執詞以請古人之愼也[illegible]譸馬介愍公

從聘四禮輯宜曰問名卽今世過庚帖也按周禮媒氏書
年月日名則年月日女名某母所生皆問焉爲宜

士昏禮納采問名後有醴賓禮

納吉

士昏禮加卜得吉賓往告主人對曰子有吉我與在某不
敢辭鄭註曰婚姻之事於是定然大明之詩箋疏以大邦
有子爲納采俔天之妹爲問名文定厥祥爲納吉納徵箋
曰文禮也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於渭請期親迎
也是納吉定親之始納徵定親之成宋人誤以納采爲定
親於是問名納吉皆不可行遂刪去二禮乃今揆之時宜

人情則六禮無一可去者

今人訂昏修一昏啓而用儀佐之女家復啓亦有儀則餽
以禮約以契較古之納吉定親者更爲堅矣

納幣

春秋納幣卽士昏禮納徵也鄭註曰徵成也曲禮曰男女
非受幣不交不親士昏禮記曰皮幣必可制周禮媒氏凡
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是四十尺一兩今
有論銀錢者文中子所謂夷虜之道矣四禮輯宜曰將行
迎娶方行納徵卽世俗下衣也

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鄭註曰許嫁已受納
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今世納幣之日
婿母親往女家具首飾加笄所以重其事也亦通

告期穀梁傳曰告期

士昏禮賓請期主人辭以惟命是聽賓然後告期以有賓
往故有請讓之文今命伻持書而往則但當言告矣

親迎

士昏禮壻車服皆攝盛

士昏禮記男父醮子往迎女父醴女而俟迎者父母命女
敬戒庶母申父母命命女

請經言禮者俱無親迎往反告廟之文惟婦至三月或廟

見或祭行白虎通曰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人女也古人
於人道之始審慎之至也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娶於鄭公孫段氏曰圍布几筵告
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
君老是往迎告廟也然孔疏云圍尋權自由非正也

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杜註云告於廟也莊二十
有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入杜註云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是婦至告廟也然後儒註經揆擬之詞未有經據

左傳隱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
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

其祖矣非禮也孔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卽去而有啓生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案昏禮婦既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共閒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行而行配案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故杜註曰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如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因禮經無據遂人自爲說如此

愚謂昏禮舅姑沒者三月乃廟見夫舅姑沒之廟見其急於舅姑存之拜祖也審也乃合巹後三月乃行則有舅姑者固不當先拜祖而後合巹矣然陳鍼子曰先配後祖非禮則春秋時當有往返告廟之禮但其所謂祖者告廟耳非如昏禮辨正指定親迎至日舅姑卽率新婦以見廟也正義云鄭忽父在告廟當是莊公之事今擬問名以前不敢輕易告廟納吉則親將定矣且鄭註云歸卜於廟得吉是亦告廟之意也則告廟當自此始以後納幣告期皆主人告廟親迎主人率子告而後往娶婦入復率子告廟無父者子自行然後合巹焉若婦之拜祖則後此矣古禮成昏而乃婦見廟見所謂貞信著然後成婦禮也

士昏禮合巹後御衽婦席在西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是當夕成昏也後儒言三月或三日成昏者皆無經據不可從

士昏禮當夕成昏明日婦執棗栗之贄拜見舅姑杜甫新昏別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是唐人亦先成昏而後婦見者舅姑醴婦昏義曰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昏義曰明婦順也三日厥明舅姑饗婦昏義曰以著代也昏禮辨正極言成昏前當見舅姑今世亦有然者亦可也

士昏禮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今北方婦見舅姑同居尊長以次見三日姑率拜族尊長其遺禮也

士昏禮饗送者酬以束錦今擬饗畢而酬則視其貧富焉

曾子問曰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車舝之詩曰式歌且舞則今人親迎往返用鼓吹亦不爲過

昏禮辨正曰春秋天子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於紀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是也陸湻謂尊無敵霝不當親迎也諸侯則親迎然或有故及越境未便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爲親迎公羊傳親迎禮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爲遣迎是也大夫以

下則無不親迎者雖越境亦然楚公子圍娶於鄭莒慶齊
高固娶於魯皆親迎也
昏義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
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士昏禮婦盥饋
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買疏大夫士無二媵卽以姪
娣從者爲媵若無娣則姪先於御是士或二媵或一媵矣
何休公羊註曰所以妨嫉妬重繼嗣也然有數者所以節
人情也惟民爲匹夫匹婦婦無子者亦置側室周禮媒氏
掌萬民之判凡取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妻妻也入子置

側室使生子也今世姪娣之禮難復士以上卽以侍女端
好者爲媵而定其名數可也
士昏禮舅姑旣沒婦入三月乃奠菜穀梁傳薦舍卽此曾子問曰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女未
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蓋謂無舅姑者
鈌婦見之禮故廟見也必三月者何休云取一時足以別
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宋人易以三日非禮意矣今擬
無舅姑者三月壻率婦奠菜謂之廟見有舅姑者三月遇
常事冢婦姑老者祭行姑主內政及庶婦則助奠焉
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女父母女父

醴壻今世親迎亦壻見然亦無害於禮者
春秋有反馬之禮宣五年齊高固以秋逆婦冬來反馬杜
預孔穎達註疏曰禮送女留其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
棄則乘以歸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旣固夫家乃遣使
反馬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何
休註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
之蓋至此始成婦也古人昏禮之愼重如此
家語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
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又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
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毛詩正義曰東門之楊

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矣其周禮言
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周禮媒氏令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賈疏曰三
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言其極法耳愚桉大戴禮載
文王十五生武王而前有伯邑考左傳所謂國君十五
生子者亦有所本然今人賦薄多慾文中子曰婚娶太早
教人以天十四五太早矣必過十七八至二十乃可親迎
至孔子言霜降嫁娶農起禮殺庶民也張融云春秋逆女
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則天子諸侯不拘也
學禮卷二終

蠡縣李塨稿

喪禮

塨少學禮習亟康熙癸亥丁先考慤憂辛未丁妣母憂著士喪禮就正然猶雜以宋人禮也後又問禮河右節次冠昏喪士相見禮以成馮生辰著喪禮疑問請訂念母氏春秋高躊躇不欲覩鐵壺氏曰非也曾申嘗問哭父母於曾子矣孔子卒後子游子張欲師有若曾子不可而禮譏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所議喪禮皆其親在時講究者也孔子未以爲過也己亥秋乃勉考喪禮如左甯簡

勿繁一以繁而易則妨哀一以簾則人苦難行一以縱縱之際繁則檢閱不清恐致謬誤也

始死

士喪禮死於適室幠用斂衾二句通下言註疏幠覆也大斂二衾一薦尸一覆尸今先用其一賈疏曰不疾在燕寢疾病遷處正寢之室以正終也

喪大記妻同

記疾者齊養者皆齊鄭註曰正情性也馮生辰曰如孔子瓜祭必齊如之齊非戒飲酒茹葷也

記徹褻衣加新衣鄭註曰加朝服也馮生曰禮死後沐浴襲衣多不便此時既去褻衣獨不可沐浴乎或恐沐浴過煩澡拭不亦可乎荀子云不沐濡櫛三律而止不浴濡巾三拭而止則死之後不用去尸衣沐浴再襲似於生死之情爲安也

記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卒賈疏曰若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乃宋人誤解爲男女不相訣則夫婦同穴不褻而臨終一訣乃備褻乎母卒子不當在側乎毛河右曰明禮部黃嶧講學於薛瑄之門垂死時止一老妻屏不得前使門人侍疾夜分各觸首屏柱燭滅不續而歿不知何時已終矣讀禮不明可哀至此

記主人啼兄弟哭賈疏曰啼謂聲若往而不返馮生曰初卒主人啼見襲斂之後則哭踊有節也

禮復蓋用死者之服升屋呼其常稱以復之降以覆尸然不生則去之不以襲斂

禮綴足用燕几按註疏以几夾持之使足不辟戾也非綴縛也今貧者用二磚挨足兩邊亦通

禮夏設冰槃

禮奠於尸東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疏云閣之餘食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鄭註曰當爲笄纚去冠惟留骨笄與縚髮之綃徒跣扱上衽水漿不入口三日故鄉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illegible]

喪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illegible]

飮檀弓曰毁不危身曲禮曰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麻在身喪服四制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

禮帷堂疏曰鬼神尙幽也

立主喪毛河右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謂死者無子甯可不立後不可無主喪之人則喪主重矣有尊主卑者父爲子主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也祖爲孫主舅爲子婦主奔喪註子有妻子之喪皆其父主之是也夫爲妻主兄爲弟主奔喪云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兄弟各爲其妻子主喪也又云親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長子主喪若

兄弟之喪亦長兄爲主也然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而有時爲妾主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不於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夫自祔於祖姑之妾非攝則否然兄爲弟主弟不可爲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兄主之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旣爲主而弟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卽二主矣然則兄無子若何曰兄無子而議攝主雖從兄弟亦可主而何況父弟然則世父叔父可爲侄與侄婦主乎曰不可奔喪前已言之矣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各主其妻與子之喪也而何煩世父叔父共主之乎據此則兄爲弟主并不爲弟婦主也

此尊主卑也若卑主尊者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謂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疏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也然則必無尊主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於君其所爲主人卽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然而檀弓云父兄命赴者則父在子亦爲主矣然則尊主卑主並主乎曰禮統所尊曾子問曰衛靈弔季桓子哀公爲主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北面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拜賓康子不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者非主也今哀公拜興而哭而康子亦拜稽顙當時有二主之誚故小記異國君來弔其臣

則本國之君主之而其子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亦如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並主而各有不同小記云婦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以祔主於祖姑則重在祖廟故尊者主之餘如饋奠斂殯卒哭祥練則非尊主所當爲而卑者承命以主之是以命赴父爲主而赴卽子自行尊與卑不相礙也今俗訃文載子名而并以父兄名加之於前亦近禮意至拜賓則古弔簡今弔繁舍尊就卑亦義之可者也然又有攝主凡無後者則必置人以攝之小記云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
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適婦爲主今道他
人攝則男主必喪家同姓者女主必喪家異姓者不使本
家女攝以婦人外成也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
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此言死者無近親而大功
從父兄弟爲之攝主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子皆當三年
特妻或疾子幼小不能主大功主喪者須主及練祥二祭
而後已以所攝者三年也皇氏曰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
主者爲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
緦麻至祔朋友亦虞祔而已又雜記姑姊妹其夫死無子

夫黨又無兄弟則使夫之族人主喪而妻黨雖親弗使爲
主以婦人外成也若夫又無族使鄰人主之無則里尹主
之如閭胥里宰之屬又朋友有暫爲主者孔子哭伯高使
子貢爲之主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來弔者孔子爲主而
拜之

檀弓立相宋人禮名護喪

禮赴今文云某以某年月日卒於正寢謹訃

禮有賓則拜之檀弓曰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

治棺

禮立祝主合奠事

禮含實口以米貝
作主愚謂以省重也待既斂供於靈座覆以魂帛漸引神
就主至葬日題之

禮爲銘旌書曰某氏某之柩

禮宵爲燎於中庭次日同

次日

禮厥明主人西面憑尸踊無算主婦東面踊亦如之三日當同
主人袒括髮以麻衆主人免於房以布纏頭婦人髽於室斬衰婦人麻繩撮髻齊衰以布

禮奉尸俠疏云人旁作之於堂男子踊無算馮生曰今與古戶內

爲室東西爲房戶外爲堂東西爲序者不同或初卒在退
廳遷於大廳可也顏先生家禮用白布竪杆架之下垂及
地尸牀前者蔽內外左右者別男女主人率衆主人位左
男客來弔則褰帷左陪哭主婦率衆婦位右女客來弔褰
帷右陪哭亦帷堂之遺也

禮奠祝執事喪主辟踊

禮代哭使人更代而哭不絕聲防以死傷生也

禮立擯接待賓客者按禮死後襲次日小斂三日大斂士
襲三稱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而又有明衣有絞有衾
有冒紟纚彭亨棺槨當如何大以容之況大夫以上更加

倍蓰者乎或爲周末文勝之儀而非三代之舊制也今人不用已久難以復矣且問喪云三日而後斂以俟其生也乃次日卽斂結矣何以俟其生乎

三日

禮棺入主人奉尸斂於棺哭踊無算按禮棺初入主人不哭蓋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過此則無及愼之也先安答牀（左傳名褊柎）於漆棺底加莞簟下尸衾有枕實鬢爪旣不用大小斂則以衣覆滿及塞空隙令實勿實金珠恐盜也冒以大衾名曰斂檀弓殯疏曰葬始北首殯猶南首若生時北趾不忍以死待親也鄧氏曰古殯於西階設几席

以安神於奧不復於尸設奠此送形迎神之精義也宋人設柩於堂中少西置靈座其前暴露之且棺不殯塗卒有水火盜賊難以避患非禮意也今擬於堂之西偏累磚四周而塗之靈座設於堂中供主帷之前置供桌務令幽閟別如禮於下室設牀几案屏幃服飾如平日以時上饍羞及湯沐不則卽於靈座後設靈牀如之

禮卒塗祝取銘置於柩東主人復位踊襲乃奠於靈座前主人及兄弟北面哭殯閉門主人揖就次（倚廬）衆子廬隱處

四日

禮三日成服（不數死日爲三日所謂生與來日也）今儀斬衰不緝麻絰冠要絰齊衰緝麻絰冠要絰皆有負版辟領衰期以下布漸細絰漸細按古之喪冠卽平常緇布冠但用粗布而色白耳首絰以象頍項今世平常不服此冠喪獨服之亦爲不合然有古意君子不忍去也惟古葬後冠有受服今則如平常冠而素之可也

禮朝夕哭註朝夕及哀至哭不代哭

記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喪大記曰食之無算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顏先生日食無算者朝夕奠粥候之哀少殺則食不論頓數也）

始朝夕奠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自此爲常奠至乃

徹食時上食朔則殷奠

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象聚憂且不祭也又曰卒哭成事而後主各返其廟以祔祭且後此時祭行也則士喪葬前停祭家祠亦當聚主告鬼神以哀且爲祔地焉

營葬

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春秋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禮筮宅今相宅有定穴者則不必筮但葬有月具儀告后土開域

禮獻材謂主人親視治椁及明器諸材也椁厚薄量力朋
器飾棺等物從俗爲之不必多

葬

禮啓殯葬前三日祝具奠告啓主人哭踊無算服親會哭

禮告啓期於賓今世先期如初死赴儀告葬期

禮遷於祖謂朝祖廟也今儀祝奉靈座燭從奠從主人哭
從至家祠祝告曰年月日哀子某奉某親某將葬於某塋
敢奉以朝哭拜稽顙畢奉還柩所

禮祖葬前一日日側而祖鄭註曰將行而飲酒曰祖今日
夕徹靈牀遷柩中堂設靈座其前陳盛饌以奠祝代主人

祝化者

禮乃代哭如初宵爲燎於中庭

禮遣葬日遣奠亦設盛饌祝曰靈輀既駕往卽幽宅主人
哭稽顙拜

禮乃行遣柩就轝主人哭踊無算

禮至壙乃窆藏銘旌其內主人哭踊無算賓退則拜送
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今儀先窆之以賓祀后土題
主窆訖奠主前祝曰哀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謚府君
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旣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
是依主人拜稽顙

禮返哭抵寢安主拜送賓

禮卽日虞主人沐浴易奠而祭成儀

再虞用柔日

三虞用剛日

禮旣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曲禮曰有疾則飲
酒食肉疾止復初雜記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禮又剛日卒哭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
甫尙饗今世昭穆已亡或曰祔於四親可也若不及三月
而葬遇剛日則祭至祔而止卒哭必以三月自是卒止無
時之哭惟朝夕哭

明日祔奉新主於四親側告祖考以某祔告畢復奉主歸
寢朔望陳獻有服者會哭

禮有受服謂旣虞卒哭易衰以成布如易三升而六升也
冠如易六升而七升之類間傳曰去麻服葛謂男子去要
麻絰絞帶易葛絰布帶婦人去首麻絰易葛絰則今世葬
後衰易以不極麤之布要絰易布帶或葛帶皆可

期

禮期而小祥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行小祥祭間傳曰
練冠檀弓有角瑱檀弓曰練衣黃裏縓緣喪服傳曰舍外寢鄭註
至室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謂止朝夕有時之哭而不
也

訃日數哀至乃哭也

又期

禮父期而大祔凡二十五月行大祥祭問傳曰素縞麻衣疏縞冠素紕以十五升布爲深衣也又曰居復寢方靈皐曰齊所居之外寢喪大記曰斷杖

三年

禮中月而禫鄭註祥後間一月戴德作服變除禮云二十七月而禫是也間傳曰禫而纖無所不佩謂著黑經白緯之纖冠也又云禫而牀始飲醴酒食乾肉

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禫祭後卽於此月內擇日吉祭

也未配者以主人未入內不以內外官具也吉祭義同春秋吉禘毛河右曰喪畢行之爲死者入廟當合羣主而禘視焉且昭一廟當祧故迎毁廟未毁廟之主合食祖廟然後將新祧一主隨衆祧主並遷而新祔之主乃得從親主而入於穆之禰宮則於祧於祔泯然相安此先王制禮之精義也

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方靈皐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始復內寢也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靈皐曰喪禮最嚴御內而食肉飲酒次之親喪既葬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而復寢則祥禫之後猶不忍也至女子遭喪亦必練葬始歸夫家此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而盡性也

喪服

時王之制載於會典及律可查而遵行也但今世祇見宋人禮書其言不考證今古每爲武斷以誤後人姑舉一端明之如胡氏傳春秋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是禮出何經傳乎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於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

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是也父沒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繐繐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沒則三年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或曰母非指嫡母歟曰嫡母母也生母母也言母則統之矣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嫡母則慈母者側生子而死而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雖深不可以踰生我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生母之服反沒其文有是禮歟乃妄曰厭於嫡而降則慈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歟是爲母內卽有生母昭然也以至大夫側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沒三年士側子父在爲其

母期父沒三年一如嫡喪皆歷歷有據而春秋傳於昭公喪生母叔向亦曰有三年之喪若漢唐以後母氏之服又但有增而無減也而胡氏竟憑空而爲是言他如張橫渠謂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春祊只祭一廟七廟七歲而周天子兄弟數人遞立止爲一世親廟不妨數十司馬溫公以天子爲大宗朱晦庵謂周初昭祧藏太廟東夾穆祧藏太廟西夾及文武有不祧廟昭祧藏武世室穆[illegible]文世室皆憑空造事不可殫述學者可即此以觀其餘

學禮卷三終

學禮卷四

蠡縣李塨稿

祭禮

諸儒家禮但云如何行事而不載其自後學繙閱不辨其疇爲古禮疇爲今禮疇爲本人自造之禮因而致誤者多矣今承友人屢索祭禮錄彙以共習行乃各則予以考辨庶觀者知其得失以便教我

家祠（祠本古祭名後遂祠地曰祠漢向克謂宜立諸葛祠於沔陽如古學習之地遂名學）

王公埀司農問古廟制可復否曰廟制不可復也宋代曾令羣臣立廟時惟文潞公家立之他好禮如司馬溫公等皆未之舉何者勢不行也古率世爵故廟制累世可遵今用人不以世父居貴顯當建子夷寒微毀之孫貴又修神倏進倏退室倏成倏徹如之何爲制蓋朝廷可法古同堂異室則爲陋學士難法古同堂異室則爲宜後人家祠之設固酌古今之善者也

所祭

古禮天子七廟太祖下三昭三穆高曾祖禰及高祖之父祖也諸侯五廟太祖二昭二穆高曾祖禰也大夫三廟一王制曰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一祭法曰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正義曰支庶爲大夫及曾祖

適爲大夫有太祖祭法又曰三廟之外有二壇高祖始祖雖廢時祭尙存禱享適士二廟祖禰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今應任知縣即比諸侯以當方百里民社也而舉人進士尙非官師以未任職事也準之古禮似難處矣考明初禮官用行唐縣知縣胡秉忠議許庶人祭及三代至中葉許士人從朱文公家禮祭四世故向祀高曾祖禰別庶人也而公薦則及始祖倣壇禱也

主室

主者神主也衛次仲云主用栗父母皆八寸寬厚三寸何休范甯云主正方穿中央達四方謂中央穿於底座達之

四旁皆等方也宋人主制作兩判合穿鑿無據又云主刻而謚之謂祇刻謚於其中如武王主祇稱武王更不刻顯考皇考諸稱與子孫奉祀之註則入廟以至遷廟不煩如後人更稱改題矣室者主之函也說文云藏主之器是也朱子家禮稱櫝則藏龜玉器名似傷於褻室者藏主之屋周人以石爲之棲之於壁曰祏今以木狀類瓦房前有槅門置於桌上即漢后異室之遺也家禮名龕亦非龕塔下室佛氏之稱也而可以名吾親室乎

神主位次

馮辰書問神主位次蔣以更正其家堂也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更主居北壁正中南向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即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亦少退者以古昭穆合食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若後儒禮高曾祖禰皆南向以西爲上則奚爲者周禮之上西非上西也室之戶在東南則室西壁爲屋盡處其南謂之奧其北謂

之屋漏地最深邃故太廟羣廟主皆居之東向今祖祠以北爲上矣而仍尊西是冠朱而呼毋追也若曰神道尙右則漢儒原有天道尙左地道尙右人道尊左神道尊右之說乃因禮有男路由右祭神右几諸文因撰爲此解其實明徵古典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太廟左昭右穆曲禮祥車曠左以妥神皆尙左非尙右也又杜撰者以爲太祖居中東爲高西爲曾又東爲祖又西爲禰以妄附古之昭穆則漢張純曰父子不偶坐豈未聞焉而爲此

家祠公祠並立

黃宗夏問北人多家祠南多闔族公祠孰是孰可行曰語

云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其是乎家堂祀高曾祖禰古禮自七廟至一廟他祭可殺惟祭父無殺明父親也父以上高曾祖因親明四親親也此古人因時所祭也然親盡必祧祧何所入始祖不可不追先祖不可忘而分有所限者何以伸則今之族堂可酌行也凡一姓先祖皆入其內供始祖於中下一世爲一室昭穆列而前或各自爲神牌或族大一世其爲一博牌（祭禮通俗譜）有功德者別爲專室於旁推族長爲主而率合族致薦每歲一次此卽古人大祫之祭也北人念親而忘遠南人合族而簡親兼之庶矣若力不能遽建公祠者先糾族人墓祭而漸營之

祧主不祧主

劉來獻曰凡祧主入公祠乎曰尋常者入公祠牌位則瘞其主矣（朱人禮）若富貴有力家祠旁倣古遷廟制爲祠以藏祧主倣古不遷廟制爲祠以供本支功德不祧之主非亦追遠之厚歟

主祭

祭禮通俗譜曰祭必以子子必有兄弟周制兄弟嚴適庶而適庶又嚴長次惟長適可以主祭次適與庶皆名支子皆不得主祭盡封建之世天子諸侯卿大夫惟長適得襲位次適卽不襲故古之重適卽重貴也若重適則次適母弟獨非適乎而亦不得主祭矣或曰周制重適庶名分也而今謂封建之世恐亂擇立故特嚴於此以爲適庶者卽貴賤所由分竊恐貴賤攸分祇立子一節若他禮則在名分不在貴賤曰禮莫重喪祭喪祭貴貴則無他禮可辨矣喪服父爲適子三年爲傳重也若適子廢疾不傳重則父母皆降服是以喪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姑爲之小功夫猶是適子適婦而但廢疾不能襲爵則父母舅姑皆降服是何可曰重適非重貴乎惟祭亦然禮支子不祭謂長適襲爵者有故不得主祭不許次適主之而必告於祖而始攝其祭故曰不祭庶子攝祭亦然則重適卽重貴苟無貴次適與次庶等耳况至今世適不必貴庶不必賤一父之子而必分曰子非適不成父後夫成父後者謂父爲天子諸侯卿大夫而其後當成之也今旣無世爵父卽貴耶後之者不必貴適可成庶亦可成也父儻賤耶何後之堪成夫適不必貴適不必成父後則通論長次以伯仲分可也適長適主之庶長卽庶主之此天倫也然而適庶之名仍在也先王重適之意終不可以已也因擬爲儀若攝然其長庶爲主而有適弟者則位長者後灌畢則揖適主初獻禮然後長者以再三成之則適亦重矣

嫌謂嫡庶在夫婦倫中夫與婦不昵褻夫婦有別也夫待

嫡庶有尊卑亦夫婦有別也長幼則兄弟之倫如季友既以仲慶父叔牙爲兄親稱仲叔季可知使在於今無世爵非別子爲宗則不可以僭其兄所謂長幼有序也二倫各論可也

曾問南北士大夫今世非有廕生家喪祭但論長幼蓋廕生必先適即古傳重成後禮也非廕生家則無重可傳無後可成故但論長幼今世通行之人情即天禮矣二者亦各論爲宜

通俗譜曰兄弟雖異居而必同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同居而必分祭以各自有父也如主祭之猶子則所祭之父之孫也苟一主祭之弟夫婦偕亡則此猶子者本孫也而

今爲子矣爲子當祭父於是立考妣之主而分祭之所謂此即小宗之禮也禮曰繼禰者爲小宗謂子必祭父也子即小宗也長子爲主而親弟從之故曰小宗若祭祖則從於繼祖之小宗矣祭曾祖則從於繼曾祖之小宗矣祭高祖則從於繼高祖之小宗矣若祖與曾爲累世長子則皆從於繼高祖之小宗焉至繼禰小宗之子則父之高祖服盡弗祭而以父之曾祖爲高祖爲小宗之始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也若繼祖與曾高者貧賤不行祭禮無以從祀然亦不敢別立主則如通俗譜說設牌祭之可也蓋古大宗禮以別子爲祖今不封建與古制異而小宗五世族親相去甚近尊祖敬宗收族皆甚有關今日必不可不講也

公祠以族長主而陪以長支襲以賢以貴以富

溫益修明府問族祠長支主祀舊儒以爲即大宗法然否

曰非也通俗譜曰今日而言大宗夢語也古之宗子必以天子諸侯之第二弟爲之稱爲別子別子者餘子也今反以長支當之是長而非次正而非別不通一天子諸侯尊貴其兄弟輩不得與之聯戚戚之誼見大傳因別爲之宗以使之戚其戚今自世家巨閥以至白屋其兄弟輩有何不得戚其戚而立宗以戚之不通二古宗子皆卿大夫士爲

之故宗臣之子恒爲宗臣絕則繼之所以藩屏邦國詩云宗子維城大宗維藩是也今族非邦國有何藩翰且前無世官後無繼襲以無何有之人而使之捍衛宗族能乎不通三若其最不通者宗子主祭限以四親長房數傳而後分曰卑幼以通族之衆而長房以卑幼統之其等世者有兄弟其先一世有伯叔父先二世有伯叔祖父先三世四世有伯叔曾高祖父而皆在助祭之列長房居中伯叔氏居兩傍問其所祭者則長房之父祖曾高也長房之父祖曾高非盡爲伯叔氏所當祭不當祭則爲舍其祖父而祭他人之祖父矣且長房有至貧至賤至不才者勢亦何能

行焉四也然則如何大宗不可復而族又不可以不收則公祠主祭莫若族長擇行輩年齒高於一族族衆共推者爲之禮所謂長長也於是爲祭主而襄以賢處分尊祖合族之事也以貴用其勢以令衆也以富須其財以成務也祭時亦如家祠之祭立闔族長支嫡長於族長後灌畢揖長支嫡長主初獻禮不敢忘始祖嫡長也於以合薦而使通族知本合蕿而使通族知睦匡其不義助其不及而使通族聯貫如一此卽大傳合族周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也

先儒謂別子有三一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河右以適子之弟爲解謂下二者爲訛論塨謂古或亦有之但今有當辨者自他鄉遷至此地必明知其他鄉之祖有人奉祀或迷失而不能記憶者則可奉遷者爲祖不然仍當以他鄉之始祖爲祖周自有邰屢遷至於豐鎬固仍以后稷爲祖也庶姓特起爲官不必如古人世繼則亦不可置其始祖而以爲祖矣果官而有德如前議別爲專室或專祠不祧可也

祔

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無則中一以上謂孫祔祖妻妾祔祖姑祖妾再上則祔高祖昭穆不可混也今昭穆之制不行則此可無拘矣主祭之婦死祔於姑側死祔於側姑無亦祔姑子死祔祖兄弟死則令其子別祭兄弟之婦先死亦祔於姑若殤與無後者則以情禮酌之或祔族祠或祔家祠以時祧焉可也

生母祔祠

古生母祔廟定禮也春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胡氏傳云成風書葬稱夫人祔廟亂倫易紀最爲繆論竊考古禮生母之祭有數等焉

其一專祭者則始封之君也帝嚳元妃曰姜嫄生稷次妃簡狄生契次慶都生堯次常儀生摯摯堯爲天子則其母自祔祭帝嚳廟矣稷封於邰契封於商諸侯不敢祖天子故不敢祭帝嚳而各祭其母周有姜嫄廟魯亦有姜嫄廟則簡狄廟祀於商可知若如後儒之議姜嫄爲元妃嫡也堯宜祀之矣而以各有子專祭竟可不祭簡狄爲次庶也契不當祭矣而商頌大禘歌功誦德必首簡狄則以天理人情無忘其所生者忘其所生者必毛羽無知者也

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義亦同此是時隱公攝位桓未爲君則不可於廟中主祭其母也隱又不可以主祭桓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爲筞宮如姜嫄之有專廟者然其後

桓卽位自當請祔惠廟但春秋以桓禮不書耳

穀梁傳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蓋卽宗姜嫄簡狄之事而立言也又曰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夫公子主祭其言不明蓋誤語也公子何公子乎先君之子耶則兄弟各自有母何以非所生而祭吾母是必同母之庶弟也然使無同母庶弟則將以誰主乎將築宮而不祭乎已之子耶則已嫡子嗣君位矣已不祭則嫡子亦不當祭矣若曰庶子使無庶子又何以處矣且未聞已爲君卽可不祭所生而使他人代祭者也稷未聞不祀姜嫄契未聞不祀簡狄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親廟庶子

王亦如之是庶子爲王亦祭所自出亦別立父母親廟(明嘉靖祭興獻自是合禮但不可入廟稱宗耳詳見別錄)未聞子爲君而可不祭所生也況穀梁接曰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之非禮也是以孫築宮祭爲非必以子築宮祭爲是矣則於子祭又似指庶子爲君者矣何其言之周章也(左傳仲子爲惠公繼娶夫人桓公之母公羊亦謂桓母穀梁乃曰隱之庶祖母誕甚矣其言本不足辯以論禮故及之)至於孫止則有說焉喪服小記亦言妾母慈母不世祭止而不世祭者止春秋四祭(猶祭法無禱則止之止)非併專祀而去之也若併去專祀則巍然築宮倏然絕享有是禮乎情乎蓋子必宜祭其母而母爲婦人不可以立祖故殷雖須簡狄

而祖廟以契周雖須姜嫄而祖廟以稷當稷契在時以春秋時祭姜嫄簡狄及稷子嗣位以稷爲祖契子嗣位以契爲祖則時祭上薦太廟而不及姜嫄簡狄是於子祭於孫止也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在享先王先公之外是專祀之證也故姜嫄廟謂之閟宮以告月朝廟冠昏諸禮皆不之及深閟然也至於專祭何時則禮未有見矣(或曰使公子主祭蓋孫時祭太廟不能至先妣廟以公子攝祭也)

其一則繼世之君生母必致於廟也春秋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嫡無子而庶子爲君母薨赴於與國反哭而虞於寢祔於祖姑喪畢致廟一同嫡喪其爲禮一見於左傳左

於成風之薨王使歸含會葬曰禮秦人來襚曰禮而且襄母定姒季氏將薄葬匠慶爭曰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季氏乃如禮昭母齊歸之喪國人蒐君不戚晉賢如史趙叔向譏之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國不忌君君不顧親必將失國一見於公羊傳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一見於禮記喪服小記曰妾附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附夫有妾祖姑高祖姑在廟是庶入廟矣且從祭而非專祀者不於孫止矣卽專祠之不去亦可例見矣雜記文同又曰主妾之喪則自祔夫卒哭祔廟以爲喪畢致廟也是庶入廟歷見禮文矣胡氏訛祔廟何所據乎無據如之何議

惲臯聞曰王使榮叔歸成風含賵舊儒謂王不稱天爲貶爲禮成風非禮非也春秋尊王而乃進退天子以勖於亂賊乎其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也如檀弓寡君使容居坐含是也曲禮云有天王某甫非褒也書云王若曰非貶也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非誤也

且魯秉周禮當日追尊生母極爲愼審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姒氏卒公羊傳曰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九月葬定姒公羊傳曰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蓋周制世子遭喪則卽位以國不可一日

無君也然年不忍遽改尙屬先君踰年又行卽位禮乃改元是新君之始也時定姒七月卒而定公先以五月薨哀公方在喪次故曰未成君不書薨不稱夫人及後葬定公乃葬定姒哀未踰年改元故不稱小君而有子爲君則必入廟故稱謚書葬魯之守禮謹嚴如此春秋書法謹嚴如此而謂成風等已事皆漫沫爲之也乎

禮緣人情而制者也文武旣王追王祖考今時子爲宮嫡母與生母並封皆天理人情之自然也考漢代始建太上皇廟而昭靈后不配又立原廟郡國立廟這陵寢廟主不遷東漢明章不立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禮最踳駮然竇姬以子景帝立進爲皇后及終合葬文帝覇陵王太后亦庶也以子武帝貴合葬景帝陽陵光武除呂太后配食高廟尊薄太后曰高皇后不惟祔廟且配食地祇則尊生母一端尙沿周禮祔葬祔廟未嘗盡失矣唐睿宗竇德妃子明皇卽位追稱昭成皇太后與肅明劉太后並祔廟祔葬橋陵宋世太常議禮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其語乃係想像未有經見后禮官宗袞服小記祖姑三人在廟之文太祖元室繼室繼后並祔太宗李賢妃生眞宗追稱元德皇太后與懿德明德並祔且明德元德同祔葬永熙陵眞宗李宸妃生仁宗

追稱章懿皇太后陪葬永定陵與郭太后劉太后同祔廟則古禮流傳歷代未沫而胡氏忽生妄說滅彝倫禍帝王以明孝宗之純孝追慕孝穆紀太后流涕哀感而爲妄說所縛不敢奉孝穆祔廟而僅祀之奉慈殿然遷祔茂陵與憲宗生母周太后合葬裕陵穆宗生母杜太后遷祔永陵神宗生母李太后合葬昭陵光宗生母王太后遷祔定陵烈帝生母劉太后遷葬慶陵皆同至於子立而生母在以太后禮尊養之卒以太后禮葬祭之則自漢薄太后以至明皆然未嘗爲胡氏說所熒惑也亦可見天彝民極之不能越矣

其一則大夫士又一等焉天子諸侯名分尊嚴除庶子爲君得致其母於廟外其餘庶子之母或子爲大夫或爲士皆各祀之不得致廟大夫士分卑可以伸情禮大夫貴妾緦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則凡有子者其母皆祔廟從祀所謂妾祔於妾祖姑者是也無子之妾或不祀矣

時祭

古禮春礿亦曰禘曰禴夏禘亦曰祠曰禴秋嘗冬烝以饗宗廟公羊傳曰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誠重之也然惟天子四祭全舉諸侯則三祭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大夫以下更降可知故祭義郊特牲

專舉春禘秋嘗孝經云春秋二祭以時思之楚語曰士庶人舍時言不能四時皆祭也如此則何時爲宜今世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日比戶拜奠雖清明十月朔近於俗節七月望日起於佛教但寒食祭掃於墓自六朝以來盛行宋儒謂俗節不可廢明代定制令三節臣民行祭吾祖考習之已久冥中望食則亦焉可易哉㙜家即從時制以此三時行於家堂焉

墓祭

墓祭不見於經周人冢人祭墓爲尸孟子東郭墦閒之祭乃祭土神未爲祭先何者冢人不必同姓可爲尸也然今人無家祠率墓祭神不知於彼於此㙜家三時之祭薦家祠畢復以餘饌奠墓即古於堂於祊之義也

薦

孟子曰士無田則不祭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今士率無田矣則但可具薦必宰牲然後曰祭

齊戒

祭統曰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共十日明制分大齊小齊顏習齋先生家禮有十日齊三日齊一日齊時齊刻齊㙜向以薦旣非祭而貧冗又不能十日無事戒二日齊一日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刑人不

與穢惡事齊不問疾不會客不聽樂沐浴著明衣遷坐變常不食魚肉盛饌致思所祭如在

薦儀

曾子曰周祭猶醵㫗有以也蓋古之祀儀如今之燕客薦牲後煮牲於鑊入俎以薦即今燕之食白煮肉也或燔或炙即今燕之燒灼肉也鉶羹饋食九飯即燕之盌菜正筵也酳而加籩豆即燕之設從席也尸與主賓獻酢因而旅酬無算即燕之賓主歡飲於旣也今薦神無尸無樂兀然一供慬同厭祭去古遥庭矣而其意不可不彷彿也爰取會典儀忝以古禮如左　前夕灑掃陳桌坐及燭香器皿

設位中堂薦日予時後夙興執事然燭主人焚香灌酒焫
蕭脂亞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主祭者就位
與祭者各就位通贊唱迎神執事者請神列位中堂鞠躬
俯伏興四平身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著水淨巾詣
酒罇所洗爵司尊者舉冪酌酒詣某神位前跪獻爵獻脡
獻殽獻饌獻帛獻茶讀祝伏興平身凡內唱伏興外通唱
伏興平身同詣侑食所闔門侑食祝人祝曰請食立一盌
飯頃復位通贊唱闢門行亞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以下
同初跪獻爵獻殽獻饌獻蔬伏興下同通贊唱闢門行三
獻禮引贊唱同跪獻爵獻殽獻饌獻羹湆伏興下同通贊

唱闢門行酳禮引贊唱詣神位前跪加爵加菓加餈加脯
鮓加茶伏興平身詣侑食所闔門侑酳祝人祝曰請酳立
如前復位通贊唱闢門飮酺受胙引贊唱詣飮酺位跪飮
酺酒受胙伏興平身復位通贊唱謝酺胙鞠躬俯伏興再
平身徹饌送神鞠躬俯伏興四平身讀祝者捧祝執帛者
捧帛各詣燎所引贊唱詣燎所焚祝文焚帛望揖亞引贊
唱禮畢主人捧神主歸於其室再拜妥之若大祭備禮能
用樂者則迎神三獻酳神飮酺送神皆奏樂　簡儀連三
獻又簡儀連三獻迎送俱再拜不酳不受酺胙又簡儀設
獻五拜禮以焫蕭脂爲求陽報氣曰凡祭愼諸此接曰稱曾孫謂國家也孔疏家指大夫或謂尊天子諸侯
用者非
楮幣
紙錢所以代幣帛卽明器之意也力不能具帛者以此代
之侑神酒勸神飽亦無不可晁以道曰自漢以來有紙錢
唐王璵始用於祠祭

樂

古祭皆有樂郊特牲曰饗禘有樂食嘗無樂爲也祭統曰
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舞大夏嘗何嘗
無樂耶

朔望謁薦

國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又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
祭法天子七廟除二祧五廟月祭諸侯五廟惟父祖曾三
廟月祭士庶則無有春秋告月先儒謂諸侯月朔以特羊
告廟至喪禮大夫朔望奠士惟朔奠月之有薦謁古禮參
錯可考者如此今世最重朔望衙役必叅官排衙官必沿
廟行香豈於先祠而忽諸後儒朔望拜獻祠堂因之家人
行禮拜祖父尊長乃束躬齊家今日必不可不行者也顔
習齋先生家朔有奠望惟焚香叅拜無奠塨家朔望皆有
薄獻或亦皆可

元旦謁正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則古禮元旦朝謁矣而其儀無聞今世元旦先祖五祀靡神不舉𢢀思古有蜡祭國人皆與祭畢羣飲爲樂郊特牲曰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卽其祭皇氏侃曰夏殷蜡各在歲終蓋報舊歲迎新歲大索神而饗之時不同而禮一今蜡祭不行而元旦謁正家家索饗羣神有似蜡祭固在所當行者

薦新

通俗譜曰古有薦新之禮如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至少儀云未嘗不食新則泛指凡物言之且輔薦之物不過數品如薦韭以卵薦麻以犬類是薦新最薄時時可行蓋四方生物不齊隨其時之所有以獻焉

節令

宋人有節令之薦如端午中秋之類與薦新等或少豐焉

出入告

春秋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命祝史告於宗廟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命祝史告於五廟反必親告至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是出入告廟皆係朝會征伐越境大事非尋常出入亦

告也文公家禮乃於鄉井往來必告祠堂則以出告反面事父母者事廟主雖亦事死如生之意而幽明無別人神一事恐亦非也喪服小記曰無事不闢廟門固言喪禮亦可見鬼神主幽不可輕瀆今定遠行重事及近出朔至望以上者乃告

居喪不廢宗廟祭

考禮遭喪葬前停祭卒哭後凡遇常祭請新主祔祖合食祭畢反寢左傳所謂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也孝子將事素服微殺其凶（左傳晉平公卒服烝於曲沃）卽虞祔杖不入室堂之義也祭禮降殺不樂不飲醻受胙卽曾子問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之義也若曾子問緦不祭何助於人言已有父母之喪將虞或祔而忽遭他喪卽緦亦必殯而祭是已尙停虞祔之祭況助人虞祔也又士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言士正祭間緦喪亦廢若所祭者與死者無服則不廢也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言喪之三年者不於葬前屬紼之時行宗廟祭也喪服小記喪者不祭亦言葬前停祭也皆非言居喪三年總廢祭也

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訛

伊川創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三禮朱晦庵非之曰冬至之祭似禘立春之祭似祫未盡也古天子冬至祀天以始祖配未聞冬至專祭始祖也春爲時祭之一未聞祫祭先祖以立春也禰何人何時不祭未聞限以立秋也春冬祭祖而置父於心安乎古四時祭七廟五廟以及二廟皆同日祭祫祭亦必上尊始祖下及禰廟未聞始祖先祖與禰分祭也

文公家禮噫歆之訛

噫歆凶禮非吉禮也通俗譜曰儀禮旣夕與虞祭皆聲三啓戶謂啓殯之際與葬畢歸祭魂無所依故祝先闔戶男

女哭踊尸外至升堂止哭然後聲三啓戶鄭註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鬼神也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于祝告時亦止哭作聲三鄭註亦云爲噫歆之聲三以警神聽蓋君初薨時魂倀倀無所依與啓殯葬歸正同今堂堂盛祭有廟有祏可憑可依而用此凶禮爲嗟歎之聲胡爲者至於儀禮告利成則祭畢而告尸使起也曾子問明言陰厭無尸則不告利成矣亦不必用

五祀

五祀見於儀禮周禮及禮運曲禮王制月令祭法曾子問諸經大抵天子諸侯大夫以及士庶人之通祭祇天子加二祀士庶或減二或減三四耳若五祀之神月令曰戶竈中霤門行而白虎通劉昭范煜高堂隆所言則又以爲戶竈中霤門井顏先生從之稱井曰水神無井者以盛汲水盂爲位曰井水與行一也水之流多依行路也置神牌五於中宅壁間爲室以供之若祭法以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爲五祀則諸侯爲國立者與私家所祭不同其祭時塨家先人原遵舊俗節序拜獻臘月祀竈後塨從學顏先生見其從曲禮祭五祀歲徧分春夏長夏秋冬以祭倣而行之數年後查明制國初禁淫祀庶人惟許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竈古亦有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之

禮乃仍祭告從舊五祀元旦潔陳節令薦新朔望叩拜倣儀禮士可禱五祀也至歲暮則專祀竈遵時制亦倣士二祀一祀也

先聖先師

古始立學及教學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雖屬鄉國建學之制非士子私行但今官學虛設而士家自爲學則釋奠先聖孔子以及賢儒先師似亦每年入學之始可義起者文王世子曰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一獻無介語其儀儉又易行也

社

通俗譜曰古惟天子祭天地而社則自諸侯大夫以及士庶皆可私祀故祭法除王侯立社外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如後世里社之制凡一鄉一井皆得設壇壝以申禱賽周禮所謂州社市社春秋所謂書社千社清丘之社皆是也古禮侯社國社分爲二今則社稷一壇非州縣官不得與而民間社祀則另設城隍土地載在祀典城隍官祭而土地則各方各里皆得下逮是土地其卽古者民社之遺歟第其神則古以后土共工氏子爲土神農厲山氏子與稷棄卽也爲田主之神今世俗亦曰勅封某然率無據不典則祗虛其名曰土穀之神而已若祭期則以春秋明堂位曰春社秋省載芟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序曰秋報社稷可據也

司命

學禮卷四終

學禮卷五

蠡縣李塨稿

士相見禮

儀禮卿大夫相見並入士相見禮內故今官職尊卑不一者皆可以士統之惟屬官見上司臣見君則別有儀注

經曰賓奉贄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今儀無贄以刺代尋常單名紙寫某拜特敬全帖十二摺寫某頓首拜尋常白全吉慶紅全門生則手本初見者先煩介紹通意詞如古禮投刺閽人傳之有從則從傳言投刺若常見者但投閽人刺曰某請見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請終賜見主人固辭賓固請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今儀尊者施卑不言固見主人辭以不敢當尊者去若固請見則見相敵及卑無不見者不見則辭以不在矣賓去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請主人固辭賓固請

今儀尊者刺謙及相敵謙或卑者之謙主人不受者閽

人持刺反其從從不受迨主人復見璧還之曰尊謙某
不敢當
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
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
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鄭註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若辭先生異爵者
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今儀尊者主人疾趨出見相敵出見迎於門外相揖主
人拱讓曲禮肅客以入是也賓入門左主人入門右每門每出及
堂階俱拱讓升堂若卑者則將命者請先升堂主人出
賓請主人居左拜之主人曰不敢乃賓左主右向北爲

禮賓四拜主人答四拜或同拜若賓尊主人亦可先拜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
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常見者揖賓若有餽儀自
投啓曰微物奉敬主人辭不敢受或將受謝不敢當付
從啓主人安賓座於東拂揖賓謝不敢當從之揖賓尊
者則置北坐時賓命從移東賓安主人座於西拂揖主
人謝不敢當從之揖主人若置賓座於北則置主人座
於南坐時主人命從移西坐相對揖主人拱問曰某納
福賓拱曰托庇賓拱問曰某納福主人拱曰托庇茶至
奉茶對揖常見則拱語訖賓辭出主人送若醴賓則留
之畢賓出主人送於大門外一揖別若乘輿馬者一揖

賓讓主人入又一揖主人看其乘趨送之又一躬別或
一揖主人不入一拱別若主人爲師者讓坐不爲門生
揖門生安主人坐於南拂揖主人躬門生退至坐位主
人北向正坐門生至主人右北揖主人躬乃返西向坐
茶至門生奉茶起至主人右北揖主人躬返坐茶出師
若送之先行至門外門生一揖讓師入又一揖師入又
尾之一揖師俱躬去
主人郎下文賓復見之以其贄主人辭賓請主人固辭賓固請
主人從鄭註異日則主人出迎同日則否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
送贄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今儀投刺閽人曰昨承某枉顧特來回叩請違同日則
曰適承枉顧若回拜刺謙不受者使伻璧回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鄭註以將不親答也
今儀無不回拜者惟尊於卑或不固請見
士嘗爲大夫臣者入再拜主人答一拜
今儀門生於師四跪拜師答後二跪拜首不至地
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
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
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凡對賓椅坐者坐欲淺以便揖拜也股勿箕足勿跛言勿枝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䟽曰首至地多時乃起臣拜君之拜也二曰頓首䟽曰首頓地卽起平敵相拜之拜三曰空首䟽曰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鄭註曰所謂拜手也四曰振動正字通曰如儀禮之揖厭推手也今謂之打躬五曰吉拜鄭註曰拜而後稽顙齊衰不杖以下者也䟽曰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觸地無容也六曰凶拜註曰稽顙

而後拜三年服者也七曰奇拜註曰一拜也答臣下杜子春曰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八曰褒拜註曰再拜也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註曰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詩詁曰直身肅容微下手䟽曰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此拜之最輕者故古於肅與揖亦或謂之不拜如左傳郤至三肅使者是肅拜也曲禮乃曰介者不拜汲黯列傳曰黯於用蚡衛青揖而不拜是也按今九拜稽首用於進君表奏頓首用於親友往來今專以此爲拜儀有引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以爲急遽之拜不當常用者非也空首卽今世之揖揖必以手至地頭來至手振動今曰打躬揖之半也吉拜今無用者凶拜遭親喪者用奇拜君答臣下秦以後亦未見用今門生四拜師答再拜卽奇拜之類也屈一膝拜則今屬役於官間用之再拜今用者少以四拜爲常肅拜似今之拱手說文拱斂手也曲禮正立拱手是也

毛河右曰古人再拜四拜八拜皆跪而連拜故以拜爲伏以跪爲起詩註起居跪居也無起立復拜之儀俾阜聞曰非也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謂老與瞽恐傾倒故不起拜一跪於地而首再拜是平常起拜也河右又謂古人無拜之前後皆有揖者堘按拜後未見有揖文而拜前之揖則有之康成以空首爲拜手

而書稱拜手稽首則古人已拜前先揖矣

明代會典皆起拜則起拜自爲今世正禮但今除祭祀及官府公事外又多連叩總之隨宜措之不求戾俗可也

古人跪坐不甚相遠少儀膊者既致命坐委之曲禮先生琴瑟書策在前坐而遷之註疏皆訓坐爲跪故朱子跪坐拜說以兩膝著地尻著蹠爲坐管甯坐榻當膝處皆穿可驗古人危坐立乘皆以習彊也伸腰及股爲跪因跪以頭著地曰拜是坐起而首俯地卽拜故曰飲酒一日百拜也今人椅坐主人送酒客躬與拱亦卽拜也倘左正禮也士相見士入門

右賓入門左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尙左鄭康成曰復正也魏公子無忌從東騎虛左以迎侯生是尙左者正禮也至於反之乃尙右焉天道尙左地道則尙右內則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註曰地道尊右是也人道尙左神道則尙右有司徹鄭註曰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賈疏曰祭設神几皆在右爲生人皆左几是也吉事尙左凶事則尙右孔子有姊喪而尙右如前所述也文事尙左武事則尙右易師卦以退次爲左次司馬法曰位下左右下甲

古握奇陳前爲右後爲左可見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陽尙左也文以之左手足不如右強陰尙右也武以之然而地上五嶽泰岱爲長謂其在震方也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註曰周尙左也太廟之下東昭廟爲父西穆廟爲子喪禮主人坐於牀東西面主婦坐於牀西東面古戰車上三人帥居左御者在中力士爲右是地道神道凶事武事本尙右者而又比比尙左焉陰從陽之義也况揖讓燕會陽道也吉事也而可用陰鬼凶喪之禮乎哉內則生子三月翦髮爲鬌男左女右凡女拜尙右手是又男子尙左婦人尙右也然則風詩曰宛然左辟雅詩曰一朝右之又頌曰維天其右之既右烈考亦右文毋非尙右乎曰此在註疏有明訓矣昏義孔疏曰壻從西階道婦以入至寢門揖以婦入則稍西辟之使婦進也且廉恥也西辟者便也至一朝右之毛傳訓勸頌諸右字鄭箋訓助非尙右也明代天下從太祖制尙左惟江以南上右部院各衙門上左惟翰林院尙右然尙右乃揖拜耳拜訖讓席列坐依然尙左則一時一事而自相矛盾矣何如通遵尙左之宜歟

士相見賓主入門以西爲左者從南入故自南論也覲禮公侯北面拜則以東爲左者天子在上焉故從北論

也

婦人之拜則有四等一曰肅拜常用之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祭禮通俗譜曰婦人立而肅拜與長揖同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擅言介者不能曲揖但推引其手謂之長擅擅者揖也長者不曲也今人以曲揖爲長揖非也古人跪而不叩首亦謂長跪以爲一足跪者非一曰扱地鄭康成曰猶男子稽首也婦人拜之最重者昏禮婦見舅姑謁廟用之一曰手拜用之輕凶一曰稽顙用之重凶少儀曰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註疏曰常祭無婦人尸虞祭婦人爲祖姑作尸手拜先以

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卽空首也稽顙與男子同婦人爲夫與長子當稽顙故不手拜言虞雖凶祭而爲尸故不用凶拜而用吉拜爲喪主又當用凶拜之重者手拜則除爲喪主以外輕喪用之也

士冠禮冠者加冠就筵訖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註曰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夫婦人卽有俠拜禮然無子一拜而母反答兩拜者蓋子之拜稽首也婦人吉事肅拜則於子之稽首前後兩肅耳昏禮婦質明見舅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鄭註

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按禮前後文此則婦前後兩扱地而舅於中間跪起振動以答之也今婦人俠拜禮惟學禮者夫婦行禮似之顏習齋先生家婦北面四拜夫答再拜塨從之行後見許酉山先生家亦如此實靜庵家規云夫婦交拜再婦讓夫起再拜夫輙之大致亦同其儀則夫婦俱連拜夫頓首婦扱地婦不用肅拜者喪服傳婦爲夫斬衰三年舅姑齊衰期則夫至尊矣故用至重之拜也

古禮君答臣拜母答子拜尸答曾孫拜弟子舉觶於其長拜長答拜曲禮曰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註曰士賤也大夫見國君則答拜然聘禮士介還君敬其奉使則答拜士相見禮士初見國君君答拜是禮無不答也馬援牀上坐視梁松拜不答乃漢世圯上老人高義一種不必正禮塨家子稽首父躬下妻稽首君躬後語萬季野季野曰子跪拜首至地而父舉手亦答拜也行者是也

學禮卷五終

學記五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是編乃所定家儀一曰冠二曰婚三曰喪四曰祭五曰士相見塨學術出於顏元其禮樂之學則出自毛奇齡奇齡講禮好言諸俗故是編亦多主簡易其士相見禮一卷張潮摘錄於昭代叢書中然天下迄無行之者也

家禮辨定十卷首一卷

〔清〕王復禮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家禮辨定十卷》提要

家禮辨定序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也者天理自然之節文王者所藉以整齊天下君子所斯須不去身者也周公大業只在周禮夫子定禮六經並垂自秦火作而周禮儀禮皆非全書世所傳禮記僅得於漢儒所掇拾今且視為舉業命題之具文而非世俗遵行之要典所謂齊之以禮者不可復作矣幸有朱子家禮一書世俗崇奉故先王禮教猶存但其間缺略謬誤五百餘年無有起而辨正俾入者深竊慨之然朱子既註四書為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準繩又著

家禮為富貴貧賤男女尊卑親踈情文並至之儀則而其不自滿假之意于四書集註既與友南軒東萊及季通諸門人辨晰以求至當不憚改易易簀前猶手改誠意章註使有人焉能確有真見殫心商榷朱子必大愉快艸堂先生乃有四書集註補之刻此所以為功於朱子也其作家禮也遵溫公原本而演之成書亦不自為足曾以喪祭二編屬勉齋參訂使更有人焉為之參伍於古人之說訂定其當然之義朱子未必不以為愉快而艸堂先生復有家禮辨定之刻此又所以為功於朱子也要非天之仁愛斯民而

欲表章絕學承先啓後其何能得此哉夫禮之行於國者有吉凶軍賓嘉行於家者不過冠婚喪祭而已此所謂日用常行之事即道也協乎人情之所安即性也陽明先生謂禮原於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於器數儀文之末而亡秩敘之原可知即禮可以言道即性可以求禮也人未得行禮於朝莫不行禮於家先生能體朱子意而辨之余更體先生所以體朱子意而序之此書行而先王之禮教常存不廢矣

康熙戊子仲夏平江同學弟蔡方炳拜譔

先生著作益富精力益强遂企慕閻徒深神往聞家禮辨定告成爲之撫掌稱快敢贅一言冀附不朽弗自惜其醜之露也講學一途竟成諍訟之場能存吾道正脉聖學真嫡者惟先生與西河先生兩人弟竊欲爲兩先生附庸而學識不逮不能有所發明目下成真朱子一書思存宋于光明於天壤至秋可竣當呈教示耳晤西河先生爲弟道懷諸不一一

不書與序九霞先生寄一閱漳友人至辛卯仲春始得痛先生辭世已二年矣急爲授梓以志存沒之感云後禮謹識

家禮辨定序

先君延叔先生一生純孝秉禮者也嘗以孝經家禮見授曰予其識之復禮拜受捧讀紬繹既又因成孝經傳注一書又歷搜隋宋元明改本復成孝經集纂呈政先君已有年矣及閱家禮見其儀節之繁圖像之贅言今不徵于古引古有戾于今文公不應若是舛戾久焉每欲一訂是書非惟不暇且憚兹多口亦不敢也辛巳之秋讀文公全集其紹熙甲寅八月跋張南軒三家禮範有云司馬氏之禮書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

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乎嘗欲因其書參考裁訂舉綱張目使覽之者得提其要而不憚其難行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由是觀之則前此所疑者非過計也予因考文公年譜乾道五年年四十丁母祝令人憂參酌古今乃成喪葬祭禮又推之于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而既乎多所損益未暇更定宜乎紹熙五年年六十有五

不獨務病衰無及之感抑且有望人成志之言予然後思放一得遂不自揆删其繁縟以遵也節去其贅或以法文莊補易書詩禮諸經以準于古附冠婚喪祭之論以酌于今名曰家禮辨定雖年齒浸衰學業荒落而力疾爬搜寧詳毋略寧質毋文蓋欲期於易曉庶文公在天之靈與多士之口或亦不予鄙者獨惜先諾背棄不及見是書之成心竊隱痛而苦塊餘生仿文公之纂修無能繼邠公之德業撫棗自問又竊深慨也已

康熙四十一年陽月上浣錢塘棘人王復禮題

又序

天開草昧土鼓汙尊列聖增華諸禮至周始備然不數十傳而散夫是以夫子致嘆于文獻不足徵與今亡闕文之史孟子亦云周室爵祿其詳不可得聞又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典章殘缺周末已然矣況更歷二千餘年之久乎若夫人心不古詩詠庶見素冠俟我于著論孟記予我期已久之問齊宣欲短喪之言世係凌替江河日下又不自今始矣誠所謂先王制禮各因其時及夫代變事遷從而易之蓋始於晉是始於魯廟有二主始于齊桓制服以緦始於康子以至古今異而今純冠縮縫而衡縫本為一代而制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之奠曾子曰于西方子游曰于東方異父昆弟子游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衰同師聖門而說又異人將何去何從乎此禮之難明一也儀禮文繁而難習禮記叢博而多岐周禮宜于古而遊于今家禮衆其末而遺其本世俗觀之如遊通衢之市真贋雜陳入眼莫辨如適重樓之宇東西互列衆足皆迷此禮之難明二也至于富貴之流建業立功無暇披討既局于勢貧賤之士跡未嘗踰里閈力不克購羣書又限于時即

有著作如林或流傳不廣湮沒無聞或陷于一偏拘于成見或勦襲以雷同好新而立異多言愈聽淆上蒙塵此禮之難明三也有此數難其遂終于不明已乎然君子之于禮不可斯須去身而禮之莫重者無如冠婚喪祭故禮運云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冠昏喪祭鄉相見周禮云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大戴記云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蔣王叔哲云正家以四

禮冠婚喪祭宋程正公云冠婚喪祭禮之大者則諸
凡言禮四者並稱不幾重哉粵稽往昔漢衛子莊守
桂陽定婚喪之禮以諭俗宋朱文公知漳州采古喪
葬嫁娶儀制以示民元許魯齋凡喪祭婚嫁必徵于
禮以倡鄉人明鄒東郭謫廣德憫葬祭之從佛氏乃
據朱家禮以誘士庶是皆昭垂往册但惜其書未見
也予向于讀禮之次考訂喪祭自號而又為搜輯儒
史未及冠婚忽忽數載深痛流俗傳訛無從徧告古
禮暗合習矣不知予雖非明禮之人而心竊向往因
復編成以遂初願俾得家喻户曉由之而即知之是
予之志也夫其亦文公之志也夫

康熙四十六年孟夏晦日王復禮題于致曲齋

家禮或問十則

或問古今莫大于禮而天下莫不由禮文公既有儀
禮通解與家禮相發明而于復輯之何也曰其書不
過將三禮集成一處宜損宜益未有辨論人何從而
效法故其言云古禮于今實是難行竊謂後世有大
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不必一一如古
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可耳又云禮樂廢壞二千餘
年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
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若文公所蕃既已
明備又何以有是言乎余之所以復輯也

或問文公家禮行世已久今于重定何也曰李氏方
子輯文公年譜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喪成家禮按
是書晚年多所損益未暇更定一也黃氏榦云其書
始成為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殁其書始出今行于世
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
道二也楊氏復云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殁而後出不
及再修以幸萬世于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
言有以發明家禮者附于逐條之下三也觀此三說
則知予之重定非妄矣
或問文公跋三家禮範而自謙盖謂南軒之書不指

家禮而予以爲重定張本何也曰黃瑞節云南軒張氏次司馬張程三家之書爲冠婚喪祭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而酌古今之宜者也丘文莊亦云朱子本儀禮及程張司馬諸禮書而爲家禮若但指禮範而言又何爲有欲因其書叅考裁節折衷無及之語且望後之君子成其志也予之引此又何不可據之有哉

或問予重定家禮而云删其儀節之繁以遵忠節何也曰忠節者呂公維祺也其曰禮之有冠婚喪祭也家禮備矣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弗由吾與之言禮

而復繁其辭之其指而驟與之華彼必益駭而不信誠而郁從吾益有隱憂焉以爲繁不如簡之易曉也之不如切之挈要也驟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予是以删之遵忠節耳

或問予又云去其圖像之贅以法文莊何也曰文莊者丘公濬也其曰家禮不附有圖今卷首圖註多不合于本書文公豈自相矛盾未識歲月曰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歿十有三年矣豈可謂文公作哉蓋楊氏贅入昭然也予是以去之法文莊耳

或問予書既名家禮辨定其所采家禮幾何也曰總而計之三百餘頁中只五頁耳今仍名家禮者以厭改其舊也然是書歷數十年始成正如文公所云古禮繁縟後人于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删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何以五百年中並無一人爲之另行編輯即有家禮儀家禮酌家禮儀節集要約言齊家寶要等不過删繁就簡發明甚少而以二百六十與斧完此一書何益于世予故明指今世所行之禮即古時所名何禮以見古禮實未嘗亡而數千年間遞傳未墜猶在人耶

或問是書原爲大夫士庶而設而予乃備稽天子諸侯之禮并古人成案何也曰時俗行禮冒昧者多即如飯含用珠玉舉殯用黻翣自蹈僭妄習以爲常皆由不知等級以至于此今引証禮經則人不復敢犯矣至于成案可見古昔有行之者而又何疑乎且泰蔡澤云鑒于人者知吉與凶唐太宗云以人爲鑑可照得失是以復載之耳

或問四禮經予手定與從前諸書大相逕庭是亦足矣而又加之以論辨何也曰禮不辨不明辨不多不晰然其貴簡要者以冗雜之無濟也而又貴詳盡者

以忽略之難明也因設擬度事廣收博采而始悉故不憚其繁多也

或問禮既正矣論既詳矣而又采律例何也曰此人罕究心每每自罹于法而不覺如縱情溺愛妻妾失叙者有之微逐酒食服中預宴者有之閨範不謹入寺燒香者有之迷惑二氏告天禮斗者有之此皆世俗所忽不得不為之指示是律例正所以輔禮之不逮也而烏容缺哉

或問于於四禮逐條歷引經傳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古禮頼于而益明抑且補其遺漏辨其差謬誠為

美備而復附以擇日之法簡帖之式何也曰古婚以蓍筮葬以龜卜今世人既不善灼亦不善揲莫若選擇為便余因草斟眞之欽天監邵鶴亭太史足以徵信則凡遇有事檢閱即用不勞日者亦省費之一端也然辨中又載呂說者正破世俗之拘執而溺惑于此者也至於啓式故家大族嫺於禮文誰不知之原無藉此此蓋為鄉村僻遠無書可查無處可問者設也其間稱謂尊卑禮物多寡各隨其宜不拘此式況儀禮原有戒賓之辭家禮亦載狀疏之類欲便於人抑又何嫌也

家禮辨定目錄

冠禮

事宜卷一

論辨卷一

人鑑卷一

啓式卷四

喪禮

事宜卷五六

古禮難行　習俗當禁
疾篤不遷寢　妻媳應得送終
孝子不披髮　喪冠非三梁
喪冠無纓環　喪服應得變除
冠服縷除升數　訃告稱卒通用
訃不當用二寢　丞主當辨尊卑
孤哀不始於宋　稱哀有宜不宜
尊卑赴告稱呼　未婚女訃稱呼
尙䛫赴告稱呼　妾死赴告稱呼
孝子簡帖稱呼　神主稱呼

祔廟請客稱呼　六十稱享年
雙名宜皆書　曾元服非功緦
六世祖服　曾祖在不承重
連喪重服不補　妾服
未婚夫妻死服　殤服
尙服　逕葬當服二月
師喪素服加絰　改葬不當服三月
三年服不當折　本生父母當杖期
祖母不當承重　嫡孫不當服期
妾費宜省　婚喪橫行宜禁

孝服見客不避　異教荒唐
釋道七七蔵人　然不當接
俗供靈床之非　喪中拘忌之辨
响作開棺無罪　設宴閙材非禮
出嫁不必回喪　拜禮當論南北
弔客必謝　補弔當見
弔不分帛　不弔當辨可否
有喪宜助　吉可與凶
老病從寬　葬不當過三月
未葬宜禁仕進　葬不當貪風水

葬不宜藏珍寶　葬不拘月日
葬無先輕後重　兩祔當分左右
父母不當分葬　元配無子合葬
嫁母不當歸葬　火化水葬當禁
殤亦無焚埋

人鑑卷八

不受賻贈　因喪棄官
有服不嫌　守制須慎
忌日當哀　喪葬自應限制
設宴送牲宜禁　守禮廢禮之別

論辨卷十

人鑑

律例

擇日

啟式

家禮辨定題詞書札

蕭山同學弟毛奇齡

先王以四術立教曰詩書禮樂而實則詩書存而禮樂亡。夫子說夏殷之禮杞宋無徵而韓宣子聘魯僅以易象春秋騐周禮之存是以王朝既無禮官掌故須成一書而士禮踳駮又並無一通全儀節可依之行事是言禮而寔無禮及後儒有作不特喪祭重禮如祠堂宗子殯殮祔廟諸大節一概差錯即鼎俎遼然衰麻匴室諸細務璅屑亦且乖舛無狀以致子不恭父色娶不祔夫冢主製同于參與喪冠示若橋遙

先王遺法于斯盡矣艸堂先生有憂之出其生平之所學後先廣為撰詳雖意在通俗而不敢于諸經之所傳與前儒之所論稍有繆戾博通而縝密抽其精而祛其蔽汎覽著三十餘年而奮然捉筆迄半載而潰于成此非先聖神靈實亦以憑之也乎先生著述滿家皆明經術道之書前翊古賢後裨來學自此書出而人聞于是有禮矣丁亥仲秋敬題于書留草堂時八十五歲

蘇州同學弟蔡方炳

頃接手教并已刻未刻尊著快慰無已而家禮辨定一書尤詳明精確証古匡今允無餘憾急宜付梓公諸閭門布裨世道人心不淺拜服拜服人生不百年無論泯泯而沒即功業至堯舜亦終歸烏有而曰堯舜其心至今在都俞無二與何從見堯舜之心甚矣文人之筆即文人之心所寄也獨惜今之文人未嘗無筆而筆端所及不足以扶世道正人心雖著書充棟猶無筆者然可勝嘆哉先生學極其博旨極其精而尤服膺都則集註補與家禮辨二書先生自此不朽矣先生之心亦千古在矣補註已風行海內不識家禮何時梓成企予望之

盧龍年家眷弟孟以昫

羅文莊嘗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詳覈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于當世者類多出于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令艸堂先生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詳覈其會通斟酌其行事使三千年遺經六百年家禮一旦盡復而明辨之以洗自來穿鑿附會之陋真足繼往聖而開來學其功為何如哉

安溪同學弟李光坡

去春晤峯父母稱道先生不啻口且言禮學精深私
心慕嚮即欲執經座下獲卒所業因病匪卒艴未能
遂也及六月到省則台駕已登程矣悵悵數日然閱
所遺書梓於閩中適還復求竟不一遇方訖友亭諸
武林書市忽承遠頒喜不可勝驚喜展十餘天讀之
始細讀一過乃敢次以鮫次以點見其言古則酌諸
今便無情文不稱之患言今必本於古使無武斷蔑
裂之虞微文奧義刪繁補闕果是數十年玩心方能
剪裁如此潔淨斯道如嚼蠟誰肯用此工夫為推陷

廓清之事乎眞豪傑之士也

吳興年家眷弟沈涵

三山得遇高賢深慰夙㬥別來闕下惟武夷以大儒
講學之地重整雲亭修明典籍真紫陽之功臣文成
之哲嗣不止九曲千峰生色矣兩接手翰快讀家禮
年譜三千四昌防微節物等刻或闡性發微言或切
生民日用直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深心大力何能
後贊一詞至於聖賢儒史一書援引博而考据精即
如闢里諸碑多目所未覩弟服膺尤深嗣後全刻千
祈惠數不宣

家禮辨定卷之一

錢塘王復禮艸堂譔述

冠禮 五禮中屬嘉禮

事宜

冠義

冠義云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
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也故古者聖王重冠冠將責成
人禮焉也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郊特牲云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家語云冠者成身之始也身
莫重於元首元首重而後百體從之故冠而後服備

服備而後可以成身可以事人以正君臣斯成其為
人臣以親父子斯成其為人子以和長幼斯成其為
人弟是成身也釋名云冠者貫也所以貫韜髮也白
虎通云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通典云上古衣毛帽
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始用布帛

冠年

禮記曲禮云二十曰弱冠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
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穀梁傳云男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家禮云男子年
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與已身無期以上喪方

可行之

冠月

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註云冠子取婦之時儀禮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王艸堂云冠子之月自應生旺秋冬衰颯原非所宜故夏用仲春周用歲首也

冠日

冠義云古者冠禮筮日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士冠禮云筮于廟門註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曲禮云內事以柔日註云冠用乙丁己辛癸日也王艸堂云

古人筮日今人不能盡有蓍即有蓍亦不善揲不若擇日之便也以上總論擇日法附後

告家廟

冠義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家禮云前期三日冠者之祖父兄長告于祖先若已孫而冠則自告詣家廟前盥洗啟祏點燭列果焚香再拜興跪獻酒獻祝告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孝孫某敢昭告于先高祖考某府君先高祖妣某氏先曾祖考某府君先曾祖妣某氏先祖考某府君先祖妣某氏先考某府君先妣某氏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又再拜興開祏而退

筮賓

士冠禮云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註云筮其可使冠子者冠義云古者冠禮筮賓所以敬冠事家禮云今不用筮惟擇親友中賢而有禮者一人行之

戒賓

士冠禮云主人戒賓及贊冠者一人註云戒告也古人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賈公彥云三日前戒賓謂主人親至賓門家禮云

冠期前數日主人自詣其家致敬拜請請啟式附後

宿賓

士冠禮云宿賓鄭康成云宿進也賈公彥云謂之進使知冠日當來王艸堂云即今用速帖也宜冠前一日遣子弟致帖速之或遣僕送帖速帖式附後

請客

賈公彥云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王艸堂云是日既請賓行冠禮自應請至親好友以陪賓其客之多寡隨宜請帖式附後

陳設

王州堂云是日堂上中列賓席左列冠席用盤盛冠以帕蒙之右列醮席置爵其上賓至主人出門迎入三揖三讓至階升堂賓主相見再拜畢親友揖畢送坐獻茶換茶僕捧盥盆帨巾至賓與執事皆盥洗冠者從內出賓與拱冠者就冠席執事進冠賓受冠加于冠者之首祝辭從俗

醮冠者

郊特牲云醮于客位加有成也冠義註云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者敬也王州堂云冠畢乃醮

醮者酌而無酬酢也賓揖冠者就醮席執事捧爵授賓賓請酒敬冠者冠者受爵置席上再拜賓答拜冠者興執爵祭酒少許于地乃飲畢向賓再拜賓答拜

字冠者

曲禮云男子二十冠而字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吳州應云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字我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季路之類耆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

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殷道也家禮云賓乃字冠者冠者再拜謝賓賓回揖不拜賓告退主人留賓延之別室以俟赴席

謁家廟

家禮云主人率冠者見于家廟盥洗啟祏點燭列果式設饌焚香再拜興復跪獻酒獻茶告曰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又再拜興閉祏而退

見尊長

儀禮云冠者見于母見兄弟見姑姊家禮註云冠者拜父母父母為之起拜親友親友為之拱成人而與

為禮也父母四拜餘者兩拜

醴賓

儀禮云醴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歸賓俎家禮云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執事諸親友畢賓退酬以禮物而拜謝之厚薄隨宜鄭康成云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使人歸諸賓家也賈公彥云薦脯醢也王州堂云歸賓俎今之送酒席做此

百年內事附以下

禮記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

食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曰幼學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曰弱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曰壯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曰強而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送殯執紼送葬待盈坎五十曰艾服官政異糧養于鄉鄉飲二豆始衰杖于家不從力政不戍喪不致毀送殯從反哭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六十曰耆指

使宿肉非肉不飽鄉飲三豆不親學養于國杖于鄉不與服戎喪不踐歲制七十曰老而傳貳膳大夫有閤鄉飲四豆養于學非帛不煖夫婦同藏無間杖于國于朝侯弗敢先致政致事不侯朝不與賓客之事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君問則席喪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皆為疑矩時制八十曰耋常珍鄉飲五豆非人不煖杖于朝月告存不俟朝君問則就之拜君命一坐再至一子不從政齊喪之事弗及也月制九十曰耄日有秩使人受鄉飲六豆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可也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雖得人不煖其家不從政日修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天子先見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祝壽

顏寧人云生日之禮古人所無蓋起于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于庶人無不崇飾開筵召客賦詩稱壽矣王艸堂云雙親壽日為人子者理宜稱祝

其具慶者自壽猶可若親既歿則遇誕辰自應傷感者忍樂觴也況有身居貴顯而揚僋奏樂張筵祝者小門而索者入室矣何愚至此昔唐太宗謂長孫無忌云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成傷悲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宋趙彥述生朝必哭于廟有欲為禮者號泣而向之元李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日號慟拜墓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王天爵每逢生日寢苫一月慈式悼孝乎故程正公云人無父母生日倍當哀痛何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誰非人子能不思之

論辨

古禮難行

儀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

不忘醮辭曰旨酒旣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旣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殽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旣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

習俗當禁

王州堂云詩曰總角丱兮突而弁兮刺譏等也今婴孩倶冠矣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非所宜也今遇冬皆服矣習俗之變如此故司馬文正曰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製公服而弄之世風不古自宋已然矣有心化成者能不留意

冠禮不可廢

司馬溫公云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其禮可不重歟近世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若好古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麤知禮義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呂忠節云孩而失曰未冠童而失曰未成人冠則成人矣乃至不能亭亭楚楚挺然爲天地扶正氣而以流俗終不負頭上冠哉此禮

久廢宜亟復王州堂云冠禮之廢久矣以今童稚皆冠及長無俟衆行不冠之廢也愚以爲欲復冠禮則于成婚之前女家用笄男家亦用冠以昭成人之始正如樂記所云婚姻冠笄以別男女事理宜

冠無論貧富

呂張石云如貧窶不能如禮亦須請至親有行一人告于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者即是若貧家更須簡便只於祖先告拜行之亦可陳氏云大夫之冠也父命之此人人可行者貧人自率其子告於家廟而申命之則其家雖無力成嘉會要於冠禮

之意何不可行之有惟簡也故能備

冠不必三加

張一棟云古有三加之禮冠用紗帽幞頭之類服用深衣皂衫公服革帶之類制度近述品式近僭非人情所甚厭者今斷從簡易或只一加冠便于民俗可以遵行宋栗菴云古禮始加用緇布冠再加用皮弁三加用爵弁家禮始加用幅巾再加用帽子三加用幞頭然此惟有官者得以用之無官者似難僭逾今擬三加併為一加有官者公服幞頭革帶生員儒巾圓領絲縧餘人方巾盤領袍絲縧俱皂靴庶簡便易

行湛弘緒云瓊山丘氏以為古人服制上下可以通服今若竟用品官冠服無乃僭乎夫初責以成人之禮而導之以僭是欲行禮而反失禮也然則當若何丘氏假節附一加之儀今欲行禮又不敢僭宜採而用之王艸堂云家禮集要所擬儒童初加隨時冠服再加生員冠服三加品官冠服以合三加彌尊之義醮字後仍服初加冠服見家廟尊長愚以為不獨僭越非禮抑且如此周折何如一加不易之簡便也然諸前輩已先得我心歷歷言之矣況士冠禮三醮今家禮已去其二止用一醮冠獨不可去其二止用一

加乎不必泥古也

祝辭不必古語

李文公云冠婚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婚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加冠之詞出門之戒若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今只以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又云古之祝辭本為雅妙若冠者未能通曉反無以示欽勸期祝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為明白通俗之語且因人而施如儒生則期以遠大農商輩則勉以勤儉而孝友忠信之戒則通用之似於啟導為切王艸堂云禮本易簡故夫子大林放之問而頓先進之從

其繁且難者皆周末文勝之禮而非禮之本也故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嗇于時惠于財親賢使能何其簡而該也今冠禮祝辭加冠三醮一醮三字一凡八辭計五十句每句四字字共二百戒賓之日將書此以達之乎抑賓自覓而讀之乎倘或不熟誦竊遺忘格格不吐豈不作閧堂之笑雖能熟記而正容作色歷歷朗誦亦無此序類是瑣斷不必者也予素欲刪此不意文公亦早及之矣夫家禮為文公手定而其自言若是則非完書可知今之重訂亦得曰僭歟

衣須時

程子云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賓不當跪

楊信齋云禮加冠冠者與賓皆跪夫冠者而跪可也賓而跪不幾於褻賓乎按曲禮跪即坐也今則跪坐皆不宜不若立加為穩

冠用南面

宋潛菴云古之冠禮行于家廟若冠者南面不惟上背祖考且使父與賓東西相向而立人子乃公然南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十一

面於上其於人心禮制安乎否耶禮時為大不當拘執舊文也王艸堂云士冠禮主人立于阼端西面賓西序東面冠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無南面之事惟庶子冠于房外南面則又是房外非堂上也今冠既不在廟自應處堂之左豈有儼然上立而加冠者乎又何慮其僭賓而越父耶況今之居室安能皆南向惟當別其上下不必辨其東西也。

附律預防

王艸堂云婚喪祭皆可附律而冠安得有律然既冠為成人語云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則律所當留心也律之大者重者不言可知其細微者人多所忽不可不知夫人之生天性本善自幼寵愛習以為常或使氣質或流傲慢或競奢華或尚交結或挾妓或呼盧畢舉數端以法吾夫子少壯之戒故附冠昔而預防之且服飾器用婚禮亦宜參考也。

入鑑

冠不宜少

左傳云魯成公二年楚救齊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襄公九年晉悼公伐鄭而還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十二

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程子云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事十二歲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徒行此節文何益王艸堂云冠不及時者當鑑此。

不[illegible]另冠

資治通鑑云漢惠帝三年十月立張氏爲皇后四年三月帝冠丘文莊云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禮也夫禮始于冠成于婚人生二十曰弱而冠三十曰壯壯而有室當然之序也帝立后五月而方冠無乃失其序乎必先冠而後婚冕而親迎斯于禮之序順矣王艸堂云文莊謂先冠後婚是矣其云冕而親迎以常人言之若天子自古無親迎者惠帝是年二十歲漢去古未遠殆宗二十始冠之禮乎況即位已四年已前此震頒以朝諸侯謁宗廟乎則已矣而後冠可知也今世童子自幼皆弁遂廢冠禮不行將先王

制作深意與先聖成身大訓蔑不知所謂矣余故欲于將婚時後行冠禮以表成人倣漢惠故事亦非杜撰當鑑此

成人當戒

國語云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王艸堂云既冠爲成人應責以成人之道古大夫之家且然而況編戶之氓乎錄此以見冠之所係者重且爲父執者不徒以頌而以規宜敦古道勗後進當鑑此

冠作頌箴

周成王冠祝雍頌云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漢昭帝冠辭云陛下擒顯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梁沈約冠子箴云敬擇良辰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既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華子孫千億廣樹厥家王艸堂云歷考冠辭皆欲去幼志化童心世之爲父兄訓子弟者當鑑此

律例

一

子孫違犯教令

律 凡子孫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謂教令可從而故違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

罵詈

律 凡罵人者笞一十。互相罵者各笞一十。｜凡罵內外緦麻兄姊笞三十。小功兄姊杖六十。大功兄姊杖七十。尊屬（兼緦麻小功大功）各加一等。若罵（同胞）期親兄姊者杖一百。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妹罵兄）一等。並須親告乃坐。｜凡罵祖父母父母者絞。須親告乃坐。｜若罵妻之父母者杖六十。須親告乃坐。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十六

闘毆

律 凡闘毆（與人相爭）以手足毆人不成傷者笞二十。（但毆即坐）成傷及以他物毆人不成傷者笞三十。（他物毆人）成傷者笞四十。（所毆之皮膚）青赤而腫者為傷。非手足者其餘（所執）皆為他物。即持兵不用刃（持其柄以毆人）亦是（他物）。拔髮方寸以上笞五十。若（毆人）血從耳目中出及內損（其臟腑而）吐血者杖八十。（若止皮破血流及鼻孔出血者仍以成傷論）以穢物污人頭面者（情固有重于傷所以罪亦加之）杖八十。｜折人一齒及手足（一）指眇人一目（尚能小視猶未至瞎）抉毀人耳鼻若破（傷）人骨及用湯火銅鐵汁傷人者杖一百。以穢物灌入人口鼻內者罪亦如之（杖一百）。｜凡毆受業師者加凡人二等（凡者非徒指儒而言百工技藝亦在內儒師終身如在其餘學未成或易別業則不坐如習業已成罪亦加與儒逆私）｜凡同姓親屬相毆雖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者。尊長（犯卑幼）減凡闘一等。卑幼（犯尊長）加一等。

凡卑幼毆本宗及外姻緦麻兄（但毆即坐）杖一百。小功兄姊杖六十。徒一年。大功（兄姊）杖七十。徒一年半。尊屬又各加一等。（尊屬與父母同輩者如同堂伯叔父母及外姻之緦麻姑舅兩姨之兄弟姊妹及父母之同祖兄弟姊妹母之兄弟姊妹外祖父母之兄弟姊妹屬小功者如外祖父之兄弟出嫁姊妹本宗及外）折傷以上。各遞加凡闘傷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姻尊長毆卑幼。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緦麻（卑幼）減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十七

凡人一等。小功（卑幼）減二等。大功（卑幼）減三等。｜凡弟妹毆（同胞）兄姊者（妹雖出嫁降服其罪亦同）杖九十。徒二年半。傷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姪毆伯叔父母姑（是期親尊屬）及外孫毆外祖父母（服雖小功其恩義與期親並重）各加（毆兄姊罪）一等。其過失殺傷者（於殺傷上加等）各減本殺傷（兄姊及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罪二等。（情不在此限）｜凡子孫毆祖父母父母者斬。｜若毆繼父者（謂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杖六十。徒一年。折傷以上加凡闘傷一等。同居者又加一等。若自來不曾同居者（閒）（父毆子子毆父）各以凡人論。

卑幼私擅用財

〔律〕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十兩笞二十每十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長應分家財不均平者罪亦如之

擅食田園瓜

〔律〕凡於他人田園擅食瓜果之類坐贓論計所食之物價一兩以下笞一十二兩笞二十計兩加等罪止杖六十徒一年棄毀者罪亦如之

鄉飲酒禮

〔律〕凡鄉黨敘齒及鄉飲酒禮已有定式違者笞五十鄉黨敘齒自平時行坐而言鄉飲酒禮自會飲禮儀而言

服舍器用違式

〔律〕凡官民房舍車服器物之類各有等第若違式僭用者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叙軍民除無官元總旗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工匠並笞五十違式之物責令改正工匠自首免罪不坐若僭用違禁龍鳳紋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官罷職不叙工匠杖一百連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違禁之物並入官

〔例〕黃色秋香色米色五爪龍緞立龍緞團補服無金四爪之四團八團補服緞紗及無金照品級織造補服官民不許穿用其桃鶴等花團補服緞紗亦許照常穿用違制越分穿用者若係官交與該部革職若民枷號一個月不准折贖責四十板將越分之物入官庶民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繡許用紵絲綾羅紬絹素紗婦人金首飾一件金耳環一對餘止用銀翠不得製造花樣金錦粧飾　車輿不得雕飾龍鳳紋職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粧飾銀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素帶青幔庶民車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不許用雲頭轎子比同車製　帳幔不許用赭黃龍鳳紋職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金花刺繡紗羅四品五品刺繡紗羅六品以下許用素紗庶民用紗絹

結盟

〔例〕凡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未歃血盟誓焚表止結拜弟兄者為首杖一百為從杖八十

官吏宿娼

〔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挾妓飲酒亦坐此律媒合人減一等　若官員子孫文承蔭武應襲宿娼者罪亦如之附過候蔭襲之日降應受本職一等於邊遠敘用

賭博

律 凡賭博財物者皆杖八十，所攤在場之財物入官。其開張賭坊之人，雖不與賭列，亦同罪。坊亦入官。止據見發為坐。職官加一等。

例 凡賭博人犯，若自來酗酒撒潑，或曾犯誆騙竊盜不孝不弟等罪，及開張賭坊者，一等問罪，枷號兩月；若平昔無過，止是賭博，但有銀錢衣服者，二等問罪，枷號一月，各發落。若年幼無知，被人引誘者，三等問罪，照常發落。｜凡賭博人枷號兩月，責四十板，開場放頭之人，各枷號三月，責四十板，官員賭博者，革職枷責，不准折贖。如出首者，出首人免罪，將賭錢一半與之，一半入官。凡以財物打馬弔鬪紙牌，仍照賭博例治罪。其賭飲食等物者，照不應重律治罪。

擇日 冠帶

凡冠帶宜孟仲月。柔日，定日，成日，天恩，天喜，益後，續世，福生，忌丑日。

橫看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益後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辰	戌	巳	亥
續世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辰	戌	巳	亥	午	子
福生	酉	卯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柔日 凡乙丁己辛癸日

天喜 春戌日 夏丑日 秋辰日 冬未日

天恩 凡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日

冠子戒賓

啓式

謹詹某日為第幾子某冠行冠禮，奉擎
台從，特賜
教誨，伏冀
寵臨，曷勝感荷
右啟

用紅全簡前幅 四代後幅三代 大德居中用箋

大德望某翁某老先生大人 閣下

眷侍教弟某某某 頓首拜

宿賓

登臨 翼日為子某行冠禮恭候

紅古簡前幅寫翼日用紅箋

眷侍教弟某某某 頓首拜

請客

敬 謹詹某日小兒行冠禮治茗候

稱謂隨宜寫如前式

眷侍教弟某某某 頓首拜

速帖

恭候
登臨

速帖用紅單帖 禮同稱謂隨宜

眷侍教弟某某某拜

終

家禮辨定卷之二

錢塘王復禮需人譔述

婚禮（五禮中屬嘉禮）

事宜

婚義

易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又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郊特牲云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哀公問云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周禮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孟子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何氏云婚姻之事為父母者亦當察其血氣壯弱以為遲速無使情竇早開易取夭折之患然又不可討論財禮致失婚姻之時

婚年

禮記云三十壯有室周禮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大戴記云合於五也中節也王肅云周官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嫁娶之限不得過此也家語云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婚矣家禮云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婚

婚月

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鄭康成云娶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又云三星在天今夕何夕毛傳云三星心宿也婚見于東方建辰之月也註云昏而不見則婚之候今見在天則三月矣是不得其時周禮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註云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註云冠子取婦之時白虎通云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王艸堂云婚姻為似續之計三氣乃生育之時歷稽經傳可以為法今世皆用冬月完姻凋枯肅殺大非所宜移之于春勞費正等且于事理相合奈何不遵古禮耶況鄭康成曰因有喪禍則非仲春今人用別月尤當避忌也

婚日

曲禮云內事以柔日註云乙丁巳辛癸為柔日宗廟之祭冠婚之禮爲內事王草堂云古人筮日而今人擇日然得遇柔日更合古制附擇日法後

婚時

詩云昏以為期鄭康成云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儀禮云凡行事必用昏昕註云用昕使也用昏婿也按遣使行元纁吉禮必用昕時親迎乃用昏時釋名云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白虎通云婚者謂昏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爾雅云婿父

母為姻婦父母為婚賈公彥云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周禮司寤氏註云日入三刻為昏今俗云黃昏戌時也丘瓊山云今世俗不知昏之為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見晩日中亦皆成禮殊為紕繆王草堂云婚日宜擇時不必擇也用黃昏合禮經以上論

納采

儀禮云下達納采用鴈鄭康成云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納采擇之禮用鴈者贄見之禮也賈公彥云男為上女為下取陽倡陰和之義故曰下達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王草堂云即今之備媒求婚也故儀禮致辭但云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云先人之禮者指行媒采擇原係古禮用鴈為贄並無他物也若用禮物是納徵矣今世俗定親下聘用釵環幣帛諸種而禮曰乃稱納采之禮通國皆然何其謬誤至此耶嗣後下聘應書納徵為是

媒妁

詩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坊記云男女無媒不交周禮云媒氏掌萬

民之判鄭康成云判者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公羊傳云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孟子云媒妁之言說文云媒者謀也謀合二姓也妁者斟酌二姓之稱

問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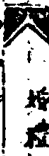
儀禮云賓執鴈請問名賈公彥云問女之姓氏周禮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疏云媒氏之官令男女必先知年幾配成夫婦也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毛西河云周官婚禮必先問年

月日而後及乎名蓋年繫名爲尤重男子佐㒹須是
計年時以辨長幼儀禮但稱問名而不及年月日者
本一以該二也王艸堂云今之議親者先出草八字
使男家合之吉乃成及下聘時復以女之姓名年月
日時書於簡謂之庚帖即古問名之禮也庚帖式附後

醴賓

儀禮云請醴賓酌醴薦脯醢賓啐醴取脯主人辭賓
降授人脯出鄭康成云脯長尺有二寸自取脯者尊
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撤之謂賓之
從者賈公彥云賓將歸以脯授從者也王艸堂云即

今之以酒席待媒也古者賓取脯而主人辭之不致
當也乃取脯授從者亦即今之宴會將畢以果與從
者持歸古禮遺意習矣不知也

卜筮

儀禮云椉既受命將加諸卜鄭康成云問名者將歸
卜其吉凶左傳云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又
云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
不吉王艸堂云婚禮不廢卜上古已然不始于今也

納吉

儀禮云納吉用鴈如納采禮鄭康成云歸卜於廟得
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四禮約言云
凡結婚止擇日同媒一拜固爲簡便矣不知此甚有
關係或有不覿拜而以媒往或酒中一語此後兩不
照管因之而悔親者每見鄉曲中遂致訐告傾家豈
可以一帖爲無甚關係乎王艸堂云今人卜吉之後
主婚者同媒往拜女家答拜名爲拜允或有不親往
而遣使送帖女家亦然謂之傳紅皆在下聘之前即
古所謂納吉也

納徵

儀禮云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鄭康成云徵成也納

幣以成婚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皮
鹿皮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曲禮云非
受幣不交不親坊記云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
也周禮云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云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註云八尺曰尋五尋爲兩
則四丈矣二丈爲一端五兩則十端矣賈公彥云婚
禮有六惟納徵不用雁以其自有皮幣可執故也通
典議云上古衣皮周代尚文去雙元衣纁裳猶用皮
爲辯所以婚禮用元纁鹿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
以後衣服殊制不合用矣通志云後漢之降聘禮以

元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
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銀條得香草鳳凰
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湯燧鑽又有丹
為五色之緋青為東方之始共三十物通典云金陵
人家行聘禮其筭盒中用柏枝吉祥草及絲線絡果
或剪綵作鴛鴦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絲線結束以為
吉慶之兆王州堂云今人帛一端雖長短不同大約
以二丈為率二丈為端二端為疋亦古之遺也然下
聘日益於盛大明會典帝王納聘有金銀珠花釵釧
菜類若一品至四品綵緞八匹五品至九品四匹二

匹而已然杭俗四盒至今用絨花果絲其所由來遠
矣第古禮有元纁則無雁以其為贄物非禮物也後
讀兼用其誤亦遠矣

婿家告廟

家禮云是日清晨以盤盛禮書禮目置家廟前盥洗
啟櫝點燭列果焚香再拜興跪斟酒讀祭告曰維某
年某月某日孝孫某敢昭告于先高祖考某府君先
高祖妣某氏先曾祖考某府君先曾祖妣某氏先祖
考某府君先祖妣某氏先考某府君先妣某氏某之
第幾子某年已長未有伉儷議擇某之女為配今

今日納徵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又再拜興

遣使送禮物

儀禮云使者元端至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鄭康成
云使者男家之屬如男家是上士則屬是中士男家
是中士則屬是下士其位分不甚相遠溫公書儀云
今人家既無官屬用子弟為使者至女家集要云若
用子弟恐于女家難行禮今俗用僕為使者叩頭奉
書從夫接羊酒銀幣之類 禮書式附後

女家告廟

昏義云昏禮納徵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家禮云聘禮至女家主人乃以盤盛禮書禮目置家
廟前告曰某之第幾女年漸長成已許某之子作配
今日受聘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儀節照告同前

女家犒使者

家禮云主人以授書授使者以酒饌禮之酬以幣集
要云以酒禮接待使者以酒賞犒勞役夫 復書式附後

婿家復告廟犒使者

家禮云使者復命主婚者復告家廟集要云女家亦
遣使至叩頭奉書男家接待使者亦如之開盒取乃
以盤盛庚帖復書置家廟前告曰某之子某聘某之

女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今日納徵禮畢敢告儀節

昭告同前

請期

儀禮云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賈公彥云壻家卜日得吉使使往女家告日是期由男家來今以謙請期主人辭遂告之鄭康成云須待也楊復云請期只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徵之儀王州堂云即今之涓日也 請期書式附後

行笄禮

說文云笄簪也小記云笄行以卷髮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儀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公羊傳云婦人許嫁字而笄之家禮云笄禮母為主其賓擇親姻婦女之賢而知禮者為之儀節並同冠禮王州堂云今閨女將婚之前數日行笄禮俗稱上頭且設席待女亦即醴之之意

宴客筵席

周禮云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樂記云酒食者所以合歡也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周禮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賈公彥云敷席之法初在地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鄭康成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然與此云古首下筵上席惟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及祀先王非席待於筵之上施重席莞席加繅席次席諸侯祭祀及賓國賓皆一筵一席莞席加繅席俱後設熊則不復設筵但設席而已甸後設熊皮為席喪設葦席為席然所謂筵矣繅席有文采者次席然狗皮加於席故五二三重再重一重以定上下之分眞席非士所敢當也王州堂云今人行事稱謂各有所本並非杜撰如壻之宴會本於曲禮請客款洽非筵送饌薦席一

語本於周禮矣 請客帖式附後

致賀

王州堂云今世人但知郊特牲所謂昏禮不賀之却曲禮內有賀取妻者非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二條又晉穆帝納后議賀王述云婚是嘉禮應賀撫軍答尚書云禮亦隨時今既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即是稱慶徙成帝納后時已賀今當依舊則婚禮致賀亦古所有且王情理宜然故今世皆賀而無不賀者也

用樂

程子云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也婚禮豈是幽陰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聽齋雜錄云古有房中樂工歌之淡間以簫篇故關雎琴瑟鐘鼓車牽式歌且舞而郊特牲又曰不用樂幽陰之義夫婚禮用而陰陽偕也易陰陽成感為娶妻之卦故蔡邕協和婚賦云乾坤和其剛柔虞翻云歸妹宗陰陽之儀未聞婚禮陰禮也况喪禮輟樂婚亦輟何也

鋪房

家禮云婚期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世俗謂之鋪房然所張陳者但氈褥帳幔幃幕應用之物其衣服鎖之篋笥不必陳也

壻家告廟

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左傳云楚公子圍娶于鄭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家禮云主人告家廟曰某之第幾子某今日親迎于某氏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儀節昏告同前王草堂云此古娶婦告迎于祖廟之禮也

醮子

昏義云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儀禮云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若則有常子曰諾不敢忘命家禮云是日設父席于堂上正中南向醮席傍側西向子詣父前再拜興詣醮位跪執事者授以酒子受酒傾少許于地以祭遂飲畢興以盞授執事者復詣父前跪聽訓戒畢又再拜興遂出親迎

親迎

詩云親迎于渭又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易云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雜記云士弁而親迎儀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鄭康成云以緇緣裳象陽氣

下施也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役持炬火居前照道也士妻之車夫家供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毛西河云春秋天子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于紀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是也諸侯亦親迎然或有故若疾病及越境大候則遣大夫逆之莊公如齊逆女為親迎公子遂如齊逆女為逆迎是也大夫以下則無不親迎者雖越境亦然鄭忽娶于陳逆公子圍娶于鄭襄仲娶于莒莒慶高固娶于齊皆親迎是也王草堂云今無論親迎迎娶花轎皆由男家備幃有蓋且有火炬與縣以照道而女家備奩粧

則有圖輪相贈亦與古同也

女家告廟

家禮云女家主人告于家廟曰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人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儀節昭告同前

醮女

儀禮云父醴女而俟迎者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施鞶申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鄭康成云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教帨佩巾鞶鞶囊盛帨巾之屬實要云父母坐內廳南向

姆導女辭父母再拜興辭親屬東西各再拜興詣醮席傍側東向跪侍姆授以酒女受酒傾少許于地以祭遂飲畢興以盞授侍婢後詣父母前跪聽訓戒畢又再拜興

奠鴈

儀禮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揖壻入壻三揖三讓升階北面奠雁再拜郊特牲云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註云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雁也昏義云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祭記云委于地曰奠贄公羊云凡執贄相見皆親授受此獨奠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鄭康成云壻奠雁拜主人不答拜家禮云奠雁而拜主人不應答拜凡贄用生雁以紅色繒交絡之實要云奠雁後壻從行禮再拜主人答拜司馬温公云凡受壻拜立而扶之楊復云家禮以為無雁則刻木為之然刻木近乎兒戲則以鶩代鵞亦雁之屬也王州堂云儀禮奠雁畢壻即降出則見主人而不行禮似乎難通然其後記原有壻見主人主婦再拜之文而禮記昏義亦有親受于父母坊記親迎見于舅姑之語不獨見而當拜抑且並見主婦矣因取實要一則以補之若其執雁以往

古人原用一隻至明猶然故大明會典云正統七年英宗納后發冊奉迎用雁一隻及天順八年重定儀制始加一隻今世俗皆用兩隻取其成對失禮意矣娶皆沿襲舊註不覺其非于特辨之于後焉集要又欲以色帛繡雁或繪圖為雁二者得非兒乎亦不可用若行古禮親迎則婚期二月正有雁之時又何必代也

婦從夫

儀禮云壻奠雁降出婦從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坊記

云壻親迎見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郊
特牲云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
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
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家禮云壻擧轎簾姆辭女乃登
王寶要云女蒙頭出從壻行

方巾花扇

內則云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新唐書云婦人施羃
羅以蔽身清波雜志云婦人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
俗謂之蓋頭乃唐帷帽之制也司馬溫公居家禮云
婦人有故出中門必蔽面呂東萊昏禮云壻婦交拜

後擧蒙首遂就坐寶要云新婦蒙頭俗謂之方巾雖
儀禮家禮不載然男女交接之始自有廉恥則以帕
蒙頭亦禮所不可已者故從俗補入王艸堂云杭俗
初婚又用花扇人無知者然世說載溫嶠娶劉氏既
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則亦蔽面之用蓋自晉時已
然矣又唐中宗以衛后乳媼嫁竇懷貞令誦却扇詩
數首而李義山代董秀才却扇詩有莫將畫扇出帷
來此中須放桂花開亦足證也

壻婦謁家廟

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先配而後祖陳鍼子
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司馬溫
公云婦入門即拜影堂呂成公云先設香酒脯果于
家廟舅盛服于家廟之前贊者導壻婦至堦下舅北
向立焚香跪酹酒祝曰某之子某以某日成婚新婦
某氏共承宗祀仰冀昭鑑俯垂庇祐謹告再拜退壻
與婦拜如常儀大明會典云天子納后太子諸王納
妃皆先詣奉先殿而後合巹毛西河云娶妻三告廟
一是告迎如禮齋戒以告鬼神是也一是告至易歸
妹上六刲羊告廟是也一是告謁廟春秋書朝廟穀
梁云薦舍于廟是也儀禮婦家自納采以至親迎凡

六禮六告廟而壻家反無一焉將孫統所云請君之
玉女以共事宗廟昏義所謂事宗廟而繼後世者而
反無廟無祖宗不告聘又不告迎娶乎王艸堂云此
古娶婦告至于祖廟之禮也故杭俗成婚之夕入門
亦拜祖先耳若不謁廟而即入寢室者正春秋所譏
非是

同牢合巹

儀禮云主人揖婦入及寢門揖入即對筵坐陳三鼎
其實特豚合升去蹄擧肺脊二魚十有四腊一純髀
不升醯醬二豆菹醢四豆黍稷四敦太羹湆三飯腊

飯四爵合巹酳醑主人主人拜受婦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齊肺辛爵皆拜受爵再酳如初三酳用巹亦如之鄭康成云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于鼎也去蹄蹄地賤惡也肺者氣之主脊者體之正食時則先舉也魚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正十五而減一欲其敵偶也腊兎腊也純全也體不升近竅賤也湆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也同牢示親三飯而成禮也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也酳漱也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肺肝炙也欲酒宜稍飲以安之昏義云共牢而食合巹而酳

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家禮云婦至揖婦以入壻婦交拜壻揖婦就坐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殽不祭飯畢撤饌實要云壻揖婦者舉手揖遜也合巹俗稱交杯盞

媵

易云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春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王艸堂云古嫁女以兄子女弟媵然易以娣媵為當

饗送者

儀禮云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鄭康成云以酒食勞人曰饗王艸堂云今女家遣僕婦送者亦席饗幣酬猶行古之禮也

婦見舅姑

昏禮云夙興婦沐浴執棗栗腶脩以見儀禮云笲棗栗姑腶脩賈公彥云義取早起肅栗斷斷自修也公羊云棗栗陽也贄于舅腶脩陰也贄于姑陳用之云棗栗天所產腶脩人所成婦拜舅姑而舅姑拜之以禮無不答循冠禮母拜燕禮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

也家禮云明日婦盛服俟見舅姑坐堂上東西相向各置桌于前婦立阼階下北面拜升奠棗栗于桌降又拜復詣西階下北面拜升奠腶脩于桌降又拜

醴婦

儀禮云酌醴婦拜受薦脯醢婦升席祭醴三坐卒醴興拜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鄭康成云取脯榮得禮人謂婦氏人昏義云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婦見尊長

家禮云婦既受醴畢舅姑以婦見于諸尊長無難王艸堂云古人先親而後疏禮也今人先賓而後主亦

禮也禮以時為大謙尊而光亦可從俗

婦饋舅姑

儀禮云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卒食一酳婦餕姑之饌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卒爵鄭康成云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側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也郊特牲云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家禮云是日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于堂上舅姑之前洗爵斟酒進舅姑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侍立以俟卒食闕見錄云宋景文公納子婦其父饋食物書云以食物賸女公曰賸

字錯用送食從而徙大其子退撿博雅中餕字註云女嫁一日餉食為餕女 王州堂云杭俗三日婦家備牲禮送至壻家為婦饋舅姑之用月內親友飲餞設席謂之餕房

饗婦

昏義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西階婦降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儀禮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歸婦俎于婦氏人鄭康成云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歸以婦俎反命于女之父母則共饗禮 王州堂云儀禮醴婦饗婦同一日在成婚之次日禮記分作二日次日醴婦三日饗婦今杭俗三日舅姑以盛席待婦并遂送至婦家亦即饗婦歸俎之禮也

廟見

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康成云謂舅姑沒者必祭成婦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也 儀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祝告曰某氏來婦敢奠

嘉菜于皇舅某子皇姑某氏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還又拜如初註云扱地手至地也賈公彥云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 王州堂云家禮改三月為三日且不明言廟見之故致習俗貿貿遂以廟見為祀祖大非因辨于後

迎娶

詩云俟我於著乎而 儀禮云若不親迎 王州堂云古無迎娶儀禮何以有此語即況齊俗不親迎見之於

詩矣今杭俗皆迎娶于六十年來所見親迎者不過
數人此亦時為之莫可如何矣但以母送女甲屈尊
為非禮耳然外郡親迎今猶不廢不可一概論也

壻見

儀禮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
為外昏姻請覿主人出門壻入奠摯再拜主婦再
拜主人醴以一獻之禮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鄭
康成云摯雉也無幣異于賓客也家禮云明日壻往
見婦之父母婦父迎送揖讓如賓禮拜即跪而扶之
見婦母皆有幣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幣大明會典云

王至妃家行四拜禮妃父母受兩拜答兩拜王州堂
云即今俗稱回門即也然古人以成婚三月今以次日
依家禮古醴壻一獻今亦以席相待也

歸寧

詩云歸寧父母春秋云五年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
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毛西河云高固迎姬已及
三月正當反馬但反馬遣使不必壻來而固以叔姬
歸寧之便與之同行公羊所謂雙雙俱至者王州堂
云杭俗成婚之後壻婦偕來謂之回門本大明會典
所稱然非三月或一月或二月也古禮三月反馬今

有贈馬者則不必反矣

生子 附以下

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
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
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
之裼載弄之瓦禮記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設
帨於門右

湯餅會

劉禹錫送張盥詩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
舉湯餅祝詞天麒麟王文成生子謝蕭齋詩云携抱

且堪娛老況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
見吾家幾第郎唐元宗皇后王氏以愛弛不自安泣
曰陛下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
阿忠其父名故後世誕日用麪天明集禮云永樂間
每歲聖壽日賜百官食麪于午門外奉旨免辦王
州堂云湯餅麪也何晏面白魏主疑其傅粉與湯
餅啖之汗出隨拭色轉皎白丕乃信之湯餅始見此

三日洗兒

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
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

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洗兒

通鑑綱目云天寶十載安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二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喧聞笑語上聞問之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因賜洗兒金銀錢令洗兒用果啟此白樂天詩云洞房門上桂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滿月即成珠

餕子

王州堂云杭俗子生三日送餕子即古寒具也晉書

云桓元嘗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詩畫因有汙元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劉夢得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

剪髮命名

內則云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王州堂云今生子滿月則剃頭百日俗稱百祿親友致賀

試周

顏氏家訓云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其貪廉愚智名為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宋史功神傳云曹彬周歲父列晬盤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後果出將入相

家禮辨定卷之三

錢塘王復禮艸堂譔述

論辨

古禮難行

儀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用雁皆在廟納徵用儷皮女從者用姪娣舅答婦拜特豚合升側載壻見用雉禮記婦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

習俗當禁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衆親屬前問

以醜言責以慢對或蹙以楚撻至有傷于流血者可嘆也洪氏俗考云今世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群客競作戲詞以瀆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于歸之婦同于倚門之娼誠所謂敝俗也自晉以來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陳潡六云徽州有炒親惡俗江淮間為尤甚此當嚴禁尤須士大夫詩禮之家以身先之

嫁娶宜慎

程正公云世人多謹于擇壻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司馬温公云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胡致堂云後世婚姻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及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嘆哉袁氏云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

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為所棄男女婚嫁切須自揣

訓子守正

何氏云婚姻正始之道今人惟知正其女而不知正其男此淫風之所以日盛也凡生子十四五時即防他人引誘仍戒女僕往來務令保守其身如處子之貞潔則身正而家道正矣若此身一壞何以事宗廟而繼後世乎故欲止婦女之姦邪先禁男子之淫慾清源正本慎始慮終為祖父者不可不知

女不當薄待

袁氏云人家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乃依託女家而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稍或家道尋常必欲望高陪費財產致破身家亦不深思之過也

訪姻宜實告

毛稚黃云諺曰破人親九代貧非也夫婚姻者人事之至重者也家風門第配偶有宜不可不慎也設有二姓盍宜孰嘉賚而成之永以為好誰云不然其或貪縱奴子竊幸方幅移地諱族妄思扳良又若門有隱慝家政罔立奢蕩狎放酗飲不時勃谿成風搖煽脣舌與通婚姻必見漸流至于佻戾之男頑惡之女遂除不珍鴟音無改凡茲之類不能速悉如或知交戚族擬于剝的處受媒紿聚而見咨便當直諒陳示使無陷誤此之為德豈不多哉若復隱情遷避告不以誠或加贊說以成其過遂使門素弃倫婚姻道苦使神采降罰必丁其躬矣故云破親而得貧謂相倣既得而我挾私衷尼之也非概置涇渭于無辨苟取曲從自徼禍利也

媒不可盡信

袁氏云婚不可無媒而媒言不可盡信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有厚聘給男家則曰嫁資豐厚且虛指數目輕信其言而成婚必至責恨見欺夫妻反目故當擇忠信不欺之端人而為媒氏若彼貪佞之流權幸成事為利惑兩家之聽者斷須絕之

婚忌扳高

虞翻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司馬溫公云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為患無窮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茍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

婚宜敵體

胡安定云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夫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王屮堂云斯言也古今共推為嫁娶之法其務本之楚諺所謂男婚低户女嫁高門乎以愚論之蓋有不盡然者往往見娶婦不若吾家則銀錢食物暗中潛移默運以致家事漸凋為累非淺

若嫁女勝如吾家則貧富懸殊姑娌不等姑心固此生嫌婦面爲之削色託足終身安乎否耶莫如門當戶對高下不形嫁娶之善無逾于此又何必先塊成見不決中庸徒求偏勝也大戴記云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悍暴黨無不善故晉武帝以衛氏種賢而多子賈氏嫉妬而少子欲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後惑人言卒娶賈充女果淫妬凡擇配固當論其種類之賢否豈徒計其家道之豐歉乎

婚不宜幼定

司馬溫公云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云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禮物從儉

王文成云嫁娶之家豈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畧靡相尚何氏云吾嘗見嫁娶之家聘禮豐盛者不倒篋傾囊則鬻田典產徒逞一時之富頓忘異日之窮如資粧盈備者不知用盡多少心機始得成就其舅姑猶不滿意苟或壻之不肖適足以驕惰其志而縱侈其心耳不數年間糜費殆盡異樣金珠錦繡悉爲他人所有其女何嘗受用分毫思之可爲嘆息人當慕尚古樸凡百禮儀務從儉約慎勿過爲奢華以踵頹風也王艸堂云古人下聘束帛儷皮而已今世奢靡踰禮彼此較論遂致愆期曷不以夫子寧儉之言思之

妻長無害

毛稚黃云諺曰婦大三歲寵屋毋憂予嘗驗之多無徵且有婦長三歲而貴盛多壽多男者或以理宜使妻年小於夫則可耳

姑舅亦婚

朱文公云如魯初閒與宋世爲婚後又與齊世爲婚其間皆是姑舅之子從古已然只怕律不是洪容齋云姑舅兄弟爲婚在禮法本所不禁而世俗不曉予按刑統戶婚律所云以爲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丈母大功尊者堂姨雖于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也

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
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壻妹妹于身雖並
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
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于婚嫁了無所妨
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因看
詳以為表叔娶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
白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
皆失于不能細讀律令也明洪武十七年朱善上疏
論婚姻律云夫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
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並法不

得為婚以故仇家訴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
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
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不
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
謂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
上匹尊屬若已為舅兩姨子彼為舅兩姨女無尊卑
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壻古人不以為非成周之時
王朝所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
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
于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

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為婚婣
其顯然可證者如温嶠之王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
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待制夫人即
榮毋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訟獄
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其
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王艸堂云此
疏乃朱公為待詔時所上也後歷官文學士其云朝
廷是之何以律內至今尚存姑舅兩姨不得為婚之
條耶然晉安帝娶王獻之女乃公主所生宋仁宗以
公主嫁李瑋俱是姑舅成婚且今世往往皆然雖有
此律人未嘗遵可見習久之難革也後之議律者尚
祈斟酌請定之

婚禮拼盛

王艸堂云婚禮自古拼盛載之儀禮歷歷可稽如王
家祭服元端助祭用爵弁今親迎爵弁拼盛一也大
夫墨車士棧車今乘墨車拼盛二也大夫有二車士
無二車今從車二乘拼盛三也特牲禮陳鼎不在東
方避大夫也今陳鼎于東方北面拼盛四也皆大夫
執雁士執雉今壻入奠雁拼盛五也凡婦人不常施
袡之衣今用純衣纁袡亦助祭服拼盛六也同牢而

食䐶必用鮮魚必用鱻攝盛也故今俗于成婚之日夫婦皆得服命服張蓋乘四轎而人不以為僭者以攝盛故也舍是而用之無罪乎

用雁為贄

王艸堂云儀禮士婚禮壻北面奠雁再拜鄭康成以為取其順陰陽往來賈公彥以為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為陽婦為陰用雁者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婚禮用焉然程正公以為取其不再偶而文公家禮從之皆非也此乃贄見之物也儀禮云不依於贄不敢見禮記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凡贄天子鬯尚書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玉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也三帛者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也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雁也一死者士執雉也周禮云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陳用之云天子無所贄惟郊天用鬯王有溫潤之德帛有衣被之仁羔有不黨之義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雁也交有時別有倫彼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雉也可畜而不散遷若鶩也可畜而不遠時若雞也昏禮用雁為贄而鄭氏以為順陰陽往來誤也左傳云男贄大者玉帛

小者禽鳥以章物也今士親迎贄見于舅姑當執雉然婚嘉禮也儀禮以為贄不用死故舅生焉以士而執大夫之贄攝盛也若以四君所辭為是則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而皆用雁何耶豈為寒鄉以亦於順陰陽往來從夫不再偶耶惟其為相見之贄故壻可執而媒亦可執也自唐開元禮命使奉迎執雁者在廟持節者在北入門持節前導執雁次之主人受制書再拜進受雁授左右至大明會典正統七年英宗納后發冊奉迎亦用雁一隻及天順八年重定儀制復加一隻若以為贄則諸侯已執玉豈有天子而用雁

者且天子自古不親迎以馬用贄如以為禮物則玉帛牲醴之外未聞有雁是一舉而三失矣況儀禮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入門東面奠贄再拜鄭康成曰贄雉也賈公彥曰士執雉是其常也吾聞古者士相見贄冬用雉夏用腒腒乾雉也夫夏恐腐臭而猶執乾雉不敢易雁若正其所當執也則既婚以後不必避死且攝盛可暫而不可久是以仍用雉耳于此識之不益可信哉又云適刻是書偶閱文獻通考內載宋元祐五年哲宗納后禮部太常等議有云士昏禮用雁所以為贄也按曲禮凡贄天子

鄭康成謂天子無客禮以昏爲䞇者惟用告神今已據周禮用穀圭聘后更不用鴈是北宋儀雖未詳已革去鴈矣明時何尙夢夢耶喜而添入以爲先得我心之助

撒轎

事物紀原云漢世京房之女適翼奉子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門故也三煞者謂青羊烏雞青牛之神也凡是三者在門新婦不得入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爲不然婦將至門但以穀豆禳之則三煞自避新婦可入也王艸堂云此語不經儒者勿道然杭俗成婚之名比戶皆然蓋出于紀原也

撒帳

合璧事類云漢武帝時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飾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擲五色同心花果上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王艸堂云杭俗成婚交拜後歸房坐床撒帳亦以諸果撒之蓋本此也

送親非古

賈公彥云舅衆送者女家有司也左傳云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以此而言卿尊無送卑之法若大夫則遣臣送之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宋氏云惟衛俗有父母送女之儀謂之送鸞不合古制予謂壻不親迎反煩女家尊長送之甚失男先于女之義故欲遵禮者得士大夫數十家毅然行之則移風易俗可待也王艸堂云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說苑曰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從未有父母送女至壻家者今杭俗通行豈得爲知禮乎

廟見爲死舅

毛西河云夫婦之稱成于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爲夫婦三月而不移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于扱地一奠之後故曾江應元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也自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元晦作家禮即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于祠堂且曰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正之

而乃以三月為三日以子壻為夫婦今世俗請召賓
客簡帖往來則曰某日兒媳行廟見禮抑又以此畏
不告之辭公然行之嗟乎何以有此王艸堂云抗俗
成婚之三日俗稱三朝婦之父兄弟姪是日俗禮上
門名為望朝蓋禮從宜使從俗不必察也故俞觀可
召客可祀祖亦無不可惟簡帖宜書治茗或候茗斷
不宜書廟見以古禮廟見原為死舅而設非祀祖可
稱也且請客宴會並非召享祭餘何必相聞廟見況
內言不出于梱兒媳廟見與賓客何預而欲使之聞
乎或曰簡帖不明言其故客安能知曰非也蓋所請

客必至親好友成婚舉動無不知之豈有不相識者
而請之哉然即欲相聞當從古禮某日婦見可也或
又曰徐伯魯嘗疑之儀禮既謂廟見安知是舅而不
是祖耶禮記又謂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禰禰已
為舅而廟見又為舅耶曰非也禮記儀禮皆云夙興
婦執笲棗栗腶脩以見舅姑今廟見應奠菜且執笲
與見生舅姑同一證也禮記云質明拜奠於舅姑今
見死舅姑則情意悽愴婦拜扱地用初喪之儀與生
者不同若見祖當吉拜矣二證也儀禮云祝告某氏
來婦敢奠菜於皇舅某子皇姑某氏止告舅姑並不

告祖三證也禮記云舅姑醴婦成婦禮也儀禮云舅
饗送者以一獻之禮姑饗婦人送者今廟見者醴婦
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
人如舅姑饗禮則以老壻代舅姑若見祖安得有此
禮四證也儀禮云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明為
舅姑而入廟五證也春秋譏先配後祖以為非禮故
婦至告廟婦入謁廟是見祖何待三月六證也曾子
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
義也稱禰不稱祖七證也陳澔註廟見祭禰即是一
事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非廟見之後更擇日而祭
八證也是廟見謂見舅姑歷歷可據而又何疑之有

親家子壻

王艸堂云親家二字見唐蕭嵩傳然親字讀去聲故
盧綸為王駙馬作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五代
史劉昫與馮道為姻家李愚謂曰此公親家翁所為
漢書趙王有子壻禮唐劉禹錫云命長嗣為君半子
然唐人稱壻為嬌漢方言為倩晉郭璞云今呼壻為
平便孟康云西方女亡者為丘壻丘空也風俗通博
物志壻作聓郗鑒使門生求女壻于王導導報曰王
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

服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因稱令坦

外舅外姑泰山列岳

爾雅稱妻之父母曰外舅外姑酉陽雜俎唐明皇封泰山舊例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張說女壻鄭鎰以九品驟遷五品黄幡綽曰此泰山力也燕翼演義自此遂目丈人為泰山叢書又謂泰山有丈人峰故今世呼人婦翁為令岳妻之伯叔為列岳王州堂云裴松之註三國志言獻帝舅董卞謂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是晉元嘉時已有丈人之稱矣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壻山岳丈之稱或本于此

贅壻

王州堂云前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註云言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史記淳于髡齊之贅壻唐李商隱有相攢花下非泰贅之句

斂衽端肅

王州堂云前張良傳曰楚必斂衽而朝陶淵明云敢不斂衽杜子美詩云斂衽就行役是斂衽古稱男子今則用于女矣明禮部儀制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是端肅施于尊長今則泛稱矣然禮註謂直身而推其手曰肅推者拱也乃上其手也肅者直也所今之所謂萬福也加一端字則嚴肅之甚矣古婦衣無衽鄭康成云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無衽將何斂手故宜稱端肅不當稱斂衽也

男頓首

毛西河云康成以頭叩地為頓首頭至地為稽首則無辨矣蓋頓者陡也拜手而陡起也稽者留也以首至手稽留不即起也虞書益拜稽首皋陶拜手稽首周書王拜手稽首太保芮伯拜手稽首儀禮主人再

拜稽首左傳趙盾踧踖拜手稽首孟子子思再拜稽首是拜禮中最重者也王州堂云周禮九拜中一曰頓首賈公彥云頓首平敵相與之拜故左傳齊侯拜魯侯為稽首魯君答以頓首齊於魯責稽首答曰天子在無所稽首又穆嬴抱太子適趙氏頓首于宣子皆是也若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此倉卒急遽陡頓難安之禮不當通行

女肅拜

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偏問禮官無有知者惟王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

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時，始拜而不跪。晉問何所出，對曰：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王艸堂云：此說非也。古之婦人有跪而拜者，儀禮三月廟見，婦拜扱地，喪服小記婦人為夫稽顙是也。亦有拜而不跪者，周禮九拜中肅拜是也。則拜而不跪，不始于武后矣。

跨鞍結髮

酉陽雜俎云：今士大夫婚禮乘馬鞍，乃北朝之餘風，故娶婦新人入門跨馬鞍也。幼時結髮為飾。言訂婚之早也。黃直卿衆俗禮相問。朱子曰：若要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敵人厮殺耶。

送禮俗稱有本

王艸堂云：杭俗下聘之後，未娶之前，每逢端陽年盡，壻家備禮送女家，名曰追節。及至將娶時，親友送銀以賀，名曰人情。婚之次日，壻至女家，徧叩親交，而親友以禮物酬壻，名曰拜見錢，又名上賀。皆有所本。蓋由元朝末年，官吏貪污，向人索錢，各立名目，下屬始參曰拜見錢，進節曰追節錢，送迎曰人情錢。出楮記室中。但拜見錢乃下送上，今婚禮則尊賜卑矣。

妯娌姑嫂會叙坐次

毛稚黃云：姆嬸以夫齒為叙，示有從也。如妾即有子不得以夫齒叙行位，皆居羣姆嬸之末，叔亦不得讓庶嫂，示有嫡也。此于公堂相會及廟墓公會之類行禮則然，若各房歸居之宅，而他房庶嫂過之，則其叔婚有主道，仍當讓庶嫂為客，不得僭之。叔婚以己事會族屬者，雖在公堂廟墓，其禮亦然，示有敬也。然凡也至下一輩者，如姪姪婦姪女之屬，皆讓上輩之妾無論有子無子也，示有級也。至于諸壻，自以齒相叙不從妻齒。凡女子已嫁而歸寧者為客，嫂與弟婦皆居主位，不得叙齒。其未嫁者，則與嫂弟婦叙齒也。凡族姪女與親女叙姐妹，無分主客。凡族姪婦與親子

婦叙妯娌，以夫齒叙，無分主客。凡聚妻一輩者亦以夫齒叙可也。

納妾有時

曲禮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詩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鄭氏家範云：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者責之。若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錮婢非禮

司馬溫公云：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謹少過者，資而嫁之。寶要云：子生而願為有室，女生而願為

有家彼僕婢亦人子也特命薄為人厮役耳然其室家之念則一乃世有錮之老大不為匹配甚傷天地之和凡女婢及笄即當擇僕之可配者俾成夫婦如無可配即聽其贖鬻而遠嫁之亦莫大陰隲也然錮婢惡俗惟徽有之宦斯土者當嚴禁焉

未嫁不必守制

毛稚黃云禮在國稱女在室稱婦未廟見而死不還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况但聘而未婚且有徒允而未聘者乎六禮不備貞女不行以言乎娶未親迎也以言乎

婦未廟見也以言乎子未稟命也矧其未嫁之夫可云義乎夫女子者父母之子也子從父者也生死制之可以自從夫乎况夫婦也者非女子之所自得為也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禮也否則非禮矣夫未成婦而死尚不可以即慈况生而可即其室乎今世有此則可嘉耳若以云禮誠未然也

未婚亦當認壻

陳際叔云近世有壻已問名未娶爾而女死因絕其舊稱與常人無異此實薄俗且違禮之至者也問名之典出之父母通之媒妁聞之鄉黨僚友告之天地祖宗男心知其有室女心知其有家翁早命之為壻壻早號之為翁不幸女死不以為痛而反以為絕非所以敦厚崇誼也或曰未婚而稱翁壻非古也自近今始也曰不然考之禮經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男稱為壻女稱為夫稱名定于孔子矣豈始于近今哉曰然則服當從期歟曰非也葬則大夫五月士三月葬而除之服安得期哉齊衰而弔以義服也明夫道也葬而除之明未成為婦也情有所殺也此

亡于服者之服也曰然則壻當迎柩而歸葬歟曰亦非也古禮已婚而未廟見猶歸葬于女氏之黨况未婚乎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迎柩而葬則又過矣未成婚而女死因絕其舊稱此不及之甚者也大無禮也無禮而行之烏乎可哉

乘喪婚嫁之謬

毛稚黃云喪婚非禮也而未成服之三日成婚者為尤非世多習而行之夫未成服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且創痛之極不暇成服也非謂成服而後為喪三日之內固可即吉也今律但禁服中之婚者以為死後

服先必無婚理故不云耳非許之也況律父母寢疾猶不得婚而詞始兆而可婚耶曾子問云親迎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夫女在途聞訃而猶反況壻父母死可往迎耶則禮律之不許明甚或曰父母愛子之心深倘出于其命亦可行否曰子雖親之所甚愛而禮非親之所得私為孝子者惟有守禮以不從令可也抑事又有不得已而可與權者如男子身新在憂中而女亦旋喪父母年已及笄防閑無人豈得悠悠待終三年之服如此者亦可女過夫門而不必合巹如今俗所謂養媳者除喪之日始為成婦庶乎

理勢之成宜者也

求婚而先還聘不同

其虎臣云女先不及成婚還聘于壻家禮所不載律亦畧之當稱情而為之節耳杭俗有男先全還女先半還之說男先者其女除服而更適人則將別受聘蓋一女不可以受兩聘故全還也若女先雖未成婚猶曰許于某其斂塟之具壻家亦當為助故還半也然斂釧則宜全還筐篚并無半返何則釵釧固非斂送之具返之以便于壻之改聘若筐篚之儀男女家互相酬酢更無可論矣雖然婚姻論財君子所鄙男女雖未婚而姻盟之好自在彼藉手故返此沉溺遊蕩各墮其力無致于競斯不亦善始善終矣乎

人鑑

不貪嫁貲

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裝貲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碟乃用魚犀[illegible]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去宋范文正公將為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為幃幔者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王州堂云貪圖裝奩而較論貲貨者當鑑此

不棄病女

宋劉廷式與鄰翁議婚入太學五年登第而歸翁死女瞽又貧甚不復敢言姻事廷式知之擇日成婚或勸納其幼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若不娶一生遂無所歸竟娶之後廷式坐小譴監司薦其行誼為之澗各及妻死哭極哀東坡為文異之周恭叔初識母黨之女登科後女目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呂君舉華陰人聘而未娶成進士歸女已瞽其家辭之呂云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進士其一為相即汲公也文紹祖福清人聘柴公行之

女為媳翁患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不從仍娶歸後其子登第而媳疾亦愈劉以平倚氏人聘闕氏未娶而病瘵及婚以次女代以平娶其無病容詰之妹以實告以平曰定婚者病女也棄之不義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送還即歸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于歸後病竟愈後以平登進士官太僕卿王艸堂云世之輕棄其妻者當鑑此。

不嫌貌醜

漢梁鴻世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絕不允同郡孟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故答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績

之具共遯霸陵山中後去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沔南名士黄承彥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諾即載送之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後生子瞻尚公主歷官尚書僕射盡忠于漢王艸堂云好色不能好德者當鑑此

不厭糟糠

宋弘為太尉時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因召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王艸堂云停妻再娶而棄舊憐新者當鑑此

妻能甘貧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

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王艸堂云妻嫌夫貧而不能修婦道者當鑑此

貴能盡禮

宋英宗嘗謂神宗云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因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王艸堂云以公主之尊而敬禮舅姑則自恃富貴而傲慢輕忽者當鑑此

母能訓女

張待制昷、呂正獻公著皆晉參政宗道之壻。張幼女嫁正獻之子原明。張夫人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妹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王艸堂云世之甕女怙惡者當鑑此。

以女妻賢

孫明復居泰山。年五十一。家貧未娶。李迪就見之曰。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于此。門人石介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夫盡禮。當時士夫莫不賢之。王艸堂云貪勢利而薄行誼者當鑑此。

覈舉擇配

漢任延為九真太守。為民嫁娶二千餘人。時感其德多以任名其子。唐柳公綽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婿。皆用刻木妝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其姪柳仲郢。歷官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婿出俸金為資裝嫁之。周竇禹鈞嫁同宗及外姻貧困者二十八女。宋鍾離瑾為德化令。將嫁女買婢。見其涕泣問之。答曰。父亦為令五歲而孤。至此因念先人故泣也。瑾遂撫女資以嫁。明沈仲說無子買妾。問其姓氏。乃故友范復初之女也。遂擇婿以嫁。共中稱之。王艸堂云今人視族女如路人。況戚女友女他人女乎。民胞義舉者當鑑此。

喪娶獲罪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劉隗並奏被罰。後唐天成二年九月。勅原州司馬聶嶼喪妻未及半年。別成婚媾。棄母動逾千里。不孝最彰。令本處賜死。王艸堂云朞功之喪。嫁娶有罪。況父母乎。世有乘喪完姻以及妻死即續者。當鑑此。

家禮辨定卷之四

錢塘王復禮需人譔述

律例

男女婚姻

律 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殘(或廢)疾、(病)老幼、(庶)出、過房(同宗)、乞養(異姓)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不願即止。願者同媒)寫立婚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殘疾老幼庶養之類)而輒悔者，(女家主婚人)笞五十。(其女歸本夫。)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後定娶者(男家主婚人)知情，與女家同罪。財禮入官。不知情不坐，追還財禮，給還(後定娶之人)。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後夫。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仍令娶前聘之女，後聘聽其別嫁。)不追財禮。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姦盜者，(男子有犯，聽女別嫁；女子有犯，聽男別娶。)不用此律。若為婚而女家妄冒者，(主婚人)杖八十。(謂如女有殘疾，卻令姊妹妄冒相見，後卻以殘疾女成婚之類。)追還財禮。男家妄冒者，加一等。(謂如與親男定婚，卻與義男成婚；又如男有殘疾，卻令弟兄妄冒相見，後卻以殘疾男成婚之類。)不追財禮。未成婚者，仍依原定。(所妄冒相見之無疾兄弟姊妹及親生之子為婚。如男女先已聘許他人，或已經配有室家，不在仍依原定之限。)已成婚者，離異。其應為婚者，雖已納聘財，期約未

至而男家強娶，及期約已至而女家故違期者，(男女主婚人)並笞五十。若卑幼或仕宦或買賣在外，其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自卑幼出外之後)為定婚，而卑幼(不知)自娶妻已成婚者，仍舊為婚。(尊長所定之女聽其別嫁。)未成婚者，從尊長所定。(自聘者從其別嫁。)違者杖八十。(仍改正)

例 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婚。其夫亡攜女適人者，從母主婚。若已定婚未及成親，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男女婚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為親者，並行禁止。

妻妾失序

律 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並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不言離異，仍聽為妾。)

逐婿嫁女

律 凡逐(已入贅之)婿嫁女，或再招婿者，杖一百。其女不坐。(後婚)男家知而娶(或後贅)者，同罪。(未成婚者各減五等，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其女斷付前夫，出居完聚。(如招贅女通同父母逐婿改嫁者，杖一百。)

同姓為婚

律 凡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

尊卑為婚

律 凡外姻有服(或尊屬或卑幼)共為婚姻及娶同母異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子者各以親屬相姦論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 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己之堂外甥女若女壻(之姊妹)及子孫婦之姊妹(雖無服)並不得為婚姻違者(男女)各杖一百(有主婚人坐主婚者獨)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 若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雖無尊卑之分尚有緦麻之服)杖八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

例 前夫子女與後夫子女苟合成婚者以娶同母異父姊妹律條科斷(寡婦攜女再嫁配後夫子 夫攜子入贅配前夫女同)

娶親屬妻妾

律 凡娶同宗無服(姑姪姊妹)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男女)各杖一百若娶(同宗)緦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杖六十徒一年小功(之妻)以上各以姦論(自徒三年至絞斬) 其(親之妻)曾被出及已改嫁而娶為妻妾者(無服之親不與)各杖八十並離異 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不問被出改嫁)各斬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不問被出改嫁俱坐)各絞妾(父祖妾不與)各減妻二等並離異 若娶同宗緦麻以上姑姪姊妹者亦各以姦論並離異

娶部民婦女為妻妾

律 凡府州縣親民官任內娶部民婦女為妻妾者杖八十若監臨(內外上司)官娶(見問)為事人妻妾及女為妻妾者杖一百女家(主婚人)並同罪妻妾仍兩離之(兩離者不許給與後娶者亦不給還前夫令歸宗其女以父母為親當歸宗或已有夫又以夫為親當給夫完聚)女(歸還前夫)給親財禮入官恃勢強娶者各加二等女家不坐(女給親)不追財禮若為子孫弟姪家人娶者(或和或強)罪亦如之男女不坐(若娶為事人婦女而於事有所枉者仍以枉法從重論)

娶逃走婦女

律 凡娶(犯罪已發在官而)逃走(在外)婦女為妻妾知(逃走)之情者與同(其所犯之本)罪(婦人加逃罪二等其娶者不坐)離異不知者不坐若無夫(又)會赦免罪者不離(一有不合仍離)

娶樂人為妻妾

律 凡文武官并吏娶樂人(妓者)為妻妾者杖六十並離異(斷離歸母家財禮入官) 若官員子孫(應襲廕者)娶者罪亦如之附過候廕(文武)襲之日(照應)本職上降一等于邊遠敘用

買賣有夫婦人

律 若用財買休賣休(因而和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若買休人與婦人用計逼勒本夫休棄其夫別無賣休之情者不坐買休人及本婦各杖六十徒一年

擇日

婚姻

凡行媒拜允下聘道日宜柔日成日天德天德合天寶月德月德合月恩陽德吉期時陽玉堂明堂三合五合續世忌四耗五離六蛇七鳥八龍九虎月害月刑大時小時劫殺上朔建破平收滿閉日本命日天比地沖日天魁地冲以單支沖者不忌

横看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天德 丁申壬辛亥甲癸寅丙乙巳庚

天德合 壬無丁丙無己戊無辛庚無乙

天宝 巳午申戌子寅辰午申戌子寅

月德 丙甲壬庚丙甲壬庚丙甲壬庚

月德合 辛巳丁乙辛巳丁乙辛巳丁乙

月恩 丙丁庚巳戊辛壬癸庚乙甲辛

吉期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陽德 戌子寅辰午申戌子寅辰午申

時陽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玉堂 未酉亥丑卯巳未酉亥丑卯巳

明堂 丑卯巳未酉亥丑卯巳未酉亥

三合 午亥申酉戌亥子巳寅卯申巳 戌未子丑寅卯辰丑午未辰酉

月害 巳辰卯寅丑子亥戌酉申未午

月刑 巳子辰申午丑寅酉未亥卯戌

大時 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

小時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劫殺 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

八龍 春甲子乙亥日。

七鳥 夏丙子丁亥日。

九虎 秋庚子辛亥日。

六蛇 冬壬子癸亥日。

五合 凡寅卯日。

五離 凡申酉日。

四耗 凡壬子乙卯戊午辛酉日。

上朔 甲年癸亥乙年己巳丙年乙亥丁年辛巳戊年丁亥己年癸巳庚年己亥辛年乙巳壬年辛亥癸年丁巳日。

天比地沖天魁地沖 如本命甲子忌甲午戊午庚午。日乙丑忌乙未己未辛未。丙寅忌丙申庚申壬申丁卯忌丁酉辛酉癸酉戊辰忌戊戌甲戌壬戌。己巳忌己亥乙亥癸亥。庚午忌庚子甲子丙子。辛未忌辛丑乙丑丁丑。壬申忌壬寅丙寅戊寅。癸酉忌癸卯丁

卯己卯甲戌忌甲辰戊辰庚辰乙亥忌乙巳己巳辛
巳丙子忌丙午庚午壬午丁丑忌丁未辛未癸未戊
寅忌戊申甲申壬申己卯忌己酉乙酉癸酉庚辰忌
庚戌甲戌丙戌辛巳忌辛亥乙亥丁亥壬午忌壬子
丙子戊子癸未忌癸丑丁丑己丑甲申忌甲寅戊寅
庚寅乙酉忌乙卯己卯辛卯丙戌忌丙辰庚辰壬辰
丁亥忌丁巳辛巳癸巳戊子忌戊午甲午壬午己丑
忌己未乙未癸未庚寅忌庚申甲申丙申辛卯忌辛
酉乙酉丁酉壬辰忌壬戌丙戌戊戌癸巳忌癸亥丁
亥己亥甲午忌甲子戊子庚子乙未忌乙丑己丑辛

丑丙申忌丙寅庚寅壬寅丁酉忌丁卯辛卯癸卯戊
戌忌戊辰甲辰壬辰己亥忌己巳乙巳癸巳庚子忌
庚午甲午丙午辛丑忌辛未乙未丁未壬寅忌壬申
丙申戊申癸卯忌癸酉丁酉己酉甲辰忌甲戌戊戌
庚戌乙巳忌乙亥己亥辛亥丙午忌丙子庚子壬子
丁未忌丁丑辛丑癸丑戊申忌戊寅甲寅壬寅己酉
忌己卯乙卯癸卯庚戌忌庚辰甲辰丙辰辛亥忌辛
巳乙巳丁巳壬子忌壬午丙午戊午癸丑忌癸未丁
未己未甲寅忌甲申戊申庚申乙卯忌乙酉己酉辛
酉丙辰忌丙戌庚戌壬戌丁巳忌丁亥辛亥癸亥戊

午忌戊子甲子壬子己未忌己丑乙丑癸丑庚申忌
庚寅甲寅丙寅辛酉忌辛卯乙卯丁卯壬戌忌壬辰
丙辰戊辰癸亥忌癸巳丁巳己巳日

嫁娶周堂

坤姑	兌堂	乾翁
離夫		坎第
巽厨	震婦	艮灶

納壻周堂

姑	第	翁
夫		門
戶	厨	灶

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故翁姑處乾坤正位離日
也代天而繼明也故夫處離震東方也婦主祭祀立
于木房所以議酒食也故婦處震坎者北方之坤也
安亡也故爲第兌者西賓之客位也故爲堂艮者丙

火長生之地也木生火故爲灶巽者風火之地也火
風爲鼎風火爲家人烹飪之所也故爲厨大月初一
從婦向厨順數小月從婦向灶逆數遇第堂厨灶日
用之如遇翁姑而無翁姑者亦可用納壻圖大月從
夫向姑順數小月從戶向厨逆數共用同前
嫁娶宜大小利月不將日并合周堂用之忌月厭厭
對无翹歸忌往亡四離四絕紅沙六蛇七鳥八龍九
虎亥日公姑男女本命日天地冲天魁地冲日

大利月

女屬卯酉正七月屬寅申二八月屬巳亥三九月屬

辰戌四十月屬丑未五十一月屬子午六十二月

小利月

女屬子午正七月屬巳亥二八月屬寅申三九月屬丑未四十月屬辰戌五十一月屬卯酉六十二月

不將日

正月內丙子丙寅丁亥丁丑丁卯庚子庚寅辛亥辛丑辛卯巳亥巳丑巳卯日二月內乙亥乙丑丙戌丙子丙寅丁亥丁丑庚戌庚子庚寅巳亥巳丑日三月內甲戌甲子乙酉乙亥乙丑丙戌丙子丁酉丁亥丁丑巳酉巳亥巳丑日四月內甲申甲戌甲子乙酉乙亥丙申丙戌丙子丁酉丁亥戊申戊戌戊子日五月內癸未癸酉癸亥甲申甲戌乙未乙酉乙亥丙申丙戌戊申戊戌日六月內壬午壬申壬戌癸未癸酉甲午甲申甲戌乙未乙酉戊午戊申戊戌日七月內壬午壬申癸巳癸未癸酉甲午甲申乙巳乙未乙酉戊午戊申日八月內辛巳辛未壬辰壬午壬申癸巳癸未甲辰甲午甲申戊辰戊午戊申日九月內庚辰庚午辛卯辛巳辛未壬辰壬午癸卯癸巳癸未戊辰戊午日十月內庚寅庚辰庚午辛卯辛巳壬寅壬辰壬午癸卯癸巳巳卯巳巳日十一月內丁丑丁卯丁巳庚寅庚辰辛丑辛卯辛巳壬寅壬辰巳丑巳卯巳巳日十二月內丙子丙寅丙辰丁丑丁卯庚子庚寅庚辰辛丑辛卯巳丑巳卯日

厭前支干自配者陰專而無陽厭後支干自配者陽盛而爍陰必上干而下支之爲不將也陰陽反者曰俱將謚一陰一陽之爲道偏陰偏陽之爲賊故曰陽將傷男陰將傷女陰陽俱將男女俱傷陰陽不將男女吉昌

橫看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厭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厭對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沉魁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歸忌	丑	寅	子	丑	寅	子	丑	寅	子	丑	寅	子
往亡	寅	巳	申	亥	卯	午	酉	子	辰	未	戌	丑

四離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

四絕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

紅沙　正四七十月酉日二五八十一月巳日三六九十二月丑日

續世乘日見冠禮六蛇七鳥八龍九虎天地相沖見前

啓式

納徵禮書

敬啓
大頫望某翁某老親翁老先生大人門下
伏承
尊慈不棄寒微曲從媒議許以
令長愛䏻室僕之長男某茲遵成典敬筮良辰用
修
納徵之敬以定百年之盟所有菲禮具如禮目伏
惟
親慈俯賜
鑒納不宣
康熙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穀旦某弟載頓首

前幅四代次幅四代三幅三代末幅二代六居中用茶年居中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納徵禮目

謹具
禮書壹通
彩幣幾端
珠花幾對
金釵幾對
珠環成對
金釧成對
福圓成對
通子壹盤
吉羊壹牽
喜酒幾埕
奉申
納徵之敬

納采是行媒采擇並無礼物若下聘古稱納徵今書納采皆誤禮物多寡隨宜末幅納徵之敬居中用茶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納徵回書

敬啓
大榮封某翁某老親翁老先生大人門下
伏承
尊慈不棄寒微過聽媒言擇僕之第幾女作配
令嗣茲當納徵返辱
盛儀承諧伉儷之盟愧乏瓊琚之報所有庚帖
非儀具如禮目伏惟
親慈俯賜
鑒念不宣
康熙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穀旦某弟載頓首

前幅四代次幅四代三幅二代末幅二代大居中用茶年居中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納徵回目

謹具
禮書壹通
庚帖壹圓
彩帶幾端
尚書全部
珀陞壹品
相著拾全
繡補貳副
金肩貳搖
福優貳雙
鳳鞋貳雙
奉申
答徵之敬

用銷金紅帖禮物多寡隨宜不拘此式答徵之敬居中寫用茶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庚帖

某門

花女行年十幾歲幾月幾日某時生

（或銀刊或紙寫皆可）

行聘請容

請

謹詹某日小妃行聘治筵具

（花女居中字須成雙）

恭侍教弟某某某拜

（用紅單帖外用白封紅簽）

受聘請容

請

謹詹某日小女受聘治筵具

恭侍教弟某某某拜

（用紅單帖外用白封紅簽）

請期禮書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敬啓

大三元某翁某老親翁老先生大人門下

伏承

嘉命許以

令愛既室僕之男某茲將迎娶敢涓吉日以請

惟某月某日實惟婚期謹具不腆之儀用申

請期之敬伏惟

親慈俯賜

鑒允不宜

（前帖四代文帖四代　三幅二代末幅二代　大居中用簽年居中）

康熙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穀旦某弟某載頓首

徐　後

請期禮目

謹

具

彩幣幾端

金冠壹頂

絨線貳盒

花粉貳盤

申

奉

加冠之敬

（請期即道日也恍依兼行筭札多爲上頭故云加冠若上頭日當云請期）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請期回目

謹

具

朝帽壹頂

袍套全副

京靴成對

鑲襪壹雙

申

奉

允吉之敬

（答禮多寡隨宜　允吉之敬居中寫用簽）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請期回書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敬啓

大翰撰某翁某老親翁老先生大人門下

伏承

嘉命委禽寒宗顧惟弱息教訓無素竊恐弗堪過

辱

厚幣更

示吉期敢不惟

命是聽敬條以須伏惟

親慈俯賜

鑒念不宜

（前帖四代文帖四代　三幅二代末幅二代　大居中用簽年居中）

康熙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穀旦某弟某載頓首

徐　後

完姻請男客

謹詹某日小兒完姻敬治菲筵奉繁

文從祇聆

清誨伏惟

光臨曷勝榮荷

右啓

眷侍教弟某某某拜

請

（如娶女用小女于歸和用門 用婦至俟見[illegible]）

完姻請女客

謹詹某日小兒完姻敬治菲筵奉迓

仙軒恭聆

壼範伏惟

光降曷勝欣幸

右啓

眷某門某氏端肅拜

請

（如就親用小婿就姻和贅用小婿贅姻回郎用小婿請觀或婿見）

盒目備用

謹開

圓爐壹座　立臺壹對　春臺壹張
茶壺貳把　酒壺貳把　飯罐貳圓
錫鏇肆個　手照壹對　燭臺壹對
拜匣壹個　手爐壹座　腳爐壹個
梳桌壹張　鏡架壹座　大鏡壹圓
手鏡壹把　梳匣壹具　燈臺壹個
粉盒壹對　蜜罐壹對　枧碗壹個
皂鋪壹個　油碟壹對　衣箱幾隻
箱厨幾個　大盒幾個　提盒貳個

多寡隨人

烙籠壹座　絨包壹個　衣厨壹對
春櫈貳條　錦褥幾條　錦被幾條
繡枕幾對　杌櫈肆條　衣架壹座
堂鏡架壹座　繡帨壹條　牙筒壹對
食籮貳架　浴盆貳個　湯桶壹對
坐桶壹個　折水桶壹個　子孫桶壹對
馬箱壹對　火箱壹座　銅罐壹個
熨斗壹柄　烙鐵壹把　銅楸壹把
銅箸壹對　衣撞壹對　茶箕壹事
畚斗壹個　官轎壹乘

家禮辨定卷之五

錢塘王復禮艸堂譔述

喪禮（五禮中凶禮）

喪儀

論語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三年問云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檀弓云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容體

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玉藻云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聲音

間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言語

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飲食

間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飲水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居處

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齊衰之喪居

垩室苄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衣服

問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年月

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等級

寶要云喪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正服者於情於分皆當為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為父母服斬之類義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分同則以義為之服如婦為舅姑服斬之類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重於進故自輕以從重如嫡孫為祖父母承重服斬之類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輕如女子已嫁為父母降服期之類 以上總論

初終并服製

檀弓云父母之喪哭無時辟踊哀之至也袒括髮變也鄭康成云男踊女辟孔穎達云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隣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喪大記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儀禮云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家禮

云立喪主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以子弟知禮者為之毛西河云男子去冠而見笄纚即雞斯也古男子有二笄髮笄與冠笄也喪冠皆無笄況去冠乎故止有貫髮者纚一名縰韜髮繒也從額前畏髮而結于腦後猶明時網巾也故儀禮云纚廣終幅長六尺終幅二尺也服白布深衣十五升者麻縷無絇屨頭無飾也徒洗跣足也扱上衽以衣外襟扱腰帶間婦人則去笄纚而見露紒以緦結髮而露于外者亦白布深衣其齊期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笄而布纚婦人祇一笄以

國髮常時以象爲之名吉笄至初喪則易以骨女總即巾幗俗所稱皂繒包頭也其服皆白布深衣白屨無絇請發喪帖式附後

復

儀禮云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以衣尸鄭康成云皐長聲也雜記云諸侯大夫死于道以其綏復喪大記云復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赤頳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斂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王艸堂云此禮杭俗不行外省猶有行者

治棺并裹外

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皇侃云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生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外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上公去水牛皮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上大夫又去椑棺下大夫亦去杝棺但屬棺四寸大棺六寸而已士又去屬棺惟大棺六寸庶人即棺四寸孟子云古者

家禮辨定 喪禮 五 卷五

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荀子云太古薄葬棺厚三寸司馬溫公云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曠中寬易致摧毀程正公云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尚在又韓修王處地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於是知栢板可以久劉璋云初喪倉卒難得好木灰漆亦不能堅完或値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爲壽器者此猶行其道非豫凶事也賈嬰云棺木沙枋爲上然價貴難得不若杉木頭段色老而紋細者令時攏縫用生漆調生甃銀硃塗嵌縫隙

家禮辨定 喪禮 五 卷六

然後推敲成就無不泯合蓋硃性收濕可助漆堅故須用之又一法合縫時以造紅之油灰塗其內覆綿紙二三層外面灑生桐油數次堅固簡便利于貧者然總非預辦不能易得凡遇父母年老即當竭力爲之喪大記云君裹棺用朱綠雜金鐕大夫裹棺用元綠牛骨鐕士不綠註云悉用黑也大明會典云棺外品官用硃漆士庶人用黑漆金漆

訃告

檀弓云父兄命赴者雜記云凡赴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赴於同

國大夫十曰某不祿赴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赴於大夫士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士赴於同國大夫士曰某死赴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赴於大夫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詳式附後

始死奠

檀弓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方氏云以禮未暇從其漸以情未忍易其舊故以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儀禮云即床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鄭康成云腢有頭也寳要云凡奠皆留於几俟設新奠而去之

沐浴

喪大記云小臣抗衾浴浴用絺巾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注云內御婦人也儀禮云沐巾一浴巾二鄭註云上體下體異也荀子云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拭而止白虎通義云示潔淨反本也呂新吾云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

襲弁服製

儀禮云陳襲事于房中鄭康成云襲事謂衣服也溫以衣斂尸也毛西河云將襲時仍如素冠于笄纚之上以覘襲訖始去笄纚括髮而袒括髮者以麻片徑寸從後髮際繞向前而交于額復從額向後而却繞于紒紒髻繩也婦人麻髽謂挫折作幅與男子括髮同蓋髮必有揖既去纚滑則便製此以代纚也其齊期以下男子著免免本統字古經多省文春秋衛太子統而入季氏不統而拜是也以布廣二寸為之同括髮即今白頭帕也婦人以布髽

小斂弁服製

喪大記云小斂于戶內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皆左衽結絞不紐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孔穎達云死則襟向左絞束畢結之示不復解也雜

記云皮弁爵弁玄冕儀禮云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緣衣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衿衾夷衾緇衾赬裏無紞鄭康成云純衣纁裳也皮弁服白布衣素裳也褖衣黑衣裳赤緣之也明衣所以親身為圭潔也算數也白屨皮屨也衿單被也夷衾覆尸者也賈公彥云天子十二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衣皆用絮韎韐合韋為之被生時有紱為記識上下死者一定不須別也寳要云斂者畏藏之也毛西河云將小斂男子仍加冠于括髮上環絰視斂冠則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皆以布為

之絰則以環䋏之經束之為經而其末不絞散垂腰間故又稱散麻儀禮云斂前散帶垂長三尺雜記云小斂環經公與大夫同制是也及斂訖又去冠檀弓云既小斂投冠括髮儀禮云斂主人括髮衆主人皆免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王艸堂云今斂死不左衽枕俗不結紋然平時衣帶偶爾誤結則曰死結繇被之有紕謂之被識俗稱當頭生時存死則無正吉凶之別可見古禮皆存于世人自忽之耳

飯含

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賈公彥云天子用黍諸

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雜記云天子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康成云此夏禮也何休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儀禮云貝三主人手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盈家禮云用錢王艸堂云古者以貝為貨二貝為一朋有五等大貝四寸八分直二百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直五十文么貝二寸四分直三十文小貝一寸二分直十文分寸不足者不得為朋直二文至秦時廢貝行錢故文公家禮用錢然楊於陵奏議有閭井送終之含誤則唐時已用錢矣今杭俗用銀少許亦代錢之意齊家寶要用茶葉不用米大失飯含之實則誤世不淺也

小斂奠

檀弓云小斂之奠儀禮云脯醢酒醴賈公彥云小斂一豆一籩劉璋云奠謂斟酒奉至案上而不酹虞祭然後親奠酹

大斂幷服製

儀禮云大斂於阼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問喪云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在床曰尸在棺

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斂用昏殷人尚白用日中周人尚赤用日出家禮云舉尸納棺中實生時所落齒髮於棺角空缺處皆塞之務令充實不致搖動勿殉金珠珍玩啟盜賊心毛西河云將大斂又加冠于括髮上婦人骨笄而纚以視斂然訖又投冠去笄而然後成服其齊以下亦去其免與髽而皆服應得之服王艸堂云古大斂用三日今皆次日然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荀子云踰日然後能斂是戰國時已用次日矣若遇炎暑又無夷槃以通冰之寒氣尤不宜遲然尊長停中堂小輩停

堂側男左女右至于襲衣稱數甚多原不必盡用故庾戌以為多陳為榮少納為貴也毛西河云將大斂又加冠于括髮上婦人骨笄而纚以視斂斂訖又加冠去笄而然後成服其齊以下亦去其免與髽而皆服應得之服

大斂奠

儀禮云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酒醴兩豆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其實栗脯四脡

帷帟

周禮云大喪共帷幕帟綬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註云帷以帷堂帟在柩上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士無帟檀弓云君於士有賜帟雜記云朝夕哭不帷註云孝子欲見殯哭則褰帷哭畢垂之鬼神尚幽闇也儀禮總衰裳故喪帳稱繐帷

魂帛

五經異義云結帛依神司馬溫公云古者以重棲神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寶要云用白生絹一丈二尺中半摺之得六尺如人之長俟氣絕後覆于尸上既入棺已盥手結之上出其首旁出兩耳其餘各縮一結垂下為兩足之狀

銘旌

周禮云司常大喪供銘旌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儀禮云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孔穎達云天子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寶要云以粉大書某官某號某公之柩妣則書某封某母某夫人之柩無官則書處士某號某公某母某孺人之柩置于帷堂之右葬時覆于棺上毛稚黃云杭俗題銘旌而借顯者出名已非古禮又有自題而稱待贈者尤屬可笑若死者本當待贈又當別論

真容像設

司馬溫公云世俗皆畫像置于魂帛之後程子云若有一毫不似則為他人也王州堂云古以尸為祭不忍忘其親也然尊卑踰分于禮非宜不若圖形刻像之為得也故形求惟肖肇自殷商像設君室起于戰國以至丁蘭刻木余于寄禰迄今效之如見其親耳

三日成服

儀禮云三日成服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不

食案眾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賈公彥云與猶
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
殯斂以死日數也家禮云死之第四日五服之人各
服其服朝哭相弔如儀孝子始食粥夜寢于尸旁藉
藁枕塊期以下寢于側遷男女異室毛西河云正人
為喪冠一名梁冠右縫有條屬其服有衰有辟領有
負板不緝加首經束冠而絞腰帶之散垂者並小歛
前散至此而絞也然經帶皆苴麻為之左係嬰居
尊有斬苴經帶謂斬苴麻不治而用之為首經為腰
帶也惟三年用苴期大功用牡麻小功用澡麻緦用

布皆絞雙股繩從後環向前結之而垂其餘也乃杖
父竹母桐長可齊心而本在下問喪云身病體羸以
杖扶病也賈公彥云父以竹性圓象天父子自然至
親為母杖桐孝同于父也白虎通云竹者感也桐者
痛也竹斷而用之為陽桐削而用之為陰也菅草為
屨寢不脫經帶主婦箭笄竹笄也終喪不改喪服小
記云箭笄終喪三年是也布總用麻布闊一寸為總
韜束髻上俗名孝圈而垂其餘三年布六升垂六寸
齊期布八升垂八寸大功以下布十升垂十寸露紒
露麻之束髻并髮者其衰連于裳無首經有帶有杖

男期則麻屨齊衰三月大功繩屨小功緦吉屨女子
期櫛笄一名榫笄一名榛笄蓋二木皆可為櫛者總
名惡笄以形惡也大功以下折首笄蓋吉笄一尺二
寸喪笄一尺折吉笄之首二寸且去鏤飾

冠製

毛西河云古冠製用六升布作三辟積其辟積之襵
則皆向右名為右縫以吉冠向左為陽凶冠向右為
陰也乃以布從額肴至後而抉其後際名之為頍然
後屈布于頂而就之名之為冠乃又屈一條繩從額
向後交之復迴結耳傍而垂其兩端以結于頷下其

繩謂之武其結于頷下謂之纓乃又以冠合于武而
連縫之名為條屬其縫之也先屈其冠之布從武下
而反出武外使武壓其上而縫所出布謂之外縪又
謂之厭屈檀弓厭冠不入公門是也于是取麻作
組從冠前額上越數寸圍至後頍缺之際而繫之而
垂其纓在吉冠謂之紐纓在凶冠謂之首經士冠禮
緇布冠缺項以青組纓屬于缺是也至五服喪冠其
製並同皆有三辟積有縪有條屬有厭屈外縪惟大
功以縫口向右小功緦麻縫口向左小不同耳賈公
彥云衰重從陰衰輕從陽此左右所自分也若五服

蓋輕重與受服變除之節則但以麻縷疏密分別用之

服製

毛西河云不緝之衰一三年是也緝衰之用四期大小功緦是也其在上衰者有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衰當心以摧心故衰出之衰有內外襟裁六寸布而綴之當襟之中家禮無外襟但以左襟邪綴之非矣有領左右各開四寸摺入寸之布為四寸而綴于衣端其開領處將領隙四寸外屈而厭于項之兩旁謂之適領適者開也又厭也其開領之布在前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襟襟者交也在後二幅皆縫左

右各一幅亦合八寸謂之闕中以衣身惟此中闕也于是又橫接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適夫適旁豈非以旁幅之猶近身者乎家禮乃割衣身之近項者謂之闕中而反缺領以補之又非矣又頁布一片名之為頁上綴于領而散垂其下以負之如負板然故又名負板而舊註謂負板之闊從衣身入寸適入寸又兩旁各出適一寸共一尺入寸是中為身衣兩旁為適而家禮以辟領在中衣身在旁又非矣于是接適為袂廣二尺二寸而長稱之其裁幅四方端正名為端衰而于是接袂為袪袪者袖口也用布四寸長一尺二寸直綴於袂外其長不及袂一尺而下不縫接乃反屈其袪於袂口上而下踏焉于是衣下有要以半幅橫綴衣身用以掩裳之上際要旁有衽以布三尺五寸廣一幅橫邪剪之各以闊頭綴要間兩旁用以掩裳之前後際而上衰終焉凡縫皆向外謂之外縪至於下齊則有裳用布前三幅後四幅此非全幅蓋中破為之幅作三辟積每辟積皆相積而三屈之謂之三㡊㡊者屈也夫但鉤其幅而不鉤其邊所謂齊也然此皆內縪皆男衰裳不連婦則連之以次宗云男子離其衰裳故有要婦衰裳相連則無

要旁無事掩露也若其無負板則女無負荷與男不同至於裳則無辟積按深衣裳制以六幅邪破為十二幅闊頭向下挾頭向上而縫之今女裳亦然且于前後幅相際之交皆已縫綴則下體中服無少漏矣故又無兩衽女衰之異于男衰如此五服之衰皆外縪裳皆內縪皆用削幅去布之邊而裳則前後七幅皆用三㡊惟期無負板縪邊大功以下無衰無辟積無負板若大功以下女衰則并無要無衽無衰無辟積負板辟領也

朝夕奠

檀弓云朔奠日出夕奠逮日鄭康成云逮日及日之未落也陰陽交接庶幾遇之儀禮云朔夕哭乃奠醴酒脯醢鄭康成云既殯之後朔夕及哀至乃哭王瓊云凡奠用脯醢者盖古人家常有之今則別具饌可也家禮云食時上食

朔奠薦新

儀禮云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無籩有黍稷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鄭康成云腊皃也殷盛也薦五穀若時物果新出者

弔期

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云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毛西河云弔有數節有弔于未斂之先者檀弓主人未斂子夏經而往是也有弔在殯後者喪大記既殯而往是也有將啟期而弔者檀弓弔于葬日是也介逆喪車而弔者公羊傳弔而執紼曰綍是也有葬畢反哭而或弔于葬或弔于家者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是也有既期而始弔者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是也

弔服

毛西河云未斂之前吉服而弔吉服者朝服也其無朝服則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其在衣裘時但袒去上服而露裼衣檀弓裼裘而弔是也既斂之後則元冠之上加以首絰朝服之外加以腰帶其當衣裘時則掩而襲之檀弓襲裘而弔喪大紀襲裘加武帶絰是也若夫殯後則諸侯用錫衰即功衰士庶用疑衰即緦衰皆以升數多寡立輕重之節而首則或弁或冠率用緇練大抵輕于祥之麻衰牡絰而重于禫之纖冠黃裳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是也若身有重服自不宜弔故曾子問云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雜

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是也如五服之內有應哭者則內着己服而外服其服以往亦必祥禫之後庶可行耳若期則練而弔大功既葬而弔也

弔理

檀弓云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曲禮云臨喪不惰臨喪必有哀色臨喪不笑望柩不歌雜記云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論語云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白虎通義云元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三艸堂云今之喪

家以酒餚款客閭違古制而賓客乘喧者醉飫嘻笑
自如又豈弔理乎

弔物

荀子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
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儀禮云
凡贈幣無常受羊如受馬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
而不奠曲禮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毛西河云
近世以香燭紙錠為弔物香為五木燭為油燎紙為
貨泉錠為裹蹄皆賻類也此亦隨俗而不戾乎古者

謝弔

儀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主人乘惡車鄭
康成云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賈公彥云惡車
木車蒲蔽也檀弓云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
里舍人可也註云君弔臣喪主人當親往拜謝若無
喪主以疎親往無疎親凡人可也王艸堂云即今之
謝弔乘輿登門叩拜也

奔喪

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過國至竟
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國竟哭齊衰望鄉而哭
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稅服

毛西河云稅服謂聞喪之遲而仍為之追服也其服
以聞喪之日為始不復計死者月日故鄭康成謂當
追服全服而王肅謂宜計死日而服其日之殘者服
滿即止則孔穎達有云萬一限內止一日而聞喪將
不服乎抑當日成服即當日闋乎若晉董勛有云小
功緦麻在遠聞喪舉哀而已不復追服惟兄弟及從
堂兄弟大功以上降緦麻小功者雖日月已踰仍為
制服此本喪服小記為言又范堅云期大功服既終
而奔赴者未葬反服而臨喪已葬素服而之墓

擇地治葬弁服製

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
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檀弓云
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
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王
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
月而葬周禮云墓大夫令國民族葬使皆有私地域
又云以相葬埋儀禮云筮宅卜日毛西河云將葬先
筮宅主人北面免絰及卜日主人又北面免絰涖卜
程正公云以五色帛埋十日視色明晦卜地氣善否

周晴峰云欲驗塟地美惡先掘土坑方一尺將土取起揉散仍置坑內。土既浮鬆。則必有餘。旣令與原土平。餘土棄之上用缸蓋好外用土冢封。次早啟視之內土高起者。吉地也。陷下者。惡地也。仍平如故者。常地也。王艸堂云古塟地用蓍占而今則堪輿矣。古蓍日用龜卜而今則選擇矣。然不可惑于龍脉沙水與孤虛旺相也。諸儒辨之已詳悉載于後以為世戒焉塟帖式擇日決皆附後

啟期

儀禮云請啟期告于賓。寶要云以舉殯安塟之日告

於親友。使來會塟也。啟期式附後

親友奠

家禮云奠用香茶酒果。吳草廬云虞以前視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毛與三云祭者吉禮也。吉凶不至行不然。孝子何難于設祭。而必俟禪纖之後過有時祭而然後行禮此可諒矣。漢後惟徐穉以炙雞絮酒祭黃瓊墓而曹操有斗酒隻鷄祭橋元之文。此皆指墓祭而言。若殯宮行祭。不知起于何時然不可考矣王艸堂云今人于發引之前。致祭親友習以或用素綢寫祭文則其來非一日矣。祭文式附後

臨喪祓除

周禮云王弔則與巫前。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于生也。喪有死。與生異先王之所難言也。王艸堂云今之孩子至親友之家佩桃符。曆日者。亦此意

論祭儀注

寶要云凡文武官員亡殁。朝廷遣使。或令有司致祭者設香案于堂中南向。設靈位于堂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位于堂東西向設祝告位于使者之右。設喪主拜位于靈位之右北向至期則設牲醴。使者至。喪主

以下易素服。出迎于大門外引使者入立于致奠位喪主加衰服就位。先行四拜禮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祝告者取祭文立讀訖喪主以下。復行四拜禮焚祭文喪主請使者于賓次拜見如常儀。

贈謚儀注

通典云告贈謚于柩其日主人入升。立于柩東西面祝持贈謚文升入東階進立于柩東南北向內外皆止哭。祝少。進跪讀文訖興。主人哭拜稽顙內外應拜者皆再拜。祝進跪奠贈謚文于柩東主人就位。內外皆就位坐哭謚法見後

作主

周禮云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左傳云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聞喪云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也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坊記云宗廟之有主也示民之有事也白虎通云用主者神無憑依孝子所以繼心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國語云襄王賜晉文公命文公設桑主請次仲云宗廟之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右考左妣也漢儀云帝主九寸后主七寸朱文公云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皆是義起之例今按以意斟酌于古禮

未有考也按集與書儀較論周尺然非有懸律高下之差亦不必屑屑然也今但依程氏式而勿陷其中不消做兩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也毛西河云作主以棟神而三年喪畢即以為廟祀之用主製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旁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何休范甯徐邈據春秋孝經為說皆然其云正方者謂四面方等也穿中央者以四方之木穿于趺間而趺亦方正然較寬于木而達于四方之外也今主制判兩為一有面有陷高一尺二寸濶三寸厚一寸二分不惟與古制乖及止尺寸與天子同冒昧僭越

豈可為訓且公羊傳註所引禮文有云主刻而謚之謂祇刻謚于其上則自入廟以至遷廟祧廟升食于廟皆不必更名易稱如武王主祇稱武王則往成王可入禰廟在康王可入祖廟矣故四方之木則前哲官謚及府君處士諸稱而左右與後皆可書名字生卒及所奉祀之人而乃兩作判合與符券同其形對是何禮也若其主冒名室不名櫝櫝則藏龕王矣主室名匰不名匵匵則藏書矣主函名䃾不名龕龕則塔下室矣此皆家禮所沿誤不可不正也

點主

毛稚黃云古有題主而無點主但請善書者吉服書之耳後人于既書主後留主字一點不書必請顯者點之先用硃筆襯一點次用黑筆蓋一點謂之點主此禮不知其所緣起義亦無考但顯者多費當請親友之有齒德者點之可耳至于外間粉面以便逐代洗換煩而且瀆今世人亦多不行應去顯考妣等稱則可以世世奉祀矣寶要云古人必葬而後題主者形歸于土而後依神于木主今世俗用漿須時題于家其請點主者當先令人達意俟其已允前期數日孝子麻衣孝巾不用衰冕以凶服不便入于吉門也

登堂致啓再拜而退不必定見主人 諸儀式附後

點主儀注并祝文

賓要云是日設案于別廳正中南向前列香爐燭臺硃墨筆硯桌圍後列椅褥旁設盥盆帨巾下鋪紅氊白毯侯題主者至待茶畢孝子于靈前拜椟神主供于案上贊唱就位題主者西向立孝子詣案前北向立諸孫皆隨班序立贊唱鞠躬四稽顙平身盥洗題主者與兩執事皆盥贊唱詣題主位題主者詣案南向立執事者左右立孝子諸孫皆北向跪贊唱出主左執事啟椟出主分開臥置案上贊唱題主右執事

取筆潤硃以奉題主者題主者左右遜讓而後點之先點陷中次點主面又潤墨筆以奉亦遜讓如前點畢贊唱納主左執事納主于室以供于案題主者出位仍西向立贊唱鞠躬平身孝子等起立贊唱叩謝鞠躬四稽顙平身題主者答拜後謝兩執事畢孝子哭奉神主復供靈前贊唱上香奠酒讀祝維某年某月某日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某府君之靈曰形將發引神留室堂題主既成伏惟尊靈合舊從新是憑是依敢告四稽顙平身禮畢醴題主者亦宜素饌好盛肴或暫用音樂于點主時則可用以待賓宜固却之前輩先達莫不類然

明器

儀禮云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檀弓云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夏后氏用明器鬼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沬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大明會典云冥器公侯九十事一二品八十事三四品七十事五品五十事六七品三十事八九品二十事庶人一事指功布

翣

檀弓云周人置翣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喪大紀云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士翣二註云用木為筐如扇式方廣二尺高二尺二寸兩角高二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斧形諸侯用之黻翣畫亞形大夫用之畫翣畫[illegible]氣士用之並障柩也大明會典云公侯用六一品至三品用四四五品用二六品以下不許用王圻堂云黻翣俗稱亞字牌非也夫黻以兩己相背為文而一己青一己黑考工記云青與黑謂之黻蓋合東青北黑艮方之成始而成終將以翫之象焉然六品已禁富民有用至多垠恭其

僭者獲罪非輕矣

引披鐸

儀禮云設披鄭康成云披輅柳棺上貫結于戴[illegible]循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周禮云在車曰紼行道曰引賈公彥云言紼見繩體言引見用力喪大記云君纁披六大夫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孔穎達云披者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欲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雜記云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大夫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大明會典云

公侯四引六披左右各八鐸一品二品二引四披左右各六鐸三品四品二引二披左右各二鐸五品以下不許用毛西河云紼為古時喪車所用今不用車而用舉何所用紼

羽旛竿

喪大記云君御棺用羽葆大夫御棺用茅士御棺用功布大明會典云長九尺公侯及一品至五品許用一人執之以引柩六品以下不許用

功布

儀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鄭康成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昂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大明會典云長三尺品官及庶人皆用

方相

周禮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及葬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鄭康成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方良罔兩也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呂東萊云古禮方相氏乃狂夫四人今以竹結縛為之俗號險道人然當使人戴假面黃金四目近胡文定之喪方相用人此亦制限三品以上及五等之爵始用方相四品以下及庶人祇用魌頭即蒙

供也方相四目魌頭兩目宋太平興國六年禁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大明會典云公侯及一品至四品用四目五品至七品用兩目八品以下不許用

儀從各類

毛西河云有導從者如柩前旌旐巾車執盖類有執器者如樂師執樂器內豎執褻器類有迎神幄者如遂師共帷幄類即今神亭是也

棺飾

檀弓云周人墻鄭康成云飾棺也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三池黼荒素錦褚大夫畫帷二池畫荒素錦褚

士布帷布荒一池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館其輤用
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大夫死于道以布為
輤而行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孔穎達云
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画龍池者織竹為籠衣以青
布挂于柳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承霤䕶簷也柳車上
用褻緣邊為黑白斧文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
宮室也大夫画雲氣士用白布不画也輴載柩之車
上覆飾也裧褚輤之四旁所垂下者大明會典云柳
車品官上用竹格以綵結之旁施帷幔四角垂流蘇
庶人以衾覆棺

挽歌

譙周法訓云漢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自殺其門人
挽至宮不敢哭因作薤露蒿里二歌以寄哀音李延
年乃分為二曲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
庶人使挽者歌之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
者皆挽歌晉延康時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
為挽郎唐制挽郎二百人列幄輬車前

出殯前後服製

毛西河云葬之前日大夫士免而散帶婦人髽與未
成服時同儀禮所云婦髽大夫散帶垂是也其服則
仍如常服然遇有事必袒免如遷祖拜賓舉柩載車
諸節主人必袒及事畢而襲惟柩行則不袒以在途
無袒禮也至下窆實土又袒歸而虞將入門又袒凡
遇袒則去冠着免若五服送葬者雖既除喪及其虞
也仍服應得之服謂之反服

啓殯葬并祝告

儀禮云陳鼎如東方之饌賈公彥云三鼎豚魚腊也
并酒醴葵菹蠃醢脯䏑家禮云發引前一日凌晨設
饌斟酒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拜哭盡哀

朝祖并祝告

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
故至于祖考之廟而后行儀禮云遷于祖用軸集要
云主人告柩代辭詣家廟前跪告曰今以某日將舉
某親之柩葬于某山予恭謹為代辭四稽顙而退

祖奠并祝告

儀禮云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鄭康成云車
已祖可以為之奠也賈公彥云脯醢醴酒家禮云日
晡時設跪告曰永遷之禮靈神不留今奉柩車式遵
祖道謹告實要云祖始也謂行始也象生時出則祖
也孝子以下拜哭盡哀

大遣奠并祝告

儀禮云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鄭康成云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盛葬奠加于士禮一等用少牢也高氏禮祝跪告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敢告孝子哭拜毛西河云士用少牢大夫以上俱用太牢賀循所謂宜加于常奠以盛送終正指此也王艸堂云此禮北直至今行之南方則鮮矣

發引

寶要云柩行先方相次明器次銘旌次神亭次功布

次大轝轝旁使人執翣主人以下男女步從哭不絶聲婦人以白布幃幙夾障之大明會典云若墓遠及病者出郭喪主及諸子亦乘車馬去塋三百步乃下

送喪助力

曲禮云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大明會典云內外尊長皆乘馬送出郭門親賓還者權停柩車乘者皆下向柩揖別卑者再拜而退此親友之送喪者也左傳云天子葬同軌畢至諸侯同盟至大夫同位至士外姻至檀弓云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儀禮云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賈公彥云在道助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土故謝其勤勞也此親友之助力者也

禁用異教

王艸堂云韓文公遺命胥俗画寫浮圖以七數之一無汙我宋景文遺戒不可作釋道二家齋醮邵天叟臨終戒子雍勿作佛事以亂吾教司馬文正謂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飯僧設道場何其易惑難曉程正公治喪不用浮屠許魯齋居家喪塟遵古制不用佛老曹月川篤尚理學遭喪不用浮屠巫覡此臨喪時禁用異教也宋開宝三年十月詔開

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塟不得用僧道威儀導引此舉殯時禁用異教也故吳西山云釋老追薦之說誠為誑世然僧必不用道道必不用僧今儒家讀周孔之書死乃用釋老之薦豈非惑歟又明時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柰何賀醫閭云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釋教則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親友祖奠

家禮云親友設帷于郭外道旁駐柩而奠此亦祖奠也今杭俗遇親友出殯柩過家門乃設座桌張圍屏列香燭供饋盞焚紙錠此所謂奠茶也

下棺

家禮云先擇日開塋域穿壙於是乃定作灰隔然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細沙久之灰沙相化其堅如石槨四圍上下實以炭末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蓋炭是死物無情故也然南方淺葬者蓋防水耳北方土厚深葬何妨趙司寇云近世用磚槨此極誤事人知磚易收水不知水滲入磚最不易燥廳堂磚地圍墻砌磚日久年深苑蘚潮濕雖炎暑常潤况在壙中日風全無其害更甚思圖深穫莫善于灰隔也先以細炭末築實壙底厚二三寸然後以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篩拌令勻以烏樟葉搗爛浸水擺洒之宜不乾不濕築厚二三寸別為薄板隔之中取容棺墻高于棺三寸許乃于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及下棺面上亦用三和土築實加炭如墻之平而止陳澔云紹興用藤切碎水浸冬十許日春秋三四日夏止一日其汁稠粘搗土造墳甚堅藤乃生梨可食者是也大明會典云六品銘旌誌石于壙內乃掩壙復土喪主以下稽顙盡哀

納壙諸物

儀禮云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有燕樂器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鄭康成云苞二裹奠羊豕之肉屑薑桂之屑杅盛湯漿笮矢箙翣扇也朱文公云壙中用牲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虫蟻古者禮文之意太備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無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胡三省云漢以來喪葬有瘞錢至唐時太常博士王璵乃以紙錢為鬼事今下壅者皆不用猶有粮罌亦古之遺意也

誌銘石

祭統云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云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題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朱文公墓長子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于壙上二三尺許防他日或為畚鍾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于事也大明會典云誌石二片品官庶人皆用之其一為蓋書其官之墓其一為底書姓名鄉里三代生年月日及

子孫卒葬月日婦人則隨夫及子孫封贈二石相向埋于墓中○毛西河云衛靈公卒卜葬沙丘掘數仞得石○○視有銘漢夏侯嬰送葬東都門外亦掘地得石椁有銘則壙中埋石原係舊制蓋防歲月之久有發墓者藉此作據以免毀耳墓誌式附後

碑碣

大明會典云公侯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闊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寸二品石碑蓋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闊

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二寸三品石碑蓋用天祿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闊三尺龜趺高二尺二寸四品石碑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闊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五品石碑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闊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八寸六品石碣圓首高二尺碣身高六尺闊二尺四寸方趺高二尺六寸七品石碣圓首高一尺八寸碣身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方趺高二尺四寸八品九品及庶人不得用碑碣止用壙誌○毛西河云蔡邕為郭有道作碑文而趙岐遺命勒石墓側自志生平則東漢

時已有此制矣但其碑皆立墓左晉後堪輿家謂墓之東南為神道出入之地故名神道碑若士庶但於墓前立一小碑題姓氏以志永久昔孔子曾為延陵季子題墓此不拘貴賤皆可用者墓碑式附後

石物

炙轂子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麟辟邪兕馬之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類皆表飾墳壠如生前儀衛○風俗通云罔象畏虎與柏故頂上栽柏路前立虎○大明會典云公侯及一品二品用石人二石馬二石羊二石虎二石望柱二三品用石馬二石羊二石

虎二石望柱二四品用石馬二石虎二石望柱二五品用石馬二石羊二石望柱二六品以下皆不許用

樹木

白虎通云春秋含文嘉曰天子陵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欒士樹槐庶人樹楊○王州堂云詩有古墓無子孫白楊不得花與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昔人原栽楊柳然今無明禁皆植松柏矣

墳塋

檀弓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註

云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夏屋者旁廣而卑也斧若上狹如刃偃而下就如馬之鬣也朱文公云今之世人呼墓地前為明堂然伊川集中書為券臺此本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大明會典云公侯塋地周圍一百步墳高二丈圍墻高一丈一品塋地周圍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圍墻高九尺二品塋地周圍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圍墻高八尺三品塋地周圍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圍墻高七尺四品塋地周圍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圍墻高六尺五品塋地周圍五十步墳

高一丈圍墻高四尺六品塋地周圍四十步墳高八尺七品至九品塋地周圍二十步墳高六尺庶人塋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以上步法皆從塋心各數至邊陳潋六云江南五尺為步浙江六尺為步北方墳葬春秋必加土此法最好

墓奠

毛西河云葬畢主人為位哭乃以几筵舍奠于墓謂之墓奠奠訖祀后土

請祀土者

周禮云冢人作后土氏尸寶要云后土之稱對皇天也有似乎僭今改為本山土地之神請親友一人吉服祭之蓋以祖考形魄托于此地故設祭以安之也孝子不與者以凶服非所以交于神明也請啟式附後

祀土神儀注

寶要云設廠幄于墓左用黃紙書本山土地神位具香案祭饌盥盆帨巾桌圍香燭阡張元寶紅氊祀土者至贊唱就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洗贊唱詣香案前跪上香斟酒執壺者注酒授告者贊唱酹酒告者傾酒于地以盞授執事者執事者復注酒授告者贊唱獻酒告者以酒供獻執事

者受酒置神位前凡三獻贊唱拜興拜興跪讀祝文讀祝文者跪于告者之左而讀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人敢昭告于本山土地之神今為某官某人窆茲幽宅神其保祐俾無後艱謹以牲醴祇薦于神尚饗贊唱拜興拜興平身禮畢焚帛送神拜謝告者并執事者如破土時告改窆茲幽宅為營建宅兆

速葬

喪服小記云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註云報讀為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待三月死而即

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

遲葬并服製

喪服小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又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云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而葬雖過練祥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兩祭故云必再祭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亦以未葬

不變葛服皆服麻以至月數之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王州堂云逢葬者亦須虞祭三日卒哭一日練服一月緦服一月是服有兩月而後除也

改葬并服製

儀禮云改葬緦鄭康成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註云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韓文公云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王州堂云改葬係不得已原為先靈起見世有貪謀風水希圖自利不顧遺骸不安輕于遷改者不孝之罪莫逭矣然其服于思則云父母改葬緦而除謂改葬時當服緦麻六百縷之服葬畢即除非服緦麻三月之服也

家禮辨定卷之六

錢塘王復禮需人譔述

反哭

問喪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

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檀弓云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註云所作平生祭祀冠婚行禮之處所養饋食供養之處

虞祭并服製

儀禮云三虞哀薦祫事哀薦虞事哀薦成事鄭康成云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神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再虞三虞皆質明用柔日者初安神之靜而常在也用剛日者既安欲神之動而如生也檀弓云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家禮云沐浴陳器出主于座皆哭盥洗酹酒于地以降神進饌三獻侑食添酒于盞辭神埋魂帛毛西河云不名奠而名祭此喪祭之始也凡虞皆柔日惟末一虞用剛日故三虞有四日五虞有八日七虞有十二日蓋葬用柔日故初虞必同日次虞必間日三虞必連日如葬是丁日則初虞亦即丁日次虞間一日是己日三虞連日是庚日則丁戊己庚共四日也餘倣此蓋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己辛癸為柔日然每虞主人兄弟如葬服也

免而散帶婦人髽實與執事則一如弔服故喪服小記云虞則皆免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以虞祭在寢祔祭在堂祭時不用杖非除杖也

卒哭祭并服製

檀弓云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張明公云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期而猶哭家禮云蔬果酒饌儀節同虞祭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居門外堊室寢席枕木

毛西河云虞祭後隔日而卒哭然末虞與卒哭皆剛日故又間一日也其祭有牲男婦皆變除受服男子易首絰腰帶之麻而爲葛婦人脫首絰而弁與帶不變以尚質也然有謂變者明與婦人三不變之說悖矣三不變者弁總帶也其三年受服則喪冠六升令受七升喪服三升令受六升婦人並同至期大小功則並變麻帶爲葛帶婦人亦同其受服則期冠七升令受八升服六升令受七升大功冠十升令受十一升服九升令受十升若齊衰三月與緦麻俱不受服以服止三月應當除也

三年上食

張明公云國語言日祭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供養之禮如其親之存也程子云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于何所李莘述問朱文公云檀弓既祔之後惟朝夕哭朔奠而張先生以爲三年之中不撤几筵故有日祭温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與禮經不合知何答云此今世現行之禮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于僭且當從之

小祥祭并服製

間問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曾子問云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客弗舉禮也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註云祥小祥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雜志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康成云祥者吉也穀梁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家禮云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主人始食菜果鹽酪而未有醯醬毛西河

云練祭先筮日筮尸視濯皆絰杖而入有司告具而後去杖至拜賓又杖以是時杖未除也祭畢易練冠白布練者也素纓角瑱初無瑱至是以角爲之除去首絰而不變條屬雜記所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而右縫者是也受以七升布之服而除去衰與辟領負板宋凱所云小祥小吉故去當心之縗與有背負荷是也若又云素衣黃裏縓緣葛洪謂以練布爲中衣而黃其裏又以紅色之多黃者爲領袖之緣此中衣非衰也若古吉凶皆有裘喪裘無貴賤皆以鹿皮爲之而小祥以前裘陋而袂短且無袪至是加以袪而

廣大之且加𧙍衣故檀弓云鹿祛而裼之易麻帶爲
布帶繩屨無約婦人不變帶至是并麻帶除之

大祥祭并服製

服問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雜記云祥主人之除
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註云祥大祥也朝服
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家禮云凡二十五月用第
二忌日祭儀節與小祥同主人出至室居外寢食醯
醬乾肉毛西河云大祥吉服而筮尸朝服而祭元衣
黃裳也祭畢易縞冠素紕不組而除條屬紕者纓也
喪冠條屬不縵至此設纓但紕而不組檀弓以有子

組纓爲非禮是也又喪冠右縫至此則左縫受以十
五升布爲深衣而除去衰服以素布爲中衣而表裏
緣領又不以縓裳而以素色如閒傳所云素縞麻衣
者蓋外凶已除而中哀未忘也縞帶白麻屨無約而
除杖斷而棄之

禫祭并服製

服問云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孔穎達云大祥
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儀禮云是月也吉祭猶未
配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
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
節也哉鄭東成云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家禮云凡
二十七月其祭與大祥同寢有牀始飲醴酒毛西河
云數祥禫在閏月後月者以二十五月祥也七月忌
則八月祥也儻八月遇閏則八月祥後亦必越此閏
月而後禫何則以二十七月禫也八月祥則十月禫
也推之而小祥與除服皆然若期之喪有在贊閏七
者亦必來年贊月而始忌又明年正月而始祥又隔
一月而後禫雖以期之喪而數當要會猶且閏三年
而不爲過也况二年喪乎至于冠服禫用元冠朝服
而祭訖易纖冠黑經白緯者是纖雖去白而未全黑

也采纓惟深衣如前中用元衣黃裳而外加革帶蓋
喪服祇一帶吉服有二帶以懸韠懸珮非此不勝任
也論語云去喪無所不佩是也除麻屨而易吉屨無
約冬用皮屨夏用葛屨而然後元端以居終三年焉

祔祭并祝告

儀禮云以其班祔鄭康成云班次也祔猶屬也祭昭
穆之次而屬之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
善殷呂氏云周以卒哭之次日祔主于祖廟有祭即
而祭之及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殷未練以前猶祭
于寢未忍遽改故孔子善之喪服小記云亡則中一

以上而祔註云中間也故孫從祖也雜記云上大夫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家禮云其祭與卒哭同寢還內通典祝文云維某年某月某日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先王制禮練主入祔宗廟上還昭穆繼序謹以潔牲明齊祇薦尚饗儀節昭告同祔若母殁別立一室藏主待考同祔王艸堂云祔之不同殷周已然矣然通典祔廟亦在禫祭之後唐宋范令三年上食天理民彝之至古禮王法不能限也故移于此 祔佔式附後

每年忌祭幷祝告

祭義云忌日必哀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家禮云不飮酒不食肉不聽樂夕寢于外祝文云節序遷易諱日復臨追感歲時昊天罔極謹以牲醴用申奠獻毛稚黃云家禮止設亡者一位然因父及母因母及父于情亦宜不可更添他位耳亦只須祭妣忌今人于父母誕辰設祭謂之生忌此不必行毛西河云大盡妣遇小盡即是忌王艸堂云家禮以忌日入祭禮中然祭屬吉禮忌則白衣素冠爲終身之喪故移于此

誥勅封贈 附以下

一品至五品明授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勅命 國朝告授誥命用誥命之寶一品玉軸二品犀軸三品四品描金軸五品至九品角軸一品四軸二品三品三軸四品至七品二軸一品贈三代二品三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贈父母妻室父母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已殁者封之若棄職就封者聽凡父職高于子者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嫡母在生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如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准

追贈若生母未封贈不得先封其妻兩子當封從一高者兩子職同者得兩封封妻者止封正妻如正妻未封已殁繼室當封者正妻亦追贈其繼室止封一人凡封母幷祖母並加太字若已殁或曾祖祖父在者不加太字凡已封過繼父母乞將本身及妻應封欲移封本生父母者已贈過繼祖父母乞將本身及妻應封欲移贈本生祖父母者皆奏請准行凡領過誥勅因水火盜賊遺失者覆題重給凡職官曾有贓私者不准封其封贈後犯贓私者並行追奪其祖父母原有官進階非因子孫封贈者不在追奪之例凡

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

文職補服

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鴈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鵪鶉九品練雀雜職黃鸝

御史獬豸

武職補服

公侯麒麟伯[illegible]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獅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

文職品級

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左右柱國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柱國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從二品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治卿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從三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正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資治尹正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朝議大夫資治尹從四品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中議大夫資治尹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加授奉政大夫

修正庶尹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加授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從七品初授從事郎陞授徵事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正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

武職品級

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左右柱國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柱國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上護軍從二品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護軍正三品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從三品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輕車都尉正四品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都尉從四品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正五品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加授驍騎尉從五品初授武畧將軍陞授武毅將軍加授飛騎尉正六品初

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加授雲騎尉從六品初
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加授武騎尉正七品初
授忠翊校尉陞授忠勇校尉從七品初授敦武校尉
陞授修武校尉正八品初授進義校尉陞授保義校
尉從八品初授進義副尉陞授保義校尉

命婦品級

一品二品夫人三品淑人四品恭人五品宜人六品
安人七品孺人

周制謚法

民無能名曰神　揚善賦簡曰聖　敬祀享禮曰聖

敬事供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芘親之闕曰恭
愛民悌長曰恭　尊賢讓善曰恭　執禮御賓曰恭
譖訴不行曰明　照臨四方曰明　思慮果遠曰明
經緯天地曰文　道德博聞曰文　勤學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愍民惠禮曰文　賜民爵位曰文
平易不訾曰簡　一德不懈曰簡　大慮慈民曰定
純行不爽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諫爭不威曰德　執義揚善曰德　綏上柔民曰德
威強直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夸志多窮曰武　剛強直理曰武　威德悉備曰欽
辟地有德曰襄　甲胄有勞曰襄　小心畏忌曰僖
質淵受諫曰釐　有罰而還曰釐　心能制義曰度
博聞多能曰獻　聰明叡哲曰獻　知質有聖曰獻
溫柔賢善曰懿　五宗安之曰孝　協時肇享曰孝
大慮行節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慈惠愛親曰孝
安民立政曰成　淵源流通曰康　溫柔好樂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安樂撫民曰康　執心克莊曰齊
輕輶供就曰齊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威德剛武曰圉　敏以敬慎曰頃　甄心動懼曰頃

追補前過曰剛　彊毅果敢曰剛　聖聞周達曰昭
容儀恭美曰昭　昭德有勞曰昭　恭己鮮言曰靖
寬樂令終曰靖　柔德安衆曰靖　布綱治紀曰平
執事有制曰平　治而無眚曰平　由義而濟曰景
耆意大慮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清白守節曰貞
不隱無屈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　彌年壽考曰胡
保民耆艾曰胡　治典不從曰祁　猛以彊果曰威
彊毅執正曰威　狀古述今曰譽　克敬勤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　辟土服遠曰桓　聖善周聞曰宣
行見中外曰慤　昭功寧民曰商　能思辨衆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 行義說民曰元 立義行德曰元
柔質受諫曰惠 愛民好與曰惠 道德純一曰思
外內思索曰思 追悔前過曰思 大省兆民曰思
令善法典曰敬 夙夜警戒曰敬 象方益平曰敬
兵甲亟作曰壯 屢征殺伐曰壯 武而不遂曰壯
勝敵志強曰壯 死于原野曰壯 叡圉克服曰壯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尊業曰烈 貞心大度曰匡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外內貞復曰白
克威順禮曰魏 克威捷行曰魏 柔質愛諫曰慧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 官人應實曰知

溫良好樂曰良 名實不爽曰質 思慮不爽曰厚
愛民作刑曰克 施勤無私曰類 肇敏行成曰直
擇善而從曰比 教誨不倦曰長 彰義掩過曰堅
危身奉上曰忠 不生其國曰聲 安心好靜曰夷
德正應和曰莫 內外賓服曰正 好廉自克曰節
統基繼位曰紹 好和不爭曰安 思慮深遠曰翼
克殺秉政曰夷 治民克盡曰使 極知鬼神曰靈
剛克為伐曰翼 好祭鬼神曰靈 死見神能曰靈
死而志成曰靈 不勤成名曰靈 博聞多能曰憲
亂而不損曰靈 慈仁短折曰懷 執義揚善曰懷

慈和徧服曰順 短折不成曰殤 未家短折曰殤
述義不克曰丁 恭仁短折曰哀 蚤孤短折曰哀
好更改舊曰易 年中早夭曰悼 恐懼從處曰悼
肆行勞祀曰悼 見美堅長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
隱拂不成曰隱 好樂怠政曰荒 外內從亂曰荒
凶年無穀曰荒 動祭亂常曰幽 壅遏不通曰幽
蚤孤殞位曰幽 在國逢難曰愍 在國遭憂曰愍
禍亂方作曰愍 使民悲傷曰愍 華言無實曰夸
不悔前過曰戾 好內遠禮曰煬 去禮遠衆曰煬
滿志多窮曰惑 不思妄愛曰刺 愎很遂過曰刺

怙威肆行曰醜 好言動民曰躁 名與實爽曰繆
當于錫與曰愛 逆天虐民曰抗 殺戮無辜曰厲
王州堂云周制謚法內有六壯字諸書皆誤作莊今改正有皇帝君王公侯五者蘊洵以為實尊卑上下之稱非謚也宜去又周謚有湯桀騶虞禹蔡邕獨斷有堯舜桀紂羅泌以為謚出於周公世以堯舜為湯桀紂羼入之蓋始於白虎聚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皆名也若以為謚則契稷禹益夔龍一皆為謚而後可有蹤在下曰虞舜豈蹤而在下已有謚乎亦宜去今悉從之

會編謚法

容儀恭美曰勝　勝敵壯志曰勇　喪國心懟曰粮

隋唐宋謚

隋文帝謚斛斯徵曰闇　唐張星請謚宋慶禮曰專

宋張瓌請謚錢惟演曰墨

蘇洵謚議

嚴敬臨民曰莊　履正志和曰莊　威而不猛曰莊

應事有功曰敏　守禮執義曰端　執一不遷曰介

能修其官曰勤　德性寬和曰溫　追補前過曰恭

寵祿光大曰榮　中正精粹曰純　寬裕溫柔曰容

避遠不義曰清　物至能應曰通　事起而辨曰通

敬恭官次曰恪　威容端嚴曰恪　溫恭朝夕曰恪

溫仁忠厚曰懿　善行不怠曰敦　能記國善曰敦

法度大明曰章　敬慎高明曰章　出言有文曰章

行義合道曰賢　明德有誠曰賢　柔遠能邇曰和

號令民悅曰和　不剛不柔曰和　推賢讓能曰和

制事合宜曰義　見義能終曰義　先君後己曰義

取而不貪曰義　除去世害曰義　致果殺敵曰毅

強而能斷曰毅　勤其世業曰修　好學近智曰修

睦其兄弟曰友　才敏審諦曰理　強學好問曰裕

達禮敬樂曰素　不污不義曰潔　執德不惑曰確

行見中外曰顯　好力致勇曰果　奉義順則曰禮

恭儉莊敬曰禮　貞直好善曰達　疏中通理曰達

守命共時曰信　出言可復曰信　以德受官曰懋

以功受賞曰懋　涼德薄禮曰虛　華言無實曰虛

敗亂百度曰愿　志德敗禮曰愿　柔無立志曰愿

王州堂云蘇明允承詔編定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之書共得九十二去其從謚不可指名善惡之狀者七義之不安者八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八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重複而

無益於用者五十七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刪其與周謚同者尚存三十有四焉

鄭樵謚議

真　考　高　光　大　英　睿　博　仁　周

寬　凱　益　懿　深　讓　謙　廣　淑　儉

紆　貴　逸　退　訥　偲　宜　哲　察　儀

經　庇　協　休　悅　綽　恒　熙　洽　紹

沖　息　徽　蕩　亢　于　暴　慢　恐　殘

頑　昏　驕　傲　靡　溺　僞　妄　惡　把

懦　疑　數　疵　費　酒　褻

王州堂云鄭夾漈重訂諡法分上諡一百三十一中諡十四下諡六十五今刪其不類衍與周公蘇洵同者尚存六十七焉。

明制諡法

柔德教衆曰靖。諡中山王曰宗。諡合浦侯曰崇

諡項夫人曰善。諡韓夫人曰愼。

王州堂云明制諡法共七十五皇帝用十七字皇后十三字皇妃東宮妃二字親王一字郡王及文武大臣二字今刪其與上同者僅存五焉。

論諡

大明會典云本官節概為朝野具瞻勳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如行業平常即官品雖崇不得概與間有應諡而未經題請乃曾題請而未蒙賜諡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補諡者不行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諡者不拘常例毛稚黃云私諡非古乃變禮也然僭之大者也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況未嘗貴者乎今人動輙自為諡夫以孔孟之賢曾閔之孝未嘗私諡其親而其子孫在當時亦未嘗私諡

孔孟曾閔也然孔子不以此貶聖孟子不以此貶賢曾閔不以此貶孝道隆者物仰實大者聲宏否則雖隆其諡于聖神無益耳亦安用此浮華潛僭之舉乎王州堂云周禮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臣會其葬因諡之儀禮卿大夫有爵故有諡邪特牲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表記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樂記聞其諡知其行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五經通義諡之言列也陳列所行善有善諡惡有惡諡也程子曰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羅泌曰婦人諡從其夫惟死先夫則異其諡然余按周之立諡不一蓋欲使善者勸而惡者懼也故雖天子諸侯亦有惡諡正見直道在人公論難掩至秦廢諡法漢乃復之但施于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唐制太常博士擬諡宋制擬于太常覆于考功集議于尚書省明制博士不掌諡議大臣殁其家請諡則禮部覆奏或與或否惟上所命與則內閣擬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並無惡諡以示懲戒古法蕩然矣然范平以邑長諡文正府誌以隱居

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謚和靖吳
譜加於微賤矣周穆王盛姬謚哀淑衛世子妻謚共
辭定鄭莊之夫人皆從夫謚是謚及於閨門矣厥曾
妾謚文曰惠黔婁妻謚夫曰康禍厚鄉人謚之為文
王通門人謚之為文中孟郊文人謚之為貞曜元德
秀學者謚之為文行是謚出於私家矣謚之相沿通
用如此然必實有可謚而始加之不然得無僭哉

服制

斬衰三年子為父母女在室并已許嫁者及已嫁
被出而歸者同子之妻同及子為繼母為慈母為養

母子之妻同繼母父之後妻慈母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已者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即為人後之母也庶子為所生母為嫡母庶子之妻同為人
後者為所後父母為人後者之妻同嫡孫為祖父
母承重高曾祖承重同妾為夫妾為家長同。
齊衰三年家禮及律內皆列喪服總圖有此條而
不開載何也今世亦無有服齊衰三年者此必因唐
開元禮為父在母死之服未經刪去尚存于此以致
誤耳
齊衰杖期嫡子眾子為庶母嫡子眾子之妻同庶母父妾有子者父妾無子不得以母稱子為嫁母親生母父亡而改嫁者子為出
母親生母為父出者夫為妻父母在不杖嫡孫祖在為祖母承
重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于人為改嫁繼母
齊衰不杖期祖為嫡孫父母為嫡長子及嫡長
子之妻及眾子及女在室及子為人後者繼母為
長子眾子姪為伯叔父母父之親兄弟及兄弟之妻為
己之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女在室者孫為祖父
母孫女在室出嫁同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
女出嫁為本宗父母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
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姪與姪女在室者女適人
為兄弟之為父後者婦為夫之親兄弟之子及女

在室者妾為家長之正妻妾為家長父母妾
為家長之長子眾子與其所生子為同居繼父而
兩無大功以上親者姑在室者姐妹在室者
以在室者姐妹適人無夫與子者姑適人無夫
與子者
大功九月祖為眾孫孫女在室同祖母為眾孫
嫡孫父母為眾子婦及女已出嫁者伯叔父母
為姪婦及姪女已出嫁者姪婦兄弟子之妻也姪女兄弟之女也妻
為夫之祖父母妻為夫之伯叔父母為人後者
為其兄弟及姑及姊妹在室者既為人後則于本生親屬服皆降一等

夫為人後其妻為夫之本生父母 為己之同堂兄弟姊妹在室者 即伯叔父母之子女 為姑及姊妹之已出嫁者 姑乃父之姊妹 姊妹即己之親姊妹 為己兄弟之子為人後者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 出嫁女為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 為人後者為本生之祖父母 姑出嫁者 姊妹出嫁者 女出嫁者 孫女在室者 婦為人後者及女為人後者

孫衰五月 曾孫為曾祖父母 曾孫女同

小功五月 為伯叔祖父母 祖之親兄弟 為堂伯叔父

母 父之堂兄弟 為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 為同堂姊妹出嫁者 為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為親祖姑在室者 姑祖之親姊妹 為堂姑之在室者 即父之同堂姊妹 為兄弟之孫 祖為嫡孫之婦 為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為外祖父母 即母之父母 為母之兄弟姊妹 即母舅 即母姊妹 為姊妹之子 即外甥 婦為夫兄弟之孫及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即姪孫 即姪孫女 婦為夫之姑及夫姊妹在室出嫁同 婦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女出嫁為本宗堂兄弟及同姊妹之在室者 為人後者為其姑及姊妹出嫁者 曾孫女在室者 孫女出嫁者

孫衰三月 元孫為高祖父母 元孫女同 為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自來不曾同居者無服 為同居繼父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祖為孫之為人後者

緦麻三月 祖為衆孫婦 曾祖父母為曾孫元孫同 祖母為嫡孫衆孫婦 為乳母 為族曾祖父母 即曾祖之兄弟 曾祖兄弟之妻 為族伯叔父母 即父再從兄弟 再從兄弟之妻 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 即己三從兄弟姊妹 所與同高祖者

為族曾祖姑在室者 即曾祖之姊妹 為族祖姑在室者 即祖之同堂姊妹 為族姑在室者 即父之再從姊妹 為族伯叔祖父母 即祖同堂兄弟 同堂兄弟之妻 為兄弟之曾孫及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為同堂兄弟之孫及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為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為親祖姑及堂姑及己之再從姊妹出嫁者 親祖姑即祖之親姊妹 堂姑即父之堂姊妹 為姑之子 即父之姊妹之子 為舅之子 即母兄弟之子 為兩姨兄弟 即母姊妹之子 為妻之父母 為壻 為外孫男女同 即女之子女 為兄弟孫之妻 即姪孫之妻 為同堂兄弟之子妻 即堂姪之妻

爲同堂兄弟之妻 婦爲夫之高曾祖父母 婦爲夫之伯叔祖父母及夫之祖姑在室者 婦爲夫之堂伯叔父母及夫之堂姑在室者 夫之堂姑即夫之伯叔祖父母所生 婦爲夫之同堂兄弟姊妹及夫同堂兄弟之妻 婦爲夫再從兄弟之子女在室同 婦爲夫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婦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妻 即堂姪婦 婦爲夫同堂兄弟之孫及孫女之在室者 婦爲夫兄弟孫之妻 即姪孫之妻 婦爲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婦爲夫兄弟之曾姪女同 即曾姪孫 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祖父母及從祖姑在室者 女出嫁爲本宗堂兄弟之子女在室同 曾孫女出嫁者

王艸堂云律中服制服圖人多所忽余友陳子淑六嘗爲對較而其參差不同宜改宜補宜刪者逐條著論其曰服圖無父爲女祖爲孫女曾孫女元孫女服制有父母爲女在室出嫁祖爲孫女在室其餘皆缺以義推之祖爲孫女出嫁當小功曾祖爲曾孫女在室當小功出嫁當緦麻高祖爲元孫女在室當緦麻婦服皆當同夫又喪服總圖有齊衰三年一條蓋開元禮母死服齊衰誤也又有宜改者齊衰不杖朞第四當入齊衰杖朞有宜補者三父圖繼父係子孫缺孫字大功第七爲其兄弟缺弟字緦麻第二十九爲夫之堂伯叔父母缺堂字有宜刪者大功第十四在室者三字九族圖從祖祖姑從祖二字緦麻第二十八從祖姑從字并緦麻第十七第三十九所係全誤也又有服圖服制意中所有叚然之未詳列者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皆降一等爲人後者報服被出而歸並與男子同又有服圖服制皆缺而情理所宜有者爲五世祖承重爲五世祖服爲被出及無夫與子者之報服爲子爲人後者之婦以上諸條爲功于律甚大今悉改正

凡嫡孫父卒爲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爲曾高祖父母承重服亦同祖在爲祖母止服杖期

凡男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父母報服同。

本宗九族

高祖

曾祖

祖

父

已身

出嫁女降服圖

今制出嫁女為本宗兄弟妻室兄弟妻及姪婦俱不列服按妻為夫族服圖為夫之親姑為夫兄弟妻俱小功為夫堂兄弟妻亦當報服緦麻

兄弟妻緦麻則出嫁親姑之於姪婦出嫁姊妹之於兄弟妻俱當報服小功出嫁姊妹之於堂兄弟妻亦當報服緦麻

- 高祖 齊衰三月；高祖母 齊衰三月
- 曾祖 齊衰五月；曾祖母 齊衰五月
- 伯祖 叔祖 緦麻
- 祖 期年；祖母 期年
- 祖姑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 堂伯 堂叔 緦麻
- 伯母 叔母 大功
- 父 期年；母 期年
- 親姑 大功
- 堂姑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 堂兄 堂弟 小功
- 兄 弟 大功
- 己身
- 姐 妹 大功
- 堂姐妹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 堂姪 緦麻
- 姪 大功
- 姪女 大功
- 堂姪女 緦麻

外親服圖

舊禮外祖為外孫婦母舅母姨為甥婦俱緦麻今制俱無服按禮凡姨大舅母同居同依者服緦麻

凡子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俱小功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俱小功母死則不服

- 外祖 外祖母 小功
- 母祖 母祖母 無服
- 妻祖 妻祖母 無服
- 母舅 母姨 小功
- 舅母 堂舅 堂姨 姨夫 姑夫 俱無服
- 妻父母 為婿緦麻妻亡別娶亦同 妻之親母雖出及嫁猶服
- 妻母舅 妻伯叔 妻之姑 俱無服
- 母舅之子 姑母之子 母姨之子 俱緦麻
- 己身
- 堂舅之子 堂姨之子 妻之兄弟 妻之姊妹 俱無服
- 母舅之孫 母姨之孫 姑之孫 俱無服
- 甥 小功
- 甥婦 無服
- 甥女 小功
- 女壻 緦麻
- 女之子 女緦麻
- 女之子婦 無服
- 女之孫 無服
- 妻姑之子 妻兄弟之子 妻姊妹之子 俱無服

喪服總圖

- 斬衰三年：用至粗麻布為之不縫下邊
- 齊衰三年：用稍粗麻布為之縫下邊
- 大功九月：用粗熟布為之
- 小功五月：用稍粗熟布為之
- 緦麻三月：用稍細熟布為之

終

三父八母服圖

妻子夫之三父八母服同

- 同居繼父：兩無大功親謂繼父無子孫己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 齊衰期年；兩有大功親謂繼父有子孫己身亦有伯叔兄弟之類 齊衰三月
- 不同居繼父：先曾與繼父同居今不同居齊衰三月；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
- 從繼母嫁父：父死繼母再嫁他人隨去者 齊衰杖期
- 繼母因父死改嫁者無服
- 養母：自幼過房與人者 斬衰三年
- 嫡母：妾子稱父之正妻 斬衰三年
- 繼母：父所娶後妻 斬衰三年
- 慈母：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 斬衰三年
- 庶母：父有子妾嫡子衆子齊衰杖期；所生子斬衰三年
- 嫁母：嫡母在亦服；親母因父死再嫁他人者 降服齊衰杖期
- 出母：親母被父出者 降服齊衰杖期
- 乳母：父妾乳哺者 緦麻

家禮辨定卷之七

錢塘汪復禮艸堂譔述

論辨

古禮難行

儀禮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瑱塞耳幎目握手設冒橐之重木絞衾爲侇衾朝于禰廟鬻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禮記沐浴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廢牀。爪手翦須。

習俗當禁

杭俗初終鼓鈸浴水令孝子飲少許棺內置蔡扺灰

粽舖以灰泥。作佛事做七七。弔客三獻樂奠酒乘喪婚嫁出殯吹唱鬧材棺久停不葬或火化喪事奢靡

疾篤不遷寢

毛西河云正寢天子諸侯路寢之名其地在王朝黼座之南夾于兩楹。所稱王庭。退朝而聽政于此。原不可以寢息者故鄭氏亦云其地尊嚴不可燕處。但人君大喪必殯其地非卒于此地也尚書成王負黼扆退王已使群臣受顧命是時皆須遷寢則直從堂上遷至庭門乃跬步事耳何以從還內寢而撤幃幄張庭。以爲來日殯堂之用也是必死而遷尸於此不得生遷可知矣況室有北墉南牖正寢即中庭安有北墉南牖耶毛艸堂云儀禮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疾者齋鄭註云將有疾乃寢適室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齋不居賈疏云不疾在燕寢將有疾卧適室必在北墉下一陽生于北也至家禮云疾病遷居正寢以俟氣絕吳草廬云平時卧燕寢將終必遷正寢皆非也蓋凡病者必于適室齋戒東首而寢以迎生氣疾愈還內設或不幸即死于此非因疾篤遷此以俟氣絕也後人誤認以致病亟遷移是速之以死既傷親心又虧子道矣然公穀註諸侯路寢曰正寢而鄭

賈註士適寢亦曰正寢則尊卑貴賤無別豈可信乎況正寢之名不見于經惟見于註今訃狀即欲書死所何不從經之適寢而反從註之正寢耶

妻與子婦應得送終

王艸堂云儀禮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喪大記云體一人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鄭康成云惡其褻也李氏云以齋終也此蓋以持體言謂男持男手女持女手以俟其終若易手不僻褻且違禮故戒之非謂妻與子於不可以前也孟子云養生不

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非惟衣衾棺槨為送死之具固當盡心而生離死別乃在俄頃之際其為永訣尤所當重也故死而不及送者抱終天之恨焉有妻與子婦共在一室而不使相見竟同客死逆旅豈先王制禮之意歟如以為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令妻與子婦皆避則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而為夫與子者亦將避之乎斷無是理也若朱文公年譜載其臨終揮婦人無得近吳正臨云若于不死婦人之手臨終一切屏去此皆由于忽略持體宗而誤以死時不可有婦人則毫釐千里矣今持體之禮久

以不行而凡為妻與子婦者于彌留時無不環侍以泣送此誠天良難泯而又豈誤解之所能惑哉

孝子不披髮

毛西河云喪中凡有事祖免則冠在所必去而隨去隨著至于髮則始終不解即括髮非解髮也易經重首髮論語吾其被髮左傳被髮而祭皆以此駭時世之得人不意唐開元禮始死有男子披髮之語而宋代宗之至今不改言禮家所最宜禁者

喪冠非三梁

毛西河云戰國以前無所為梁冠也惟漢後輿服志有進賢冠即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兩梁博士以下一梁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而于是有梁冠之稱然並非喪冠且三梁最貴公侯以下三品以上用之豈士庶所宜有乎況以貴賤多寡之數移而為喪服輕重之等如今所云子三梁孫與衆人一梁此何說也豈有以稍紙三寸如指帶一條可區作三梁之理且此三寸紙可稱冠乎古喪冠布六升則此三寸中安所容六升之布也嘗考冠製見于漢志者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而後卑銳而見于諸禮註者

大抵以布為攝襵連作辟積吉冠以襵多為貴辟積無算喪冠辟積限于三數今之三梁恐因辟積之三而致誤者也

喪冠無綿環

毛西河云古冕與弁皆有瑱喪冠則不瑱至小祥始用角瑱今俗以兩纊垂耳傍不知此乃送死之常制子所謂充耳而設瑱者施死耳也豈生人所可用之乎王艸堂云梁冠用兩纊俗稱綿環母喪用之予考家禮亦無此製不知何人作俑一倡群和遂誤至今殊可恨也

喪中冠服應當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歟江若文云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既也此世俗不學之失也

冠服變除升數

王草堂云斬衰冠六升正服三升義服三升有半受冠七升受衰六升齊衰冠七升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受冠八升受衰七升大功冠十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受冠十一升受衰十升小功

降服十升冠十升正服十二升冠十二升義服十三升冠十三升無受緦麻服十五升抽其半亦十五升抽其半蓋六百縷也無受然毛西河考之詳矣予故于每節當變除者悉載于下以便臨時檢用不煩搜討耳

訃告稱卒通用

毛西河云禮稱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然考之春秋赴于本國皆稱薨赴于列國皆稱卒士記雜記又皆参錯不合天子諸侯稱不祿大夫亦稱不祿太子稱死士亦稱死則今之士庶死曰卒者誠上下之通稱皆可用也王草堂云榮啓期曰死者人之終也檀弓曰君子終小人死釋名曰死者澌也薨者壞聲也卒者竟也不祿不復祿食也物故謂物皆朽也白虎通曰人死謂之喪言喪亡不得見孝子之心不忍言死也詩曰人之云亡傳亡曰忽然長逝曹植曰隱然長寢蘇秦傳曰奉陽君捐館舍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以待朝聘之客今奉陽君棄此館舍是皆死者之通稱也

訃不當用二寢

王草堂云今人男死稱正寢女死稱內寢此蓋本于

儀禮鄭康成註云適寢正寢之室也然儀禮但曰死于適室又曰士處適寢並無正寢之名至穀梁傳云莊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亦是解釋經無此二字喪大記又曰世婦卒于適寢士之妻皆死于寢亦無內寢之說故自古訃告但曰死曰卒曰不祿並無告以死所者春秋天子諸侯大夫以及夫人叔姬季姬諸訃可証也即有鄭伯髡頑卒于鄵吳子遏卒于巢仲遂卒于垂宋公佐卒于曲棘許男寧卒于楚昭公卒于乾侯桓公公孫敖皆卒于齊曹伯廬及負芻皆卒于師此紀事實也莊公宣公皆薨于路寢僖公小

寢定公高寢襄公楚宮文公臺下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此寓褒貶也皆非用于訃告者則令之用正寢內寢又何所本而云然耶故在家者止當書卒在外者自應書地耳若其壽幾十幾歲生某月某時乃行述碑文中語亦從來訃聞之所無也

並主當辨尊卑

毛西河云尊卑雖並主而禮統所尊尊為主而卑副之也然兄為弟主則可弟為兄主則不可何也喪無二主也弟有子而兄主之則兄為尊主子為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若兄子既為主而弟又主之是二

卑也二卑即二主矣王艸堂云喪不可無主卑為尊主固不待言矣亦有尊為卑主者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雜記云主妾之喪則自祔是也又有尊卑並為主者檀弓云父兄命赴小記云士備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自主之祔則舅主之是也故杭俗訃狀既書死者之子又加以死者之父或兄者正古禮尊卑並主之例也若無父兄者則子為喪主矣又何必加以孫與曾孫乎是二三其主矣烏乎可此但當載之行述中者也

孤哀不始於宋

毛稚黃云丘瓊山以為古者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父母亡俱宜稱哀子余按此說未盡然記曰弔喪之禮曰主孤西面又曰孤某使某請事又曰孤某須矣則父死而喪中稱孤正合古禮至于母喪稱哀子亦無明文何也古禮所云喪稱哀子哀孫乃虞前凶祭祝辭之稱非謂訃也瓊山未深考耳然古幼而無父曰孤則母死而父在者應避嫌不得稱孤而子字之上亦更無他字可用因以稱哀可矣而反謂父喪不當稱孤則非也宜從會典父稱孤而母稱哀

協議擬事本無不安不但從時也設使今有母在堂而父亡者訃書忽自稱哀子既背于今而援古又無確據胡為乎師心剏制而死其母也哉王艸堂云司馬溫公書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承重稱孤哀孫故朱子答郭子從書云孤哀子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是孤哀之稱人皆以為溫公矣殊不知王制原以孤屬無父而唐杜佑通典卜宅兆云孤子某為父某官封某甫度茲幽宅註云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則父母分稱不自宋始矣

稱哀有宜有不宜

王小史云繼母在而父死不得稱哀若稱哀是無繼母矣嫡母死雖生母在亦稱哀若不稱哀是無嫡母矣爲人後者本生父母死當稱降服子不得同於兄弟之子稱姪特不丁憂耳即仕者告解官但可謂心喪而不得稱丁憂若丁憂是無所後之父母矣則亦大背乎受重之義矣

尊卑訃告稱呼

毛稚黃云喪凡尊長爲卑幼訃如祖爲孫伯叔爲姪兄爲弟夫爲妻皆稱其服上若卑幼爲尊長訃皆當

自署對亡者之稱不得稱生如弟爲兄則當稱其服弟姪爲伯叔則當稱其服姪嫡子爲庶母則當稱期杖子或謂訃于他人不必如是稱若然則親死告他人孝子亦當稱孤哀生矣且今有壻爲妻父母訃者亦皆稱緦服壻況弟姪嫡子爲父黨本宗所服且加重者乎或謂嫡子爲庶母訃而稱期杖子爲太重者非也彼所生之子爲我母斬衰三年我故報之以期杖謂之庶母則固有稱子之道矣且今人于朋友之父有稱通家子者豈親兄弟之母臨大故而反自遜者乎揆情度禮稱子不爲過也

未婚女訃告稱呼

柴虎臣云寒門第幾女許適譚府不幸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以疾卒謹此訃聞如訃告三黨之戚則宜云許適某門下書期服生某頓首拜王州堂云未婚女不當稱字其門易云女子貞不字鄭元虞翻荀爽皆曰字妊育也許愼說文字乳也徐鍇原註即以易貞不字爲據故玉海廣韻等宋以前之字書從無有以許嫁爲解者自易本義云字許嫁也而後之字書如字彙正字通品字箋遂引此爲註殊不知皆非也古者男女初生則命名及冠與笄則命字曲禮云男子

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以其成人稱爲伯姬仲姬猶今之大姑二姑不復呼其小名矣況儀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尤爲明証若解作許嫁則旣曰女子許嫁又曰笄而許嫁不重出乎笄而字女子爲許嫁則冠而字男子亦爲許嫁乎宋後著述稱呼凡遇女子受聘未嫁者皆曰字某門有是理乎

背喪訃告稱呼

陳際叔云父旣沒未除喪而祖死則稱在制孫如冢孫則稱在制承重孫不敢忘父喪也若祖歿喪未除而父死則稱期孤子正統之期不可以輕忽也毛

維黄云有父母之喪而後有期喪則訃稱在制期服功緦亦同有期喪而後有功喪則訃稱在期功服緦亦同先有功服而後有緦喪則訃稱在功緦服若先有功緦而後有期訃止稱期而功緦可略矣喪從重故也如遇父母之喪併略期矣一時並有期功緦之喪帖札自署不妨累辭稱期功緦可也

妾死訃告稱呼

毛維黄云有子之妾家長出名爲訃率其本生之子足矣然今制無服但當稱姓名如據中拜首率男某泣血稽顙拜如家長先死則嫡子與本生子同訃嫡

長有非家之義故也若無嫡子衆妾俱有子而家長已殁者其一妾死但以此妾所生子爲訃衆妾之子不必與名應嗣寅云庶子之生母死而父與嫡母俱在者子于帖札亦御畧制字蓋制者謂在王制喪服之中而斬衰三年正服制之重者故畧制無嫌也

孝子簡帖稱呼

毛維黄云孝子初喪稱孤哀子下稱泣血稽顙拜過百日後則稱制下稱稽首拜帖札則易綿紙以通常束紙于古亦無明文然士禮三月而卒哭今已百日而不稱泣血諸事俱小變亦似近禮可行者也

神主稱呼

或問生母死不知神主當何稱朱文公云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又問夫在妻之神主旁註某奉祀莫太尊否朱文公云旁註施于所尊以下則不書也毛維黄云男稱公與府君婦人稱孺人以卑加尊則可若加于小輩之男斷無稱公與府君之禮加于小輩之女斷無稱孺人之禮如死者之分雖卑而本有封爵又當別論矣王艸堂云考妣者本于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也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媲也言其媲美于考也府君者漢時

太守之稱也三國志云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是也孺人者職官七品之妻所稱也今雖神主通用實皆假借者矣然曲禮于考妣上加皇字　加皇字本天子諸侯通稱唐僖宗　皇字而易以顯字總不若稱先字爲穩也

祔廟請客稱呼

王艸堂云禮記中月而禫禫而纖孔穎達云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鄭康成云禫者澹澹然平

之意說文亦云禫除服祭名是禫指祭之名非服也若冠服則以元冠朝服而祭祭畢易纖冠素端黃裳未有以謂禫也故字彙衣部無禫字而洪武正韻于禫字註亦云除服祭俗作禫惟家禮于大祥條有云前期一日設次陳禫服此誤之始吾聞大祥之服乃素縞麻衣亦無所謂禫也而正字通引六書故遂于示衣二部兩收之且云禫本字禮經皆作禫而又云以禫為除服名此乃諸家承訛之陋立言矛盾墮後人于疑網為害非輕以致世俗遇服滿奉主祔廟備帖皆曰禫服生趾字非禫字服非禫服為祖父與諸

尊長皆不可以稱也一舉而三誤矣宜從尊卑定分為稱而仍用制字可也至于祔字亦非附字儀禮禮記皆作祔鄭康成云祔猶屬也

行述六十稱享年

毛稚黃云行述滿六十以後皆可稱享年幾十幾歲若五十九歲以前者不得稱享年也雖不見于古然相沿以久亦可從之

行述雙名宜皆書

毛稚黃云兄弟皆二名而同一字者如守義守禮之類行述當俱加守字不得共之共之者嫌于長子二名而諸子單名矣下一字同者亦然然凡書封皆宜爾不獨行述也姓同而名獨故姓可共而名不可共也又行述單名者姓下空一格書名不知傍上與書中目錄為與雙名者並列不便論起欲一同齊脚故然耳若單名獨出何故將即已姓名截斷也又行述中雙名者止稱一字非古法乃近時卑陋耳如右軍帖必稱羲之魯公稱真卿柳州稱宗元山谷稱庭堅即明時先輩亦無減字法實並稱也

曾元之服非功緦

陳際叔云近世出訃多署功服曾孫緦服元孫者誤

也律有明文曰曾孫齊衰五月元孫齊衰三月不列功緦之科其義明也或曰喪既五月三月矣于功緦何異焉曰齊衰服之粗者也功則服之精矣緦則較精矣五月三月而必齊衰從其粗者也不敢以精所以明重也一本之義也曰然則宜何稱曰宜稱齊服曾孫齊衰元孫王艸堂云緦麻為從姪之服小功為從弟之服今月數則同而齊衰有異蓋不敢以弟姪之服服至尊且重一本應別于旁枝也

六世祖服

陳潄六云禮之所不該而事之所或有以十有五六

之來孫當百年將及之六世祖豈遂吉服以從事歟曰非然也同五世族屬絕服之外尚祖免而此不為之服有是禮乎一本之親皆為齊閱月而除可也閱月以緦乎高祖齊所以隆乎袒免也王州堂云宋沈括筆談皆識及此謂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故成王之于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此說非也若是則無遠近隆殺等級矣當從陳議

曾祖在祖歿不承重

陳歐六云承重者承乎宗祧之重也孫之于祖皆服

齊特以父早世嫡孫親承祖之付託以為宗廟祭祀主而因為之斬所以重其任非以父服之缺而子代為之償也曾祖在父歿遭祖喪不得為祖斬則以重之未承也如以為父歿而子代為之服則父歿母在遭祖喪母已為之斬矣嫡孫之婦遂可不為之斬乎又如衆子歿衆子之子遭祖喪將亦代父而為之斬乎必不然矣王州堂云宋劉煇祖母於辭官行喪有諸叔而嫡孫承重者自煇始

庶祖母不承重

毛稚黃云庶子為生母服三年喪此時制也以緣情也若庶子已死則庶子之子但如孫為祖母服期不得承重服三年蓋承重者尊祖敬禰而重嫡之義也祖母既屬人妾則無復重之可承矣若嫡祖母死而無嫡孫則庶長之子當承重矣

逮喪重服不補

宋孫中舉明經為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中援古制以晳于宰相不聽其後御史參考典故凡喪皆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詔從之明江西茂才周鴻呈母喪雖終父喪尚缺十有五月況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

外私補父服提學蔡虛齋批云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父母連喪哀痛一時俱作乃今于母喪二十七月之外復修父服如此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遏之使不行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茲雖遡厚之意實非正中之行吾所期于鴻者要在為善于獨不求甚異于人王州堂云雜記謂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今功令雖無補服之例而私情宜中罔極之恩可並行而不悖者也

妾服

毛稚黄云儀禮大夫為貴妾緦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為之緦是古公卿大夫士於妾本有緦而今律無之然有子之妾豈能恝然喪禮遵制不敢製服但為白衣冠三月略依古緦之例可也汪東川云父妾無子而有女女即子也兄弟男女無異服即兄弟也父之妾兄弟之母何殊焉

未婚夫妻死服

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孔穎達云既葬除者壻以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然壻

服齊衰女當服斬衰王州堂云世有聞夫死而終身不嫁者且有聞訃而遂死者是雖節烈可嘉究非中正之行何也孔子明云夫死亦如之則既葬以後男則除服而議親女則除服而另適聖訓宜遵也焉有在家不從父而未嫁反從夫者乎况孔子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既婚而不廟見尚且歸葬于女氏今未合巹則不成妻未執笄又不成婦何為守制與輕生也為父母者當諭之以遵斯可耳

殤服

家禮云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凡為殤服以次降一等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劉原父云以日易月者假令長子也其本服三年以日易月則殤之二十五日餘子也其本服期以日易月則殤之十三日毛西河云家語女子十五而嫁獨譙周謂十五巳上皆可婚嫁則十九至十六非殤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獨十五尚童歲耳晉袁准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三為長殤十二至十為中殤九至七為下殤

六歲以下始無服當從之

省服

家禮云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遲葬當服二月

毛西河云踰時而葬主喪不除服則本身之弟與其子若孫亦不除蕭望之庾氏皆謂主喪不除其餘可除然不知主喪之弟即死者之子也子可除服乎惟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斯為得之然葬前服素服至

臨葬仍服重服而啓期仍書孫哀子泣血稽顙等稱至于旁親會葬則各服其應得之服名曰反服禮所云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若夫葬後之服雖已過祥禫猶當以未祥未禫之禮行之故葬後須虞祭三日卒哭一日練服一月黲服一月凡兩月四日而喪始畢也

改葬不當服三月

毛西河云穀梁曰改葬緦而康成註云三月而除及韓昌黎改葬服議曰必終三月皆誤也漢戴德曰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魏王肅曰司徒文子改葬其叔

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緦而除則明是葬畢即除之服故王肅原有不待三月之說而袁准亦曰喪無再服此但以哀甚不可無服故以緦應之若必終月數是再服矣後魏明帝集群臣議亦謂鄭註乖舛請依緦服既葬而除故明時集禮直註曰改葬釋服或者道路遷遠雖過三月亦可也

師喪素服加絰

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師吾哭諸寢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孟子云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張明公云群居則絰出則否喪師之常禮也絰而出特厚于孔子也

父母服三年不當折

李璿云記之駁雜得罪聖人者多矣未若二十七月之喪為甚也以九月為歲是褻天也期以下皆無減而獨減于三年是薄親也考諸論語之責宰予中庸之述周公孟子之答然友皆不合是非聖也具三大

罪矣夫以仁人孝子無窮之心則三十六月之喪曾不足以報昊天萬分之一然義則有制而禮必有終故先王立中制節其酌之者審矣孰減其四之一耶昔讀戴記公羊傳意其必有所受而未得其源今觀荀卿書與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其文昔齊宣王欲短喪而滕之父兄百官皆不足于然友之論卿特迎合時君之所好而苟取容悅焉耳不幸掇拾于戴記附和于公羊科舉以之試士學校以之敎臣遂使秦漢而下國以是為制家以是為俗先王三十六月之喪為之墜地使忍心薄親之徒俛然無復

愧罪于天下則苟卿之言禍之也抑吾嘗觀曾鞏序
徐幹中論以為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後三年喪
大見稱賞因怪今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著
論二十餘篇今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
之賢士已議此矣古之賢君已病此矣今人猶棄而
不顧忽而不省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毛西河云嘗
考古言禮之書並無有二十七月之說見于大文惟
戴德作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
禫而鄭氏遵之謂間傳儀禮所云中月而禫者中月
間一月也此言禫月有然並未嘗云三年之喪當撤

此月大抵親喪三年限以三節一年齊斬二年總練
三年纖素故間傳云中月而禫禫而纖夫禫祭之時
尚服縞冠舊註所謂素冠朝服者而禫祭既畢然後
服纖服所謂纖者即祥禫之後一變服名孔疏所云
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是也至三年即吉始服元
冠而漢後諸儒不能實註纖服幾月然不讀漢書乎
漢文帝以日易月除塟後易重服外定為三十六日
其令有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合三
十六日亦惟舊喪期本三十六月而後可代之為三
十六日未有二十七月而可饒九日以代之者故應

劭曰凡三十六月易之以三十六日而翟方進傳以
丞相起後亦云塟後三十六日起視事皆明驗也乃
計其月數則亦除既塟後分作三節以大紅十五日
當一年之服大紅者大功也以小紅十四日當二年
之服小紅者小功也以纖七日當三年之服纖即禫
服當自大祥中月之後直服之以至于盡故舊制二
祥以前去二十六月則纖服十月合三十六月漢制
二紅以前去二十九日則纖服七日合二十六日此
固確然無可疑者此在漢初去古未遠必有所承而
儒說貿貿一槩抹殺所幸間傳漢令同有纖字而註

間傳與漢令者又彼此茫然親喪大事千載歇絕豈
不哀哉王艸堂云堯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商書王宅憂亮陰三祀論語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左傳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中庸三年之喪
達乎天下孟子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
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此聖經垂訓所宜從也宰我
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予之不仁也齊宣王欲
短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漢文
帝以日易月此衞律其親所當戒也故李中孚云禮
三年之喪不御內不露齒不肇立不旅行不飲酒食

內恒處苦次今名為居喪不過衣白三年而已矣夫居喪而止于衣白即三十年不難矧三年乎或曰父母之喪固當三年矣然而今制二十七月起復可奈何曰是不難也起復之期固宜共遵今制而冠服之飾亦當自盡己情有職者或趁文而遲補或退食而抒誠無職者纖服以終喪素冠以守忌迨至三十六月而始變服復寢飲酒預宴以報深恩于萬一則堯舜周孔之禮不復而自復矣親喪從厚人豈得而非之哉

本生父母當杖期

毛西河云今制本生父母不杖期本之儀禮喪服傳但子為嫁母出母尚服杖期而為本生父母反不杖似乎太薄康熙壬戌同官汪樨遭本生之變許其解任治喪且家居三年而後還院此與宋制解官心喪之令有却合者嗣後應以此為制而加以杖則于情理稍愜然矣

祖母不當承重

毛西河云或有父服祖三年而身亡然後祖母卒則孫不當承重何也漢劉表謂婦人之服不踰其夫祖先服期祖母安得三年乎又晉成粲云禮有適子無適孫父服祖三年則孫乃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矣祖且不受重亦何有乎祖母況禮明云舅歿則姑老為傳家事于長婦也今祖死則祖母已老傳重豈老姑事耶

祖為嫡孫不當服期

毛西河云孫為祖期則祖為孫當大功喪服傳為嫡孫期者總為傳重言之也賈公彥曰周道適子死當立適孫將上為祖後者也然而有適子者無適孫必也適子死而後適孫承祖後故鄭氏曰適子在則適孫亦庶孫耳庶孫即大功矣是必孫當承重又必子先死而後可為適孫服期今無重可傳又不問子之在與否而公然為長孫服期得無于禮有難明者歟

妄費宜省

檀弓云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漢明帝詔云喪貴致哀今百姓送終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于此豈祖考之意哉眞西山云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靡而傷

丁財貧者則火化而害于悉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茫昧難明其爲無益灼然可見又聞親賓送葬判牢羊殺酬齎侈靡節哀而樂尤爲非禮嗣後富者須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花無益之費所欲爲親祈福豈若捐錢數以濟饑貧拾藥施棺皆爲善事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王文成云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奢侈豈不重自困哉今後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焰散分帛斂于親身投諸水火病者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廿五

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村坊不得迎神賽會凡此不率教者十家牌均罪之

婚喪橫行當禁

方渭仁云鄙人出殯舁櫬屬之仵作旗婚則用小夫二行皆有頭目畫地承應彼此不得攙越故任其勒索中人之家則立盡矣如此惡俗尚能條陳嚴禁亦息財省費之大都也陳漱六云高郵州于最橫肆每遇民間婚喪必率衆索銀飽慾始任其事至貧家不遂慾必群起鼓噪往往有致傾家者此輩俱有袞紳護庇故小民無可如何大抵一進士即有數十脚子授其家以供力役此輩橫行乃護持之殊可怪也王州堂云杭俗婚之鼓手喪之擡柩亦然各分地段不許奪依爲貧富之害屢經嚴禁不止不獨外省也

孝服見客不避

失名氏云近世以來人多忌諱孝冠白衣不敢登常人之門況公門乎孝冠白衣絕無行于都市者況麻衣麻絰乎明季縉紳入公門必用麻衣孝巾麻絰草屨其士民交際賓客亦以麻衣孝巾爲公服習未有假青元之色者即新年拜影神及尊長亦必著麻衣麻絰而往拜者不以有服爲愧受者亦不以孝衣爲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廿六

嫌也永思堂勸孝文云昔人居喪盡禮出入必衰麻在身慶賀必杜門不往曾未嘗以粗鄙爲醜也今則不然服飾畜粧嘻笑自若竟不思此身何自而來親死之謂何而淪胥以溺至於此也律中喪服諸條煌煌典制違犯者得大罪奈何今之居喪者紅帖從吉議婚事人褫服遠遊抽豐覓利耶伏祈仁人君子念罔極深恩感風木餘悃遵朝廷制典挽近世頹波互相勸勉持服報親則世道人心之幸矣傅又昭云孝子居喪貴賤同等寢苫枕塊戚容可矜即或往來戚黨粗服芒鞋不改其素偶遇吉事不過外披元衣內

仍素服而其履復如故也廣坐之中望而知為棘人今則剌端冠以從吉而制稽概置不登不知何人作俑遂為通行定例曾不思三年中從一日之吉則三年中少一日之喪欲周旋于生者反遺棄乎亡親是尚有人心乎果孝子克自守禮而又何有此風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異教荒唐

唐李觀云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朔望月半薦新啓祖遣有奠卒哭祔二祥禫有祭日月歲時皆有禮以行之痛情有所泄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墜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于飲食苟得而已宋司馬溫公云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唐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

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何其易惑而難曉也明劉伯溫云釋氏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思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為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併與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僨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于帝而佛破之是自擾罪于天也吾知其必無是事也昭昭矣丘瓊山云宋時黃冠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所以為此者蓋以禮教不明于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為之以為當然之禮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尚有不卹況其既死又肯捐財趨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無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為之耳至于士大夫家亦有心知其非而不欲為者然念祖父以來世襲為此

而凡親族姻戚鄕鄰亦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旦
乃敢不爲既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識已之
吝惜財費也若從古禮比用二氏尙費數倍非獨可
以正民俗闢異端而亦可以省民財厚民生也（徐光
啓云血湖地獄更錡悖誕設産婦血汙有罪則上帝
不該令婦人生人以生産爲罪將害天下萬世婦人
矣有是理乎子在母腹十月必資血而長臨産必俟
血行而生無血則兒不下烏得云罪耶據佛所云衆
生艱嗣念我求我卽生男女既生男女矣是佛之靈
生之也佛既生無罪之男女何乃貽有罪于父母不

幾父母之求男女者反自求加其罪乎多一男女深
一血湖是以男女爲餌而以血湖爲阱也良可笑矣）

釋道以七七惑人

王州堂云人死則有禱僾沐浴含歛銘旌之禮窆則
有筮宅卜日明器碑誌穿壙封穴之禮祭則有虞祔
練禫獻新歲薦祀忌展墓之禮未聞有所謂七七之
說家禮正衡云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後世遂以人
死後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下某王而不知非
也虞祭用剛柔日七虞則六柔一剛乃十二日並非
七日爲節至四十九日也吾攷釋教慈悲十王懺法

云註生之時冥官借天曹錢貫得獲人倫在世往往蹉
過今生終日活計成家一生不得了斯若信陰陽者
現世看經答懺其人不信者死後無人代答七七日
外判官追償魂不敢言只得受苦又道教上清靈寶
金書云一七元冥宮內泰素妙廣眞君泰廣王二七
普明宮內陰德定休眞君初江王三七紂絶宮內洞
明普靜眞君宋帝王四七太和宮內元德五靈眞君
五官王五七封論宮內最聖曜明眞君閻羅王六七
明晨宮內寶肅昭成眞君變成王七七神華宮內泰
山正道眞君泰山王是七七之說實本二氏荒唐不

經非吾儒所當信從也何擧世不察相率成風棄置
正禮而陷于異端此在庸衆人已爲不可而卑鄙士
林者亦甘心爲之乎昔韓昌黎遺命有云習俗畫寫
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汗我司
馬溫公亦云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飯
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何其易惑而難曉則七七
之惑人自唐宋迄今已非一日而昌黎至死不變溫
公守正不移是皆可爲萬世法者人亦何爲而必迷
于二氏哉然此不獨吾儒知其非也卽僧蓮池亦云
預修者令人於已身尙在早自修持莫待臨渴掘井

也今世人未死先作七七小祥大祥經懺道場名曰預修此誤也又云世人多燒紙錢錫鏹扠牒冥府冀來生受用謂之寄庫非也若紙錢可致來生之富則富室生生富饒而貧人終無富日善惡報應之說虛矣世人何以不省觀此則益知其無為矣孔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夫喪以哀為本儀文習熟猶不之許况與教乎所當急于改革者也

然不當揆

吳晴巖云始死而奠既虞而祭今或弗之備矣時祭以七一七至七七且懺焉是亦不可以已乎七七佛也

煞巫也始死也日而干支數之曰煞以其日返也夫魂氣則無不之矣而期返乎哉王志寧云迎煞一事俗所難免吾鄉高閣師先生為其夫人喪陰陽家已懸神像鋪法案先生知之立使撤去竟無他恙

俗供靈牀之非

趙司濤云吾杭士大夫服滿有除座之舉親友畢至各持古漢喪家張樂設宴或命優人演劇或延僧道誦經座送還上烈火焚之是何禮法有識之士當破例革除萬勿為兒女子所惑也王艸堂云儀禮曰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此復時用也又曰設牀第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此斂時用也喪大記云復牀禮第有枕此恐尸腐壞也自家禮于大斂後乃設靈牀于柩東帳褥薦席屏枕皆如生時而杭俗遂造一小屋器具咸備謂之靈牀供于中堂至服滿日焚之街上蓋誤以傳誤也此乃外郡所無惟供神主誠為合禮余家毅然行之今里閈亦漸變而不用矣

喪中拘忌之辨

王志寧云杭俗停喪遇火舁柩出則不復入卒于官署者歸殯次郭外親戚為凶穢其謂仁孝何頃汪子舟漴母殯因火移之曠野其室幸免仍安于堂此

猶在近地也固始令陳公雲起母卒于任奉柩還家治喪此猶居郭外也宋參天中堂擲圜菴御史卒于京亦還家治喪此猶府城也織造金公卒于杭任回櫬就家治喪則入京城矣人于居喪必易服以見貴者否則惡其不祥余友王艸堂先生丁母憂織造敖公延為西席堅辭不獲乃致書同事謂季武子大夫也人所尊畏而蟜固不脫齊衰入見武子善之預達其意相見不易冠纓止墨衰加于素服公反加禮焉不以為嫌也由此推之一切忌諱之說暨置勿論可也又何拘拘俗見云乎哉陳澂六云世俗客死者柩

不返故居。曰返之不利。此固大悖，且無是理。楚武王薨于行，歸而發喪。後益强大，遂覇中國。榆木川之變，明成祖反國，子孫餘二百年，有何不利也。惟楊州與化不忌移居，若柩亦移入新宅。若柩未舉，告貸于人，無不應者。此二事，亦見與化風俗能敦古道。

响作開棺無罪

毛稚黃云：律載卑幼發尊長墳塚，開棺見尸者斬。其有故而以禮遷葬者俱不坐。今有人死，而棺中作響，或動作，子孫謂其已甦也，欲開棺視之，而阻于見尸當斬之律，疑愕躊躇，歷久過時，而聲響遂絕。致孝子

之心沉痛莫伸，誤也。按此條在盜賊類中，則必子孫不肖，妄冀此中金珠，欲發塚盜之，與他人盜塚者不同。故加絞為斬耳。若其響作而開棺，豈可與冀金珠而見尸者等哉。晉顏畿卒，見夢于母妻家人曰：吾當復生，欲開棺。父不聽。顏含尚少，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乃共發棺，畿果生矣。夫夢寐渺茫，尚果決而開之。若其中響作，較為明顯，不開相負，情何能忍。故開棺而活者，固無論矣。即不復活，情有可原，罪亦不得而坐也。

設宴鬧材非禮

或問朱子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答云：與無服之親食之可也。并分與僕役。毛稚黃云：喪事之家，不舉酒肉，親友之臨唁助喪者同之。其僱役下人等，以銀折可也。近士紳家存古道者，已能行。至于用樂演戲，謂之鬧喪，臨殯之夜用之，謂之鬧材，尤為悖禮。死者固無庸此，或謂為親友設。不知彼親友為弔凶而來，豈存乎飲酒食肉、聽樂而觀戲也。況食于有喪者之側，豈能安乎。使彼果為酒肉觀戲而來者，則聽其去可也，豈得以徇夫人之情而為之廢禮哉。吳晴巖云：喪中宴樂，考之

國史，其元朝遺風歟。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請禁之矣。弘治時，主事陳江請禁之矣。皆詔行之，而迄于今相沿不改。嗚呼，禮之教而習之難反也。有明三百年政教，而卒無以易蒙古之遺也，可慨夫。

出殯不必回喪

毛稚黃云：回喪非禮也。古者題主于墓，既葬其親，則主隨孝子而返。今者題主于家，孝子送喪返而安靈，情理自得。乃更用魂轎舉主隨柩，及城門而返，是使親送親也。孝子及城門，亦隨主還家，使柩獨自入山，然後孝子更入山，亦已後矣。是使孝子不得送喪末

半途而止也。世人苟取華炫。繁設多儀。不知失禮之
大者也。

拜禮當論南北

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孔
子云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
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以
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儀禮云主人哭拜稽顙成
踊。鄭康成云稽顙頭觸地也。王𦬊堂云杭俗孝子皆
居柩右。來弔答禮。忽有居左回拜者。人皆駭之。此必
因男左女右一語所誤也。然初喪哭泣。古禮原分左

右。蓋以男女而分也。今受弔謝人。並無女在。何以易
左也。且南禮與北禮不同。豈有謝拜而僭容若若北
方行禮。則位次又應得矣。故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
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左傳云封康叔於殷墟。啟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啟
以夏政。皆用其舊俗也。誠然哉。

弔客必謝

毛稚黃云長者之喪。其人無子而卑幼應主之者。如
弟主兄喪。姪主伯叔喪之類。其往謝弔客也不冠。不
衰。以素服登堂而拜謝之。蓋以別于子之為父母也。
若尊者主卑幼之喪。如父為子夫為妻之類。而卑幼
無子。亦必往謝弔客。則以素服登堂揖以謝之。而不
拜也。或以為尊長不當為卑幼謝非也。死者為我之
卑幼。而弔客非我之卑幼也。禮無不答也。

補弔當見

毛稚黃云杭俗有開靈或出殯親戚來弔者。孝子便
不相見。亦不往謝。殊非禮也。古人至室倚廬。不與人
事。乃不與外事耳。若為吾親而來者。禮無不答。況今
之孝子廬事不與。乃以他事而來者。則亦為弔而來
則不見以他事時入人家。彼來弔則過門不謝。此例

禮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此言
大祥以後受弔之禮也。且亦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
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以
為中禮。是人子于除喪後。猶有受弔之道。況喪中乎。
則來弔。自應相見。弔後自應往謝耳。

弔不分帛

毛西河云近世來弔者。喪主有答物。如布帛綢幣之
類。有饗禮。如筵席程儀之類。則大謬矣。喪主無答賻
物者。況今之帛。即古功緦之麻。今之綢絹。即古二祥
之縞練。此有服之家所須用者。而以之獻客可乎。若

遠方來弔不廢饋饌然不當有加列如宴賓禮也

不弔當辨可否

毛西河云檀弓死而不弔者三曰畏厭溺畏者害死也厭者壓死也溺者淹死也然從來弔法問親疎不問賢否惟此三等之死所云死于非命者則當辨是非而審可否可則弔不可則不弔假使壓死如顏真卿溺死如屈原申徒狄可以三等例之乎是以春秋有死非命似有罪而夫子許弔者子路是也子路拒蒯聵而死夫子哭之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是許弔也古敗軍喪身並絕墓兆然而齊侯弔杞殖

魯莊公弔縣賁父何則非其罪也是皆可弔者也

有喪宜助

宋呂大鈞云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于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

吉可與凶

梁書云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聞左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弔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慟叔問溫公昏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朱子云這也可疑所以東坡謂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即不開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

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所在以義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

老病從寬

曲禮云毀瘠不形視聽不衰頭有創則沐身有創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如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王制云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喪大記云五十不成喪雜記云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檀弓云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喪服四制云毀不滅性不以死傷

生也老病不止酒肉以適制也

葬不當過三月

丘文莊云王制言葬通以三月而左傳謂士踰月不得已而至三月亦不為過蓋人事與卹或貧寒或適有疾病或遠行未回俱不許出三月之外近世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于風水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親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于城郭之中留伏尸于室家之內十年之中豈無婚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沉俗

之弊莫此為甚今律中定限三月若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而民不遵官不責何耶

未葬宜禁仕進

顧寧人云通典載御史中丞劉隗奏請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是也若猶然況于既歿者乎明永樂七年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于士庶人乎故晉書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周太

祖廣順二年敕云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安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後之王者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縉紳不許入官士子不許赴舉庶人限期積葬不遵者加之以罪則天下無不葬之親而民德歸厚矣

葬不當貪風水

司馬溫公云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夭壽賢愚皆係焉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從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

憫哉夫先王制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于天賢愚係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吾家葬太尉公族人皆曰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

言吾佯爲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故爲諫官時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待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己程正公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也地之美者則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于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楊誠齋云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孫寥

以族絕則是其說已不驗于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黃勉齋與友書云家兄以爲蔡季通信風水邪說故有身竄子死之禍惟呂東萊真是大賢見得甚明白黃梨洲云葬地之說君子所不道就其說而論之今凡三變每變而愈下周官之法無言形法者已爲變矣再變而爲方位形法理之顯者也方位理之晦者也三變而爲三元白法方位一定不易者也三元白法隨時改換者也其法即曆書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年爲一元三元凡一百八十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直年直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此即太一家鈎宮直事也然太一百二十年爲一元三元計三百六十年今三元兩周太乙之三元方一周其吉凶何所適從乎太一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融結有常不可同也且年白改換則吉凶亦改換苟彼之說以求吉地必一年一改葬而後可是故方位者地理中之邪說也三元白法者又邪說中之邪說矣

葬不宜藏珍寶

後周太祖戒世宗云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

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王州堂云昌化伯之塚以諭葬而見發與通判之毋以珠冠而罹劫此余所目睹者人奈何徒侈其葬而不思久遠之計哉

葬不拘月日

唐呂才云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妨禁以售其術附妄瑪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周時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庶人踰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謂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拘年與月一驗也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禮卜先遠日者自未而進以避不懷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不拘日二驗也又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即喪禮也直取當代所尚此不拘晝晚三驗也鄭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時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

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此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今法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拘時四驗也

葬無先輕後重

王州堂云曾子問謂葬先輕而後重然考之春秋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十月辛巳葬定姒宣十月先于九月而定姒重于定公耶則葬自宜尊卑叙次春秋可法也

兩祔當分左右

王州堂云世之葬皆男左女右若兩妻並祔俗云不得兩合棒一陽此訛也明憲宗嫡母錢太后崩內旨不欲合葬裕陵彭時奏曰皇上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先帝之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上從其議趙季明叙葬圖亦云墓居塋之中有兩妻者元配居左繼室居右則世俗所傳齊東之語不足信也

父母不當分葬

盧正夫云一宋儒葬親欲兩承其吉墓相去一百里愚謂易重咸恆禮嚴夫婦故婦人非出非嫁未有不

得與夫合葬者詩云生則同衾死則同穴萬世不易
之常道也宋儒惑于風水而使父母體魄遠離神靈
相失是豈心所安乎張北山問分葬遷葬宋儒亦曾
行之後世惑于陰陽妄欲徼福遽行不顧心竊憫焉
李中孚云宋儒上考宗山陵葬在當時不知何如在
愚見終覺未安吾人于先儒之所當好不好者多矣
豈可好其所偏好乎毛稚黃云宋儒善堪輿之學分
葬父母後世貪龍脈者一切視效余謂合葬之禮周
孔所行也事莫大于送死禮莫大于正終于曰死葬
之以禮父母分葬至于異域此何禮也夫以子而隔

絕父母使魂魄不得相依褻親廢禮以自為利豈可
訓哉王艸堂云予于友人紫須見李國木地理大全
開卷有卜兆先務十議其一云或問附葬祖側及父
母必合葬皆古禮不可議者答曰禮貴通變附塋既
有侵祖之嫌而合葬或不得已亦不必拘考宋儒之
祖退翁墓在政和縣感化里護國寺西父墓在崇安
縣上梅里寂歷山母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寒泉塢自
墓在建陽縣嘉禾里九峰山下退翁以前墓皆在徽
之婺源去閩固已甚遠而退翁三世之墓又各在一
縣相隔皆百餘里何嘗拘于附近祖塚之說又考宋

儒葬父亦嘗三遷而最後遷處與葬母同年亦未嘗
拘于父母合葬此見我宋儒燭理之明不狃于俗是
可為法矣噫天下何有此喪心不孝之人也若其善
于堪輿希冀人家分葬為覓利計謂無百年何苦為
此又筆之于書欲其傳遠則流禍無窮不得不辨予
考宋儒遷父墓記云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
卒之明年遂窆于靈梵院側其幼未更卜地不詳
乃于乾道六年遷于白水之鵝子峰下又考宋儒撰
父行狀云慶元時蔡遷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
僧舍之北是宋儒不從臨終遺命一也三葬其父致

體魄不安二也父母墳塋各在一方相去百里三也
試問屢遷分葬何心不過思圖風水仁人孝子固如
是乎然即以風水論母卒時擇地于寒泉塢宋儒自
為壙記云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年宋儒四
十一歲非父歿時幼不更事也葬母之地諒再三詳
慎風水必吉縱父地不佳正當乘葬母之便遷而合
穴于理為宜胡為乾道六年正月葬母于寒泉塢而
七月遷父于鵝子峰耶又歷二十餘年慶元時再遷
于寂歷山耶年譜云宋儒四十七歲妻劉氏卒葬于
大林谷而規壽藏于其側名曰順寧宋儒云其初葬

七室時只存東畔一穴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則自欲合葬而父母不令合葬又何說耶此乃先儒終身之玷後人當以為戒而反以為可法乎吾聞孔子少孤不知父墓猶欲訪問其處合葬後快豈葬母而反遷父遷父而遠離母尚得謂之燭理之明耶周禮家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註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程伊川云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是分葬其親非以受罰之律處之則以出母之例待之矣其可乎哉禮記云合葬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白虎通云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今舍周公孔子不足法

而欲人法宋儒以自古所行之禮而謂狃于俗何其顚倒悖謬一至此乎昔張南軒與宋儒書云尊嫂已遂葬事否卜其宅兆固當審處然古人居是邦即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似不必越他境費時月遠覓而廣求也君子舉動人所師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論君子固不顧但恐闢風失實流弊或滋耳其在當日南軒亦嘗以人所師仰為規而不意後世果有國木其人也吾深惜宋儒之負此良友也或云父母之沒相去久遠開壙恐致泄氣且葬書謂陽可冲陰陰忌冲陽有諸曰非也孔子之防合葬于防是

陰冲陽也而身為至聖壽七十有四孫子思繼聖壽亦八十餘至今世世為公爵祿與天無極魚朝恩發郭子儀父墓是泄氣也而子儀封汾陽王壽至八十五八子七壻諸孫數十人其昌隆悠久並不以開塚之故減其分毫也或又云濂溪之父葬湖廣營道而其母葬江西德化是周子亦嘗分葬其考妣矣曰非也周子自幼失怙葬其父于故居之外半里餘及長家貧與其母往依舅氏鄭學士珦年二十一母卒于其家遂葬江南丹徒鄭氏墓側迨年五十五知南康軍家廬阜聞水嚙母墓乃改葬江西蓮花峯是周子

流離播遷迫于時勢不能歸葬其心可悲抑且周子之母繼娶者也其父已與前母唐氏合葬唐生子礪礪生子仲章則同穴有人守墓有人無煩遷也況周子臨卒遺命葬于母墓之左死不忘親非若貪葬風水故為隔絕者比又何分葬之足稱哉然古人更有奇者晏子春秋云齊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母死兆在臺牖下請命合骨公許之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請合葬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令之哭一以見為上者不忍發人之冢即舉哀而吻然一以見為子者不忍離隔其親必合穴而始慊

若後之人或恃勢力拋棄其遺骸或貪吉地藉口以分塋不皆為齊魯之罪人耶至于附塋以為侍祖又以宋儒祖孫數世為據更忍心害理之甚曲阜孔林伯魚子思皆附葬于夫子墓兆邵康節病革諸公往議後事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聞之囑其子曰不可當從神陰原先塋耳衆議始定而程明道正叔葬于伊川張横渠葬于涪州羅豫章葬于黄淡塘張南軒葬于衡山呂東萊葬于明招薛德溫葬于平原皆在父墳之側歷考古人指不勝數不法諸公之是而欲效一人之非予所不解也若乎呂新吾之言曰生死

同處父母之情也夫婦欲合室家之願也若瘞父母于兩地夫妻永世仳離人子何忍焉近有大理寺丞惑于風水欲分葬其親為母覓得壽穴二處因請于母當葬何所母曰汝既不肯合葬須近父塋者用之斯言痛徹心脾足証分葬之慘事死如生之謂何而忍于同室異穴耶此正程子所謂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圖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國木之罪可勝贖哉

元配無子亦當合葬

毛稚黃云有前婦無子後婦有子者既歿而子以其母祔父別葬前母非也蓋先後之序罔敢奸也奸則亂二母並祔何可已奈何以父繼室跳其元配而反逖之假令父在其叔婦必有首次豈可及子而乃紊逆故父無繼妻之舉則子必無祧母之法明錢太后崩憲宗沮于周太后幾欲不祔裕陵姚夔諸臣至于哭諫竟得成禮是皆義理之經倫紀之大天子不得而自私人臣不敢為曲附者也其孰敢奸而亂之哉

嫁母不當歸葬

漢書云武帝外祖母始嫁王仲生女王太后并男信仲死更嫁田氏後武帝尊之為平原君封信為蓋侯

及平原薨也仍葬田氏 綠雪亭雜言云明時華亭有婦生子再嫁後生子及卒前夫子爭葬訴之縣尹尹判云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王艸堂云夫以平原之尊蓋侯之貴而不爭葬者誠以非禮不敢爭耳若後嫁家貧暴露迎歸另葬亦可勿得與父合穴也

火化水葬當禁

梁劉勰云義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烟上熏天謂之昇霞射姑之國其親死則棄尸于江中謂之水仙斯皆異俗所為無足怪也奈以宋元漸染俗之

不善故立禮教以革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
易而天下正矣司馬溫公云世有遊宦没于遠方子
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歛
而藏之殘毁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
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以為
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
之哉程伊川云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尸今風
俗之弊不以為異設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
一彈便以為仇怨及身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
以為怪可不哀哉洪容齋云魯夏父弗忌獻逆犯之

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殁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
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
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
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
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
上燕騎刼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
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
以焚尸為大僇矣而何忍肉未及寒骨未及冷而就
爇者乎賈同云孝子事死如事生父母既殁歛手足
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之謂事死惪今之名

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敝廬三
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況又執火而焚其屍者
乎惡不容于誅矣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
之家不更異乎然或死于宦邸道遠而貧不能奉柩
以歸買地而葬廬而守之俟其人也負骨而歸不亦
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惡染其後者而
焚之斯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
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夫聖王
制禮作樂本浹仁義何使桑門之法敗先王禮經耶
教天下以不仁耶丘瓊山云焚尸之俗非嚴刑痛禁

不能止請著為令有犯禁者以毁傷父母律問罪并
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尤悔菴
云火葬之俗斷宜禁止凡人親柩在家忽遭火起必
痛哭呼號竭力扶出之不幸被焚則群罪為不孝況
舉父母之尸自焚之乎惟浮屠氏以茶毗為常惡有
禮義之人而比丘其親者乎若瓜哇之水葬此化外
也又當別論張紫臣云康熙甲子杭州一貧民母死
昇棺至太子灣託管墳人焚之與錢五十其人以錢
少不足市薪勿焚也越二日柩中有聲啟之則復活
矣予居相近目睹其事故爾時錢多薪足則然必焚

畢此死矣今營中人死往往有尸未冷而入棺即焚嗚呼噫殘忍至是可不爲之申禁哉又云火化起于胡究之所焚者止諸貧僧若豪僧富僧未嘗焚也如杭之鳥窠永明皆藏龕埋瘞乃知平等之說即此一端已不足取信于人矣至于普同塔貧民貧其久遠焚化置骨其中不知骸多塔盈則盡投諸深水謂之滌塔復納新者不踰時而骸仍出塔徒受水火之殃而已矣甚至奸僧以骨煉灰售與江西碗窑康熙癸未爲人所獲送官究治亦目擊其慘也

殤亦無焚理

薛余川云世俗謬謂殤兒不焚託生無日可笑之甚細撿釋藏並無此文王東園云禮經所載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可見幼小皆有葬禮況于壯者老者乎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于其封也亦予之席犬馬有然而況于人乎而況于所親者乎愚氓昧焉不知而蹈習俗之弊若坐視而不垂涕以道之者蓋亦喪其良心者矣

家禮辨定卷之八

錢塘王復禮需人撰述

人鑑

不受賻贈

徐演爲長沙郡守將亡遺言不受賻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殯陽地餘歷官少保臨卒戒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弗受也子加父命天子嘉之賜錢百萬原涉父卒讓還賻贈廬塚三年管寧年十六喪父稱財送終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資助悉辭不受王艸堂云遺命不遵與臨喪貪得者當鑑此

因喪棄官

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以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喪去官范叔矩以博士徵兄憂不行劉衡爲郎中令以兄憂即日輕舉園令趙咨以司徒楊公辟兄憂不至曹全遷槐里令遭弟憂棄官楊著遷高陽令以從兄憂解然而去陳重舉尤異當遷太守以姊憂去官王純拜郎夫妹遂辭印綬陶淵明詩程氏妹喪自免去職褚綝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官王艸堂云古人以祖伯兄弟姊妹子姪

皆夫官本喪今有親死貪位而假託出繼者良心安在當鑑此

有服不嫌

王武子遭疾嶠固不脫齋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孔頴達云禮云入公門脫齊衰入大夫之門不合脫也李氏世爲上卿强且專政凡入見者皆脫齊衰而往也意猶有服者故云將亡然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公門亦不脫陳用楊曰杖齊衰不脫而況斬衰公門且不脫而況司府州邑乎嶠固能守禮且乘其寢疾覸其

所深諱而匆之耶武子亦能降心相從而不敢以爲忤嶠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爲士大夫有愧于武子者不亦多乎王艸堂云謁者見者並當鑑此

守制須愼

阮籍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遂以貶議坐是沉滯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淸議廢頓幾三十年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預榮位王艸堂云喪中不謹飭者當鑑此

忌日當哀

中屠蟠力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感輒三日不食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隣人爲之罷社明鄭克敬福建將樂人洪武中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于上嘗奉使復命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歿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王艸堂云君賜尚不食而世之遇忌忘哀者當鑑此

喪葬自應限制

晉泰始中陽旋伯母服未除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淸議宋郭稹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貶合殿一舉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顔眞卿劾之兄弟終身不齒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著爲甲令王艸堂云功緦之喪尚殿應舉則世無敢遺之服矣停柩不葬必加貶黜則世無暴露之骸矣任持風化者當鑑此

設宴送牲宜禁

張漢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賚牛酒爲釋服非禮也宋神宗除喪有司將開樂置宴程頤奏曰除喪而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詔罷之宣仁上賓至七日有旨下光祿供羊酒欲爲太后暖孝蘇軾上疏以爲暖孝之禮出于俚俗不敢奉詔有旨遂罷呂東萊與項平父書云臘肉酣蓋已領竊意服制中餽人不當以肉自此已之爲佳郭良翰云今人乃以肉餽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王艸堂云世俗除喪設席用樂并服中酒肉贈遺者當鑑此

守禮廢禮之別

晉武帝喪畢猶素冠蔬食哀毁如常群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沉痛況食稻衣錦乎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蔬素終三年宋帝居杜太后喪周忌有司奏改服詔不從素服如舊唐德宗諒闇中召諸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粧飾稍過見之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後魏孝文帝居馮太后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後周高祖居叱奴太后之喪處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卒終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漢王裒父死廬墓扳柏號泣樹爲之枯晉氾毓齊父終廬墓三十餘載唐萬敬儒喪親廬墓十八年南北朝張昭與弟乾居父母喪不衣帛不食鹽酪日食麥屑粥每一感動必致嘔血殷植之少遭父憂食菜二十三載丘傑喪母以熟菜有味止啖生菜歲餘致疾夢母謂曰靈床下有藥一丸傑取服之下蝌蚪數升遂愈劉覽母憂廬墓再期不食鹽酪惟食麥粥隆冬只著單衣家人夜以火置牀下知之號慟嘔血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時語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荀匠居父憂并兄服四年不出廬

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脫落哭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雖家人不復識殷不佞母卒遭亂不得奔赴四載號泣居處盡禮及迎喪歸葬又服喪三年負土植松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王虛之居父母喪二十五年鹽酪不入口庭中楊梅冬實墓上橘樹一冬再實宋李玭母卒不食肉衣帛負土築墳廬墓三年姜乘葬母獨居墓下躬自樵採一衰麻寒暑不易陳遺周母歿廬墓陶磚爲墳歷四年高三丈墓成而道周卒此守制盡禮見美于書也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于齋內劉湛正色曰公不宜

有此也湖南楚王馬希聲葬父日猶食雞臛謟起譏
之晉阮籍居喪無禮何曾面斥于帝座曰卿敗俗之
人以重哀而飲酒食肉宜擯外域無令汚染華夏此
守制廢禮見譏于人也漢昌邑王奔昭帝喪道上不
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梁龕當除婦服先期請
客奏伎與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司直劉隗奏請免
龕官削侯爵顗等宜奪俸一月從之唐陸博文與弟
慎餘居父喪衣華服過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
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嫡母
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爵笞四十忠州安置

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此宋
制廢禮罷棄伏辜者也王艸堂云居喪忘哀而徒事
餔啜親友不能諫止而反共飲者當鑑此

盡哀忘哀之殊

高子羔執親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執親喪水
漿不入口七日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吳武穆
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顏歎母殁水漿不入口七日
錢堯卿母卒水漿三日不入鬚鬢色卻[illegible][illegible]皆三
年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
年憂顏丁善居喪始死如有求而弗得及殯如有從

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蕭放居喪廬前有慈烏集
樹每哭臨訃翅悲鳴全似哀泣更有吳希徐榆不踐
石劉温叟不聽樂袁師德不食糕以父名同音之故
此皆盡哀流涕者也衛定公卒太子不哀夫人姜氏
嘆曰是夫也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魯立
公子稠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
嘉容鮮不爲患魯昭公喪母不戚叔向曰國有大喪
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能無失國衛石
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蹙其本必不有其
宗此皆忘哀遺哀者也王艸堂云盡哀卒爲孝子忘

哀遂致傾身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居喪者當鑑此

奪情起復之謬

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
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
其請孝宗起劉珙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
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景
雲元年蘇瓌卒起復其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睿
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
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郭良翰
曰富劉二公之辭知所以自處李日知之奏知所以

處人王州堂云奪情起復而就職者當鑑此

營葬艱苦之奇

漢郭平家貧力學親死賣身于富家爲傭覓錢營葬鄉邦稱之後舉孝廉累官朝散大夫董永千乘人少亡無以葬從人貸錢一萬曰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奴夫婦共詣錢主織縑三百匹以償之范宣躬耕養親親喪負土成墳廬于墓側言談不及老莊海虞令何子平母喪每哭踊頓絕方蘇八年不得葬晝夜號哭冬不衣絮夏不就涼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居屋破漏姪欲葺之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

耳室何宜覆會稽守蔡興宗爲營冢壙南北朝王彭直瀆人父母亡家貧晝則傭力夜則號哭營葬之水荷汲五里外一旦大霧生泉葬畢水竭詔旌爲通靈里宗承父喪負土成墳一久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齊韓靈敏母亡貧弗克葬種瓜半畝朝采暮生遂辦葬事王州堂云營葬至賣身貧亦極矣古人猶行之今窮民親死惟知延僧誦經鼓樂鬧村而出殯殺之等場比比然矣何不省無益之費以入土爲安乎世之親死忘葬推委兄弟者當鑑此

廬墓孝感之異

漢蔡邕母卒廬墓有兎馴擾木生連理頡琦居母喪獨立成墳有飛鳥白鳩棲廬側丁密父喪廬墓有雙兎來小池後母卒廬墓雙兎復至吳夏侯家遭病疫死者十三人年十四躬自負土十七年葬送得畢廬墓猛獸馴其旁晉許孜廬墓負土成墳有鹿犯松悲嘆明日獸殺之置松下梁庾子輿父卒廬墓有雙鳩棲側每聞哭聲必飛翔環遶悲鳴激切宜豐侯蕭修母卒廬墓山中猛獸絕迹野鳥棲宿簷宇史衡年七十母喪廬墓白蛇素狸擾其旁鵲烏鴻鵠集于墳徐仲原剺葬廬墓禽採花而摧墳獸銜土而壘隴唐孫

既母喪廬墓髮霜骨立俄有醴泉湧墓側名孝源泉廖洪二親亡捧土成墳結廬于側有青蛇白獸之異支叔才母病癰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其旁張無擇父卒七日絕漿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瑞五代時林安母卒廬墓旁有石裂湧泉閩王異之宋徐積母殁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衰絰不去體晝夜伏墓側哭不絕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株合爲蘇彭起慶父喪廬墓墓西北產紫芝一本玉芝十八莖母將卒及卒植二栗于墓樹長而連理部將母卒廬墓號慟淡水經六冬隨見二指有白鳥白兎馴擾

徐定盧墓家有紅紫牡丹忽變為白徐齊母卒廬墓蔬食三年哀號震野虎為近去墳左有坑數十丈山崩填為平地張煇廬墓甘露降庭侯義母卒廬墓負土築墳木生連理野鵠馴狎金景文廬墓夜有五色光燭射墓上孔昳父卒廬墓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千本王州堂云德行動天諸公以廬墓而禎祥疊降傳奇惑世伯喈以至孝而誣餓雙親世之久淹親柩而葬不以禮者當鑑此

助葬陰隲不淺

唐郭元振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有衰服叩門自

言五世未葬遂與之亦不問其姓氏周寶禹鈞葬同宗及外姻貧困者二十七喪宋朱壽昌篤于宗族葬十餘喪范文正居睢陽遣子堯夫至蘇州運麥五百斛遇石曼卿三喪未葬即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與之矣范忠宣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乃遣僚屬收無主骸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皆倣行不可以萬數計王州堂云以上葬宗族親戚朋友百姓之喪者名德至今不朽好義勇為者當鑑此

師喪能盡可法

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漢魏晉人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劉焉王朗郭禹並見于史荀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鄭康成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經而赴千餘人桓榮爲師朱普侯巴爲師楊雄皆負土成墳明顧潤之嘗師俞觀光俞無子次尹山而卒潤之迎其尸與于家葬祖塋旁祭享惟謹王州堂云今師不成師而弟子不成弟子矣然豈無視猶父而視猶子者當鑑

此

冒險報恩足傳

漢孔車收葬主父偃桓典收葬王吉胡騰收葬竇武郭亮董班收葬李固魏王脩收葬袁譚吳吳臧收葬諸葛恪晉何雄收葬鍾會明廖鏞廖銘王稌收葬方孝孺王州堂云世之忘恩負義生時趨附而死若路人者當鑑此

律例

匿父母夫喪

律凡聞父母（嫡孫承重與父母同）及夫之喪匿不舉者杖六

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叅預
筵宴者杖八十若聞期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亦杖
八十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者杖六十 若官吏父
母死應丁憂詐稱祖父母伯叔姑兄姊之喪不丁憂
者杖一百罷職役不敘若父母現在無喪詐稱有喪或父母
已殁舊喪詐稱新喪者與不丁憂罪同有規避者從其重者
論 若喪制未終冒哀從仕者杖八十亦罷職 其當該
官司知而聽行各與同罪不知者不坐
例 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務文知會所在官司給引
回還及移文原籍官司體勘明白開寫是否承重祖

家禮辨定 八 喪禮 八卷十二

父母及嫡親父母取其官吏里鄰人等結狀回復仍
以聞喪日月為始不計閏二十七箇月服滿起復
父母喪計原籍程途每千里限五十日過限匿不舉
哀不離職役者俱發邊外為民

居喪嫁娶

律 凡男女居父母及妻妾居夫喪而身自主婚嫁娶者杖一
百若男子居父母喪而娶妾妻居夫喪女居父母喪而嫁人為
妾者各減二等若命婦夫亡雖服滿再嫁者罪亦如之
亦如凡婦居喪嫁人者科斷 追奪誥勑並離異知係居喪及命婦而共為婚
姻者主婚人各減五等財禮入官 不知者不坐仍離異追財禮入官 若居

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除承重外而嫁娶者杖八
十妾不坐 若居父母舅姑及夫喪服滿妻妾願
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杖八十期
親强嫁者減二等其夫家之祖父母及期親强嫁之者罪亦如之婦人不坐
追歸前夫之家聽從守志娶者亦不坐追還財禮

居喪分產

律 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
十須期親以上尊長親告乃坐或奉遺命不在此律

居喪犯姦

律 凡居父母及夫喪犯姦者各加凡姦罪二等謂姦夫者

家禮辨定 八 喪禮 八卷十三

絞監候婦女不坐相姦之人指姦夫以凡姦論不加等也

喪葬

律 凡有尊卑喪之家必須依禮官民定限三月安葬若惑于
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其
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卑
幼並減二等若亡歿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
聽從其便 其居喪之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雜所重
在以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同罪還俗

發塚

律 凡棄毀賣墳地者斬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

追償入官。地歸同宗親屬。不知者不坐 若殘毁他人死屍。及棄屍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若穿地得無主死屍不即掩埋者杖八十 若平治他人墳墓爲田園者雖未見棺槨杖一百。仍令改正 於有主墳地內盜葬者杖八十勒限移葬 其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准凡盜論免刺。

盜賣墳山

例子孫將公共祖墳山地。朦朧投獻勢要之家私捏文契典賣者投獻之人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山地歸同宗親屬管業。其受投獻家長幷管莊人。參究治罪。

次孫承重

例雖非承繼長孫。但繼父兄既已早亡。又無伯父及伯父之子。應階任承重丁憂

擇日

喪葬

凡安葬宜鳴吠日。權厝宜鳴吠對日。忌土符。土府。也藥家日。重日。復日。建破平收閉日。上王用事日。亡親及喪主本命日。天比地冲日。天尅地冲日。平支冲者不忌。又山向利忌。太陽到向。

鳴吠日

庚寅壬寅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甲申丙申庚申壬申庚午壬午丙午

鳴吠對日

乙卯癸卯辛卯己卯甲寅庚子壬子丙子

鳴吠者五姓安葬之神也。金雞鳴玉犬吠上下相呼亡靈安穩。鳴吠對者不葬而權厝者也。乃用天比地冲。蓋欲人之葬其親而使之不致于久攢也。艮爲山山靜而欲其動。故取丙火長生之寅。兌爲澤水動而欲其靜。故取兌金蓄儲之水。欲山澤通氣而取寅酉也。午者山澤之交也。以兌加艮而艮山臨午以艮加

兌而午臨艮山也。申者坤地也。壬水長生于申也。兌爲金爲雞。艮爲玉爲犬。故云金雞鳴玉犬吠也。土者中宮之君德也。爲火之子爲金之父。故取午火以生此土。取酉金以承土德。餘皆不用。而止用此寅申午酉也。然而五酉全用者。金之純也。申無戊。若恐戊土壅山澤之氣也。故寅午亦不用戊也。寅又不用甲丙者。艮山不欲木火之通明。故以之爲對也。舊鳴吠對有甲午誤也。鳴吠無子。安得有午對耶。又無己卯。亦誤也。鳴吠有己酉而對安得無己卯耶。今悉正之

橫看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土符　丑巳酉寅午戌卯未亥辰申子
土府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地囊　庚子癸未甲子己卯戊辰癸未丙寅丁卯戊辰庚戌辛未乙酉
　　　庚午癸丑甲寅己丑戊午癸巳丙申丁巳戊子庚子辛酉乙未
復日　甲乙戊丙丁戊甲乙戊丙丁戊
　　　庚辛巳壬癸巳庚辛巳壬癸巳
重日　凡巳亥日
窮日　凡房虛星昴日
土王用事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十八日不宜破土
動土　然亦可遵攢安葬查時憲曆用之
天比地冲天赴地冲見婚禮
山向利忌

家禮辨定　喪禮　八卷十六

凡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
寅戊辰庚辰壬辰甲辰丙辰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
午壬申甲申丙申戊申庚申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
戌年利東西向忌南北向凡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
丑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卯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
巳辛未癸未乙未丁未己未癸酉乙酉丁酉己酉辛
酉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年利南北向忌東西向
太陽到向
子午山向立春立秋壬丙雨水處暑巳亥驚蟄白露
乾巽春分秋分辰戌清明寒露乙辛穀雨霜降卯酉

立夏立冬甲庚小滿小雪寅申芒種大雪坤艮夏至
冬至丑未小暑小寒癸丁大暑大寒

訃式

親殯訃狀

不孝某罪逆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顯考
皇清待贈某某府君不幸於康熙幾年幾月幾日某
時以疾卒謹此訃
某日治喪
某日止弔

（凡訃狀從大夫將軍題此儒人哀子孤哀子隨所稱如疑遠方者遐書於某處某館創扶櫬旋里）

閉

（前幅四代後幅二代稱年譜及正殯者排）

孤子某某某泣血稽顙拜

家禮辨定　喪禮　八卷十七

請護喪

不孝某等喪禮荒謬辱屈
台駕祈領
襄敬伏乞
惠臨曷勝銜感之至
右　啓

（用白全柬面上與請字皆藍签）

請

孫子某某某泣血稽顙拜

客請題主啟

謹涓某日肅治几筵奉攀
台從　備聖
鴻題
榮光宗祏伏冀
俯俞曷勝哀感
右　啓

（用白全柬紅簽前期數日寄于喪次者巾不用衰服皆以凶服不便入吉門也親身登堂致敬再拜而退不必見主人）

大德望某翁某老先生老大人門下
孤子某某某泣血稽顙拜

題主請容

請

謹卜某日題先考木主治茗具

孤子某某某泣血稽顙拜

古禮葬後題主于墓今則舉殯祔題于家然既請題主者自應請親友相陪也

祔廟請容

請

謹詹某日奉先考木主祔廟治茗具

制孫弟某某某稽首拜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然今皆三年上食至禪而始祔矣父母之喪理應從厚

尊主啓期

謹擇某月某日命姪某等扶

皇清待贈亡弟某府君柩由某門詣某山權厝向蒙

尊慈垂弔不勝銘感謹具粗齋申

謝以

某日治喪

誌銘呈

覽

聞

期服生某頓首率姪孤子某泣血稽顙拜

古時喪主者乃止有孝子亦有尊卑並主如此式者若孫曾當入行述

孝子啓期

不孝某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顯考

皇清待贈某某府君茲卜某月某日扶柩由某門詣

某山安葬向家

尊慈垂卹哀感不勝謹具粗齋申

謝以

某日治喪

聞

孤子某某某泣血稽顙拜

葬親請容

謹擇某月某日奉

先妣溫孺人柩合葬某山肅此佈

聞

治葬孫哀子某泣血稽顙拜

居父喪葬親者如此式考妣隨稱

父在者云喪葬稱哀子

祀土啟

請

謹茲某日為先塋安葬奉屈

合從借光

祀典

塋貢泉壤伏冀

俯俞曷勝衷感

右啟

白金泉外用紅箋前幅五代後幅三代大德望居中用紅箋

大德望某翁某老先生老大人門下

孫子某某泣血稽顙

行狀行述式

喪家作行狀或作行述。按劉勰云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倉曹朝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年壽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于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為非其人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事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至于述者按字書云述撰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

墓誌銘式

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使傳于無窮如三代彝鼎是也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後人因之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年壽卒葬日月與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于壙前三尺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也曰墓誌則無銘墓銘則無誌墓誌銘則有誌有銘未葬者曰權厝誌遷葬者曰遷祔誌其誌體有二正體惟序事實變體則因序事而加議論焉至銘體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其用韻或一句兩句三句隔句有一韻更韻全不用韻者

神道碑式

按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于槨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絳以窆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于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家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于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謂之系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

墓碣墓表式

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古者碣之與碑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其文有正變二體其銘與韻亦與誌同

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又有阡表殯表靈表蓋阡者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

列傳哀辭式

按字書云傳者傳也紀載事迹以傳于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以傳其事焉

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爲言依也悲依于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代有撰著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而譽止于慈惠弱不勝務而悼加于膚色此哀詞之大略也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

誄辭格式

按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之誄孔子。蓋亦累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諡。則其辭必詳。孔子有誄而無諡。故其辭獨略。又按劉勰云。柳妻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之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為定諡。而今之誄惟以寫哀。則不必問其諡之有無。而皆可為之。至于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

祭文格式

維

康熙幾年。歲次甲子。幾月乙丑朔。越三日戊辰。春

弟某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

皇清待贈某府某老親翁之靈云云。嗚呼哀哉。尚

饗。（剛柔某者稱謂隨宜）

按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而寓哀傷之意。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或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辭。宜恭宜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于此者也。

終

家禮辨定卷之九

錢塘王復禮艸堂譔述

祭禮（五禮中屬吉禮）

事宜

祭義

拾遺記云。庖犧使思物以致群祠。以犧牲登薦百神。則祭祀之始也。郊特牲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祭法云。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論語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祭法

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周禮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

小祀用牲祭統云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國語云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又云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又云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

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註云一純心純一也二精玉帛也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祭也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王

制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祭理

檀弓云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尚書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統云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此孝子之心也祭義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又云

宮室既修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又云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又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又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

之聲又云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玉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曲禮云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又云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祭祀之視視如有將祭祀之言文言有序論語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雖蔬

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說云祭祀廢天下忘其祖矣

祭田

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孟子云卿以下必以圭田圭田五十畝註云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寶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立約聞官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家之賢能長者主之或各房輪掌亦可

祭器

王制云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為先君子雖貧不粥祭器祭器敝則埋之月令云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呂東萊云所置諸器專供祭祀平時收貯勿供他用詩云[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于豆于登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

犧象周尊也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儀禮云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註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也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禮運云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與[illegible][illegible]云簠盛稻粱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外圓內方周禮云冪人掌共巾冪祭

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毛西河云古
壺尊爵俎皆有冪所以覆諸器而拒塵土者今北方
尚用之南方則否然每一爵必有一俎一爵俎以木
爲之平面而下有足鋼則爵之小者然古爵用銅今
以錫代之俎代以槃而去足鋼直以碟椀爲之以便
盛饌若又不能則皆用磁椀而大小顏色分作三等
亦可但五爵爲一列五俎爲一列五鋼爲一列籩簋
今易以小木槃以古有敦槃之名皆祭𥴦器也籩以
竹爲之而有縢緣豆若脰然爾雅竹豆謂之籩木豆
謂之豆瓦豆謂之登今竹絲漆器即籩也磁器即瓦

豆少牢饋食有毛豆士喪禮有毛敦皆同至於爐者
漢官典職云尚書郎給女使執香爐是也燭臺者擎
燭之鋌也然壺尊古有勺所以挹酒而注之爵者今
壺有坑可瀉酒勺亦不必用

祭服

穀梁云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工女也以爲人
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儀禮云主
人朝服元冠緇帶緇韠主婦纚笄宵衣祝佐元端元
裳黃裳雜裳可也曲禮云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
衣服不假雖寒不衣祭服祭服敝則焚之毛西河云

古祭服即是朝服家禮用深衣至藻所謂家居之服
似乎稍褻然庶人服色宜青則比之齋服元端素端
皆可用之

祭期

周禮云以祠春享以禴夏享以嘗秋享以烝冬享爾
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統
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
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
陰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嘗王制云天子植礿祫禘
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

不礿諸侯礿植禘一植一祫嘗祫烝祫國語云古者
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
庶人舍時註云諸侯有月享卿大夫有時祭士庶人
歲乃祭也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
而祭先祖父母也司馬溫公云孟詵家祭儀用二至
二分凡朔望于影堂裝香再拜獻茶酒又再拜每旦
子孫詣影堂前唱喏出外歸亦然程正公云冬至祭
始祖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每月朔必薦新四
時祭用仲月張明公云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
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朱文公云正至朔望則

參俗節則獻以時食如端午角黍重陽栗糕之類又云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重九名小祭止二味就家廟前祭四仲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

祭日

表記云内事用柔日注云乙丁己辛癸日崔靈恩云内事指宗廟之祭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大事用昏殷人尚白大事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擇日法附後

家廟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周禮云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穀梁云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注云黑柱而白壁黈黃色也說文云廟者貌也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則古原有遺像追享之事或以爲影堂起于後世非也胡致齋云廟所以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庶人田地居址皆若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雖立但薦于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毛西河云周禮左宗廟漢書宗廟居陽示不忍死親之義則明在東矣有謂神道尚右當在西者不幾與先王左祖之義相乖反乎王艸堂云書儀稱影堂家禮稱祠堂通俗譜稱宗堂此皆欲避廟字也不知古惟庶人無廟而諸侯大夫皆有廟且是書非止爲庶人作也諸侯大夫士咸得稽考以行而又何避忌之有故是集皆以廟稱之

祖宗堂

毛稚黃云古庶人無廟故祭于寢今宜做廟製作一小堂以奉神主謂之祖宗堂其式上下二格以高祖高祖妣居上格中曾祖曾祖妣居上格左祖祖妣居上格右每用版隔之以免翁媳相近之嫌亦使子孫得安于上坐之位其有繼室者則三主同列夫居中元配居左繼室居右其下格專奉考妣當以位遷而上若妻死者但將妻主入堂居母之右旁侍孟子可爲父母祧夫不得爲妻祧也古庶人止得祭其考妣今祭四世追遠自當從厚以上祧者更作一小堂以

藏之不必焚埋也然古無二主必奉于長子家其支子各傳神影以時瞻依因以行薦獻可耳其祧主祀主家有譜不必言否則宜總作一籍詳記其世數支屬以便子孫記憶也

樂器

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禮云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又云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太呂應鍾南呂

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註云兵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詩云鍾鼓喤喤磬筦將將樂記云大以琴瑟從以簫管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女媧氏笙簧毛西河云三代之制必先奏樂且必三闋六樂九變無單奏者周官六律六同律者竹管同者銅管鄭註云以銅為管曰同大同即漢晉銅角之類小同以喇也樂部有大橫吹小橫吹是名銅吹即今灑掭也俗為[illegible]樂

若簫笛管笙絃即古絲竹匏三音而琴瑟煩重代以棍琴絃子而拍板代柷亦嗜唐器也然祭禮堂上用清歌堂下用管樂此是恒禮如虞書堂上琴瑟以詠堂下管鼗笙鏞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皆是至于儀禮工歌笙入合樂工歌者清歌也笙入即笙管樂也合樂者合琴瑟笙管上下之樂而總為之也今以清樂代清歌以管樂代下管以絃管笙笛並作代合樂此亦去古不遠者

牲

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

羊豕註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國語云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刲羊擊豕左傳云奉牲以告曰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周禮云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

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註云
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雞凡陽祀祭天及宗廟用騂
陰祀祭地及社稷用黝也月令云孟春命祀山林川
澤犧牲毋用牝註云山林川澤其祀畢餘月牲皆用
牝惟此月不用為傷妊生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
正月皆不用牝王制云犧牲不粥於市明堂位云有
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牲尚
黑殷白牲周騂剛孟子云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註
云三鼎士祭禮特豚魚腊五鼎大夫祭禮羊豕魚腊
膚也大明會典云公侯及一品至四品用羊豕五品

至九品及庶人用豕力不及者隨家有無毛西河云
古有生牲入俎者如豚有不掩豆類有熟牲入俎者
如熟其殽類有炙肉如薦其燔炙類有烹肉如毛炰
胾羹類但其制有先後而器之大小因之蓋殺牲薦
牲炙牲烹牲皆在廟中故自殺牲後先以生肉入俎
所謂薦腥也然後將生肉煮之于鑊後入俎薦之所
謂薦熟也但其肉未爛復將熟肉投之於鼎而烹之
所謂鼎也又將鼎肉以七出之而陳之木椀之上所
謂俎也又將鼎肉入之小鼎而和菜作羹所謂鉶羹
也今五鼎之數用羊豕雁鵝鱗羊豕者毛牲也雞鵝

者羽牲也魚者鱗牲也然古殺牲必當日今先一日
者蓋祭貴精潔臨期刲滌恐難精腥血滿庭未必潔
也至古進腥之時斷割牲肝以祭神于室又祭時有
加肺離肺舉肺諸儀則副以肺肝甚為[illegible]當若副炙
則詩有或燔或炙周禮註熟物有炙有燔儀禮有從
燔羞燔皆是炙肉亦副俎也

牲體

王艸堂云古解牲凡二十一體除兩髀不用只十九
體髀音陛股肉也肩臂臑合左右為六臑音閙前肘
下也膞胳合左右為四膞音團髀下胳音各膞下也

短脅長脅代脅合左右為六正脊脡脊橫脊為體吉
祭神俎用右體實十一體大夫祭用之其左體則侑
以下及主賓之俎用之蓋右體尊神左體待人也髀
不升近竅賤也去蹄甲踐地穢惡也鼎中用舉肺一
祭肺三不用腸胃以豕食穀其藏有似于人君子不
食溷腴也若羊則用腸三胃三以羊食草也十一
體之中除脡脊代脅不用實九體士祭用之至喪祭
乃凶禮用左體避吉也婚姻乃嘉禮迴左右體取胖
合也于九體中又除橫脊長脅不用實七體士喪禮
婚禮用之故周禮有內饔掌割烹辨體正辨其牲之

前後左右橫直棄取也今祭雖不同于古而古人嚴事其神與古禮精義所存可不知也况腑胃脾肝祭享皆當禁用尤不可不知也但祭統云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蓋殷尚質貴髀之厚而周尚文貴肩之顯且前貴于後上貴于下周禮可謂盡善盡美然晉元帝時犹項上一臠臣下不敢食呼為禁臠至今北方請上客最重者為哈兒巴正兩肩也誰謂古禮不存于世耶

籩實豆實

王州堂云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䵄

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蓋朝事祭宗廟也熬麥曰䵄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形膴音呼牒生魚為大臠鮑郎功切火焙而乾鱐音搜月腊而乾是膴以腥薦鮑鱐以乾薦也饋食之籩其實棗桃乾橑榛實蓋饋食以物與神及人也蕣乾梅也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蓋兩角為菱四角為芰芡雞豆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蓋豆米熬成為糗豆屑為粉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然米豆皆可為粉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也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蓋皆酢菜醓醢肉醬昌本

菖蒲根肉無骨曰醢有骨曰臡臡音泥凡作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而後莝之雜以粱麴鹽漬美酒中百日則成矣蕡葵菁菹韭菜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蓋葵為百菜之長故他菹莫配蠃古螺字韻書以為香螺脾析牛百葉音毗蜱狹而長者蜃大蛤蚳音其亦螺屬故周禮鼈人掌取互物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可知為水族之産矣豚拍音也豚脾析皆細切之和以醢醬而為虀者也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蓋芹水菜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箈音苔即水

衣筍竹萌也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蓋酏音移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為餈糝取牛羊豕之肉小切之米二肉一合煎為餌也此余折衷諸説與鄭賈杜熊之説各有異同差謬因詳註于此以便覧焉毛西河云今祭定以八籩而分作兩盤橘核如榛實栗脯荔肉榧胎之類鮮蒂如櫻櫟蓮芡藕菱梨棗之類總名菓盤以乾飴如餅餡炊炙之類蒸餌如麵粉糕糗之類總名盜羞此籩之實也定以八豆而分作脯腊湆醢如羊豕之拍折雞鴨之胴脘雉兔獐鹿之醢炰煎炙之鮓醬筍脯蒜韮芹蓀落髮菌餅薯腓種種皆可取用

禮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此豆之實也若加豆則奇物異珍有即用之趙岐註儀較謂異珍難得得則雖較而不禁正謂是耳

香燭紙錠

周禮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甸師祭祀共蕭茅曲禮云燭不見跋楚詞云蘭膏明燭毛西河云古祊蕭即焚香也以是時闌越五木未入中國故止以蕭艾之屬行之凡合香祭祀皆用諸草如樂府迷迭艾蒳之類則近代香泥條餅雜取諸草合成者自可燃用也古油燎即今之燭也世但知石季倫以蠟燭

炊唐詩漢宮傳蠟燭謂漢晉有之要不識事始耳紙錢代幣見此是明器而陋儒非之先仲氏嘗謂吁張紙即古刀布形故其繞刻文有如口如冂者卷紙而束之即帛也糊錫紙為錠形即裹蹏也且古今不同制今宮室簠簋籩豆亦何一不從時制而獨于香燭紙錠斥為非儀鄙哉

酒

明堂位云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云明水取于月之水也周禮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註云泛滓浮在上醴上下一體汁滓相將盎葱白色緹紅赤色沈滓沈酒清也事酌有事之人所飲之醳酒也昔遠久色白所謂舊醳也清冬釀夏成更久于昔也獻讀為莎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縮茅縮去滓也涗拭拭勺也修水洗勺也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奠飯茶湯

儀禮云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國語云王后必春其粢夫人必自舂其盛周禮云凡王之饋食則六穀飲用六清註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醇醫酏毛西河云以五牲之湆可和菜而為羹者實之為鉶古祭無茶今以茶代水以湯代漿以飯代粢取其便俗耳以上俗論

齋戒

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齋慎之至也周禮云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統云及時將齊

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葬致其精明之德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祭義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論語云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毛西河云齊者不飲酒不茹葷謂不食葱韮蒜薤戒則男女異寢不弔喪問疾不預凶穢雜事

省牲視濯

周禮云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儀禮云宗人視壺濯及豆籩視牲告充雍正作豕註云不言敎鬴省文也充循肥也雍正官名以策動作豕視聲氣也家禮云前一日主祭帥衆丈夫省牲涖殺主婦帥衆婦女滌祭器洗釜鼎具饌饌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爲猫犬蟲鼠所汚

灌

祭統云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祼周禮云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註云祼之言灌也灌以鬱鬯謂始求神時也白虎通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芭蘭士蕭庶人艾毛西河云鬯本酒名先釀秬黍以爲酒其氣條暢因以名鬯然後築鬱以和之鬱者香草也築搗擣也其器亦香故暢曰以柏杵以梧灌爲祭禮之最先者自安主之後即當灌以降神灌必在地也

祝告

周禮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禮運云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註云假亦當作嘏毛

西河云祝以文告神不當曰讀祝祝者職事之名古以祝官且以祝氏如衛祝鮀治宗廟是也讀祝則讀其人矣當云祝告然古祝告在薦獻前儀禮少牢禮于賓尸舉俎後可驗今在初獻後或三獻後然後祝告誤矣

祝告等文

生子告云某之婦某氏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第幾子名某敢告入泮告云某以某年某月某日道取入某府某縣儒學奉承先訓得遊庠序鄕擧告云某以某年某月某日中式某省鄕試第幾名奉承先訓

得登賢書進士告云某以某年某月某日會試中式第幾名殿試第幾甲第幾名恩賜進士出身奉承先訓得儁南宮授官告云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蒙恩授某官奉承先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追贈告云某奉承先訓竊祿于朝仰荷皇仁推恩所生乃以某年某月某日誥贈先考某府君為某官先妣某氏為某封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祇奉命書且喜且悲敬宣以聞益增哀隕諸凡昭告儀節同前

獻幣

毛西河云薦腥為行獻之始故主人告神大夫贊佐

以幣從以亦朝踐時一大節目況終祭無獻幣者故定于薦腥之前若禮註以幣告庭中此從禮器納牲詔于庭語而臆會之者夫納牲之告安用幣乎

獻爵

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註云祭羣小祀祭社稷五祀祭四望山川祭先公也周禮云天子上公俱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士三獻鄭正則云宜以主婦為亞獻庶合禮經之義孟馮湖云主婦為亞獻長子為終獻自晉以來婦不復獻為非禮呂東萊云主人為初獻亞獻終獻以諸弟為之毛西河云今祭分二等小祭三獻蓋薦熟一正祭二酳神三也大祭五獻蓋朝踐一薦熟二正祭三還饌四酳神五也然古獻只一爵不知考妣分合何等今合主人主婦為竝獻而以二爵進考妣較為近禮

酳

儀禮云主人洗爵酌酒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鄭康成云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也毛西河云酳者食後以酒蕩口而演養之也古禮自饋食後復薦加籩豆而酌醴祭酳正謂此也今以主人主婦合酳之可也

胙

周禮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又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註云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此君賜臣胙也臣有祭事必致肉于君君展錄視其牲體之數牛左肩九羊左肩七豕左肩五此臣歸君胙也論語云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朋友以胙相遺也皆以右胖祭祀以左胖致人大明會典云主祭須胙于內外執事者徧及微賤其日皆盡毛西河云今祭畢分牲俗名散胙亦遺意也

餕

祭統云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曲禮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註云得餕之餘肉以歸不可以祭褻也坊記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王艸堂云燕毛許白雲以為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非也此指異姓助祭者而言蓋宗廟之中序爵序事則同姓有越

異姓客禮未伸也燕毛一舉而賓臣尚老之義悉周矣若謂同姓豈姪年適叔而亦辨其毛髮黑白乎

薦新

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月令云仲春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季春天子薦鮪于寢廟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註云鮮當作獻少儀云未嘗不食新註云寢廟未薦則人子不忍食也論語云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陳祥道云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毛西河云薦新最薄時時可行四方生物不同各隨其地之所有以取獻焉然祭出主薦不出主

寒衣

唐天寶二年八月制云詩著授衣令存休假在于臣子猶及私恩恭事園陵未標典令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寢陵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今閭中之

俗送寒衣者此也皆用十月一日謂之寒衣

凡祭儀注并祝文

將祭之前七日戒三日齊先期一日省牲滌器殺牲瘞毛血掃除堂室設四桌幾椅香案堂東設壺尊并下列盥盤帨巾有架堂西設爵盞案并樂器樂階下大爐有松禁揮儐二人左贊唱右祝告樂工四人至期黎明焚香點燭主人主婦等各易服盛詣家廟各揖畢樂作及止贊唱啟祇樂再作及止贊唱出主樂三作及止贊唱安主主人奉考主主婦奉妣主贊唱行灌禮右儐取香草末和酒于琖授主人贊唱

跪衆皆跪贊唱灌主人以酒三灌于地贊唱興主人
等各退後三步復進立贊唱迎神樂作贊唱拜衆皆
拜贊唱興拜興跪樂止贊唱祝立右側讀祝文云維
歲歷幾年歲次甲子幾月乙丑朔越五日庚午孝孫
某謹以柔毛剛鬣粢盛庶羞祗修時祭于先高祖考
某官某府君先高祖妣某封某氏先曾祖考某官某
府君先曾祖妣某封某氏先祖考某官某府君先祖
妣某封某氏先考某官某府君先妣某封某氏以某
親某官某氏祔食尚饗贊唱俯伏樂作贊唱興拜興
拜興平身樂止贊唱行薦腥禮主人出迎牲納于庭

解牲盥鎖豚盛羊豕各一體解副祭以切羊豕肺肝
實之主人引祭入右側以幣從卷紙為幣贊唱奠幣
右側奠幣各案前贊唱薦腥主人奉祭主婦奉副祭
奠于各案贊唱初獻主人詣各案前贊唱跪衆皆跪贊
唱獻主人奉清酌主婦奉醴酌右側受奠之贊唱興
樂作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興拜興平身樂止贊唱行
薦熟禮祝人進熟祭每祭熟羊豕肉各一分每副祭
以炙羊豕肉實之主人引祭入贊唱薦熟主人奉祭
主婦奉副祭奠于各案贊唱再獻主人詣案前贊唱
跪衆皆跪贊唱獻主人奉清酌主婦奉醴酌右側受

奠之贊唱興樂作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興拜興平身
樂止贊唱行祭禮內饔奉簠一盛黍稷簋一盛稻粱
以授主人清鍾三茶湯飯以授主婦贊唱進飯主
人奉簠簋主婦奉清鍾奠于各案贊唱侑奏清樂以
絃和歌畢祝人奉鼎五羊豕魚雁雉俎祭五即五鼎
之肴可切爵者以授主人鍘椀五即五鼎之羹也以
授主婦贊唱進鼎俎主人奉鼎俎奠于各案贊唱進
鍘主婦奉鍘奠于各案贊唱侑奏管樂以笙管笛和
歌畢贊唱三獻主人詣案前贊唱跪衆皆跪贊唱獻
主人奉清爵主婦奉醴爵右側受奠之贊唱興樂作

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興拜興平身樂止贊唱行酳禮
內饔奉籩八果羞四瓷羞四以授主人豆八脯腊四
菹醢四以授主婦贊唱進籩豆主人奉籩主婦奉豆
奠于各案籩左豆右贊唱侑奏合樂合絃管笙笛以
和歌畢贊唱四獻主人詣案前贊唱跪衆皆跪贊唱
獻諸弟奉清爵諸弟婦奉醴爵右側受奠之贊唱興
樂作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興拜興平身樂止贊唱進
加籩加豆內饔奉籩豆至授主人主婦贊唱進好羞
羞生時所好食者主人奉籩主人奉豆奠于各案籩
左豆右贊唱侑奏合樂合絃管笙笛以和歌畢贊唱

五獻主人詣案前贊唱跪衆皆跪贊唱獻子姪奉清酌子姪婦奉醴節右儐受奠之贊唱興樂作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興拜興平身樂止贊唱禮畢送神焚紙幣于大爐用響樂導送贊唱內主奉主于原處贊唱闔櫝揖而退執事撤乃分胙叙飲毛西河云春分秋分為時祭冬至為歲祭祝文當易時祭為歲祭夏至為歲薦儀物從簡若貴者在官則諸兄弟揖祭者其告文云孝孫某官某使孝孫某執其常事敢告若庶孫揖祭當稱介孫也王艸堂云古禮設祭在堂設饌在室故有迎尸出入之繹今已用主迎出迎入不無

褻瀆人安能從至于賜食飲福受胙諸禮工祝承致之辭假設授受殊難裝演宋韓魏公祭儀久已不用然事畢而宴正所以治神惠邀餕餘又何必祭時行此耶若其祭有不同或在廟在墓或三獻五獻或有樂無樂舉一反三自減可耳因不別立儀注也

祭四代位次

王文成云今祠堂誠有所未安故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于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

祭始祖祧主并祝文

汪東川云家廟中族長主祭而不限四親則在堂之主皆主人通族所當祭者以此做諸侯大夫之祫亦無不可金華唐氏祠堂製中祀始祖傍祀十世祖遠則祧之而四親之祭則各房各祭於家毛西河云合祀謂之薦不當謂之祭以賤無合祭諸祧之禮也故祭法去墠為鬼鄭康成以為凡鬼不可祭而皆可薦即賈公彥亦謂大夫之鬼薦于祖坛官師之鬼薦于

父廟是古凡祧主已去坛墠者皆可私薦故程伊川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說所謂先祖者正指高祖以上始祖以下之祧祖也然薦雖饌禮不用牲儀惟多置几筵自始祖以及十祧備設酒醴而使通族合餕之以當燕享此即宗子主會族之義周禮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詩註召康公作棠棣之詩燕宗族兄弟皆是也家禮祝文云某年某月某日孝孫某敢昭告于始祖考始祖妣幾世祖考幾世祖妣今以仲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牲醴齋粢盛庶品祇薦歲事

祭無後

王文成云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祠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于余余曰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于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于義亦可也

祭外家

程正公作上谷郡君家傳云先妣夫人侯氏享年四十九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

祭祀來格若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于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朱子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王復禮云余母屠孺人嘗封股以療余父後得偕老及年八十卒亦于臨終前數日屢言是年未祀外祖考妣墓以為歉故復禮至今抱痛歲歲祭祀勿敢怠也

墓祭并祝文

家語云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孟子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唐開元二十年勅寒食上墓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者何以表其孝思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永為恒式寶要云墓為先人體魄所藏當拜掃之時俾無荒圮禮也然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泣盡哀他處則不然矣其祝文云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粢盛醴齊祇薦歲事尚饗若秋祭易雨露既濡為霜露既降儀節昭告同前

祀土神并祝文

周禮云凡祭墓為尸注云祭后土冢人為之尸凡非

一也家禮祝文云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躬修歲事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維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朱子云比見墓祭土地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為先人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王艸堂云文公之言良是但與祀祖一例則太豊如杭俗則誠褻當以三牲祀土地攢盒祭祖先不豊不褻庶兩得之然穴禮祀土神在祭墓後今世俗在祭墓前稍有不同耳

祭聖賢 以下附

廣禮儀志云二月上丁日釋奠先聖孔子謂釋菜奠帛也丁取文明之義其次丁則祭歷代先賢八月秋祭亦然毛西河云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餅不備儀物不卜時日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之則孔子先聖漢儒先師在州縣官旣主後祭而學士亦隨時可行今徒以官祭之故致不學之儒反謂私祭為僭為褻而州縣官亦遂禁士子入學私祭是尊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覲師博習親師諸義悉蕩然矣今欲入學祭則或致與縣惟擇堂宇選日為

位以祭其儀物則設饌奠酒必潔致芹藻以少存釋菜之意至于生其地如濟南伏生北海鄭康成涿其地如諸葛忠武侯關壯繆侯之類亦可祭之

五祀幷祝文

祭法云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曲禮云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禮運云五祀所以本事也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周禮云分禱五祀儀禮云乃行禱于五祀通典云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陳祥道云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于季夏竈火之所用事故祀于立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立冬戶在內而前陽也故祀于立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于立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馬端臨云古者五祀不言所祭之地若門若灶各祭其所即其地也月令云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

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白虎通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又云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魚鄭康成云祀中霤設主于牖下祭物心肺肝各一祀戶設主于戶內之西祭物脾一腎二黍稷醴各三祀灶祭物肺心肝各一黍稷醴各三大明會典云凡王國祭祀正月初四日祭司戶四月初一日祭司灶六月土王戊日祭中霤七月一日祭司門十月一日祭司井祀戶祝文云維某年某月某日致祭于司戶之神曰職司守戶謹出入之行藏晝開暮合衛護無私時維孟春謹

以牲醴致祭神其鑒之尚享 祀灶祝文云日用飲食必資乎灶爨有常所神實司之時惟孟夏謹以云云同前 祀中霤祝文云室之中霤神司其職居中向明照察無私時惟季夏謹以云云同前 祀井祝文云神司滋井源泉清潔其用日新以供時食時惟孟冬謹以云云同前

社祭

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郊特牲云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周禮云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又云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月令云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詩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衍義補云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丘光庭云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五穀者麻黍稷麥豆也今稱社稷者以稷屬土而為諸穀之長也大明會典云凡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每歲一戶輪當會首遇春秋二社預期率辦祭物約衆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燭隨用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

社祭儀注并祝文

前期召齋戒一日執事掃除壇所為瘞坎于壇之西北洗滌廚房祭器至晚宰牲執事以楪取毛血與祭

器俱實饌所祭日未明執事厨中烹牲設五土五穀神位于壇上五土居東五穀居西設祝告所于壇上居中閒設會首拜位于壇下預祭人拜位于其後執事實祭物于器內解牲體置于二俎置酒于尊書祝文于紙祭物既備排設于神位前燃香明燭自會首以下各服常服盥手入就拜位立定執事者執壺于尊中取酒立于五土神位之左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會首以下皆拜執事取毛血瘞于坎中贊禮引會首詣五土神位前唱跪會首跪舉杯執壺者斟酒贊唱三獻酒會首獻訖贊唱俯伏興平身會首興執

畫者詣五穀神位之左。贊禮引會首詣五穀神位前唱跪。會首跪。舉杯執壺者斟酒。贊唱三獻酒。會首獻畢。贊唱俯伏興平身。會首興。贊唱就祝告位。祝告者取文立于位左。會首詣祝告所。贊唱跪。會首跪。贊唱讀祝文。祝告者跪讀祝文曰。維康熙幾年歲次甲子某月乙丑朔越七日壬申。某府某縣某里某人等謹致祭于五土之神五穀之神曰。惟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悉賴生殖。時維仲春。東作方興。謹具牲醴。恭申祈告。伏願雨暘時若。五谷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充裕。神其鑒知。尚饗。讀訖。興。置祝文于案。贊唱

俯伏興平身。會首興。贊唱復位。會首復位。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會首以下皆拜。執事徹祭物。祝告者取祝文焚瘞于坎所。禮畢。如秋祭。祝文改時維仲秋歲事有成。謹具牲禮。恭申報祭。

社飲讀法

大明會典云。祭畢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抑强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强凌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奸盗詐偽一切非爲之人。並不許入會。

讀誓詞畢。長幼以次就坐。盡歡而退。

蜡祭并祝文

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何異孫云。蜡之名起于伊耆之代。夏謂之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更曰臘。後曰嘉平。漢曰臘。魏晉因之。隋唐

復名曰蜡。周以建亥十一月。漢以季冬。隋用孟冬丁亥。唐用季冬臘日。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漢火德王。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以土德王。土衰于辰。故以辰日爲臘。晉以金德王。金衰于丑。故以丑爲臘。皆取大寒前後用之。說文云。冬至後壬戌爲臘。祭百神。風俗通云。臘者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也。或曰臘接也。新故交接。獵大祭以報功也。王艸堂云。祝俗歲終祀神。謂之燒年紙。祀畢祭祖。無論貧富皆然。即周蜡秦臘之遺也。上衣回句祝家

祭先蚕并祝告

王州堂云黃帝元妃西陵氏螺祖始教民育蚕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蚕故周官內宰詔皇后蚕于北郊齋戒享先蚕及禮記皇妃祭先蚕西陵氏是也漢儀皇后親蚕桑東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秦觀蚕書云卧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蚕也割雞設醴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蓋蚕神也毋治壇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唐開元禮祀先蚕祝文云維某年月日昭告于先蚕氏維神肇興蚕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陳其明薦尚饗

祭馬祖并祝告

周禮云校人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詩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註云宣王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然始云維戊而繼云庚午則是戊辰日矣蓋馬祖房星也孝經說房為龍為馬辰屬龍宜用辰日祭房也午屬馬故用庚午祭馬也唐開元禮祀馬祖祝文云維某年月日昭告于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于牧祇將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終

家禮辨定卷之十

錢塘王復禮需人譔述

論辨

古禮難行

主必西面祭則設尸解牲體燒腊齋擧俎籩豆簋簠

居喪不祭

習俗當禁

祭前葷酒主婦不到嬉笑說話跛倚回顧咳歎搖扇

祭宜豐厚

程正公云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

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左卯山云人子祀先追遠崇報祭祀為重如章草修故事而已褻瀆莫甚焉世俗多謁誠于非分之鬼神而忽略于本宗之祖先不思之甚也況一切人事交際俱欲從厚而獨祖先不為之盡心致辛仁人孝子誠研深恫

祭可隨宜

有人問祭禮古今不同行之甚難如何朱文公云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祭儀隨家豐儉一羹一飯皆可只要自盡其誠程汝誥云孝子事親生前一菽一水既可承歡殁後一飲一羹亦可設祭但辦一片誠

心祖考自能見諒貧士不能具祭享之儀竟有經年不登先人丘隴者豈禮也哉王州堂云祭宜豐厚者為富貴之家苟簡從事者誠也亦可隨宜者為貧賤之士不祭失禮者告也各有攸當執一不通矣

古祭同日

李恕谷云儀禮饋食曰達其皇祖某子不云考鄭康成云經舉祖兼祭禰也故文二年左傳云文武不先不窋子不先父是也故祭無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儀禮特牲及少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此時祭之準也程伊川乃分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

季秋祭禰是漫無考據而以臆剏者也嗟乎人皆不行禮誰知言禮行禮者之誤乎人皆不為學誰知誤學為學者之誤乎此所以雖有失而不自知也

祭必子婦俱

祭統云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詩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儀禮云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毛西河云以子祭父以婦祭姑而可不子婦共之乎主祭者與主婦俱諸子助祭者與諸婦俱父歿而母在則母不主祭但統諸婦助祭者而先其列父妾則不然所謂子無嫡庶而母有嫡庶僅與諸婦之先列者並之而已

祭止稱孝孫

毛西河云郊特牲謂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者也據此則諸侯卿大夫士凡祭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如詩曾孫薦嘗書有道曾孫類若大祭亦稱曾孫則與小祭無別然

孫可以該諸孫猶祖可以該諸祖如始祖廟稱祖廟則祭祖廟以下自可總稱孝孫則凡祭皆可通用若祭禰廟應稱孝子矣

古祭用寒食

毛西河云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寬正朔議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啟蟄霜降諸名雖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二本之太初曆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叅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

原報覩諸語全不始開元二十年之敕蓋寒食上墓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爲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迄唐宋氏詩文所見並不及上墓一語沿及五代吳越三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黃泉下仍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紛然已改寒食爲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荆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一百六日爲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曆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曆中至寒食上巳諸節皆不之及因之世但

知清明而不知寒食遂漸漸以寒食上墓事歸之清明理固然也則是墓祭大禮三古所有而清明之期又復列代相因依轉有據家祭之外必當墓祭誰曰墓祭非古乎

祭品明器從俗

邵康節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答曰明器之義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云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程正公云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全用古事恐神不享宋文公云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呂成公云古祭解牲體非惟時人不識亦非先尊平生所食若用之反爲失禮當以隨時之義遣今之祭食實于盤盂謂合緣情之禮也晁氏云紙錢始于殷長史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瘞錢至唐王璵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于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以紙寓錢亦明器也俗謂果寘于冥漠則可笑矣明太祖命造太廟祭器諭曰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器宜象平生所用

鼎俎籩豆相宜

毛西河云祭品有鼎俎定有籩豆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所以別于陰陽之義也故鼎俎自三而五而七而九皆奇數然上祭無加鼎而有加俎蓋用五牲入鼎而即以五牲外膚可聶切而食者名之爲俎舊五俎之外設陪俎三然後加脈俎一仍是奇數今無陪俎當加脈俎二合奇數也古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是俎原得備鳥獸二肉今加一鳥俎加一獸俎以雉兔倬鷄之肉登之頗爲不謬若籩豆

自八而加六加四加二皆偶數家禮動輒用五或至十五俱非古義若蓮實乾實豆實菹醢皆非牲體脊胾之物今歲事所實當以歲果四如棗脯榧胎之類歲饌四如果蒸飴糝之類其加籩加豆當用歲修如胸胅膞臑之類是也

始祖應嘗祭

夏桂洲云始祖之祭朱熹以爲僭而廢之亦過矣臣愚以爲三代而下禮教衰風俗敝程頤爲是緣情而設教者也且禘五年一舉其禮最大此所謂冬至祭始祖者乃一年一行酌不過三物不過魚黍羊豕隨

力所及特時享常禮焉耳禮不與禘同臣前面奏伏乘聖諭人皆有所本之祖情無不同惟禮樂名物不可僭擬大哉皇言伏望詔令天下臣民得祭始祖但不許立廟以踰分愚夫愚婦得盡報本追遠之誠矣上是之方合山云貴賤之別在於儀章度數禘祫之禮與時栖之下牲相去霄壤朱子何以爲僭而去之使始先之祖不得比於馬醫夏畦之神無乃不情乎五祀百神鄉厲里社莫不有祭豈其恝然于士庶之始先不許依所血食此令甲之所不禁頑人自致何如耳毛稚黃云大祫合祭於太廟今庶人無廟祭於

家則地不同古祫以秋又謂祫以孟冬今祭於冬至則時不同亦政以避大祫之意也雖然今禮許祭四世而律無明文以禁祭及上世者因以沿襲遵伸以孝思耳若有明禁自應輒止

居喪亦當祭

朱文公云喪三年不祭古人衰麻之衣不釋于身哭泣之聲不絕于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

亦有所不安故卒哭以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倣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于几筵墨衰常祀于宗廟可也

中元不當祭

張南軒答朱晦菴書云示以所定祭禮其間未免有疑更共酌之時祭之外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義則精矣元日履端之祭亦當然此而所謂俗祭節祠者亦有可議者乎若夫其間如中元則甚無謂也此端出于釋氏之說何爲徇俗至此乎此所之者也大抵今日之定祭儀蓋將祭之以禮樂物無

甚理而或牽于私情或狃于习俗則庸何益乎王州堂云予按盂蘭盆經云大目犍連初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佛告目連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飲食安盂蘭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生人天中福樂無極是佛弟子修孝順者爲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是中元之舉實出佛氏況其所說本云施佛及僧以救父母亦未云是日當祭祖先也今杭俗以七月十二日迎接十五日致祭十七日送歸吾

不知迎從何來送將安往可笑之甚然據朱子所定祭儀則宋時已然不獨今日閩地亦然不獨吾杭儒者且然又不獨流俗耳南軒持論之正吾輩所當尊也況杭俗清明立夏端午冬至年節除夜薦新忌祭二墓祭三計每年祭祀已十餘次又何必中元之舉哉況余此論非獨儒教爲然也即僧蓮池亦云世人以七月十五施鬼神食爲盂蘭盆大齋之會此訛也蘭盆緣起目連謂七月十五衆僧解夏自恣九旬參學多得道者此日修供其福百倍非施鬼神食也施食緣起阿難不限七月十五所用之器是摩竭國斛

亦非蘭盆惡可等混是釋氏亦以爲非人奈何不察也且中元之號亦非吾儒所稱其見之道經有云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勾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衆普詣宮中簡定劫數人鬼傳錄餓鬼囚徒一時皆集以其日作元都大獻于玉京山採諸花果珍奇異物清膳飲食獻諸聖衆道士于其日夜講誦是經囚徒餓鬼免于衆苦得還人中又云七月十五中元九地靈官神仙兵馬同下人間校定罪福此皆異端不經之語焉可深信則七月十五尚不可以中元名而何有于祭祀之安實哉

經旛不可用

何士晉云杭人祭祀之日咸往店舖取討印造接引佛像俗名經旛供于祭筵嗟嗟家廟中有神主者何以不請神主無神主者何以不設紙牌爲位奈于中堂拜獻而乃擺列葷素上供經旛還是祭佛乎祭祖先乎若言同席而飲還是佛作主人作陪客乎祖先或分庭抗禮或長跪叩拜乎或站于其側或坐于其傍乎況有考有妣男女混雜僧俗不倫亦足現乎然今人但知庶品之豐儀文之備曰我能盡祭祀之禮也而于誠敬何有必先澄其念慮潔其身體滌其衣

冠娶其飲食聚得自己精神方得與祖考精神相接
庶先靈能享子孫之祀而子孫祭則受福矣王草堂
云此不獨明代至今杭俗爲然也宋朱文公語類亦
云高宗時禁福建人家忌日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幡
一二紙其誤久矣

祭不必告毛血

毛西河云禮祝告毛血名告幽全以其血備名告幽
以其色純名告全蓋毛色不雜也所謂祝詔于室
蓋正詔此也今祭牲無赤白黑三色之辨無純雜之
分則特其毛以進將誰告乎故毛血亦隨地瘞埋可
耳不必告也

祭不用茅祝版

毛西河云家禮凡謂儀皆預設茅沙盆酹酒于上以
降神夫茅沙之名古並無有郊特牲縮酌用茅左傳
爾貢包茅不入此謂祭時用濁酒以茅泲之所以去
滓今用清酒不必藉此若鄭興謂沃酒其上有似神
飲此是妄說且祭時酬酢所以厭神並非降神而公
然立一儀注可乎況沙是何物也又古無紙故書祝
文於板簡今既用紙又復糊板亦非是

飲福受胙不行

詩云工祝致福儀禮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
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主人受黍嚌之卒爵韓
魏公云飲福受胙之禮私家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
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食之可也

吉祭不祝噫歆

毛西河云儀禮既夕與虞祭皆有聲三啓戶之文謂
啟殯之際與葬畢歸祭魂無所依故祝先闔戶使男
女踊哭戶外至升堂止哭然後聲三啟戶鄭註聲者
噫歆也謂將啟戶警覺鬼神也則此是喪祭之禮與
祭禮並無干涉而家禮屬吉祭萬萬不可行者又曾

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于祝告時亦止哭作聲三而
鄭註亦云爲噫歆之聲三以警神聽然後入告此亦
凶喪之禮君初薨時魂無所依與啟殯葬歸俍俍正
同今堂堂盛祭有廟有祏可憑可依而忽作此不祥
之禮何也且噫歆二字出自鄭註經文無有此吃齊
俗鄉語如春秋登來論語文莫之類今欲行此禮而
噫歆之聲作何咳吐耶

無尸不告利成

毛西河云家禮于受胙後又有告利成一節按儀禮
告利成者利訓養成訓備謂祭畢而養已備可以起

矣此是諷尸使起而難以明言因託爲告主人以諷之故告利成後即云尸謖尸謖者尸起也今祭不扮尸將欲誰告也或曰今雖無尸主自在也主在則利成何不可告曰不然曾子問有云陰厭無尸則不告利成鄭註謂利成之告禮之施于尸者無尸不告禮文彰彰世不識禮亦不識禮記耶

子弟習儀

何氏云宗廟中以有事爲榮以嚴肅爲尊擇族中子弟數人習學唱禮不惟使卑者得仰其敬而頑者有所感發雖幼稚者亦可漸知禮儀矣故凡祭時各

宜虔誠端肅儼如祖考之臨其上襄贊禮者唱聲龐方下聲徹方起庶不致參差此宜先期演習也

禮寬老病及貧

寶要云禮記老者不以筋骨爲禮男殁則姑老不與于祭或自欲與祭則特位于主婦之前又如伯叔尊長年高不能隨班者先行拜禮站立于旁以覩子姪或有失禮即與衆出祭畢罰跪于祠或老疾不能久立者降神之後即休于他所俟辭神時復來拜送可也其年幼有疾者俟禮畢叩頭如甥及壻若在自當廻避須俟祭畢另拜不得與衆同列崇虎臣云貧亦

禮之所寬如喪主身自操作祭則貳簋用亨葅則飲手足形皆是也

游惰死後猶罰

周禮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蚕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註云死後罰之也

立宗立祭之非

毛西河云古者一君有一宗一君又必有諸族如桓氏爲一宗而三桓凡弟分仲孫叔孫季孫三族等而下之分族無算故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是立宗爲收族而設立一宗所以收諸族

大傳所謂君有合族之道又曰敬宗故收族今一宗族耳不分何收不散何合也且宗子主祭分多卑幼以通族之衆而以卑幼統之宗子居中高曾伯叔祖父居兩傍宗子爲至高曾伯叔祖父爲助至問其所祭者則宗子之父祖曾高也皆非諸高曾伯叔祖父之所當祭者宗子非君儼然率通族老幼而祭諸高曾伯叔祖父非臣儼然助祭此宗子之親是無君也以尊而祭卑以衆大而祭四小是無長上也不祭己之父祖而祭他人之父祖是無親也無親無君無長上三綱亂矣或曰祠堂有始祖故可陪祭此文公家

禮所載上附四親未嘗設始祖之主于祠堂中也

淫祠當毀

陳澔用揚云漢匡衡罷秦二世之祀于秦中王朗廢始皇之配于禹廟晉溫嶠去王敦之像于武昌北魏蘭根廢董卓之祠于常山唐薛伯高撤有鼻之祠于道州狄仁傑毀項羽之廟于會稽宋劉隨毀王欽若之像于茅山王質孫瑜先後撤去吳元濟之祠于蔡劉頒去英布吳芮之廟于桂陽朱文公移去秦檜之祠于東甌申屠了逈撤毀曹操之廟于武陵明林俊毀公孫述之祠于夔州天下之惡一也詎古今有異耶

何馨香之氣而用于昏黑之鬼哉君子謂數公之教于是乎遠矣王艸堂云夫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故宋永初二年詔所在淫祠皆除之唐武德九年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宋政和九年詔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紹興十六年詔毀諸路淫祠明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此君之不惑于淫祀也狄仁傑奏禁淫祠一千七百餘所李德裕奏去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張養浩爲堂邑令毀淫祠三十所程伯溫知製州韓綸爲饒州路總管湯潜菴爲蘇州巡撫皆毀淫祠投其像于水中晉江陳奇爲新泰教諭庠中有老聃像以孔子侍前申詳上司毀之此臣之不惑于淫祀也至若河南之崇祀柳盜跖杭州之求子假定光福建之供奉孫行者惑世誣民安得有如諸公者而悉去之哉

家堂神馬之誤

況龍江云今人家多設家堂神位而書以三教諸神既淫而不雅又泛而不切似宜改正於牌位書本宅司宅之神而配以竈蓋凡人家宅舍人烟所在中必有神主之而國制庶民得祀竈皆家神之最切者古

大夫家宜配以五祀或三祀可也王艸堂云杭俗平日皆供家堂新歲皆設神馬其位數不等大約道則三界釋則牟尼以及大士三元元天南極伏魔太歲城隍五聖井灶衆神是家同廟宇人化異端習矣不察比屋皆然也不知三界者老子也牟尼者佛也于吾儒吾民何與吾惟知有上帝之尊嚴孔子之禮法而已舍上帝孔子不尊而尊二氏之祖固所不解况二氏各自推尊其祖超出于上帝孔子之上其欺天蔑聖罪實難逭攷之于經書言上帝者二十有九詩言上帝者二十有四易言上帝者二禮記言上帝者

十四書言上帝者五則上帝之尊莫之與京矣而道家號爲四御列于老子之下僧家名爲帝釋立于佛氏之旁欺天之罪孰大于是宰我云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子貢云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有若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云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孔子之聖儒教一人矣而丹臺新錄稱爲太極上真公比于衆仙之職杜世界經呼爲儒童菩薩等于孺子之濫度聖之罪又孰大焉此昌黎韓子之欲火其書而孁山丘子

所謂大亂必誅者也今非僧非道或供或焚不知創于何時而一倡羣和是何典禮孔子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則新歲之焚神馬非非其鬼乎又云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則平日之供家堂反近鬼神抑何愚耶吾聞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正以淫祀無福而祭有定制何敢奸也然儀禮所載士有禱于五祀之文五祀者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也及班固劉昭范曄高堂隆諸君則又以井易行爲五祀然門戶不無重複若中霤爲室中

杜預杜佑皆云即土神也理宜祀土地及戶與井竈人可共遵未爲僭也則平日之家堂斷不當供至于元旦應如邵康節之清香一炷報謝天地沈龍江之但設香案叩拜昊天而吾儒或懸孔子像或陳五經傚臧榮緒之肅拜以酬罔極可也則新歲之神馬亦不必焚矣或云習俗難移家法當守子言雖是聽者幾何曰是不然移風易俗原賴明哲春秋責備賢者豈能概望于人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則自此而往不難矣孔子云父在觀其志父殁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尹和靖云如其道

雖終身不改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是守非道之家法何如秉先聖之遺例乎知禮者其折衷之

祀竈替代當革

月令廣義云燕俗刻馬印之號爲竈馬士民競鬻焚于灶前爲送竈君上天具糖餅奉灶君別具黑豆寸草爲秣馬用武林舊事云臘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灶用花餳米餌及燒替代王艸堂云杭俗至今稱爲灶馬然必用豆蓋本此也其最可笑者祀竈燒替代起于南宋豈人有罪而可以紙像替乎豈一家皆有災而每人求代乎吾聞上帝好生決不致全家遭

彝詃或造惡亦非替代可免況作善降祥積德餘慶古訓昭然原無藉此。是風急宜改革者也

人鑑

祭必誠潔

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必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許魯齋年七十三疾革聞家人祭祀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家人皆怡怡如也已而卒王艸堂云李公年邁文正臨終尚盡其誠敬不苟夠乎素乎追遠者當鑑此

祭不祈求

舊唐書李藩云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趣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安見降福必有其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神明乎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祈天以速漢兵古今明鑒又新唐書穆宗問所以禳災邀福者韋綬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敕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然之福書契前定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王艸堂云諂媚鬼神而動輒祈求者當鑑此

好羞當薦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建曰不然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毛西河云周禮籩人共祭祀之好羞謂生時所好者如文王嗜菖歜曾晳嗜羊棗生好之則死羞之此是恒理而屈建以非儀却之不孝甚矣況周禮加籩原有菱芡不知建何以言非薦品也王艸堂云背親遺言而不學無術者當鑑此

不敬速亡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于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王艸堂云怠忽祭祀而獲罪神明者當鑑此

僭奢非禮

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王艸堂

云僭侈與嗇吝皆非事親之道也夫子悉誠過中失
正者當鑑此

妄祭無益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
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
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季氏旅於
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王艸堂云昭王有疾不惑于
妄占季氏無端希求于瀆祀愚哲相去天淵世之好
祭非其鬼者當鑑此

崇釋貽譏

唐代宗大曆三年七月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
廟神座書尊號于幡上百官進謁于光順門自是歲
以為常楊炯盂蘭盆賦云上可以薦元符于七廟下
可以納群動于三乘陸放翁云俗以七月望日具素
饌享先織竹作盆盎貯紙錢焚之謂之盂蘭盆嗚呼
代宗為此以七廟神靈為安在耶王艸堂云中元之
祭為[illegible]于已辨之于前矣然盂蘭惑世自唐已然
楊炯因之入賦其作孔子廟碑乃引儒童菩薩以為
美則佞佛悖理孰甚焉陸放翁昌言巨識明斥其非
足為吾教生色世之信異端而用釋典者當鑑此

貴當立廟

唐汪珪通貴顯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于寢為有司
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于永樂坊宋仁宗時嘗詔
詔太子少傅以下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為之定制
度惟文潞公立廟于西京王艸堂云富貴之家吝惜
財物而不為祖宗立廟者當鑑此

每旦宜謁

魯襄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云公在
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唐元宗于別殿安置太宗高宗

睿宗御容每日侵晨具服朝謁明太祖建奉先殿于
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王艸堂云世之不能事死如生亡如存出不告反不
面者當鑑此

祭莫合族

樓護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
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祖父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
會王艸堂云遺骸所在而忘祭掃親故委棄而罔酹
人者當鑑此

祀師不忘

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岳武穆舉射于周同盡得其傳同以二弓贈之及同死武穆每朔望辯衣設卮酒謁肉泣祭其墓引所遺弓發三矢酹酒瘞肉而還 王艸堂云武穆以一藝猶不忘其師刎涕泪傳道者乎世之師死而遂背之者當鑑此

分胙拜受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耊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論語云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不拜 王艸堂云君免而猶拜友饋而亦然世之受胙者當鑑此

律例

致祭祀典神祇

律 凡府州縣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神及境內先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應合致祭神祇所在有司置立牌面開寫神號祭祀日期于潔淨處常川懸掛依時致祭至期失誤祭祀者所司官吏杖一百其不當奉祀之神非祀典所載而致祭者杖八十

例 祭祀文武官齋戒不飲酒不食葱韭薤蒜不問病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不與妻妾同處沐浴更衣致齋三日

褻瀆神明

律 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告天七燈拜斗褻瀆神明者杖八十婦女有犯罪坐家長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

若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于寺觀神廟燒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本婦其寺觀神廟持住及守門之人不為禁止者與同罪

擇日

祭祀

凡祭祀宜柔日神在天恩天赦忌天狗遊禍寅日建破日本命日

橫看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狗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遊禍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天赦 春戊寅 夏甲午 秋戊申 冬甲子

神在 凡甲子乙丑丁卯戊辰辛未壬申癸酉日戊丁丑己卯庚辰壬午甲申乙酉丙戌丁亥己丑辛卯甲午乙未丙申丁酉乙巳

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乙卯丙辰丁巳戊
午己未辛酉癸亥日
祭日天恩見冠禮

〔啟式〕

廟祭
某月某日敬祭
祖廟至期
早臨是幸
各費分金幾分
位祭某某拜

墓祭
某月某日敬掃
祖墓至期
早臨是幸
晴雨無阻
值祭某某拜

社祭
某月某日欲祀
春社預爲齋戒至期
早降拈香是幸
各費分金幾分
會首某某拜

家禮辨定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字需人號草堂錢塘人其書刱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禮而增損之仍分冠婚喪祭四類每類之中首以事宜復禮所酌定者也次以辨論闡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鑑引古事以証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擇日代卜筮也終以啟式爲不嫻文詞者設也其刪去繁文則用呂維祺之說其刪去圖式則用邱濬之說其所辨定雖意在宜古宜今然純以臆斷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濫及五行家言尤爲蕪雜中引罵詈鬬毆賭博諸律已爲不倫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條擅食田園瓜果律一條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禮居何門哉

四禮寧儉編不分卷

〔清〕王心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陝西通志館排印

關中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寧儉編無卷數》提要

四禮寧儉編

禮無所不在何獨於四禮而謹諸謂四禮生人之最切近也禮貴得中卽吾夫子亦曰奢則不孫儉則固矣又何容偏取於儉而尙焉謂儉之尙近於本而抑且中材下士可企而及也然維昔吾夫子不又有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耶夫吾夫子豈不知禮之貴中哉正以儀文繁縟非並禮之本始失之卽且有病其繁而畏難不行者故寧儉寧固之歎吾夫子一言之不已而至再再言之不已而直至於三嗚呼味斯言也吾夫子殆隱有溯本之深思挽時之隱意存焉矧余家世業耕讀之家也崇質尙樸莫儉爲宜而敢妄希當世大雅之林用避固陋之誚哉故暇日就前代傳來家禮纂本更爲刪其繁縟而題曰四禮寧儉蓋區區愚見首取其於文不繁爲近本次更取其簡而易遵爲可行若博雅君子其有覩余編而執固之一義譏余笑余者余不敢恤也

冠

冠之有禮所謂以成人之道責望子弟也故古人敍禮以此爲首冠禮蓋綦重矣奈於今廢棄已久復古爲難然如吾黨有深愛子弟者將欲責望吾子吾弟以成人而有助於其強立則是禮亦正不可以世俗之久廢而

不講也故仍以此冠首焉

四禮約言曰子弟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擇吉告於祖先特請鄉黨姻友中之賢而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擇明習禮儀者一人爲贊至日盛服迎賓儀節遵照家禮斟酌舉行如貧家不能如禮舉行亦須請至親有德一人告於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卽是

愚按禮約是規殊屬簡雅但如盛服迎賓或宜改爲新服蓋如衰族寒士焉得盛服必且借倩人衣自失本面成人之道期於誠慤質實願先可令之自蹈虛枉耶又如家禮儀節亦覺微煩但得略存禮意卽可以止煩則慢易必滋亦非所以玉子弟於成也

既冠乃字

按約言曰古人重冠禮蓋謂自此以後以成人之禮責之也近世人情輕薄過十餘歲便私自置帽甫二十或彼此送冠送號無復古意爲父母者亦相因以爲常所以自幼至長愚騃不悟然則冠禮當復者豈獨爲禮文哉

冠後拜父母尊長明日拜宗族親黨所知者宜答拜或稍致祝願規颯之語

約言拜父母尊長父母尊長爲之起以成人而與爲禮也拜宗族親黨宗族親黨宜答拜者亦答拜亦重其成人也如有教言宜再拜致謝而退

愚按古禮十九舉廢矧此禮不比祖父之喪祭而其缺且非一日驟而復之必且駭世然其禮本不煩而其取義則甚重而且深如果行之于舉世不行之日而且將之以鄭重恪恭卽其于子弟收警發震動之益不淺而是禮卽不爲徒然矣然此中有機焉亦非可漫然舉事徒爲無益也必視子弟自十七八後有勃然自矢之志然後可又必延足爲後進敬重師效之人而後可蓋乘其將萌之志識而示之以可羨可法之儀型則其感動自神不然子弟匪其時無益延賓不足重亦無益也故冠禮宜復而復之必相其機

昏

易序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則是昏禮大事甚不可茍也顧家禮載有昏禮而世之恪遵者亦少且卽其本書亦登微涉繁縟而如各方俗尙之儀文則又多鄙陋遠於禮義夫禮而遠于義卽視繁縟之弊不更甚乎今酌其簡而文者定以爲式焉蓋文則可以達情而簡則近本尙爲可行也

古者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爲議昏之期

愚按古議昏之期男自十六上女自十四上此義自好蓋至此則男女之好歹盡見姻家之盛衰未移自可無意外之悔勝後世之孩童襁褓爲昏者多矣今再爲酌之其年亦不可甚大大約自六七歲至十三四爲則庶爲近情合宜蓋不太早所以防患於意外而及時議昏又所以全男女之節行而易於揀擇也

第一問名（卽併納采爲一節亦可）

家禮昏有問名納采納吉納幣請期親迎六節集略則

略去問名納吉請期以從簡便而約言則又以問名併入納采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夫禮不在儀節之繁簡惟期足以達情而止問名請期必不可廢之端亦必不能廢之端矧問名屬第一重事而可去耶又可併耶又如情之已達節之不缺亦正不以侈目爲華虛存名數而必求備于古儀是亦未可云於禮義允協也蓋昏禮第一宜愼重在問名一節而議定時必以告於祖龕爲宜緣此是爲此子定內政之助關家門之興替又是爲此女定終身之托關閨門之榮辱是皆祖心所陰注也而如以問名卽合納采爲一節以省煩

文而便兩家亦無不可凡欲議昏男家先審女家之門第女子之年齒性姿媒妁始通則女家細備男家之門第並審其男子年齒姿格若諸色彼此相稱固爲全美縱使盛衰貧富微有不同苟得門第忠厚無玷男女姿格佳良男家當念將來得良婦必且善成吾家所得何似奚論眼前妝奩之厚薄女家更當計得一佳壻將來之發越亦奚可量又何計目前聘幣之豐嗇議昏已定兩家須各具聘許書啓庚帖交送其家一以防反覆一以防詐冒蓋作事謀始出言稽弊凡事宜然而於昏尤不可廢故答帖一事雖縉紳家不可易也媒妁議定問

名卽以兼行納采則所納之采不可計較儀物之厚薄但得可以將禮而止是乃大雅君子所爲也其告祖式則曰維年月日不孝孫某敢昭告於祖考妣四代之靈曰某之子某今年若何未定伉儷玆已定某官第幾女今日納采就以問名不勝感愴謹此虔告（陳設或止用酒菓亦不必過於鋪設）其具書式則曰某郡某啓某官（稱呼隨宜）伏承尊慈不見鄙薄曲從媒議許以第幾令愛配僕某男謹此略具薄物擬古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所生年月日時將以上告先靈伏惟尊慈俯賜鑒念某年月日某啓萬不可用舊來四六套啓告祖之後或於次日或於卽日媒

翁同男氏一親眷齎書幣如女氏納采女氏主人迎賓受書交禮畢亦告祖龕其告文云某之第幾女許某官之子某今日問名行納采謹告必告祖者婚姻大事不可自專而行也告畢設筵隨宜厚薄筵畢卽以答書庚帖同付媒翁與男氏親眷至男氏所男氏受書訖亦宜陳告於祖龕其答書式云伏承尊慈不見鄙棄過聽媒言擇僕之第幾女作配幾令嗣弱息愚蠢又弗能教玆啓受采惶愧奚似謹此奉答謹具弱女生年月日時如別幅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宣某年月日具官某啓男家受女家書後亦必以復書及庚帖置龕前香案上口告云某男定某女之納采問名禮已成敢告

自後以至請期中間如納吉等儀亦自可裁而如男母之看女時節之辦送節儀則視乎人視乎時地其厚薄不可拘卽有無亦不必拘可也

請期納幣

臨可完娶之時必托媒請期于女氏之父母許期乃行納幣禮大約請期但視男女之年不必拘利年之說但視可辦賓筵之季不必拘利月之說但視黃曆吉日亦不必拘利時之說而納幣則惟力之視富則不可苟簡然亦不可入幣外更侈觀美自蹈越禮奢侈之咎如兩家皆貧則但取女家足送女出門而足男家貧女家不可過責備物女家貧男家不可責望粧奩蓋卽日完娶兩家便成一家爭薄較厚不但同至親於陌路鄙陋同於商賈卽男女或且生支離寃怨之隙亦非吉祥之道也

親迎

吉晨告祖後壻氏乘馬或轎或舟詣女之門鼓吹前導主人迎入中堂茶飯畢壻詣女之祠堂拜其祖先四拜無祠則拜于其祖龕拜畢拜女父母舊禮請拜女父母女父母必辭以女尚未拜壻父母也然獨不思禮取其適不盡拘於報施且卽以報施論女父母鞠育其女至於及笄以歸吾家將終身爲吾家幹濟之婦當其迎娶之時正其離母之日壻申四拜之儀以謝其鞠育深情亦豈爲過況如拜其祖龕之禮必不能已又曷思拜其祖先時豈女曾拜壻之祖先耶何親迎之日宜拜其祖先而獨不宜拜其父母乎拜畢壻出女門先女而行至門下乘導女而入先詣祖祠男左女右夫婦一同四拜主人迎送女之客於中堂又延媒翁至家設筵宴畢女氏梳粧訖男女同詣筵前先謝媒翁之勞謝畢入內同拜父母舊規三月廟見家禮更爲三日而觀拜舅姑亦在次日然如人家罕有祠堂祖龕多安中庭壻迎女入過前而不拜于禮安乎又女一入門卽係子婦觀祠之後觀叩翁姑是奚容緩況壻迎女時拜女祖龕拜女父母女爲壻親迎至家而女不隨壻同拜其祖先父母亦覺此禮偏枯不稱矣故不如隨俗同拜祖龕仍同拜父母之爲于壻合禮幷于女之禮合也

喪

喪禮人子第一大事一或苟而不可爲子便終身之悔

莫追卽鄕黨之譏笑不可弭矣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然自盡者固在盡制而制以質而確者爲能盡所重尤在盡敬盡哀而節之以禮通之以情爲凡子孫可通行長行而眞足示範于將來不但世俗之儀文不敢輕襲卽先儒之緒論且不容苟因也

疾亟家長遷居正寢餘則各遷于所居室中

按集略正寢非廳堂之謂廳堂無室寢則有室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寢故也然惟卿大夫之家或備之士庶人自世家外安得皆有堂寢且病劇則不可遷未劇又無遷理故卽屬家長亦但卒于所居之室所寢之牀旣終

而遷于可以安尸設位之處庶于情事爲近耳

盥面洗手足 舊無此今增入

書遺言 宜酌行

此正禮而亦須相時爲之蓋如家長賢而達于事體其言足以示訓子孫則可餘非家長或不通學術識事體亦須酌行

加新衣納履

屬纊 宜酌

舊註置新棉于口鼻間棉不動則氣絕而集略則云此雖古禮亦覺可去蓋此時人子必侍于其側氣絕則自知何屬纊爲

廢牀寢地 宜去

喪大記云冀其復生也然于義未安不若卽遷尸牀爲當

楔齒綴足 宜去

集略註曰楔齒謂角柶楔齒使不合令可以含愚則竊謂角柶楔齒一節此亦古禮之斷不可從者蓋當親氣散魂分之時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于心奚忍且一楔之後雖含以物口不復有合時矣又奚其可愚則又謂含之取義爲不忍其口之虛也獨不思

生也本無一物而來死也仍還其無物而去不亦善還吾親于本來乎且今無論飯之爲物易腐生蟲但遇天暑片時便臭卽金玉爲物世俗視以爲貴古大人君子生也固有泥塗軒冕而塵視珠玉者死也顧可含以累于其口乎又其如誨盜何此節亦正可去也

又家禮此間有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數言似亦未融夫親至臨終則或夫或妻或子或女皆環守其旁何令人坐旁之爲又如爲父則愛子愛女必握其手爲母則子孫各握其手男女不絕其手其言若正當而其義正難通也雖

通則不可行矣故俱裁之

既絕乃哭

至是男女擗踊哭無數

愚按集略朱子家禮曰以上初喪自補入以下若倉卒不能盡從惟用遷居正寢屬纊書遺言廢牀寢地楔齒舉哀五節亦可愚意卽屬纊廢牀寢地楔齒三節亦似可去惟遷居可遷之室盥浴加新衣舉哀四節必不可略

復 今雖盡行亦似可裁

舊註復規遣一人持死者之上衣升屋招呼曰某皐復

如是者三捲衣降自屋後以所捲衣覆尸上復畢男女哭無數

禮運曰望天招魂冀其復生也

愚又按集略謂世俗不行復禮蓋謂死者不復生行之徒為具文耳然孝子冀親之生無所不至古有此禮似不可廢至楚俗于親初終用僧道執旛旗唱念謂引魂歸西方名曰明路不招之來而速之去則悖理已甚不可不革也愚則竊謂復之起也原屬人子愛親之心其奈習而行之褻媟近俚反覺非宜又禮以貴賤咸可遵循然後可以範世而行遠今卿士大夫家斷不行此且呼皐某不可是禮專為庶人設矣況卽知禮之庶人亦十九不行乎則存此一段亦似虛設不如裁去此一題目之尤為寧儉也

戒內外 舊在遷尸後今移此蓋至此乃治喪之始事也

按舊制戒內外者內外安靜無驚擾也若目次遷寢則是頓遺親喪安得無驚喪具伊始安得不擾且如疾亟哭亡又如何得安靜全無驚擾乎故此目須移復後為治喪始事

乃易服

孝子披髮徒跣妻子婦妾皆去冠及帛有色上服諸有

服男女皆易色衣

不食 宜酌于可行不可行之間

舊制諸子三日不食期功九月之喪一日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愚按禮束人情而實本于人性必以中上可以盡行而情禮皆得為合宜親之始死而忍于飲酒啗肉此人眞無人性若曰必三日不食無論長年多病之人不能堪卽少壯者或經親久病而晝夜勞于湯藥或單丁獨子方將經營喪具必且于其哀痛慘惻中有一二月之勞瘁卽一日不食已有不可以支況三日乎是則三日不

食之規在眞孝子本心行之或可又在古稟氣厚之子勉而行之或可以堪若在今日而亦以此定制則不通人情不達事宜而且使流俗謂古禮必不可行并喪中飲酒食肉之禮而弁髦之皆斯制貽之咎矣且吾目實未見三日不食之人卽吾亦未嘗三日不食徒使禮制空懸留作紙上一段虛文耳況問喪本註分明言三日不舉火隣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亦初非執定三日不食之說也如不豪飲大嚼此自三年中斷宜恪守之定禮又不獨初喪爲然耳

愚嘗細酌父母之喪以爲人子遇此于飲酒食肉衣帛

宴會宿內五事卽三年之內斷宜恪守萬不可苟若夫北人之麵餅南人之稻米是卽三日之內亦不必禁且卽禁亦正不能斷之使不食也而如菜菓茶湯之類初非腥葷適口薰陶醉人之比亦正不妨聽其隨宜茹啖更如宦途中人時或遵例留任亦且不能禁其出門行走偶逢會饌但不可飲酒食肉大笑劇談與平時無異蓋但不大飲大嚼劇談無忌卽爲善遵禮制自全本心而于菜菓茶餅通融食飲以充一日必需之飲餐卽于情理兩得而是禮乃可責人以必行耳更如期大功一日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之規亦覺近于空懸禮文不可責人以必行不如節之爲愈也但如謝太傅期功之喪不廢管絃則大不可耳蓋期功皆至近至切之親其義重恩深亞于三年之喪亦必以不忘慘惻痛疚爲當耳

立喪主喪婦

此謂長子亡而有嫡長孫與或無嫡長子孫者言若自有長子則不言立矣

置家禮一部以備參考 新增

立主賓

擇同居或族屬或姻戚親賢知禮體者爲之

立相禮

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能知禮宜擇親友或鄉隣之素習禮者爲相凡喪事皆聽處分

司書

以子弟或親族識人多字體端楷者爲之記弔客答帖柬

司貨

擇親信人爲置二簿一書喪禮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一書親賓祭奠賻襚之數

棺具

擇本鄉木之佳而耐久者爲之務令漆瀰縫隙令不滲漏而最宜留神者則自親六十後卽早爲之計蓋此事乃人子遇父母之老第一宜早備以防不虞者也至如古制棺用大索鐵丁鐵鐶之類則今時送終之制頗善于古正不必古制之拘耳

遷尸之具

幃障聯白布爲之旣以沐浴巾亦隔絶內外 沐浴巾　櫛　組束髮根者

襲具

襲牀卽用尸牀自可正不必另具頻移親尸 巾帽　衣裳　大帶　襪履

握手帛今易用巾扇亦得 衾褥

含具今盡去

斂具

舊制有小斂爲死之明日又有大斂爲小斂明日然須相乎時候如時炎暑則死之明日尙或難待況再明日乎故今合大小斂爲一日而其儀節則舉棺入置堂中布置衾褥舉尸於棺殉齒髮塞空缺令周乎身者必誠必信卽爲得禮而如衣服衾褥亦正不必過多更如卿大夫金玉之帶贈夫人金玉首飾正不必用蓋在孝子骨肉可以無所不殉其如小人之生心盜掘何故古人云薄葬正所以存親之骸而令無震驚也又近來縉紳家舉尸入棺往往討砲縣衙驚動俗耳此非禮哀慟慘惻之中何用此震驚耳目之虛具爲是亦惟裁去爲貴

設靈牀于柩東以安魂帛

枕席衣被之屬皆如平生

設奠成服

舊設奠成服爲二節今合爲一親喪禮制本不可簡略然易也寧戚亦正不宜煩瀆也至如奠儀則近世相沿皆請衣冠贊禮此正不妨隨俗行之蓋旣見人子之鄭重其事又事之無害于義者隨俗亦不爲鄙耳但如行禮用鼓吹不妨隨俗而如侑食用細樂則自可去也

喪主以下各歸喪次五服之人各服其服

舊註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寢苫枕塊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幃幛衾褥華麗之物愚意此則視乎中門內外有室無室何如且門外有室正不如中堂夾室之爲尙邇親柩也至如婦女但撤去華麗幃幛便是中門內雖有別室是豈宜居乎舊註亦但言禮殊未通于義耳禮不通于義是豈可以通行之禮歟

朝夕奠

古禮成服後有朝夕奠愚則謂成服之後每日晨起設盆巾櫛具父喪不用櫛具于靈座側奉魂帛出安靈座前陳設

蔬果或酺醢羹飯茶酒匙箸之類此外有時物則必薦而獻之一如事生之禮是則必不可廢而如夕奠則但奉魂帛入安靈牀或可不用品物之奠蓋禮取將誠誠在知敬若儀文太煩則怠慢之處必多不敬奚以奠爲且朝則日日奠而夕仍奠果能儀物胥備乎徒成慢神欺心耳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不但魯禘非禮實是自灌之後誠意浸怠殊無足觀也故節去夕奠一節而但議以奉魂帛仍歸靈座焉

立銘旌

按家禮此在襲後今移斂而朝奠後者蓋銘旌以表柩非表尸也

七七百日設奠 新增

七七之奠不見于典禮蓋自成服以至卒哭日日設儀奠無所用七七時奠也然如逐日朝奠不過精潔之常饌已耳何足以將孝子之誠款故七七特行備物之奠是亦事父母者不容自已之情也但若世俗用僧道追薦親黨公分送戲則大不可耳

治葬

古者三月而葬今則貧賤者尚可如期而行富貴之家勢必不能但得葬不踰於期月即免停柩之罪耳

擇地之可葬者既得地乃擇日開塋域祀后土

擇地或於祖塋附葬或祖塋窄狹及有妨礙則別擇土色光潤草木暢茂及他日不爲城郭道路溝池及貴勢所奪即美地也必若如今堪輿家所云擇將來貴盛之地殫力爭奪爲子孫富貴發祥之藉而稽時延歲停柩在堂不計水火不計盜賊則是違天理而圖地理夫有識者試思天理外有地理耶且獨不見地理家書曾言風水可遇而不可求乎又云陰隲之家遇風水耶風水既可以陰隲遇而不可以人力求則爲人子者欲爲祖父求風水佳地亦積德動天可耳何有乎停柩涉危險之地而不顧而又不計人身無常萬一不幸有朝露之虞不幾此生自蹈於不孝耶至於擇日但看黃曆而足不用對查通書並事營卜祀土乃孝子宜身親而不可旁貸之事又何有藉貴顯之人虛增一時之光取羨鄉愚妄事鋪張乎

擇吉開塋域時主人陳香楮牲醴案前奠酒讀祝其祝詞曰不孝子某敢昭告於后土之神今爲某親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不腆牲醴祇薦於神尚饗讀畢四拜乃穿壙或用磚砌或作灰隔若土脈堅厚則但用槨而不用磚包至如近來石槨似尤爲堅而且可

防刼

刻誌石

石二片方各二尺厚四寸一蓋一底蓋題死者銜號底刻死者歷履而文則以有德望者爲之爲貴不必苦求貴顯蓋顯而不賢其言亦奚足貴乎又誌石之設也蓋恐陵谷變遷或爲人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而爲之掩者耳至敍事之誌必本行狀切不可一字不眞流於通套鋪張蓋一不眞則他人耳與吾親奚與也至如近日塡諱一節無謂之至而日前一二大家名族於子孫自撰祖父行述之末亦用顯貴塡名之例殊不

可解斷宜去之

造明器

舊制五六七八品官皆有數目然非墓寬而有可置器之地則器無所厝又非有力則亦不易爲今權衡于行止之間大抵五六品以下則竭力經營墓槨爲稱情稱力耳卽如四品以上尊官亦竟不宜器數多也蓋旣以神明待之則亦神而明之可耳虛設誨盜死者有知應所不欲也

作神主（如舊式）

以舊制爲式而卽擇善書者按款書之

翣

非職官或可不用

功布

以布爲之長三尺引于柩前蓋緣路有高低傾虧使舁柩者知備耳

方相

非職官或可不用

葬前一二日設奠

不可用僧道對壇不可用彩棚彩樓幷不可用紙串顆尤切戒在柴臺演戲發引前一日延衣冠賓奠則奉魂

帛出靈座焚香酌酒跪告曰今者吉晨遷柩敢告舉哀再拜哀止跪告曰請朝祖（古以柩朝今擬代以魂帛）以箱奉魂帛詣祠堂（無祠則魂帛朝神龕）主人以下哭從執事者布席置魂帛箱于席上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再拜奉魂帛還柩所主人以下哭從安魂帛于靈座遂遷柩于廳事（今人家未必有廳又有堂略移動可也）日晡時設祖奠（如朝奠儀）主人以下就位舉哀哀止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告曰永遷之禮神靈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哀畢再拜厥明陳器前柩而發（有方相明器翣則方相在前明器次之翣夾柩而行無方相翣明器則銘旌香案功布以次而行）遷柩就舉安靈桌於柩前乃設遣奠就位孝子以下皆跪酌酒告曰

靈輀既駕往卽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俯伏舉哀哀畢再拜有服宗親亦皆奠拜禮畢奉魂帛升車則以箱盛主置魂帛後柩行禮賓前導主人以下男女哭從如道遠則禮賓乘車或馬傍銘旌而行婦女童子亦乘車隨柩而行卽孝子老或病亦通融以素車而最前導以鼓吹喪事以不用樂吹爲正而如送終大事且如品官生前則導以騎吹送終大事落漠草率亦非所宜故從俗前導以鼓吹而終不可用僧道送柩

未至墓先設靈幄墓右

靈車至墓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遂設奠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中間如外甥外孫女壻至親愛者須俟葬畢主人跪辭謝客乃窆此間舊有主人以下擗哭臨視二語今去緣性孝者眼見親尸臨土自有難已之痛是豈禮之能禁故節之

鋪銘旌乃實土而漸築之如前告儀祝文則改營宅兆爲窆玆幽室

有明器者藏明器

下誌石于壙內近前先布磚一層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覆其上復實以土而堅築之卽以魂帛同埋于此亦得

題主今去

舊規只延善書者書主自後不知始于何人遂浸淫爲書就之主空其主之上點特請顯貴人於葬時到墳頭點而足之謂之點主夫主已書就而獨留主字上一點必邀顯貴人於人子舉葬日倉惶煩劇中補而足之此

亦何所取義乎近來舊家故族遲葬其親甚至蹈水火盜賊之悔而莫追者十九皆根於此等作俑淺夫喜事鋪張妄生枝節造爲此等繁縟豔目之爲而流俗相沿並不知其奢而非禮爲可笑反豔其華而耀俗爲可羨一遇無力遂憚俗口之譏笑寧付親柩于空堂三年五年甚至一二十年而莫之忌也非惟不孝之罪必不可贖更自蹈于鄙俗不達正禮爲鄉里一俗人而已

辭墓

築墓畢然後孝子以下就位哭四拜而奉主以歸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載主徐行哭至家望門大哭

祝奉神主入置靈座或卽安主祖龕宜居之位

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

主人以下遂詣靈座前哭盡哀

虞

舊制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或去家經宿以上則必俟歸家而虞焉其禮亦行三獻愚意葬日孝子惶劇之中正不必拘於三獻令有誠意懈弛之虞且卽其餚饌陳設止可將誠而止亦正不必太繁爲貴也通禮義者當自知之又古虞凡三祭亦似可合爲一祭

卽行二虞三虞亦可不延賓贊但孝子孝孫盡誠薦饌可耳蓋太繁則世少如式而行徒使禮文爲虛設也更如集略必謂經宿則初虞行於所館邱氏謂宜用蓮葦搆一居行之其說皆近似而亦泥於禮義矣虞以行諸家爲所以安其神靈也

卒哭

虞後卒哭

按舊註三虞後遇剛日卒哭此禮亦似惟縉紳家能行之餘者少能行此則是禮又屬一段虛懸儀文也至如古禮有自是朝夕之閒哀至不哭之說不知古人何爲

爲此言其失言則亦甚矣人子念父母之深恩而至此不能一闔其眥效抱痛何極哀至則哭自將終身莫解而禁之曰哀至不哭抑何說也豈泥于禮有卒哭之文而特綴以哀至不哭之言耶

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旣徹卽陳器具饌

愚按前一日卒哭次日仍祔則儀節太繁不但草率之弊必滋卽孝子之誠意浸微或且移前之器具果饌而用之不且仍蹈瀆神欺人之恪套耶喪以哀爲本祭以誠爲貴而文省則哀可全儀簡斯誠不散故三虞不若並爲一祭卒哭不若附于三虞卽祔亦不若于初虞之辰卽祔主祖龕爲禮之寧儉而尙可以將誠全哀也又古者三月而葬故卒哭祔主可以限時後世十九不能遵三月之制而虞卒哭祔必欲如古按期逐次行之得乎否耶故三節必合爲一祭庶禮不至瀆而人情始可通行耳

周期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則只用初忌愚按自古相沿以周期名爲小祥鄭氏曰祥吉也謂漸卽吉故云小祥夫周期則據親言也小祥乃據

子言也小祥之文已遜周期之妥矣且若據子言親終一年而終不可以復生不祥孰大于是何吉之有只可名以周期爲文通理順耳又小之爲言義亦未允更爲周期卽四面義無弗協也其祭儀則視七七加厚爲當蓋七七在喪閒倉攘之中且時時奠獻此則時已踰年矣孝子之情力已稍有餘裕也

再期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祭用忌辰其祭儀與周期同而如大祥之爲言於義更爲未協故標目亦卽以再期爲名

禫

再期之後中月而禫

鄭氏曰禫淡也平安之意中月閒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愚按禫之爲義取于淡然平安夫吾親之亡奄忽一期再期而究之無術以返生孝子之痛心疾首何如也故時愈遠孝子之情倍愴曾可以時遠淡然平安乎今不知古人據服名禫之義果屬何居而要之如鄭氏淡然平安之說亦所未安也或止以終喪二字標名爲近耳至如祭儀則或少減再期但取意虔不以備物爲尚可也

愚按近制以二十七月始聽除服則禫乃易喪從吉之限也是豈孝子之心所能恝然故禫祭在士大夫家自不可廢

至此始易色衣飲酒食肉復寢

右自卒哭虞禫以下諸儀節此蓋依古三月而葬之序循次酌訂耳其實後世葬親十九不能符三月卽舉之規爲人子者但求通乎其義於虞祔卒哭等儀節通便行之始合禮意不然則拘泥難通雖按古行之究無當禮義耳

附喪葬所宜通融八事

第一衣帛斷在宜禁至如衰麻等項今人豈能如式而製又卽有力者如式製成其實止服於七七百日奠獻之時究非三年內之常服夫一不常服卽古設衰麻之等級爲應付虛文況終不能如式而製乎不若于夏卽於時下農夫所衣至粗麻布製一切冠服而春秋冬卽於至粗疏棉布製衣爲三年中可以常服之服而冠帶則依倣古制而通便爲之庶幾質愨無僞而且可終三年如一日也

第二飲酒食肉斷在宜戒而如三日不食期年內不食菜果則必不可蓋一則懼守禮者有滅性難堪之憂一則

懼開古今人子以人人違禮之罪夫先王制禮原期範萬世於在宥而使人人犯違禮不孝之條是屬何禮乎先王而在肯制此禮耶正不如力禁其飲酒食肉而聽其尋常飲食資養卽菜果亦在不禁之列庶幾上可全孝子之生次且可免中人於罪是乃得先王制禮本義而足範世於通行久行耳

第三三年之內北人寢炕南人寢牀是宜通融蓋北方寒冷隆冬非火炕難堪南方卑濕寢處非牀則疾病易生拘守禮文而戕賊親生之身且將誰爲襄親大事乎卽親靈之不怡可推想而知也故但使爲孝子而寢炕牀

者布衾布褥粗簀粗席而又無內宿卽合禮義儻若三年之內必寢苫枕塊夜臨地上卽中人十九不遵徒使此禮空懸前此千萬年而後世且千萬年空懸而已是豈達於先王制禮曲成萬物不遺之義乎故變而通之正所以全禮令可實行也

第四今之葬親必不能三月而襄事者古葬具簡質後世儀文繁縟雖欲三月葬而不得今若裁一切非禮虛飾而但量力製墓製槨卽墓亦相其土脈而不盡拘于柏槨灰隔且卽誌石墓碣必不可已之端亦稍俟歲季之閒補足如此則爲力稍易縱不能盡符三月之期而要

之五七月亦自可辦爾

第五近來閒有現任官遭父母之喪苟係才能則許給假數月歸里營葬畢如期仍赴本任此蓋國家卹民任官切體人情之意但是爲人子者終屬冒喪從事必心體國家設立此制本意倍盡職業方爲無負君恩亦始無負親恩耳又必於地方上興利除弊視前人因循而相仍者立見興除永留實惠于地方乃見眞能仰體明旨不但貪祿戀位耳若毫無矢心建樹實意卽戀榮忘親之咎流俗不知責備要其得罪于天地鬼神不能免矣

第六墳塋無取太大卻宜力節浮費多樹良柏良楸令之充滿佳城蓋孝子事死如生生則期于居親身者深邃清幽死則期於葬親體者鬱葱氤氳且塋中置屋既看守匪易且最難在此力量而兼之風雨漂搖不久便壞若得柏成楸茂不過一二十年便可鬱鬱葱葱成一佳城妥怡親靈耳

第七近墳左右必置有祭田蓋置有祭田不但主人歲中可數到塋中省墓卽家人輩歲中春夏討租亦有數回往返得以查看墓碣樹枝

第八塋墓所以安親體祠堂祭田所以妥親靈吾親生爲敬祖睦宗之親而無宗祠以祀其親無祭田以推惠于

族縱有家祠不廢時饗吾親英靈樂乎否耶故爲子孫者無力則已如其但有微力與其多爲子孫置浪費之產不如仰體親志分二三分倡建祖祠歲時公祭倡營祭田祭祖之餘分惠貧宗見吾親之有子吾宗之有人

右入者特從親終之後略從人子之正分與吾親志事之攸存者按實從質姑循子職耳若夫忠于事君盡瘁樹績終于立身行道顯親則在孝子之用心矣

祭

祭者子孫所以接祖考之精神于異世之上也爲子孫而不知祭其祖考是爲忘木本而迷水源失人理矣然

如祭而不敬猶之乎不祭也是故語祭但取能祭不求備物但責能敬不重豐盈匪不責備物豐盈也備物豐盈或至憚難中止其弊正與徒祭無誠均是皆議禮者拘泥未達貽之咎耳

凡祭縱不能如古人散齋致齋之嚴恪亦必於是日收斂身心

凡陳設果品餚饌與夫灌獻跪拜之節務極誠敬有如在之虔始爲近禮正不必以備物爲尙若但求備物而不知致虔則祭亦止成虛文不但神不歆顧卽子孫之精神不能通於祖父漠如路人而一氣相承之義渙然離矣尙何

望其廑善繼善述體親志事於終身乎故祭主誠敬子孫所以接祖宗之氣脉亦所以養子孫之孝心而不失子職也

祭有喪祭有時祭喪祭行於喪中時祭行於四季又有節祭如元旦上元中秋十月朔日冬至生日忌日之類清明則行於上墓拜掃之類此常祭也此外則有登第生子娶婦遷官誥封諸節目行於常祭之外至如四時獻新則尤屬子孫所宜留神之端蓋思其所嗜事亡如存所以將子孫之心而於此且寓型家敎孝之義此古孝子慈孫之所由懇款篤摯不敢以爲瑣節而忽也然如上諸條節目已多要知禮亦忌煩非儉於吾親也太煩則必且近瀆正恐懈於將事忽於備物反來慢神之虞致開不敬之罪耳故於諸祭中較量損益豐約一歲中旣有元旦清明中秋十月初一日並生日忌日等稍豐之祭又有上元冬至及獻新之節行於四時之中卽四時仲月之祭亦似宜節也

在喪亦不可廢祭蓋喪必近親而祭者乃遠親卽近親之親近親所欲祭而不得者也故在喪遇大節祭必不可廢至如禮文易服行事是蓋謂祭於禮屬五禮之吉不可以喪服行事耳獨未思祖孫一氣一家吉凶同患之情自應生死不二子哀其親祖豈有不哀其孫之理且如果用麻

布棉布爲衰卽何不可作祭祖之服敫古禮有近細密而不可行者此類是也又禮約有言曰祖先神主以宗子奉祀支子只隨班助祭不得僭祭此言亦難執方蓋所謂宗子奉祀者謂宗法未廢宗祠尙存者耳支子不得僭祭者謂上有宗子主祭又有宗祠可祭耳今宗法旣廢卽縉紳家大半無有公祠況各門支分離居蕩析若禁支子不得僭祭無論不可行於宗法墮落之日將大宗廣族百其戶無有祖龕得隨時薦獻以伸子孫之心卽此百千門千百丁皆成無祖之孫不孝之嗣矣拘往例而率天下大半成不孝之門者必此之由矣故祖龕斷宜每門皆具以便支

子隨時奠獻必如本有宗祠則元旦冬至公祭之日支子
只隨班行禮可耳且如世襲之家宗子主祭之說則亦尚
可舉行至若尋常縉紳嫡長子孫式微愚癡不堪主祭者
往往而然即宗法亦豈能行乎故除世襲家外如有宗祠
但以年長輩高有德望而達禮體者主祠可耳禮約之言
不可執執則反害禮也

大事必告祖龕

但有新味未薦祖龕不可輒自入口或與兒女

遇父母忌日非大不得已不可輕與宴會

附

天地不可以士庶人祭然如人生于天地元旦設香案于
院率子孫四叩以謝天地之覆載生成是亦禮之可以義
起者

臘月二十三祭竈元旦祭宅中土神井龍神亦皆不可廢
蓋神道雖渺然如古人入蜡之祭凡爲生民除禾害佐農
工者皆報賽以答其惠矧如宅中土神井竈皆人家之攸
賴歲必一報亦奚容略

四禮寧儉編終

四禮寧儉編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以冠
婚喪祭四禮無貴乎繁重宜崇尚質樸始易遵行
因取前人所傳家禮纂本更爲刪易務從省約又
名豐川家規蓋所以教其子弟者與呂維祺四禮
約言宋纁四禮初稿用意大畧相近而立法則尤
爲簡畧焉

昏禮通考二十四卷

〔清〕曹庭棟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昏禮通考二十四卷》提要

昏禮通考例說

昏與喪爲人道之始終皆禮之大者而[illegible]往往詳於喪而畧於昏故喪禮有專書而昏禮獨闕焉棟年來園居杜門參訂三禮[illegible]中有關昏禮者摘采其文節引疏解[illegible]定制并蒐史傳及羣言雜說以廣之自[illegible]於庶人逓詳昏禮始末推及變禮雜儀分條類聚薈萃爲編四閱歲三易稾而卒業題曰昏禮通考凡以表彰

聖經宣揚

國制爲主而於稽古之中益稟從今之義謹以現

行定制集爲一卷冠於簡首上以昭

天家大婚之重俾薄海內外咸仰

隆儀下之使世俗嫁娶知守成規不敢踰僭禮所不及法以維之律令並著於篇定制而外采諸往籍另爲二十四卷別其條目則有六十引經文以爲據者十居其九其間有借用如卜昏經無其文借用冠禮筮儀之類是也有複見如經云納采用鴈見於納采篇複見於用鴈篇之類是也他如家語大戴記雖不列諸學官而所載

無非往聖昔賢之明訓采錄其文例得與諸經並列焉若歷代之儀節不同諸家之議論各異鉅細弗遺雅俗畢舉皆以資言禮者之考鑒至於異俗禮如高麗倭國之類雖明載史傳無與齊民之娶概不參入全書體例大畧如斯其中有以鄙言案其下者或釋文義或審是非或參同異不拘一格要以酌古準今期於無弊非敢獨出已見揎加論斷也嘗見昆山徐氏有讀禮通考一書乃專輯喪禮者與棟所輯昏禮體例別而取裁同顧其積卷盈尺茲則僅及其十之

三四得毋喪禮本詳而昏禮本畧之故與以棟耳目荒陋捃摭多疎補其遺而正其誤尚俟夫博聞好禮之君子云

乾隆十九年中春之月既望慈山曹庭棟書於六圖茅屋

昏禮通考目錄

昏禮通考目錄終

昏禮通考卷首

嘉善 曹庭棟 謹輯

今制昏禮

大清會典

皇帝大婚禮

順治八年行

大婚禮題定禮儀

納采鞍馬十匹甲十副緞一百疋布二百疋金茶筒一具銀盆一圓

大徵黃金二百兩白金一萬兩金茶筒一具金

盆一圓銀盆一圓銀桶一具銀茶筒一具緞一千疋布二千疋鞍馬二十匹馱甲二十副常等甲三十副

發冊奉迎前期一日遣官各一員祭告

天

地

太廟是日早鑾儀衛官陳鹵簿大駕於

太和殿前設

皇后儀仗於

皇后邸前禮部官設黃案於院內正中置

金冊寶盤於案上設黃案一於正案之東又設黃案一於

太和殿內正中設綵亭二於

太和門外階下內院官禮部堂官朝服以次捧冊寶進由中道行入置黃案上奏請

皇帝陞殿

皇帝具禮服

御太和殿

閱冊寶畢內院官捧

制冊寶授往封使臣使臣跪受由中道捧出禮部堂

官前導至

太和門外置各綵亭內校尉舁亭

冊在前

寶在後前排御仗二對由協和門出詣

皇后邸

皇帝還宮遣親王奏請

皇太后幸

位育宮

皇太后陞輿陳儀仗作樂至協和門儀仗停止

皇帝出迎於

太和門內
皇太后輿由
太和殿御道陞宮
皇帝步從○封使前至
皇后邸后父率親屬朝服出迎
皇后同母朝服迎於院內后母以下以次序立封使
捧
冊寶進由中道入置所設東案上宣讀官西向立宣
制冊寶文次第捧授侍左二女官女官跪接恭獻
皇后

皇后就跪所次第恭受轉授侍右二女官女官跪接
置正中案上各盛內
皇后輿望
闕行六拜三跪三叩頭禮畢
皇后陞輿女官捧
金冊寶盛仍置綵亭內儀仗鼓樂前導至協和門儀
仗停止（交內執事人役）二女官捧
金冊寶盛前行
皇后輿由中道入至
太和殿階下

皇后降輿由中道陞宮○是日鑾儀衛陳
皇帝鹵簿大駕於
太和殿前教坊司設樂如常儀諸王文武各官俱
朝服齊集於
太和殿前兩翼序立禮部堂官奏請
皇帝陞殿
皇帝具禮服
御中和殿諸王入至
中和殿
皇帝率至

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復
御中和殿諸王出俱復原位立禮部堂官奏請
皇帝陞殿
皇帝御太和殿鳴鐘鼓作樂陞座樂止鳴鞭
賜后父及親屬筵宴諸王羣臣皆與宴畢諸王羣臣
各就拜位行一跪三叩頭禮（不贊）鳴鞭
皇帝還宮○是日公主以下郡君以上王妃以下輔
國將軍夫人以上民公命婦以下都統尚書命
婦以上齊集宮內候
皇帝於

皇太后前行禮畢出

御中和殿後

皇后率皇妃等朝見

皇太后行六拜三跪三叩頭禮畢

皇后還宮

皇太后賜后母及公主王妃命婦等筵宴宴畢

皇太后乘輿還宮

皇帝送至

太和門內還宮○第三日諸王率文武各官上表

行慶賀禮奏請

御太和殿

皇帝陞殿行禮如常儀頒

詔天下

給賜后父后母黃金一百兩白金五千兩緞五百疋布一千疋金茶筩一具銀桶一具銀盆一圓鞍馬六匹盔甲一副撒袋一副弓矢全夏朝衣各一襲夏衣各一襲冬朝衣各一襲冬衣各一襲貂裘各一領上等玲瓏帶一束刀全

給賜后兄弟及隨從人等服物各有差

十一年復行

大婚禮儀並同惟於第三日

皇后行謁見

皇太后禮是日

皇太后儀仗陳於

慈寧門外

皇后儀仗陳於右翼門外

皇后乘輿率公主王妃大臣命婦等由右翼門詣

皇太后宮奏請

皇太后陞座

皇太后禮服御宮作丹陛樂

皇后朝見行六拜三跪三叩頭禮畢公主王妃大臣命婦俱進宮筵宴宴畢

皇太后

皇后還宮

康熙四年

大婚禮遵舊制儀有增定

納采鞍馬十匹盔甲十副緞一百疋布二百疋

擇吉遣禮部堂官內務府總管官爲使俱朝服

奉齋至

皇后邸主婚者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使臣陳禮物於

庭內陳馬於庭外授主婚者主婚者跪受訖率

子弟望

闕謝

恩行三跪九叩頭禮是日

命三公主三輔臣命婦俱便服內大臣侍衛各旗民

公以下武官二品以上滿漢文官侍郎以上俱

朝服各詣

皇后邸設納采筵宴

大徵黃金二百兩白金一萬兩金茶筩一具銀

茶筩二具銀盆二圓緞一千疋鞍馬二十匹馱
甲二十副馬四十匹
命禮部堂官內務府總管官爲正副使俱朝服奉齎
至
皇后邸主婚者朝服出迎於大門外正副使陳禮物
於庭內陳馬於庭外授主婚者主婚者跪受訖
次授
給賜后祖父母父母衣服各跪受訖后祖父率子弟
於庭之南后祖母率諸婦於庭之北望
闕謝

恩如常儀○次日發冊奉迎
闕寶 祭告 冊並同順治八年
欽差奉迎命婦四員前導七員後隨
皇后受冊寶行禮畢 儀並同前 欽天監官報吉時已届
皇后陞輿四命婦捧
金冊寶盝仍置綵亭內
冊在前
寶在後四命婦於
冊寶亭後乘馬前導七命婦乘馬於輿後隨行鑾儀
衛陳儀仗車輅教坊司鼓樂前導

欽差內大臣侍衛俱朝服隨行由
大清中門入行中道至
午門外儀仗停止 交內執事人役
皇后輿由中門入至
太和殿階下內大臣侍衛俱退
皇后降輿內監捧
金冊寶盝前導由中道入至
中和殿奉迎十一命婦俱退恭侍十命婦便服祗
俟
殿前迎接前導後隨

皇后入中宮內監將
金冊寶盝授宮內守
寶內監
皇帝具禮服詣
太皇太后宮
皇太后宮行禮如常儀○是日
皇帝陞太和殿賜
皇后親屬及諸王百官筵宴畢輔臣命婦集於
慈寧宮
皇太后詣

太皇太后宮筵宴至酉時宮內設合巹筵宴行合巹禮

○次日內務府總管官傳諭內監奏請

皇后詣

太皇太后宮

皇太后宮朝見○第三日王等率文武各官進表慶賀

皇帝御殿行禮如常儀頒

詔天下是年納采大徵給賜免婦女謝

恩諸王以下都統尚書以上內大臣及侍衛等公主王妃及大臣命婦免請

太皇太后

皇太后宮隨行禮公主王妃及大臣命婦免會宴

親王婚禮

崇德間定親王行納幣禮珍珠金銀花緞粧緞蟒緞緞袍褂裙共九襲蟒緞衾褥七牀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小簪各三枝金耳墜全副金戒指十枚定婚日設宴席五十娶日設宴席六十凡宴日親王以下及大臣等固倫公主親王妃以下俱會宴如係朝臣之女給女父蟒緞朝衣一涼帽帶靴全給女母蟒袍一襲貂裘一件金耳墜全副鞍馬二匹若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定婚行七九禮用鞍馬盔甲緞布銀器等物○以下俱同筵宴宰牲五九次行聘禮外藩親王之女鞍馬十二匹盔甲十二副閒甲二十四副緞六十疋布六百疋銀桶銀盆銀茶筒各一具外藩郡王之女鞍馬十疋盔甲十副閒甲二十副緞五十疋布五百疋銀桶銀盆銀茶筒各一具外藩貝勒之女鞍馬八匹盔甲八副閒甲十六副緞四十疋布四百疋銀桶銀盆銀茶筒各一具外藩台吉之女鞍馬六匹盔甲六副閒甲十二副緞三十疋布三百疋銀桶銀盆銀茶筒各一具娶日宴宰牲七九外藩王貝勒台吉及妃夫人等送女來者給夏衣各一襲冬衣各一襲貂裘各一領鞓帶一圍刀全撒袋一副弓矢全盔甲一副鞍馬二匹蟒緞緞三十疋布二百疋銀桶銀盆銀茶筒各一具隨從男婦給賞三十人衣服有差凡女之兄弟來送給時衣各一襲○順治九年更定親王婚娶設宴日親王以下輔國公以上民公侯伯以下副都統侍郎阿思哈尼哈番以上固倫公主親王妃以下郡君貝子

夫人以上俱會宴諸王公主等婚家自行禮請民公以下諸大臣禮部傳集朝臣之女加給金二十兩銀一千兩○自親王以下各官爲未分家子納婦各照其父行禮已分家子仍依本身品級

世子郡王婚禮

崇德間定郡王行幣禮珍珠金銀花緞粧緞蟒緞緞袍褂裙共八襲蟒緞衾褥六牀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小簪各三枝金耳墜全副金戒指八枚定婚日設宴席四十娶日設宴席五十凡宴日諸王大臣及公主王妃等會宴如親王例如係朝臣之子給女父母服物如親王例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定婚行

禮筵宴與親王同次行聘禮若外藩親王郡王之女與親王納外藩郡王女例同外藩貝勒台吉之女與親王納外藩貝勒台吉女同娶日宴宰牲七九外藩親王郡王及妃送女來者給與衣物並給女之兄弟賞隨從男婦衣服俱如親王例外藩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時衣貂裘鞓帶撒袋馬如親王例蟒緞緞二十五疋布一百五十疋銀桶銀茶筩各一具隨從男婦給賞二十五人衣服有差○順治九年更定世子郡王納妃俱如親王例朝臣之女加給金十兩銀七百兩

貝勒婚禮

崇德間定貝勒行納幣禮珍珠金銀花緞粧緞蟒緞緞袍褂裙共七襲蟒緞衾褥五牀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小簪各三枝金耳墜全副金戒子六枚定婚日設宴席三十娶日設宴席四十凡宴日郡王以下諸大臣及郡王妃以下俱會宴如係朝臣之女給女父蟒緞朝衣一領帽帶靴全給女母緞袍褂裙各一件金耳墜全副鞍馬一匹馬一匹若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定婚行五九禮筵宴宰牲三九次行聘禮用鞍馬八匹盔甲八副闊甲十六副緞四十疋布四百疋銀桶銀盆銀茶筩各一具娶日宴宰牲五九外藩親王郡王及妃送女來者給與衣物併給女之兄弟賞隨從人衣服俱如親王例外藩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時衣各一襲貂裘一領猞猁猻裘一領鞓帶一圓刀全撒袋一副弓矢全鞍馬一匹蟒緞緞二十疋布一百疋銀茶筩

一具隨從男婦給賞二十人衣服有差○順治九年更定貝勒婚娶設宴日郡王以下輔國公以上民公侯伯以下都統尚書精奇尼哈番以上郡王妃以下貝子夫人郡君以上俱會宴諸王及王妃等婚家自行禮請民公以下諸大臣禮部傳集納朝臣女加給金五兩銀五百兩○又定貝勒以下行禮禁用珍珠裝緞

貝子婚禮

崇德間定貝子行納幣禮珍珠金銀花緞粧緞蟒緞緞袍褂裙共六襲蟒緞衾褥四牀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小簪各二枝金耳墜全副金戒子四枚定婚日設宴席二十娶日設宴席三十凡宴日貝勒以下大臣等及貝勒夫人以下俱會宴如係朝臣之女給女父緞朝衣一領帽帶靴全給女母緞袍褂裙各一件金耳墜全副鞍馬一匹若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定婚行三九禮筵宴宰牲二九次行聘禮鞍馬六匹盔甲六副闊甲十二副緞三十疋布三百疋銀盆銀茶筩各一具娶日宴宰牲三九外藩親王郡王及妃送女來者給與衣物併給女之兄弟賞隨從男婦衣服俱如親王例外藩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時衣各一襲貂裘一領狐裘一領鞓帶一圓刀全撒袋一副弓矢全鞍馬一匹蟒緞緞十五疋布七十疋銀茶筩一具隨從男婦賞給十五人衣服有差○順治九年更定貝子婚娶設宴日貝勒以下輔國公以上貝勒夫

人以下輔國公夫人縣君以上及本旗副都統
阿思哈尼哈番等官以上俱會宴貝勒及夫人等婚家自行
禮請諸大臣禮部傳集朝臣之女加給銀四百兩

鎮國公婚禮

崇德間定鎮國公行納幣禮繡花粧緞蟒緞袍褂裙共五襲蟒
緞緞衾褥四牀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小簪各二枝金耳墜全副金戒指四枚定婚日
設宴席十八娶日設宴二十八席如係朝臣之女給女
父母服物與貝子同若外藩王貝勒台吉之女定婚
行二九禮筵宴宰牲二九次行聘禮鞍馬五匹盔甲五副閑甲十副
緞二十五疋布二百五十疋銀壺銀茶筒各一具娶日宴宰牲三九外藩親
王郡王及妃送女來者給與衣物併給女之兄弟賞隨從男婦衣服俱
如親王例外藩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衣物併給
女之兄弟賞隨從男婦衣服俱如貝子例○順治九年更定鎮國公
婚娶設宴日貝子以下奉國將軍以上貝子夫
人縣君以下鄉君奉國將軍淑人以上及本府
屬員俱會宴婚家自行禮請傳集朝臣之女加給銀三百兩

輔國公婚禮

崇德間定輔國公行納幣禮繡花粧緞蟒緞袍褂裙共四襲蟒
緞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小簪各二枝金耳墜全副金戒指四枚定婚日
設宴席十六娶日設宴二十六席如係朝臣之女給女

父母服物與鎮國公同若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
定婚行一九禮筵宴宰牲二九次行聘禮鞍馬四匹盔甲四副
閑甲八副緞二十疋布二百疋銀盆銀茶筒各一具娶日宴宰牲三九外藩親
王郡王及妃送女來者給與衣物併給女之兄弟賞隨從男婦衣服俱
如親王例外藩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衣物併給
女之兄弟賞隨從男婦衣服俱如鎮國公例○順治九年更定輔國
公婚娶俱如鎮國公例設宴日鎮國公以下奉
國將軍以上縣君鎮國公夫人以下鄉君奉國
將軍淑人以上及本府屬員俱會宴婚家自行禮請傳集

鎮國將軍婚禮

崇德間定鎮國將軍行納幣禮緞衣三襲緞衾褥二牀布衣一
襲布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二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宰牲六娶日
設宴席十五

輔國將軍婚禮

崇德間定輔國將軍行納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一牀布衣一
襲布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二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宰牲四娶日
設宴席十

奉國將軍婚禮

崇德間定奉國將軍行納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一牀布衣一
襲布衾褥一牀金簪二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宰牲三娶日設宴

八席

宗室婚禮

崇德間定凡宗室行納幣禮緞衣一襲布衣一襲緞衾布褥一牀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宰牲二娶日設宴五席○順治九年更定宗室婚娶行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宰牲二娶日設宴六席

覺羅婚娶

崇德間定覺羅婚娶有職者各照品級用無職者與庶民同○順治九年更定無職覺羅行納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宰牲二娶日設宴五席

王以下覺羅以上婚娶通例

崇德間定親王以下婚娶如違定例多用者多用之物入官兩家俱議罪○順治九年定王以下公以上凡奉

旨賜婚者俱朝服於

中和殿或於

位育宮謝

恩不贊行三跪九叩頭禮及成婚日再行三跪九叩頭禮○康熙元年定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有

婚嫁事報明禮部具題布改爲緞餘俱仍舊

公主婚禮

崇德間定公主下婚於朝臣定婚進獻用一九禮用駱駝馬設宴七十席行聘進獻用九九禮用駱駝馬盔甲下嫁日設宴九十席如下嫁外藩止用牲酒不設筵宴

郡主婚禮

崇德間定親王女嫁於朝臣進聘禮馬十五匹鞍十五副盔甲十五副定婚日嫁日筵宴如親王例嫁於外藩王貝勒台吉等定婚行七九禮用駱駝馬羊筵宴宰牲五九次行聘禮馬六十匹牛六十頭羊六百隻娶日宴宰牲七九媵送侍婢八名男婦五戶○順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七匹鞍七副盔甲七副

縣主婚禮

崇德間定郡王女嫁於朝臣進聘禮馬十三匹鞍十三副盔甲十三副定婚日嫁日筵宴如郡王例嫁於外藩王貝勒台吉等定婚行禮筵宴如親王女例次行聘禮馬五十匹牛五十頭羊五百隻娶日宴宰牲七九媵送侍婢七名男婦四戶○順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五匹鞍五副盔甲五副

郡君婚禮

崇德間定貝勒女嫁於朝臣進聘禮馬十一匹鞍十一副盔甲十一副定婚日嫁日筵宴如貝勒例嫁於外藩王貝

勒台吉等定婚行禮（如親王女例）筵宴（宰牲三九）次行聘
禮（馬四十匹牛四十頭羊四百隻）娶日宴（宰牲五九）媵送（侍婢六名男婦三戸）
○順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四匹鞍四副盔甲四副）

縣君婚禮

崇德間定貝子女嫁於朝臣進聘禮（馬九匹鞍九副盔甲九副）定婚日嫁日筵宴（如貝子例）嫁於外藩王貝勒台
吉等定婚行禮（如親王女例）筵宴（宰牲二九）次行聘禮（馬三十匹牛三十頭羊三百隻）娶日宴（宰牲三九）媵送（侍婢五名男婦二戸）○順
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三匹鞍三副盔甲三副）

鄉君婚禮

崇德間定鎭國公女輔國公女嫁於朝臣進聘
禮（馬七匹鞍七副盔甲七副）定婚日嫁日筵宴（如鎭國公輔國公例）嫁
於外藩王貝勒台吉等定婚行禮（如親王女例）筵宴（宰牲二九）次行聘禮（馬二十五匹牛二十五頭羊二百五十隻）娶日宴（宰牲三九）鎭國公女媵送（侍婢四名男婦二戸）輔國公女媵送（侍婢三名男婦二戸）○順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二匹鞍二副盔甲二副）

王以下公以上嫁女通例

順治九年題定凡奉
旨賜婚公主郡主等外藩王以下內外各官俱朝服

於
中和殿或於
位育宮謝
恩不贊行三跪九叩頭禮成婚日再行三跪九叩頭
禮○康熙五年定鎭國將軍輔國將軍女嫁於
外藩媵送（滿洲男婦二名蒙古漢人男婦六名）奉國將軍奉恩將
軍女媵送（不許用滿洲止用蒙古漢人男婦六名）宗室女媵送（蒙古漢人男婦四名）○七年定外藩親王女媵送（侍婢八名男婦五戸）
外藩郡王女媵送（侍婢七名男婦四戸）外藩貝勒女媵送（侍婢六名男婦三戸）外藩貝子女媵送（侍婢五名男婦二戸）外藩鎭

國公女媵送（侍婢四名男婦二戸）外藩輔國公女媵送（侍婢三名男婦二戸）一等台吉塔布囊以下四等台吉塔布
囊以上女（係屬下人媵女二口家下人媵女六口）台吉等女出嫁
媵送（侍婢許增兩名）○八年定凡奉
旨賜婚郡主以下者謝
恩行禮俱由禮部具題○又定出嫁郡主縣主歸寧
母家有給人口者（不准給滿洲准給蒙古漢人八名）出嫁郡君
以下鄉君以上歸寧（准給蒙古漢人六名）出嫁鎭國將軍
女以下宗女以上歸寧（准給蒙古漢人四名）

官民婚禮

崇德間定超品公行納幣禮緞衣五襲緞衾褥三牀布衣二襲布衾褥二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全副金簪四枝定婚日宴用牲十娶日設宴二十五席和碩公主額駙爲子娶婦禮同民公行納幣禮緞衣四襲緞衾褥二牀布衣一襲布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全副金簪三枝定婚日宴用牲八娶日設宴二十席郡主額駙爲子娶婦禮同都統精奇尼哈番承政行納幣禮緞衣三襲緞衾褥二牀布衣一襲布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全副金簪二枝定婚日宴用牲六娶日設宴十五席縣主額駙爲子娶婦禮同內大臣大學士副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參政等官行納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一牀布衣一襲布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全副金簪二枝定婚日宴用牲四娶日設宴十席郡君額駙爲子娶婦禮同一等侍衛護衛參領前鋒參領學士郎中御史等官行納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一牀布衣一襲布衾褥一牀金耳墜全副金簪二枝定婚日宴用牲三娶日設宴八席縣君額駙爲子娶婦禮同二等侍衛護衛佐領員外郎鳴贊等官行納幣禮緞衣一襲布衣一襲緞衾布褥一牀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二娶日設宴六席鄉君額駙爲子娶婦禮同三等侍衛護衛等官行納幣禮緞衣一襲布衣一襲緞衾布褥一牀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二娶日設宴五席親軍校護軍校主事等官行納幣禮布衣二襲

布衾褥一牀銀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一娶日宴用牲三軍民人等行納幣禮布衣一襲布衾褥一牀銀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一娶日宴用牲二自超品公以下至軍民人等婚娶若違定例多用者多用之物入官兩家俱議罪○順治九年更定民公行納幣禮緞衣五襲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九娶日設宴二十席侯行納幣禮與民公同定婚日宴用牲八娶日設宴十八席伯行納幣禮與侯同定婚日宴用牲七娶日設宴十七席一品官行納幣禮緞衣四襲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六娶日設宴十五席二品官行納幣禮緞衣三襲緞衾褥二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四娶日設宴十席三品官行納幣禮與二品同定婚日宴用牲三娶日設宴八席四品官行納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二娶日設宴六席五品官行納幣禮與四品同定婚日宴用牲二娶日設宴五席六品以下官員行納幣禮俱與五品官同定婚日宴用牲二娶日宴用牲三軍民人等行納幣禮緞衣一襲緞衾褥一牀金耳環全副定婚日宴用牲一娶日宴用牲二○康熙七年定民公行納幣禮緞衣五襲緞衾褥四牀金項圈一具金簪四枝金耳墜全副金戒指四枚定婚日設宴十六席娶

日設宴二十六席侯行納幣禮緞衣五襲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設宴十三席娶日設宴二十席伯行納幣禮與侯同定婚日設宴十二席娶日設宴十八席一品官行納幣禮緞衣四襲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設宴十席娶日設宴十六席二品官行納幣禮緞衣三襲緞衾褥二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設宴八席娶日設宴十二席三品官行納幣禮與二品官同定婚日宴用牲八娶日設宴九席四品官行納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二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七娶日設宴八席五品官行納幣禮與四品官同定婚日宴用牲六娶日設宴六席六品以下官員行納幣禮與五品官同定婚日宴用牲五娶日宴用牲七軍民人等婚娶行禮俱與順治九年定例同○雍正元年定民公行納幣禮緞衣四襲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一副定婚日宴用牲九娶日設宴二十席侯行納幣禮緞衣四襲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一副定婚日宴用牲八娶日設宴十八席伯行納幣禮緞衣四襲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一副定婚日宴用牲七娶日設宴十七席一品官行納幣禮緞衣三襲緞衾褥三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一副定婚日宴用牲六娶日設宴十五席二品官行納

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二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三枝金耳墜一副定婚日宴用牲四娶日設宴十三席三品官行納幣禮緞衣二襲緞衾褥二牀金項圈一具金簪二枝金耳墜一副定婚日宴用牲三娶日設宴八席四品官行納幣禮緞衣一襲緞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一副定婚日宴用牲二娶日設宴六席無品級宗室禮同五品官行納幣禮緞衣一襲緞衾褥一牀金項圈一具金耳墜一副定婚日宴用牲二娶日設宴五席閑散覺羅禮同六品以下官員行納幣禮與五品同定婚日宴用牲二娶日用牲三自四品以下金項圈金耳墜各聽其力能具者備用軍民人等行納幣禮衣一襲衾褥一牀定婚日宴用牲一娶日宴用牲二凡有品級官員婚嫁各用伊執事鼓樂人不得過十二名燈不得過六對無品級閒散人及生監軍民不得僭用執事鼓樂人不得過八名燈不得過四對一應靡費槩行嚴禁

頒行則例康熙年間定公侯伯娶妻併未分家子娶媳婦俱送緞衣五套緞被褥三牀金項圈一個金簪三枝金墜子一對初定禮公用羊九隻燒黃酒二十五瓶侯用羊八隻燒黃酒二十三瓶伯用羊七隻燒黃酒二十二瓶成婚禮公用羊

十四隻桌子二十張燒黃酒三十瓶侯用羊十三隻桌子十八張燒黃酒二十七瓶伯用羊十二隻桌子十七張燒黃酒二十六瓶一品官娶妻併未分家子娶媳婦俱送緞衣四套緞被褥三牀金項圈一個金簪三枝金墜子一對初定禮羊六隻燒黃酒二十瓶成婚禮羊十隻桌子十五張燒黃酒二十五瓶二品三品官娶妻併未分家子娶媳婦俱送緞衣三套緞被褥二牀金項圈一個金墜子一對其二品官金簪三枝三品官金簪二枝初定禮二品官用羊四隻燒

黃酒十五瓶三品官用羊三隻燒黃酒十瓶成婚禮二品官用羊八隻桌子十張燒黃酒二十瓶三品官用羊六隻桌子八張燒黃酒十五瓶無品級宗室閒散覺羅四品官以下有頂帶官員以上娶妻併未分家子娶媳婦俱送緞衣二套緞被褥一牀金項圈一個金墜子一對初定禮宗室覺羅四五品官俱用羊二隻燒黃酒八瓶六品官以下用羊二隻燒黃酒五瓶成婚禮宗室及四品官用羊五隻桌子六張燒黃酒十二瓶覺羅及五品官用羊四隻桌子五張燒黃酒十瓶六品官以下用羊三隻燒黃酒八瓶兵民娶妻娶媳婦俱送衣服一套被褥一牀初定禮羊一隻燒黃酒三瓶成婚禮羊二隻燒黃酒五瓶以上凡猪俱入羊數鵝鴨雞隨便用俱不許逾禮

康熙三十九年禮部奉

旨覆議定自民公侯伯以至兵民其婚禮仍照前例今有品無品筆帖式俊秀烏林大護軍撥什庫以至兵民婚娶不許用桌張凡官民婚娶止許照例行初定禮成婚禮不許行插戴等定禮其

迎娶輔上不許用綵結樓亭其漢人婚娶亦照定例止行初定禮成婚禮四品官員以上紬緞不得過八疋金銀首飾不得過八件桌子食盒不得過十件五品以下紬緞不得過六疋金銀首飾不得過六件桌子食盒不得過八件八品以下至有頂帶人員以上紬緞不得過四疋桌子食盒不得過六件無職人及兵民紬絹不得過四疋果盒不得過四件其金銀財禮官民概不許用其漢人婦女有僭用冠帔補服大轎者亦應禁止違者罪坐夫男

雍正元年五月禮部等奉
旨議覆婚嫁之禮自康熙三十九年通行定例禁止
僭越在案惟是遵行已久恐官員兵民人等未
能實力奉行今仰承
聖諭量加參酌除家道不足之人聽其自爲節省外
如有違例僭越者依律治罪自民公侯伯一品
二品三品官娶妻並未分家子娶媳婦俱照舊
定例各減去緞衣一套燒黃酒減照羊數無品
級宗室閑散覺羅四品官以下有頂帶官員以
上娶妻並未分家子娶媳婦俱照舊定例金項

圈金耳墜各聽其力能者備用外各減去緞衣
一套燒黃酒減照羊數兵民娶妻娶媳婦燒黃
酒減去俱照羊數餘仍照舊定例遵行

[大清律例]乾隆元年奉
勅重修

男女婚姻

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或)有殘(或廢)疾病老幼庶出
過房(同宗)乞養(異姓)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
願(不願即止願者同媒妁)寫立婚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
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殘疾老幼庶養之類)而輒悔
者(女家主婚人)笞五十(其女歸本夫)雖無婚書但曾受聘
財者亦是 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杖
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後定娶者(男家主婚人)知情(主婚人)
與(女家)同罪財禮入官不知不坐追還財禮(給後定娶之人)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
仍從後夫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仍令娶前女後聘聽其別嫁)不追財禮 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姦盜者
(男子有犯聽女別嫁女子有犯聽男別娶)不用此律 若爲婚而女
家妄冒者(主婚人)杖八十(謂如女有殘疾卻以妹妄冒相見後卻以殘疾女成婚之類)追還財禮男家妄冒者加一等(謂如與親男定

婚卻與義男成婚又如男有殘疾卻令弟兄妄冒相見後卻以殘疾男成婚之類)不追
財禮未成婚者仍依原定(所妄冒相見之無疾兄弟姊妹及親生之子爲婚如妄冒相見男女先已聘許他人或已經配有室家者不在仍依原定之限)已成
婚者離異 其應爲婚者雖已納聘財期約未
至而男家強娶及期約已至而女家故違期者
(男女主婚人)並笞五十 若卑幼或仕官或買賣在
外其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自卑幼出外之)
後爲定婚而卑幼(不知)自娶妻已成婚者仍舊爲
婚(尊長所定之女聽其別嫁)未成婚者從尊長所定(自定者從其別
嫁)違者杖八十(仍改正)○條例 一嫁娶皆由祖

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婚其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婚若已定婚未及成親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

一男女婚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爲親者並行禁止　一招壻須憑媒妁明立婚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許出贅其招壻養老者仍立同宗應繼者一人承奉祭祀家產均分如未立繼身死從族長依例議立

一女家悔盟另許男家不告官司強搶者照強娶律減二等其告官斷歸前夫而女家與後夫

奪回者照搶奪律杖一百徒三年

典雇妻女

凡將妻妾受財(立約出)典(驗日暫)雇與人爲妻妾者本夫杖八十典雇女者(父)杖六十婦女不坐　若將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杖一百妻妾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與同罪並離異(女給親妻妾歸宗)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仍離異)○條例

一將妻妾作姊妹及將親女幷姊妹嫁賣與人作妻妾使女名色騙財之後設詞託故公然領去或輒起程中途聚衆行兇邀搶人財者除實

犯死罪外其餘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爲民媒人知情同罪

妻妾失序

凡以妻爲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爲妻者杖九十並改正　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

逐壻嫁女

凡逐(已入贅之)壻嫁女或再招壻者杖一百其女不坐(如招贅之女通同父母逐壻改嫁者亦坐杖一百後婚)男家知而娶(或後)贅者同罪(未成婚者各減五等財禮入官)不知者亦不坐其女

斷付前夫出居完聚

居喪嫁娶

凡(男女)居父母及(妻妾居)夫喪而身自(主婚)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父母)喪(而)娶妾妻(居)夫(喪)女(居父母喪而)嫁人爲妾者各減二等若命婦夫亡(雖服滿)再嫁者罪亦如之(亦如凡婦居喪嫁人者擬斷)追奪(誥勅)並離異知(係居喪及命婦)而共爲婚姻者(主婚人)各減五等(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仍離異追財禮)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除承重孫外)而嫁娶者杖八十(不離異)妾不坐

若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婚者

杖八十　其夫喪服滿(妻妾)果願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婦人及娶者俱不坐未成婚者追歸前夫之家聽從守志追還財禮已成婚者給與完聚財禮入官○條例　一孀婦自願改嫁翁姑人等主婚受財而母家統衆強搶者杖八十其孀婦自願守志而母家夫家搶奪強嫁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其娶主不知情不坐知情同搶照強娶律加三等未成婚婦女聽回守志已成婚而婦女不願合者聽如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者照威逼例充發

父母囚禁嫁娶

凡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孫自嫁娶者杖八十(若男娶妾女嫁人)為妾者減二等其奉(囚禁)祖父母父母命而嫁女娶妻者不坐亦不得筵宴(違者依父母囚禁筵宴律杖八十)

同姓為婚(為婚兼妻妾言)

凡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

尊卑為婚

凡外姻有服(或)尊屬(或)卑幼共為婚姻及娶同母異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各以親屬相姦論　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己之)堂外甥女若女壻(之姊妹)及子孫婦之姊妹(雖無服)並不得為婚姻違者(男女)各杖一百　若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雖無尊卑之分尚有緦麻之服)杖八十並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條例　一男女親屬尊卑相犯重情或干有律應離異之人俱照親屬已定名分各從本律科斷不得妄生異議致罪有出入其間情犯稍有可疑揆於法制似為太重或於大分不甚有礙者聽各該原問衙門臨時勘酌擬奏　一前夫子女與後夫子女苟合成婚者以娶同母異父姊妹律條科斷　一外姻親屬為婚除尊卑相犯者仍照例臨時勘酌擬奏外其姑舅兩姨姊妹聽從民便

娶親屬妻妾

凡娶同宗無服(姑姪姊妹)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男女)各杖一百若娶(同宗)緦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杖

六十徒一年小功以上之妻各以姦論（自徒三年至絞斬）其親之妻曾被出及已改嫁而娶為妻妾者（無服之親不與）各杖八十　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不問被出改嫁）各斬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不問被出改嫁俱坐）各絞　妾（父祖妾不與）各減妻二等（被出改嫁者遞減之若原係妻而娶為妾當從妻論原係妾而娶為妻仍從妾減科）　若娶同宗緦麻以上姑姪姊妹者亦各以姦論（除應死外）並離異

娶部民婦女為妻妾

凡府州縣親民官任內娶部民婦女為妻妾者杖八十若監臨（內外上司）官娶（見問）為事人妻妾及女

為妻妾者杖一百女家（主婚人）並同罪妻妾仍兩離之女給親（兩離者不許給與後娶者亦不給還前夫令歸宗其女以父母為親當歸宗或已有夫又以夫為親當給夫完聚）財禮入官　恃勢強娶者各加二等女家不坐（婦還前夫女給親）不追財禮若為子孫弟姪家人娶者（或和或強）罪亦如之男女不坐（若娶為事人婦女而於事有所枉者仍以枉法從重論）

娶逃走婦女

凡娶（自己）犯罪（已發在官而）逃走（在外之）婦女為妻妾知（逃走之）情者與同（其所犯之本）罪（其婦人加逃罪二等其娶者不加罪）至死者減一等離異不知者不坐若無夫（又）會赦免罪者不離（有不合仍離）

強占良家妻女

凡豪強勢力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婦女給親（婦歸夫女歸親）配與子孫弟姪家人者罪（歸所主）亦如之（所配）男女不坐（仍離異給親）○條例

一強奪良人妻女賣與他人為妻妾及投獻王府并勳戚勢豪之家者俱擬絞監候　一強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

娶樂人為妻妾

凡（文武）官（并）吏娶樂人（妓者）為妻妾者杖六十並離異（歸宗不還樂工財禮入官）若官員子孫（應襲蔭者）娶者罪亦如之註冊候蔭襲之日（照蔭襲本職上）降一等敘用

僧道娶妻

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女家（主婚人）同罪離異（財禮入官）寺觀住持知情與同罪（以因人連累不在還俗之限）不知者不坐　若僧道假託親屬或僮僕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姦論（凡僧道犯姦加凡人和姦罪二等）（婦女還親財禮入官強者以強姦論）

良賤為婚姻

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爲妻者杖八十女家主婚人減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指家長言爲婢者杖一百若妾以奴婢爲良人而與良人爲夫妻者杖九十妄冒由家長坐家長由奴婢坐奴婢各離異改正謂入籍爲婢之女改正復良

出妻

凡妻於七出無應出之條及於夫無義絶之狀而擅出之者杖八十雖犯七出無子淫泆不事舅姑多言盜竊妒忌惡疾有三不去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有所娶無所歸而出之者減二等追還完聚　若犯義絶應離而不離者亦杖八十若夫妻不相和諧而兩願離者不坐情既已離難強其合　若夫無願離之情妻輒背夫在逃者杖一百從夫嫁賣其妻因逃而輒自改嫁者絞監候其因夫棄妻逃亾三年之內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妾各減二等有主婚媒人有財禮乃坐無主婚人不成婚禮者以和姦刁姦論其妻妾仍從夫嫁賣　若婢背家長在逃者杖八十因而改嫁者杖一百給還家長　窩主及知情娶者各與妻妾奴婢同罪至死者減一等財禮入官不知者主娶者言俱不坐財禮給還　若出婦之女期

親以上尊長主婚改嫁者罪坐主婚妻妾止得在逃之罪餘親主婚者餘親謂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尊長卑幼主婚改嫁者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事由男女男女爲首主婚爲從至死者主婚人並減一等不論期親以上及餘親係主婚人皆杖一百流三千里〇條例　一妻犯七出之狀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輒絶犯姦者不在此限　一期約已至五年無過不娶及夫逃亾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別行改嫁亦不追財禮

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

凡嫁娶違律若由男女之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違律之罪獨坐主婚男女不坐餘親主婚者餘親謂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尊長卑幼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得減一等事由男女爲首主婚爲從得減一等至死者除事由男女自專依律論死其由主婚人並減一等主婚人雖係爲首罪不入於死故並減一等男女已死從罪至死亦是滿流不得於主婚人流罪上再減　其男女被主婚人威逼事不由已若男年二十歲以下及在室之女雖非威逼亦獨坐主婚男女俱不坐不以首從科之　未成婚者各減已成婚罪五等如絞罪減五等杖七十徒一年半餘類推

減若媒人知情者各減(男女主婚)犯人罪一等不
知者不坐　其違律爲婚各條稱離異改正者
雖會赦(但得免罪)猶離異改正離異者婦女並歸宗
財禮若娶者知情則(不論已未成婚俱)追入官不知
者則追還主○條例　一凡紳衿庶民之家如
有將婢女不行婚配致令孤寡者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係民的決紳衿依律納贖令其擇配
一福建臺灣地方民人不得與番人結親違者
離異民人照違
制律杖一百土官通事減一等各杖九十該地方官

如有知情故縱題參交部議處其從前已娶生
有子嗣者卽安置本地爲民不許往來番社違
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昏禮通考卷首終

昏禮通考卷第一

嘉善　曹庭棟　輯

昏禮原始

儀禮士昏禮

鄭氏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
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
賈氏曰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
三光考靈曜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
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
五刻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邱氏濬曰今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
陽家書選擇時辰雖昕旦晝夜亦皆成禮殊爲
紕繆
庭棟案士昏禮經文篇首卽曰下達蓋謂
自士以至庶人其禮同也士冠禮又曰無
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制年未五十而
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仍服士服故大
夫無冠禮若禮三十而娶室亦無大夫昏
禮然禮五十以上許改娶故大夫亦有昏
禮今不見於儀禮者亾其篇耳至於王者

昏禮散見戴記不詳不備自漢以來儀注各殊而行禮節次亦仍士昏禮之名賈氏謂昏禮有六尊卑皆同是也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王者惟不親迎與士禮爲異

周禮以嘉禮親萬民

鄭氏曰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

賈氏曰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

王氏昭禹曰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美之至則爲嘉無以文之不能充善而至於美充美而至於嘉此禮之所以設也

鄭氏鍔曰吉之與嘉皆美善之義祭祀之禮謂之吉以祭有受福之道也嘉則非特吉而已雖美亦未足以盡之易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且天運至於南方萬物相見無所不通然後爲嘉之會人道至於亨嘉之會然後足以合禮茲嘉所以爲美之至也

黃氏度曰嘉禮所以教民相親也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人

庭棟案周官大宗伯掌吉凶軍賓嘉五禮五禮之中各自爲別故嘉禮爲五禮之一昏禮又爲嘉禮中之一公羊傳曰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則昏禮亦可謂之吉禮然惟大吉而非常吉此其所以爲嘉與又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陰禮者嫁娶之禮以其爲內事且昏時成禮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先王之教使各得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民之所以不怨也

禮記昏義

陸氏曰鄭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所由成也

孔氏曰此於別錄屬吉事經解註云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與妻之親屬亦稱昏姻故鄭註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父爲姻婦父爲昏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昏兄弟是也其天地

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易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旣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

風俗通義 昔女媧氏禱祠神祇而爲女媒因置昏姻

古史考 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庭棟案包犧氏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乾爲父坤爲母震坎艮爲三男巽離兌爲三女此正明陰陽定尊卑以正夫婦之始也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原夫天地生人以來卽有男女然僅可謂之男女不可謂之夫婦以未有禮以合之也序卦云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蓋天下之情不合則不能有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儷皮之制其受賁之義禮之始乎孔氏禮疏據易緯以爲始於遂皇應氏風俗通義又以爲始於女媧氏似皆無可徵信觀於作卦以類物情則昏禮之始必斷自包犧氏拾遺記曰包犧氏始嫁娶以修人道嫁娶者人道所由立乎

許氏說文 婦人陰也从女从昏曰婚婚婦家也娶婦以昏時也姻壻家也女之所因也

釋名 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時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

庭棟案昏旦之昏與婚姻之婚古通姻古亦通因壻之父婦之父古人又通謂之姻戴侗云昏本从民避唐文皇諱改从氏精

蘊以昏爲昏旦之昏昏爲昏姻之昏謂昏禮以夕爲期故日在下从氏者合二姓之好也說文解字作昏从氏省氐與低同漢書食貨志封君氐首仰給昏字以低日爲義當从氐省明矣其有从民者如漢尹宙碑早卽幽昏劉熊碑陰故守東昏長此漢人書隸變爲改易實非本字如孫叔敖碑處幽暗而照明䆮更加日其不足爲據可知

白虎通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性情之大莫若

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唱陰和男行女隨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嫁娶者取也男女何謂也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匹者何謂相與偶也昏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昏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昏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

庭棟案周官遂人以樂昏擾甿擾順也甿民也順民欲故樂也其荒政十曰多昏禮以荒而不能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周官重民昏禮如此班氏謂性情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蓋本周官之遺意與

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朱子文集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性理大全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禮中節卽爲天理無禮無節卽爲人欲

庭棟案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昏禮所以作使人別於禽獸也記又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昏禮者萬世之始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義人道之始三綱之首也嗚呼顧不重歟

朱子語類義剛問今有士人與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卻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肯行

邱氏濬曰與議弗從勿與爲昏可也

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庭棟案胡氏之說不專爲昏禮而發而古今昏禮之不同用禮者正宜以此意參之因采其說附於首篇

媒氏

周禮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氏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

媒氏掌萬民之判

鄭氏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

鄭氏鍔曰昏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別族周人立媒氏之官慮萬民之愚不知其別乃爲之掌其判使男女知其別然後可以通昏鄭康成以爲判半也得耦爲合余以爲判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之所別則無同姓爲昏之失也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

鄭氏鍔曰男女始生三月父名之際媒氏必記於版則知其可以嫁娶之時

凡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氏曰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愚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

賈氏曰先鄭云入子者謂嫁女後鄭不從者經判妻已是嫁女更言入子明非嫁女也

鄭氏鍔曰判之爲言分別而去也民有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書之於版記其離合之

由也入者不宗入者也已無嗣子或入同宗之
子以爲嗣如今世之立嗣入其所不宗入苟不
記之則他日之昏姻無別矣司農康成之說俱
失入子之義

鄭景望曰後世之法不許收養異姓子孫與此
意同蓋慮同姓爲昏亂人理也然法存而入子
者未嘗書於宗嫁娶者無官以司其判則姓雖
異而實同禮雖備而人理實亂者有矣先王所
深惡也

鄭完白曰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子

買人所鬻之子廢妾不聘者也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鄭氏曰男女有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
名

孔氏曰昏有六禮二曰問名乃相知名也

嚴陵方氏曰內言不出而女正位乎內外言不
入而男正位乎外一家之內禮且然也則一家
之外男女之名豈得相知乎先王於是立媒氏
焉以其通內外故謂之行媒行者往來有所通
之謂也非是而相知名則爲褻矣

庭棟案鄭氏儀禮註曰昏必由媒交接設
介紹皆所以養廉恥蓋不特男女無自相
知名之理即二姓父母亦無覿面議昏之
文此之謂皆所以養廉恥也

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
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
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
媒不得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媒不交
無幣不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於禽獸

孔氏曰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謂使民無色欲
之嫌疑以爲民之綱紀也詩齊風南山之篇刺
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嚴陵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
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
無可嫌者足以爲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
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歟
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

慶源輔氏曰淫過也別自然之分也防其淫章
其別使民無疑也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

交通也

孟子 媒妁之言

庭棟案說文曰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

斟酌二姓而合之也儀禮不言媒妁闕也

或曰妁爲女媒

戰國策 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

晉書索紞傳 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

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昏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昏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昏焉

庭棟案俗稱媒者曰冰人本令狐策事也

續幽怪錄云韋固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檢書因問之曰主天下之昏姻囊中赤繩繫夫婦之足故又以媒爲月老離騷經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註云蹇脩古女之善爲媒者後世設立官媒以婦人充之豈本諸此耶

開元禮 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女氏許之乃致納采之禮

庭棟案儀禮納采問名等禮止遣使者行之鄭氏儀禮註云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覩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以爲有惠媒氏之先已通言明矣因

媒氏通言未卽可憑乃遣使納采采者擇也不過藉使以致其采擇之意賓弟用鴈爲贄無聘物主人答辭曰備數昏姻之事非定於此也五代王堪有納采禮板式以媒人名書於正板中是用媒氏以代使者自唐以來或專用使或專用媒或兼用使及媒儀各不同然必先使媒氏通言自古以來未有異也

遼史禮志 納后儀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饗餼至門

庭棟案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鄭氏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自漢魏以迄唐宋皆有其禮詳載馬氏通考至金明昌六年尚書省奏行高禖之祀明嘉靖九年定祀高禖歷稽典制王者止有祀高禖以祈嗣而無用媒以納后遂之納后用媒其禮似創考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公羊傳以爲使曾爲媒然則納后用媒亦自古有之歟

元典章至元八年七月平陽路奉尚書戶部符文照得民間昏娶其媒妁人等濫餘設立多取媒妁錢今後媒妁從合屬官司社長巷長耆老人等推舉選保信實婦人充官爲籍記姓名仍嚴切約束毋得似前多取媒妁錢數濫餘設立

元史刑志諸男女昏姻媒氏違例多索聘財及多取媒利者諭衆決遣

明會典皇太子納妃納采禮媒人紵絲二疋裹絹二疋納徵禮媒人紵絲一十二疋親王納妃媒禮同親王納采納徵禮物媒人幷內官一員送至妃家媒人就引妃家回奉禮物從西華門入如命官則皇帝前復命外命婦則皇后前復命

庭棟案明制皇太子親王納妃亦用媒人但臨軒命使時無媒人儀注不知置之何地且既命使又云媒人幷內官賫送禮物質之儀注似多未協

居氏鄉杖禮浙中嫁娶多憑女媒言甚爲害事彼貪狡之流惟幸姻事必成爲己利誇張聘奩以惑

二家之聽無識者從而信之及不如望鮮有不覩姻好爲寇讎者士大夫家但用此輩通殷勤無以其言爲據可也

邱氏雜說儀禮用賓朱子家禮本溫公書儀用子弟爲使者恐與女氏主人非敵難於行禮今擬兩家通往來者一人如世俗所謂保親者用以代賓可也

庭棟案明史禮志云庶人昏禮畧倣品官之儀而有媒無賓夫既有媒即可代賓似不獨庶人禮當如是

四禮約言 凡結姻擇端正同志爲媒毋用細人傳
言蓋有一等婦人專一作媒不知大體兩家誤信
因之生嫌起怨此禍福安危之關也鄉俗多有用
者宜相與漸裁抑之

昏禮考證 儀禮註使者夫家之屬卽所謂賓也所
謂屬者如主人是上士則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
則屬是下士其位分不甚相遠今人家旣無官屬
卽得用子弟爲使者愚以爲用弟猶可若用子則
於壻爲兄弟列恐於主人難行禮故擬擇兩家通
往來少卑者一人爲之似亦可行

呂氏四禮疑 媒妁二姓之合而百年之始也大賓
以重之吉人以榮之使者褻矣禮稱故媒妁必稱
自註古禮用使者故以子弟爲之六禮俱無媒
氏之事然今昏書云右恐大媒某豈媒用之於
書而不用之於燕與今皆擇媒妁而用之或二
或四庶爲嘉禮之重

昏禮通考卷第一終

昏禮通考卷第二

嘉善 曹庭棟 輯

主昏

記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鄭氏曰宗子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
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
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
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敖繼公曰宗子大宗之子也親皆沒已自命之

雖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者宗子尊不統於族人
也此見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

支子則稱其宗

鄭氏曰支子庶昆弟也

敖繼公曰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此指無父母
與親兄弟者宗亦大宗子也稱宗子命使者宗
子尊也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
稱其兄亦然

弟則稱其兄

鄭氏曰弟宗子母弟

故繼公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弟者兄雖非宗子猶稱之有兄則不稱宗子尚親也

春秋九月紀履緰來逆女隱公二年

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

何氏曰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

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母不通者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富平李氏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春秋夏單伯逆王姬莊公元年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爲主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何氏曰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行昏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昏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於卑者必持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唱陰和之道

庭楝案秦制天子之女曰公主魏了翁古今考曰公主之稱雖非古亦周女下嫁命魯主昏之意自漢迄唐襲其空名稱曰公主者特以爲尊崇之號於主昏之義實不相干至宋徽宗時詔改公主爲帝姬是并

去其名而此禮幾廢矣

春秋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成公八年

杜氏曰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

孔氏曰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

庭楝案祭統云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辭稱寡人此國君自主昏也宋公自命使者其辭蓋同

孟子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叟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庭棟案必告父母毛傳云必告父母廟鄭箋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以昏禮必有主之者也

後漢書荀爽傳春秋之義王姬下嫁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而失陽唱之義矣

後漢書荀悅傳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白虎通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必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故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使攝父事

通典晉穆帝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板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兄師友爲主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昏娉獨不通乎六禮板文應稱皇太后詔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

晉書禮志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議非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昏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

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

王者昏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畧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昏是供其昏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昏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

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通先儒以爲左氏詳錄其事蓋爲王者昏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太常禮院奏皇子昏儀皇帝命宗正卿攝昏主

晉天福五年長安公主出降令鄭王重貴主其昏禮

宋史禮志元祐七年正月將納后詔尚書左丞蘇頌撰冊文并書學士院上六禮辭語其制文稱太皇太后三月禮部太常寺上納后儀注發六禮制書太皇太后御崇慶殿命使持節行禮

石林燕語帝女謂之公主蓋昏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羣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昏耳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爲翁諸侯自相主昏無名故稱翁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自是循以爲故事則主非主昏之名猶言縣君郡君云爾國初趙韓王以開國元臣詔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趙氏而已而名實之差流俗習而不悟主君

雖尊稱縣主縣君郡主郡君初何爲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從以爲異也

朝野雜記南宋故事宗女適人皆內侍與有司主之

司馬氏書儀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女然則大功未葬亦不可以主昏也

朱子家禮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

朱文端曰主昏謂昏者之祖若父及凡爲家長者無則族人爲之主案吾鄉以共高祖之長輩

主之蓋宗法既不可復不得已而以長者爲之
於義近似
庭棟案朱子冠禮云主人謂冠者之祖父
自爲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自爲宗子則
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宗子命其次
宗子及其父自主之告祠祝版云某之子
某若某親之子某其以宗子命自冠其子
祝版亦宗子爲主曰使介子某若宗子已
孤而自冠則自爲主此家禮重宗法故主
冠者必推宗子也儀禮士冠禮註曰主人

將冠者之父兄疏曰父兄者一家之統父
不在則兄爲主若孤子則諸父諸兄爲主
也司馬氏書儀從之凡此主冠如是則主
昏亦同或又謂昏禮貴和男女兩家主昏
者之行列必須相敵則行禮乃便雖其說
本公羊然苟不得相敵亦豈可盡泥哉

遼史禮志公主將下嫁選公主諸父一人以爲昏
主

遼史國語解凡納后即皇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奥
而坐以主其禮謂之奥送后者拜而致敬故有拜
奥禮

明會典景泰三年詔各王府庶人子女長成或無
父母主昏又無人敢與議配所在官司審察具名
奏來處置

呂氏四禮疑禮疎不干親主昏禮之大者也父無
族母無兄弟以內外兄從母姑姊之夫主之不猶
愈乎奚取於父執里宰也
自註案家禮主昏無父族母舅則以父執里宰
主之是以疎遠之人干親戚之事姑之子曰內
兄舅之子曰外兄母姊妹家有從母之夫父姊

妹家有姑之夫姊妹家有姊妹之夫皆近親尊
長情誼相關內外相及乃棄不用而父執里宰
是請亦迂矣
庭棟案朱子家禮無父執里宰主昏之文
呂氏所謂家禮不知何指雜記云姑姊妹
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
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
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鄭註里尹者閭胥
里宰之屬也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
爲主故里尹主之亦斯義主喪如是主昏

可知矣顧氏炎武曰聖人之意蓋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防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議昏

大戴本命記女有五不娶逆家子不娶亂家子不娶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惡疾不娶喪父長子不娶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也亂家子者謂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

西山眞氏曰五不娶擇婦之良法也先儒以爲疑如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子必有法又非所拘也

大戴保傅記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焉爾素誠繁成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孝慈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

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

杜氏曰言求福由已非由人也

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杜氏曰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

子言非適也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孔氏曰釋親云父之姊妹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

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杜氏曰言姞姓宜爲姬配耦也姞姓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

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何氏曰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卒生篡弑

庭棟案禮諸侯不娶於本國之大夫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言娶本國臣民之女猶網而取之禮之所不得爲者至於大夫又不外娶外娶則外交非所以致一於其君之道也春秋之時如莒慶齊高固娶於魯

公子圍娶於鄭襄仲娶於莒此又大夫外娶之失禮者也

晉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
韋昭曰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已止也言富必驕驕必陵人也

庭棟案富而無驕士大夫猶難之而況婦人故娶於富室俗情所艷不知苟利一時悔將莫及叔向之言足爲古今娶婦者之明訓矣

白虎通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非大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

三國志魏郭后傳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昏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强與他方人昏也

三國志魏賈詡傳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襄陽耆舊傳黃承彥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

朱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

史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朱文端曰竊謂虞氏此論可破世俗扳附之妄然必求小姓則亦未當鄭公子辭齊昏曰齊大非我匹所謂匹者惟其稱而已勝我者非匹不如我者亦非匹也芝草不生糞壤醴泉不出汚泥此必然之理也大戴記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晉武帝爲子擇配曰衞氏種賢而多子賈氏種妒而少子卽戴記各以其母之謂也擇婦者可不愼哉

晉書胡奮傳　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昏未有不滅門者但蚤晩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駿雖銜之不能害

梁書韋放傳　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昏姻其後各産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亾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刺史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魏書高宗紀　和平四年詔曰夫婦之義三綱之首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塵穢淸化虧損人倫今制王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昏犯者加罪

宋史武帝紀　大明五年詔士族雜昏者皆補將吏

庭棟案沈約彈王滿連姻云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蓋卽所謂補將吏是也

北史崔儦傳　崔休弟之子悠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爲子悛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娣姒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昏

唐書高儉傳　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閲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棻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眞僞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氏族志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其後矜尚門第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

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弊云

庭棟案古者賜姓命氏以旌有功而譜系與焉所以推序昭穆使百代不相黷也遭晉播遷百宗蕩析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至於賣昏求財汩喪廉恥唐初其弊特甚至後世風教愈薄但以財利相矜炫隔區宗望又非所重昏姻大禮流爲市道可勝嘆哉

唐書王義方傳魏徵欲妻義方以夫人之姪義方辭不娶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勅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昏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昏在前居官在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不在

禁限

宋史禮志元祐五年八月將納后羣臣議勘昏御史中丞鄭雍等請不用陰陽之說太后納之

治平中詔壻家有二世食祿許娶宗室女

宋史呂希純傳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淑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昏之書泛陋不經宜一切屏絕以防附會

二程全書世人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婦以配身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尹氏言行錄周恭叔蚤年登科幼議昏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之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

司馬氏書儀凡議昏當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孔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彼行能必有過人者故邦有道不廢也寡言而愼事故邦無道免於刑戮也擇

壻之道莫善於是矣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庭棟案論語集註云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以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是故擇壻擇婦皆當各量其才但壻得而見婦不得而知此昏禮所以有卜歟

【曾孜濂記】安定胡先生遺訓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取婦必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取婦不若吾家則事舅姑必執婦道

庭棟案胡氏所謂勝者不過家貲之厚薄勢位之崇卑而已夫昏姻所以合好而先存彼此較量之心吾恐二姓父母未必不由此而致猜嫌責望之隙也況嫁女欲得勝吾家推言其弊必至攀援富貴方爲得計豈守禮者所敢出哉周輝清波雜志曰安定爲此說必有所爲理或然也

【吳氏支言】胡致堂云後世昏姻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

初未知二人之性行也及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歎哉

【宋會要】丁騭上疏曰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他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簉仕之初已爲汙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乞下御史臺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淳厚風敎以懲曲士

【典畧】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誡彧娶之爲

論者所譏裴松之云時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允懼
唐衡威權莫二順則六親以安違則大禍立至斯
以存易亾之由昔蔣詡姻於王氏無損淸高之操
緄之此昏庸何傷乎

天中記 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
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貲財鉅萬欲
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
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匪類母
感其言而止

師友談記 袁氏曰擇婦擇壻須自量我家子女如
何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
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爲所棄又男女不可
於幼小時便議昏姻蓋貧富盛衰更迭不常男女
之賢否須年長可見若蚤議昏姻事無變易固善
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
不肖或所議之女很戾不檢甚或有惡病廢疾從
其前約則事關宗祀背其前約則有乖禮義爭訟
由之興矣聞有幼小議昏便取歸家世俗所謂豚
養長而仳離者多矣蓋男女年及昏嫁一見變圖
雖有過失各相吞容若夫習亂相聚嬉戲致爭飲

食致爭平時相怨已積於胸雖已好合必至暌離
而後已

遯齋閑覽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臠壻其語蓋本之
袁崧尤無義理其間或有不願而爲貴勢豪族擁
逼不得辭者

契丹國志 契丹都部族無姓氏各以所居地名呼
之昏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
王族號爲横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
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
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昏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
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
部族之人通昏其諸部族私相昏姻不拘此限故
北番通昏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庭棟案契丹遼初與都部也葉隆禮采其
風土事跡以爲書故不名曰遼志而曰契
丹國志云

金史世宗紀 大定十七年十二月戊辰以渤海舊
俗男女昏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絶之
犯者以姦論

金國志 舊俗多指腹爲昏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

不可渝

昏家富者議以牛馬爲聘貧者女年及笄行歌於塗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求娶欲納之卽攜而歸成昏後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

庭棟案宋端平間宇文懋昭表上所輯大金國志懋昭本仕金而其所載昏姻乃女直舊俗蓋以志一代之初興風土云

元史刑志 諸女子已許嫁而未成昏其夫爲盜及犯流遠者皆聽改嫁已成昏有子其夫雖爲盜受

罪勿改嫁

諸男女既定昏其女犯姦事覺夫家欲棄則追還聘財不棄則減半成昏若夫家輒誣以風聞姦事恐脅成親者笞五十七離之

諸有女許嫁已報書及有私約或已受聘財而輒悔者笞三十七更許他人者笞四十七已成昏者笞五十七後娶知情者減一等女歸前夫男家悔者不坐不追聘財五年無故不娶者有司給據改嫁

諸職官娶娼爲妻者笞五十七解職離之

諸有妻妾復娶妻妾者笞四十七離之在官解職記過不追聘財

諸先通姦被斷復娶以爲妻妾者雖有所生男女猶離之

兄沒弟收其嫂及兄收弟婦姑表兄弟嫂叔相收者俱有定律

元典章 至元六年四月中書省戶部爲男女昏姻或有依前指腹并割衫襟等爲昏旣無定物昏書難成親禮今後並行革去

明史禮志 凡選駙馬禮部榜諭在京官員軍民子

弟年十四至十六容貌齊整行止端莊有家教者報名司禮內臣於諸王館會選不中則博訪畿內山東河內選中三人欽定一人餘二人送本處儒學充廪生

呂氏四禮疑 孩提議昏非禮也世無不孩提矣而昏待成人不亦暮乎暮不伉儷

自註溫公曰吾家男女俟長議昏不數月而嫁娶良是但舉世皆於孩提之時求昏許嫁甚者指腹雖庶人無十歲不聘之女况世數相班意氣相期男女相宜桑梓相近門戶相當有此五

可而相求不應待其別議而子女旣長以求人之餘豈能媲美耶虞翻云遠求小姓足使生子若是則待其長成可矣

庭楝案昏姻之道男先乎女故在男氏雖旣長求昏惟其所擇不嫌晚也若女子旣長無求昏之禮倉卒以應人之請不能媲美勢所不免故男女議昏似不可例論然程子曰嫁女必量其才以求配惟旣長而後才可見則女子亦不當少時許嫁矣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鄭註云謂應年許嫁

者此固酌乎少長之中而通得夫議配之時者也溫公謂議昏不數月而嫁娶呂氏謂暮不伉儷得毋俱執成見而於禮書求合歟

屠氏鄉校禮 世俗多求世家爲昏取其沿習詩禮家法修飭則可苟徒攀援門第以侈耀鄉閭失之遠矣

茂亭外書 俗覲以爲盛有識以爲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猶之好花盛放凋謝匪遙紅襯滿堂綺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淸勤樸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返樸還淳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矜炫雖使長者訓言諄至譬如引綆登山迴瀾旣倒力竭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愚亦云家奢稀賢媳

娶婦不惟不當論財兼不必泥家世惟就謹厚勤樸之門訪擇其女之性情聰明何如古稱德言容功德則男女皆重言與功總之聰明所發耳蓋一媳入門關一支衰旺子孫賢慧毋操半權故德性

爲主聰明亦不可輕也儘有人家謹愿門風而出人愚鈍則亦無行善之基謹者漸肆愿者漸澆矣至於容原謂威儀舉止非指姿顏孔明偏對阿承可以爲驗世俗於凶者不渎論大抵論財豈思娶媳何爲求孫枝也凡作事不可忘本況娶媳而忘子孫之本計乎易斯風者非士大夫而誰

昏禮通考卷第二終

昏禮通考卷第三

嘉善 曹庭棟 輯

同姓不昏

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藍田呂氏曰合同姓以爲宗者兄弟之恩患乎不親也合異姓以爲昏者男女之際患乎無別也

郊特牲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嚴陵方氏曰必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

曲禮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鄭氏曰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故卜之

廣安游氏曰買妾不可以取同姓惟卜之吉則取之此人事所不能決而決之於鬼神也

嚴陵方氏曰昭公之取於吳是失取妻之禮矣晉侯之有四姬是失買妾之禮矣陳司敗鄭子產所以譏之也

吳郡張氏曰異姓取和而不同以水濟水則不相成男女同則不昌也左氏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

孔氏曰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爲宗是別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高祖以上復爲五宗也既姓別親盡昏姻應可以通故問其可通與否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

不通者周道然也

孔氏曰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如此異於殷也

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絶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絶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絶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爲非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爲

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也

[家語]衛公使其大夫求昏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絶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以敎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敎也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

杜氏曰齊丁公崔杼之祖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庭楝案襄公二十八年盧蒲癸娶慶舍女盧慶亦皆姜姓故有不辟宗之譏

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晉語]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

朱子曰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韋昭曰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出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姬姜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相及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黷褻黷其類毓生也

劉彝中義夏商以前容娶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下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土封之以爲公侯而使姬姓子孫與之爲昏姻欲先代聖王子孫共饗天下之祿也乃立不娶同姓之禮焉

禮外傳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別禽獸也

庭棟案世本曰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則舜於二女爲曾祖姑矣世本一書出於周末采記前代世次必有脫悞史記用之後儒因之孔穎達遂謂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果爾則瀆姓亂序反自聖人啓之有是理耶路史據國語以爲舜之系出於虞幕五帝之中不祖黃帝可謂信而有徵矣至夏殷五世以後通昏之說無實事可證記有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一語因謂其制始於周不知制禮嫁娶以來古人以此爲無待於言至周則始著於令此其所以爲文質不同也博物志云嫘

嫘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此野而死夫同姓雖非同產之比上古之世其法制之嚴已如此則同姓可推矣而夏商亦可知矣

晉書劉頌傳劉頌嫁女於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劉友譏之頌曰姚盧陳羽本同根系而世皆爲昏律不禁

魏書高祖紀太和七年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昏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

魏氏春秋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空王沈女以姓同而源異也

庭棟案今之秦梁徐葛江黃俱出嬴姓莒鄒蘇顧董溫俱出己姓若是之類姓異源同故文中子以爲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皆以氏爲姓故耳今源流已遠譜牒

散亾通志氏族畧博稽遐考究難釐正世
俗爲昏但避其同姓者而已姓同源異之
說不可行於後世也
唐書高儉傳詔儉聚天下譜牒爲氏族志又詔曰
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
盧澤盧輔淸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
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
通典濮陽太守劉叡與同姓劉疇昏司徒下太常
諸博士議非之叡以爲同姓有庶姓有正姓有復
姓有單姓鍾云出於鍾離之後胡毋與胡公同本

複鍾單鍾複胡單胡今年共昏不以損一字爲疏
增一字爲親不以共其本爲悔取其同者爲吝妄
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之別故昏姻不疑耳今並
時比俗年齊代等至於庶姓禮記書其別於上始
祖正姓明其斷於下以之通議則人倫無闕案太
常總言博士議述叙姓變爲始祖者始此姓爲祖
也此既非禮所謂始祖爲正姓之義即便棄經從
意謂義可通如今衆庶之家或避國諱逍讎逃罪
變音易姓者便皆可言是始祖正姓爲昏之斷如
此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

惑之甚者也論者又以爲開通同姓昏則令小人
致濫案禮自有限禁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以
不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基王
沈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昏者二門譜第皆存
目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妹諮張公而後昏今日若
考經據事足以取正唯大府裁之叡又與下壺疏
云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酆郇文之
昭邗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
下惑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耶則經歷聖人論
者或謂巍巍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疵或謂代

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昏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
可以通應韓之昏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取
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
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昏理終之後應韓可以
通堯舜之昏以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理
終於下也絕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壺以叡
書示朝賢光祿大夫荀崧答下云如叡所執苟在
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
之王伯輿鄭康成高倡弟子也爲子稚賓取王處
道女當得禮意於時淸談盡無譏議今難者雖苦

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嘏不應見責庾蔚之謂嘏據王者必有始祖始祖爲正姓共始祖之後則百代不得通昏故魯娶於吳爲失禮嘏云堯舜之昏以正姓分絕於上當謂各立始祖則可通昏也又云應韓之通以庶姓理終於下者當謂帝王遞代始祖既謝屬籍亦廢則爲理終於下亦可通昏也嘏雖明始限之外與理終之後皆可得通昏而未有親疎之斷昭穆亦亂無代不有若周代既遷屬籍已息應韓之昏以其昭穆又遠今所疑雖在始限之外理終之後而親未遠者當何以斷案禮云六世親屬竭矣故當㝠以此爲斷耶若周室已遷無復后稷之始祖則當以別子及始封爲判今宗譜之始亦可以爲始祖也古人數易姓姓異不足明非親故昏姻必原其姓之所出末代不復易姓異姓則胡越不假復尋其由出同姓必㝠本其由是以各從首易不爲同姓之昏且同姓之昏易致小人情巧又益法令滋章嘏在邊地無他昏處居今行古致斯云耳

［通志氏族畧］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路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亾氏敗其家國以明亾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昏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昏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昏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爲一皆所以別昏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姚嬀姞妘㛚姶姺嫪之類是耳

［項氏姓解］古者姓與氏爲二後世姓與氏爲一姓者諸眘之所同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別同異氏以定親疏皆不可無也如嬀姓之生衆矣凡居嬀汭者不知其幾族皆同姓也而於諸嬀之中有有虞氏焉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書載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言嬀以著姓明自祁適嬀所以正昏姻之禮也言虞以別氏明所歸之族所以詳室家之辨也古人於此謹矣後世直以氏爲姓一家百族同用一氏親疏遠近更無分別則與古之用姓異矣故史臣書之皆曰姓某氏以見姓之與氏自是爲一不可復知也昔者聖人立姓專以爲昏姻之辨字皆從女惟女子稱姓以別之

是則有姓之初便有昏姻不通之法大傳謂周始繫以姓而百世不通非也姓氏之法起於黃帝故凡天下之姓皆以黃帝爲祖也其實人之有姓自黃帝始耳至漢此法猶有存者夏侯嬰爲滕令子孫遂爲滕氏又有與孫公主爲昏者遂爲孫氏史記諸臣傳稱萬石君太倉公皆不著姓此即古人以官爲氏之意蓋用此以自別於同姓之諸侯然自是遂忘其本姓則史職不修之過也古者太史氏掌奠世繫辨昭穆凡立氏者必告於太史氏春秋之末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此其驗也後世

史職既廢宗法又亾而欲田里之氓自記其世繫難矣

遼史耶律庶箴傳咸雍十年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於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昏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遽釐不聽

金史太宗紀天會八年五月癸卯禁繼父母之男女無相嫁娶

庭棟案儀禮喪服傳父再娶之妻曰繼母母再嫁之夫即曰繼父茲言繼父母男女謂前夫子與後夫子也雖非同姓而仍爲兄姊弟妹故禁其爲昏然其中有二等一則前夫之男女與後夫本有之男女乃異母異父者也一則前夫之男女與後夫復生之男女是異父而實同母者也此中宜有區別而法禁同科元明以來卒無異議者何也

日知錄姓之爲言生也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

專則不生兩則生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而郊特牲註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嬀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姞耦其生必蕃而後世五行族姓之說自此

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

尊卑不昏

大傳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孔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巳姓之妻夫爲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際會合之事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

不相淫亂

長樂劉氏曰合族屬者屬猶繫也父之黨則繫於昭子之黨則繫於穆昭穆分則序之以長幼合族人而食所以正人倫而禮義行於宗黨矣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謂娶異姓之女以爲巳親彼雖無服可以娶矣而其名在昭行則不可娶之以爲婦名在穆行則不可娶之以爲母此謂治其際會也故名著則男女之尊卑自分而匹偶不失其序焉

馬氏曰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

通典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玄乂妹爲婦卽宣道堂姨玄乂先雖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理不合請與罷昏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舅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昏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以上禮實同財況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妻名教所悲

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月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爲巳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恐寖以成俗然外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爲昏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愼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爲昏詔可

庭棟案尊卑不昏條載唐律卽本此所議是也而明律尤詳王樵箋釋云父母之姑

舅姊妹父母之兩姨姊妹父母之姨父母之堂姨母之姑母之堂姑已之堂姨已之再從姨皆無服尊屬已之堂外甥女已之女壻之姊妹已之子孫婦之姊妹皆無服卑幼若共爲昏姻杖一百並離異以上各條有唐律所未備而推類以盡其義者

大清律文同

中表通昏

呂氏春秋苟非同姓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庭棟案三代之禮廢於秦呂氏春秋之說固不足爲後世法此言苟非同姓者中表自所不避女不外嫁者嫁娶不出鄉里其猶存古同井之遺意歟

白虎通外族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詔曰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周書宣帝紀帝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

九條其二曰母族絕服者聽昏

北史魏文帝紀大統九年春正月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昏

通典魏袁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昏禮與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昏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旣了乎

朱文端曰或有問予曰中表可爲昏乎曰此最易曉謂我姪者而妻父母之謂我從母姑者而女夫之無論名不正言不順也婦以母黨爲夫黨壻以母黨爲妻黨是重夫妻而輕母也三黨紊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納幣不交不親親迎而後壻見婦成昏而後婦見舅姑三月壻見妻父母禮也今中表往來童稚相見得毋

驗而生怨乎自舅姑視之此純衣纁袡而來者
吾兄弟子姊妹子也厥明之見不已贅乎壻見
妻母闔門左扉姑於姪從母舅母於甥將率是
乎抑畧妻母之禮而以姑從母見乎六禮最重
問名內外之親猶待問乎抑將廢此一禮乎喪
服爲妻父母緦爲舅爲從母小功爲姑大功已
嫁而返及無主者杖期今將改重爲輕乎抑仍
服姑舅之服乎公子爲妻父母無服將以妻之
故而不服姑舅之服乎南州有王生者子幼議
娶妹女爲婦比女長聲音笑貌絶似已女乃悔

之謂此先人一脉骨月也人生骨格稟之父形
貌稟之母故甥多類舅今以骨月爲夫婦於理
安乎或曰禮同姓百世不昏未有姑舅不昏之
文曰同姓疎遠漠不相知猶且不可况生有姊
妹兄弟之稱死有三月之服者乎袁准曰古人
以爲無疑故不制今因經無文遂謂可昏不知
禮者也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晉之王謝唐之崔
盧潘揚世爲昏姻寧避中表之親乎溫嶠之玉
鏡臺以舅之子妻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母
申國夫人之姊之女此往事之顯然可見者曰

溫嶠給姑而取其女蕩檢踰閑儒者不齒呂榮
公取姨女自是古人過處王謝潘揚之世爲昏
非必舅姑兩姨也且吾輩考禮但求其是正不
得傳會古人

庭楝案中表不通昏古無其制故左傳稱
范劉秦晉世爲昏姻必多中表之戚可知
自漢以後始有不昏之說或著於禁令謹
讀　本朝條例曰姑舅兩姨姊妹聽從民
便固一反舊制所以順人情而立之法也
朱文端之論得毋太泥

[秋野叢談]白樂天徐州朱陳村詩一村惟兩姓世
世爲昏姻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如是則朱陳
二姓皆中表之戚相爲昏姻矣

[朱子語類]堯卿問姑舅之子爲昏曰據律中不許
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
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崑(去聲)這事又如
魯初間與宋世爲昏後又與齊世爲昏其間皆有
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

庭楝案姑舅之子爲昏先儒不以爲非良
以其誼雖親實則宗異而姓別也律中不

許蓋始自宋

事文類聚 蘇洵女幼而好學能文適其母之兄程濬之子之才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黨雖我不肯將安云

庭棟案陸游詩云見說終年常閉戶仍聞累世自通昏又云白襦女兒繫青裙東家西家世通昏蓋皆締姻母黨可知然則姑舅之子為昏宋代雖有明禁其實未嘗奉行也

羅氏昏問 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

其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威以下娶於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蓋其舅者多已之外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

昏禮通考卷第三終

昏禮通考卷第四

嘉善 曹庭棟 輯

年齒配合

周禮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鄭氏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

內則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役也

嚴陵方氏曰三十年為一世而男女為室有室所以傳世也傳世則有父母之道理男事者父

道也

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鄭氏曰有故謂父母之喪

嚴陵方氏曰嫁止於二十娶必至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

曲禮 三十曰壯有室

孔氏曰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妻居室中故呼妻為室不云妻而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為廣

永嘉戴氏曰三十有室不至於過而失節亦不

至於曠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之盛壽命之長也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

王氏曰男子非三十而後可娶以爲三十而不娶則非禮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爲二十而不嫁則非禮

庭棟案詩摽有梅疏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又曰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之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二說與家語之旨俱相合

大戴本命記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眴（眴精也轉視貌徹或爲微）然後能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瞦口然後能言（三月萬物一成期年天道一備三十年而天道大成故因之以變化也）三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夏至陽靜陰動冬至陰消陽長）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施道行也）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化道成也陽施而陰化天地之道也）合於三也小節也（男女合爲三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男女合爲五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八也（三十五十合爲八十不言大節省文按古者皆以三十二十爲昏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今言五十三十則非也故譙周六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

庭棟案書稱舜三十徵庸則堯以二女妻舜時舜正三十耳三十而娶制始中古此其證也而男以三十娶女以二十嫁所以長幼不同者何男子二八而施道行至八八而施道絶矣女子二七而化道成至七七而化道絶矣八八者六十四也七七者

四十九也陽舒陰促相去十有五年故男三十女二十以爲配合始克同盡其生育之道且男子尚餘五年所以陽道長舒也周官媒氏之令遵古之制而已逮後世紛更不一縱不以三十二十爲限亦必以男長女幼爲配合誠以是爲先王之遺法而實陰陽配合之定理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朱子曰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至九五老婦得其士夫象辭以爲亦可醜也則斷乎無其禮矣

孔叢子 子張曰女子必斷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淮南子 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天道一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重國嗣也

許愼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已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娶矣

庭棟案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淮南之說蓋本此而許氏又從而傅會焉考紀年殷祖甲二十有八祀庚寅文王生帝乙二十有三祀壬辰武王生是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也夫男長女幼乃配合之定法若國君十五生子則國君夫人當不及十五矣抑更長於十五耶且十五生子較之三十而娶僅及其年之半貴賤雖殊等而人道則同何爲懸絶如是左氏之說恐未可據

吳越春秋 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黃氏曰句踐欲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有是令非正禮也

韓非子 齊桓公微服以遊見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五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未及反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而民飢餓宮中有怨女而民無妻公曰善乃出宮

中婦女而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
五而嫁

庭棟案古者男三十女二十以爲配合欲其同盡生育之道而男子尚餘五年此云男三十女十五減女嫁之年而生育之道適得與男子同盡耳

譙周法訓 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死不爲殤

庭棟案二十而冠十五而笄禮也玆云幼娶必冠不及二十可知幼嫁必笄不及十五可知譙周係三國蜀人當時尚幼昏故云

漢書惠帝紀 六年冬十月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漢書王吉傳 吉上疏言得失以爲夫婦人倫之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敎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亾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人

後漢書任延傳 詔徵爲九眞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穀稼豐

白虎通 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何陽道舒陰道促也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三十數三終陽節也二十數再終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

說文 包字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气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化育裹妊於巳（故以三十二十爲配合）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男順行女逆行俱十位）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

晉書武帝紀 九年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宋書周朗傳 朗上書曰急政嚴刑天災歲疫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絕嗣

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此最是驚心悲冤慟哭太息者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隷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誨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

周書武帝紀 建德三年詔自今以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

節儉勿爲財幣稽留

北史魏文帝紀 大統十二年夏五月詔女年不滿十三以上勿得以嫁

庭棟案晉書列女傳杜有妻十三適杜皮京妻十三適皮已非禮之正而況不滿十三者

北史高允傳 允上書曰古之昏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

唐書太宗紀 貞觀元年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彊

唐會要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勅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昏嫁

庭棟案李白長干行云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當時十三以上聽昏嫁故言十四爲婦也

通典 康成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篇等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而服經有爲夫姊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按三十二十而娶嫁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士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司馬氏書儀按家語孔子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然則古人之娶未必皆三十也禮蓋言其極至者謂男不過三十女不過二十過此則爲失時矣今令文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蓋以世俗早昏之弊不可猝革又或孤弱無人可依故順人情立此制使不麗於刑耳若欲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則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若此之說當矣朱子家禮同

陳氏禮書譙周曰男自二十以至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嫁娶其說是也

金史世紀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宅俗之人鬨鬭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解此怨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始祖適自往論之部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幷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爲聘禮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

羅氏昏問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三十女必二十乎曰然聖人爲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

責之成焉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爲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爲二十三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爾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爲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而引而伸之至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

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爲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子二十以上可娶毋過三十女子十四以上可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及也柰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豕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冰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爲無暇案其年而爲之不難也曰然則孔子何爲十九而娶曰三十而娶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爲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致

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闕又慮民生之不常則絶嗣亾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爲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耳夫嘉事常在秋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隙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於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

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爲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

昏姻時月

周禮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鄭氏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鄭氏曰重天時權許之也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雜記曰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子娶妻

賈氏曰謂是中春時此月旣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當禮乃可得爲配言奔者不禁者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言令者卽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

三山鄭氏曰或問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時則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爲重天時權許之是否余以康成一語之謬傷

敗風敎至今牢不可破可勝嘆哉周人立法之本意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爲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俱有罰耳

永嘉陳氏曰奔者不禁不當行而行也無故不用令宜成禮而不成禮也故當皆有罰

四明史氏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昏禮之常也當中春之月而是禮有不備者皆謂之奔奔者不禁聽其殺禮而成昏也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先王重聘禮故有是說其實皆由

媒氏而合可謂之淫奔乎國有凶荒家遇喪禍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謂之故無故而不備禮其罰也宜矣

永嘉鄭氏曰罰者罰其父母兄弟尸昏嫁之責也

縉雲葉氏曰毎歳孟春乃會男女而行昏娶之禮此常禮也然昏娶非必盡以中春行禮蓋媒氏以是月而令會也此正有女懷春之時也詩人三星在天之詠正謂是爾於是時也苟有故不得行昏禮則有不待禮而行者此謂之奔奔

非鑽穴相窺踰牆相從之謂也特以其凶荒札喪而不得備其禮爾有不待親迎而行爾豈若桑中之所謂奔乎故下文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是其無凶荒札喪之變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則有罰也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曰眚禮十曰多昏蓋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故下文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三十而未娶二十而未嫁者皆因其有故而會之也則夫中春之月苟有故而奔者雖不禁之不亦可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氏曰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鄭完白曰女無夫男無家鰥寡不能自存者又不待中春然後會也

大戴夏小正記二月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庭棟案夏小正之篇言二月綏多士女則昏禮用中春不自周始蓋中春之月於卦爲大壯壯陽壯也陽壯能生物也於辰爲卯卯之爲言茂也於律爲夾鍾言陰夾助

陽氣而出種物也故古之會男女俱用中春也古人立法因其所宜昏用中春亦曰中春宜嫁娶云爾豈過此遂爲非禮哉

家語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而殺於此

王氏曰時尚暇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於冬而用此生育之始娶妻入室長養之毋亦不失也詩三星在天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萇傳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也

春秋繁露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詩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庭棟案三國志薛綜傳曰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卽詩秋以爲期之意

白虎通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星誌詩三星在天三星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

夫婦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在天則爲三月之末在隅則爲四月之末在戶則爲五月之末不得其時

通典馬昭非鄭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玄鳥孚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後冰泮之時正以禮昏者也大言中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昏期已盡不待備禮玄鳥至祀高禖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以仲春爲嫁娶之候者也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康成據期盡之致以爲正昏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貽又曰肅寧無經引秋以爲期此乃淫奔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五六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也春秋

昏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爲期盡之言且昏姻而合德天地配陰陽會通之數合於春女樂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采薇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嘆同於行露厭浥之節驗於夏小正綏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於周禮仲春之令矣庾蔚之曰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爲優矣

案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襃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

秋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
也夏城中邱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
時況昏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乎若昏姻季秋期
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也未及季秋
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
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
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
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
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
按桃夭篇敘美昏姻以時蓋謂壯盛之時而非日

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壯盛非謂嫁娶當用桃
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此豈在仲
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
以前草蟲喓喓秋末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
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
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
神若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以
日月告君乎夫冠昏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
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時月爲斷何

獨嫁娶當繫以時月乎王肅云昏姻始於季秋止
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
證以爲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
聽昏蓋正古禮也今案士昏禮請期辭云唯是三
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旬配合昏姻之義在於賢
淑四時通用協於情理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

庭棟案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者
二氣感應以相與也天地間陽升則陰降
陰升則陽降二氣無一刻不感應故無一
刻不生物若草木則花實有時禽獸則胎

卵有候其生機自不可常惟人爲萬物之
靈其生機同於天地亦無一時而或息禮
曰大昏萬世之嗣也昏禮之所以重者在
此故不必限以時月但得吉日便可成禮
記請期辭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
吉日不虞者恐其卒有期喪故欲及今之
吉其不得經時相待也明矣

昏禮通考卷第四終

昏禮通考卷第五

嘉善　曹庭棟　輯

告廟

【儀禮】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六禮皆同

鄭氏曰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席西上右設几神尊不統於人席有首尾

賈氏曰戶西是賓客之位爲尊處也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神尊不統於人取地道尊右之義

敖繼公曰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席西上右几變於生人也神位於室則居主位位於堂則居客位凡受禮於廟不於戶牖間行禮者必設神位於客位示有所尊且敬其事也

【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賈氏曰用昕謂男氏使者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卽詩云旭日始旦是也昏親迎時也經但言戶西故記復指言其處也

敖繼公曰禰廟父廟也廟受重其事也經凡言士禮多主於一廟則祖禰皆在焉惟云禰主於禰也蓋祖尊而禰親受昏禮宜於親者

【曲禮】齊戒以告鬼神

孔氏曰嫁女之家受六禮並在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並自齋潔但在已寢不在廟也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

庭棟案儀禮經文娶妻無告廟禮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然記言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受也者謂男

氏受命於廟告而受命然後行事也故用昏用昕者指男氏用之以行事下句受諸禰廟承上句必用昏昕文義甚明若女氏之受禮於廟經已明言筵於戶西又言至於廟門何待記之申言之耶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亦不專指女氏可知經言筵於戶西者女氏之告廟也記言受諸禰廟者男氏之告廟也經無男氏告廟之文故記特言之也陳祥道禮書曰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然

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蓋謂古之納采問名昏姻猶在未定將納吉以定昏姻而後告廟也若後世既以納采爲定禮則納采當即告廟又無俟將納吉而始告耳

昏義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藍田呂氏曰此五者行乎親迎之前又皆男女受命於廟女氏聽命於廟筵几以敬神拜迎揖讓以敬賓至繁縟也至重愼也皆所以敬而不苟也

石林葉氏曰納采用鴈而擇所昏敬之也問名而卜之吉然後昏愼之也納幣而後成昏禮重之也請期而後交合正之也

左傳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隱公八年

杜氏曰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孔氏曰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

而後祖寧是未去時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匹配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云鄭伯爲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邱氏濬曰今世俗新婦入門即先拜祖而後成昏往往舉此以藉口朱子曰此說與儀禮不同疑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禮而非先王之正法也又曰恐其所謂後祖者亦譏其先失布几筵告廟之禮耳案馬氏謂鍼子譏鄭忽迎婦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子圍告莊共之廟而後行爲證即非婦入門時事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

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杜氏曰館客舍惡之知楚懷詐也館於外舍城外墠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豐氏公孫段氏也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大臣稱老

孔氏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幣於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祖父母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氏曰告於君也亦既告於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

庭棟案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布几筵而告其廟是大夫娶婦並告祖禰也記言受諸禰廟止言禰者其專謂士禮歟

漢書外戚傳平帝即位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等納采太牢祠宗廟

庭棟案晉書禮志曰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據此平帝納采太牢祠宗廟昏禮告廟漢未嘗廢也

晉書禮志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之其告廟六禮板文皆彪之定

隋書禮志後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

告圓丘方澤及廟

隋皇太子納妃納徵告期之後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

開元禮皇帝納后告期之後冊后之前命有司以特牲告廟（皇太子納妃同）

品官士庶納婦其日大昕（親迎之日）壻之父女之父各服其服告於禰廟以酒脯告之一獻無廟者告於寢

五代會要後唐皇子昏禮親迎之日平明皇帝差官告親廟一室

政和新儀皇帝納后將納采先期命太史局擇日奏告天地社稷及諸陵寢宮觀

皇太子納妃告期後差官奏告太廟及景靈宮諸陵

品官士庶於親迎之日質明掌事者設禰位於廳事壻之父服其服北面拜祝曰某之子年若干禮宜有室聘某氏某女以某日親迎敢告

程氏昏儀期日壻氏告迎於廟（期日親迎之日）

庭棟案漢平帝納采告廟則迎后必告廟可知自晉迄唐皆止於迎后時告廟至宋納后則於將納采告諸陵寢而品官士庶仍於親迎時始一告焉故程子昏儀亦如之

司馬氏書儀納采前一日主人以香酒脯醢先告於影堂（主人謂壻之祖父若父也如無則以即日男家長爲之女家主人准此無脯醢者用食一二味可也）主人北向立焚香酹酒俛伏興立祝懷辭（祝以家之子弟爲之後准此辭爲寫祝文於紙）由主人之左進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壻父名）之子某（壻名）敢告祝興主人再拜出撤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如女氏（使者擇家之子弟爲之士昏禮無告廟之文而六禮皆行之於禰廟楚公子圍娶於鄭日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然則古之昏姻皆先告於祖禰也夫昏姻家之大事其義不可不告）女家主人亦告於祖禰曰某之女某將嫁於某氏如壻父之儀

庭棟案溫公書儀男氏於納采前一日告影堂至成昏之夕舅姑即率婦以見影堂故親迎時不先行告禮若女氏亦祇於納采時一告親迎時遺卻此禮則失之矣

朱子家禮納采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堂祝辭曰某之子某或某之某親某之子某年已長成未有伉儷已議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使使者如女氏女氏受書遂奉書以告祠堂祝辭
曰某之第幾女或某之某親某之第幾女年漸長
成已許嫁某官某郡姓名之子今日納采不勝感
愴謹以酒果用申虔告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
告於祠堂不用祝

親迎初昏主人告於祠堂如納采儀祝辭同前但
云今日親迎於某氏女家主人告於祠堂祝辭同
前但云將以今日歸於某氏

邱氏濬曰納采儀節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
堂用盤子陳書置香案序立男左女右世爲一行盥洗啓櫝出主主人

出考主主婦出妣主復位主婦以下先降復位降神執事者洗手上階開瓶實酒於
注一人奉注詣主人左一人執盞盤詣主人右主人詣香案前跪焚香
焚香畢左執事者跪進酒注右執事者亦跪以盞盤向主人主人受注斟酒於盞反注於左執
事者取盤盞自持之二執事皆起酹酒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盡酹茅沙上畢置盞
香案上俯伏興少退再拜復位參神主人以下凡在位者皆拜四
拜主人斟酒主人升自執酒注斟酒於逐位神主前空盞中先正位次祔位次命
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畢主人稍後立主婦點茶主婦執瓶斟茶於各正祔位次
命長婦長女斟諸祔位之卑者畢主婦退與主人並立拜再拜主婦復位主人
不動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畢俯伏興主人獨拜再拜復位辭
神衆拜四拜焚祝文奉主入櫝禮畢乃使使者如

女氏女氏受書遂奉書以告祠堂以盤盛壻家書置香案上
禮物陳案前或庭中儀節與壻氏告祠同使者復命主人復以告於
祠堂以盤子陳所復書及所聘女之名帖子置香案上儀節同前改讀祝爲告辭告
辭曰某之子某聘某官某郡姓某之第幾女某
年月日時生今日納采且問名禮畢敢告

納幣家禮不告廟按儀禮納徵辭曰有先人之
禮儷皮束帛夫禮之行必稱先人恐亦當告今
補入其儀節並同納采

請期主人告祠堂儀節並同納采

親迎初昏主人告祠堂儀節並同納采惟讀祝

畢俯伏興之後壻立兩階間四拜復位辭神主
人以下皆四拜焚祝文禮畢壻至女氏俟於次
主人告於祠堂如常儀

庭棟案家禮於納采之日親迎初昏乃告
祠堂一告於昏禮之伊始一告於昏禮之
將成祭義所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
敬蓋事鬼神之道當如是也邱氏衍以儀
節而於納幣請期槪爲補入告祠堂之禮
數矣至於儀禮女氏之筵几於廟六禮盡
然蓋古者聘問相見必於廟所以重其事

故六禮皆廟中受之既受於廟有不鑑几以告乎今女氏受禮旣不於廟亦於納采及親迎時行告祠堂之禮同於男氏可矣

元典章至元八年九月尚書禮部契勘昏姻之禮人之大倫於禮爲重必當告廟而後行示不忘於先祖合依朱文公家禮施行

庭棟案元自大德七年准江西奉使宣撫之請將中統建元以來已行格例彙編爲書由中書省主之分門開載列爲十類迄至治改元書始成總六十卷名曰大元典

章其昏姻各條皆至元間所定六禮儀注悉從朱子家禮其告廟節次亦同

明會典正統七年定皇帝納后納采前期擇日遣官告天地宗廟如常告儀

成化二十三年定皇太子納妃納采前期遣官告太廟牲用犢各一用祝文

弘治中定親王納徵皇帝先詣奉先殿用樂祭告禮畢然後傳制

明諸司職掌公主下降其日早（親迎之日）公主具禮服辭奉先殿用香燭其日早駙馬父與駙馬具家用祭服告祠堂

明集禮女氏主昏者具祝版告廟訖設香案於廳之正中（六禮皆同）壻父公服告於禰廟（此在親迎時也）

庭棟案此乃品官之儀壻父於親迎時始告廟至庶人昏禮洪武元年令民間悉依朱文公家禮行故納采之日即告廟而品官反闕之夫品官與庶人禮有差等至於告廟豈宜有異哉

用鴈

詩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鄭氏曰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孔氏曰旭者明著之名昕亦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昕生至日出益明故毛氏言大昕也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禹貢陽鳥攸居註曰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彭蠡之澤近南恒暇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鄭氏以爲隨陽而處也

庭棟案蔡元度名物解曰鴈不專達所至必從其長故大夫執鴈亦有從長之意山堂考索曰大夫執鴈以其俟時而行也愚謂鴈之所以成行不亂者在乎飛止有序去來有候二說俱可通鄭氏以其隨陽而處謂似婦人從夫但雌者從陽雄者亦無不從陽與婦人從夫之義似未盡當也

【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鄭氏曰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

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賈氏曰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唱陰和之義謂以言辭下通於女氏也納采者言始相采擇也周禮六摯大夫執鴈士執雉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者取其木落南翔冰泮北徂能順陰陽往來以明婦人從夫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下達者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

朱子曰下達之說註疏迂滯不通陸氏說爲近是蓋大夫執鴈士執雉而士昏下達納采用鴈如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而士昏親迎乘墨車也註疏知乘墨車爲攝盛而不知下達二字本爲用鴈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鴈亦攝盛之意也蓋旣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鴈爾今註疏旣失其旨陸於下達之義雖近得之然不知其與用鴈通爲一義則亦未爲盡善也

敖繼公曰此謂天子下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也以此推之則餘禮之用鴈者皆當下達春秋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強委禽焉是大夫納采亦用鴈也此其徵矣

朱文端曰下達用鴈謂自上達下俱用鴈也若云攝盛則大夫應用羔庶人應用雉矣何云下達鄭氏之說是也

庭棟案六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而納徵獨不用鴈賈氏曰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爲贄也孝經鉤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

記摯不用死

鄭氏曰摯鴈也

賈氏曰死謂雉今禮用鴈故云不用死也

庭棟案鄭氏士相見禮註曰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以生服也

曲禮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

鄭氏曰左首尊也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

孔氏曰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並授則主人在左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繢鄭氏謂彼是諸侯之卿大夫與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

藍田呂氏曰飾羔鴈以繢者飾其布也

山陰陸氏曰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言飾則繢可知鄭氏謂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此讀士相見禮之誤也

馬氏曰禮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相見以贄爲此也卿執羔大夫執鴈而飾之以繢者君子交接之禮以文爲貴

蓋位彌尊而禮彌文也

郊特牲執摯以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鄭氏曰摯所奠鴈言不敢相褻也人倫有別則氣性醇禽獸言聚麀之亂類也

孔氏曰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不妄交親

嚴陵方氏曰壻先奠鴈乃與婦相見所以敬章其有別之道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正謂是矣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馬氏睎孟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自父子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

延平周氏曰始於男女有別而終至乎萬物安

者非禮之妙執能與此

山陰陸氏曰摯讀如摯物之摯春秋傳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摯物也

白虎通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也

後漢書梁皇后紀納采鴈璧乘馬束帛

宋書禮志孝武納皇后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口

庭棟案用鴈兼用羊始於漢鄭衆百官儀嗣後王者大昏皆如之近世士禮有用羊酒者亦本此但以贄而論卿執羔羔即羊之小者士昏既攝盛而用鴈可更進而用羊乎鄭氏昏物贊曰羊者祥也故昏禮用之又案埤雅曰羊性善羣每成一羣則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昏禮用羊抑或義在是歟

唐書三宗諸子傳總章元年納裴妃而有司奏贄用白鴈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鴈爲樂府今得白鴈爲昏贄昏乃人倫首我則無慚

庭棟案自漢晉以迄唐宋皇帝納后五禮用鴈使者執之皇太子納妃親迎北面跪奠鴈如士禮蓋謂昏禮用鴈達於上下不獨爲士禮攝盛而設至所稱白鴈者物類相感志云大曰鴻小曰鴈鴈大則羽毛光潔其色類白陳襄文昌雜錄云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則來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鴈來二說未知孰是

李氏刊誤昏禮之夕壻執鴈入奠執摯之義也又以鴈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鵝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鵝鵝亦鴈之屬也其有重於嗣續切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既而獲則日已有鵝矣何以鴈爲是以鴈爲使代鵝爲禮鴈爲長物與故將廢何不正之

庭棟案近俗親迎奠鴈皆以鵝代李氏涪唐人也亦云以鵝替之則唐俗已如此埤雅曰鵝伏隨日鴉伏隨月說者謂乳鵝伏卵隨日光房轉然則用鵝亦有隨陽之義與

宋史禮志諸王以下親迎執鴈者從入陳鴈於庭

三分庭一在南北向
士庶人昏禮其無鴈奠者三舍生鵝用羊庶人鵝
以雉及雞鶩代
二程全書昏禮用鴈取其不再偶也
邱氏濬曰大夫執鴈儀禮士昏禮用鴈爲下達
蓋言士亦得通用大夫所贄之鴈也是卽所謂
攝盛也家禮仍書儀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
又因程子不再偶之言質之儀禮似非古意今
若取二說所取之義則壻所贄必用鴈決不可
以他物代之無則刻木爲之可也若主儀禮攝

盛之義則執贄爲禮於昏義本無所取苟類似
之物亦可用以代之矣蓋鴈之爲物不常有於
四時而閩廣之地亦所不到鵝形類於鴈借以
代之亦無害刻木爲鴈近於用死恐非嘉慶之
禮所宜也
陳氏禮書帛有衮裧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
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
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
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
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

者雞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
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
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蓋執禽者必左首雉
必左首而無飾維鴈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
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於面鄭氏謂繫連
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
用鴈以摯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
所冠者爵弁女必纚笄領必頹黼腊必用鮮魚必
用鮒則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
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彥曰昏禮無問尊
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爲之說與
明會典皇帝納后遣使備禮物奉迎用鴈一隻天
順八年加一隻
皇太子納妃親迎禮用活鴈一對奠於案上親王
親迎用帛代鴈亦奠於案上
品官納采用鴈親迎奠鴈庶人惟親迎奠鴈無鴈
以他物代
　庭棟案明洪武初有諸司職掌一書所載
　昏禮惟親王公主儀注後會典仍而不改

故品官庶人猶得用鴈而親王獨用帛本
洪武初舊制也若夫品官納采即用鴈而
皇帝納后至奉迎時始用之抑又何也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皇太子昏鴈以玉為之

庭棟案以玉為鴈猶刻木為鴈也邱氏所
謂近於用死矣

呂氏四禮疑鴈大鳥用鴈重昏也制禮者偶用其
所有果取義耶

自註桃夭正鴈行之時得鴈為易非二九月則
中原無鴈矣不若以鵝代為便

張氏禮要黃端節曰昏禮謂之摯盛蓋以士而服
大夫之服則當執大夫之贄矣

宋氏四禮初藁無鴈以鵝之類鴈者代之止用一
隻以色綃交絡之首向左

庭棟案經言昏禮用鴈不言用一用兩曲
禮云執禽者左首孔氏謂橫捧之則用一
而非用兩可知開元禮云賓左手執之一
手可執是唐時亦止用一矣明天順時有
加一隻之說世俗因之遂謂昏禮當取相
偶似乎必不可以用一者但兩手橫捧與
一左手執之與鴈不便故有易其法而置
於籠或維之而置於盤似皆失義然猶存
其物而古意可思愛禮者所不敢輕議廢
焉者也

昏禮通考卷第五終

嘉善　曹庭棟　輯

納采

【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註詳用鴈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註詳廟篇）使者玄端至（註詳冠服篇）擯者出請事入告

鄭氏曰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重慎也

敖繼公曰賓非主人之所戒宿而來者則有請事之禮凡請事者西面入告者東面大夫士之

禮也

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

鄭氏曰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賈氏曰大夫唯有寢門大門廟在寢門外之東下有至于廟門此是大門外也士卑無君臣之禮故賓雖屬吏直言不答拜若諸侯則言辟以君尊故也

敖繼公曰拜迎之禮主於使者不答拜者使事未致不敢以私禮雜之也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賈氏曰三揖者以其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堂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三者禮之大節尊卑同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鄭氏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

賈氏曰凡士之廟五架爲之棟北一楣下有室戶中脊爲棟棟南一架爲前楣楣前接簷爲庪棟在室外故賓得深入當之也

授于楹間南面

鄭氏曰南面並授也

賈氏曰楹間謂兩楹之間凡賓主敵者授於楹間不敵者不於楹間今使者不敵而於楹間明合好也

敖繼公曰此文承主人之下則授宜作受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使不南面者辟君使於大夫之禮也授於楹間敵也使者雖賤於主人然主人士也其爵卑未足以自別故使者無降等之嫌而得與主人楹間相授用敵禮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賈氏曰大夫家臣稱老

敖繼公曰出謂出廟門也

庭棟案主人降爲賓降也非爲授鴈耳至於賓降出主人不拜送是明知賓將復入問名也賓降但出廟門亦明示已之未反命也所以多此周折何耶蓋主人之筵於戸西彼時不過初設神位既納采則必告故賓出廟門俟主人之告於神告訖而賓復入然後問名也若既問名賓可反命矣

而仍如納采時之降出者何也猶俟主人以問名告神而禮始畢也或謂既納采即問名二禮兼行二禮並告何如然此特後世之禮云納采則猶慮其不納問名固別是一節古人不憚委曲次第以行之者正所以愼重其禮也

記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鄭氏曰擯者請事告之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鄭氏曰某壻父名某也使名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賈氏曰若他女主人終卒對客之辭當云某氏主人之女舊知之故不對也

庭棟案儀禮原本此作問名對辭疑爲錯簡妄易正之有命謂使者將命而來擇采擇也備數而擇之者言備采擇之數謙辭也不敢辭者納其采擇之禮也擯者又領主人之對以告使者如此賈氏曰若他女當云某氏者爲問名對辭解耳

致命曰敢納采

賈氏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辭若然亦當有主人對辭如納徵不言之者文不具也

後漢書梁皇后紀桓帝立納大將軍冀女弟爲后太常按禮儀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納采鴈璧乘馬束帛

通典東晉王堪昏儀媒人賚禮到女氏門使人執鴈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鴈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鴈立於堂下從者奉案入（案所以承禮儀者）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薦不腆之禮

主人跪荅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鴈退禮物以次進中庭

杜佑曰按禮惟昏辭不得稱不腆故昏記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此恐王堪之說有誤云

隋書禮志後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聽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拜迎於大門之東使者入

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

開元禮皇帝納后將納采卜日告圜丘方澤命太尉爲使者宗正卿爲副使其日皇帝衮冕御座使副入就位文武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曰有制使副再拜宣制曰納某官某氏女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禮使副又再拜主節入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以節授黃門侍郎侍郎以授使者付於主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以制書授使者置於案在位者皆再拜使副出持節者前導舉案者次之使副乘輅鼓吹備而不作其制書油絡網犢車載之其日大昕使副至后氏大門外入次主人布神席於室戸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彤几使副出次立於門西北上持節者立於北少退舉制案者立於南執鴈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北面受命於左出立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

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入導以幡節案鴈從之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使者升立兩楹間南面副在西南持案及執鴈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升當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授使者以制書節脫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以授左右使者授鴈主人再拜進受鴈以授左右儐者引二人對舉荅表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儐者取表授主人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節加衣使副降自

西階以出

庭楝案開元禮納后節文皆本儀禮惟告圜丘方澤及命使奉制書持節爲異然此亦天子之禮應爾非於昏禮有加也至於皇太子納妃皇帝遣使及副至妃家不持節無制書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告期皆如后禮惟親迎爲異親王納妃同於皇太子而有使無副聘以玄纁束乘馬玉以璋冊命之日使者持節亦有副又與皇太子同公主出降備六禮如品官儀其納采辭

云寡人敢不敬從親迎云寡人固敬具以須皆本儀禮昏辭然辭稱寡人乃皇帝自爲主昏與古不合

品官儀前一日主人設賓次於大門外道右南面（其後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設次皆如之）其日大昕賓公服（不合公服卽常服）至女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主人受其禮於廟（無廟者以正寢主人及行事者俱公服）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南向右几賓出次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北面受命出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公貺室某某率由先典使某也請納采（一品以下某有先人之禮請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惷愚又弗教某公命之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以鴈授賓賓左手執之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不答拜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次門主人揖入至內霤將曲揖當階揖主人請賓升賓三辭主人升東階當阿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賓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閒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賓授鴈降自西階以出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無廟者內門下）主人還阼階東左右授鴈於序端（序端者廊首也）

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

庭楝案開元禮士庶人昏獨闕之其三品以上昏四品五品昏六品以下昏分爲三卷雖互有詳畧皆本儀禮實無別異茲合爲品官儀存其大要如此

五代會要　晉天福五年詔納采之時主人再拜使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今宜答拜

政和新儀　初公主下嫁選壻召見卽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謂之繫親出降賜甲第（駙主繫親以金帶）其壻家擇日行納采禮具鴈及禮物修表

陳於廳事設香案於庭掌昏者率壻向闕再拜奉舉以行表在前禮物次之掌昏者在後入東華門至內東門外掌昏者跪搢笏以納采表授內謁者入進訖掌昏者又以問名表跪授如初(以下納吉納徵請期儀同)

庭楝案宋典禮初沿唐制旣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因革禮崇寧二年詔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五禮典制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鄭居中等一十四人主之政和三年四月書成名曰政和五禮新儀內

載皇帝納后六禮儀注皆本開元禮皇太子親王納妃亦然惟公主下降所謂繫親及拜表與唐爲異但拜表進闕則皇帝自主昏矣於公主之義亦相背謬至駙馬都尉其名起於三國何晏尚魏國公主謂之駙馬都尉馬永卿曰官名以駙馬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

品官士庶儀其日媒氏至女氏門掌事者設禰位於廳事南向主人受禮於神位前迎媒氏於門外主人揖入媒氏報揖從入主人升東階媒氏升西階對揖訖俱即座從者以鴈陳於階(庶人聽以雉及雞鶩代之)媒氏曰吾子將修好於某(壻父名)某(媒氏名)獲與將事敢請納采主人曰某之子弗閑姆訓承命敢不拜嘉媒氏曰將加卜筮敢問名主人以函書授媒氏稱某第幾女年若干媒氏將出主人曰敢禮從者媒氏曰敢辭主人曰敢固請禮訖媒氏出主人送於門外

庭楝案宋史禮志曰士庶人昏禮并問名於納采并請期於納成故政和禮納采致辭甫畢隨即問名媒不降出亦不更用鴈

品官士庶皆同從簡也朱子家禮殺六禮而爲三亦彷當時定制少加損益而已

武林舊事南渡以來公主無及嫁者獨理宗朝周漢國公主出降慈明太后姪孫楊鎭先是擇日遣使宣召駙馬至東華門引見便殿賜玉帶靴笏鞍馬及紅羅百疋銀器百兩衣著百疋聘財銀一萬兩對御賜筵五盞用教坊樂俟畢謝恩訖乘塗金御仙花鞍轡狨座馬執絲鞭張三簷傘教坊樂部五十人前引還第謂之宣繫

程子昏儀納采謂壻氏爲女家所采故致禮以成

其意

海錄碎事納采擇於其族未知其少長爲誰也

司馬氏書儀其日日出（自請期以上皆用昕日出時也）使者盛服執生鴈左首飾以繢（若無生鴈則刻木爲之飾以繢謂以生色繒交絡之）止於女氏之門外門者入告女家主人盛服出迎揖讓入門揖讓升堂主人立阼階上西向賓立西階上稍北東向（士昏禮賓升階當阿東面註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之室堂必不合禮故少北而已）賓致納采之命主人對（其辭俱見儀禮先使擯者往來傳命別有致命之辭今從簡）北向再拜（此欲增父之命非拜賓也）賓避席立不答拜（奉使不敢與尊長抗禮也）主賓皆進就兩楹間並立南

向賓授鴈主人受之以授執事者乃交授書（書者別書納采問名之辭於紙後繫年月日昏主官位姓名面止賓主各懷之既授鴈因交相授書壻家書藏女家女家書藏壻家以代今之世俗行書）納於懷退各以授執事者賓降出門東向立

朱子家禮納采納其采擇之禮卽今世俗所謂言定也主人具書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女氏亦宗子爲主人若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啜茶畢使者起致辭曰某之某親某官使某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若許嫁者於主人爲姑姊則不云惷愚又弗能教餘並同對畢北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使者請退俟命出就次主人告祠堂畢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之請退遂禮之

邱氏濬曰儀禮納采用鴈家禮刪去不用從簡也今制庶民昏禮定爲三等許用絹布猪羊鵞酒之類世俗往往踰制奢侈狃於見聞已久而行古禮過於落寞如此人情有所不堪今擬用鵞酒果合之類如富而有力者用羊酒亦可但

不可太過耳又按儀禮用賓而家禮本溫公書儀用子弟爲使者恐與女氏主人非敵難於行禮今擬兩家通往來者一人如世俗所謂保親者用以代賓

納采儀節（賓至女家門外媒氏先入告主人執事者陳禮物於大門內用盤子盛書置桌子上）賓至出迎（主人出門外迎）主人揖賓請行（主人舉手作揖遜狀請賓行凡三次主人先登東階賓登西階）升堂（東西相向立）揖（賓主相唱揖）陳書幣（執事者舉書案於廳上禮物陳庭中○納幣有幣帛則以匣階前或放桌子上）賓主各就位（賓主俱坐）奉茶（執事者以茶進啜訖）賓與（主人亦起）進書（執事以書授賓賓以奉主人）主人受書（以授執事北向拜）鞠躬再

拜（賓避席屏立不敢答拜此拜乃謝書非拜賓也）請賓就次（主人奉書告祠堂畢）

出見賓（賓主東西對坐如初）復書（執事者以書進主人主人以奉賓）受書

賓受書以授從者遂請醴賓（儀節詳醴賓篇）

復命儀節（賓至門外壻氏主人出迎）揖（問勞使佮）升堂各就位（坐訖）

奉茶（畢）與（皆起）進書（從者以書進賓以奉主人）受書（主人受書以授從者）

鞠躬再拜（主人拜賓賓退避今所以補此者蓋女氏受壻家書既再拜而壻家受女家書不拜可乎）

朱文端曰納采者以男名納之女氏使采擇可否也鴈賓贄非聘物也朱子謂即言定今俗謂之求允言定尚未定也求允尚未允也邱氏增

以禮物是納徵矣夫何采之有

庭楝案漢書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呂氏謂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然則納采而用禮物乃在常禮之外可知東晉王彪之定大昏儀六禮並用羊鴈酒米皆失禮意者

元典章　納采係今之下定也合依朱文公家禮施行

明會典　皇帝命使納采問名前一日設御座於奉天殿設制案節案於御座前設中和樂於殿內至期陳禮物於丹陛上及文樓下質明上陞座文武官叩頭訖正副使朝服四拜執事舉制案節案置丹墀禮物隨之傳制官宣制曰選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采問名禮正副使四拜上輿制案節案用傘遮護中門出文樓下禮物隨出至奉天門外正副使取節及制書置綵輿中大樂前導正副使易吉服乘馬詣皇后第第設使者幕次設香案於正堂中使至入幕次執事陳禮物於正堂禮官一員先入正堂立於東主昏者朝服出見立於西禮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禮主昏者出迎

使者出次捧制及節主昏者隨行至正堂置制書及節於案正使立案左副使立案右東西相向主昏者就拜位四拜興復跪正使取納采制副使取問名制俱以次宣訖主昏者以次受以授執事分置案之左右主昏者與執事者舉答表案進取表授主昏者主昏者跪授正使正使受置於案主昏者興退就拜位又四拜使者出置表綵輿中

庭楝案地道尊右古禮賓主揖讓升降之儀皆主東賓西尊賓也玉藻曰聽向任左此入侍於君之禮則然註家推廣其義云

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政和昏禮主賓升降則尚右設夫婦對席舅姑坐席則皆男左女右正此意也金元之制俱尚右明黃瑜雙槐歲抄曰太祖起兵時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羣臣奉上爲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爲左相國達爲右相國此前明尚左之始也嗣後會典之制如之唐趙德璘因話錄曰人道尚右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觀趙氏之言則尚左之禮唐時固已有之而立尊左坐尊右有合經義者惟政和昏禮云

皇太子納妃皇帝御奉天殿命正副使奉制持節行納采問名禮同納后

庭棟案明會典親王納妃不載納采問名其納徵禮大畧與皇太子同公主下降惟存駙馬親迎一節文皆從簡考明史禮志公主下降行納采禮壻家備鴈及禮物表文於家庭望闕再拜掌昏者奉至內東門內使奉進內殿問名亦稱將加卜盛納吉儀同納采其納徵具元纁玉帛乘馬請期稱謹請吉日與常禮不異

明集禮凡品官昏娶或爲子聘婦擇日致納采之禮至日設鴈（庶人不用鴈）及禮物於廳及庭媒氏省視訖執事者舉禮物賓及媒氏從其後（庶人止用媒氏奉書及禮物往女家無賓）賓明女氏主昏者具祝版告廟（庶人男氏主人先告祠堂品官闕之）設香案燈燭於廳之正中賓至媒氏入告贊者延賓入次（庶人不設次）主昏者公服出迎（庶人常服）賓出次主昏者揖入賓及媒氏升自東階主昏者升自西階至廳賓立於左主昏者立於右媒氏立於賓之南（庶人主昏者與媒氏爲禮媒氏入門而右主昏者入門而左陞堂東西相向立）執事者陳鴈及禮物於庭賓主皆再拜（庶人主昏者與媒氏不相拜）賓詣主人致命主人答辭（俱同儀禮）主昏者揖賓就西向坐主昏者東向坐（庶人致命訖媒氏奉書以授主人主人受書迭奉書告於祠堂）執事者徹禮物訖賓出

問名

儀禮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鄭氏曰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

賈氏曰此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也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云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則以姓氏爲名者入門升堂授鴈與納采禮同故云如初禮也

庭棟案孔氏昏義疏曰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氏故昏辭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也與賈氏疏義不符二說似皆紆曲難通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

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庭棟六世祖太宇先生集傳曰成名是三月父名之之名年月日名是甲子之名據此則所謂問名者乃問其生年月日甲子之名今俗有請庚帖之禮其類是與

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鄭氏曰受鴈於兩楹間南面還於阼階上對賓以女名也

賈氏曰經文直云問名如納采禮納采禮中無西面對賓事故記之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鄭氏曰某使者名也

賈氏曰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今問爲誰氏者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或是所收養外人之女也

蓋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也故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不問三月之名也

庭棟案氏者如伯姬仲姬之類猶云第幾女也問年月日名而兼問其伯仲故記言誰氏也

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鄭氏曰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今文弗爲不無能字

庭棟案儀禮原本此作納采對辭今移入問名下某之子是告以名也納采則謙曰備數問名則謙曰惷愚對辭之體也納采言有命謂使者方至之時有男氏之命問名言命之謂納采之後我既受使者所將之命其辭亦有先後焉不敢辭者不敢以

憃愚而弗以名告也

開元禮皇帝遣使納采禮畢使副降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向如納采位初使者降主人降立於內門內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主人出迎使者以至主人受鴈訖使副出並如納采儀

品官儀賓既降儐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畣者以鴈授賓儐者引主人迎於廟門外之東西面揖賓以入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三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曰敢問名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主人之西俱南面賓授鴈還立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阼階上西面曰某第某女某氏賓降階出

程子昏儀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

司馬氏書儀主人降階立俟於門內之東西向擯者出請事擯者主人子弟爲之賓曰請問名擯者入告主人出延賓賓執鴈復入門與主人揖讓升堂復前位賓致命主人對其辭與儀禮同末云女子第幾賓授鴈交授書降出主人立於門內如初

庭棟案朱子家禮參用書儀以納采爲言定問名一節獨畧之蓋謂欲訂昏姻之約未有不知女之生年月日貿然言定者當於媒氏通言之始已先及之矣邱氏儀節納采就以問名并於書辭中畧及其意又曰女氏以女之生年月日名帖答之此雖古禮所無然既用書辭則名帖更不可已也

明集禮賓出復入陳鴈及禮物賓詣主昏者曰請問名主昏者進曰某第幾女某氏出或以紅羅或以銷金紙書女第行年歲授賓賓辭將降出主昏者請禮飲食畢賓降自東階主昏者送至門外執事者舉器物還

庭棟案此乃品官之禮庶人無問名儀於納采後主昏者以復書授媒氏遂請禮與朱子家禮同

醴賓

儀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鄭氏曰醴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

庭棟案醴甘酒也以醴禮賓故從醴鄭氏謂醴當爲禮賈氏士冠疏曰如周禮天子禮諸侯用鬯亦不名爲鬯賓故鄭破醴爲禮蓋醴是禮敬之禮不取用醴爲禮之義也然親迎時父醴女所以致戒命婦見時舅姑醴婦亦有致戒之意其可概謂之禮敬耶

賓禮辭許

鄭氏曰禮辭一辭也

賈氏曰鄉已行納采問名禮賓主之情已通故略行一辭而已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於房中

賈氏曰於戶西禮神坐徹去其几改設其筵將以授賓東上者統於主人也

庭棟案鄭氏士冠禮註曰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又敖氏註曰甒瓦甒蓋酒器也設於房臣禮也國君則於東廂南上

主人迎賓於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於坐左之西階上荅拜

鄭氏曰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逡遁

賈氏曰此几以安體凡授几設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閒執之受時或受其足或受於手閒皆横受之以几辟者賓卑也設几皆旋几縱執乃設於坐南北面陳

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

庭棟案賓初至主拜迎賓不荅拜者敖氏謂使事未致不敢以私禮雜之此賓升主再拜而賓荅拜者使事已畢爲已而拜至也故荅拜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於房

鄭氏曰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

庭棟案鄭氏士冠禮註曰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面前也葉柶大端蓋柶之

制有葉有枋葉大枋細也言贊者酌醴加
柶於上其葉向前出於房以授主人也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
階上拜送
鄭氏曰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卽筵也賓復位
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也此筵不主爲飲食
起
敖繼公曰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
醴子醴婦皆北面者以其立於席西也賓拜亦
於西階上復位俟旣薦乃升席賓之拜也主人

少退主人拜送賓亦如之
贊者薦脯醢賓卽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
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
鄭氏曰薦進也卽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
凡祭於脯醢之豆閒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
先也啐嘗也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
庭棟案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三升曰觶又案脯肉切而乾之者也周禮
腊人註薄析曰脯醢肉醬也周禮醢人註
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也

賓卽筵奠於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
鄭氏曰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
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
賈氏曰下贊禮婦奠於薦東註云升席奠之明
升席南面奠此亦然也必南面者取席之正
敖繼公曰主人辭者蓋見賓珍已之物則以不
腆辭之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鄭氏曰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
敖繼公曰門外外門也

記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
從者
鄭氏曰言從者謙不敢斥也
對曰某旣得將事矣敢辭
敖繼公曰此言已之事畢不敢復瀆主人也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鄭氏曰主人辭也固如故
敖繼公曰凡請與辭自再以後皆謂之固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鄭氏曰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已之命

敖繼公曰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卽經所謂請
醴賓賓禮辭許者也
以反命
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
鄭氏曰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
於壻父
賈氏曰禮成於三故祭醴之時始扱壹祭及又
扱則分爲兩祭是爲三也又先用右手取脯左
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於西階下乃歸執反命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

聞命矣
鄭氏曰禮告所執脯
敖繼公曰禮卽女家所受納采問名之類是也
記不見之者以其辭各異故不備載之省文耳
通典東晉王堪昏儀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
某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人
不復答
隋書禮志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
開元禮皇帝遣使及副既問名出儐者進受命出
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請禮從者儐
者出告使者曰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敢固以請
儐者出告使者曰敢不從儐者入告主人升立於
序端掌事者徹几改設二筵東上設甒醴於東房
西牖下加勺冪坫在罇北實觶二角柶二籩豆各
一實以脯醢在坫北又設洗於東階東南主人降
迎西面揖使副入至階三讓主人升阼階使者升
西階副從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使副西階上
北面答拜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以進
主人受几於序端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之
掌事者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向使副序進迎

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東階上北向再拜
送使副以几進北面跪各設於座左退於西階上
北面東上俱答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
取觶降盥手洗觶升實醴加柶於觶面葉出房南
面主人受醴面柄進筵前西北向立又贊者執觶
以從使副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
主人又以次授醴使副受俱復西階上位主人退
復東階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使副
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各
以柶祭醴三興以柶兼諸觶上興降筵於西階上

俱北面坐啐醴建柶奠觶於薦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使副進升筵坐各奠觶於薦東降筵序立西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篚升東階以授主人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篚立於主人之後使副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副序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受幣篚以次授使副使副受之俱退立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副降西階從者迓受幣篚使副當庭賓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

使者出大門外東面立從者迓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副退主人入

　庭棟案開元禮悉本儀禮政和新儀又本開元禮故其納后儀自納采以下與唐無異茲皆不錄其醴賓儀亦同惟酬使者以幣無馬考禮經婦至後饗送者男氏以束錦酬之納采問名女氏無酬賓之文也蓋禮重納徵亦不過用幣而已納采問名尚不用幣而女氏反以之禮使者過矣幣且不必而況馬乎禮使以幣馬制始自隋唐

宋因之以至品官醴賓皆用幣

品官儀問名禮畢賓降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授厲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禮畢儐者請禮賓辭固請賓許掌事者徹几改筵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一品二品雕几三品彫几四品以下漆几設神席亦准此設甒醴加爵冪坫在爵北實觶一角柶一籩豆在坫北設洗於東房筵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巾加勺冪設訖主人迎賓揖入主人入賓從入至階三讓升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面賓於西階上北面

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掌事者拂几奉兩端以進主人受拂几內執之西北向賓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西面立賓以几進遂北面立設於座左退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階西東面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於觶南面立主人受醴進筵前西北面立賓西階上北面一拜進筵前東南面受醴復西階上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一拜送贊者薦脯醢於筵前賓進升筵坐執觶取脯擩於醢以柶祭醴三興以柶兼諸觶上跪降筵於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奠觶遂拜

執觶與主人答拜賓進升筵坐奠觶於薦東降筵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奉篚幣升自東階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立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楹間南面賓立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授賓賓退立於階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賓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賓出門西主人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

司馬氏書儀 儐者出延賓曰請醴從者賓辭主人固請賓許（其辭俱見儀禮）遂入與主人揖讓拜起（使者於此方敘私覿）飲酒三行或設食禮訖而退

朱子家禮 納采畢使者受復書請退主人請禮賓乃以酒饌禮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讓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

丘氏儀節（主人曰）敢備薄禮請醴從者（賓曰）敢辭（主人固請賓曰）敢不從命鞠躬再拜（賓拜主人主人答拜）各就位（主人就東階賓就西階俱北面）主人獻酒（主人降階酌酒至賓席前奉酒於賓賓趨席末主人揖送酒賓受之而揖且遍揖坐客而後飲飲畢復揖主人主人報揖）賓酢酒（賓降階酌酒以奉主人如前儀飲畢主人以盞置桌子上）請升席（主人自席末先升賓次升媒氏及陪席者以次皆升坐）執事者行酒（或三行或五行）進饌（或三或五）如俗奉幣賓謝主人（賓出席）鞠躬再拜（主人答拜）送賓（至大門外）揖（主人拱候賓上馬而退）

明會典 皇帝命使納采問名畢主昏者出大門外至正副使前致辭云請禮從者正副使復入酒饌畢主昏者捧幣帛以勞正副使（皇太子同）

明集禮 品官納采問名畢賓將出主昏者請禮庶人之禮於媒氏將請退主人請媒氏以酒饌請從者於別室皆酬以幣

庭棟案集禮品官無酬幣之文庶人反有之從家禮也然酬幣本非古制不若槪去之爲得

宋氏四禮初藁 禮畢賓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祠堂告畢謝賓再拜賓答拜禮賓送賓如常儀

庭棟案昏禮止有女氏醴賓而壻氏之醴賓無文闕也夫既任之以昏禮之重雖子弟媒人亦當有以勞之而況賓乎栗菴宋氏禮於禮畢告祠後行之極是今世俗於納采之前先禮賓則又失之矣

昏禮通考卷第六終

昏禮通考卷第七

嘉善 曹庭棟 輯

卜昏

【儀禮】筮于廟門

鄭氏曰廟禰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

敖繼公曰筮于門者明其求于外神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鄭氏曰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饌陳也具俱也

西塾門外西堂也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

鄭氏曰韇藏筴之器也兼并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

鄭氏曰宰亦有司也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反還也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敖繼公曰旅謂衆有司也占者占所遇之卦必旅占者欲盡衆人之見也

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鄭氏曰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庭棟案此爲士冠筮日儀士昏無卜筮之文而其問名辭曰將加諸卜納吉辭曰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則昏之有卜明矣儀禮無之者以其同於冠禮筮儀也玆以士冠

筮日儀補之以下請期之前又須卜日其儀蓋同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杜氏曰懿氏陳大夫敬仲陳公子完其妻懿氏妻也龜曰卜

庭棟案記納吉辭主人答曰子有吉我與在貫疏謂夫既得吉婦吉可知我兼在占吉中也故男氏娶婦則有卜昏之禮所以

憑吉凶以定去取若婦人從夫惟男氏采擇而已安所用卜哉懿氏欲以女妻敬仲而先卜之非禮也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與懿氏同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杜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孔氏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康成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晉獻公卜

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云卜之不吉不合更筮但獻公既愛驪姬必尊其位故卜既不吉更令筮之冀乎筮而得吉所以遂已心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康成云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貫瀆龜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實不吉而筮稱其吉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凡物先有象數從象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故爲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故爲短案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韋昭曰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守龜卜人也族姓也不過宗人不與他姓議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人故敬姜欲室文

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

漢書王莽傳平帝納莽女爲后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孟康曰金水相生也

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

白虎通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其相宜否蓋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

庭棟案二姓之合荅有天焉使卜之吉而娶女果終吉則古人之於昏旣必卜之何以有出妻之事詩曰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卜筮特以明其慎重云爾處之以慎重而聽之於天命此古人卜昏之意歟漢書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班氏謂卜者卜女之德知其相宜否是欲假蓍龜以求前知無論事屬難憑亦鬼神所不告也況乎

夫有夫道婦有婦道傳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宋書后妃傳後廢帝江皇后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蔭以卜筮最吉故爲太子納之

陳氏禮書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於先君之祧鄉受問於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故天子諸侯筮於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耳鄭氏謂筮不於堂嫌筮之靈由廟神誤也又案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春秋之時楚公子娶於鄭曰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昏禮旣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旣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

程子詳本棣問程子曰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

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耶此等處難信

幾亭陳氏曰案卜恐只是卜日

朱子語類問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

庭棟案納采者始相采擇卽今之求親問名者問女之生年行次卽今之請帖此時昏姻猶屬未定古人重此大禮賓必執鴈以見鴈特贄物並非聘物問名後若卜之

不吉則便休耳其辭曰將加諸卜者正以示昏事未定之意後世相見無贄並畧拜迎致命之文竟以納采爲言定言定猶納吉也謂得吉以定昏姻之約也是卜反在納采之前矣實則其初仍有求親請帖之禮卽古之所謂納采問名耳但今旣以納采爲言定則納吉之禮更何所施哉

[昏禮節畧]卜筮是昏禮一大節士昏無卜筮儀已見於冠禮故也或曰古大夫不藏龜士庶不立卜筮周禮太卜大封大祭大遷大葬不及昏姻士

禮問名加之卜筮此後世神道設教而非眞先王之禮歟愚謂昏喪祭等重也言喪祭而昏可類推矣詩云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婦謂其夫也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婦人期所私也又握粟出卜是何能穀卜買卜也安得謂士庶不得卜筮哉

納吉

[儀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鄭氏曰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

賈氏曰上文納采在前問名在後今此不云如問名而云如納采者問名賓不出大門故此納吉如其納采也卜筮皆於禰廟未卜時恐有不吉昏姻不定故納吉乃定也

敖繼公曰如納采禮者兼醴賓而言也下禮放此

庭棟案禮賓記曰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鄭註反命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壻父然則行此數者之禮必皆醴賓可知且記言凡使者歸反命曰凡者非止問名後事明矣蓋古人愼重昏禮故

賓至必醴文不厭其繁物不嫌於儉鄭氏謂明相尊敬不主爲飲食起是也豈若後世之侈靡無度歡呼醉飽以爲樂者乎

[記]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鄭氏曰貺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敎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賈氏曰我與在者夫婦一體夫旣得吉婦吉可知故云我兼在占吉中也

敖繼公曰不堪謂不能盡婦道此亦儐者傳賓
主之辭賓致命亦宜曰某敢納吉

開元禮 皇帝納后儀其日使者至主人立於門內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制使某也納吉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卜筮云吉臣占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其再拜授鴈使出請醴俱如問名儀 皇太子納妃同

品官儀其日大昕賓至入次設几筵如初賓出次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阼階下西面儐

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某公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敢告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不敎惟恐弗堪某公有吉某與在焉某不敢辭儐者出告主人拜迎升堂授鴈之儀並如納采唯致命云納吉爲異賓出請醴俱如問名儀

政和禮 其日媒氏至掌事者設神位主人受禮如納采儀主人媒氏俱卽座從者以鴈陳於階媒氏曰稽諸龜蓍枚卜曰吉使某以告主人曰龜蓍協從某毋敢辭餘儀並同納采

程子昏儀 納吉謂婿氏旣得女名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

司馬氏書儀 歸卜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計納采之前已卜矣於此告女家以成六禮也納吉用鴈儀如納采

明集禮 擇日以鴈及禮物賓與媒氏至女氏行納吉禮如納采儀 庶人無納吉儀

庭棟案禮有納吉蓋謂昏姻之事於是而定也自後世以納采爲定禮則納吉幷在所廢故朱子家禮亦刪去納吉一節從俗也至明制皇帝納后則以納吉納徵告期

合而行之而品官獨另行納吉禮似覺繁簡失當矣

昏禮通考卷第七終

昏禮通考卷第八

嘉善 曹庭棟 輯

納徵

儀禮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

賈氏曰案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體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

記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

鄭氏曰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執禽者左首

賈氏曰執皮者二人相隨而入至庭北面皆以西爲左一手執兩足毛在內故云內文隨入爲士廟門陿狹而執皮者又橫執之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並行也至中庭則稍寬故得俱北面西上也

敖繼公曰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之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參分之一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賈氏曰賓堂上致命時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幣時主人之士於堂下受皮是庭所用爲節也釋外足者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爲外釋之則文見也士受皮者取皮自東方出於後自左受者自東方出於執皮者之後至於左北面受之也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今先向東行故云逆退也

敖繼公曰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皮以文爲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他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也

皮帛必可制

賈氏曰必可制者可制爲衣物此亦是教婦以誠信之義也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賈氏曰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

擯者辭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也

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

敖繼公曰納采之屬使者皆不言行禮之物此乃言儷皮束帛者以其盛於他禮故顯之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

典卯彼所謂先人之禮也納徵於六禮爲盛故曰重禮此亦擯者傳主人辭也

曲禮 非受幣不交不親

鄭氏曰有禮乃相纏固故必受幣

孔氏曰幣謂聘之玄纁束帛也先須禮幣然後

可交親

郊特牲 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

鄭氏曰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

孔氏曰辭不詐飾是正也幣不濫惡是信也故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幣必可制鄭註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也

嚴陵方氏曰幣所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幣必誠者無飾其意以僞也辭無不腆者無致其情以曲也辭無致其曲則告之以直

故也幣無飾以僞則告之以信故也

馬氏晞孟曰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

山陰陸氏曰凡謙辭稱不腆今辭不云不腆告之以直信也據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春秋傳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又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臣下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告之以直信者直告之以信而已

開元禮 皇帝命使及副納成其日使副至后氏第布幕於內門外玄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

南北首西上執事奉穀珪以匵俟於幕東西面掌事者設几筵使副出次立於大門外持幡節舉制案者皆如初主人立於大門內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重禮某祇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再拜使者不答拜使副入幡節前導持案者從入至內門主人揖使者先入副從之自西階升立兩楹間南面主人由阼階諧使者前北面立執事者坐啓匵取珪加於玄纁上牽馬者從入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持案者以案進副使前副使取制書授

使者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再拜稽首訖受制書以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咎表案進儐者取表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使副降出立內門外如初主人受制書訖左右受玉帛於庭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面出主人降立於東階下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請醴如納吉儀（皇太子納妃同）

品官儀其日大昕賓至掌次者延入次賓之掌事者入布幕於次門之外玄纁束帛（玄三疋纁二疋合束之）陳

於幕上乘馬在幕南（一二三品四馬四五品兩馬六品以下鹿皮二）北首西上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初賓出次儐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某公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六品以下則云束帛儷皮）請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順先典貺某重禮某敢不承命儐者出告主人出迎西面再拜賓不答拜主人揖入賓從入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於內門主人立於門東西面賓立於門西東面賓之掌事者以束帛授賓賓奉束帛主人揖與賓俱入奉馬者從入（六品以下執皮者從入）陳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主人入二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賓曰敢納徵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賓授束帛降自西階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左右受束帛於序端主人還立於阼階下西面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面出儐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禮畢其醴賓如納吉儀

[政和禮]其日媒氏至女氏門掌事者設神位如初主人受禮如納吉儀迎媒氏於門外媒氏執函書

主人揖入媒氏報揖從入持禮物者從其後主人媒氏俱即座從者陳禮物於階媒氏曰吾子既修好於某某使某請納成媒氏以函書授主人主人曰備物有加敢不重拜主人以復書授媒氏媒氏復致命曰某使某請吉日主人曰某罔聽命媒氏曰請以某甲子主人曰敢不承命餘儀如納吉

庭棟案儀禮昏辭擯者口傳主賓之言而已漢鄭司農有百官六禮文東晉王彪之等議大昏儀有六禮版文開元禮大昏亦有六禮制文至於品官士庶則無之其儀

節悉本禮經故也政和禮大昏因開元之舊而品官士庶納徵亦增用函書又兼行請期禮而不用鴈此其因時損益不盡同於開元者

程子昏儀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也

司馬氏書儀 納幣用雜色繒五匹爲束士昏禮納徵用玄纁纁既染爲玄則不堪他用且恐貧家不能辦故但雜色繒五匹卷其兩端合爲一束而已兩鹿皮使者執束帛執事者二人執皮反之令文在內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隨賓入門及庭三

分之一而止北向西上賓與主人揖讓升堂賓致命主人對其辭同儀禮於賓之致命也執皮者釋外足復之令文在外於主人之受幣也主人之執事者二人自東來內於執皮者之後受皮於執皮者之左逆從東出餘如納吉禮

朱子家禮 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納采後即納幣以從簡便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具書遣使禮如納采但不告廟女氏受書復書醴賓並同納采

楊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畧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畧者今以例推之具書遣使其儀並同納幣

邱氏濬曰家禮於昏之六禮止用其三愚合問名於納采而以納吉請期附納幣以備六禮之數其儀節具書受書復書醴賓及告祠堂並同納采若納幣未即親迎者遽請期日失之太早宜別行請期一節爲是其儀節亦同納采

庭楝案昏禮最重納徵自漢訖隋僅傳禮

物不著儀節至唐宋而儀節始詳然不過依法禮經初無創制而其損益之間可以驗古今文質之異宜矣

金國志 壻納幣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數倍飲客佳酒以金銀旊貯之其次以瓦旊列於前以百數客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杯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又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瀹建茗留上客啜之以麄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壻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

庭棟案此乃金初與舊俗所謂拜門也金

太祖定鼎後別有儀制頒示官民詳見禮

物篇

元典章古禮納幣係今之下財也合依朱文公家

禮而行

前件議得擬合酌古準今照依已定筵會以男家

爲主會請女氏諸親爲客先入坐男家至門外陳

列幣物等令媒氏通報女氏主人出門迎接相揖

俟女氏主人先入男家以次隨幣而入舉酒請納

幣飲酒受幣訖女氏主人回禮昏家飲酒畢主人

待賓如常禮許壻氏女子各各出見並去世俗出

羞之幣

至元八年七月尚書戶部據禮部契勘拜門一節

自來典故俱無如此體例此係女直風俗民間往

往做學習以成風徒費男家錢物甚非禮制革去

便當移準中書省咨依準所議

明會典皇帝命使所司陳設如納采制詞云茲聘

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吉納徵告期

禮正副使詣皇后第主昏者出迎正副使入中堂

正使取納吉納徵制書以次宣訖授主昏者受置

於案正使捧圭副使捧玄纁授主昏者受置於案

副使取告期制書宣訖授主昏者受置於案禮畢

正副使持節出以節置綵輿中餘儀俱同納采

皇太子納妃皇帝命使納徵告期卽册妃先期遣

官告太廟餘儀並同納后

親王納徵發册儀同皇太子惟不持節無制書洪

武二十七年更定仍用節

明集禮擇日備禮物加玄纁束帛函書賓及媒氏

至女氏行納成禮如納吉庶人止備書及禮物無玄纁束帛

禮書

記辭無不腆無辱

鄭氏曰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賈氏曰不得謙虛爲辭也

庭棟案記所謂辭者乃言辭之辭非書辭

之辭也後世易之以書以通兩家之意其

辭之體要與記文畧同記曰辭無不腆無

辱郊特牲曰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

人也信婦德也蓋謂不得以謙虛爲辭所

以教女以正直之義也今禮書中亦不得

用不腆字辱字

通典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畧因於周制其所稱前
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
又加以皁囊著篋中又以皁衣篋表訖以大囊表
之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
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
封題用皁帔蓋於箱中無大囊表便題檢文言謁
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
東晉王堪定大夫士庶昏禮六禮辭並爲贊頌儀
云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壻父名媒人正版中納采
於左方褁以皁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

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稱賤子禮版奉案承
之羊酒鴈縎綵錢米別版書之裹以白縎同著案
上羊則牽之鴈以籠盛縎以笥盛綵以匳盛米以
黃縎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
晉書禮志穆帝納皇后何氏其納采版文璽書皇
帝曰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
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爲宜
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
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昏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
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
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皇帝曰咨
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俟令
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
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問臣名族
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禎之
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
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
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
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次納吉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
從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
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
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次納徵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
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
以玄纁皮帛馬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
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
宣中詔降昏卑陋崇以上公寵以隆禮備物典策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

某姓謀於公卿泰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典肅奉典制次迎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荅

庭棟案晉穆帝納后制文王彪之所定用

版書之博士荀納曰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真書后家答版皺廊書之集禮云版盛以匣至唐開元禮其制文仍晉之舊

惟納成稱玄纁珪馬

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太常禮院奏長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昏以書函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

政和新儀納采制文皇帝曰咨某官姓名肇經天人爰始夫婦正位基化敦敘大倫敷求賢明是惟令族率由盛典式舉徽章今遣使某某以禮采擇答文曰皇帝嘉命舉大昏之禮下逮微陋備數采擇臣之女方祇保傅式嚴諄誨恭承令典肅荷徽章某官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問名制文曰咨某自昔受命之君必擇建厥配以奉天地以承宗廟以御於家邦德至茂也肆朕稽古永惟大猷謀於公卿咸以祇若率由舊典式舉徽章今遣使某某以禮問名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先臣某官某之遺元孫先臣某官某之遺曾孫先臣某官某之遺孫女年若干恭

承令典肅荷徽章納吉制文曰咨某稽謀所自燕及神民濬發祥占從以元吉六合之慶是爲大同今遣使某某以禮告吉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太卜元吉微陋之族懼不克堪恭承徽章肅奉典制告成制文曰咨某之女毓秀中閨膺華高胄詠葛覃之本尊服師傅崇卷耳之志夙夜恭勤將延登於太微永迓承於介福以玄纁穀圭式彰典禮今遣使某某以禮告成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昏弊陋崇以上公寵以盛禮備物典冊恭承天獎肅荷徽章告期制文曰咨

某令月吉日備序來嬪爰定厥祥率遵典禮今遣
使某某以禮告期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
中制告曰某月某日可迎臣恭承令典肅荷徽章
迎后制文曰吝某嘉月惠時吉日惟某率由典禮
今遣使某某備禮以迎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
重宣中制吉日惟某備禮以迎臣舅陋之族叨塵
上恩以榮爲懼恭承令典肅荷徽章某官某稽首
頓首再拜承制詔皆如初答

庭楝案宋史禮志元祐七年詔學士院上
六禮辭亦仍晉王彪之所撰之文惟納成
稱勳纁穀圭六馬爲異

司馬氏書儀 書納采問名之辭於紙後繫年月日
昏主官位姓名賓主各懷之既授鴈因交相授書
壻家書藏女家女家書藏壻家以代今之世俗行
書

朱子家禮 主人具書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如
世俗之禮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於宗子

邱氏儀節納采書式問名附入 某郡姓某啓不稱親者方議而未成也 某郡某官執事稱呼隨宜 伏承尊慈不鄙寒微
曲從媒議許以令愛貺室僕之男某或某親之子某 茲
有先人之禮謹專人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
爲誰氏出及其所生月日將以加諸卜筮伏惟
尊慈俯賜鑒念不宣某年月日某郡姓某啓

女氏復書式稱呼同男氏 伏承尊慈不棄寒陋過聽
媒氏之言擇僕之第幾女某或某親之第幾女某 作配令
嗣或某親弟姪 弱息惷愚又弗能教既辱采擇敢不
拜從重蒙問名謹具所出及其生年月日如別
幅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宣年月日同前 名帖式父
某母某氏女某行幾某年月日時生

納幣書式納吉請期附入 忝親某郡姓某啓某郡某官
尊親家執事伏承嘉命許以令女貺室僕之子
某或某親之子某 加之卜占已叶吉兆茲有先人之禮
敬遣使者行納徵禮謹涓吉日以請曰某日甲
子實惟昏期可否惟命端拜以俟伏惟尊慈俯
賜鑒念不宣若昏期尚遠去謹涓以下數字 某年月日忝親某
再拜

女氏復書式稱呼同男氏 伏承嘉命委禽寒宗
顧惟弱息教訓無素竊恐弗堪卜既叶吉僕何
敢辭茲又蒙順先典貺以重禮辭既不獲敢不
重拜若夫昏期惟命是聽敬備以須伏惟鑒念
不宣若昏期尚遠去若夫以下數字後書年月稱呼同前

家禮於昏之六禮止用其三愚合問名於納采
而以納吉請期附於納幣以備六禮之數若人
家納幣未即親迎者遂以期日為請失之太早
宜別行請期一節書式並同納幣但男家書中
去加之卜占以下十四字改敬字作令字女家
書中去顧惟至若夫四十字惟云既蒙賜以嘉
幣令定昏期惟命是聽敬備以須伏惟以下並
同

翰墨全書程子聘定啓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
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

華愧聲猷之弗競不偶非偶妄意高門以第幾男
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
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昏姻之願豈
期謙厚遽賜允從謬卜良辰恭申言定有少儀物
具如別牋

朱子回啓握衣問政夙仰吏師之賢受帛結昏茲
喜德門之舊遠承嘉命良慰鄙懷令兄察院位第
四令姪直卿宜教厲志為儒久知為已熹第二女
子服勤女事殊不逮人雖會同氣之求實重量材
之愧惟異日執笄以見儻免非儀則他年覆瓿之

傳庶無墜失此為欣幸曷可喻云

庭棟案昏辭用函書非古也函書而用四
六排偶尤非古也然世俗以此為恭於理
無礙從衆亦可

元典章至元六年三月中書省戶部契勘人倫之
道男女昏姻為大據民間現行禮數事殊不一有
立昏書文約者亦有不立元議昏書止憑媒妁為
昏已定之後少有相違男家為無昏書故違元議
妄行增損財錢或女壻養老出舍爭差年限其間
媒妁人等徇情偏向止憑口詞深為未便省部公

議得今後民間昏娶須要寫立昏書明開元議聘
財禮物昏主并媒人各各畫字女家回書亦寫受
到聘財禮物數目嫁主并媒人亦畫字仍將兩家
禮書背面大書合全字樣付兩家各收執若招召
女壻指定養老或出舍年限主昏保親媒人亦俱
畫字其有受聘未過門身死者回財一半品官別
行定奪

庭棟案禮書本非古制然如問名而女氏
答以女之生年月日請期而男氏告以某
日似不可無書以達之者於是納采納幣

例得皆備禮書兼以致殷勤通款曲云爾

至於元典章昏書畫字出舍立限以二姓合好之事而預爲背盟負約之防特爲庶民言之豈所槪於士大夫哉

明史禮志納采制曰朕承天序欽紹鴻圖經國之道正家爲本夫婦之倫乾坤之義實以相宗祀之敬協奉養之誠所資惟重祗遵聖母皇太后命遣使持節以禮采擇問名制曰朕惟夫婦之道人倫之本正位乎內必資名家特遣使以禮問名尚佇來聞納吉制曰大昏之卜龜筮師士協從敬循禮典遣使持節告吉納徵制曰卿ゞ爻有貞靜之德稱母儀之選宜共承天地宗廟特遣使持節以禮納徵告期制曰歲令月良吉日某甲子大昏維宜特遣使持節以禮告期奉迎制曰茲冊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奉冊寶行奉迎禮

庭楝案前明諸帝卽位後但行冊后禮正統七年英宗大昏始定昏儀故制稱皇太后命

幾亭外書禮書禮月用大紅楮佳曡楷書極隆重矣豪家或用綾緞裝裱成帙書用金箔悉俗艷義

吾甚駭之嘆之無論禮目卽禮書遵用文公成式不過數行同志高愼或不妨自爲四六情眞文工足堪貴重豈關金紵之力乎展視繁華過目卽廢何味而爲此一帖之費足以煖一寒兒何忍而爲此牙籤玉軸不過奏幣通名無關顯親無當傳後何用而爲此一端暴殄萬事必奢子孫習見破蕩多致何利而爲此

日知錄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

禮物

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鄭氏曰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啖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

臨川王氏曰純者昏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之合數爲之

庭楝案純束也戰國策錦繡千純是也古

者以帛一匹從兩端相向卷之至中謂之
兩取其耦也五兩者今之五匹卷之爲十
端合之爲一束也無過者謂入幣之禮多
不過是蓋量爲節省亦無不可耳儀禮云
束帛卽五兩但彼則玄三而纁二此則但
云純帛不言其色

儀禮 玄纁束帛儷皮
鄭氏曰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
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
賈氏曰周禮註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娶妻

必用其類士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
諸侯加以大璋庶人用緇故云陰也此兼玄纁
束帛故云象陰陽備陽奇而陰偶三玄而二纁
也
敖繼公曰周官純帛無過五兩純則玄而不纁
也
庭楝案士冠禮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鄭
註云所以申暢厚意也然則束帛儷皮不
獨昏禮用之就昏禮而言儀禮曰玄纁周
禮曰純帛色亦不類蓋適於用而已記所
謂皮帛必可制是也豈必以玄纁純帛爲
拘哉

雜記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鄭氏曰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
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
方氏愨曰納幣卽納徵以物言則曰幣以義言
則曰徵

考工記 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
侯以聘女
鄭氏曰納徵加於束帛也

庭楝案周官典瑞云穀圭以聘女謂天子
用以聘后也圭璋皆至貴之物以之爲聘
先王所以愼重昏禮而用之必有其等亦
可知矣

漢書王莽傳 平帝立王莽納女爲后有司奏故事
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
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
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亾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
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

後漢書梁皇后紀 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

秋迎皇后於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昏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一如舊典

王氏楙曰漢高制聘后儀黃斤二百斤馬十二匹晉宋納后皆引以爲言而平帝納王莽女聘黃金二萬斤成帝納梁冀女弟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黃金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絶如此

通典鄭衆百官儀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

有贊文各一首案以玄纁羊鴈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贊言物之所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鴈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爲吉祥鳳皇雌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始

庭楝案禮物三十種皆非適用僅博美稱且其中多難致之物必以他物裝飾僞爲之如鴈來隨陽已非四時所常有而況鳳皇舍利獸乎鄭司農於禮經授受有本不知奚取云爾也又案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昏禮有合驩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

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是唐時猶用之特減其數俗禮相沿蓋難遽革與

晉書禮志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納徵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

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庭棟案用皮古制也用馬自漢始至魏王娶妃公主嫁用絹百九十匹絹之取數未審何義其詳蓋不可考

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羊鴈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昏物贊

曰羊者祥也然則昏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昏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豈謂昏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其事乎

〔宋書禮志〕孝武納皇后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玄三匹纁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氏所謂五鴈六禮也

明帝泰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準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遺文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習未遑研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應用兩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昏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彰

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按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參詵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爲允

〔南齊書裴昭明傳〕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昏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

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吉而昏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

杜佑曰上古之人食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玄衣纁裳猶用皮爲韠所以制昏禮納徵用玄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合更以玄纁及皮爲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彪之云取威猛有斑彩猶臆說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謂

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玄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大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羊答曰玄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置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甚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坫築土爲之今會客豈須置坫乎又並安能復古道耶畧舉數事餘其可知也何必納徵猶重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

隋書禮志後齊娉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稻米麪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半納徵皇子王

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第一品以下至從三品用璧玉四品以下皆無獸皮二第一品以下至從五品用豹皮二六品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錦綵六十匹一品錦綵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匹四品雜綵十六匹五品十四匹六品七品五匹絹二百匹一品一百四十匹二品一百二十匹三品一百匹四品八十匹五品六十匹六品七品五十匹八品九品三十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一品至三品減羊二口酒黍稷稻米麪各減六斛四品五品減一犢酒黍稷稻米麪又減二斛六品已下無犢酒黍稷稻米麪各一斛諸王之子已封未封禮皆同

庭棟案儀禮玄纁束帛言以玄三纁二五匹之帛合爲一束束帛卽此玄纁玆於玄

纁外別有束帛十匹何爲也且杜佑云古
人所以用玄纁者玄衣纁裳足充當時之
服耳秦漢以降服色旣殊則又安用玄纁
哉如謂禮貴法古自必須此循空名而鮮
實用是亦僞也君子無取焉

南史隱逸傳 宋孔淳之與王敬弘爲方外之遊又
申以昏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遂以烏羊繫所乘
車轅提壺爲禮至於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
如此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唐書禮志 一品至於三品爲一等玄纁束乘馬玉

以璋四品至於五品爲一等玄纁束兩馬無璋六
品至於九品爲一等玄纁束儷皮二而無馬

通典 唐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
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
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
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
之財

五代會要 晉天福五年太常禮院奏長安公主出
降案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昏用誕馬在禮
無文用禮諸侯以璋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
馬都尉加以璋郡主之壻加以璧代用馬

宋史禮志 兗國公主下嫁李瑋詔賜出降日令夫
家主昏者具合用鴈幣玉馬等物陳於內東門外
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侍掌事者受唯馬不入

諸王納妃聘禮賜女家白金一萬兩敲門即古之納采
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壺綵四十匹定禮羊酒綵各
加十茗百斤頭須巾段綾絹三十匹黃金釵釧四
雙條脫一副真珠琥珀瓔珞真珠翠毛玉釵朶各
二副銷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合二錦繡綾羅
三百匹果盤花粉冪眠羊臥鹿花餅銀勝小色金

銀錢等物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匹錢五十萬錦
綺綾羅絹各三百匹銷金繡畫衣十襲真珠翠毛
玉釵朶各三副函書一架纏束帛押函馬二十匹
羊五十口酒五十壺繫羊酒紅絹百匹花粉花冪
果盤銀勝羅勝等物

政和新儀 三品以上四馬玄纁束帛四品以下兩
馬五禮皆用鴈

朱子語類 或問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
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之矣且吾儕無
望復古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

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要緊

朱文端曰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註十個爲一束兩兩個也八尺爲尋案一個四尺八尺爲兩個束五兩五個兩個也不言十個而言五兩猶今布帛以聯計兩五尋申言五兩之數謂其爲兩不過五尋而已五尋合四十尺以周尺計之不及今榖一匹故或疑其簡

呂東萊宗法條目嫁一百貫文省聘五十貫文省其餘隨本位之有無遇宅計不足則取之諸位

沈存中補筆談古人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

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湛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竀竀赬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皁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

陳氏禮書蘇秦傳錦繡千純張儀傳文繡千純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氏改爲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士用玄纁也先王之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

金國志昏聘財禮儀一品不得過七百貫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若昏姻家和同不以等數爲限

庭棟案一品至五品各分等次而不及六品以以下豈畧而弗備抑卽視此以爲降殺歟夫國家當以禮教齊民乃預度以不肖而限以聘財之多寡遂使昏姻之禮同於市道後世澆薄習以成風甚至求索無厭其流弊又曷有極哉

元典章至元六年三月中書省戶部公議得民間昏娶聘財等第男家爲主願減者聽

上戶金一兩銀五兩綵緞六表裏雜用絹四十匹

中戶金五錢銀四兩綵緞四表裏雜用絹三十匹

下戶銀三兩綵緞二表裏雜用絹十五匹

至元八年二月中書省奏定品官庶人聘財表裏頭面諸物在內並以元寶鈔爲則以財畜折充者聽若和同不拘此例

品官一品二品五百貫三品四百貫四品五品三百貫六品七品二百貫八品九品一百二十貫

庶人上戶一百貫中戶五十貫下戶二十貫

至元八年七月平陽路奉戶部符文照得民間昏娶聘財已有定例外據招召養老出舍女壻至元三年五月中書省劄付依準昏嫁元約養老者聽從養老出舍者聽從出離各有定例但財錢爲無定例往往多餘索要爲此省部公議到下項事理遍行合屬依準施行

一招召養老女壻照依定例昏娶聘財等第減半須要明立媒妁昏書

一招召年限出舍女壻各從所議明立媒妁昏書或男或女出備財錢依約年限照已定昏娶聘財等第驗數以三分中不過二分

明會典　皇帝納采問名禮物玄纁四段玄二纁二金一百兩花銀八百兩珍珠紵絲羅紗絹脂粉等物又開合禮紵絲紅絹珠翠花羊豬酒鵞茶餅米麪棗栗木彈等物納吉納徵告期禮物玄纁四段玉穀圭一枝馬十二匹金八百兩花銀二千六百兩冠服帶綬佩帔鐲釧珠翠環舄脂粉香花綵絲紗羅綾絹絨錦等物又開合禮紵絲等及食物其數加於前發冊奉迎禮大紅紵絲兩疋鴈一隻天順八年加一隻冠服衣衫帔舄羊酒棗栗木彈胡桃等物

皇太子納采問名禮物玄纁二疋玄一纁一金六十兩花銀六百兩餘物同納后各有差納徵禮物玉穀圭一枝玄纁四疋玄二纁二馬八匹金二百兩花銀一千兩餘物同納后各有差發冊禮並同又催妝禮羊四牽酒四十瓶果四合

親王定親禮物金五十兩花銀四百兩餘同皇太子納妃各有差納徵禮物玉穀圭一玄纁五疋玄三纁二金四百兩花銀一千六百兩馬四匹餘同皇太子納妃各有差發冊禮催妝禮並同

庭棟案古制玄三纁二士禮用之明會典皇帝納后用玄二纁二皇太子納妃用玄一纁一似以多寡分等差而親王獨遵古制用玄三纁二者仍洪武間諸司職掌之舊文耳考職掌一書止有親王昏儀會典仍之而以皇太子昏儀另爲一條其間聘財多寡致有舛悞此識禮者之疎也

禮儀定式　洪武五年詔古之昏禮結兩姓之歡以重人倫近代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務崇節儉以厚風俗

公侯品官昏禮定式

初定禮	一品二品	三品四品	五品	六品七品	八品九品
贊儀紅紵絲	一對	一對	綾羅隨用	隨用	隨用
紵絲	八匹	四匹	二匹	二匹	二匹
絹	八匹	四匹	不用	不用	不用
紅羅	一對	一對	不用	不用	不用
紗	一對	一對	一對	不用	不用
羊	二牽	二牽	一牽	一牽	一牽
猪	二隻	一隻	不用	不用	不用
鵞	十隻	八隻	四隻	四隻	二隻
酒	十瓶	八瓶	四瓶	四瓶	二瓶
茶末	八袋	四袋	二袋	二袋	二袋
果	四盤	二盤	一盤	一盤	一盤
麪	十袋	八袋	六袋	四袋	四袋
餅	一百	六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開合紵絲	一對	表裏一	綾羅隨用	隨用	隨用
媒人紵絲	綾羅隨用	隨用	隨用	隨用	隨用
納徵禮					
玄纁	紵絲五匹	紵絲五匹	綾羅隨用	隨用	隨用
禮服	一副	一副	一副	一副	一副

山松特髻	一頂	一頂	一頂	一頂	不用
霞帔背子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常服	一副	一副	一副	一副	一副
珠翠漆紗冠	一頂	一頂	一頂	一頂	珠慶雲冠
長襖裙	四套	四套	二套	一套	一套
金釧	一雙	一雙	鍍金銀釧	銀釧	銀釧
金鐲	一雙	一雙	鍍金銀鐲	銀鐲	銀鐲
銀胭脂盒	二箇	二箇	二箇	錫盒	錫盒
銷金紛袋	十箇	六箇	四箇	四箇	四箇
絹絲	八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綾	八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紗	八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羅	八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絹	三十二匹	十六匹	六匹	四匹	二匹
絲綿	百兩	六十兩	不用	不用	不用
紅羅	一對	一對	不用	不用	不用
腳紗	一對	一對	不用	不用	不用
茶	廿袋	十六袋	十袋	八袋	四袋
羊	八牽	四牽	二牽	二牽	一牽
猪	六隻	四隻	二隻	二隻	一隻

鵞 十二隻 十隻 八隻 六隻 四隻

酒 六十瓶 四十瓶 十六瓶 十二瓶 十瓶

果 四盤 四盤 二盤 二盤 一盤

麪 四十袋 二十袋 十二袋 十二袋 十袋

餅 二百箇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 一百箇 八十箇

閤合紵絹 一對 一表一裏 綾羅隨用 隨用 隨用

媒人紵絹 二對 一表一裏 綾羅隨用 隨用 隨用

花紅 隨用 隨用 隨用 隨用 隨用

請期禮 五品以下不行此禮

紅紵絲 一對 一對

羊 二牽 一牽

酒 十瓶 八瓶

親迎禮

紅紵絲 十對 一對 綾羅隨用 隨用 隨用

庶民昏禮定式

定禮 上戶 中戶 下戶

紅絹 四匹 二匹 一匹

羊 一牽 用豬一隻 用鵞一隻

酒 八瓶 四瓶 二瓶

茶 四袋 二袋 二袋

餅 八十箇 四十八箇 二十四箇

花 隨用 隨用 隨用

果 二盤 二盤 一盤

麪 二十袋 十二袋 八袋

納徵禮

銀作漆紗冠 一頂 一頂 一頂

桃紅絹大袖衫 一領 一領 一領

藍青素霞帔 一領 一領 一領

布絹襖子長裙 二套 二套 二套

銀釧 一對 不用 不用

銀鐲 一對 一對 一對

胭脂粉 隨用 隨用 隨用

顔色絹 八匹 或六或四 二匹

顔色紗 或六或四 或四或二 不用

羊 二牽 一牽 不用

豬 二隻 一隻 不用

鵞 六隻 四隻 不用

酒 二十瓶 十二瓶 或八或四瓶

茶 八袋 四袋 二袋

餅 一百二十 八十箇 或四十或二十

麪 二十四袋 十二袋 或八袋或四袋

親迎禮

紅絹 一對 紅布隨用 隨用

庭棟案洪武五年中書省奉詔集議撰禮儀定式一書崇卑有辨隆殺有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制極詳焉其昏禮一條自公矦品官至於庶民皆裁去舊制聘財具幣帛食物爲禮誠所以厚風俗而崇節儉也今考品官定式初定禮已用紵絲紗羅等物納徵禮且數倍之庶民上戶之禮或

有過於八九品官者則奢僭之漸反自此啓之亦議禮者之疎耳至士昏禮不見於制當時馮氏應京曰國朝會典凡品官之子爲庶民者親迎服從九品士昏禮擬亦從九品然此特爲不能從儉者言違禮之士顧不可量加節省乎

幾亭外書 余年十五先公爲訂昏丁氏納吉儀銀杯盤各二加四幣耳時先公官南銓丁又吾邑甲族其儉如此踰十年而余爲男雍納吉則幣至八準杯盤至四十金蓋三倍而贏矣當其隨俗不覺其非已而念之此謂之奢不謂之厚使後世子孫食指漸繁家業漸析勢有不得不減之時不得已而減又不可謂之儉矣何如乘今門戶未衰產殖未落之日仲綰自繇以示後人可爲永式乎於是爲幼兒行禮及孫女許嫁他族悉復先公舊無加焉欲男女嫁娶一崇樸雅絶去較量之意也不然嗇施而豐受儉嫁而奢娶此又與於俗情之甚者專學有莘一介不與人得毋近似之乎

庭棟案禮物用杯盤蓋爲以酒飲女氏故用之金國志元典章有其禮他無所據今

旣不行此禮則杯盤已無所用猶以銀準更無謂也

回禮

通典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因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

庭棟案鄭司農禮辭有女家答辭云奉酒肉若干卽今所謂回禮漢世固已有之然其制本不見於經而晉唐之禮亦無及之者蓋有無厚薄聽之女家於禮本無關輕重且答辭所云奉者不過酒肉而止百官

之禮如此下此可知矣

夢粱錄 媒氏往女家報定加以雙羊牽送以金瓶酒裝以大花銀方勝紅緑銷金酒衣簇蓋酒上女氏卽於當日回定禮以珠翠鬢掠皁羅巾段七寳巾環又用金銀打造魚箸以綵帛造像生葱雙株挂於魚水罇外

庭棟案吳自牧夢粱錄所載皆南宋時事女氏回禮其靡費如此爲男氏者不更難乎宋之季世相尚奢侈風俗頹壞是亦其一端也

山堂肆考 白厚貧士也娶富室劉純女送烏瓃十事糊紙爲書劉大笑答以眞珠一升紫鴨千頭又使家僮撤燭花盈路

金國志 壻納幣先期拜門禮畢牽馬陳於庭多者百匹少者十匹婦翁選子弟之別馬者覗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十之一二女家亦覗其數而厚薄之每留一馬報衣一襲

元典章 至元八年中書省議得男家舉酒納幣飲酒受幣訖女氏主人回禮

諸司職掌 親王行定禮備禮物媒人幷內官一員送至妃家媒人就引妃家回奉禮物復命納徵亦如之

庭棟案明制親王妃家則有回禮不及親王以下者畧賤也世俗相沿大夫士庶俱有回禮幷至責望無厭或生詬誶因而致隙者有矣寡廉鮮恥莫此爲甚

昏禮節畧 世俗女家亦答禮物於義似協納采答韈屨之類納徵答文房四寳及袍帽皆可

庭棟案女家亦答禮物此何義乎不過世俗投報之常而已夫昏禮有納采納吉納

徵乃謂納此禮於女氏以成昏姻之約故使者但執脯反命以告得禮女氏固無所用答也今世俗咸有答禮不得已而從衆惟有以儉德力維之或遵漢制用酒肉亦可袍帽之類似稍過奢

昏禮通考卷第八終

昏禮通考卷第九

嘉善　曹庭棟　輯

許嫁

[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鄭氏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子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賈氏曰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也醴之稱字與男子冠禮之稱字同

敖繼公曰此禮當於房中行之醴之謂以醴飲之也字若伯姬仲氏之類女子之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其醴之而婦人執其禮並同惟以稱字與否爲異周易屯六二之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言許嫁乃字也然則未許嫁而笄者不字明矣古者女子成人乃許嫁

祖廟未毁教於公宫三月若祖廟已毁則教於宗室

鄭氏曰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其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敖繼公曰此據士族之貴者言也教于公宫統於祖也教於宗室統於宗也

[曲禮]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鄭氏曰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

孔氏曰女子婦人通稱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是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入親説婦纓鄭註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大故謂喪病之屬

長樂劉氏曰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吝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爲情邪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爾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況於男女未有室家者哉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使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閫內之别室男子非有疾憂

之故不入其門也

長樂陳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故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長可知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則閨門可知矣然同藏惟七十可也親授惟喪祭可也通問惟援溺可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內外之辨也

廬陵胡氏曰鞶纓有固束之義

內則十有五年而笄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

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

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矣、

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鄭氏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鬈首猶若女有鬌紒也

孔氏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謂分髮爲鬌紒也既未許嫁猶爲少者處之

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鄭氏曰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信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

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之

孔氏曰祖廟未毀謂與君爲骨月親廟有四高祖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也祖廟既毀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則教於大宗子之室三月教之其教成祭其所出之祖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公族

敎於宗室者使有司告之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

横渠張氏曰婦人亦須有教敎于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

藍田呂氏曰五廟自高祖而下爲未毀宗女同出於高祖則其服緦緦則親也故教于公宮同出於五世以上則無服無服則疏也然猶統於大宗故教于宗室

嚴陵方氏曰有德矣發之於聲則有言有言矣形之於貌則有容有容矣施之於事則有功故

先後之序如此魚之爲物柔巽隱伏上下隨陽易言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亦以之比婦人其牲用之固所宜矣

庭棟案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敎婉娩聽從則古者女子有教不獨先嫁三月亦不獨天子諸侯始有是禮此言教于公宮宗室者將嫁之前就尊者而敎之所以重其禮也至教成而祭告之於廟禮凡行事必告廟又豈獨天子諸侯始得而行之哉

大戴記夏小正 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庭棟案綠爲青黃相雜而成詩邶風綠兮衣兮傳云間色是也玄校又黑與綠相雜而成者禮女子許嫁纓又許嫁笄而衣服之制無聞茲以玄校著其所衣之色而曰未嫁者衣之亦謂許嫁而未嫁者禮貴其別如此綠或作緣古訓飾邊曰緣謂以黑緣其衣也義亦通

春秋 秋九月乙酉伯姬卒 僖公九年

公羊傳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

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何氏曰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許嫁卒者死不以殤禮降也

范氏曰女子許嫁不爲殤笄以象骨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也

楊氏曰詩云象服是宜毛傳云尊者所以爲飾知笄用象也女子許嫁服斬衰箭笄齊衰則用榛笄喪笄無飾知吉笄有飾也

方氏慤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

貫髮者謂之笄

[中華古今注]頭笄自古有之笄而吉者繫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於人以繫他族故曰笄而吉榛木爲笄笄以約髮也居喪以桑木爲笄表變孝也皆長尺有二寸

庭植案今庶民家初定禮用簪一枚遣媒者送至女氏插頭約髮謂之繫頭繫頭者卽十五而笄以繫他族之謂蓋猶存古之意焉至士大夫家徒以華侈相尚反不行此禮故禮失而求諸野此亦一端也

[服式變古錄]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左右掩其口今定親家亦有云繫臂者續古事也

[白虎通]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記曰女子十五許嫁陰繫於陽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五而繫心也陰數偶再成十四加一爲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淫泆也

[司馬氏書儀]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主婦女賓執其禮（主婦謂笄者之祖母母及諸母嫂凡婦女之爲家長者皆可也女賓擇親戚之賢而有禮者贊亦賓自擇婦女爲之）行之於中堂執事者亦用家之婦女娣妾其戒賓宿賓之辭稱某親或邑封（婦人於父黨之尊長當稱兒卑幼當稱姑姊之類於夫黨之尊長當稱新婦卑幼當稱老婦）陳服止用背子冠篦幧頭有諸首飾（釵梳之類）席一背設於梳櫛總首飾置桌子上冠笄盛以盤蒙以帕（笄如今㮤子之類所以綴冠者）執事者一人執之（陪位者及擯亦止於婦女內擇之）擯立於中門內將笄者雙紒襦（襦今之襖子也）主婦迎賓於中門

內布席於房外南面賓祝而加冠及笄贊者爲之施首飾賓揖笄者適房改服背子既笄所拜見者惟父及諸母諸姑兄姊

[朱子家禮]女子許嫁笄母爲主行於中堂與宗子同居行於私室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擇親姻婦人之賢而有禮者遣人致書以請厥明陳服以盤陳冠笄置西階下賓至主婦迎入升堂不用贊者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乃字乃禮賓

邱氏濬曰笄畢主人以笄者見於祠堂又見於

尊長乃禮賓

劉氏瑾曰笄今時簪也婦人之首飾也

庭棟案古者女子笄有二其一許嫁之笄十五而笄是也其一成人之笄雖未許嫁二十而笄是也今時笄禮必行於親迎之前亦爲將嫁而設唐韓偓有新上頭詩云學梳鬆鬢試裙新消息佳期在此春上頭卽笄也言佳期在此春亦在將嫁時矣而書儀家禮所云猶存古之遺制焉

夢粱錄伐柯人兩家通報擇日過帖各以色綵襯

盤安定帖如新人中意卽以金釵插於冠髻中名曰插釵若不如意送綵緞二疋謂之壓驚則姻事不諧矣

庭棟案此乃南宋俗禮插釵者猶今之定親以簪綮頭卽古者許嫁而笄之意特稍變其儀節耳至云若不如意送以綵緞幣屬也納幣所以證昏禮之成茲送綵緞反爲姻事不諧而設失禮實甚今吳俗有看親之說其類是歟

擇昏日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鄭氏曰順其出外爲陽順其居內爲陰旬十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

孔氏曰此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外事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巳辛癸五偶爲柔凡卜筮者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見周禮筮人若次事則唯卜不筮小事則無卜唯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然尚書先

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也鄭註周禮云筮凶則止而不卜而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若筮並凶則止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洪範所云是也大夫士則大事卜小事筮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註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是士於旬初卽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先遠日謂如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

吉卜上旬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馬氏晞孟曰剛則陽而主外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故用剛日柔則陰而主內冠昏內祭之類內事也故用柔日吉事人情之所欲故先近者喪事人情之所不忍故先遠者

藍田呂氏曰凡事有二則疑人謀不能決必求之鬼神所以問卜筮也然有疑而莫適從者如戰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其義均也其利均也如此則一聽於神以定吉凶也有疑而不敢專

者如建都邑地利便矣人居便矣擇而居之可矣如時日祭必用是時葬必用是月諏而用之可矣然即其中以求之神蓋有所尊也

廣安游氏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謂順其陰陽也聖人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三才之道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也義者陰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三才之理然此二者不可以交相雜也柔者從陰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內者從柔此謂自然而至順者也惟其本之以至順行之以自然則凡所爲道者皆自是而起陰陽剛柔不可以相入猶仁義之不可以相入也當陽而柔當陰而剛當仁而義猶當暑而寒當寒而暑也禮曰天地位萬物育苟陰陽錯置寒暑相失仁義失位雖有天下之聖智亦末如之何矣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聖人所以治人事者用此道也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用此道也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者用此見之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用此知

之也吉事先近日近日不吉而後及遠古之爲冠昏者其辭曰以歲之不虞以歲之不易蓋古人敦睦九族至於朋友皆爲之服而其服之之際飲食起居各有變也惟其如此較之後世吉祥無故之日蓋有時而難得也故愛其不易而多虞遽欲畢冠昏之事其先近日或亦此意

論衡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剛柔以順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漢書王莽傳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

晉書禮志穆帝納吉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曰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唐書諸公主傳城陽公主下嫁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昏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爲也夫卜所以決疑若黷禮慢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

唐書王綝傳綝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荀訥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禮據世用其言

通典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顏眞卿等奏俗忌今時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禮無所據請禁斷從之

太常因革禮通禮凡大事並前七日卜日小事並前五日筮日皆於太廟南門之外今儀皆廢國朝之制擇日者司天監前一季具晝日牒禮院看詳無妨礙回牒本監本監牒尚書祠部施行

庭棟案此乃宋嘉祐中歐陽修奉敕編輯所云通禮者開寶通禮也其言擇日而曰凡大事蓋大昏亦同例焉存以備參

老學菴筆記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爲天地合日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爲忌當時太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爲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爲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亦不可回矣

庭棟案世俗又有月忌之說以洛書九宮次第推衍一日一宮二日二宮至五日入中宮六日六宮循環而推周則復始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五日十四日二十三日爲月忌中宮若五黃之位皇極之尊非常人所當居故爲忌術者以此言禍禍固不足信然有意犯之獨無僭踰之嫌乎士庶之家擇昏日者亦宜避之

日知錄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書召誥丁巳用牲於郊戊午乃社於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註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惟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樂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臘三月上巳祓除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

庭棟案古人擇日之法或用干或用支以剛柔爲主五行非所重曲禮內事以柔日昏爲內事用乙丁己辛癸日是也後人擇日專論五行不計剛柔故昏當用柔日雖經有明文非術家所知水經註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尚書有禹娶塗山辛壬癸甲之文蓋援古而失其義者

請期

儀禮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鄭氏曰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賈氏曰男家執謙故遣使者請若云期如女氏使者既見主人辭遂告主人期日也

敖繼公曰壻家既得吉日乃不敢直以告女家而必請之者示聽命於女家之意尊之也許告期即記所謂某敢不告期者也

記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鄭氏曰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

賈氏曰大功之喪服內不廢成禮期親服內則廢舉合廢者而言故三族據三者之昆弟也

敖繼公曰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從

曾祖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
小功也從曾祖之親緦麻也喪服不止於此但
舉三者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
吉也或曰三族謂父母妻之族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敖繼公曰言前此皆受壻家之命今則亦唯命
是聽也
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
鄭氏曰某壻父名也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

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鄭氏曰某吉日之甲乙
敖繼公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辭也其上則皆擯
者所傳者也經云許告期云許者則是在門外
之時但許告之而未告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敖繼公曰此乃主人堂上受命時之語也須待
也
開元禮皇帝命使及副告期其日使副至后氏門
入次以至儐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制使某告
期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制儐者出告入
引主人出迎使者以至禮畢俱如納采儀皇太子納妃同
庭棟案士昏禮云請期開元禮皇帝納后
云告期宋史禮志元祐六年八月三省樞
密院言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其
請期依開寶禮改為告期觀開元禮已如
此知不自開寶始改蓋皇帝詔命體制自
應爾也至以納徵為納成則其義通上下
矣徵成也

品官儀其日賓至入次主人設几筵儐者請事並
如納吉儀賓曰某公有賜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
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儐者入告主人曰某既
前受命矣惟命是聽儐者出告賓曰某命某聽命
於某公儐者入告主人曰某惟命是聽儐者出告
賓曰某使某受命於某公某公不許某敢不告期
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儐者入告主人曰某敢不敬須儐
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賓主人出迎賓入其受鴈
及醴賓並如納徵之禮
庭棟案記昏辭告期曰某日敖繼公曰某

日堂上致命之辭也開元禮俱作儐者所
傳之辭既告期而後主人迎賓授鴈似失
先後之序

[程子昏儀]請期實告昏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

[司馬氏書儀]請期夫家卜得吉日使使者往告之
也用鴈賓致命主人對賓告期（辭同儀禮）餘儀並如納
幣禮

[明集禮]請期儀同納吉（庶人於納幣時請期 邱氏家禮儀節同）

[屠氏鄉校禮]儀禮使使者請命於女氏女氏辭然
後告期今但具吉期於書致敬往告可也

庭棟案古禮請期所以示謙主人辭而後
賓升堂告期者皆一時口達之辭便易故
耳今改用函書則無所用謙竟具吉期往
告而已乃世俗禮女氏主人反有以吉期
辭者經言唯命是聽之謂何其非禮明矣

昏禮通考卷第九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

嘉善 曹庭棟 輯

冠服

[儀禮]使者玄端主人如賓服

鄭氏曰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之往來者玄端
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主人女
父也

賈氏曰主人是上士則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
則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則屬亦當是下士禮
窮卽同也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又以玄端祭

廟今使者亦於主人廟中行事故鄭云又服以
事其廟也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緇
裳卽玄裳乃據主人是上士而言士冠云有司
如主人服則三等士之有司亦如主人服也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

鄭氏曰主人壻也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
而言袘者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也袘之言
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

賈氏曰周禮弁師云一命之大夫玄冕無旒士
變冕爲爵弁冕之次也大夫以上自祭用朝服

助祭用玄冕士家自祭用玄端助祭用爵弁今士親迎用爵弁是用助祭之服以爲攝盛則卿大夫親迎當用玄冕攝盛也

女次純衣纁袡

鄭氏曰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

賈氏曰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也內司

服註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

敖繼公曰袡者裳連於衣而異其色之稱此緇衣而纁裳故曰纁袡也婦人衣裳異色者惟此時耳嫁時特服此者亦所以重之

姆纚笄宵衣

鄭氏曰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宵衣被穎黼

鄭氏曰袗同也袗玄者上下皆玄也穎禪也白與黑爲黼制黼以爲領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

敖繼公曰穎絅同玉藻曰禪爲絅蓋指衣而言穎黼者以黼爲禪衣而被之於玄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不登車乃被之者别於婦也

姆加景

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

賈氏曰既夕禮明衣裳用布袂屬幅長下膝此

嫁時尚飾不用布蓋以禪縠爲之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此不用錦不爲文太著故鄭云禦風塵也

庭棟案加景姆爲女加之者

郊特牲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孔氏曰玄冕助祭服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用助祭之服齊戒自整勅而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

嚴陵方氏曰社稷主者夫爲主於外婦爲主於
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
延平周氏曰玄冕事鬼神之服也齊戒將以事
鬼神者故昏禮而用玄冕齊戒所以鬼神其陰
陽之配也
庭棟案親迎用冕服指有國者言之哀公
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也而士用爵弁
亦是重此昏禮故爲攝盛攝盛者士用大
夫之服大夫用卿之服卿用孤之服自孤
以上不攝盛本位自尊且嫌於逼上故也

又儀禮士乘墨車疏曰以攝言之士之子
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適子則然庶子宜
降一等車旣如此冠服可知矣
隋書禮志後齊皇帝納后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
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
幜
隋皇太子納妃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
房
開元禮皇帝臨軒命使及同牢禮皆服通天冠絳
紗袍皇后服褘衣加首飾至宮之明日奉表稱謝
服展衣
皇太子親迎服袞冕妃服褕翟花鈿
唐六典凡冕服及爵弁服助祭親迎則服之一品
服袞冕九旒九章二品服鷩冕八旒七章三品服
毳冕七旒五章四品服絺冕六旒二章五品服玄
冕五旒無章六品至九品服爵弁
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昏聽假絺冕五品以上
孫九品以上子及五等爵昏皆假以爵弁服庶人
昏假以絳公服
凡女服花釵翟衣命婦受冊朝會昏嫁則服之一

品花釵九樹翟九等二品花釵八樹翟八等三品
花釵七樹翟七等四品花釵六樹翟六等五品花
釵五樹翟五等
鈿釵禮衣命婦朝參及昏會則服之一品九鈿二
品八鈿三品七鈿四品六鈿五品五鈿並通用雜
色制與翟衣同
凡昏嫁花釵禮衣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則服之其
釵覆笄而已其兩博鬢任以金銀雜寶爲飾衣則
大袖連裳
其次花釵禮衣庶人嫁女則服之釵以金銀塗瑠

璫等飾

凡昏嫁之服資蔭高者皆從高女初嫁聽攝母服

覿見以後準常

庭棟案絺冕四品服也六典云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昏聽假絺冕是以昏禮雖許攝盛不得概與父服同耳又云女初嫁聽攝母服母服本準父服子既不得概同於父女亦安得概攝母服乎況女嫁從夫準夫服於禮爲當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案本

朝舊儀自一品至三品昏姻得服衮冕劒佩衣九章今皇子與聖宮使繼岌雖未封建官是檢按太原合準一品昏姻施行其禮準禮婦人從夫之爵亦準一品命婦禮

政和新儀皇帝臨軒命使合巹皆服通天冠絳紗袍皇后服花釵十二樹九龍四鳳冠褘衣

皇太子親迎服衮冕執圭妃服褕翟衣首飾花九樹公主下降同妃服

品官服本職冕服品官子娶婦三品以上有公爵其嫡子昏聽假以四品冕服五品以下九品以上假以爵弁婦服花釵大袖女嫁亦同

庶人昏假幞頭公服或皁衫衣折上巾婦服花釵大袖

程子詳本或問程子曰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工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用可否曰於律得用而用之何害

幾亭陳氏曰重其禮者盛其服非自重也爲所

見者重也古之農夫通義禮者皆稱士後世士必名列黌序乃得稱之

司馬氏書儀初昏壻盛服世俗新壻盛戴花勝擁蔽其首殊失丈夫客體必不得已且隨俗戴花一兩枝勝一兩枚

朱子家禮世俗新壻戴花勝勿用可也

朱子語類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

陳氏禮書婦於嫁夕次純衣纁袡厭明則纚笄宵

衣以見舅姑以盛飾可以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

明集禮品官子孫昏娶聽假用九品冠服餘並皁衫折上巾或作帢

禮儀定式品官親迎各用本職朝服婦服花釵翟衣各隨夫之本品服其三品以上子昏假五品服五品以下子昏假七品服六品以下子昏假八品服女服同庶人服常服或假九品服婦服花釵大袖

呂氏四禮疑壻盛服盛其所有也攝盛僭矣制許

之君子不敢居焉

庭楝案攝盛所以重正昏禮古聖人制作之意蓋謂不如是不足以彰人道之始且無以別乎他禮也然今尋常之家苟不及攝盛卽盛其所有似亦未爲非禮乃呂氏直以攝盛爲僭而有違古則矯矣

車從

儀禮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乘墨車謂壻也

鄭氏曰乘二車從行者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炤道

賈氏曰周禮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墨車以革鞔之革上有漆飾棧車則不革鞔而但漆之今士乘墨車攝盛也以攝言之士之子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適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

敖繼公曰從者棧車也從車二乘與乘車而三士之車數於此可見

婦車有裧亦如之

鄭氏曰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

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帷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

賈氏曰婦車與夫同有裧爲異

敖繼公曰有裧者婦人重自蔽且以別於男子之車也裧亦以布爲之在上曰裧在下曰裳帷此唯有裧而已其形制則未聞喪時婦車裧用疏布

記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賈氏曰此几謂將上車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夫人諸侯無文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是也

詩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毛氏曰天子之女下嫁諸侯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焉
鄭氏曰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下王后一等
朱子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
漢書平帝紀三年春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

立軺併馬
服虔曰軺音謡立乘小車也併馬儷駕也
顏師古曰新定此制也
晉書禮志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旄頭不設又案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旗旄頭畢罕並出即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徹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旄頭畢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庭燎案東宮舊事一卷晉張敞所著皆記皇太子納妃儀物如金塗連盤絳地文履銅駝頭燈之類雖有其名莫詳其制不備

錄
隋書禮儀志軺車青通幰駕二馬王侯入學五品朝昏通給之
唐書諸公主傳趙國莊懿公主下嫁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
開元禮婚親迎三品以上乘革輅四品五品木輅五品非京官職事者乘青通幰犢車六品以下乘青偏幰犢車婦車準其夫
唐會要一品以下五品以上皆通用幰六品以下

皆不得用幰者今非冊拜及昏會並不得用幰

唐六典車府令掌車輅昏葬奉使皆視其品秩而給之三品以上以革輅五品以上以木輅京縣令以軺車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定來年長安公主出降儀太僕寺供厭翟二馬車殿中省備團方編扇各十六行障三傘一大扇一團大扇二

宋史禮志議禮局上新儀皇太子納妃乘金輅親迎皇太子三奏辭乘輅及臨軒冊命詔免乘輅而

發冊如禮焉

諸王納妃親迎用塗金銀裝肩輿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團掌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高髻釵插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扇輿

武林舊事周漢國公主下降乘轎其前天文官本位從物從人燭籠十二本位使臣插釵童子八人方扇四團扇四引障花十提燈二十行障坐障

司馬氏書儀壻乘馬婦乘氊車今婦人幸有氊車可乘而世俗重檐子輕氊車借使親迎時暫乘氊車庸何傷哉然人亦有性不能乘車乘之即嘔吐者如此自乘檐子其御輪三周之禮更無所施矣

朱文端曰儀禮註云士妻之車夫家供之今皆以婦車隨壻往於義爲協至於花轎妝飾鼓樂旗幟迎導街衢大非禮制今舉世用之反不以爲怪人心陷溺風俗敗壞非細故也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戒諸

庭棟案禮許攝盛不過車服二者車爲身所乘服爲身所服盛於其身而已至於旗幟及儀衛諸法物用之所以御衆乃職官體統攸關豈得擅爲陳設世俗昏禮因攝盛而并此攝之欲以炫燿鄉里徒爲有識者所鄙而甘蹈僭踰之罪是亦不可以已乎

陳氏禮書士昏禮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鵲巢詩曰百兩御之百兩將之何彼穠矣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鄭氏謂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然諸侯夫人百兩御之不特有送之之車而已送車繼又乘之以歸故泉水詩有還車言邁之嘆鄭氏曰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春秋齊高

固子叔姬有反馬之禮此皆古之遺制也

明集禮 壻乘馬婦乘轎子

庭棟案壻乘馬所以別於婦之乘轎似無關係亦有義存焉始見於書儀集禮因之者

昏禮通考卷第十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一

嘉善 曹庭棟 輯

陳器饌

儀禮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

鄭氏曰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

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兎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

賈氏曰此論夫家欲迎婦之時豫陳同牢之饌也東方北面是禮之正此及少牢禮所云是也特牲陳鼎於門外當門而不在東方者辟大夫也此不辟者重昏禮攝盛也合升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若祭則升右也特牲少牢魚皆

十五此歆其敵耦減其一而夫婦各七也腊少
牢用麋則士用兎可知凡牲體用一胖腊則左
右體脅相配共爲一體故持牲少牢曰腊一純
言用全也

設洗於阼階東南

鄭氏曰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

庭楝案士冠禮疏曰洗者盥手洗爵之時
恐水穢地所用以盛其棄水之器也漢制
士用鐵大夫用銅

饌於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

蓋

鄭氏曰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
者六豆共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尚溫周禮曰食
齊視春時

敖繼公曰此饌蓋順其設之先後也然則豆敦
各四皆二以並而醯醬二豆其在南與菹醢葵
菹蝸醢也蓋以會

大羹湆在爨

鄭氏曰太羹湆煮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爨
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今文湆皆作汁

敖繼公曰太羹上牲之肉汁也以其重於他牲
故曰太云太羹復云湆者嫌羹嘗用肉也此上
牲謂豚爨烹豚之竈也不言鑊者可知也

尊於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

鄭氏曰墉牆也綌麤葛今文枋作柄

賈氏曰禁所以庪甒者士冠云甒此亦士禮雖
不言甒然此尊亦甒也庪承於甒云禁者因爲
酒戒故以禁言也玄酒不忘古也水爲玄酒

敖繼公曰以巾覆物謂之冪

庭棟案士冠禮註勺所以𣂏酒者疏曰卽

少牢所謂枓也綌冪覆尊巾也

尊於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

鄭氏曰無玄酒者畧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
酌於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
各三酳一升曰爵

賈氏曰上文夫婦之尊有玄酒此尊非爲夫婦
故無玄酒也

庭楝案士冠禮註篚竹器如笭者

記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

鄭氏曰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

賈氏曰鮮取夫婦日新之義斛取夫婦相依附也全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此並據同牢時記之也

開元禮皇帝納后其日將夕尚寢設皇帝御幄於所御殿室內之奧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屏障初昏尚食設洗於東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設后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皆加勺冪饌於東房西牖下籩豆各二十四簠簋各二瓶各三皆加巾蓋俎三罇於室內北牖下玄酒在西加冪勺南柄冪夏用絺冬用組又罇於房戶外之東無玄酒坫在南加四爵合巹器皆烏漆唯瓶以陶巹以匏

皇太子同牢饌豆各二十簠簋各二鉶各三瓦登一俎三餘並同納后

親王同牢饌豆十六簠簋各二登各二俎三羊豕腊羊豕節折餘如皇太子納妃儀

品官儀初昏設洗篚及罍水加巾及勺冪如儀饌於東房內西牖下一品以下牲用少牢及腊六品以下用特牲及腊皆三俎簠二簋二瓶一其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四品十五品八六品六壻及婦共牢婦之簠簋及豆瓶之數各視其夫牲體皆折節俎簠實黍稷簋實稻粱瓶實以羹豆實醓醬葅醢簠簋豆瓶加蓋俎加冪罇於室中北牖下玄酒在西加勺冪南柄又設罇於房戶外之東加勺冪無玄酒篚在南實爵加巹加冪夫婦前於內罇四爵兩巹凡六

政和新儀初昏掌事設酒饌於室置二盞於盤

庭棟案四爵兩巹夫婦各三酳古制也唐禮因之政和品官禮改用二盞以二盞三酳夫婦名存而實非矣

司馬氏書儀及期壻具盛饌古者同牢而食必殺牲開元禮一品以下用少牢六品以下用特牲恐非貧家所便故止具盛饌設盥盆二於阼階東南盆中央皆有勺設倚桌各二於室中東西相向各置杯匕箸蔬果於桌子上罩之今室堂之制異於古或東西或南北向皆不可知今假設南向之室而言之左爲東右爲西前爲南後爲北故桌子但東西相向而已酒壺在東席之後墉下置合巹一注於其南桌子上巹以匏剖而爲二又設酒壺於室外亦一注有杯此所以飲從者也室外隘則於側近別室置之其杯數隨時量人之多少也又設酒壺杯注於堂上此爲父醮子設也

朱子家禮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倚桌子兩位東

西相向蔬果盤盞七箸如賓客之禮酒壺在東位
之後又以桌子置合巹於其南又南北設二盥盆
勺於室東隅又設酒壺盞注於室外或別室以飲
從者女家設次於外
[明會典]皇帝納后是日內官先於正宮殿內設上
座於東皇后座於西相向置酒案於正中少南置
四金爵兩巹於案
皇太子納妃其日設所設酒案如納后置兩爵兩
巹又設拜位於座之南親王同
公主下降其日設酒案置兩盞兩巹

庭棟案四爵兩巹士禮也明會典用於皇
帝納后蓋謂此禮達於上下耳然則皇太
子納妃公主下降俱不宜有異而用兩爵
兩巹何也至品官庶人本集禮之舊仍用
四爵兩巹當時議禮者何矛楯乃爾
[明集禮]女將至壻家執事者設座於寢室內壻東
婦西設壻洗一於室之東南婦洗一於西北酒案
於室之南楹正中設四爵兩巹於酒尊之北食案
二於酒案之北庶人儀同惟不設南北二洗
[諸司職掌]一品二品酒注酒盞用金餘用銀三品
至五品酒注用銀酒盞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
盞用銀餘皆用磁漆木器不許用硃紅及稜金描
金雕琢龍鳳文庶民酒注用錫酒盞用銀餘用磁
漆
庭棟案前明洪武間定制如此昏禮陳設
亦同
醮子
[記]父醮子
賈氏曰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
在寢所以不同者父禮女以先祖遺體許人以

適他族婦人外成故重之男子直取婦入室無
不反之故輕之知醮子不在廟者若在廟則應
筵於戶西以布神位今不言則在寢可知也
敖繼公曰醮之者重昏禮也亦毋薦焉不醴者
變於遣女之禮
庭棟案士冠禮曰醮用酒註云酌而無酬
酢曰醮此父醮子同家語謂女子有三從
之道無再醮之端是女子亦以醮言故醴
女猶醮女又士冠疏曰醴亦無酬酢而不
名醮者醴是太古之物質宜無酬酢酒則

宜有酬酢故以其無酬酢而名醮取醮盡之義也陳氏禮書云士冠若不醴則醮者或醴或醮惟其所用耳鄭氏遂以醴爲周法醮爲夏殷法此不可也然則醮子與醴女同也至於醴女於廟而醮子則否者昏禮自納采以訖親迎女氏皆筵几於廟經曰父醴女而俟迎者醴女爲親迎時事故即在廟中行之且女子自此從夫遂歸他族醴之於廟宜矣若娶婦入室見舅姑猶待厥明奠菜必須三月同牢合巹皆在室中何獨父醮子而行之於廟乎故不於廟者非輕之也乃行事自然之節也

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鄭氏曰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

賈氏曰先妣之嗣者婦人入室使代姑祭也

敖繼公曰此言夫婦之間不可不敬然夫倡則婦從故汝當勉帥之以敬謂以身先之也彼能

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既又戒之使常敬也父命之當在筵前北面時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敖繼公曰堪任也唯恐不任帥以敬之事蓋謙恭之辭子既對乃拜受觶

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

孔氏曰父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至也

隋書禮志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戒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

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前一日尚舍設御座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其日鋪皇太子席位於廟閤南向皇太子著袞冕服乘車出升輅鼓吹振作至承天門降輅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御座西向舍人引皇太子北面立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詣西階脫舄升席西南面立尚食酌酒於序進詣皇太子西南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席坐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與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再

拜執爵興奉御受虛爵直長徹薦皇太子進當御座東面立皇帝戒命畢皇太子再拜降自西階納舄出典儀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出

品官儀壻將親迎父醮子於正寢贊者布席於東序西向又設席於戶牖間南向父公服（庶人常服）坐於東序子公服（庶人降公服）升自西階進立於序西南面贊者酌酒進西面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贊者進脯醢於席前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祭酒執爵興降席西南面跪啐酒奠爵興贊受虛爵子進於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嗣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庶子則云往迎爾相勗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

庭棟案禮經士昏無醮子處所士冠云筵於東序西面謂主人之位也又云筵於戶西南面謂冠者之位也又記云醮於客位即謂戶西之南面位也故士昏父醮子不言處所仍士冠之醮儀耳開元禮本士冠儀故其位亦如之

政和新儀皇太子將親迎皇帝御文德殿皇太子具袞冕入就位百官朝服就拜位皇太子搢圭舞蹈再拜百官皆搢笏舞蹈再拜皇太子由西階升東向立內侍進酒皇太子跪搢圭受醆大官令奉饌皇太子飲食訖降階北面又再拜太常博士引皇太子詣御座前北向立皇帝命之曰親迎惟古趨辰之良往帥以恭皇太子曰臣謹奉制引皇太子降階又再拜訖引出

諸王以下親迎將行贊者設父位於廳事中間南向子位在父位之西近南東向父即坐子升自西階立位前贊者注酒於醆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

贊者又設饌子舉酒興即座飲食訖再拜進立於父位前命之曰躬迎嘉偶釐爾內治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品官士庶儀同）

司馬氏書儀初昏壻盛服主人亦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取杯斟酒執之（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為之凡壻及婦行禮皆贊者相導之）詣壻席前北向立壻再拜升席南向受杯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興降席西授贊者杯又再拜進詣父座前東向跪父命之子諸（其辭同儀禮）俛伏興再拜出

朱子家禮 醮其子而命之迎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於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邱氏儀節與書儀同）

明會典 前一日所司設皇太子醮戒位於御座南北向是日上御奉天殿樂作文武官行叩頭禮分班列侍樂止贊引二人導引皇太子由東階陞至丹陛北向四拜訖由奉天殿左門入就醮戒位北向立司爵酌酒進以爵立授皇太子皇太子跪搢圭受爵啐酒以爵授內使司饌以果合跪進皇太子食少許訖上戒命之皇太子受命俯伏興由左

門出至丹陛上四拜禮畢樂作上降座（親王同）駙馬受醮戒父率駙馬告祠畢父母同坐正堂駙馬再拜受酒飲訖再拜聽戒命如常儀

庭棟案昏禮記曰父醮子昏義曰父醮子而命之迎而不及母者統於所尊也又鄭氏父醴女註曰父醴之於房中蓋母薦焉醴女如是醮子可知故會典云父母同坐正堂以醮子雖禮經無其文似亦可行且不獨駙馬醮禮當如是耳

明集禮 執事者設壻父位於廳之正中南向壻父卽坐贊者引壻升自西階至父座前北面再拜進立父位前父命之曰躬迎嘉偶釐爾內治壻進曰敢不奉命退復位再拜媒氏導壻出

庭棟案集禮品官昏儀親迎時父命之不用酒醮庶人依朱子家禮仍用酒醮行於賤者而反畧於貴者於義未當

房氏鄉校禮 父坐於正廳南向壻立於父位之前北向再拜訖升醮席東向跪執事者授以酒受酒祭酒啐酒興又再拜詣父座前北向跪聽訓戒俯伏興行四拜禮遂出

呂氏四禮疑 主人西向壻南向蓋東南戶之禮也北面聽命今制得之矣

醴女

記 父醴女而俟迎者

鄭氏曰女次純衣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於薦東立於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

賈氏曰舅姑共饗婦而姑薦脯醢此父母醴女亦母薦可知

敖繼公曰特牲饋食禮主人致爵於主婦西面答拜此父醴女於房中位亦如之其儀則畧與贊醴婦之禮同

開元禮壻車將至贊者布席於室戶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布席於戶內南向設甒甒醴於房內東壁下加勺冪篚在甒南（三品以下篚在北）坫在北籩豆一又在坫北實觶一角柶一脯醢在篚南設訖壻至贊禮者引傅次女著花釵褕翟纁袡於房卽席南面姆禮衣在其右從者陪其後父公服升自阼階立於房外之東西面內贊者詣甒所以觶酌醴加柶

覆之面柄進女筵前北面女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觶內贊者薦脯醢於席前女升席跪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興筵末跪啐醴建柶奠觶於豆東降筵西南面再拜升席立內贊者徹薦觶父降立於東階將迎壻（公主下嫁儀同）

政和新儀諸王以下親迎將至女氏第主人設醴女位於戶內南向具酒饌至就次女盛服於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於右父升自東階立於寢戶外之東西向內贊者設酒饌女再拜就位坐飲食訖降再拜父降立東階下

庭棟案醴女之醴猶醮也故醴女位同醮子在戶西偏南面政和禮謂設醴女位於戶內南向正此制也但政和醮子儀改爲父位南向子位東向而醴女儀獨仍古制何耶吾鄉風俗於成昏前一日父母家設南面正中位具酒饌以款女謂之待嫁似卽醴女之意然設於正中不於西偏亦大非禮且醴女者所以使其臨時警省不敢忽忽卽若衣若笄必有正焉之意故必於親迎者已在門而後行之若行於成昏前一日不惟有乖古制卽揆諸待嫁之義得毋嫌其太早乎

司馬氏書儀女家設酒壺杯注於堂上於壻之將至女盛飾姆相其禮（以乳母或老女僕爲之）奉女立於室戶外南向姆在其右從者在後父坐於東序西向母坐於西序東向（祖父母在則祖父母醮而命之）設女席於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父醮子之儀

朱子家禮醮其女而命之贊者醮以酒如壻禮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於祠堂其父醮於私室

邱氏濬曰家禮止有醮女一節而無女辭父母親族之儀夫以女子生長閨門與諸親屬共聚處一旦出以適人畧無辭別之禮似非人情今擬補之

醮女儀節（父東母西對坐諸親屬以次東西序列姆導女出至兩階間北向立其有父之尊屬先一日父母導之就其室辭）辭父母四拜興辭親屬（或遂位或東西向各四拜）再拜興（拜畢）行醮禮女就席（姆導女趨席右南向）贊者酌酒（女侍者用盞酌酒執請女席前）四拜興升席（女自席右升席）跪受酒（贊以酒授）祭酒（女受酒傾少許於地）啐酒（以盞沾唇畢）四拜興畢父母及諸母各戒命之（古訓戒辭非今女子所曉擬以俗語代之）

庭棟案白虎通曰去不辭者恥之重去也故禮經無辭父母之文頁以女子之嫁事非由已乃秉父母之命醮以酒而遣之其再拜受酒辭去之義亦寓焉不必明設辭父母之禮也其在諸親屬則送之而已父母且不辭況其他乎

[明會典]皇太子親迎是日妃服燕居服妃父母率妃詣祠堂行禮奠酒畢執事者具酒饌進妃飲食訖父母坐正堂女執事引妃詣父母前各四拜父母致戒辭妃聽受訖次詣諸尊長行禮畢改服翟衣以俟（親王迎同）

公主出降是日早公主具禮服辭奉先殿申時皇帝皇后陞座引禮女官引公主詣皇帝前樂作四拜興樂止女官進酒公主跪受飲訖恭聽戒命興復位又四拜女官引公主詣皇后前儀同上

[明集禮]是日女父母晏會親戚醴女如家人儀（品官庶人通同）

[呂氏鄉校禮]女父母坐內廳南向親屬以次東西序列姆導女出辭父母四拜辭親屬亦四拜遂行醮禮姆導女立於席旁東向贊者酌酒女升席跪受酒祭酒啐酒興又四拜父母戒命之

庭棟案政和醮子儀父南面子席在西東向明制亦然屠氏醴女儀特遵用之非創也

[呂氏四禮疑]婦人無拜興拜興非古也男醮之拜六女醮之拜二十既醮而不拜尤非禮也

自註婦女只肅拜俗多拜興非古禮也儀節父醮子就席北面再拜聽命也就醮席再拜謝醮也受訓再拜謝命也甚簡質女將歸而四拜於

父母又左右八拜於親屬以爲是矣此禮當行
於醮後不宜拜於父母升座之始愚欲醮女如
醮子禮畢設女賓之席席畢辭父母四拜辭親
屬尊者四拜平交以下再拜庶於情禮爲便

【四禮約言】女子無拜筵孟雲浦曰女子不須出拜
筵前以全廉恥

庭棟案所謂拜筵者俗禮女將嫁父母設
盛筵款女凡親屬長幼俱在座女於長者
筵前各各再拜呂忠節以爲無拜筵與白
虎通去不辭同義然此卽古者醴女遺意

父母之前自當拜而受禮又未可例論也

昏禮通考卷第十一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二

嘉善　曹庭棟　輯

親迎

【儀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

鄭氏曰主人壻也壻爲婦主（餘註詳冠服篇）

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有裧亦如之

鄭氏曰乘貳車從行者也（餘註詳車從篇）

至于門外

鄭氏曰婦家大門之外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鄭氏曰主人女父也

賈氏曰以先祖之遺體許人將告神故女父先
於廟設神席乃迎壻

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宵衣被穎黼在其後

鄭氏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女從者謂姪娣也詩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餘註詳冠服篇）

庭棟案姆老婦人之稱從女往壻家用以
贊禮者鄭氏以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者

當之其說似泥女從者特隨從之女以供使令者若姪娣爲從公羊傳謂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此諸侯之禮非士昏所有白虎通曰卿大夫一妻二妾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月之親然則卿大夫猶不備姪娣而況士乎孔氏詩疏曰大夫有姪娣士或娣或姪考之於古實無明證也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敖繼公曰賓壻也賓爵弁服主人玄端不嫌於服異者主人不正與賓爲禮特迎而尊之入廟耳拜之者迎賓之禮也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鄭氏曰賓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

賈氏曰奠鴈再拜當在房外當楣北面何休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人漸文迎於房者親親之義也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言主人拜獨於此不言明壻拜爲授女不爲主人故不答也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從主人不參故不降送也

敖繼公曰謂賓於外門外即執鴈別於幣也凡幣至廟門乃執之北面奠鴈以女在房也稽首頭下至手也拜將兩手至地左手在上稽首則以頭加於左手上再拜稽首者始拜則但拜而已於卒拜則因而稽首焉書曰拜手稽首是也此禮之重者而爲之重昏禮之始也昏義曰再拜奠鴈蓋受之於父母是亦一義也

庭棟案執贄相見皆親授受惟卑見於尊奠而不授壻婦同尊卑而壻奠鴈者良以其分雖親交接有漸男女初相見必無親授受之理奠也者猶內則男女相授奠之而后取之同義又曲禮云男女相答拜壻再拜稽首婦無答拜之文何也蓋婦之於壻委身相從稱曰夫君義屬所天服勞順事出棄唯所命凡所以卑己而尊其壻者至矣而壻之娶婦將以繼後世事宗廟又所關非細聖人制爲奠鴈再拜之禮所以行其斯須之敬也且壻再拜時女尚在房

及其既出則相從以行而已本無處所得
用其答拜也春秋發微云在易咸卦兌上
艮下兌少男先下女爲親迎之象可謂深
得斯義者矣至於主人不答拜奠鴈非爲
主人鄭氏以爲明主爲授女似於義未安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鄭氏曰壻御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
賈氏曰曲禮僕人之禮必授人綏今壻御車授
綏僕人之禮也姆辭不受謙也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

鄭氏曰乘以几者尚安舒也驅行也行車輪三
周御者乃代壻 景註詳冠服篇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鄭氏曰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導之也門外
壻家大門外
[記]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兹初昏使某將請
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鄭氏曰賓壻也命某壻父名兹此也將行也使
某行昏禮來迎
毋南面于房外

鄭氏曰父醴女於房中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
毋亦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
諸西階上不降
敖繼公曰是時父立阼階上女出母左而就之
東面受戒父乃正其衣或正其笄而戒之女之
衣笄因自正今復正之者欲其以此爲識耳女
既就父則母東面於西階上俟女至而戒之以
女當降自西階也母不降送尊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鄭氏曰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教
賈氏曰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
命鄭註有姑字傳寫誤也
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賈氏曰宮事謂姑命婦之事
敖繼公曰此即送於西階上時之語也施衿結
帨亦欲其以此爲識耳宮猶家也宮事者謂凡
宮中之事不可違尊者之命也婦人無外事故
惟以是戒之帨佩巾衿未詳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

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鄭氏曰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

壻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敖繼公曰言未教蓋謙辭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鄭氏曰持几者重愼之（几詳車從篇）

昏義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

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錢塘于氏曰父親醮命迎降尊以示其恩也

庭棟案敖氏曰父醮子而命之迎親迎者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其禮不可行使人迎之然親迎之禮旣爲男先於女乃夫婦相接之大義當如此非專爲父命而設故父母沒告廟可迎受命於廟同於承命也

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

嚴陵方氏曰御車以輪三周爲節止於三取陰陽之數成也

郊特牲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鄭氏曰先謂倡道也

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鄭氏曰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己親之所以使之親己出乎大門而先者車居前也

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敬所以爲義親所以爲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

馬氏曰婦人女子近之則不遜故不可以不敬之遠之則怨故不可以不親之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也二

女嬪於虞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此先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槩不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基於此也婦者恒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

山陰陸氏曰壻親迎親御授綏咸卦是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恒卦是也

盱江李氏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從夫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上下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

坊記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鄭氏曰不至者不親夫以孝舅姑

孔氏曰壻親迎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也

中山成氏曰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兄弟曰舅此內之正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此卽假借其名非正也禮避嫌疑故須假借而言之舅姑是父母之倫類其名尊也夫婦齊體也父母互相敬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戒女毋違命毋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也不至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臨川吳氏曰女子自初生與父母兄弟同處今將歸於夫家永與其父母兄弟相離故三夜不睡達旦以爲骨月同處止於此時而已

春秋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桓公八年

范氏曰祭公寰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

此哉禮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

庭棟案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以迎婦者乎非惟諸侯卽卿大夫而下莫不然也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常山劉氏曰文王之迎太姒惟曰于渭不曰于莘且文王當時未知其已爲諸侯否也至韓

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爲王卿士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據此諸侯無出疆親迎禮則天子可知矣又杜氏曰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非說天子之禮然則天子本無親迎禮而況在畿外者乎故左氏曰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

春秋 莒慶來逆叔姬 莊公二十七年

公羊傳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何氏曰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捐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

春秋 宋蕩伯姬來逆婦 僖公二十五年

范氏曰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也

穀梁傳 婦人旣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左綿趙氏曰諸侯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爲主今公自主之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必親迎而

伯姬爲子逆婦是上役乎下也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伯姬愛其子而逆之愛與禮孰重乎以愛奪禮而尊卑上下之分亂非所以愛之也

京房易傳 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大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

庭棟案子夏易傳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帝乙卽湯也湯玄孫之孫亦名帝乙乾鑿度云玄孫之孫外恩絕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也婦人謂嫁曰歸帝妹下嫁亦

以歸言蓋頋爲有家人道所從以始是故
謂之歸彖辭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說苑 魯莊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
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
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
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産未諭
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
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
曰往矣善事舅姑以順爲宮室無貳爾心無敢回
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

婦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
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
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
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産未習
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庭棟案此親迎之儀迥異禮經或春秋時
俗禮如此劉氏之說當必有據至其禮物
用屨取一兩以履女今江南土風成昏之
夕有取男子屨以履女者豈即沿古遺制
而然歟

白虎通 去不辭戒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

庭棟案說苑言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
門乃在受醴再拜之後臨去時又拜所謂
拜辭也白虎通曰去不辭因禮經無此儀
故耳

漢會要 皇太子納妃奉常迎

杜氏曰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
太子亦以奉常迎也

隋書禮志 後齊皇帝納后之禮是日皇帝臨軒命
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璽

綬册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出與公
卿已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
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
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以
璽書板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之外有司
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

隋皇太子親迎用鴈主人几筵於其廟妃服褕翟
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
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
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

少進西面戒之毋戒於西階上妃升輅乘以几㛲
加幨皇太子乃御輅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
門乘輅羽儀還宮
庭棟案玉藻曰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註謂
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
恐其答拜也隋志言主人迎拜皇太子答
拜主人與皇太子其尊卑有間矣其言迎
拜與尋常賓主之義異也

北史后妃傳 武帝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
之女也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帝即位前後累
遣使潛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等備皇后文物
至俟斤牙帳所迎后純等累請不得反命會雷風
大起俟斤懼以為天譴乃禮送后純等奉之以歸
天和三年三月后至武帝接以親迎之禮
庭棟案皇帝行親迎禮始見於此又老學
菴筆記曰元祐七年哲廟納后法駕出宣
德門行親迎之禮
開元禮 皇帝臨軒命使冊后禮畢復命其日晡後
三刻使副乘輅持節備儀仗奉迎鼓吹備而不作
至門入次尚儀奏請皇后中嚴傅姆導后出主婦
出房外之西南向主人立內門外東階下西面使
副出次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
吉辰率職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謹奉典制儐
者出告入引主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
答拜謁者引入持節前導持案執鴈者從之使副
升立兩楹間南面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
制主人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受制書又再拜
進受鴈北面立答表案進主人受表以授使者復
位再拜訖使副降出復門外位再拜使者曰令月
吉日臣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尚儀奏請皇后再拜

皇后再拜主人升自東階進西面致戒辭退立於
東階上西面母戒於西階上與進皇后升輿尚宮
前導皇后升重翟以几㛲加幨內官侍從及內侍
導引如鹵簿常儀
皇太子納妃皇帝命使及副持節冊妃將親迎臨
軒醮戒皇太子受命乘輅執燭前導鼓吹振作至
妃氏門降輅入次主人設几筵如常醴女訖妃翟
褕花鈿立於東房主婦立於房戶外之西南向主
人立於大門內西向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東面
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請事左庶子承傳跪奏

皇太子曰以玆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俛伏興傳於儐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擯者出傳於左庶子奏如初儐者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鴈授左庶子以授皇太子執鴈入及內門三讓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三揖至階三讓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廐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傅姆導妃出於母左傅姆在右保姆在左父母各致戒辭妃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綏姆辭妃升輅以几姆加幜皇太子御輅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還宮妃侍次於後

品官儀初昏壻服其上服乘輅從者乘車詣女氏大門外降輅入次女父醴女禮畢降立於東階下西面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以玆初昏某父使某將請承命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固敬具以須儐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入賓報揖從入掌畜者以鴈進賓左手執之入內門三揖至階三讓主人升阼階西面立賓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母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於壻奠鴈拜訖姆導女出於母左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戒於西階上女出於車後壻授綏姆辭女乘以几從者二人坐相對持之三品以下無持几者姆加幜壻乃御輪三周出大門乘輅而還女車從而行

政和新儀公主下降前一日所司於內東門外西向設壻次其日壻乘馬至東華門內下馬就次公主鹵簿儀仗陳於內東門外俟將升厭翟車引壻出次西向立掌事者執鴈內謁者奉鴈以進俟公主升車壻再拜先還第同牢如常儀

諸王以下親迎執鴈者陳鴈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立於東階西面賓升西階進當寢戶前北面再拜餘如常儀

品官儀初昏壻服其服至女氏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禰位主人受禮如請期儀女盛服立房中父醴女訖降立東階下賓出次主人迎於門外揖入主人升東階賓升西階進當房前北面掌事者陳鴈於階賓曰某受父命以玆嘉禮躬聽成命主

人曰某固願從命賓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母及庶母各致戒辭壻還女從

士庶人昏親迎如常儀有故許令媒氏往迎

武林舊事周漢國公主下降其日駙馬常服玉帶乘馬至和寧門易冕服至東華門用鴈幣玉馬等行親迎禮公主服九翚四鳳冠褕翟繡袖升轝

程氏昏儀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壻受命於所尊謂無而受告戒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轎子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火炬居前炤道今用燭四或二賓將至賓壻也女氏之儐俟於大門之外主人俟於門內賓降下車也儐

進揖請事賓對曰今以介對某稱壻父命某壻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儐對曰主人固以恭俟儐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卽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於廟見女氏之先祖至於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爲之卒食與辭介以賓辭主人入女氏奉女辭於廟至於中堂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整冠飾戒諸西階之上儐者出壻降立於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壻揖前導立於車前既升而先俟於門外先之者導之也

司馬氏書儀壻盛服乘馬至於女氏之門外下馬俟於次女家父母醮其女禮畢姆導女出於母左父少進命之曰戒之謹之夙夜毋違爾舅姑之命母送女至於西階上爲之整冠歛帔命之曰勉之謹之夙夜毋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於中門之內爲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父卽先出迎壻於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以從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

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於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以出婦從後主人不降送壻至婦車車後之右舉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綏今車無綏故舉簾以代之壻乃自車右由車前過立於左轅側姆奉婦登車下簾壻右執策左撫轅行驅車輪三周止車以俟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亦以二燭前導

朱子語類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室遠則迎於其館

又曰妻家遠要行禮一則於妻家就近設一處卻

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壻卽就彼迎歸自成禮

朱子家禮 初昏壻盛服乘馬以二燭前導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母送至西階上命之諸母姑嫂姊送至中門之內申以父母之命（其辭俱同儀禮）主人出迎壻於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從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姆奉女出

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舉簾以俟姆辭女乃登車壻乘馬先婦車婦車亦以二燭前導

邱氏濬曰儀禮主人出迎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以見古人重大昏之義或欲行之可於賓至出迎下補入賓主再拜一節主人先拜壻答拜

遼史禮志 皇帝納后儀擇吉日至期后族畢集詰旦后出私舍坐於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饔餼至門執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平身立少頃拜進酒於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遍再拜納幣致詞再拜訖后族皆坐惕隱夫人四拜（惕隱典族屬官卽宗正職也）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致戒詞徧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

庭棟案所謂納幣致辭乃迎后時以幣禮代鴈非納徵之謂

元典章 親迎之禮合依朱文公家禮施行所據登車乘馬設次奠鴈之儀近下貧窮之家不能辦者

從其所便

庭棟案明集禮云元納后禮從其國俗不著其儀故典章所載惟士庶之禮依朱子家禮行而已

明會典 皇帝臨軒傳制遣使制辭云命卿等持節奉冊寶行奉迎禮其節及制書冊寶用傘蓋執事者舉鴈及禮物隨行旗手鼓吹前導設而不作教坊司作樂如常儀正副使至皇后第禮官一員先入主昏者出見禮官曰奉制冊后奉迎主昏者出迎冊寶案前行正副使捧制書及節次行執事

者執鴈及禮物隨入主昏者從入至正堂正副使置制節冊寶於案主昏者四拜畢皇后首飾褘服出閤詣案前向闕四拜跪宣冊官取冊立宣於皇后之左訖進授皇后以授女官又受寶如受冊儀畢皇后又四拜入閤主昏者詣案前跪正使取奉迎制宣訖授主昏者鴈及禮物進副使以次授主昏者俱受置於案四拜禮畢使者持節出主昏者請禮及勞使同前司禮監官以奉迎禮入女官奏請皇后出閤女樂前導自東階下立案前四拜畢升堂南向立主昏者立於后之東西向母進立於

后之西東向各致戒辭執事奏請乘輿皇后降階陞輿大樂前行采輿次行正副使隨行司禮監官擁導鹵簿冊寶采輿行從大明中門入

皇太子親迎陞輅執鴈者後隨樂作由東長安門至妃家門外降輅入幕次禮官一員先入至正廳立於東西向主昏者出立於西東向禮官曰皇太子奉制親迎主昏者迎皇太子於幕次皇太子出幕次主昏者隨行至中堂主昏者立於左妃母立於右東西相向妃出房立於妃母之下內官捧鴈跪進皇太子以鴈奠於案稍退近東西向立主昏者詣鴈案前八拜退復位皇太子先行至中門女轎夫舉鳳轎至中門內妃出皇太子詣轎所揭簾妃陞轎皇太子陞輅前行

庭棟案明史禮志皇太子親迎主人出迎東向再拜皇太子答拜入門主昏者升西階東向立皇太子以鴈授主昏者主昏者跪受興以授左右退立於西皇太子再拜降自東階出與會典不同

親王親迎儀同皇太子惟以帛代鴈奠於案上

駙馬親迎鼓樂前導至午門下馬入朝房候申時

由西角門入至右門西東向立公主出駙馬揭簾公主陞轎備儀仗女樂駙馬至午門外上馬先行

【明集禮】其日壻公服(庶人盛服)親迎(庶人有故聽以媒氏往迎)媒氏導壻至女家就次女氏主昏者告廟訖宴會親戚醴女如家人儀壻至就次女盛服就寢門內南坐主昏者出迎壻主昏者入門而右壻入門而左執鴈者從壻後(庶人無鴈以他物代)至寢戶前北面立主昏者立於寢戶之東執事者陳鴈於庭壻再拜出主昏者不降送壻既出女父母就正廳南向坐保姆引女就父母座前北面四拜父母及庶母各命戒之

庶人儀受命後女父門拜保姆及侍女導女陞車儀衛導前應
送者乘車從後壻先還以俟

呂氏鄉校禮女父母戒命畢女父出迎壻揖讓行
主人先壻從之主升東階西向立壻升西階北向
跪執事者以鴈授壻壻奠於地再拜興主人不答
壻前致辭於主人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恭聽
成命主人答曰某固願從命壻再拜主人答拜畢
姆奉女蒙頭出至奠鴈之廳事壻揖新人行降自
西階女從之主人不降送壻至轎遂舉簾以俟姆
辭女升轎壻乘馬先行

庭楝案儀禮主人迎賓再拜賓答拜爾時
賓主俱在大門外也在大門外即匍匐相
拜此古禮之未便於今似不可泥故家禮
無之邱氏於賓至出迎下補入賓主再拜
是仍在大門外呂氏於升堂奠鴈後賓致
辭先再拜主人答拜此則不闕於古而宜
於今者

婦至

儀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
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

鄭氏曰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
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
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
御交道其志

賈氏曰尋常賓客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
妻俱升西階道婦入也夫入于室即席者謂壻
也婦在尊西未設席壻既爲主東面須設饌訖
乃設對席揖即對席爲前後至之便故也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
面北上匕俎從設

鄭氏曰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

賈氏曰特牲禮右人于鼎北南面匕肉出之左
人于鼎西俎南北面承取肉載于俎遂執俎而
立以待設此與之同也

敖繼公曰盥北面盥於南洗也除鼏者右人也
除鼏而後舉鼎吉禮也陳鼎於內而當階士禮
也陳鼎則右人抽扃委於鼎北而西面于鼎東
以俟匕所以出鼎實也俎所以載也執匕俎者
從鼎入而設於其鼎之西也設謂設俎既設則
各加匕於其鼎東枋遂退此三匕三俎從設則

是有司三人各兼執一七一俎與

北面𦮦執而俟

鄭氏曰執俎而立俟豆先設

七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鄭氏曰執七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

畧賤也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

腊特于俎北

鄭氏曰豆東菹醢之東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

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

鄭氏曰對醬婦醬也啓發也今文啓作開古文

卻爲綌

賈氏曰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者揩東面以

南爲右婦西面以北爲右各取便也卻仰也謂

仰於地也

敖繼公曰對席婦席也經於婦之菹醢云北上

則此對席南上矣未設而布揩席已設乃布婦

席示尊卑之義也此於揩席爲少北不正相鄉

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對醬之類亦然卻

仰也對敦于北謂啓婦敦之會則卻於敦北也

其南北之會各當其湆之東西

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

賈氏曰贊者西面告饌具以其所告者宜告主

人主人東面知西面告也

贊𤔡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

鄭氏曰𤔡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

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湆用指師醬

賈氏曰𤔡訓爲近謂移之使近人也舉謂舉肺

以其舉以祭以食故名肺爲舉

三飯卒食

鄭氏曰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

禮成也

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

亦如之皆祭

鄭氏曰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

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

賈氏曰主人拜受當東面婦拜當南面贊答拜

於戶內北面祭者祭先也

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
鄭氏曰肝炙肝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
賈氏曰特牲少牢獻尸以肝從尸嚌之加于菹豆與此同但此云實不云加異於祭故也
敖繼公曰振祭者執而振動之以為祭也
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
敖繼公曰初者初酳時洗爵以下之儀也無從見其異於初耳至用巹昏禮將終示以合體相親之意也亦如之者亦如初而無從也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鄭氏曰贊酌者自酢也
賈氏曰言皆者夫婦也三酳乃酌外尊自酢者略賤者也既合巹乃用爵不嫌相襲爵明更洗餘爵也
敖繼公曰自酢之禮代人酢已耳洗爵者象其為已洗也奠爵拜者象受也夫婦皆答拜則象同酢之也故主人不必親酌
主人出婦復位
鄭氏曰復尊西南面之位
敖繼公曰主人出謂將說服於房也婦但當說服于室故不出惟變位而已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鄭氏曰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為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
賈氏曰徹雖據豆俎而言理兼於尊云尊否者尊不設于房中而言也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說吐活切
鄭氏曰巾所以自潔清

敖繼公曰說服謂皆去上服也于房于室男女異處亦重褻也記云母施衿結帨是婦自有帨巾也今既說服御亦併受此物故姆還以他巾授之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鄭氏曰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䀎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
賈氏曰衽於奧主於婦席使御布婦席使媵布夫席此亦示交接有漸之義也曲禮曰請衽何趾鄭云臥問趾明衽臥席也前布同牢席夫在

西婦在東今乃夫在東婦在西易處者示陰陽交會有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往就陰故男女各於其方也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鄭氏曰入者從房還之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

敖繼公曰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爲已而繫也亦示親之

燭出

鄭氏曰昏禮畢將臥息

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

鄭氏曰外尊房戶外之東尊

敖繼公曰食人之餘曰餕媵御各餕夫婦之餘者見其惠之及之也

媵侍於戶外呼則聞

鄭氏曰爲尊者有所徵求今文侍作待

【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

鄭氏曰屬注也玄酒涚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

賈氏曰於外器中酌取此涚水三度注於玄酒尊中禮成於三也

【郊特牲】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嚴陵方氏曰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爲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之禮則共牢而食者示同尊卑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曰同尊卑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器用匏

鄭氏曰陶匏太古之禮器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孔氏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爲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

延平周氏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尚禮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器用陶匏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三王作牢用陶匏言三代所不變也

【昏義】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孔氏曰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巹而酳酳演也謂

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巹謂半匏以一匏分爲兩匏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欲使壻親婦婦親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嚴陵方氏曰共牢而食則不異牲也合巹而酳則不異爵也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合體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離矣

南齊書武帝紀 永明七年夏四月戊寅詔曰昏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侈三冉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樏供設合巹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南齊書禮志 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昏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理又象判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今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彩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宜俟古以巹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炳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

庭㨂案牢燭謂同牢之燭亦云花燭北史馮慈明傳慈明長子忱盛花燭納室是也今俗稱花燭本此

隋書禮志 後齊皇帝納后之禮是日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佩加幜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衮冕出升御坐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鄣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巹奏禮畢皇后與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皇帝興入

庭楝桼儀禮婦至壻揖婦入餕具卽對席無壻婦交拜之文因於親迎時已執摯相見矣隋志言皇后入昭陽殿至席位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天子不親迎至是始相見故相拜也後世因之凡親迎奠鴈者壻婦已相見及同牢時仍交拜雖未合古制似亦可從蓋壻奠鴈再拜婦實未拔以相拜之禮至壻家而相拜不亦宏乎婦人拜儀不與男子同詳廟見婦拜扱地

註下

開元禮皇后重翟至入大門鳴鐘鼓降車御輿繖扇燈燭布列前後入大次整嚴訖尚宮引后詣所御殿門外之東西向立皇帝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入尚食酌玄酒三注於罇尚寢設席於室內之西東向帝導后升西階帝卽席東向立后立罇西南向帝盥南洗后盥北洗餕入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設於豆東（菹醢之東）豕俎特於菹北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湆於醬南設后對醬於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尚食啓會卻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皆加七箸尚寢設對席於餕東餕具帝揖后升對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菹擩醢授帝及后俱受祭於豆閒又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帝及后俱受祭又各以肺加於俎司飾以巾授帝后俱帨手尚食跪品嘗餕移黍置於席以次授肺脊皆食三飯尚食二人洗爵於房酌酒進授帝后俱受祭以肝從皆奠爵振祭嚌之尚食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尚儀受虛爵奠於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卺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戶外爵進北面奠爵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爵

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篚尚儀跪奏禮畢帝后俱興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又尚宮引皇后入幄脫服尚食帥其屬徹饌餕餘

皇太子納妃設同牢席於室內皇太子西廂東向妃東廂西向典膳監先餕於房西牖下籩豆各二十簠簋各二鉶各三瓦甒一俎三其儀自盥洗至三飯卒食俱同納后卒食後司餕二人跪奏進酒興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罇所酌酒進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再拜興各受爵司餕退北面答再拜皇太子及妃俱坐祭酒以肝從司則受虛爵奠於

篚再酳如初三酳用巹如禮再拜皇太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酌戸外罇北面奠爵興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俱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爵遂拜興執爵降奠於篚司饌北面奏言牢饌畢徹饌餕餘

品官儀壻至門外降輅以俟婦至降車北面立壻南面揖婦及寢門又揖入贊者徹罇冪酌玄酒三注於罇婦從者設席於奥東向西南隅爲奥若室內窄則席於堂上楹間東向設罇於室戸東壻導婦升自西階入於室壻即席東面立婦立於罇西南面壻盥於南洗婦盥於北洗

盥訖壻及婦復位立饌入設於席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南上俎三設於豆東魚腊特於菹北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在東設湆於醬南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壻從者設對席於饌東司饌啓會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皆加匕箸贊者西南告饌具壻揖婦即對席皆坐贊者皆授箸各以菹擩於醢祭於豆間又皆祭黍贊者各取胏以授皆祭贊者以胏加於菹贊者各移黍置於席上授胏脊皆食以湆醬三飯卒食贊者二人洗爵於房

酌於室內罇詣戸西北面以酳壻及婦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答拜壻及婦皆坐祭酒贊者以肝從皆奠爵取肝振祭嚌之各取爵皆飲訖執爵興贊者受爵壻及婦皆再拜贊者答拜以爵覆於坫壻及婦立於席後贊者又以爵酌再酳壻及婦立受爵不祭而飲卒爵贊者受爵覆於坫三酳用巹如再酳贊者皆降東階洗爵酌外罇入詣戸西北面跪奠爵興再拜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遂拜執爵興奠於篚壻婦俱答拜壻出婦退立罇西南面贊者徹饌設於東房內如初又徹室內罇以出壻

脫服於房婦脫服於室壻從者袵於奥婦從者袵良席於東皆有枕壻入燭出婦從者餕壻之餘壻從者餕婦之餘從者皆婦人贊者酌戸外罇酳之婦從者侍於戸外呼則聞

【政和禮】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壻南面揖以入至於室掌事者設對位於室中壻東婦西壻婦盥訖即座贊者注酒於盞授壻及婦壻婦受盞飲訖乃設饌再飲三飲如前儀壻婦皆興再拜贊者徹酒饌

庭棟案儀禮同牢卒食後方用爵巹以酳

酳者演安其所食也政和士庶同牢儀先
用盞注酒飲訖而後設饌既食再飲三飲
是不得槪謂之酳矣至於皇帝納后皇太
子納妃其儀本開元之舊則仍先食後酳
茲不備載

程子昏儀婦至主人壻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退
就次及期期謂昏暮之節贊者引壻入贊者壻之女相立東席西
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壻再拜男下女也姆侍
扶婦答拜遂卽席女之從者沃壻盥於南壻之從
者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灌手於坐席之南北壻揖婦舉婦蒙頭

蒙頭蓋頭巾也復位贊者進爵用常爵三爵用巹姆助婦舉
卒食相者以壻婦與脫服女之從者受壻服壻之
從者受婦服燭出康成曰禮畢也女侍待呼於外
朱文端曰案內則女子出門必擁閉其面蒙頭
擁面也俗謂之蓋頭以錦爲方帕橫直四尺女
辭父母拜畢卽以帕蓋頭升車至夫家姆爲去
帕乃合巹此俗之近理可從者
庭棟案周輝淸波雜志曰婦女步通衢以
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唐帷帽
之制也非專爲昏禮而設

司馬氏書儀壻先至廳事婦下車揖之遂導以入
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醢於影堂無脯醢量具殽羞一兩味
舅姑盛服立於影堂之上舅在東姑在西相向贊
者導壻與婦至於階下北向東上無階卽立於影堂前主人
進北向立焚香跪酹酒俛伏興立祝懷辭由主人
之左進東面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壻名以令月吉
日迎婦某婦姓昏事見祖禰祝懷辭出笏興主人再
拜退復位壻與婦拜如常儀出撤闔影堂門古無此禮
今謂之拜先靈亦不可廢也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
室壻立於南盥之西婦立於北盥之西皆東向婦

從者沃壻盥於南壻從者沃婦盥於北從者各以其家之僕
爲之前準此帨巾舉揖而行升自西階按洗在阼階東南既升在階不云
降階何由復至洗所故今先盥而升階婦從者布席於閫內東方壻
從者布席於西方壻婦𨅊閫壻立於東席婦立於
西席婦拜壻答拜古者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音夾鄉里舊俗男女相拜女
先一拜男拜女一拜女又一拜蓋由男子以再拜爲禮女子以四拜爲禮故也古無壻婦交拜之儀
今世俗始相見交拜以致恭亦事理之不可廢也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
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旣尚左且須從俗
壻從者徹冪置饌壻婦皆先祭後食食畢壻從者
啓壺入酒於注斟酒壻揖婦祭酒舉飲置酒舉殽

殽者今之下酒者也又斟酒舉飲不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舉飲不祭無殽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乃徹饌置室外設席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壻復入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燭出

朱子語類或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爲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卻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卻是大概只此兩條以此爲準去子細看

又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

叔器問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子見母母亦俠拜

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也得曰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卻如何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壻偏些子不知怎生地

朱子家禮壻至家立於廳事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壻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壻盥於南洗婦從者沃之進帨婦盥於北洗壻從者沃之進帨畢壻揖婦就席交拜婦拜壻答拜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殽又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徹饌置室外從者餕餘

邱氏儀節徹饌後壻婦再就原席交拜如前

遼史禮志皇后將至宮門宰相傳勅賜皇后酒徧及送者既至惕隱率皇族奉迎惕隱典族屬官即宗正職也再拜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罂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卻行置馬鞍於道皇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向謁者一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婦宜子孫

者再拜之授以器勝又詣諸帝御容拜奠酒神賜襲衣珠玉佩飾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賜物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徧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別殿送后者退食於次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於殿北俟皇帝即御坐選皇族尊者一人當奧坐主昏禮命執事者往來致詞於后族引后族之長率送后者升當御座皆再拜又一人少進附奏送后之詞退復位再拜后族之長及送后者向當奧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謁者一拜后族之長跪問聖躬萬福再拜復奏送后之詞又再拜當奧者與

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翌日皇帝晨興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晏后族及羣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觝觸馬較勝以爲樂又翌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贐送后者各有差受賜者再拜進酒再拜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籍酒五行送后者辭訖皇族獻后族禮物后族以禮物謝當奧者禮畢

庭棟案遼史穆宗初即位即有朝儀用漢禮之詔而當時撰集無專書其於納后儀參用南宋俗禮如捧鏡倒行之類至於大夫士庶昏娶其禮不著於書大抵俱仍宋制未有改也

元典章　婿至壻導婿以入其交拜就坐飲食之禮合依朱文公家禮而行

明會典　皇后輿至午門外鳴鐘鼓正副使以節授司禮監官先入復命皇后輿由奉天門進內庭幕次出輿由西階進皇帝由東階降迎於庭揖入內殿皇帝更袞冕皇后更禮服同詣奉先殿行禮畢各就更服處皇帝服皮弁服皇后更衣從陞贊請陞座皇帝座在東皇后座在西相向執事者舉饌

案女官司尊者取金爵酌酒進飲訖進饌女官再取金爵進再進饌女官又以卺盞酌酒和合以進飲訖再進饌禮畢輿皇帝皇后就更服處易常服從者互餕餘

皇太子親迎先至宮門外降輿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向妃降輿至內殿門西東向皇太子先陞殿妃隨陞皇太子與妃各就拜位贊皇太子兩拜妃四拜贊請陞座皇太子與妃皆陞座三進酒三進饌畢皇太子與妃興就拜位相向贊兩拜如前儀畢易服從者餕餘

親王親迎妃至王與妃先至奉先殿行廟見禮訖還宮行合巹禮同皇太子納妃儀

公主下降駙馬親迎公主至駙馬揭簾公主下輦先同謁祠堂禮畢贊引導入室各就拜位駙馬在東公主在西相向皆兩拜就座駙馬室東西向公主室西東向執事者進酒合巹進饌訖皆興又相向兩拜禮畢

庭棟案明史禮志曰洪武二十六年更定公主出降儀注然儀注雖存其拜舅姑及公主駙馬相向拜之禮終明之世實未嘗行也嘉靖二年工科給事中安磐等言駙馬見公主行四拜禮公主坐受二拜雖貴賤本殊而夫婦分定於禮不安不聽然仍不閒以坐受二拜著之為禮垂示後世是亦天理之不終絕於人心也夫

明集禮 婿車至門保姆請下車贊者引婿出迎於大門內婿婦同入及寢門婿先陞階保姆等導婦後陞入室婿盥南洗婦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婦盥北洗婿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庶人無沃盥儀）盥畢從者請婿婦各就座（庶人禮婿婦皆再拜然後婿揖婦就坐）執事者各

舉食案於婿婦之前司尊者注酒於爵侍女置案上婿婦飲訖司饌者進饌侍女供饌於案婿婦饌訖再飲再饌如初侍女以巹注酒進婿婦前各飲畢贊者請興立於座南東西相向贊拜婿婦皆再拜侍從引婿婦入室易服

昏禮通考卷第十二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三

嘉善 曹庭棟 輯

成昏雜儀

【詩】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李迂仲曰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云褘帨巾也郭璞云卽今之香纓也此女子旣嫁所著示繫屬於人也毛氏謂縭婦人之褘母戒女施衿結帨是從孫炎之說而與郭璞異意親結其縭者蓋以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送女之時有以戒之也九十其儀言禮儀之多如此之善

【漢會要】武帝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尾長生扇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上與夫人以衣裾承之云得多得子多也

庭棟案今世俗禮新婦初至坐牀撒帳卽本此

【古今考原】漢京房之女適翼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門也三煞者謂青羊烏雞青牛之神凡是三者在門新人不得入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爲不然婦將至門但以穀豆與草禳之則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來凡娶婦者皆置草於門閫內下車則撒穀豆旣至焚草於側而入遂以爲故事也

【通典】唐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娉財歌舞喧譁殊非感助旣虧名教又蠹風猷請一切禁斷從之

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眞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

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婦行執笄之禮共覩華燭伏以昏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卻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準禮施行

【唐會要】顯慶三年七月制王女出嫁稱適不稱降娶王女者稱娶不稱尚

【李氏刊誤】上謁如今之投刺也凡謁見必先以此道其姓名行於婦人未知其所自然亦不失於禮

敬近代皆以絹囊緘之有同尺牘重封也至於婦
來上謁舅姑合申投刺之禮豈宜亦以彩帛表之
畀敬有乖所宜削去
庭棟案投刺之禮士大夫有之亦止行於
疎者若婦人不以名行況舅姑之前乎李
氏第以彩帛表之爲非亦末矣近世壻親
迎投刺於婦父母或謂奠鴈非爲主人亦
無用投刺然記昏辭曰使某將請承命某
壻名也壻固有通名之禮則投刺未爲不
可也何也婦親而壻疎也

酉陽雜俎 北朝昏禮青布幔爲屋在內門外謂之
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
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
止壻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壻爲
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近代昏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塡臼席一枚以覆井
枲三斤以塞窗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壻騎而環
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
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
言當躪新婦跡又婦入門先拜豬櫳及竈娶婦夫
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
婦不見姑

五代史劉岳傳 鄭慶餘有吉凶書儀明宗詔岳增
損其書而其事出俚鄙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
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亾失
愈不可究其本末其昏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
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
益紕謬可笑

歐陽公歸田錄 劉岳書儀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
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亦云以

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
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
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
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
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麤
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爲大笑者坐鞍一
事爾今之士族當昏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
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
乃成昏禮謂之上高座凡昏家舉族內外姻親與
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座

爲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爲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

中華古今注 伊尹以草爲草屩文王以麻爲之名曰麻鞵至秦以絲爲之東晉又加其好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鞵一緉取其和諧音鞵之義

朱子語錄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爲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戎虜穹廬佛廬之具禮之微者也捲柳爲圈以相連鎖可張圈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眞有百圈也

程正叔言昏姻稱結髮無義欲去之久矣古詩言結髮爲夫婦者只稱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耶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修講已定家家行之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

庭棟案吳自牧云成昏之夕男左女右結髮名曰合髻此禮始於劉岳書儀

北山詩話 今人定親多以紅綵纏酒缸山谷詩云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誠堪壻阿買紅纏酒缸是也

夢粱錄 親迎時尅擇官執花斗盛五穀豆錢綵果望門而撒小兒爭拾之謂之撒豆穀以壓青羊煞樂官妓女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

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左右女使扶持新人而行踏青氈花席上先跨馬鞍背平秤而過

禮官請兩新人出房參堂男執槐簡挂紅綠綵綰同心結倒行女挂於手面相對而行謂之牽巾

戊辰雜抄 女初至門壻去丈許逆之相者授以紅綠連理之錦各持一頭然後入俗謂之通心錦又謂之合歡梁言夫婦自此相通如橋梁也三日後命工分作二袴壻女各服其一謂之永諧袴

元典章 至元五年八月中書右三部契勘嫁娶之禮必就吉時今有不畏公法游手好閑人等但遇嫁娶糾集人衆以障車爲名刁蹬壻主及要酒食財物故將時刻阻悞又因而起鬨遍行詐路禁治是爲便當

翰墨全書 按親迎入門婦下車壻揖以入行交拜

合巹之禮如是而已雖曰酒食召鄉黨僚友安得塞路塡門厚要錢物以爲利市者乎唐人擁車有禁今世俗攔門自當罷去揁相固亦古者相禮之意交拜合巹脫服當以婦女贊之閨房之閒男女喧雜開門揭幔坐牀撒帳開襟拔花以爲戲樂果何禮耶知禮君子自當一正其失

蔣進燕語江南昏娶新婦初至合巹後即用牛蹄筋作羹以豕肉切骰子大和作飯送新婦食謂之金羹玉食筋誦金肉誦玉也吳音肉玉俱作濃字入聲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冊開平王常遇春女爲皇太子妃禮部上儀注太祖覽之曰贄禮不用笄但用金盤翟車用鳳轎古禮親迎執綏御輪今用轎則揭簾是矣

崇禎元年敎習駙馬主事陳鍾盛上言臣敎習駙馬鞏永固駙馬黎明於府門外月臺四拜云至三月後上堂上門上影壁行禮如前始覘膳於公主前公主飲食於上駙馬侍立於旁過此方議成昏駙馬饋果餚書臣公主答禮書賜皆大失禮帝是其言

三朝禮要弘治二年冊封仁和長公主重定昏儀入府公主駙馬同拜天地行八拜禮

庭棟案開元禮告圜丘方澤惟王者納后得行之明制公主駙馬有拜天地之禮已屬僭踰世俗相仍士庶之家婦初入門設香案陳茶果壻與婦同拜其下亦以爲參拜天地殊可異也

不賀

曲禮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賀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

言進於客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

孔氏曰謂親朋友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在爲賀故其辭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聞子呼取妻者爲子也不賀故云聞子有客也使某羞者某是使者名也使某將此酒食與子進賓客也

藍田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昏嘉

禮也然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
賀雖曰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
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
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以
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世之不知禮者以其
所以問遺者猶以慶賀名之君子雖不曰賀而
問遺猶行故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也

長樂陳氏曰賀之者賀其有客也非賀昏也使
人薦之而已非親往也

郊特牲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鄭氏曰序猶代也

嚴陵方氏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
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

延平周氏曰冠必至於昏昏必至於代父者人
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父則哀之可也故不
賀

馬氏曰三十而娶人之次序所當然也故曰不
賀

庭棟案昏禮不賀者少而壯壯而室乃人
道之常可以無賀非以賀爲倍禮也且曲
禮明言賀娶妻者古已有稱賀之文矣陳
氏以爲賀其有客有客者因取妻而召鄉
黨僚友也安有舍其本事賀其所旁及者
耶曰聞子有客者不過托言示謙而已周
氏以爲哀之可也不惟不可賀反以爲可
哀嘉禮之謂何有是理哉娶之昏爲禮之
大賀特非所重可以賀可以無賀故曰昏
禮不賀

周禮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賈氏曰言賀慶者謂諸侯之國有喜可賀可慶

之事使大夫往以物賀慶之所以親之也雖主
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是以大行人云賀慶
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異姓

鄭氏鍔曰同姓之邦非無慶賀要以待異姓爲
主

庭棟案經云賀慶不云賀慶者何事賈氏
謂有喜可賀可慶之事曰有喜則賀慶之
禮所係似非鄭重記言昏禮不賀者所以
謹人欲之防制其有喜之心耳然禮爲嘉
禮事爲吉事上以事祖宗下以繼後世於

此賀之慶之將其相親之意豈遂乖於禮
乎經言親異姓三山鄭氏以爲同姓非無
賀慶要以待異姓爲主斯言似得賀慶之
義

晉書禮志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
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
百僚上禮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
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
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謂今
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

庭椽案王彪之曰上禮用酒犢犢十頭酒
十二斛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
天之大數也玆云上禮卽酒犢之謂古人
賀娶妻者以酒食相遺上禮用酒犢媺其
義矣且上禮卽是稱賀旣以賀爲失禮何
復行上禮乎

通典東晉成帝納后羣臣畢賀時謂非禮穆帝永
和三年納后議賀不王述曰春秋傳云娶者大吉
非常吉又傳云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
況臣下耶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
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曰昏禮不賀
不樂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旣無經文
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
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
應賀之禮撫軍答諸尚書曰禮官所據仍是古典
然禮亦隨時今旣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卽是稱
慶便是賀例又恭后時已賀今依舊亦可通彪之

曰納悼后起居注無賀文而有上禮武帝以長秋
再建感愴不敘詔通斷之納恭后紀注有賀文時
亦上禮按禮云昏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無
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
范汪云先朝所以上禮而不賀者依傍賀取妻也
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但是吉事故曰賀
耳思親之序故慶辭不可違於主人然吉禮宜有
敘情故獻酒食而已先朝行之近代得禮至於恭
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本不以爲將
來之法彪之曰足下不賀意同而敘之小異吾謂

昏禮不賀行謝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所以復
言賀取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是不明然賀
之而於會同因有獻辭今足下云都不應有慶辭
則何得獻酒肉會同耶亦與足下上禮辭不同自
爲矛楯又從伯丞相時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
爲美事以今不賀爲得禮亦不能兩濟斯義庾蔚
之謂按禮文及鄭註必親友閼主人有吉事故遣
人送酒肉以賀之但昏有嗣親之慼故不斥主人
以賀昏唯云爲有客而已今上禮既所爲者昏亦
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爲允於時竟不賀但上禮

升平元年臺符問王后拜訖何官應上禮上禮悉
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以爲上禮唯酒犢而已犢
十頭酒十二斛王公以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
賀錄者悉賀左傳曰會吳於繒吳徵百牢子服景
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
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同悉應上禮　宋皇太子
納妃上禮　北齊納后太子納妃羣臣上禮
[開元禮]皇帝納后會羣臣如正冬儀唯樂備而不
作上壽辭云具官臣某等言皇后坤儀配天德昭
厚載克崇萬葉明嗣徽音凡厥兆庶載懷鳬藻臣
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又羣臣上禮如初
加元服之儀
皇太子納妃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上壽辭云皇
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某等不勝慶忭謹上
千秋萬歲壽
[宋史禮志]皇帝納后百官表賀於東上閤門次詣
內東門賀太皇太后又上牋賀皇后上牋賀皇太
妃
[明典故紀聞]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寧王奠培以皇
太子昏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稱大昏褻瀆言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況朝
廷乎王不據理違例乃遣人奉表來賀雖云致敬
所謂事之不以禮也況表中又不審輕重謬稱大
昏可乎宜降敕諭王俾知此意
[明會典]皇后至宮第四日百官上表慶賀上御華
蓋殿親王行八拜禮執事官行五拜三叩頭禮百
官進表行禮如常儀親王行禮畢詣某宮前皇后
前俱行慶賀八拜禮出內外命婦進表行禮慶賀
如常儀
皇太子納妃第四日早上御華蓋殿百官先行四

拜禮鴻臚寺官詣丹陛跪奏曰某官臣某等慶賀又四拜禮畢其日命婦慶賀皇后行禮如前詞稱妾某氏等

庭棟案明成化間不行表賀禮會典纂自弘治十五年又在成化後故納后納妃俱行慶賀非明初制可知

不用樂

郊特牲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鄭氏曰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

孔氏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

曾子問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已之娶妻嗣續其親是親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

嚴陵方氏曰不舉樂則不樂故也

庭棟案記言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曰三日則三日以前三日以後皆舉樂之日可知蓋所謂樂者曲禮士無故不去琴瑟是也取婦不得云有故旣有嗣親之思則不忍及之矣但必父母俱沒孤子當室感愴之情因昏而動乃如此韓詩外傳所謂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如謂昏將代親父母俱存亦當感愴何以爲爲父母者地乎記言三日不舉樂疑爲孤子當室者言之也然記又言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則何也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註順其出外爲陽順其居內爲陰昏禮在門內曰陰禮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是也以門內之事同牢合巹又皆行於

私室本無施樂處所不用樂宜也幽陰之義其謂是歟後世昏禮中堂私室隨處施樂不過鋪張其事以爲悅耳之具實無他義故父母主昏者用樂與否父母主之若孤子當室自爲主昏必不當用樂何也思嗣親也

漢舊儀 靈帝冊宋貴人爲皇后御章德殿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冊立皇后皇后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

晉書禮志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

鼓吹否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昏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昏禮

[通典]晉王彪之議曰臣伏重詳禮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並闕此條當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及大駕鹵簿鼓吹並可備儀而已蘭臺太常主者按儀注云皇后列入自閶闔掖門鳴鐘鼓填門露仗如儀注之條按諸門唯有鼓無鐘既云鳴鐘則

應施鐘既施鐘則施建鼓若如寺卿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彪之又議魏晉舊制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內鼓鐘常用非樂也待儀皇后乘輿列閶闔掖門鳴鐘鼓所以聲告內外耳今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黄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懸之樂金石鳴鼓鐘中朝無宮懸設軒懸中興以來無此樂故唯作鼓吹鳴鐘以擬宮懸金石耳昏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愚謂並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

[魏書高允傳]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昏娶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昏娶不得作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

[宋書禮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晏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

[南齊書禮志]永明十一年右僕射王晏等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朞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朞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

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朞喪降在大功者昏禮廢樂以申私感通以前典詔叙議

[周書崔猷傳]猷屢上諫書遷京兆尹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又壚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

[唐書諸公主傳]長林公主下嫁貞元二年具冊禮德宗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爲故事

[唐書韋挺傳]挺上疏曰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

以窮晏歡官同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
禮憲
[唐會要]會昌元年十一月敕昏娶家音樂并公私
局會花蠟並宜禁斷
景龍二年十二月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已上
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昏葬之日特給鼓
吹宮官准此左臺侍御史唐紹上疏曰竊聞鼓吹
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衞自昔
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假如郊祉誠是重儀唯有宮
懸故知軍樂所備尚不給於神祇豈得接於閨閫

參詳義理不可常行
[五代會要]後唐皇子昏儀其夕親迎乘輅車鹵簿
鼓吹前導
[宋史禮志]元祐七年三月禮部大常寺上納后儀
注發六禮制書太皇太后御崇慶殿樂備而不作
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畢乃許嫁娶仍不用花
綵及樂
[程子詳本]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
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故不用樂
也

幾亭陳氏曰鄉射在門外曰陽禮皆用樂冠昏
在門內曰陰禮皆不用樂但所以不用樂又不
專幽陰之義孔子嘗告曾子矣取婦不舉樂思
嗣親也然則亦非以嚴肅之故致祭班朝治軍
皆嚴肅之事而皆用樂也
[清波雜志]元祐大昏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
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
卻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懣宰執理會但自安
排着遂令敎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
入兩部闐門衆樂具舉

[司馬氏書儀]昏禮不當用樂禮取婦之家三日不
舉樂思嗣親也今世俗用樂殊爲非禮 家禮同
[夢粱錄]親迎日借官私妓女及樂官鼓吹引迎花
檐子或樓檐花藤轎前往女家迎取新人
[陳暘樂書]樂由陽來而聲爲陽氣禮由陰作而昏
爲陰禮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敎親則民不怨然
則昏之爲禮其陰禮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
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
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辭方士非之可謂
知其義矣

昏禮考證 記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又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合而觀之以理言則幽陰之禮不可用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爲怪何也

明會典 皇帝遣使迎后用旗手鼓吹前導設而不作敎坊司作樂如常儀皇后出閤女樂前導皇后陞輿大樂前行

皇太子親迎陞輅執鴈者後隨樂作儀從先導

駙馬親迎鼓樂前導公主陞轎內使備儀仗鼓樂合女樂三十六人接引至府

庭棟案昏禮用樂歷代所禁明制自天子達皆得用之世俗相沿至今不易竊謂今之樂已非古之樂用與不用所關昏禮之得失似微然與其用之通乎俗不若不用合於古是在知禮者審愼處之可矣

昏禮通考卷第十三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四

嘉善 曹庭棟 輯

媵

書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林少穎曰士庶人一妻一妾舜以堯歸之二女其一以爲媵非皆謂之妻劉向列女傳曰舜身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是以謂之女而不謂之妻

庭棟案易歸妹之初九曰歸妹以娣娣女弟也爲之媵也春秋時侯國嫁女以姪娣從是也何休公羊註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絶人繼嗣之路也堯以二女妻舜其一爲媵可知不然禮無二嫡豈聖如堯舜而反爲亂禮之首哉

檀弓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庭棟案帝王世紀曰帝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漂粟手牘云娥皇一名竟夜寢夢昇於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不可視驚覺乃燭

也於是學生二女名宵明燭光則所謂癸
比氏者卽娥皇也又大戴記舜娶帝堯之
子謂之女匽氏註家遂以娥皇女英女匽
爲三妃見聖編曰郭註禮記原本作二妃
然則二誤爲三以致衆說傅會千古之疑
一言可破矣鄭氏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
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其三小者爲次妃
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
妃而已此尤臆說舜當日娶二女而不告
娶癸比亦不告耶身未爲天子不得有三

妃抑受禪後復娶癸比以足其數耶皆理
之難通者蓋夫婦之配嫡媵之分大義所
在斷無可疑卽二女而論亦有次序劉氏
謂娥皇爲后女英爲妃是也安得謂不立
正妃哉案妃又音配卽古配字三代以前
正妃次妃通謂之妃至周始有后之稱然
正次之別自有定名在

春秋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隱公

何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
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
君子媵賤書者以其後爲嫡終有賢行也

范氏曰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
也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
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諸
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
也

永嘉黃氏曰春秋內女爲諸侯之嫡夫人者則
書其歸餘姪娣不書也伯姬歸于紀則旣爲嫡
夫人矣叔姬娣也何以書蓋魯不以叔姬爲伯
姬之娣而以紀夫人之禮歸之紀侯亦不以叔

姬爲娣而以嫡夫人之禮納之也辛伯曰內寵
並后亂之本也故書

春秋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莊公十九年

公羊傳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
女諸侯不再娶

何氏曰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
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
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
媵路

春秋衞人來媵（成公八年）晉人來媵（成公九年）齊人來媵（成公十年）

杜氏曰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衞晉來媵之齊異姓來媵非禮也

孔氏曰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晉衞於魯爲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必以同姓者參骨月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絶望求塞非常也辭稱舂慇不教

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甍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冈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左傳異姓則否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禮稱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得云備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何氏曰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

永嘉黃氏曰爲君者妾媵不具固無以廣繼嗣然多而無節亦非禮是以妾媵過多則費用廣而財匱御幸疎而怨興嬖寵乘而政亂故春秋來媵不書而三國來媵則書之所以明妾媵過多爲後世戒也

清江張氏曰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侯一娶九女今衞晉齊三國來媵則是娶十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

長樂陳氏曰傳稱諸侯取九女論語管氏有三歸而春秋譏衞晉齊三國來媵以此推之大夫取一家而二家媵之諸侯取一國而二國媵之天子取一國而三國媵之則三國來媵天子之禮也諸侯僭之此春秋所以譏也何則天子三夫人則三國之媵可知也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

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媵七十人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

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

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倶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於紀明待年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

卿大夫一妻二妾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月之親

庭棟案諸侯無再娶禮故以姪娣媵若大夫雖五十以上許改娶自不必備媵矣孔氏詩疏曰大夫有姪娣士或娣或姪夫大夫猶不必備媵而況士乎士昏禮女從者

畢袗玄鄭氏註從者謂姪娣也亦臆斷之說非經明文

漢書杜欽傳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淑貞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

顏氏師古曰周書亾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失讀曰佚

帝王世紀力收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昏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

庭棟案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蓋本世紀又曰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證以孟子皆事之必無者所謂媵臣不過送女者而已媵送也

野客叢書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考毛

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曰新特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

陳氏禮書 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爲送事

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故書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趙子曰左氏云異姓則否啖子難之誠爲當矣若實異姓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晉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理甚明

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自御妻而上其數百二十有一諸侯夫人而下其數不可考也諸侯娶一國二國媵之國三人則夫人與二媵各有姪娣凡九女而天子國媵之數不可考也孔子譏管仲三歸之不儉而不以爲不知禮則大夫一娶三女矣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鄭氏曰從者謂姪娣然則士亦有姪娣也春秋之侍衛人晉人齊人來媵伯姬識三國媵之也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族是左氏前後自惑也

庭棟案媵有二其一姪娣爲之公羊子所謂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是也其一送女侍從之人通謂之媵如儀禮媵御交沃盥之媵不過卑賤之役而已若姪娣爲之妾有與御交沃盥及互餕餘之理又左氏言諸侯娶夫人其媵即以備繼室杜氏註以爲有爲嫡之望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嫡媵爲繼室者總理內事而已豈遂爲嫡哉

鼠璞 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傳左傳同姓媵

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也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齊晉大家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

庭棟案娣爲媵之說易言歸妹以娣詩言諸娣從之皆明見於經者世有古今禮有損益似未可居今疑古也今所謂媵乃指臨嫁僕從謹案　大清會典郡主以下

鄉君以上俱有媵送內閒侍婢幾名男婦幾戶是也其間多寡有等所以別尊卑至鄉君以下卽不列媵送之人今世俗品官嫁女而備媵送已非制所應有而況士庶之家乎

妝資

雜記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庭棟案妝資之禮經無明文雜記諸侯出夫人有陳器皿一節鄭氏曰器皿其本所賫物也孔氏曰使有司官陳夫人嫁時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據此則古者雖不言妝資亦未嘗無其物蓋不過婦人日用所必需者而已豈若後世之誇多鬬靡而男氏又復苛求無厭哉

後漢書逸民傳戴良字叔鸞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

東觀漢紀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

既奉承君子惟命是聽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輓鹿車歸鄉里

紀事玉屑庾袞兄女名芳將嫁袞乃刈荆苕爲箕帚訓其女以遣之曰事舅姑灑掃庭內婦道也

唐書諸公主傳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帝以長樂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裝賫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詎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

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爲公帝大悅因請齎帛四百匹錢四十萬卽徵家賜之

唐會要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殊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

建中元年詔皇族子弟公郡縣主以時昏嫁及主將嫁小大之物必周其用於是有司度用一人籠

花計錢七十萬上使損之及三萬乃止上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其餘錢賜之以備他用

北夢瑣言唐楊收以孤進貴爲將相愛奢侈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楪盛果實坦欣然視楪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空哉

武林舊事宋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先一月宣

宰執常服繫鞵詣後殿西廊觀看公主房奩冠珮衣服金銀器錦繡銷金帳茵褥地衣步障等物諸閤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驥爲平江發運使獨獻螺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條實以芝楮百萬理宗大喜

山堂肆考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持至當火於庭

南游記舊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愛此女乃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去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

司馬氏書儀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親迎前一日也）俗謂之鋪房古雖無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廢也牀榻薦席椅桌之類壻家當具之氈褥帳幔衾綢之類女家當具之所張陳者但氈褥帳幔帷幕之類應用之物其衣服襪履等不用者皆鎖之笥篋世俗盡陳之欲矜誇富多此乃婢妾小人之

態不足爲也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旣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旣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旣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窮而責無窮

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因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爲昏姻可也

庭棟案溫公此論曲盡貪鄙惡習爲舅姑夫壻者茍有是態讀之能無愧於中乎大戴記曰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蓋所重在德不在妝資也然明此理者卒鮮溫公去今五百餘年當時且然況降而愈下哉

朱子家禮　前一日使人張陳其壻之室

彭氏曾岡曰張陳於室所以備用非張陳於道也今乃出服飾器具枕褥帳幭一切瑣細艷麗之物用鼓樂迎導於空衢大市此何禮也兒女事用以矜富炫俗不亦醜乎此在士庶不過演債負在縉紳不過演贓私有何好處而張皇至於如此也

南軒張氏諭俗文　昏姻之際亦復僭度以財相徇以氣相高帷帳酒食過爲華侈以致男女失時淫僻之訟多往往由此曾不知爲父母之道要使男女及時各有所歸昏姻結好豈爲財物其侈靡等

事一時之間徒足欺炫鄉閭無知之人而在身在家所損不細若有不悛當治其尤甚者以正風俗

夢粱錄　有貧家女父母兄姊所倚者惟色可取而奩具茫然議親者以首飾衣帛加以諸物送往謂之兜裹

遼史禮志　公主下嫁賜公主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駝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氈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賜其壻朝服四時襲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選皇族一人送至其家

庭棟案後漢書高麗傳其俗嫁女便營送

終之具遼之先與自契丹公主下嫁亦備

祭羊及覆尸儀物其沿習高麗之制歟。

金國志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羣每羣九

牸一牡以資遣之

明諸司職掌親王昏禮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

奩牀帳等物至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知至日妃

家備鼓樂迎引從午門東角門入妃母或親戚入

內陳設

四禮約言賠送妝奩但宜安分循禮毋過奢吾鄉

昏姻士大夫知禮者不論財自是美俗但富家資

妝或有過厚而里俗相倣中人之家有償息鬻產

以飾門面者甚有以妝奩厚薄作靑白眼噫丈夫

寧餓死豈以妻財潤身家爲翁姑夫壻者何如人

乎

呂氏四禮疑張陳壻室不見儀禮後儒增之六禮

以聘重貞也未往而先飾寢不棘欲乎非貞女不

行之義也

自註家禮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

註云俗謂之鋪房然猶氊褥帳幔應用之物近

世則用牀矣似抱衾裯以從人於禮未宜不若

壻家設牀帳以親迎廟見之三日女家送妝奩

衣飾荆布箕箒示爲婦之義以諸女眘往不猶

愈乎

朱文端曰呂氏謂張陳壻室不見儀禮愚按今

人出門一舍之地亦使人位置除掃況女子有

行居處食息動關父母之念張陳爲女也非爲

壻也

師友談記袁氏曰凡人家嫁女須隨家力或財產

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世固有生男不

得力而依托女家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

生女不如男也或家道尋常必欲攀高陪費財產

致破自家亦不淺思之故也

庭棟案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世固有

之然此乃倫理之變本非常道若因此而

有意厚其女乃私心計較之說不可訓世

也

昏禮通考卷第十四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五

嘉善　曹庭棟　輯

送女

春秋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桓公三年）

永嘉黃氏曰越境而送女是愛之不以其道也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杜氏曰公子公女也

孔氏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

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范氏曰祭門廟門也闕門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

楊氏曰士昏禮戒辭與此不同彼是士禮此是諸侯之禮故異辭也父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並證送女踰竟非禮事也凡親迎之禮必在廟也故云不出祭門言不出闕門者則已出廟門之外矣

庭棟案儀禮女將行母戒諸西階上不降今傳言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則母下堂可知楊氏曰儀禮是士禮此是諸侯之禮故戒辭不同豈送女之禮亦有異耶

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孫氏曰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

萬充宗曰近俗昏儀多不合古送親一節爲尤甚案儀禮父送女不下堂母送不出房今俗有女母送親者謂本之孟子夫孟子固云往送之門獨不思下文有往之女家句乎以門爲壻門則女家爲何家也

庭棟案孟子所言與儀禮不同儀禮女父母各有戒辭母戒女不降階惟庶母及門

內孟子専言母命之不及父又言往送之
門是母亦及門內猶穀梁子所謂不出祭
門也或戰國時俗禮如此

唐書禮志皇太子納妃妃氏主人使其屬送妃以
族從

宋史禮志康國公主下降太常寺言按令公主出
降申中書省請皇后帥宮闈掌事人送至第外命
婦從今請如令詔出降日婉儀帥宮闈掌事者送
至第外命婦免從

武林舊事周漢國公主出降皇后親送乘九龍轎

子皇太子乘馬國子左右兩重其後太師判宗正
寺榮王榮王夫人及諸命婦至第賜御筵九盞筵
畢皇后太子先還公主歸位行同牢禮

遼史禮志皇帝遣使及媒者迎后后升車父母飲
后酒遍及使者媒者送者

明會典公主下降公侯百官命婦送至府各回家

昏禮節畧女行宜有從者有力之家僕婢丫鬟惟
其所遣家貧無婢不妨於親鄰家借用庶民家無
婢亦可省儀禮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註云送
者有司也疏云尊無送卑之法大夫嫁女遣臣送
之士無臣故有司送之又云婦人送者隸子弟之
妻妾隸子弟者士卑無臣自以其子弟爲隸也竊
意子弟之妻妾送嫁亦屬未便此古禮之不可從
者遣子弟一二人送可耳今世仕宦送女僕從如
雲供張滿路殊失禮意

饗送者

儀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鄭氏曰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
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

賈氏曰此一獻依常饗賓客法尊無送卑之法

大夫嫁女遣臣送之士無臣有司送之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賈氏曰左氏傳士有隸子弟士卑無臣自以其
子弟爲僕隸尊無送卑以是隸子弟之妻妾也
聘禮饗客速賓此亦速之凡速者皆就館是以
下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鄭云就賓
館則賓自有館婦人送者亦當有館男子則主
人親速婦人迎客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鄭氏曰贈送也就賓館

賈氏曰古者大夫不外娶以大夫脩外娶則外交故不許士卑不嫌容有外娶法故有異邦送客也贈賄之等皆就館

敖繼公曰以物餽將行者曰贈酬之外又贈以此幣以其勢於道途故也獨云贈丈夫則是古者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聘弓鍭矢不行國中故大夫無外娶欲致一於其君而不外交也春秋之時紀履緰莒慶齊高固娶於魯公子圍娶於鄭襄仲娶於莒蓋不知此公

羊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若士卑不嫌故有異邦送者

開元禮其日掌事者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賓席於賓席西南設從者席位於西階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儐者引賓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爲上立定儐者引主人出立於門東西面主人揖賓報揖儐者各引賓主以下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於席後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昏會之儀會畢賓主以下俱興儐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主人執篚西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賓受之退立於西階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儐者引賓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訝受篚賓初賓降儐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

其日女賛者鋪女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婦席於阼階上西向又鋪衆女賓席於西階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女相者引女賓以下立

於內門內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立定女相者引主婦立於內門內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升衆女賓以次升升階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昏會之儀會畢俱興女相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篚升以授主婦主婦執篚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女賓進立於主婦之右俱南面主婦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女從者訝受篚女賓以下從降女相者引主婦降送於內門之內

政和禮主人饗送者掌事者設衆賓位賓至主人揖以入主人升東階賓升西階進詣兩楹間對拜

衆賓俱卽座具酒饌如常儀會訖賓主與掌事者以幣授主人主人授賓賓降階從者受幣賓退主人送於門外

司馬氏書儀於壻婦之適其室也主人以酒饌禮男賓於外廳主婦以酒饌禮女賓於中堂如常儀

古禮明日舅姑乃饗送者今從俗

庭棟案士昏禮饗送者在饗婦之後則爲明日可知賈氏曰聘禮饗客速賓此亦速之凡速者皆就館謂送女者禮畢適館至明日而後主人就館速之如聘禮饗客也

今俗壻家既無設館之禮卽於成昏之夕饗之亦無不可也

朱子家禮主人禮賓儀同書儀

明集禮其日執事者設賓席東西相向其席位從其賓之數設酒案於廳之南楹設食案於酒案之北賓至主昏者出迎揖賓入主昏者陞西階賓陞東階至廳相向立賓主皆再拜主昏者揖賓就座執事者舉食案進供於賓主之前進酒進饌如常儀會畢執事者奉幣授主昏者主昏者以授賓賓受以授從者降自東階出主人送於大門外庶人儀同

其日執事者設女賓席於後堂東西相向設女賓親黨位於女賓位之南西向設主婦親黨位於主婦位之南東向其設案相拜進酒進饌奉幣皆如饗丈夫送者之儀庶人儀同

昏會

曲禮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鄭氏曰爲酒食會賓客重愼也

金華邵氏曰召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慶如是而後男女之別厚

嚴陵方氏曰鄉黨在私而同國者也僚友在公

而同官者也爲酒食以召之且以見昏姻之道合乎公私之議也

呂氏春秋娶妻不酒醴

漢書宣帝紀五鳳元年八月詔曰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亾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庭棟案秦法三人以上會飲則罰金故有因事賜酺許吏民會飲或三日或五日過

則禁之漢初用泰法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至宣帝時弛其禁而郡國二千石猶有嫁
娶禁具酒食故有是詔
開元禮主人及賓俱公服僎以籩豆簠簋俎鉶罇
爵巾坫其日主人往賓之門立於大門外之西東
面賓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於賓左北面受命
出立於門外之東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嘉禮請
公有觶儐者入告遂引賓出大門之東西面再拜
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觶賓曰敢辭
主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賓

答拜主人還賓遂行諸親從之掌事者先鋪賓事
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設賓之宗族席位於堂
西南賓之異姓席位於宗族之南又於西階下設
賓之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爲上設主人席
位於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族席位於主人東北
設主人異姓席位於宗族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
爲上又設主人異姓席位於東階下重行西向以
北爲上賓至立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
族立於賓西南異姓立於宗族之南俱重行東面
以北爲上儐者引主人出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

主人諸親立於主人之東北門內重行西面以南
爲上立定主人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賓
報揖儐者引主人入又儐者引賓入賓之諸親以
次從入門內主人請親從入如常至階主人揖賓
報揖賓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在庭者
亦如之立定賓主及諸親俱坐執爵者酌酒升自
東階酒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執爵者以爵授主
人儐者引主人進諸賓前北面立賓自席西進東
南向受爵儐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
諸親俱坐執爵者又以爵授主人及諸親賓主俱

祭而飲諸親不祭而飲爵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
諸親皆起掌食者以醢醬豆授主人儐者引主人
進設於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忘禮
儐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以饌進設於賓主席前
加以七箸又以饌設於諸親席前設訖賓主及諸
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於賓祭主
人辭曰疏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飯而止主人曰
請公食賓更飯食畢遂進庶羞爵如常會畢賓主
及諸親俱興儐者各引賓主以下降出賓主及賓
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位主人再

拜送賓退儐者引主人入
女賓乘車入至下車所內儐者引入主婦迎送於
門內相稱之辭各準其夫餘如丈夫之禮
庭棟案開元昏會之禮合男女兩家同異
姓而會之主人必躬詣賓第以請賓之宗
族親黨相率而至今俗禮所謂會親本此
但會親於成昏後擇日會之開元禮列於
饗送者之前其卽成昏之夕會之耶親詣
賓第亦卽在親迎之夕耶至其東西階下
各設異姓席位爲從者而設視上篇饗送

者可見西階下以北爲上東階下當以南
爲上亦以北爲上者近階爲尊也
[白孔六帖]韋宙爲永州刺史初里民昏出財會賓
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十數宙至
始習如禮俗遂改
[程子遺書]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庭棟案記言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豈必
在三日後乎程子之言似不必泥至云宴
不以夜今則宴必以夜矣歎呼達旦以爲
戲樂殊非禮制

[夢粱錄]三日女家送冠花綵鵞蛋以金銀缸兒盛
油蜜頓於盤中四圍撒帖套丁膠於上或於九朝
內移廚往壻家致酒謂之煖女會
[遼史聖宗紀]太平八年六月耶律鄭留奏今歲十
一月皇太子納妃諸族備會親之帳詔以豪盛者
三十戸給其費
[元典章]至元七年四月中書省戸部據太原路申
本路人民嫁女娶妻不量己力或夜晏動作餚饌
三二十道通宵不散其中引惹鬬訟及妻室之家
先備筵晏飲餚一二十道粧簇菜酒三二十桌不

惟耗費有損無益乞行革去省部相度旣是於民
無益今後嫁娶只就白日至禁鐘已前筵會聊備
菜酒飲餚無致似前耗費品官不過四味上戸中
戸不過三味下戸不過二味其餘筵會同此例
[四禮約言]鄉俗昏宴以客多相誇有請至百人者
或女家索客只鬬好看彼此競從奢靡又有抄手
筵席男女家送爲備辦糜費無益一往一來徒損
精神而耗財力非君子之道也余謂俗難驟革姑
許用客以五六人爲率多至二十人而止蓋謂昏
娶大禮其姻族中表之類不一至焉亦非人情四

禮惟昏不禁客然寧少毋多
庭棟案昏禮晏會自古有之不以人數爲限蓋姻族多寡各視其家本非一例故客則寧多毋少所以重昏姻之禮亦以見姻族之盛而晏則寧儉毋豐則自大夫至於庶人皆易爲力而得行之傳曰酒以成禮此之謂也

呂氏四禮疑昏禮六而二姓父母無相見之文皆以使者通何爲也
自註六禮嘉禮之重者也二姓之父母無相見

之文始終以使者通往來之命豈事體當相回避耶不知二姓何年是識面之日耶近世男家先拜媒媒報通於女家許昏後男家送定帖女家報許帖然後男家主者同媒往謝女家報謝且請三族近親謂之會親凡大禮必親往女家亦如之似於禮無害
庭棟案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所以養廉恥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親納幣非禮也僖公二十有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爲其子而往迎婦非禮也春秋皆譏之是以二姓父母禮無相見之文明矣然属素通好者豈有因昏而反闕絕之理特不於行昏禮時相見耳其素未通好者會親之禮雖經無其文開元禮推廣經意謂之昏會於成昏後行之宜矣若初許昏時卽遍請三族以爲會親竊謂未見舅姑尚未成婦於親何有哉

幾亭外書吳味先諧乃締姻婭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乃拘世套謂新親不可輕褻必冰人爲介紹必庭實爲先容必綺筵爲酬獻禮貌旣繁舉行良

艱於是往來日稀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閡之親翁是因親而得疎也是重形跡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盍簪易結之葭莩難也俗子因昧成顛通人豈可不畧
己巳送仲女至吳氏與子往先生約曰五果一盒二湯二點葷味八盆添碟十二外糕糖花罩閉案等物及攢盒用二用四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爲隆朝宴以八爲極況在士民而可踰之司馬溫公所謂會數而禮勤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

行之當自今日始

庭棟案溫公有眞率會約簋不過五亦謂多不過是少可知矣棟嘗仿而行之凡親知往來以及歲時宴會俱不敢有違此約蓋二十年於玆至於昏會設饌禮本無定數然奢則寧儉自在知禮者倡之爲賓者並諒此意舉里黨親屬而胥風於儉德豈不休哉又案簠有蓋外圓函方足高二寸盛黍稷之器易二簋可用享一黍一稷也詩每食四簋黍稷稻粱也陳饋八簋黍稷

稻粱倍用之盛禮也並見經解後世以簋爲餚饌之具名是而實非矣

昏禮通考卷第十五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六

嘉善 曹庭棟 輯

見舅姑

[儀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鄭氏曰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舅姑於寢門之外

賈氏曰不著純衣纁袡者彼嫁時之盛服今已成昏從此服也

敖繼公曰俟見質明乃見此時俟於已寢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

姑即席

鄭氏曰房外房戶外之西

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

鄭氏曰笲竹器而衣者蓋如今之筥𥫱蘆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庭棟案聶氏三禮圖註漢時有筥𥫱蘆故舉之以況笲也但漢法去今遼遠其狀無以知之或見圖中如筥狀其口微弇而稍淺今取以爲法笲音煩又舊圖讀如皮弁之弁以繒衣之容一斗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鄭氏曰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

賈氏曰士冠冠者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母於子尚俠拜則不徒此婦見舅而已

降階受笄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鄭氏曰姑執笄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敖繼公曰婦於舅並用棗栗而執於門外於姑

惟用腶脩而受於階下皆輕重之差也進北面拜者既入堂澨東行當席乃北面而拜也奠于席亦不敢授也棗栗腶脩所以爲摯也乃皆奠之而不敢授亦示親授也此不撫之者不敢同於舅也舉以興乃拜既拜乃授人則拜時亦不釋笄矣

記 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

鄭氏曰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庪笄其制未聞

庭棟案三禮圖註橋讀如橋舉之橋以木爲之似今之步案高五尺下跗午貫舉笄處亦午爲之此則漢法也既周制無聞今亦依用

曲禮 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孔氏曰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椇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椇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蚤起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蚤起戰栗自正也

山陰陸氏曰摯以椇榛脯脩棗栗椇榛取其術法度以至於禮也脯脩取其治己齊家以自正也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肅謹也

昏義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

陸氏佃曰笄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段脩之屬

嚴陵方氏曰贊即相者也棗栗則品之潔者以奠於舅尊之也段脩則味之美者以奠於姑親之也

馬氏曰沐浴自潔以重禮也質明平明也曲禮曰椇榛脯脩棗栗婦人之摯也蓋婦人質則用器不過於笄其摯不過棗栗段脩而已

白虎通婦人之摯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肉脩陰也棗取其蚤起栗戰慄自正也

南齊書禮志永明中世祖以昏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

梁書徐摛傳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

隋書禮志梁大同五年臨城公昏公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姑姪進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令曰纁馬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姻不失親若使榛栗腶脩贄饋畢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酏醴已傳婦事之則而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

後齊皇帝納后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皇太子納妃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

后於宣光殿擇日羣官上禮佗日妃還又佗日皇太子拜閤

開元禮皇后夙興沐浴服褘衣加首飾御輿尚宮前導降自西階以出至皇太后閤外皇后降輿障扇侍從如常立於西廂東面皇太后服褘衣首飾即御座南向坐后執笲棗栗腶脩尚宮引后入升西階北面再拜跪進奠於座前皇太后撫之尚食徹以東皇后退北面又再拜禮畢受醴

皇太子妃其日夙興沐浴服褕翟加首飾以出降自西階升輅至閤外降輅入立於寢門外西廂東

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卽御座西向皇后褘衣首飾卽御座南向妃奉笲棗栗司饎又執笲腶脩以從妃入立於庭北面再拜升自西階進東面跪奠笲於御座皇帝撫之妃自西階降復北面位奉笲腶脩再拜升進北面跪奠笲於皇后座皇后撫之尚食俱徹以東妃退立西序東面又再拜

一品以下質明贊者見婦於舅姑立於寢門外贊者布舅席於東序西向布姑席於西南向舅姑俱卽席坐婦執笲棗栗自門外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於舅席前舅撫之贊者徹以東婦退復

東面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從者執笲腶脩俟於階下婦受升階北面再拜進跪奠於姑席前姑撫之內贊者徹以東婦退復北面位又再拜

[通典]唐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畧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笲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顯慶二年詔曰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三年又詔曰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娶王女者稱娶永以爲式

庭棟案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崔浩義曰尚者卑下之名公主別立第令列侯就第奉侍之不得謁見舅姑通問而已自漢

以來皆如此故公主備婦禮實由珪始也

[唐會要]時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建中元年乃刊去慝禮率由典訓

[李氏刊誤]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嫜其拜必四予輙詳之婦初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因以爲疑又婦拜夫家長老長老答之則又再拜卽其事也士林威儀豈可倣諸下俚耶謁拜姑嫜宜修典故再拜扱地儀禮拜儀可觀

庭棟案白虎通曰拜者何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由是言之人臣於君禮止再拜則婦見舅姑亦當再拜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自唐以下有四拜禮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父母亦四拜其餘官長戚友相見止再拜是四拜既於父母得行之婦見舅姑自可準此不嫌

違古也

宋史英宗紀英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遂其事焉

庭棟案升行者升同父行也王林燕翼貽謀錄曰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眞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爲遵勗升爲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後爲例但升行欲以避舅姑之尊升爲崇矩之子是崇矩爲舅舅姑之尊仍在大義終無可逃亂昭穆之序滅父子之倫不已甚乎

政和新儀公主見舅姑夙興著花釵服褕翟以俟見設舅姑位於堂上舅東姑西俱即座公主升自西階詣舅前再拜奉棗栗以進訖又再拜奉腶脩至姑前如舅儀

品官儀質明婦先見於廟禮畢贊者設舅姑位於堂上東西相向舅位東姑位西俟舅姑俱即座贊者引婦奉棗栗立於庭再拜訖升階置舅位前贊者受之婦降階又再拜次又奉腶脩婦從者奉於階下婦再拜訖升階置姑位前贊者受之婦降階

又再拜

武林舊事周漢國公主下降謁見舅姑用名紙一幅衣一襲手帕一合粧盝藻豆袋銀器三百兩衣著五百疋餘親各有差

程子昏儀質明贊者見婦於舅姑進拜奠贄還又拜

司馬氏書儀婦明日夙興盛服飾俟見舅姑執事者設盥盆於堂阼階下帨架在北兄弟姊妹立於盆東西向男女異列男在北女在南皆北上平明

舅姑坐堂上東西相向各置桌子於前贊者見婦於舅姑婦北向拜舅於堂下（古者拜於堂上今恭也可從衆）執笲（古笲制度淡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箱以帛衣之皁表緋裏以代笲可也）實以棗栗升自西階進至舅前北向奠於桌子上舅撫之侍者徹去婦降又拜舅畢乃拜姑別受笲實以腶脩（今之腶脩是也）升進至姑前北向奠於桌子上姑舉之以授侍者婦降又拜執事者設席贊醴婦（其儀見醴婦篇）

[朱子家禮]明日夙興婦見於舅姑舅姑坐堂上東西相向各置桌子於前家人男女少於舅姑者立於兩序婦進立於阼階下北面拜舅升奠贄幣於

桌子上舅撫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畢詣西階下北面拜姑升奠贄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行此禮於舅姑之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見畢舅姑禮之

邱氏濬曰案集禮舅姑並南面坐堂中今人家多如此或從俗亦可家禮無壻拜之文今亦從俗補之

見舅姑儀節（舅姑坐定）序立（壻婦並立於兩階間）鞠躬四拜（壻婦俱拜拜畢壻先退）詣舅位前（姆引婦至舅前）四拜興獻贄幣（從者授婦婦以置桌子上舅受之）復位四拜興（婦復拜畢）詣姑位前拜獻贄（姆引婦至姑前四拜獻贄復位又四拜其儀與舅同）

庭棟案婦人之贄不過棗栗腶脩家禮用贄幣非古也豈當時俗禮如此不能遽革耶至於婦見舅姑無壻拜之文邱氏以俗禮補之夫男有帥女之道見舅姑者壻帥婦以見也見必拜拜則同拜於義亦通朱文端壻改邱氏儀節於壻婦並立四拜之後壻凝立不動姆引婦稍前奉贄於舅隨即奉贄於姑復位壻婦又並立四拜而退此禮已爲俗所通行但減去婦奉贄時獨拜一節似於贄見之義猶有未協

[陳氏禮書]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腶脩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薦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棗栗陽也故贄於舅脯脩陰也故贄於姑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者以棗栗者天所產腶脩者人所成也棗栗進於舅而舅拜之腶脩進於姑而姑拜之以禮無不答猶冠禮母答拜也燕禮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

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尊尊也拜於階上舅姑之所以親親也

劉馮事始 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采為之隋牛弘議以素絹八尺中擗名曰帛拜以代香纓

遼史興宗紀 重熙十六年冬十月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

金史紇石烈志寧傳 世宗第十四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於慶和殿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

元典章 明日婦見舅姑次見諸尊長其儀合依朱文公家禮施行

明會典 皇后至宮第二日早上冕服后禮服詣某宮俟某宮陞座贊引引上與皇后詣某宮前宮人以腶脩盤立於皇后左贊禮贊上與皇后皆四拜執事二人舉案置陛前正中宮人以腶脩盤授皇后后捧置於案女官舉案皇后隨案進某宮前皇后復位贊禮贊上與皇后皆四拜執事徹案於西禮畢

皇太子妃至宮第二日清晨皇太子與妃出宮至某宮門外俟某宮陞座由左門皇太子先入妃從之詣某宮前皇太子立於東妃立於西宮人舉腶脩盤皇太子與妃皆四拜執事舉案至某宮前妃捧盤置於案復位皇太子與妃皆四拜禮畢出詣上位宮進棗栗盤又詣皇后宮進腶脩盤行禮同前（親王妃同）

公主見舅姑舅姑坐於東西向公主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

明集禮 明日（成昏之明日）婦既謁廟畢見於舅姑行四拜禮（其贄棗栗腶脩諸儀同儀禮庶人則明日見舅姑贄用幣三日廟見）

庭棟案集禮庶人則厥明見舅姑三日見於廟準朱子家禮故也品官則明日先見於廟後見舅姑因明制皇帝納后親王納妃皆入宮即謁廟方行合巹禮至次早朝見某宮公主下降入門亦先見祠堂次日見舅姑洪武以來定制如此故品官昏禮同之成化十三年定皇太子昏儀厥明皇太子及妃朝見兩宮第三日行盥饋禮第四日謁廟此又異於常禮者也

屠氏鄉校禮 舅姑坐中堂南向婦與婦並序立北

面四拜訖姆引婦至舅前再拜興跪獻贄幣復位再拜姆引婦至姑前如舅儀如有祖父母者則祖父母並南面坐壻婦拜禮及獻贄如舅姑之儀舅姑則立於東西受拜

庭棟案婦見時親屬聚於一堂祖父母南面坐則舅姑立於東西其有祖父母而或因違宦或有他故不聚一堂舅姑亦應東西坐以受拜不南面者不敢當尊也又案禮有見舅姑而無見祖父母之文朱子謂昏禮是從下做上其初先行夫婦禮然後

見舅姑然後廟見是則祖父母存者亦當先見舅姑然後舅姑率婦以見祖父母與先見舅姑然後廟見之義同

宋氏四禮初稿 執事者設桌子於舅姑前陳贄幣（貧者卽用棗栗亦可）壻婦並立堂階下北面先向舅四拜次向姑四拜舅姑贈婦（贈用幣帛貧不能辦以棗栗二果贈之亦可）婦拜受之遂見諸尊長

庭棟案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腶脩者所以為贄也舅姑贈婦此何義乎儀禮壻見婦父母婦父母醴之貧酬無幣鄭氏註無幣者異於賓客然則婦父母於壻其初見時猶不當有贈而況舅姑之於婦哉

從先維俗議 子行冠昏之禮嫡母同父受拜於中堂生母則受諸側室不設坐但西面近北而立子婦就北面行大禮四拜其在妾母則前二拜以小拜答後二拜必以大拜答在嫡妾母則四拜全答生母當子婦之拜亦必先拜夫君女君於中堂然後就側室而行禮焉此與父母之先拜祖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同義也

庭棟案父母先拜祖父母而後受子婦之

拜俗謂之告禮議云與生母先拜夫君女君同義愚竊謂不然父母之先拜祖父母者因婦未見於祖父母將先見於舅姑故父母行告禮以受命於祖父母也若生母之先拜夫君女君乃不敢居已於尊必請於所尊而後得行之其告同而其義似微有異

醴婦

儀禮 贊醴婦

鄭氏曰贊醴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

敖繼公曰贊爲舅姑禮婦也舅姑必醴之者荅其行禮於已也婦見禮乃成爲婦舅不自醴之者於其始至室示以尊卑之禮也是時舅姑皆立於席

席於戸牖間

鄭氏曰室戸西牖東南面位

賈氏曰禮子禮婦禮賓皆於此尊之故也

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魚乙切）

賈氏曰以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禮之間而立則云立不云疑立也

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

賈氏曰東面拜者以舅姑在東室鄉之拜也

敖繼公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爲舅姑禮己也婦又拜蓋執觶拜也其下二拜亦然薦脯醢亦贊薦之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鄭氏曰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記 婦席薦饌于房

賈氏曰醴婦時惟席與薦無俎其饗婦并有俎俎則不饌于房從鼎升於俎入設于席前今據醴婦時而言也

昏義 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藍田呂氏曰舅姑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明敬事自此始也

嚴陵方氏曰贊醴婦者謂贊者以醴酌婦而勞之也祭脯醢而不及牲祭醴而不及酒者又以婦禮始成而未備故也下言特豚饋而不及特牲亦此意

馬氏曰贊醴婦者舅姑答婦亦必有贊也脯醢者羞也醴者酒也婦受酒與羞必祭者所以重舅姑之荅已也故曰成婦禮也

隋書禮志 皇太子納妃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笲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戸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開元禮 皇后朝皇太后奠笲禮畢司設設皇后席於戸牖間近北南向尚宮引皇后立於席西南向

尚食入東房盥手洗觶酌醴加柶面柄出進詣后席前北向立皇后進北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於席前皇后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間以柶祭醴三加柶於觶面葉興降席北面跪啐醴建柶興北面再拜進升席跪奠觶於薦東興降席尚宮引皇后降自西階以出

皇太子妃朝見其日尚食帥司膳設酒罇於房內東壁下有坫加勺冪籩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罇北又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冪觶一角柶一妃旣朝見禮畢司設

設席下至進詣席前北向立儀同皇后惟妃進東面再拜又東面跪取觶異於皇后儀（政和儀同）

品官儀贊禮婦席於室戶西南向在姑席之西少北側罇甒醴於房內東壁下加勺冪籩豆各一實以脯醢在罇北設洗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觶一巾角柶各一加冪婦立於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面柄出房詣婦席前北面立婦進東面拜退復位內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內贊者薦脯醢於席前婦升席坐右執脯左取觶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加柶祭醴三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降席東面坐啐醴加柶興拜內贊者答拜婦進升席跪奠觶於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婦氏人

政和新儀皇太子納妃至宮之明日朝見畢皇帝皇后醴妃如宮中之儀

公主見舅姑禮畢醴婦盥饋饗婦如儀

品官儀婦見舅姑畢贊者設醴婦位於姑位之北少西東向婦升階立於位西贊者注酒於盞授婦婦再拜受盞訖贊者設饌於位前婦卽座飲食訖降階再拜而退

司馬氏書儀執事者設席於姑座之北南向設酒壺及杯注桌子於堂上婦升立於席西南面贊者醴婦如父母醮子之儀

朱子家禮舅姑禮婦如父母醮女之儀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行此禮於其私室

邱氏濬曰醴婦儀節（見舅姑禮畢）設席（執事者設婦席於姑座之東南向）婦就席（姆引婦趨席右北向）酌酒（侍者斟酒於盞捧至舅姑前）四拜（婦拜）升席（婦自席右升席）跪（侍者授盞於婦）受酒（婦受之）祭酒（少傾許於地）啐酒（飲沾唇）興（授盞於從者）四拜禮畢（降自西階）

明會典皇太子妃至宮第二日詣上及皇后前進

棗栗腶脩禮畢出是日賜皇太子與妃晏（親王妃同）

[明集禮]舅姑醴婦如家人禮（庶人儀同）

庭楝柰父醮子有命之之辭醴女于房亦將以申誡也至舅姑醴婦雖不明著誡辭於初見時醴之者禮意蓋亦謂是覿婦饋後還又饗婦鄭氏謂以酒食勞人曰饗則此禮之設非爲勞以酒食明矣集禮云如家人禮者言如家常之儀不過酒食相勞之意乃饗婦而非醴婦禮屬近似易致相混烏可無辨

見諸親屬

[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

鄭氏曰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也

孔氏曰堂下舅姑之堂下東邊西向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是見已者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也

見諸父各就其寢

鄭氏曰諸父旁尊也各就其寢亦爲見舅姑時不來也

孔氏曰諸父謂夫之伯叔旣是旁尊則婦于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春秋]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莊公二十四年）

[左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山陰陸氏曰惟以章物故男贄有等差惟以告虔故婦人之贄則一而已

[公羊傳]宗婦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何氏曰言不宜以幣爲贄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腶脩爲贄今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可矣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

永嘉黃氏曰南史載晉宋昏禮初昏三日舅姑衆賓皆列觀蓋援此也夫用三日之制可也不知所謂衆賓者豈亦大夫與宗婦同之也

庭楝案此大夫妻見於國君夫人也婦人之贄不過棗栗腶脩雖以夫人之尊大夫妻覿用幣春秋譏之故見舅姑亦不得用幣見諸親屬可知

李氏刊誤昏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卽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覿婦容豈其宜哉

庭楝案梁書云舅延外客姑率內賓以備覿見之禮所謂賓客者皆中外親舊否則不得而與且惟中外長屬而後有婦見禮

若中外之同列及卑幼猶可無見而況非親非舊者哉

程子昏儀見屬之尊者長者於堂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爲別是爲見已不復特見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

司馬氏書儀婦受醴畢降西階就兄弟姊妹之前其長屬應受拜者少進立婦乃拜之無贄拜畢長屬退長屬雖多共爲一列受拜以從簡易幼屬應相拜者少進相拜畢退無贄若有尊屬則婦往拜於其室有卑屬則來拜於婦室

朱子家禮婦既受醴降自西階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於兩序無贄小姑小郞皆相拜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醴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於兩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

邱氏濬曰案今世人家娶婦親屬畢聚宴醑至次日行見舅姑禮畢先見本族尊長及卑幼次見諸親屬俱不用贄

見親屬儀節同居有尊於舅姑者舅姑既以婦見於其室畢還拜兄弟姊妹親屬之在西序者其長屬應受拜者少進前立見尊長四拜長屬皆受之長屬退幼屬應相拜者少進卑幼見再拜婦居左卑幼居右如小姑小郞之類俱答拜

明會典皇后入宮第三日皇后禮服詣上前就拜位行八拜禮謝恩畢皇后還宮陞座引禮引在內親屬行八拜禮次引六尚等女官行八拜禮次引各監局內官內使行八拜禮畢降座

親王妃朝見訖詣東宮前行四拜禮東宮坐受東宮妃立受兩拜答兩拜

庭楝案皇太子妃見親屬儀會典闕之明史禮志册皇太子是日詣武英殿見諸叔

行家人禮四拜諸叔西向坐受見諸兄行
家人禮二拜諸兄西向立受如之見親屬
準此可知

屠氏鄉校禮同居有尊長姑以婦見於其室或請
聚一堂凡親族俱各爲一列相拜

昏禮節畧今俗婦見族親尊長俱贈以衣飾亦大
非禮且無以處尊長之貧者泥於有贈將不復見
矣凡爲主昏者所當以斯言徧告親長者也

庭棟案栗菴宋氏禮婦見時舅姑贈婦已
爲非禮至於見諸尊長諸尊長亦各有贈

世俗相沿輾轉愈失主昏者惟先去舅姑
贈婦一節則諸尊長之贈可不言自除矣

昏禮通考卷第十六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七

嘉善 曹庭棟 輯

婦饋

儀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鄭氏曰婦道旣成成以孝養

敖繼公曰舅姑入于室醴婦之禮已畢婦於旣
授脯卽反而行饋禮也以食食人謂之饋適婦
之禮在養舅姑故卽行饋禮以見其意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

鄭氏曰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

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
爲上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
牢時今文並作併

賈氏曰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彼有
魚腊并稷此則無魚腊與稷彼男東面女西面
別席其醬醢菹夫則南上婦則北上今舅姑共
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異也周人尚右
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也

敖繼公曰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姑不別
席於北方者辟婦之位也

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
敖繼公曰凡贊祭必授祭而此云成者其爲之祭而不授與卒食亦三飯而止也此禮每節皆殺於同牢之禮俎則無魚腊敦則無稷至是又惟一酳以其一酳故無肵從
席于北墉下
鄭氏曰墉牆也室中北牆下
賈氏曰此席將爲婦餕之位
敖繼公曰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
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

敖繼公曰此所設者皆如饋之設但易處則所上之面位不同之耳
婦餕舅辭易醬
鄭氏曰婦餕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嫌淬汙
賈氏曰舅辭易醬者舅尊故也西上者亦以右爲上醬以指咂之故鄭云嫌淬汙也
敖繼公曰下文婦餕姑之饌則是從舅命矣易醬易姑醬也蓋御爲之
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
賈氏曰不餕舅餘者舅尊嫌相褻贊祭贊婦祭也
敖繼公曰豆祭亦贊之則是此三祭亦皆不授之而直爲之祭矣祭肺亦祭切肺也舉肺脊其姑之所已舉者與亦御者舉以授之食謂食黍祭舉食舉三飯而卒食也
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鄭氏曰奠之奠于篚
敖繼公曰婦拜於席南面姑亦拜於西墉下東面之位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餕禮輕故也

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
鄭氏曰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爲姑
賈氏曰言舅姑始飯而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交錯之義也
敖繼公曰末句未詳尋其語脉似謂既酳則于是乎改設之如饋之錯也錯猶設也若然則與

姑飯三字皆誤輿

【鄭特牲】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鄭氏曰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爲家事之主也

孔氏曰厥其也厥明謂共牢之明日也婦盥饋特豚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食餘曰餕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授之室者謂適婦也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凡爲人子者居不處奥行不中道

立不中門者以其有父在也至於冠禮則冠於阼階而昏禮婦又降自阼階何也先王欲隆冠昏之禮而不嫌於無父是以有斯須之敬也

嚴陵方氏曰以舅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示授之室而爲之主男以女爲室故以室主之

【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藍田呂氏曰婦饋者明供養自此始故曰明婦順也

馬氏曰特豚微物而用之以饋舅姑者在順而不在於物也

【開元禮】品官儀舅姑入室婦盥饋贊者布席於室之奥舅姑共席坐俱東面南上贊設罇於室內北墉下饌於房內西墉下具饌如同牢牲體皆折節婦入升自西階入房以醬進設於舅姑席前其他饌從者設之加匕箸俱以南爲上俎入各設於豆東訖贊者各授箸舅姑各以箸俎擩於醬祭於籩豆之間又祭飲訖乃食婦入於房內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酳舅進奠爵於舅席前少東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奠於篚又盥手洗爵酌酒

酳姑如酳舅之禮設婦席於室內北墉下罇東南面婦徹饌設於席如初西上婦親徹醬設之其他從者設之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餕舅辭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乃餕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與降席東面立內贊者受爵奠於篚婦進西面再拜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凡庶子婦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以出

【政和新儀】皇太子納妃既朝見行盥饋儀其日妃

服翟褕首飾至皇帝閤外候進膳司賓引妃入北面再拜訖奉膳進置於皇帝前司賓引復位又再拜訖司賓引妃出詣皇后閤外候皇后進膳儀如初（親王同）

公主盥饋設舅姑位於堂上東西相向俱卽座公主升自西階詣舅姑前贊者以饌進公主進於舅姑位前加七箸食畢公主各再拜

宋史禮志品官昏禮見舅姑醴婦盥饋饗婦並如諸王以下昏四品以下不用盥饋饗婦禮

程子昏儀舅姑入於室婦盥饋

司馬氏書儀婦見舅姑畢退休於其室至食時行盥饋之禮婦家具盛饌酒壺（士昏禮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今恐貧者不便殺特但具盛饌而已）婦從者設蔬果桌子於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盆於阼階東帨架在東婦盥於阼階下執饌自西升階（凡子婦升降皆自西階惟冢婦受饗畢降自阼階）薦於舅姑侍立於姑之後饌有繼至者侍者傳致於西階不盡一級婦往受之薦於舅姑侍者徹餘饌置於旁側別室舅姑侍者各置一桌子上食畢婦降拜舅升洗杯斟酒置舅桌子上降俟舅舉酒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而飲之餘如獻舅之儀婦升徹飯侍者徹其餘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饌畢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餕婦之餘（古者庶婦不饋然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闕也）

朱子家禮若冢婦則饋于舅姑是日（卽見舅姑之日）婦家具盛饌酒壺從者入設蔬果桌子於堂上婦盥升洗盞斟酒置於舅桌子上降俟舅飲畢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於舅姑之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婦之餘非宗子之子則於私室如儀

邱氏濬曰婦饋儀節（是日食時婦家具酒饌送至壻家用桌子盛置於廳事）

請就位（舅姑並坐訖婦拜）四拜興舉饌案（執事者奉所設饌案各置舅姑前）盥洗（引婦盥手洗盞酙酒於盞奉之）詣舅位前再拜興進酒跪（俟飲訖）興（受盞）復位四拜（婦退洗盞酙酒於盞奉之）詣姑位前再拜進酒跪（俟飲訖）興（受盞）復位四拜進湯（從者以盤盛湯至婦自捧詣舅姑前置桌子上）進飯（從者以盤盛飯或饅頭婦自捧詣舅姑前置桌子上食訖）徹饌案餕餘（婦就餕姑之餘以餕從者）

朱文端曰婦家遠近不一貧富不等必具酒食以饋舅姑又開煩費之端矣且饋食之禮惟冢婦爲然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今俗於冢婦庶婦無分別饋食之禮殺之亦可

庭棟案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雖大院同居各有門戸故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甘旨横渠張氏曰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故大庖則同之小庖則異之乃得慈以甘旨也然則饋食之禮所謂特豚葅醢之屬婦必躬親之以盡孝養者易曰在中饋是也後世士大夫家安有未成昏之子而異宮異庖者乎故盥饋之禮必不能行漢魏以

來亦不著之於禮至唐宋始復行之書儀以爲婦家具饌家禮仍之是婦不躬親徒爲具文而已雅釋云女嫁三日後父母家來餉食謂之餪女餉食所以餪女豈爲婦饋設哉今俗禮婦初見舅姑時拜畢執爵注酒跪進舅姑雖非古制以此少存婦饋之意可矣婦家具饌似無庸也書儀家禮婦饋儀節大畧相同書儀先食後飲家禮先飲後食書儀進酒舅姑先拜飲畢又拜家禮舅姑飲畢婦始降拜此二者爲異邱氏儀節於舅姑甫就位時先行四拜禮以後次第舉饌案再拜跪進酒飲訖又四拜

元典章 婦家饋於舅姑其一切儀節合依朱文公家禮而行

庭棟案家禮言婦家具饌本之書儀謂婦家代婦具饌以饋耳元典章直云婦家饋於舅姑則悖益甚

明會典 皇后至宮第五日清晨尚膳監具膳羞皇后詣某宮贊引皇后詣前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后捧膳進於案復位四拜退立於西南俟膳畢出

還宮

皇太子妃至宮第三日清晨詣上及后前行盥饋禮儀同皇后 親王妃同

庭棟案唐開元禮皇后皇太子妃俱無盥饋儀梁書所謂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然婦道所在不惟其物惟其意寧以貴賤殊哉政和新儀皇太子妃及親王妃俱行盥饋與開元禮爲異明制因之而五日與三日不同者納后則本日廟見後始行合巹禮厥明朝見三日后謝恩四日受賀故

五日盥饋皇太子納妃本日止行合巹禮厥明朝見三日盥饋四日廟見讌慶賀也親王納妃本日廟見後合巹其厥明朝見三日盥饋則與皇太子妃同

明集禮婦見舅姑之明日婦家備盛饌至壻家婦盥饋舅姑就坐婦四拜進饌無酒食畢婦降階又四拜禮畢（庶人無盥饋禮）

庭棟案盥饋者孝養之義貴賤所共唐制納后納妃無此儀宋制四品以下無此儀明制則庶人無此儀是唐畧於貴者宋明畧於賤者似皆失禮意

饗婦

儀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鄭氏曰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

賈氏曰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爲之見昏義厥明舅姑共饗婦是與上事相因亦於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同在客位也共饗婦者舅獻而姑薦也姑無洗爵之事而設北洗爲姑洗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受飲畢又酢舅乃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鄭云燕則更使人舉爵者案燕禮獻酬訖别有人舉旅行酬也

敖繼公曰飲人而用牲曰饗饗婦盖荅其饋也舅洗洗爵以獻也姑洗洗觶以酬也婦酢舅亦洗於北洗皆不辭洗不拜洗其獻酢則各于其席前舅拜於阼階上北面婦拜於席西東面姑酬婦則於主人之席北而奠觶于婦之薦西奠酬者婦取姑之酬酒而奠之於薦東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鄭氏曰授之室使爲主明代已

賈氏曰曲禮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義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

鄭氏曰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賈氏曰雜記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饗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俎此饗婦姑亦不食故歸之也

記饗婦姑薦焉

鄭氏曰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故云洗在北堂也不言入房是無北壁亦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

敖繼公曰盥爲將洗爵以酢舅也

婦酢舅更爵自薦

鄭氏曰更爵男女不相因也

賈氏曰舅姑饗婦時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也

敖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

鄭氏曰不敢與尊者爲禮

賈氏曰此當在婦酢舅之上今在此者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

敖繼公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于堂上故少辟也從降而辭洗升堂而拜洗丈夫於敵者之禮也若婦人之於丈夫則無之以是禮不可得而行故也記者於此乃有不敢辭洗拜洗之

說則是謂婦人於舅可以辭洗而不敢辭可以拜洗而不敢拜與亦似異於禮意矣

凡婦人相饗無降

鄭氏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

賈氏曰本設北洗爲婦人有事不下堂今以北洗及篚在上故不降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

敖繼公曰此謂舅沒而姑特饗婦者也故以凡言之言婦人相饗無降明男女相饗則有降如

上所謂舅降是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鄭氏曰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賈氏曰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亦東面拜受醮者北面拜送也庶婦但不饋耳不言不見明亦以棗栗服脩見舅姑也

昏義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孔氏曰舅姑饗婦席在室戶外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阼階是舅姑所升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厥明明日也夙興婦旣饋舅姑矣故厥明舅姑共饗婦焉蓋報施之禮然也

馬氏曰一獻一酌而已用之以饗婦者在禮而不在酌也奠酬者舅姑與婦相爲酬酢也

石林葉氏曰冠禮則責其爲人父昏禮則責其爲人母皆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政和新儀 皇太子妃旣盥饋皇帝皇后饗妃如宮中之儀

公主盥饋畢贊者設饗婦位於姑位之北少東西向女相者引公主立於座之西贊者舉饌置於位前卽座食畢再拜降階

庭棟案士昏禮饗婦在盥饋後以婦旣盡

其孝養舅姑饗之者致其撫恤殷勤之意與醴婦不同醴婦者以尊臨之饗婦者以恩洽之也宋制皇太子納妃及公主下降有饗婦之文四品以下則無之而唐制并饗妃亦闕不過一醴而止與禮經俱未合也

程子昏儀 婦盥饋畢舅姑饗婦於堂之西偏

庭棟案程子昏儀有饗婦而無醴婦開元政和禮有醴婦而無饗婦吾鄉風俗士大夫家於成昏次日設酒饌姑與婦行酬酢

禮似卽饗婦遺意而醴婦又闕焉擧此廢彼互有不同於醴與饗之義要未分晰也

司馬氏書儀 舅姑共饗婦於堂上如朝來禮婦之位婦升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取杯斟酒授婦皆如朝來禮婦之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此家婦則然餘婦則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古者庶婦不饋然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闕也

朱子家禮 舅姑饗婦如禮婦之儀

邱氏濬曰饗婦儀節是日舅姑先令侍者設三饌案待婦饋畢命擧以入擧饌案舅姑前各一其一置姑座旁之東少南斟酒侍者捧酒詣盞至姑側舅姑前婦立介於兩閒四拜跪侍者以盞授婦受酒啐酒與授盞於從者四拜興湯飯隨室食畢降階舅姑先降西階婦降東階

陳氏禮書 冠必醴子昏必醴女以至主人醴賓舅姑醴婦皆致其誠敬而示以質也醴婦席於戶牖閒其酌以觶其薦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答則贊者而已若夫饗婦則不然故舅洗在庭姑洗在北堂則所與行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於戶牖之閒猶冠者之醮於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於阼也庶婦則使人醮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

元典章 舅姑饗婦合依朱文公家禮行

明集禮 舅姑饗婦如初見禮庶人止於初見時醴之無饗婦禮

庭楝案集禮云如初見禮者謂如初見舅姑時醴之之儀則是醴婦而非饗婦也始誤於書儀朱子家禮未及正之明集禮亦仍之耳集禮庶人昏儀俱依家禮家禮有饗婦而集禮闕之抑又何也

宋氏四禮初稿 饗婦今從俗以姑禮之陪以女親舅不與焉亦可

庭楝案儀禮舅姑共饗婦舅獻而婦酢乃

舅與婦爲禮以今世俗視之鮮不爲怪故宋氏以爲饗婦舅不與蓋古禮亦有不可盡泥者又云陪以女親乃合女親之尊卑而胥在位焉是饗婦又兼昏會雖非古制人情便之從俗亦可也

昏禮通考卷第十七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八

嘉善　曹庭棟　輯

廟見

儀禮若舅姑既没婦入三月乃奠菜

鄭氏曰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堇

賈氏曰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成也此言舅姑俱没者若舅没姑存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若舅存姑没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也鄭云蓋用堇者取謹敬因内則有堇荁枌榆供養是以疑用堇故云蓋也

庭棟案此言婦見舅姑而及其既没者士止有一廟則見諸禰而已若舅姑存者舅之禰廟即增之祖廟也豈婦可無見乎儀禮不言者闕也

席于廟奥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鄭氏曰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

賈氏曰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即同席此祭於廟而別席者若生時見舅姑別席異面也

敖繼公曰生時見舅姑舅不用几此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几几主於尊者也

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鄭氏曰帥道也入入室也來婦言來為婦嘉美也皇君也

賈氏曰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

敖繼公曰廟見用笲菜異於生時之摯也帥婦以入是婦亦升自西階也此時婦入室西面祝在左而為之告也某氏者姜氏姬氏之稱某子者某謚也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蓋指其為大夫者也假設言之以著其廟見之禮與為士者同

耳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鄭氏曰扱地手至地也

賈氏曰婦人肅拜為正手不扱地今重禮故扱地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

庭棟案肅拜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南史有樂府詩說婦人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婦拜扱地即是頭不下而手至地耳朱子語錄謂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

伏古人坐地是跪所以有母拜其子姑答拜者盍只跪坐在地答拜時易也今俗成昏禮壻婦交拜婦亦直身長跪但俯下手自是古禮如此又禮云女拜尚右手謂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男子尚左

亦然

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鄭氏曰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戸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也

敖繼公曰取猶受也降堂取笲菜以其行禮於室也在堂則降階在室則降堂也

婦出祝闔牖戸

賈氏曰先言牖後言戸者先闔牖後閉戸也祭訖闔牖戸者無事則閉之鬼神尚幽闇故也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敖繼公曰婦既廟見而老醴之象舅姑生時使贊醴婦之禮蓋達神意也不於堂辟尊者在之處也房中行禮則老其西面拜與若廟見舅姑之偏沒者恐無此禮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敖繼公曰壻饗丈夫婦人亦當異日而皆酬以束帛也此禮之節宜在始嫁之時因言廟見而及之故其文在此非謂行之於老醴婦之後也

記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賈氏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若舅在無姑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者謂姑六十亦傳家事任長婦婦入三月廟見祭菜之後亦得助夫祭此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

曾子問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

鄭氏曰廟見謂舅姑沒者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孔氏曰舅姑存者於同牢後之明日婦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更無廟見之事若舅姑既沒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沒者厥明婦

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亾者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殿脩見舅姑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配合後

祖祭如鄭此言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註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愼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時決之女家然後反馬

草廬吳氏曰此舅姑已沒而婦見於廟也非謂廟見後擇日又祭也必待三月者謂婦之來以成絲麻布帛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其事也和室人當於夫在中饋者其行也職或不脩有可去之事則不可以苟合也故必待久觀其成婦之道而後告焉此亦致敬於其所事也

白虎通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菜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通典漢平帝四年以王莽女爲王皇后見於高廟

晉書成帝紀咸康二年二月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夏四月丁巳皇后見於太廟

晉書穆帝紀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賜孝悌鰥寡米人五斛逋租宿債皆勿收大酺三日冬十月皇后見於太廟

隋書禮志後齊皇帝納后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

開元禮皇后廟見前一日皇后淸齋於別殿尚舍

直長施后大次於太廟北門內之西東向周以行
帷內謁者監設皇后版位於樂懸之北道設酒罇
位於廟堂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毎室彝二
罇二(春夏用雞彝鳥彝犧罇象罇 秋冬用斝彝黃彝著罇壺罇)山罍二皆加勺
冪皆西上各有坫(以置罇爵)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太
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太祖以下稱臣)
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皇祖某謚皇后某
氏(太祖以下廟則稱妾某氏)將伸祇見謹以一元大武明粢薌
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薦尚饗訖與太尉再拜

初讀祝文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興
還罇所太尉拜訖樂止謁者引太尉以次獻皆如
獻祖之儀徧獻訖其日車駕出宮晝漏上水四刻
內命婦六尚以下俱詣室奉迎尚服負璽皇后褘
衣首飾乘輿以出升車伏衛如常不鳴鼓角至廟
北門迴車北向后降車升輿入大次半刻頃尚儀
奏外辦后出次尚宮引后至版位北向立奏請再
拜后再拜少頃又奏請再拜后再拜訖后還大次
改著鈿釵禮衣內僕進重翟於廟北門外后乘輿
出次升車鼓吹振作而還

庭棟案孔氏禮疏舅姑存者無廟見之事
謂廟見止於禰廟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
娶於公孫段氏言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
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是娶婦
時猶並告祖禰登婦入室而反止見禰廟
乎開元禮皇后有見太廟儀后以下則闕
之蓋即孔氏所謂舅姑存者無廟見之事
但彼據士禮言登大夫禮亦同之耶

政和新儀皇后既至宮擇日謁景靈宮前一日設
皇后次於明福殿至日內侍導從皇后服褘衣首

飾乘重翟車至廟所內外命婦後從至廟階下北
向立內侍贊再拜皇后及命婦皆再拜內侍奏請
皇后詣聖祖香案前三上香訖降階又再拜
品官士庶儀質明(成昏之明日也)掌事者設神位於廳事
南向贊者引主人位於東階下引主婦位於西階
下諸親及壻各次序分立於後贊者引婦進詣庭
中北面再拜訖復位主人升階詣神位前上香祭
酒祝曰某氏來婦敢率以見祝訖降自西階復位
主人以下皆再拜訖退然後婦見舅姑

程子昏儀婦入三月預祭禮事舅姑復三月然後

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原註曰此段義有未詳

司馬氏書儀古有三月廟見之禮今婦初入門卽拜先靈則廟見更不行

崔靈恩曰舅姑偏有存沒厥明盥饋存者三月廟見亾者溫公去三月之見未合

庭棟案崔氏謂廟見之禮爲舅姑偏有存沒而設說本賈疏實非禮意至書儀親迎婦至卽拜先靈其祝辭稱見祖禰是兼舅姑沒者言也夫舅姑存者猶待厥明而後見何沒者入門卽拜乎於義亦有未協

朱子語類或問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

問古禮三月而廟見今有當日卽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溫公如此他是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巳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卽出是古禮如此伊川卻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壻迎婦旣至卽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卻說婦入門卽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以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

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

朱文端曰今世俗多有次日先拜祖而後見舅姑者蓋宗法旣廢人家罕有祠堂祖先神主多供於堂中故先見於祖而後見舅姑也

朱子家禮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告辭曰子某之婦某氏敢見

邱氏濬曰若宗子自昏則告辭云某今昏畢敢以新婦某氏見行四拜禮壻斟酒新婦點茶復

位又四拜

庭棟案邱氏儀節主人主婦率婦見祠堂斟酒點茶拜跪諸儀與納采告祠同惟補入壻婦序立兩階間並拜一節兹不備錄邱氏於見舅姑儀已有壻拜之文廟見自當壻婦並拜況宗子自昏亦須自告其並拜宜矣又案明集禮婦廟見儀男女親屬俱設拜位邱氏凡告廟儀節亦皆男左女右世爲一行如是則安有婦見廟而壻不同拜者乎且壻固有率婦以見之義也

元典章三日廟見合依朱文公家禮而行如無祠堂或寫影或立位牌亦是

明會典皇后至宮是日早內官於奉先殿陳設牲醴祝帛上與后至就拜位上在東后在西行禮如常儀禮畢行合巹禮

皇太子妃至宮第四日內官於奉先殿陳設牲醴祝帛皇太子及妃詣奉先殿神御前皆兩拜皆跪皇太子搢圭獻帛獻爵皇太子與妃亦興復位又兩拜平身詣讀祝位皆跪讀祝訖俯伏興皇太子與妃又兩拜平身執事捧祝帛詣燎所禮畢退

親王納妃妃初至王與妃先詣奉先殿行廟見禮獻帛獻爵如皇太子儀

主公下嫁初至駙馬同公主先謁祠堂禮畢還府行合巹禮

明集禮婦至之明日見宗廟（庶人明日見舅姑三日而廟見無廟者設神位於廳事）設主昏者拜位於東階下壻拜位於其後主婦拜位於西階下婦拜位於其後諸親拜位男女各於主昏者及主婦後其日婦夙興沐浴盛服主昏者及主婦皆盛服各就位再拜贊者引婦進詣中庭北面立主昏者陞自東階詣神位前跪三

上香三祭酒讀祝與主昏者立於神位西婦四拜退復位主昏者降自東階就拜位主昏者以下皆再拜禮畢然後見舅姑

呂氏四禮疑三月廟見始執婦功古人之迂也朱元晦曰三月以前恐有可去之事禮有七出非廟見之後乎今也入門而廟見情理胥宜矣

庭棟案三月廟見古禮也家禮厥明見舅姑三日廟見其前後節次仍合禮經蓋昏禮之義朱子所謂從下做上也書儀婦入門即拜先靈乃從上做下呂氏以爲情理

胥竝亦未違制禮之義矣

屠氏鄉校禮 三日主人以新婦見於祠堂壻婦竝立兩階間四拜古無壻拜之文今世俗行之於義無害竝從之

昏禮節畧 儀禮云若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愚謂祭行卽廟見也朱子經傳通解補此記於若舅姑旣沒之前謂婦入三月然後廟見若舅姑沒者則廟見後又奠菜於禰廟賈疏謂祭行爲助祭非是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禰廟見與祭禰明是兩

事陳氏謂廟見卽是祭禰致疑三月廟見專指舅姑沒者而言是舅姑存者竟無廟見之禮矣或曰婦入門卽廟見然後合巹故春秋譏先配後祖以爲非禮考左傳隱公二十七年鄭公子忽爲質於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二十九年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歸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蓋謂鄭忽不告廟而迎婦非謂未廟見而昏也朱子家禮自納采至親迎俱先告廟廟見改三月爲三日於義允協

名稱

曲禮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孔氏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妾之言接也以時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嬪在世婦之上又無妾之文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或記者雜夏殷而言之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孔氏曰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孺言其爲親屬婦言服事其夫婦號亦上下通稱故春秋逆婦姜于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服事舅姑故通名婦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上下通曰妻詩云刑于寡妻是天子亦曰妻也

藍田呂氏曰夫者帥人者也男子謂之丈夫士之貴者命爲大夫稱之曰夫子則夫人者亦帥

其嬪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君之夫人也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喪大記卿之妻曰內子春秋傳趙盾以叔隗爲內子是也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達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之考於經傳未之有也庶人曰妻妻者貴賤同稱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改也

嚴陵方氏曰妻有二義與夫齊而莫之勝者妻之道也承夫而在下者妻之位也前言天子有

妻則以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故也此言庶人曰妻則以庶人之卑而妻得與之齊故也位以大爲貴故天子之妻名之以其位道無乎不在故庶人之妻名之以其道各有所當而已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鄭氏曰婢之言卑也

孔氏曰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自稱老婦言老而服事也自稱於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爲謙也

藍田呂氏曰老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猶子事父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者臣下稱諸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爲寡君也童者無所知有所承之稱

嚴陵方氏曰老婦者不敢以少艾自矜故曰老不敢以人所事自處故曰婦以其對尊故自稱如此

山陰陸氏曰小童言雖爲童猶不足婢子言雖

爲婢猶不充

論語 夫人自稱曰小童

趙宧光曰辠罪也童字妾字俱從之男女有罪通謂之奴男曰童女曰妾妾者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故有是稱魯論夫人自稱曰小妾謙也因字首形同今作小童誤也

爾雅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郭氏曰國語云吾聞之先姑

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

郭氏曰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

永氏亨曰玉篇公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今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

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

郭氏曰今謂之女妹是也

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

郭氏曰詩云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

庭棟案漢書嚴助家貧爲友壻所辱師古謂友壻同門之壻也又馬永卿曰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衿

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爲舅者吾謂之甥也

郭氏曰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書曰嬪于虞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

郭氏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貳室是也

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

郭氏曰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

郭氏曰謂俱已嫁詩云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

郭氏曰公羊傳云蓋舅出左傳云姪其從姑

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

郭氏曰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即其義也

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郭氏曰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庭棟案娣者弟也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是也左傳正義曰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成十一年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

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爾雅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亦此意也萬斯同曰婦人以夫之齒爲齒不以已之齒爲齒此禮至今不變也豈有不據夫之年但據已之年者乎崑山徐氏曰賈逵鄭玄及杜預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叔向之嫂所稱亦閨閤相[illegible]亘以長者推稱耳徐氏之說似爲得解然夫弟之妻當呼爲娣夫兄之妻當呼爲姒名正而後分定故

爾雅言長婦稚婦稱之曰婦其隨夫以爲長稚明矣又考爾雅云女子同出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註同出謂俱嫁事一夫是蓋以娣爲媵之說又豈適妾相謂之通稱哉

郊特牲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鄭氏曰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

嚴陵方氏曰夫婦同尊卑故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齒爵亦從夫而已

大傳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孔氏曰言他姓婦人來歸已族本無昭穆於已親唯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道猶行列也故婦人來嫁已伯叔之列卽謂之母也來嫁已子姪之行卽謂之婦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孔氏曰此論兄弟之妻在已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旣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

父之妻名名兄妻爲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鄭註喪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也

嚴陵方氏曰嫂雖少當敬忌如叟故於文從之是乃所以別嫌歟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人道所以相治而不亂者以是而已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故也

金華應氏曰人固有幼而無依年之長幼或甚

遂絶兄當撫幼弟如父故康誥以兄不念鞠子哀爲大不友嫂當撫幼叔如子故唐賢有鞠於嫂以有成以母服報之恩禮可以有加而名卒不可變者天倫自然之序非人所能移也此其所以莫懲於正名也

春秋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隱公二年

公羊傳 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何氏曰稱女未離父母之辭在塗稱婦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入國則尊尊

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

庭棟案僖公二十五年宣公元年傳皆曰其稱婦者何有姑之辭也蓋婦有服事之義服從於夫與服事於姑其義一也故至國猶稱婦者對姑之辭也

春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公

胡氏曰自逆者言則當尊崇其匹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言則當移屆逮下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所謹也

公羊傳 其稱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何氏曰明子尊不加於父母

後漢書列女傳 周郁妻者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

庭棟案新婦之稱本國策衛人迎新婦

白虎通 妻者何謂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故舊之者老人之稱也稱夫

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說文 壻女之夫也從士從胥闕一知十爲士胥者有才智之稱故謂女之夫爲壻

趙宧光曰壻從士從胥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夫也又曰壻與婿同謂女之所胥故從女從胥

方言 東齊之間聟謂之倩 聟卽壻字

郭璞曰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聟爲卒便是也

卒便一作卒使

周書皇后傳宣帝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宣政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曜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宏贊柔德廣脩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竝加太爲帝遣使持節冊后爲天元太皇后

唐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氏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即宜區別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以此例稱從之

宋史禮志舊例長公主凡有表章不稱妾禮院議謂男子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室伯叔近臣悉皆稱臣即公主理宜稱妾況家人之禮難施於朝廷請自大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各据國封稱妾

徽宗詔曰熙寧初詔改公主郡主縣主名稱當時羣臣不克奉承近命有司稽考前世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可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其稱大長者爲大長帝姬出降日增家具五禮脩表如儀

野客叢書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爆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翁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旣朱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秦會之有十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

花谷摭遺歐陽永叔嘗曰今人呼妻父爲岳公以泰山有丈人峯也呼妻母爲泰水不知出何書

庭楝案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上怪而問之鎰無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時人因稱婦翁爲泰山後遂仍其名耳若以泰山有丈人峯故有是稱凡卑幼於尊長皆稱丈人豈定屬婦翁哉

虞氏偶得漢廣川王云去疾爲幸姬陶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昏禮通考卷第十八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九

嘉善 曹庭棟 輯

壻見婦父母

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

鄭氏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覿見也

賈氏曰壻不親迎過三月往見婦父母必三月者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外舅姑自此至敢不從並是壻在婦家大門外與擯者請對之辭

敖繼公曰不親迎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壻見見於婦之父也親迎之時主人迎壻以入母立於房外壻奠鴈而降是亦見婦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壻須別見故於此時爲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三月而廟見故此壻之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爲節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乎昏姻者壻婦兩家相於之通稱覿者卑見尊

之辭

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賈氏曰未得濯溉于祭祀者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故未敢見也請吾子之就宮者使壻還就家是欲往就見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鄭氏曰命謂將走見之言

賈氏曰上擯云得爲外昏姻是相親之辭今又

云非他故是爲壻而來見彌相親之辭也

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鄭氏曰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敖繼公曰得爲昏姻則異於賓客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摯亦異於賓客此云之故上云之數疑有一誤

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

鄭氏曰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

敖繼公曰壻入門亦入門左也似脫一左字壻於主人長幼不敵如降等者然故奠摯而不授恐主人先拜故不敢入庭深也東面奠摯象其東面訝受也聘禮私覿私面必北面授幣其始也或北面奠之是其例乎

擯者以摯出請受

鄭氏曰欲使以賓客禮相見

賈氏曰案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臣禮辭之乃出由門左西向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

敖繼公曰受謂主人欲親授之也壻既出擯者

東面取摯以出西面於門東其辭蓋曰某也使某請受

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賈氏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云出者已見女父相見訖更與主婦相見也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鄭氏曰主婦主人之婦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

敖繼公曰扉門扇雙謂門單謂扉扉上似脫東字立于其內示內外之限也不言西面可知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

鄭氏曰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

庭煉案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曽親迎者已見婦父母不必復行壻見之禮乎抑見亦可以無常期乎夫親迎所以迎婦記言父母承子以授壻雖已見婦父母其實未行壻見之禮故婦入三月壻執摯往見不親迎者固然親迎者亦無不然是可以義推者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

吳默曰此尚書亾篇不稱書曰者如汝其于予治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殺越人于貨惟不役志于享帝館甥于貳室並酉一于字可

庭煉案爾雅妻之父爲外舅謂我爲舅者我謂之甥也故壻亦名甥儀禮壻見婦父母婦父稱之曰吾子自稱名曰某又曰辱曰請曰走見固以客禮待壻也夫壻有子道舅有父道尊卑之分固自秩然而禮辭曰外昏姻又妻父爲外舅謂之曰外明其不同於本族之親古人制禮其防微杜漸之意微矣今觀舜尚見帝是壻見也迭爲賓主是有客禮也帝王之於匹夫且如此而況士庶之家乎

詩歸寧父母

毛氏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孔氏曰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

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庭楝案女回省父母曰歸寧無與壻偕往之禮故春秋齊高固因叔姬歸寧而俱來經傳皆譏之今俗有轉拜禮壻婦同往不爲失禮者何壻因見婦父母而婦亦偕至與婦歸寧而壻亦俱來其義實不同也

春秋 冬杞伯姬來 莊公二十七年

左傳 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 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何氏曰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旣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大歸者廢棄來歸也

春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宣公五年

杜氏曰叔姬歸寧高固反馬

孔氏曰傳言來反馬也據高固爲文耳嫌叔姬亦爲反馬故辨之二者各有所爲而且相隨行耳

左傳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孔氏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旣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

庭楝案鄭氏曰士昏婦車出於夫家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故有留車反馬之禮據此則反馬惟大夫以上有之士昏無其禮也又孔氏曰大夫以上嫁女謙不自安留馬以備出棄然則士之妻何獨無

所用謙而自以車送之乎是皆理之不可通者故何休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法愚謂此叔姬歸寧高固相隨而來蓋男無從女之禮春秋所以譏也

武林舊事 理宗時周漢國公主旣下降三朝公主駙馬並入內謝恩宜賜禮物賜宴禁中外廷奉表稱賀賜宰執親王侍從內職管軍副都指使已上金銀錢盛包子有差駙馬家親族各等第推恩

雅釋 女以五月五日回省父母俗謂之歸寧

程子昏儀 翌日 成昏之次日 壻拜於婦氏之門

庭棟案程子昏儀親迎之夕壻於婦黨諸親已相敘私禮則翌日之拜又何義也江南風俗於成昏之次日壻往婦家拜其父母謂之謝親俗禮相沿其以此歟

司馬氏書儀 明日(壻見之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皆有幣婦父迎送揖讓皆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內壻拜於門外次見妻黨諸親拜起皆如俗儀無幣見諸婦女如見婦母之禮(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亦不當行私禮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也)

庭棟案溫公居家雜儀云凡受女壻拜立

而扶之扶謂攜策也茲曰跪而扶之豈初見禮又有異耶

朱子家禮 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皆有幣(儀節同書儀)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儀然後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幣婦女相見如儀

邱氏濬曰鄉俗有尊壻太過者有卑壻太甚者今酌中道著為儀節

壻見儀節(其日壻往婦家至大門外立侍者先入)壻至出迎(婦父出大門外迎之)揖壻請行(揖壻入先行壻從之從者執贄幣隨入婦父升東階壻升西階)各就位(婦父立於東少北壻立西少南)四拜(婦父跪而扶之)奉贄幣(從者授壻壻以奉婦父受以授從者)見外姑(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內壻拜於門外)四拜奉贄幣(壻以幣奉婦母從者受以入○禮畢婦父引壻見於祠堂然後見婦黨諸親)

壻見婦黨諸親儀節(婦父引壻回廳事有尊長則就所居見之)見尊長四拜(無幣)卑幼見(皆再拜或答或跪而扶之聽婦父所命)

陳氏禮書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腒與夏行腒鱐同意臣之於君奠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授贄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

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親迎稱賓則贄以鴈三月然後稱壻故贄以雉

金華鄭氏家範 婦於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弔勢不可已者則弗拘此

暖姝由筆 今人娶婦之明日壻率妻具禮物同至妻家拜禮名拜門亦曰回門又名轉馬若在鄉地遠者或壻獨行有之或擇別日有之

遼史禮志 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為昏主凡當奧者媒者致辭之儀自納幣至禮成大略如納后儀擇吉日詰旦媒者趣尚主之家詣宮俟皇

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見進酒訖命皇族與尚主之族相偶飲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壻率其族入見致晏於皇帝皇后獻贐送者禮物

元典章 壻見婦父母廟見之明日也婦之父母受壻拜餘儀合依朱文公家禮行

明諸司職掌 親王與妃回門禮物用花銀三百兩雜色紵絲三十二疋北羊四牽酒四十瓶果四合其日內官先將禮物至妃家王與妃儀仗導從如常儀王先行至妃府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從之至正廳王立於東西向妃父立於西東向王於妃

父母前四拜妃父母立受兩拜答兩拜禮畢王中坐其餘親屬見王四拜王皆坐受妃入中堂於父母前四拜父母正面坐受其餘親戚見妃各序家人禮

明史禮志 公主出降第十日駙馬朝見謝恩行五拜禮

明集禮 婦至之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至大門外賛禮者入告婦父出迎揖壻入執幣從其後婦父陞西階壻陞東階至廳相向立婦父在西壻在東賛唱鞠躬四拜平身壻鞠躬四拜興平身婦父扶壻興從者以幣進授壻壻受幣進於婦父婦父受幣以授左右賛禮者引壻入後堂門外少俟從者執幣以從婦母出後堂南向立賛禮引壻入堂前楹北向立賛禮唱鞠躬四拜平身壻鞠躬四拜興平身婦母答拜訖從者以幣授壻壻受幣進授婦母之左右訖壻出次見婦黨諸親皆如賓客相見之禮（此庶人儀也品官壻見婦父母之禮闕）

屠氏鄉校禮 壻往婦家婦父出迎揖壻升堂壻四拜婦父跪而扶之獻贄幣入見婦母婦母出後堂西面立壻入堂前楹北面立四拜獻贄幣

呂氏四禮疑 婦黨之拜皆四不已隆乎婦尊可也

自註四拜不宜泛施今宜於婦祖父母及婦父母餘皆再拜

外祖父母外父母非外之也乃祖父母父母之也祖父母父母無二故外以别之壻與婦父母均禮衰世之薄俗也禮稱三族分殊而尊同鄉先生父執且受拜也婦父母不得當尊可乎簡倨以陵婦翁有由來矣

自註家禮壻四拜婦翁跪而扶之似不便不如受其再拜不答拜侍坐隨行呼行或呼字

壻見妻母妻母闔左扉而立於門內壻拜於門外古者執友之子子之執友皆升堂拜母未聞如此內外之嚴也妻母答拜不受何也今制親王回門拜妃父母四拜立受兩拜民間妻母乃答而不受乎不可曉也

朱文端曰案冠者見于母母拜之婦見舅姑舅姑拜之況外父母之於壻可受而不答耶闔左扉男女之別也後世子婦避翁猶此意也且初見如是燕見則殺矣又禮無不親迎者曰若不親迎其有他故非得已也不親迎而後見是親

迎者可不見也豈謂親迎已見妻父母無待三月之見歟朱子謂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奠鴈之拜妻父不答以非見己也豈得因親迎而遂缺三月之見乎家禮明日往見謂婦見之明日也以三日易三月也

從先維俗議今之所謂翁壻古之所謂甥舅也其服制甚輕而恩義甚重故俗呼壻爲半子律許配嗣子而分翁之半產此岳父之稱所由歸也惟其分重服輕故五方相待之體頗别大槩列子行而隅坐者什之八九分上下坐者什之一抗賓主禮者一之半患以情理揆之婦翁之服雖不與期親尊長同而受恩多有過於期親尊長者齒亦多在父行豈不可當父執而可分上下之坐抗賓主之體乎今制亦等諸子姪甥男之見父叔母舅久别則行四拜禮矣惟親迎時暫分階而翁扶壻拜焉是故初見而權賓席繼見以稍子之禮而永列子行此體不可易也然固有中年喪偶繼室不由父聘而翁齒僅在兄行此則難當父事之禮待之以兄道可也在兄道則上下之坐可分矣復有衰年繼娶妻年與子女齒同而翁齒反入

弟姪行此又難當兄事之禮而待之以友道可也在友道則賓主之席可抗矣此皆天則之自然而禮可以義起者也

庭棟案世俗之情壻於婦翁不患不尊特患過尊不患不親特患過親經言壻見婦父母之禮所以酌乎尊親之分而不使過焉者至於年齒長幼獨不之及豈以翁壻固有定分在也管志道此議以繼娶婦翁較量年齒長幼自謂禮以義起實失翁壻之分於義何有

壻見婦家祠

程子昏儀賓至主人揖入升階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於廟

庭棟案此言賓至者壻親迎至婦家時也見於廟者見婦家廟也婦未至壻家廟見壻先見於其廟可乎程子此儀不知何所見而云爾也

張子全書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緦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祠居者朔望當拜

庭棟案壻居婦家朔望猶拜其祠則成昏以後初至婦氏當有見廟之禮矣今俗因禮經不載往往以壻拜婦家祠爲可恥乃未明大體者但同居而朔望亦拜似屬太過蓋婦家祠猶儐儐如此於己家祠更有何禮以處之乎

屠氏鄉校禮其日壻見婦父母禮畢婦父引壻廟見婦父先焚香四拜訖壻立兩堦閒四拜出

邱氏家禮補按禮止有壻見婦黨諸親之禮而無廟見之儀夫以女適人生者既有謁見之禮而於死者漠不相干似非人情況又有已孤而嫁者乎今補之

壻廟見儀節婦父引壻至祠堂前婦父拜鞠躬再拜跪上香告辭曰某之女某若某親之女某壻某來見俯伏興新壻見壻立兩階間鞠躬四拜禮畢

呂氏四禮疑壻見婦家祠堂報禮也主人不以不引壻見先告祠而壻自行之

自註儀禮缺而家禮補之極是主人不以不敢以父道牽壻也

醴壻

儀禮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

鄭氏曰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

賈氏曰冠昏燕射禮酬賓皆有幣故鄭云異於賓客也

敖繼公曰及當作乃字之誤也於壻之出主人送於門外因請醴之醴之而一獻親之也主婦薦示夫婦共此醴也奠酬壻奠主婦酬觶於薦東也無幣者嫌其如士冠醴賓一獻之爲也此禮畧如舅姑醴婦之禮而無俎

壻出主人送再拜

敖繼公曰壻奠酬卽出送謂送於外門外

朱子家禮婦家禮壻如常儀書儀同

邱氏濬曰婦家禮壻儀節其日預設酒席如時俗之儀婦父曰令備薄酒敢體從者壻辭之不獲壻各日敢不從命壻拜鞠躬再拜婦父答拜各就位婦父立東階上壻西階俱北面主人酌酒婦父洊酒以奉壻壻起席未受之而揖又遍揖在席諸親壻跪壻跪而飲婦父以一手扶之啐酒興揖平身壻酢酒壻降階洗盞酙酒以奉婦父婦父受而遍揖在席者跪壻跪婦父以一手扶之飲訖興壻起婦父以盡置酒案上請升席婦父及諸陪者皆席於東序壻獨席於西序少南近階執事者行酒或三行或五行

進饌如時俗儀酒闌壻起拜謝鞠躬再拜婦父跪而扶之答壻幣或巾服幣帛之類隨宜壻受之以授從者鞠躬再拜亦跪而扶之送壻至大門外揖平身

庭棟案俗禮壻見用幣者以幣爲贄所以代雉婦父母亦以幣答壻此何義耶儀禮醴壻奠酬無幣鄭氏註曰無幣異於賓客謂冠昏燕射之等酬賓皆有幣而婦父母不用以酬壻者正所以親之不以賓禮外之也邱氏儀節有答壻幣似非禮意

明集禮婦家設酒饌禮壻各隨貧富之儀

庭棟案蕉子醴女醴婦此禮之大節至婦家醴壻不過尋常賓客之獻酬而已故書儀家禮止言禮壻而不著其儀而集禮亦云各隨貧富

居氏鄉校禮婦父與壻獻酬如賓主禮壻跪而受酒婦父及諸陪者皆席於東序壻獨席於西序少南席終壻再拜謝婦父以幣答壻壻復再拜謝婦父送至門外壻揖別

昏禮通考卷第十九終

嘉善　曹庭棟　輯

贅壻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庭棟案史稱淳于髡以身爲質曰貧不能具聘禮然則就昏婦氏戰國時已有之又秦本紀二十三年發諸嘗逋亾人贅壻賈人杜甫詩云倚著如秦贅黃庭堅詩云世情傲秦贅蓋身贅婦家秦人所賤云

漢書賈誼傳商均遺禮義弃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顔氏師古曰出贅出作贅壻也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所應有也或曰贅質也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

庭棟案老子曰餘食贅行河上公註曰行之無當爲贅夫陰從陽女從男本自然之理出贅婦家不亦行之無當乎六書故曰說文贅謂以物質錢从敖敖者猶放放貝當復取之壻稱贅者就婦家成昏復偕婦

以歸之謂歟

晉書禮志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昏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庭棟案劉向曰雖人君之女不可居以致夫即此意也唐侯高將嫁女曰吾一女愛之必贅官人夫以愛女而失其夫婦之禮亦愛之不以其道矣後漢書高句麗傳其俗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晉書林邑國傳貴女賤男婦先聘壻觀此則知壻贅婦家自非禮之正而或事出不得已又未可執此以致失時耳

岳陽風土記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招壻舍居然男子爲其婦家承門戶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庭棟案岳州南鄰蒼梧之野古三苗國地吳錄云晉分長沙之邑爲巴陵等縣即其地也聲敎所訖涵濡已久范致明生於宋代所記當時風土何尚如此耶陳無己詩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其是之謂歟

金國志壻親往成昏留於婦家執僕隷役雖行酒

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

庭棟案此乃金之初與土俗也

元典章至元八年九月尚書禮部契勘人倫之道昏姻爲大節切見目今作贅召壻之家往往蓋是貧窮不能娶婦故使作贅雖非古禮亦難議革擬合令權依時俗現行之禮而行

庭棟案今贅壻非盡貧窮之家其行昏禮同牢合巹無異娶婦宜也至於見婦父母亦俟厥明則非矣蓋婦有棄道故未成婦不敢以婦禮見舅姑壻無棄道故入門當即執壻禮以見婦父母且禮稱壻親迎其父母承子以授壻豈贅壻而可不承子以授乎則當夕即宜見奚俟厥明也至於見婦家祠亦當於入門時行之儀節俱詳前卷

元史刑志諸有女納壻復逐壻納他人爲壻者杖六十七後壻同其罪女歸前夫聘財沒官

明會典凡招壻須憑媒妁明立昏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許出贅如招養老女壻者仍立同宗應繼者一人承奉祭祀家產均分如未立繼身死從族長依例議立

辥氏筆餘貢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夫贅壻爲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贓吏同條漢人之輕贅壻如此傷哉貧也

從先維俗議壻入贅妻家則翁亦有父道其拜可以立受而以揖答之否則或以全答或以半答而亦有但以揖答者當以貴貴賢賢之兩義參之

庭棟案婦翁與壻分有尊卑禮有定體貴貴賢賢之義豈所施於此哉管氏此議滅尊卑之分而啓勢利之端矣非禮孰甚

納女

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

孔氏曰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鄭氏曰猶致女也知壻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

公不親迎故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主人之謙辭耳故每言備焉備者所以備其乏也

山陰陸氏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姒之事也曰備酒漿諸侯宏有禮樂之事焉曰備埽灑下於夫人有事人之道

長樂陳氏曰納女而不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於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于人而已此所以畧而不言

廬陵胡氏曰鄭云壻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之

故其辭云云竊意不然詩文王親迎春秋不親迎則譏之古未有壻不親迎之禮

庭棟案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蓋謂壻不親迎女家遣人致之也杜氏春秋註曰女嫁三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蓋謂禮無壻不親迎女氏自致之者與鄭說異夫親迎禮也或有他故女氏亦可遣人致之但男氏必先遣人迎之春秋書逆女是也有逆則有送致女猶送女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遂啓疆曰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是也是不親迎者也記曰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婦父母則不親迎自古有之胡氏謂古未有壻不親迎之禮亦泥矣敖繼公以爲不親迎指無父者故昏義云子承命以迎親迎必受父之命也此說亦未然父沒則受命於廟即是受父之命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受父命哉鄭註士昏禮於不親迎無一辭及之蓋不親迎則遣人致女乃事所恒

有不獨天子諸侯大夫始有是禮耳然苟無他故援此而遂爲廢禮之漸則殊乖古人致女之意矣

詩　俟我於著乎而首章　俟我於庭乎而二章　俟我於堂乎而三章

東萊呂氏曰齊俗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於著所謂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俟於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俟於堂升階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導婦以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

皆俟之

庭楝案詩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夫不親迎則致女而風人譏之者以其本無他故可親迎而不親迎也李迃仲曰當是之時親迎之禮廢詩人猶以爲刺是猶知有親迎也降及叔世不知親迎爲何如其禮之廢恬不之怪則知後世之不如古也空矣

拜時

通典昏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晋及於東晋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際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宋齊以後斯制遂息

庭楝案晋王戡曰拜時未爲備禮暫一致身交拜見於舅姑而已吳商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不得與娶婦者同也據此乃婦往壻家與壻交拜見於舅姑者也又晋鄭澄問范甯曰弟女當適武昌孫兒留去年

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答曰拜時雖非古壻婦交拜亦敬愼重正旣親拜舅但未見於姑然夫婦之分定矣據此是壻父率其子往女家壻婦交拜見於舅而未見於姑者也拜時之禮本晋魏間敝俗其禮無可詳考宋史女㓜許嫁未昏而養於壻氏曰養婦似與拜時同但所謂拜時者良吉之時不過先行拜禮養婦則竟就壻家以待年今貧民昏配恒多出此傳曰禮不下庶人無責耳矣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禮經昏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晋以來或爲拜時之婦或爲三日之昏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晋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準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以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昏成吉於夫氏準於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卽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或曰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昏矣雖同牢而

食同衾而寢此居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亾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責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此春秋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

庭楝案拜時婦者未成昏禮先拜舅姑三日婦者已成昏禮未見舅姑議者較其輕重以拜舅姑爲重誠所以尊其親也朱子以爲昏禮是從下做上去其初且自行夫

婦禮然後見舅姑然後廟見蓋謂有夫婦而後有舅姑有舅姑而後有祖先乃自然之次序若已拜舅姑便爲成婦只據後半截言之遺卻前半截所以成婦之義矣況拜時之制本權宜苟且之舉魏晉之間議者雖多而欲折衷於至當宜其難也

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爲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通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準女在塗之禮齊衰大功三月旣葬可迎婦按禮記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如何禮父母旣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衽席之接不當歸葬於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卽位哭又齊衰大功之喪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

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旣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閡於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昏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爲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旣正卽宜一揆其衾禱未接歸葬其黨又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騰周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牋曰魏騰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遣喪卽是其例夫拜時之禮

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爲此
制以固昏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
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門委質有定
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
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又宋庾蔚之謂
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
從省以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
之婦則與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晉
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已及好

歲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
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爲難故爲此
議拜時出於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
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
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成禮便當迎是長
還也惔答云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
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自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
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
九伯實得征之卽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
拜受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
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卽
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令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
未拜舅姑未爲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
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
典禮爲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
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
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
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
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閡
耳不得同之初昏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

大功服若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
昔中朝許侍中等嘗議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
爲疑倚傍禮經甚有理據

庭棟案已上二議本爲喪禮而發然拜時
之義可以互參故附錄於此

元史刑志諸轉嫁已歸未成昏男婦者杖六十七
婦歸宗聘財沒官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終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嘉善　曹庭棟　輯

嫁娶遭喪

曾子問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鄭氏曰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

孔氏曰禮各宜以敵彼父死則此當稱父遣使彼母死則此當稱母遣使弔也壻已葬哀情稍殺故致命女氏夫婦有兄弟之義詩云如兄如弟是也壻免喪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前已致命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亦葬後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取女免喪壻父母亦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取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己故也

羅氏欽順曰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蓋弗取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言雖未及可以義推也

徐氏師曾曰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矣乃謂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爲禮乎遲之三年而後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循舊議之爲便乎人情事理皆有未安也

朱文端曰男女昏姻時爲大摽梅之迨吉畏強暴也綢繆之詩曰見此良人見此粲者謂不圖今夕得見出望外也是知愆期之患方大耳況室家嗣續所關綦重年三十二十矣父母之心能毋汲汲又或親老待養井臼之供不可缺女父母老且死無期功親族可依必遲之三年豈徒情有未安勢有不可天時人事常出意外假而烽煙乍起饑饉薦臻轉徙流離之不免相待也不相負乎壻之辭爲女計女之辭爲壻計也

古人之厚道也或曰納幣矣因喪而易之貞婦義夫當不其然曰同牢而後成妻廟見而後成婦未親迎尚未爲夫婦何不貞不義之有曰律嚴悔昏何也曰此後世爲不信者防古人未嘗有是女子已嫁爲其父母降服期若在室則服斬衰猶然子耳知禮君子忍以已喪累人子乎曰果爾何以許而不嫁既不嫁又何以許爲曰不嫁者禮之常也苟有故如所謂女無依男不能待強暴之汙可慮烽煙饑饉出於意外則竟嫁矣許諾者不敢必三年中必無故也幸而無

故不敢遽嫁此女氏之自處以禮也男與女各盡其道於此見古人之厚禮意之周焉禮也二字兼男女言之下段一氣讀申明上文不敢嫁之意免而請弗取而後嫁正見未免未請不敢嫁也曰女不敢嫁壻何爲而不取曰致命而許之矣又從而取之何以處夫有故而嫁者曰請而取於義無害乎曰始而謝之禮也女氏再請則復行納幣禮如新議昏誰曰不宜待而弗嫁者經常不易之道也有故而輒嫁者權也權以濟經斯精於禮者矣細玩禮也二字聖人之意重在敎人不得遽嫁謂夫苟非有故不得假惡期之說而別嫁別娶也語意最斟酌無弊然以行於今日則斷不可秉禮者惟守此經常不易之道以防其流焉耳

庭棟案此章之義必遣使致命者因前既行請期之禮也嗣續也夫婦有兄弟之義不得嗣爲兄弟者有父母之喪不得續以夫婦之禮也許者可其意諾者應其辭弗敢嫁者不敢執此已定之吉日也壻弗取者餘哀未忘姑緩其事也而後云者此後

蓋復有請期之禮嫁之之字卽指壻言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義可互參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父母死則反奔喪服期

孔氏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子在塗非復在室故爲父母皆期

徐氏師曾曰壻父母死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昏而婦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壻家若今童婦除喪而後成昏

朱文端曰女父母死亦服深衣縞總而奔喪齊衰不杖期除喪而歸壻俟於堂不復親迎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不聞喪卽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復猶償也過時不祭以重喻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氏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曾子又以初昏遭喪不成禮疑除喪更爲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祀鬼神祭重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

熊氏曰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者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

黃氏叔陽曰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親舅姑與廟孰爲輕重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卽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見之禮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朱文端曰愚按合室衰麻哭踊而壻與婦盛服成昏苟有人心奚忍出此改服卽位天理人情之正也至除喪不復昏禮所謂昏禮者註云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古者廟見於三月之後若除喪而昏昏之日卽

廟見無待三月況婦入門雖未成昏無不見舅姑之理舅猶可也寧有期年九月之久婦姑隔絕不相見者乎既相見矣能弗拜乎意既殯喪事稍就以深衣見舅姑除喪合巹不事陳設贊拜註言飲食之道正謂陳設贊拜之儀非謂同牢之禮盡可廢也

梁書顧協傳協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年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

開元禮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素服縞總以

赴喪其衰服與婦之禮同也壻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壻親迎未至而有齊大功之喪則壻改服於外次女改服於內次旣虞卒哭壻入束帶相見而已不行初昏之禮

唐會要建中元年九月時縣主將嫁旣有吉日所司供設已備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命改用中旬或奏曰禮物已備供帳已設撤之倍勞且殤服不足以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十二月出嫁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朱子答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據

呂枏禮問楊秬曰友有娶妻他縣者女在塗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反夫則居廬於喪除喪而後昏禮也今子之友奚爲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於墓曰善哉可與幾禮矣

庭棟案記言除喪不復昏禮古人之質也呂氏云除喪而後昏今人之文也文質不同而同歸於禮故曰禮也

喪中不嫁娶

春秋冬公如齊納幣（莊公二十有二年）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范氏曰公母喪未再朞而圖昏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昏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楊氏曰士昏禮有六此傳不云納吉者直擧四者足以譏公故畧納吉不言之或以爲諸侯與士禮異者非也

廬陵李氏曰昏禮有六而穀梁曰四者備而後娶納幣卽納徵逆女卽親迎春秋止書此二禮者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擧重之義也

左綿趙氏曰母喪未除而求昏於齊不孝也納幣不親而公親之非禮也雖孝與禮聖人不以責禽獸而春秋垂萬世之典非爲莊設也爲萬世重父子之親垂昏姻之教因不孝以致孝因

非禮以致禮春秋之意也

【春秋】公子遂如齊納幣文公二年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何氏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

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大吉者合二姓之好傳之無窮故爲大吉主於已者主於已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也變者變慟哭泣也

【春秋繁露】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案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

孔氏曰經文大功據已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故鄭註同之謂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

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從祖兄弟父子俱爲小功若父齊衰子大功則不可若父大功子小功可以冠嫁未可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小功已緦麻灼然合取可知下殤小功謂本齊衰重服降在小功不可冠嫁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其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理不可冠嫁矣

横渠張子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疑大

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窔直云父大功之末
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巳小功之末也而巳之
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
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
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巳雖小功旣卒哭可以
冠取是巳自冠取也
陸氏佃曰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
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祖姑是
也大功之末在身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
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

婦不可以取婦也巳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
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
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陳氏曰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然
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旣言
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
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巳身言舊說父及巳
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
黃氏曰抄末謂卒哭之後大功據身言小功據父
言孔氏謂互而相通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
可冠子嫁子父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
子與取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取婦有酒
食之會涉於歡樂也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
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小功本齊衰
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
通典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晉范甯問
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
出今乙亾如鄭氏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
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
答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

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
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
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
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
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
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理何居蔡答曰服有
降有正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當舉其一
例無爲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
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之也鄭君以爲
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也案長殤大功

亦齊衰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娶不言長殤不可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事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娶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已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爲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

大功末可爲子娶婦議○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爲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答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崧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衰絰之中推此而言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敎本敬始之義毎於冠昏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案大功之末當未忍爲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爲子娶耳）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旨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晉謝奭問車胤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否答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之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昏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祖爲昏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昏鄭尚書曰祖爲昏主女父不與昏事意謂

可昏周續之曰禮巳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爲家主於理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客或理可通耶

君父乖離不知死亾昏議○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不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巳設此疑鄭康成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絶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

晉書李胤傳胤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浮海莫知

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亾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胤遂絶房室恒如居喪

庭棟案父子乖離情類居喪不得竟自昏娶苟祖曰至父年及壽限如中壽百歲行喪制服若然則昏娶當在制服之後矣然父年及百歲其子大抵年過週甲至是而後制服服除而後昏娶亦非所以繼後嗣之道故處禮之變若李信者可謂善矣附見於此與居喪不嫁娶並參

晉書載記石勒旣僭稱趙王下書禁國人不得於喪中昏嫁

南齊書禮志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期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期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因並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期喪降在大功者昏禮廢樂以申私感通以前典詔依議

梁書賀瑒傳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瑒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巳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

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冠自嫁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嫁子而塞其自冠自嫁是琰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之小功則不

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輿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若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琰之所疑也遂從琰議

隋書禮志梁武帝大同六年皇太子啓謹案下殤之小功不行昏冠嫁三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小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龢立議大功之末可以娶婦於時博詢咸同龢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

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
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嫁降無疑皇子聘納亦在
非碍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務爲通耳徐爰王
文憲並云朞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昏嫁於義乃
爲不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
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曩已詳悉
太子今又啓審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昏冠
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朞服故不
得有三吉之禮況本服是朞降爲大功理當不可
人間行者是用康成逆降之義雜記云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此謂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
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
娶婦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簡出
大功之身不得娶婦後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
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娶婦故有出沒昏禮國之
大典宜歸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輒復有干啓
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以爲法

唐書于志寧傳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氏
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
年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今議者云公除從吉

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
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昏非人情所忍於
是詔公主待服除乃昏

舊唐書張茂宗傳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
馬都尉張茂宗緫在母喪聖恩念其亾母遺表所
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卽吉就昏者伏以夫婦
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於詩首王化所先也
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五服之重者人道
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
制昏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壘衰奪情

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
爲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願抑茂
宗亾母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
昏德宗不納

東都事畧英宗在藩有言宗室可嫁娶者宋敏求
以爲不可旣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變
服而練可以嫁娶矣以前後議異降秩一等

宋會要元祐八年蘇軾奏曰臣伏見元祐五年秋
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
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昏娶右臣伏以人

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爲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昏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旣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

之釋喪而昏娶是誘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

[龔熙仲中吳紀聞]余祖姑已許嫁顧沂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

[東谷所見錄]父母垂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乃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賓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此異類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間亦有焉恬不以爲怪也悲夫

張仲嘉曰或問李氏東谷之言立人倫之大義爲賢者責也如或男家實無人主司中饋或女子無父母并無至戚可依又有年過及笄者雖曰守禮一時恐致反生他釁亦當有變通之術否愚案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今遭此者當親病未危之時卽宜遣媒氏通言迎娶之事及親之

尚在使得見成禮倘遂至不幸或卽援親迎在塗之說迎婦成服執喪以待年則可若遂歸房而偶處則斷斷不可矣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

[元史成宗紀]大德四年十二月晉州達魯花赤捏古伯紿稱母喪歸迎其妻事聞詔以其數傷彝倫罷職不敘

[元史刑志]諸遭父母喪忘哀拜靈成昏者杖八十七離之有官者罷之仍沒其聘財婦人不坐

諸服內定昏各減服內成親罪二等仍離之聘財沒官

[明會典]弘治二年令有訐告服內成昏者如親病已危從尊長主昏招壻納婦罪止坐主昏免離異若親死雖未成服輒昏配仍依律斷離異

[明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埱奏弟大冶王季塽擇武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孟熚薨逝季塽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

受候服滿成昏從之

[四禮約言]田閒細民亦服內昏娶名曰借親有弟娶嫂兄娶弟婦名曰就昏就昏本元朝惡俗斷不可行或問有當喪而家貧親老萬不得已須借親者又或相繼當喪男女長而無倚則奈之何曰此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但亦須在葬後至就昏之不可雖已聘未嫁名分既定亦非理之所得爲者

[姚翼家規通俗編]齊衰之喪冠昏皆廢大功之喪則行冠而廢昏世有喪中納徵喪畢而親迎者此雖不犯王法而忘親一也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一終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二

嘉善　曹庭棟　輯

未昏死亾

周禮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氏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

賈氏曰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

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

四明史氏曰男女生爲夫婦死則同穴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不經之甚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著舒而合葬者

王氏昭禹曰昏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殤而死者乃妄爲嫁娶豈禮意乎

曾子問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

孔氏曰婦既死於已殯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唯服齊衰而已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示之未成婦禮見其不

敢自專也

朱文端曰既爲服期矣猶以未爲婦而歸葬何也古人族葬以昭穆合葬則未爲婦以中殤之位葬之則又不可故歸葬焉然與其歸也毋寧以中殤之位葬必曰未成婦也而出其尸忍矣且何以處婦之無所歸者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孔氏曰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

未有三年之恩也以壻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黃乾行曰齊斬而弔者義之重也既葬而除者恩之輕也

陳祥曰弔而未葬女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死不可即墓而生可即其室乎弔而返服而待葬而除焉可也斯禮之正也

朱文端曰壻弔女宜也壻死而女弔不能無疑

焉在塗為婦故父母死反而服期在室為女故壻有父母喪使人致命曰不得嗣為兄弟婦人不出竟而弔人禮也今壻死而弔弔也與哉婦娶其夫也既已服其服而娶之矣是未亡人也既葬可輒除乎除而嫁可謂貞乎予長女幼許李氏年二十已納幣有吉日以前室喪而止越二年壻卒時予官秦中又逾年而歸將擇配女泣然涕零以守義請予曰爾讀曾子問乎女未成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得可即其室乎又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未聞未嫁有守義之禮也女默然不語卒不可奪乃聽之此賢智之過也雖然可以為難矣

通典 已拜時而夫死議○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昌孫兒喪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著何服范甯答曰禮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衰也謂既親拜舅寧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為重於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旁親復云何昔荀啓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議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禮

有因革意謂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於拜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拜時出於末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有此變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損益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為後事之元龜尋今人拜時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案記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兩相依準至於三月廟見鄭氏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

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親尚存豈容借言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譏詡長迎爲非則是駿於準禮而貴於衆失可得然乎記云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之女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而死不祔於皇姑壻不杖歸葬於女氏示未成婦鄭氏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苟以今失爲是而以古禮先儒爲非則未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旣女交拜亦敬愼重正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婦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

則女子可冒緣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爲壻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舅姑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不致敬又未忝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理同豈闕今人以爲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畢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恤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

祥日可赴哀而情敬申矣仲欣又書曰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後祭無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至同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今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昏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昏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旣以拜時準昏未三月則是

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準赴哭之例不得云異

陳書袁樞傳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昷主及昷並卒欲加蕆駙馬都尉幷贈昷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與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瞀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

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之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

庭棟案此本非未昏死亡之例附載以見封爵虛名生死猶不可假耳

舊唐書肅至忠傳韋庶人爲亡弟洵贈汝南王與至忠亡女爲冥昏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

五代史劉岳傳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冥昏之制歎曰昏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

庭棟案冥昏之制卽周禮所謂嫁殤是也古有明禁而鄭餘慶制之爲禮亦惑矣

宋史禮志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案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註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日格子春秋傳衛女許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當往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日格子曰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當出於此今也不然於禮過矣然則弔而未葬女則何居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死不可卽其墓而生可卽其室乎弔而返服待葬而除男娶女嫁斯禮之正也

餘山雜錄張莊懿公鎣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卽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

餘矣弘治間室春劉瑰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傅麗言女則已離母家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辯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罷予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格不下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明令洪武二年令凡已定昏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

刑統未昏而所許之夫死女合服斬於室既葬而
除或未葬但出殯即除之
齊家寶要女子有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者
敖清江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
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二者義也故曰可以死
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而
以死殉之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
庭棟案已嫁之婦夫死不再嫁禮也亦非
當以死殉也而況未嫁之女乎未嫁之女
夫死守貞余忠宣猶謂過於中庸而況以

死殉乎禮本人情情有所過即非禮之正
敖清江持以兩可之說豈立言訓世之道
哉

再娶

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
主婦可也
孔氏曰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
故也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
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猶娶故云無無主
婦言必須有也然此爲無子孫及有子孫而年幼
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曲禮七十老
而傳是也
河南程氏曰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
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喪服傳父在爲母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
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敖繼公曰喪妻者必三年然後娶禮當然爾非
專爲達子之心喪之志也蓋夫之於妻定有三年
之恩爲其不可以不降於母是以但服期而已
然服雖有限情則可伸故必三年然後娶所以

終胖合之義焉若謂惟主於達子之志則妻之
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
庭棟案金史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禁嚴
矣元明以來此制不行凡居期親之喪而
嫁娶者罪止於杖其居妻喪而昏娶者亦
不另立科條然違禮君子自可考經文而
知其義矣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
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
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

其子元請爲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巳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張仲嘉曰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喪妻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自遺之而違其本心哉萊州右長史于義方作黑心符黑心符者繼娶之別名其畧曰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嘗有抉篋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閱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

杵表酷歷歷可鑒爲夫者躭少姿入巧言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甚者害夫殺子禍綿刀鋸而怪且畏者曾無有也嗚危哉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

杜氏曰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孔氏曰妃匹也名通適妾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爲孟所以別適庶也繼室者妻處夫之室書傳通謂妻爲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釋例云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

庭棟案諸侯無再娶禮左傳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夫請繼室請再娶也不以媵爲繼室也晉書禮志曰秦漢以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以齊侯請繼室觀之則再娶三娶皆謂之繼室又唐韋公肅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故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則前娶後繼皆嫡也至大夫士庶本許再娶娶則爲妻妻者齊也通謂之嫡然繼室

之名不得而諱也
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
妻而生象
　庭棟案中古昏禮援據頗少而妻死再娶
　妻當時固已有之然有子再娶若瞽叟者
　亦足爲千古之炯戒矣
後漢書朱暉傳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
嘆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顏氏家訓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
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鬭鬩之

恥河北鄙側室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
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
飲食爰及昏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
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
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
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
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
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宋書后妃傳前廢帝何皇后孝建三年納爲太子
妃大明五年薨於東宮徽光殿時年十七謚曰獻
妃上更爲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
中郎長史太山羊瞻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袁偕惠
女爲保林廢帝即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
　庭棟案太子妃薨更置內職即繼室之意
　豈當時太子亦不再娶耶然有保林良娣
　二等不過備妾媵之數與繼室又不同
二程全書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
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
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以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
故不得已而再娶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亾

可以攝治故無再娶之禮
棣問程子曰再娶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
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再嫁
之約只約終身爲夫婦也但士大夫以下有不得
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
張子全書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
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
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
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
朱子全書天子諸侯不再娶亾了后妃只是以一

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大夫娶三
士二御得再娶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
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諸侯一娶九女老則
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合璧事類李行脩娶王仲舒女其後女亾仲舒托
行脩續親夢女曰可納小妹李遂續王氏昏

秋堂類纂歐陽修與王拱辰皆薛簡肅奎壻修先
娶其長女拱辰娶其次後脩再娶其妹故有舊女
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制妻亾服內

昏娶聽離

潛溪叢語客問曰娶妻必告父母禮也妻死再娶
妻必告前妻之父母禮與答曰禮固無其文也雖
然有之記不云乎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其義可
推也

庭棟案鄉黨僚友猶必爲酒食以召之前
妻父母親於鄉黨僚友可知故再娶而告
亦禮也且夫所以當告者明非苟合以重
此再娶耳與必告父母義本不同

明會典凡選娶繼配萬曆十年議准凡親郡王妃
病故而未有子者許選繼天順四年例止封爲繼妃不
給冊命冠服若元配題封之後未及遣官行禮病
故者親王繼妃准給冊命冠服仍遣官冊封郡王
繼妃止給冊命萬曆七年例如已有子不分嫡出庶出
俱不許選繼止照內助事例有妾推舉一妾無妾
奏選一人管理家事撫育子女不許請授次妃封
號弘治間例將軍中尉正配病故而未有子已經受封
未經成昏病故者俱許選繼如年五十以下子尚
幼小者亦許選娶內助嘉靖二十八年例若雖無子止選
內助妾媵者聽從其便正德四年例至於繼室病故而

復無子者亦止許選妾不許選繼其親王世子郡
王長子不分有無子嗣俱准選繼以共承宗祧俟
襲封之日遣官封爲繼妃世孫長孫亦照世子長
子例行萬曆九年例

嘉靖三十四年議准選到儀賓有未昏而郡縣主
病故娶將次女續親者聽仍准改給誥命

庭棟案宋制尚公主而主薨其夫不得復
娶明則郡縣主死許其續親立法寬嚴何
相逕庭乃爾

明典故紀聞都督同知馬良嘗以幼童侍憲廟於

青宮甚親暱後艮喪妻不數月娶繼室鼓樂聞禁
中憲廟聞知謂左右曰艮喪妻未久即娶夫婦之
情其薄如此他可知矣自是寵遂衰

[幾亭外書]凡喪妻未有子者宜遵古繼娶若既有
子止許蓄妾擇門風謹飭性行馴淑者買之即其
人果能賢令掌家務側室之名不可易也蓋所繼
之室多屬少艾子媳長者年或踰之事以母姑情
強禮反士君子行事當使天下之心胥安顧先令
一室之間勉強施受乎一室不安吾又何安之有
是故子女幼而不輕繼娶者防害也子媳長而必
弗繼娶者原情定禮也後有聖人不惑也

不再嫁

[易恒卦]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漢上朱氏曰陽奇一也陰偶二也陽始之陰終
之六五從九二終吉孰甚焉

江都李氏曰係應在二不能旁及它人是恒常
貞一其德從其貞一而終婦道也

沈氏該曰五陰爻也陰必從陽婦必從夫常也
從一而終正也守中從係婦人以之吉也

童溪王氏曰婦人之道守正從一此身有盡而
此道不改以此爲恒不知有它也此婦人之吉
德也

[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
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
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詩小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
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勿許故作是詩以絶
之

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兩髦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

朱子曰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父母
之飾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
至於死誓無它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
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
在或非父意耳

李氏迂仲曰風俗惡薄禮義消亾雖有七子之
母猶不能安其室若共姜者可謂難能矣後漢
蔡琰凡兩適夫然博學有才辯范曄載之列女
傳夫博學才辯乃婦人末節既失其大節而區
區末節何足道哉呂吉甫嘗曰匹婦不嫁無以

自存共姜乃衛世子之妻公室之婦其勢非不
能自存故以不嫁爲宜此說非也後世婦人有
改嫁者以爲飢寒所係殊不知飢寒所係者小
失節所係者大五代王凝妻不忍以手見汚於
人遂斷其手雖死不避況於飢寒乎以此見吉
甫之說又不然也

黃氏實夫曰共姜守死不貳雖忠臣正士無以
過其節孔子刪衛之詩而亦幸之淡也是其所
以首鄘風乎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以喻婦人雖
亾其夫而不可他適也髧彼兩髦實維我儀言

婦無夫不事膏沐自誓以此終其身也特言我
之特節如此不必作匹解

[郊特牲]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
夫死不嫁

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

孔氏曰信事人也者事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
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是婦人之德

馬氏晞孟曰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體信
以爲德然後可以事人也詩云懿厥哲婦爲梟
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無信也一與之齊
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
改

延平周氏曰信則無可變之道故夫死不嫁然
有不能自存者夫死而嫁可也此共姜之父母
欲奪而嫁詩人有柏舟之興蓋柏雖可以爲舟
特非舟之所宜共姜雖可以嫁特非共姜之所
宜以共姜有可以自存之道也

[家語]女子者順男子之敎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
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旣嫁從夫夫死從
子言無再醮之端敎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

已

王肅曰始嫁有醮禮無再醮者不改嫁事人

庭棟案孔氏禮記疏云有不得已而不得
不嫁者君子亦通之也此爲庶人言之也
蓋庶人有不得已而再嫁君子必無苟娶
之禮或問程子孀婦於理似不可娶如何
程子曰然凡娶婦以配身若娶失節者以
配身是已失節也故孀婦卽許再嫁君子
必不苟娶故曰爲庶人言之也所謂禮不
下庶人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裴駰曰飾文飾也省過也豭牡豬言夫淫他室若寄豭之豬也子不得母謂子不得以爲母

庭棟案始皇至會稽立石頌秦德其辭四言三句爲韻凡二十四韻中及男女之事者得四韻夫三代之禮至秦已廢乃猶曰倍死不貞知禮義之不泯於人心也然必以有子再嫁爲倍死豈無子再嫁者不得謂倍死乎是又立言之弊矣

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六年詔曰月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貞婦有節義穀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劉向列女傳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而美於行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陳寡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我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旣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父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號曰孝婦

晉書列女傳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劉曜所害辛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

宋書王微傳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

隋書李諤傳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愼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聞朝臣之內有祖父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玆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兄弟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

北史隋紀開皇十六年夏六月辛丑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庭棟案品官妻妾夫亡不改嫁尚煩明禁當時之風俗可知

唐書諸公主傳萬壽公主下嫁鄭顥主帝所愛前此下詔先王制禮貴賤共之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舊制車輿以鏤金釦飾帝曰我以儉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銅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忤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福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爲可喜事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庭棟案唐書高祖十九女太宗二十一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九女肅宗七女共九十八人再嫁者二十三人蓋十之二而羸矣代宗以下不聞有此萬壽公主宣宗女也詔謂有子而寡不得復嫁與秦會稽頌其意畧同不絶其源而塞其流豈至當之明詔哉

唐書列女傳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武德坐事徙嶺南謂裴曰我無還理君必儷它族於此常訣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嘗讀列女傳逃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尒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庭棟案史書列女傳往往誓死守義之槪居多唐書所載更十得其九當時淫風煽熾廉恥道喪而宇宙間尚有巖巖嶽嶽堅

貞不貳者若而人故史臣備表而著之茲

不及盡錄以下采諸史例同

宋史列女傳崔氏合淝包繶妻繶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亾惟一稚兒拯夫妻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滌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荆州來誘崔嫁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爲舅姑也今舅沒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荆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范氏義莊規凡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支錢二十貫

陳氏曰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婦無二夫者義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賑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於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宜哀也故爲之法使得以沾我餘貲仁者之用心也

庭楝案古者婦人多再嫁然自古聖人未聞有以一言明其可與否者意可知矣范氏義莊有再嫁之恤陳氏直斷之曰仁夫仁非義不立舍義言仁不過婦人之仁已耳豈定論哉

遼史列女傳耶律术者妻蕭氏年十八歸术者及居术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妾雖此酷罰復何依恃自刃而卒

金史列女傳烏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朝貴中聲譽藉甚胡土門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汙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縊

元史列女傳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巹夫忽以癇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亾有異志哉遂居江氏家撫諸姪如已子卒年九十五

元史刑志諸爲子輒以亾父之妾與人人輒受而私之與者杖七十七受者笞五十七

明史列女傳高烈婦博平諸生賈垓妻垓卒氏自計曰死節易守節難況當兵亂之際吾寧爲其易者執姑手泣曰婦不能奉事舅姑反遺孤孫爲累然婦徇夫爲得正勿過痛也遂自縊

齊家寶要案禮喪服傳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猶得嫁故詩序於柏舟共姜自誓曰守義不曰守禮自程子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於是膠固一察之人其家有少女穉

婦而失夫者弗論其有子無子勿嫁也又弗顧其能守不能守勿嫁也夫婦女之患獨是餓死而已乎卽飽食煖衣之中而求強忍能自克於情欲者什常不得七耳故其弗嫁之中容有不可道者矣是以少艾之婦苟能爲伯姬共姜毀壑自廢亦何忍更言其他若諒其未能也則當勸諭改適蓋古人意寬而識遠是以和風翔洽獄訟衰息而家更得齊也程子之論執理而遺情勢矣嗟乎使今天下果戶堅貞家苦貞則吾言罪言也若其未然則吾言何必非齊治之資也耶

庭棟案夫死不嫁禮也常道也夫死而嫁權也不得已也儒者立言之體惟守其常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也且卽持論如此而里巷細民猶多假不得已之說因而再嫁者矣然果至萬不得已而再嫁情猶可諒若謂少艾新寡便當勸諭改適何如勸諭守義乎且夫禮也者行其所安也因少艾而防有他故以爲再嫁卽可相安於無事易齊麻而被文繡抱衾枕以向他人安乎不安乎其非齊家訓世之道明

矣儀禮喪服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此爲繼父同居者原其服制之意乃引以爲禮許再適之證誤矣隋書契丹傳婦人夫死不再嫁異國之風且如此而況生當禮教之世哉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二終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三

嘉善　曹庭棟　輯

出妻

大戴本命記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謂其絶世也淫謂其亂族也妒謂其亂宗也有惡疾謂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謂其離親竊盜謂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何氏曰與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

去不背德也有所取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

虞氏溥曰婦人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絶故也

雜記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絶不用此爲始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此辭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

孔氏曰此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夫人有辠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尚謙退不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寡人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使者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臣得主人答命使有司官陳夫人嫁時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

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鄭氏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孔氏曰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之兄不云舅沒則稱母者

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
乎故曾子問云母喪稱母夫身無兄則稱夫名
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
辭未聞
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
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
其辭焉
庭棟案易同人六二鄭註曰天子諸侯后
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其天子之后
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若其無子不廢
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故雜記
所載秖有出夫人而無出后禮

內則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嚴陵方氏曰父母沒猶不衰而況父母存者乎
桃夭言宜其室家則夫婦之際欲其相宜而已
故此言宜與不宜凡以愛憎在父母而未嘗在
已故也
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
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後漢書獨行傳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
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曰請呼鄰里
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座跪白母
曰此婦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
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唐書李廻秀傳廻秀母庶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
樂廻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
違顏色何可畱也
宋史禮志宗室離昏委宗正司審察若於律有可
出之實或不相安方聽若無故捐棄者劾奏如許

聽離追完賜予物給還嫁資再娶者不給賜非祖
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宗正司審覈其恩
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爵詔宗女毋得
與嘗娶人結昏再適者不用此法
程子遺書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
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
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
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
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
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

姑此姁嬬孫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絶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姁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過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

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絶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庭棟案家人離必始於婦人故易卦睽次家人家語有七去禮經諸侯有出夫人之文聖人亦以此爲禮中一事耳後世莫有行之幷罕有論及之者此齊家所以難言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朱子語類 問妻有七出此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

曰然

元史刑志 諸棄妻已歸宗改嫁者從其後夫○諸棄妻改嫁後夫亾復納以爲妻者離之○諸出妻妾須約以書契聽其改嫁以手模爲徵者禁之

從先維俗議 古人不諱出妻然孔門三世出妻亦異事也伯魚喪出母子思亦喪出母而獨禁子上之喪何居此必其出同而其所以出之由異也子思難言出妻之由而又不敢以父之喪母爲非道故但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伋則安能而已蓋伯魚之母從孔子出正猶子上之母從子思出若子思之母則必伯魚請於父命而出不從伯魚自出故不援以例子上也此處俱有天理人情之

極致不可不察

妾

內則 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鄭氏曰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嚴陵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陳氏曰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鄭氏曰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庭楝案不知其姓則卜之者恐其同姓耳

鄭氏謂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又傳言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買妾亦所以廣繼嗣而謂同姓可乎故不知其姓卜得吉則買之決疑於神也

喪服傳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賈氏曰並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娣使如子之妻與婦事舅姑同也

春秋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僖公八年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

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何氏曰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乃因禘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當坐纂嫡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楚女未至而豫廢

左傳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内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

韋氏曰適妻曰内子笄内子首服衡笄也

庭楝案女子之笄成人之飾也本不以之分適妾此所謂笄似惟適妻得服之非十五而笄之笄也今世俗禮凡妾初入門不得輒用笄其即本此意歟

天祿閣外史韓王欲以倚風爲夫人莊白諫曰不

可嫡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廢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瀆於禮

白虎通不聘妾何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適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埽灑卿大夫一妻二妾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自之親喪服經曰貴臣貴

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爲之緦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卒叔姬升於適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也

文中子早昏少娶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

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陳氏禮書毛氏釋衛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周禮九嬪以時序於王所鄭氏曰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

帝王世紀黄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次妃方雷

氏女曰女節次妃彤魚氏女次妃嫫母

庭棟案妃音非說文曰匹也爾雅曰媲也對也又入隊韻音配左傳各有妃耦漢書妃匹之愛是也字從女從己蓋女與己儔之謂曲禮天子之妃曰后世紀謂之元妃元者長也尊無以上之稱史記云嫘祖爲黄帝正妃正妃猶元妃其餘雖同謂之妃而不以爲正爲元可知矣

劉向列女傳有莘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媢

庭棟案鄭氏禮記註舜三妃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其三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考之昏義曰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言周制也鄭氏強生分别歷世遞增因周有三夫人謂舜有三妃周有九嬪謂夏增以三三而九周有二十七世婦謂殷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周有八十一御妻謂又三其

二十七信如鄭説則嬪始於夏世婦始於殷御妻始於周矣鄭氏蓋據帝嚳有正妃又有三妃以爲天子之禮必當如是故於唐則曰帝堯因焉於虞則從檀弓三妃之文謂不立正妃於夏則從春秋説天子一娶十二增以三三而九至殷無可援據夏既增於虞遂謂殷又增於夏以周制世婦之數屬之今劉氏謂有娶秭領九嬪夫一者陽數之始九者陽數之極一后九嬪合十人十者數之全也殷制天子之禮蓋如此

東觀漢記永平三年有司奏請明德馬皇后立長楸宮以率八妾

庭棟案自漢以後後宮之數漸多如昭容昭儀之類名號各殊詳載正史茲不及備録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漢書平帝紀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

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漢書匡衡傳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愼后妃之際别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漢書谷永傳陛下深察愚臣之言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悉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論年齒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

魏書文帝紀七年五月丙辰遺詔遣後宮淑媛昭

儀以下歸其家

魏書郭皇后傳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魏書王朗傳朗上疏曰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則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

魏書高柔傳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必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晉書劉隗傳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亾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奏可

庭棟案魏志郭后傳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小妻卽妾也漢書云翁孺生好酒色多娶傍妻傍妻亦妾也妾而謂之妻猶古者正妃次妃而通謂之妃歟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制服女君朞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凌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安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武帝太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北齊書元孝友傳孝友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克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

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唯教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妒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

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

北齊書魏收傳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以降等列彌繁選擇遍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宏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

北史陸昕之傳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

唐書魏徵傳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

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卽詔停

唐會要開元十四年侍御史潘好禮聞上欲以惠妃爲皇后進疏曰惠妃本是左右執巾櫛者也不當參立之政春秋書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命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此則夫子恐開窺競之端深明嫡庶之別又漢成帝欲立趙氏爲皇后劉輔極言漢桓帝欲立亳氏於中宮李雲切諫伏願杜於將漸不可悔之於已成

宋史孫甫傳甫上疏言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嬪妾耳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五年正月禁官吏軍民貴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爲娼者賣買者兩罪之

元史刑志諸以書幣娶人女爲妾復受財轉嫁他人者笞五十七聘財沒官妾歸宗有官者罷之

明史禮志太祖之世皇太子皇子有二妃洪武八年十一月徵衛國公鄧愈女爲秦王次妃不傳旨不發冊不親迎正副使行納徵禮冠服擬唐宋二品之制儀仗視正妃少減昏之日王皮弁服導妃

謁奉先殿王在東少前妃西少後禮畢入宮王與正妃正坐次妃詣王前四拜復詣正妃前四拜次妃東坐宴飲成禮次日朝見拜位如謁殿謁中宮不用棗栗服脩餘並同

明會典凡妾媵限制正德四年令凡長女已爲王妃復將次女進與爲妾者罪坐所進之人

萬歷十年議准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多者止於十人世子及郡王額妾四人長子及將軍額妾三人中尉額妾二人

嘉靖三十一年例世子郡王選昏之後年二十五歲嫡配無出具啟親王轉奏於良家女內選娶二人以後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則止於二妾至三十歲復無出方許仍前具奏選足四妾長子及將軍中尉選昏之後年三十歲嫡配無出照例具奏選娶一人以後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則止於一妾至三十五歲復無出方許仍前具奏長子將軍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庶人必年四十以上無子方許選一妾

凡濫妾弘治九年議准王府有未成昏而先納宮人生子者所生子女不許請名請封

明祖訓親王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恐有姦計但是娼妓不許狎近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三終

嘉善　曹庭棟　輯

昏禮雜論

陳氏禮書納采者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誰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然則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鴈贄納徵以圭璋皮帛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

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親迎於渭孔子荅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者之於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於渭韓侯迎於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爲正

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

宋史禮志元祐六年八月將納后三省樞密院言六禮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用穀圭爲贄不用鴈請期依開寶禮改爲告期親迎爲命使奉迎納采前擇日告天地宗廟皇帝臨軒發冊同日先遣冊禮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又言據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各別日遣使今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發冊例立仗詔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立仗

公主下降初被選尚者賜辦財銀萬兩進財之數

倍於親王聘禮嘉禮初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昏之始用行媒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少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昏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

四禮約言　俗有定親禮類納采而獨無問名禮凡結姻止擇日同媒二拜固爲簡便矣不知此甚有關係甚有不拜親而以媒往因之而悔親者以有爲無賴親者以無爲有可以問名爲無甚關係乎鄰邑有先送啓而後拜親者畧似問名之意猶爲近古

庭棟案世俗拜親儀壻氏主人同媒氏至女氏家女氏主人出迎升堂賓主相向四拜禮畢辭去女氏主人卽同媒氏至壻氏家相拜如前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然則親往相拜得毋有乖禮意歟

呂氏四禮疑　昏之不可已者三曰納采曰納幣曰親迎禮用六者何猶冠之有三也三加重冠六禮重昏男女萬物之始也可弗重與

自註昏禮凡六家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似極簡實俗禮有起媒謝親定禮送緉下財催妝親迎凡七與古互有詳畧而送緉尤爲非禮廟見以前猶有縫裳之刺在室豈執婦功耶

催妝告親迎也往之女家始進爲重父母兄弟終遠爲難催之示從人非得已也

自註此可代請期之禮近世用果酒二二席大紅衣裳一套脂粉一色巾櫛二事先親迎一日早女賓二人以車往先回薄暮壻至

納采而後問名名無當也采如之何問名而後納吉吉不叶也名如之何六禮之次漢人失考矣

自註六禮之先女之家法年歲德容及所生父母女媼通之詳矣納采問名納吉以文之也禮文自有次第納采既用鴈矣尚不知其何名而後問乎問名既相宜矣尚疑其不吉而後卜乎儻名不相宜將廢采乎卜筮不叶吉將停昏乎先王不如是之疎也恐古禮有錯簡漢儒失考

耳家禮納采卽問名而納吉納徵請期合而爲
一極爲簡便稍涉造次若問名而後納吉次納
采定禮也次納徵次請期次親迎於義爲近況卜
筮決疑事在不疑而以吉凶爲行止非務民義
之謂納吉近廢似亦無害
庭棟案納采問名遣使始爲通言用鴈者
重此大禮相見以爲贄耳至納吉則昏姻
乃定後世畧於此而以納采爲定禮遂至
誤解經義妄生異論如簡叔呂氏云六禮
之先女媼通之已詳納采問名以文之是

先王教人行僞也尚得謂之禮乎
互餕謗瀆也壻從必男婦從必女新婦口餘而男
餕之可乎若兩從皆女也互奚取哉乃帝王家亦
互餕泥古之過耳
廟見尊祖也見舅姑尊親也夫婦不同行可乎禮
家之疎也媵侍戶外呼則聞禮家之猥也婦脫服
壻從者受之禮家之陋也賓在客位女賓在中堂
而壻婦脫服燭出禮家之謬也
朱文端曰案樿櫛枕席婦所有事夫婦始接情
有廉恥故使媵受壻衣袵壻席爲婦執事也御

之受衣袵席答婦也媵餕壻餘勞之也壻勞媵
故婦亦勞御御不待戶外者以婦爲主故不用
御也呼者呼而使令之此居室之常無足異者
且媵不於戶外而於何敷媵送也送婦者也御
迓也迎婦者也上文婦至御媵沃盥交疏云以
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明乎御亦女使也
豈有男御而婦爲沃盥袵席者乎細玩禮文周
詳愼重初接而已然矣呂氏反謂其瀆而猥何
也至云賓在堂不應脫衣出燭所謂賓在者不
知何據朱子增禮賓一條於同牢之後謂禮送

者於婦至之日非必待燭出而後禮賓也脫衣
者脫去上服也燭出爲媵御餕餘非必室中無
他燭也固矣哉呂氏之爲禮乎
[傳是齋日記]徐仲山曰納幣不過五兩酬送者以
束錦何不倫也
[馮氏禮集說]禮入門不見舅姑以未成婦也愚以
爲入門卽是成婦何必定得於夫而後爲成婦哉
禮固不可徇俗亦不必泥古若案儀禮行之則男
女昏姻而子終無拜父母之時矣
[屠氏鄉校禮]近世古意寖微嫁女者計聘儀之多

寡娶婦者較奩具之厚薄而於六禮之節漫不講行是以委禽合巹諸儀多苟簡不稱而且相率恬然安之蓋所重在彼故所忽在此而莫之自愧焉耳夫昏人倫之始也始不能正之以禮而欲其治刑于之化成內助之功又安可得乎

經世實用編馬應京曰昏姻莫隆於六禮世俗有翁家節序送禮謂之追節女家必稱答之未䦨女適人毋家送禮而翁壻答之者今擬追節之禮可省即有之亦不必報蓋自有報時也

昏禮節畧納采問名一使一時事也納采者以男

名告之女氏使采擇也辭曰貺室某也某者男名也女擇男男亦擇女故問名主人答曰以備數而擇之擇者擇吉凶也雖年相若德相稱猶必待命於鬼神納吉則擇定而昏可成矣故從而納徵徵証也成也又云納幣假物爲証以成其昏姻也然則卜筮不吉將奈何則男氏以所卜筮告之女氏女氏將曰某之子不教今卜筮不從敢辭此所謂采也周官昏禮必先生年日月而後及乎名儀禮問名而不問生年日月何也爲卜筮也卜筮必以男女名告鬼神名者別也子非一子女非一女故男名待告女名待問若生年日月媒氏已通言而知之矣禮辭曰敢請女爲誰氏疏謂不敢必其爲主人之女故問名不知納采已云某之子矣何問焉又曰問所出之母也取其女而問其母亦屬無謂詩曰仲氏任只氏即名也誰何也問女何名也然則禮何以無答辭既嫁則稱氏女子不以名行故不以名告使者意必書而致之也

禮婦至壻道自西階入義取倡隨也贊者徹尊冪舉者陳鼎於阼階贊者設豆設黍稷告具揖婦對筵坐告者贊揖者壻也陳設雖於阼階既具移於

室贊出戶壻乃揖婦坐所謂爾黍授肺者意必贊唱於戶外也三飯卒贊洗爵酌酳壻婦壻婦拜贊答拜於戶內可知未酳贊在戶外洗爵酌酳乃入戶也所謂戶內亦必進於筵非即筵而拜也然贊酌壻婦贊復自酢壻婦答贊拜贊又答壻婦拜是非同牢也合巹也一室獻酬壻婦與贊爲禮也禮非祭男女不交爵女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器而食而況贊乎而況新婦乎至媵御餕餘而贊酳更屬無謂

婦見舅姑舅姑醴之婦饋舅姑舅姑又饗之禮何

類也尊甒俎豆酒醴脯醢特豚魚腊肺脊醬湆之
陳設拜送拜受祭洗爵奠酬飯錯周旋升降之
儀節何其縟也一堂之上有贊有御有娣有媵舅
有宰姑有司紛紛藉藉而壻不與焉不知置壻於
何地也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婦東贊西相面也
相拜也相答也男女之別謂何同牢而御媵互餕
猶謂取陰陽往來之義御餕姑餘媵餕舅餘此何
說也
昏親迎時也然男女兩家有相去數十里者安得
昏往昏來世俗先一日往迎次日未旦行至昏入

門似於禮無礙
庭棟案今關中涇陽三原等處娶婦多日
中無用昏者此頗與禮倍而俗以爲常稱
不解也

夫婦雜儀

[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
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
也
長樂劉氏曰居外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
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閽
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
其禮不出皆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
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鄭氏曰夫不在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
孔氏曰爾雅釋宮云在牆者謂之楎郭璞引禮
云直曰楎横曰椸是同類之物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

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
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
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夫婦七十同藏無閒衰老無嫌也御謂
侍夜勸息也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
出御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
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
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將御者其往
如朝也角衍字拂髦或爲繆髦必後長者人貴
賤不可以無禮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

君之御日也

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聖人制禮夫婦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爲先焉夫婦身先於上則男女力行於下矣

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猶得與也妻不在謂卿大夫以下故鄭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常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

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註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是也

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者所以致潔敬也婢妾飲食衣服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故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山陰陸氏曰髾用組乃笄又曰髾笄用桑長四寸角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令服以御言君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莫敢當夕謂莫敢進御鄭氏曰避女君之御

日非是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則凡妾御不當夕其當夕夫人之惠也又曰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則男子婦人五日一御亦衛生之經不得如鄭說女御及后十五日而御徧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鄭氏曰側室謂夾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若始時使人問也

孔氏曰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日也正寢之室

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

慶源輔氏曰使人日再問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遠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至於齊則不以恩掩義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

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之禮同也庶人或無妾

孔氏曰庶人無側室欲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當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

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罔無從據斯矣

左傳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劉向列女傳晉師春妻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張子全書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朱子語類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隱微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呂氏四禮翼室中夫婦不並坐無褻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宴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爲夫婦居室之法

性理大全西山眞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庭棟案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玆即夫婦之道而言眞氏以爲在敬身是也然夫主乎倡婦主乎隨夫之道克正則婦自從之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要必以敬身爲齊治之本有室家者當共凜斯義矣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四終

婚禮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廷棟撰廷棟有易準已著錄是編詳考婚禮冠以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不入卷數尊

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實以類編次然核其體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義一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則自先王以迄後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婚禮則當以貴賤各爲門目知等威之所別古今各著沿革知異同之所自復各考核典文釐爲子目以理其緒而後以變禮（如曾子問所謂親迎遭喪之類）俗禮（如陰陽拘忌及催粧撤果之類）非禮（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類）別彙於後以備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資考證廷棟此書採摭雖富而端緒棼雜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粧奩爲一門此於古居何禮也媒氏一門載索忱占氷下人語韋固見老人月下檢書是直類書非通禮矣

重定齊家寶要二卷

〔清〕張文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齊家寶要二卷》提要

重定齊家寶要序

友侪張右民用霦氏頓首撰

昔人閨門之内有若朝廷蓋謂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繇婢妾至于僮僕皆秩然有序而不踰歡然有情以相接則好惡無偏尊卑各得而家齊矣一國之家齊則國治天下之家齊則天下平誰謂經綸大業不自齊家始哉予友仲嘉自少時溫恭和厚讀書觀大略躬行寔踐其滓枯育嬰與其弟開之行至三十餘年何有何亡黽勉以求事關名義倫黨所不能爲者仲嘉毅然爲之所稱見義必爲仁者之勇非年謝去制舉業單心著書寒暑不輟始慮民之卽于饑也搜輯荒政十餘卷考覈精詳條畫畢備救災恤患恫瘝一體雖在諸生直補政教之所未逮又慮先聖之禮樂日卽于湮也喪祭大典富貴之家豪後相誇閭巷之人轉相慕效恬不知怪嗚呼不有君子其孰從而正之後之人其孰從而聽之仲嘉據夫子所定之禮參以先賢之說或潛相脗合或互相發明使人有所持循於以垂訓廸後功之在於世者豈淺鮮

哉其間講學之條啟蒙之法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一以貫之矣癸丑秋此書亦被融風火爇仲嘉又折衷同入積累日月斟酌損益務求其情理之至當而無弊者勉力重梓復加較讐用心獨苦而先生亦病矣或曰人安蕩簡家尚踰閑一旦以禮束縛之其迂已甚然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且夫子有云不知禮無以立則自溫凊問省應對進退以迨冠婚喪祭不繇此書吾不知其中心之所安與其所以自立者爲何如也有識之士考古之家奉之以爲要覽而開太平之

業紹先聖之規者其道必繇乎此也周子與封翁余言不謬弁授之梓以垂裕來葉焉

又序

余友張仲嘉氏輯齊家寶要書既成以示天植曰嗟乎禮教之廢于今已甚如居喪大故也近人曾未踰月輒事宴酣閱優伶于几筵更衰絰以緇青肆情蔑閑襲仍爲俗至詢以柔日再虞剛日三虞及齊衰五月齊衰三月諸義雖學士家有不識所謂者余深憫焉因取家禮儀節考定詮釋參以時世之宜增益所未備爲凡有家者式以致余砥俗之意子其序之天植讀已而嘆曰善夫仲嘉氏之輯是書也昔文公居

母憂酌今古以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推之于冠昏彙爲一編今仲嘉氏之輯是書也亦因喪禮之廢慨興教扶倫之極思其因于大故以肇端古今賢者盖略同乎文公之自序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故其書首通禮所謂先其本也其未盡者則錄司馬氏家居雜儀以見之今仲嘉氏之首家居儀盖以有家日用之常體端必繇之即仲深丘氏衆以先諸雜儀之意也而又以明幼志之必端則

繼以童子之禮明蒙養之役重則繼以義學之約明義方之宜申則繼以家誡明成例之務詳則繼以家規明羣聚之貴洽則繼以宗講約鄉約及文雅社約綜先哲之至論緯以新裁凡所以謹名分崇愛敬俾人致厚于其本者亦既具矣繇是而冠昏喪祭因條考制緣時設宜其文斑斑可稽視文公與仲深氏所修定爲特明備焉子思子有云敦厚以崇禮夫世俗委曲繁重之數必非性資凉薄者所能持循誠使凡

有家者一言一行務致其厚則卽事明禮稍武凋略其儀章度數必有大不克自安者形準于有絕氣淡于勿変一自然之爲也文公與仲深修定禮制蓋出於示人歸厚之心度二公所處之時其風俗雖未合古必不至若今日之澆替也二公且兢兢焉禮制之是申然則際茲末流而期人去薄以歸厚彝教彰行其可無仲嘉是書以爲之的歟

康熙甲辰冬日眷友弟劉天植頓首拜撰

重定齊家寶要上卷目錄

武林後學張文嘉仲嘉甫編輯

重定齊家寶要上卷目錄終

重定齊家寶要卷上

武林後學張文嘉仲嘉甫編輯
男張廷瑞子玉較閱

居家禮

涑水司馬溫公著。此古今治家之正軌所以正倫理篤親愛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

家長守禮法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廄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心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厚薄也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嘗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卑幼稟命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稟命於尊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長者亦當咨稟而行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可得而治矣。

子婦不敢自私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之以待乏。鄭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財帛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饑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

爲子爲婦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音貫，洗手也。漱櫛梳頭也。總，所以束髮，今之頭帶。具冠帶。昧爽，謂天明暗相交之時。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

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其禍不測。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飮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年家長也。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飮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受父母命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氣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子事父母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不率卑幼之禮。）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有賓客坐於書院。無書院則坐於廳之旁側。）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宋氏曰。親謝世事。凡事咨禀。不知不能者。必請教道。又凡親在。子孫僮僕有過。不得當親前罵詈喋齡。雖甚怒。如親命之。即降辭色。）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盡己之爲忠。）

父母舅姑有疾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言起居飲食言笑皆不得如平時。甚則不交睫不解衣。）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撿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也。）

子婦未孝敬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男女分別內外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修。

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女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輙升堂室。入庖廚。

卑幼事尊長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

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甚衆。冬至朔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而止。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策。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節序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

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教子女嬰孩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

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與方名。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

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誡之類略曉大義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樂記大學中庸學記之類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

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婉娩音晚柔順貌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靧音悔洗也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僕妾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埽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埽中庭女僕灑埽堂室設椅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音璧疊衣也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謂諸子舍所使謂前輩爲姨內則曰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附錄

家道不和生自婦人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鮮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

若輩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三從之道。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行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或疑喪父長子不取。則無父之女不復嫁。何如。曰。先儒真氏以為其母若賢。有非所拘。大抵此言不取者。自吾修身齊家之人為不可也。曲藝細民。身尚不能檢。安暇慮此哉。若泥而觀之。則逆亂刑疾之家之女。豈皆不復嫁乎。

婦有七去。有三不去。凡婦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按無子若不妒。不可去之。有惡疾者。當另一室善養之。亦不可去也。其餘五者可去矣。三不去者。有所[illegible]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illegible]。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治家忍。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童子禮

嘉靖間浙江按察司學校副使宛陵屠公諱義英著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媮安。御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鬱。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埽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為恩。而為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為急。故一切禮教廢閣不講。童蒙何賴焉。茲本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諸篇。附諸儒訓蒙要語。輯為童子禮。

盥櫛　晨興。即當盥櫛。以飾容儀。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沾溼。櫛髮必使光整。勿令散亂。但須敦尚樸雅。不得習為市井浮薄之態。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右條義本此。

整服　凡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汙。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遇服役。必去上服。只著短衣。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整衣欲直。結束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上自總髻。下及鞋履。俱當加意修飭。令與禮容相稱。其燕居及盛暑時。尤要矜持。不得袒衣露體。能如此自飭。則雖布素之服。亦自可觀。今世之為父母者。率華其子之衣履。而不能約之以禮。竟亦何益。

叉手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拇指。其左

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著胸須令稍離方寸禮稱手容恭教童子叉手有法則拜揖之禮方可循序而進

肅揖　凡揖時稍闊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皆令過膝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不必過膝然皆當手隨身起叉於當胸

拜起　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兩

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後拜其儀度以詳緩為敬不可急迫凡見尊長皆四拜平交皆兩拜或尊長已拜而復有致謝則隨時再拜禮非至尊不稽首今叩頭禮即稽首也不宜從俗槩施

跪　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豎不可蹲踞背當稍曲以致恭敬跪者卑幼事尊長之常禮請問獻進俱當長跪或尊長有怫意怒色則不待呵斥之加先跪以聽戒責

立　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與牆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曲禮曰立必正方又曰立毋跛右條義本此

坐　定身端坐斂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靠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斂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曲禮曰坐如尸又曰坐毋箕又曰並坐不橫肱右條義本此

行走　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闊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悞登高必用雙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為輕浮常宜收斂尋常行走則以從容為貴若見尊長又必致敬急趨不可太緩○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右條義本此

言語　凡童子常當緘口靜默不得輕忽出言或有所言必須聲氣低俏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真實有據不得虛誑亦不得亢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禁絕言者人所易放苟有所畏憚收斂則久久亦可簡默今之父母見其子之資性聰慧者於學語之時往往導其習為世俗輕便之談以相笑樂此性一縱必不可反是教以不謹言也切宜禁之○曲禮曰安定辭玉藻曰口容止聲容靜右條義本此

視聽　收斂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誡與先生講論則

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其非看書。聽講時。亦當凝視收聽。毋使此心外馳。童子聰明。始開發於耳目。耳目無所防禁。則聰明爲外物所誘。而心不存矣。故養蒙者謹之。○曲禮曰。正爾容。聽必恭。又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右條義本此。

飲食　凡飲食。須要斂身離案。毋令太逼。從容舉筯。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咀嚼毋使有聲。亦不得恣所嗜好。貪求多食。安放盌筯。俱當加意照顧。毋使失悮墜地。非節假及尊長命。不得飲酒。飲亦不過三爵。禮始諸飲食。君子慎之。童子之於飲食。尤所易縱而失禮

者也。惟父母毋溺愛而與之有節。師長毋避怨而教之以禮。非惟可以養德。亦可以養神。此爲最要。○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右條義本此。

以上初檢束身心之禮

灑埽　以木盤置水。弟子職所謂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是也。拚音僨。左手持之。右手以竹木之枝。輕灑堂中。先灑遠於尊長之所。請尊長就止其地。然後以次徧灑。畢。方取帚於箕上。兩手捧之至當埽之處。一手執帚。一袖遮帚。徐步却行。不使塵及於尊長之側。埽畢。斂塵於箕。

出棄他所。灑者灑水以斂塵。埽者埽地以去塵。致潔以事長者。乃弟子之職。故不可不謹。凡几案之上。俱楷拭常使明淨。○尊長通指父兄師長及父兄師長之輩行而言。後倣此。○曲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右條義本此。

應對　凡尊長呼召。即當隨身而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事實對。且掩其口。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毋先從中錯亂對說。俟尊長有命。乃復原位。應者應其呼。對者對其問。以卑承尊。禮當敬謹。然必於呼問未及之先。常察尊長顏色所向。庶幾不失。○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曲禮曰。長者

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侍坐於先生。問焉終則對。右條義本此。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

進退　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退時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逼近尊長。須相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行。毋背尊長。且當頻加回顧。恐更有所命。如與同列共進。尤須以齒爲序。進則魚貫而上。毋得越次紊亂。退則席捲而下。毋得先出偷安。○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又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右條義本此。

溫凊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衾之厚薄爐火之多寡時爲增益幷候視牕戶罅隙使不爲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溫以致其煖凊以致其凉如溫被扇枕之類是也凊音倩寒也

定省　十歲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此與溫凊之禮皆人子事親之常不以少長有間者然能習慣於童年則孝愛之節自然馴熟矣○曲禮曰凡

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右二條義本此

出入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姊之間肅揖告出午膳與散學時入必以次肅揖然後食息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至入書堂雖非作揖常期亦必肅揖始可就坐童子之性雖歛而易放苟父母以姑息爲愛不謹出入之節而爲師者復無以制御之鮮有不流於縱肆者矣○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朱文公訓子帖曰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右條義本此

饋饌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食器置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而頻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嚮未食者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食器於案亦隨置之饋饌乃子養父母弟子養師長之禮今童子多以躬執饋爲耻則無以養其孝敬之心而折其驕傲之氣最不可畧○內則曰男女未冠笄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弟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進酒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

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右條義本此釂音醮飲酒盡也

侍坐　凡侍坐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請與尊長獨語者則屏身於他所弟子分當侍立或尊長命之坐則亦當遵命而坐然須敬長如此○曲禮曰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早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右條義本此

隨行　侍尊長行必居其後不可相遠恐有所問如問已及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目之瞻視必隨

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攜手而
行則以兩手捧而就之遇人於塗一揖即別不得
舍尊長而與之言疾行先長固爲不敬然過於舒緩亦非事長之節也○曲禮曰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又曰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內則曰子事父母出
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曲禮曰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右條義本此

避逅　凡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
退則揖別而行如尊長乘車馬則趨避之或名分
相懸不必爲己下車馬者則拱立道旁以俟其過
○少儀曰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曲禮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不與之言則趨而

退右條義本此

執役　凡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即當趨就其
傍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如侍射與
投壺則爲之拾矢授矢如盥洗則爲之捧盤持帨
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如此之類不可盡舉
俱當正容專志毋使怠慢差錯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勞役之事皆
卑幼任之弟子之職當如是也若恥於爲役則必無長進矣○曲禮曰請席何向請衽何趾少儀曰
侍射則約矢侍壺則擁矢內則曰子事父母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
之弟子職曰右手執燭左手正櫛右條義本此

已上入事父兄出事師長通行之禮

受業　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
肅揖而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先叩之年長不
可遽瀆問於師如欲請問當整衣斂容離席前告
曰某於某事未明某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即宜
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夫受業時不以智愚爲後先而以齒爲序者示童子
以禮也今世師或於弟子之聰慧者令其先長者而進是教以傲而導之驕也可乎哉○弟子職曰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曲禮曰侍坐於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右條義本此

朔望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板或以木梆爲之始擊咸

起盥漱櫛總衣冠再擊升堂師長率弟子詣
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
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
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
環列再揖退各就案致辭謂致問安謝教之辭雖遇放假亦須先行此禮方命
散去庶使童幼知尊師之節而亦以斂其放逸之志云

晨昏　常日清晨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
師長出肅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
會揖亦如朝時其會講會食會茶擊板如前此二儀在

習堂中少長通行之禮然必自童子先之使其諳習禮度驕慢不生

居處　端身正坐書籍筆硯等物皆令頓放有常其當讀之書當用之物隨時從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亂讀用已畢復置原所毋使參錯其借人書物皆當置簿登記及時取還毋致遺失

接見　凡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與客爲禮畢然後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與客命無出門即各入位凝立俟先生返命坐則坐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俟與先生爲禮乃敢作揖退亦不得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狎（賓客謁先生者即先生之輩故必致敬如此）

讀書　整容定志看字斷句慢讀務要字字分曉毋得目視他處手弄他物仍須細記遍數熟讀如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其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方止猶必逐日帶温及逐旬逐月通理以求永久不忘（讀書不在多但能下精熟工夫漸次積久自然有得今子弟多勉強記誦以自露其能而爲之師者又假此爲功以取悅其父兄遂不計生熟而優令加讀旋即遺忘積習既成卤莽無益所宜深戒也）

寫字　凡寫字未問工拙切要專心把筆務求字畫嚴整毋得輕易怠惰致有潦草欹斜并差落塗註之病研墨放筆毋使有聲及濺汙於外其戲書硯面及几案上最爲不雅切宜戒之（程子曰某作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以上書堂肄業之禮

諸儒規訓　陽明先生訓蒙大意○古之教者教人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

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

陽明先生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學師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凊定省之宜。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學師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之。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子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

總四班遞習之。○按禮。即冠昏喪祭之禮。喪禮止須講明。其冠昏祭三禮。先為講演習熟。以次為其大者。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受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講書。次習禮。或作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右篇實能鼓舞幼學向善好禮之心。且使為師者知所啓迪之要。故備錄焉。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務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也則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楊文公大年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古今。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之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

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懃字說　或問懃字之義。云何。曰懃字從堇從力從心。言事事著謹。常常用力。切切關心也。傳曰。民生在懃。懃則不匱。人之不至匱乏者。毋自懃勞中得之。為上而懃。則博學多聞。義理充積。學不匱也。

務農而勤則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食不匱也勤於治家則仰事俯育不饑不寒家不匱也勤於治官則政興務舉民受其福祿不匱也拙者由勤而補貧者由勤而富賤者由勤而貴一是皆以勤爲本夏禹聖人也寸陰是惜雖生知之質其勤尙如此況吾儕乎此義然否曰然書之東序請事斯語矣

懶字說

或問懶字之義云何曰懶字從心從賴言立心不自強每事倚賴於人也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懶惰宴安乃鴆毒之所伏其可懷乎爲士而懶則不學無術甘爲下流自毒其身也爲農而懶則不稼不穡家無蓄藏自毒其生也治家而懶則生理蕭條衣食不積自毒其家也治官而懶則紀綱廢墜政事不舉自毒其職也吏之懶不清工之藝業不精商之貿易不通皆懶之一念誤之宰予賢者也嘗晝而寢孔子深責之懶之不可有如此況吾儕乎此義然否曰然書之西序朝夕自警云

十可惜說

延平張憲武曰予嘗於閭閻間見諸後生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當此妙齡自荒於嬉業而不學重可惜也亦聞昌黎先生有此日足可惜之篇因爲十可惜之說以告之古人貧不自給有帶經而鉏者有負薪拾柴而讀書者今之人飽食暖衣自暇自逸一可惜也古人不遠千里負笈從師今人有賢父兄教之而不從或里巷有賢師友不知親近二可惜也古人手自抄寫夜以繼日常苦無師今人有現成印本藏之萬卷堆案盈几不知誦讀三可惜也古人三年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皆畢自少惟以讀書爲能今當少壯有書不讀日月逝矣四可惜也古人聚螢映雪讀書今人當簡編可卷舒之時有燈火之可親而遊談無忌博奕是娛五可惜也人之生有不見日月者有不聞雷霆者今後生耳聰目明又各稟智慧之質不知讀書則趨向之不知禮義之不講殆將與聾者瞽者等六可惜也人有身則有丁有丁則有役今後生或有賢父兄代其勞或承閥閱之舊無丁役之籍而有書不讀將與閭閻畎畝之人等七可惜也人患無家世之舊不聞詩禮之言故或爲農圃或爲工商今人生於儒家少襲箕裘之緒而有書不讀使父祖之業至此而墜八可惜也人患藏修無所今有上庠有鄉校可以從師然巍冠博帶務悅紛華名曰士人其實一經不通一詞莫措有玷於先聖先師九可惜也人有君臣父子之大倫忠孝仁義之大節今後生不學習非勝是則大倫大節俱埽地矣楊雄曰人而不學雖無憂慮如禽獸何十可惜也

五戒

一曰戒遊 情者與遊何補於吾賢者與遊必有所闕詢我先疇窺我先廬祖父艱勤廣澤育腴胡爲不念浮蕩與俱貲產磬竭交遊絕疏後圖不寬卓哉仲舒以此思之不如讀書○二曰戒博 驕縱不檢博奕爲娛日勝日貪忘寢與餔徹而服用大而田廬呼盧不已委棄須臾欲觀其效請驗絲鬪敗者紛紛成者誰歟市廛之徒賤以賤隸以此思之不如讀書○三曰戒飲 尊爵俎豆典禮所須祭祀賓客制度不踰若非典禮是謂汙予獻臣劼毖彝酒惟辜銜杯嗽醪眩惑當壚聖有明訓羣飲必誅以此思之不如讀書○四曰戒鬪 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好勇鬪很狗彘與俱受之父母身體髮膚一朝之忿忘親喪軀學有規矩國有刑誅束手有司悔之晚乎血氣方剛戒之在初以此思之不如讀書○五曰戒逸 士農工商庶民與居農勤於耕商勤於塗工勤繩墨士勤典謨惰業而嬉流爲下愚損者三樂佚遊之徒飽食煖衣禽獸一如日月逝矣誰之過歟以此思之不如讀書

四箴

節飲食箴 一飲食關有慾與理欲不節者汨於慾耳惟其不節適以害己節之何如適可而止無以養小害其大體飲食之人人賤之矣聖賢垂訓欽哉小子○謹言語箴 人之出言不可不謹聖訓在前足爲標準言欲其訥行欲其敏惟行

之難言得無訓三寸之舌其利如刃一言而非奇禍所隱語云木訥於仁爲近○忍嗇慾儉人之爲人以有道心道心惟微衆欲交侵苟不勇克流於荒淫人道斯滅乃獸乃禽防欲雖何不顯亦臨戰兢自持履薄臨深嗚呼小子永佩是箴○戒氣性箴 血氣之怒君子戒焉由小不忍獲戾召怨如火方星弗使之燃如泉將達則塞其源亡身及親若參於前難處先克終日乾乾犯而不較斯爲大賢

莆田洪氏諭社師并父兄條訓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師生賓主之間可無一體之情乎世之教者多以貨賄爲心遂失教養子弟之意倒植其標本差謬其蹊逕是雖勤勤於課程之細切切於拘檢之末名曰要之實乃譬之名曰愛之實乃害之縱能取悅於鄉人天地鬼神寔無寔計於其間哉昔許文正公幼時問其師欲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文正曰如斯而已乎師因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吾不能爲之師固辭

而去嘗謂文正固爲豪傑士而此師識見亦非凡下者何也謂其能與人爲善也後世人心豈古若遠甚特其功利之習錮之於入學之初故雖聰明特達者不免少無脚跟之病其咎果安在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知此者其任不亦重乎不知者其罪不亦重乎 右諭師長

童稚之性本無不善顧所養何如耳養之之道父兄爲切師友次之誠於家庭之間日有所行薰陶之益早晚叮嚀告誡一惟師長之言是聽則子弟自無過衆而師道亦尊嚴矣若見子弟之不善即咎及其師輕生議論從起子弟不誠之心此并其身同陷於罪惡而不知矣爲吾民者切宜戒之

聖賢之書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志存天理則固聖賢之徒矣所謂人皆可爲堯舜者此也今人言及堯舜之可學則皆嗤爲迂談甘於暴棄而不自知至於富貴利達之不可求者則日夜勞心於其間其亦不思爲耳殊不知爲人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試以不善之人而許之以不善則必怒而不受矣此見天理之在人心不能一息而忘者但其蔽於氣習物欲之私而不能以自反耳此後子弟以經訓爲迂談者則是塾師教訓未明之所致而父兄亦以爲不切事情者則其人品可槩見矣 右諭父兄

陽明先生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陳幾亭集

惠蒙 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識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終身不忘一邪言入耳

亦時時動念先入爲主年少其尤是以長厚親朋惠我子弟勿述市井之事尤戒媟褻之談或稱賢聖高蹤或陳古今治績切無如孝弟忠信況不過山水圖畫儒遇事情兼備法戒則肅詳於所是累於所非或飾其委而弗周或做其辭而弗露使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情既有益於人亦自養厥德

子弟避惡客 故者無失其爲故聖人之厚道吾輩親朋誠有難謝者但其開口淫褻或泛濫市井何可令幼稚見聞與其得先入之言而復洗濯之不如無入之爲愈也凡遇此惡客在座子弟自十五六以下權詞令之迴避

勿竟客言 聽人言語務令畢遂勿漫以己見勿攙以他端惟談及市井猥媟者則宜引古人嘉言或舉目前正事以阻絕之勿令得竟其說庶幾養童蒙於至正匡客過於未終蓋倉猝之間子弟不及避偶行此權以當塞違之道

義學約　歸德大宗伯沈龍江先生著

蒙養極大事。亦最難事。蓋終身事業。此爲根本。而混沌初開。非可以一夕取效者。乃世俗不知。反輕視之。不但教學先生自處太輕。卽主家禮儀亦甚疎簡。訓不過訓蒙而已。庸詎知所繫之重。而用功之難。與講授大學者。反倍蓰之哉。今將小學儀節。畧序於後。

一學生入學。倣效古禮。以鮮菜四色。或果盒。或酒肉爲贄見禮。初進門一揖。執贄畢。再揖。請拜先生受兩拜。荅兩拜。拜畢先生升座。新舊學生。分班兩拜。舊者居左。新者居右。總兩拜。拜畢授書。授書畢。先生訓之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求富貴。須當門戶。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到他日做官時。便要與　朝廷理政事。安百姓。建功立業。所以初學時。就教他走這條門路。教以學詩書學禮樂射御書數。這都是修身養性。日用緊要的事件。不是如今但學作科舉文字而已。前代勸學文。有說富家不用買良田等語。都是下等的俗話。切不可聽。爾從今便要知道道門路。立定志氣。如射箭的一般。發得正。射去的箭。自然不歪。自然中的。其年極幼小。未省人事者。姑不必爲此言。

一諸生到齋。排班與先生作揖。仍分班對揖。其早晚放學亦然。散班照長幼次序出門。務行走端莊。遇親長。躬身施禮。到家與父母兄長作揖。

一授書畢。正字。正字畢。講小學一條。講畢。將所授書分三節。須早間讀曾一節。纔放早飯。

一寫做臨法帖千字文一幅。

一寫做畢。調平仄。對句。或破題破承。作文者。間一日作一篇。

一講書先說大旨。這章書是爲甚麼說。次訓字。次逐句俗講。次收繳。次分截段落。中間有關繫德行倫理者。便說與學生知道。要這等行。纔是好人。有關係修政理事治民安邦忠君愛國者。便說道。你他日作官。亦要如此。

一將放晚學。須把當日所授書。俱草草背過。次日早方可熟背。

一每日寫疑難字。或文藻字二箇。在水牌上。懸之壁間與諸生看。仍訓解大意。各令牢記。待次日背書講小學後。一同背講。有不能應對者責。

一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係的。如二月賣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篇。短者一首。長者四句。亦豫寫牌上。令各生先自抄過。臨放學時。先生先高聲唱云。二月賣新絲。諸生俱齊聲相和。如此三遍。方纔放學。待次日放晚學時背講。

一古人故事。雖足爲後人法。然亦有不可爲訓者。如蘇秦刺股。毀傷其父母遺體。何貴勤學。郭巨埋兒。忍絕宗祀。以養親一時之口體。何足言孝。陳讓則巳事二君矣。何又言忠。諸如此類。臨講論時。亦須與分別好歹。使知趨向。勿一槩以爲美談也。

一每早輪一人掃地。自下而上。年長者免。

一筆硯書冊。務要安頓整齊。不許雜亂欹斜。

一朔望日考試。分等第。行賞罰。

一學生勤學者。有進益者。守學規者。給免帖一紙。遇該責時姑免一次。

一勤學守規矩。有進益者。紀錄在簿。爲功勞。一分積至十分。關白東家給紙筆。滿賞一次。

一先生生日。及冬至元旦拜節。如初上學之儀。但不執贄。有行節禮者隨意。

一義學束修。東家總備。分四次送。每季仲月十五日送一次。其諸學生家。不必又具私禮。若節間酒果之儀。或有或無。各隨其便。

一每歲臘月望日。義學主人。集四門義學諸生。考試一遍。分等第。行賞罰。以示激勸。隨卽具盒酒以勞先生。

一義學諸生有進學充附者學東備禮奉謝有改從他師然後入學者如在一年內舊師之功亦不可泯義學主人仍量舉謝禮

一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成就得一箇好人便仰是許大陰功若航誤人家子弟亦大傷天理與循常觖欠者不同惟幸加意○以上所述特其大畧其餘在各學先生隨宜裁定茲不能盡亦不敢僭也

師範 此附○古來名師教法甚多姑列此數公以見爲教之大凡云

陽亢宗先生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范文正公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

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間者多其所教也

徐節孝先生 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胡安定先生 諱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傅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弟子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許文正公 許衡爲祭酒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絶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接見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訓誨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什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躬行不肯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至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

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難遽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相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所萌蘗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衡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窮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

家誡

古來訓子甚多。姑列此數則，以見義方之大凡云。

曾子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何以告汝。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果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怠，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諺曰：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馬伏波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陳氏曰：扶濟貧窮，施贈豪傑，均屬美事，得失懸甚。濟貧窮是日用常行，百不失一。贈豪傑是格外偶然，若非巨眼，卽成妄費，稍涉結納，卽成豪舉。毋召干求，究反致然，甚或貢禍，不可不慎。

漢昭烈帝 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諸葛武侯 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顏之推 家訓曰：人生當有業，農民則計量稼穡，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沉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論經書。多見士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醉飽無事，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為足。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讌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又齊朝有一士夫，嘗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噫，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子孫為之。○又讀書不能大成，就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兄弟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又梁朝全盛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時之親。當路秉衡，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槁木，泊若窮流，誠駑材也。有學術者，觸地而安。可不自勉哉。○又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莫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又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柳仲郢 唐柳公綽之子，嘗誡其子孫曰：夫門第高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門高則易驕，族盛則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十手爭指摘矣。余家以禮法稱於士林，孝慈友弟，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柳玭 柳仲郢之子，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

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
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
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
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
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
優遊耽嗜麯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
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
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
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
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
如燎毛言之痛
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名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
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
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
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
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鑒

詩人刺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
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
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
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
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
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
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
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
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
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
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
里雖得市井譏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
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
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
縮手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
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
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
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康節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
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
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
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
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
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
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
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
利飾非貪淫樂禍嫉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
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
則吾不信也傳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
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
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
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為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
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
哉治心治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
裏做工夫其可忽乎○按明道程伯子也朱子稱
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
其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三尺謂法律古者
以三尺竹簡書之操縱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寬
嚴之宜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偏不
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修身
必以是為切要古之聖賢如禹之非飲食湯之不
邇聲色皆從此
做工夫者也

王遂初四明人名厚孫陞隣二子曰承家不在名位
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
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或同流合汙
以為通儒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
吾所深惡非所
望於汝輩也

羅一峯戒子弟書曰為人祖宗父母者誰不願有好
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
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
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

方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京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已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有子孫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母之願哉

許台仲諱相鼎海寧人作家則曰學者識見欲遠操守欲正器局欲大然須從幼養成溫恭縮默氣象處衆恒以退讓下人絕口勿矜門閥勿衒行能毋得優劣鄉人毋得臧否時政毋得評品士大夫文行言偶及之稱善不稱惡吾常羡慕漢俗耻言人過何等長厚真三代之風百世之訓也○士幼而積學業以堯舜君民爲志壯而入仕固當不論崇卑一以廉恕忠勤報國安民爲職特此點責何愧如貪酷阿徇負國辱家貴顯祇重罪愆合宗告祠削譜勿齒於族○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人節用御大義當芥視千金之涯○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

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爾今有方值豊亨便生驕溢喜筵慶賞過侈婚喪伎樂聲客滂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甚艷勝鄰邦光映門戶蓋是謂已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懼思何暇誇侈其他凡属遲衒咸此類耳子孫有是真惡消息亟加歛抑差緩敗傾又若約而爲泰將屈舉贏則旦夕覆亡之道也

李文節公名廷機晉江人官大學士家訓曰余平生不喫齋毋早豐菜遶脚匪恃脾胃濟虛費用省約亦以省中饋一發之勞耳午用葷一二味晚用酒六七杯酒但沽而不釀留客不請客客至以常飯待之晨不葷午不酒不爲客變遷也余久行此客無怪焉余亦不怕訛至子孫守而不失但日無改於父之道可也作人不要自足作家須要知足子孫自觀家運勿謂清濟之後必貧勿謂清濟之後必典但兒曹眼前衣食僅給而止子則付之子孫則付之孫蓋不必管亦不能管如看得破

則貪得無厭之念息矣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間有力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真而禮濟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寧令人怪毋令人笑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絹盡化爲田勿謂好華麗而留之凡處家惟米爲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媿雖有分外事吾不爲慮矣

家規　武林何公士明著。公嘉隆間錢唐人，世所稱孝子何倫是也。

孝親敬長之規　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乃百行之首，萬善之原。人能盡得此道，天地鬼神相之，親戚鄉里重之。凡有父母兄長在前者，不可不及時勉旃。○一今之人以能養為孝者，何蓋緣不顧父母而私妻子，倒行逆施者衆，彼善於此，故與之耳，殊不知孝之道，豈養之一事所能盡哉？要有深愛婉容，而承顏順志，尊敬謹畏，而惟命是從，稍有斯須欺慢違忤，或傷教敗禮，取辱貽憂，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藍田呂氏曰：孝莫大乎順親。司馬公曰：吾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一人家子弟，有父母兄長慈愛，又得教以詩書，授以生業，而能顯親揚名，以盡孝敬之道者，乃常分耳，烏足言。要在困苦艱難流離顛沛之際，竭力盡心，周全委曲，消患弭變，特立獨行，而不失其度者，方為孝敬。

隆師親友之規　一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可因己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師，務要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若為利欲所使，違棄師友，則與不善人處，所聞所見，無非欺詐偽汙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自省。○一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倚狎，肩說秩相誘為非者，慎勿與之交接。○一學問之功，與賢於己者處，常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與不如己者處，常自以為有餘，則日損。故取友不可以不謹也。惟謙虛者能得之。

待人接物之規　一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温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受，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非整規，則為卑幼者修飾畏懼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伸，稍薄則為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疎，包容退讓，寧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以為後人應世之藥石。○一凡客至，家長或宗子出迎，若係宗族姻黨之尊者，子弟俱出列班，肅揖，如出外遠回，久不相見者，則拜。或留飯，家長宗子奉陪，如係子弟中之舊師友，新姻眷，止是此子弟同陪，其餘不必見也。留飯之意，既得盡話，又得盡歡，且能盡敬，凡路遠者，不使受餒而還，饌貴快便精潔，不貴多品。庶親近教益常可往來，若一豐厚，後來難繼也。

鞠育教養之規　一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預與之言。○一凡產子，須是為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用乳母者，催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煖失時，饑飽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謹。○一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慎勿置酒張筵，多害生命，惟齋沐更衣，具酒果，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英之禮，糜費無益，槩宜謝絕。○一古禮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亦不可與古先聖賢同名，但只名以理學之字，使之顧名思義可也。○外有數則，大意與溫公家儀同。

讀書寫字之規　一欲知子弟讀書之成否，不必觀其氣質，亦不必觀其才華，先要觀其敬與不敬，則一生之事業，槩可見矣。凡開蒙之後，能漸漸收斂，一一惟師教之是從，親言之是聽，敬重經書，愛惜紙筆，潔淨几案，整齊身心，開卷如親對聖賢，熟讀精思，沉潛玩索，將書中義理反來就自家

身上體認眠存夢寐念念不忘如嬰兒之戀慈母饑渴之慕飲食無一刻之敢離無一時之或息但遇緊要辭語留意佩服即思此一句可以用在某處我當謹守力行此一句正中我之病根我當即爲振去不使蔓延滋長如此爲學雖愚必明縱不能盡忠於朝廷亦可以盡孝於父母縱不能建功業於天下亦可以自善乎一身若乃不莊不敬鹵莽忽略未學先能未講先厭或講說之際目視他所手弄他物心想他事於書讀其前則忘其後讀其後則毀其前或自恃聰明不肯用力或專務外馳不肯內究如此爲學白首無成雖成必敗居官則壞國家之事處己則無保身之謀所以古之聖賢教人先在灑掃應對時著力引誘提撕惓惓以持敬爲本○一讀書以百遍爲度務要反復熟讀方使味出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融會貫通然後爲得如未精熟再加百遍可也仍要時時溫習若功夫未到先自背誦含糊强記終是認字不真見理不透徒敝精神無

益學問○一學問之功全在講貫而講書之要必須講後自己細看著意研窮潛思默究逐句紬繹逐章理會方纔得其旨趣略有疑惑即爲質問不可草草揭過俟一本通貫後仍聽先生摘其難者而挑問之或不能答即又思之思之不通然後復講真境一開如得時雨之化後來作文隨意運用信手發揮自然成章內無窒礙若泛泛而講泛泛而聽原不留心佩記從背唇舌不入肺腑今日講過明日忘之此章未達又講別章今年未明復待來歲雖講至百年成何益也○一凡寫字務要莊重端楷有骨格有鋒鋩有稜角不得潦草歪斜做軟弱古人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矣吾以爲用筆固在心正又在手活手活則筆勢奇妙如走龍蛇不則若膠柱鼓瑟而剔畫不開也是以小兒初學字時先要教其執筆剛活如寫小字止令手指運筆而手腕不可動也若小時失教大來難轉者今學草書[illegible]可改抄書認字真切則無魯魚亥豕之失既要快捷又要不差此乃日用常行第

一急切之務凡考試之日術或字之不佳塗註爲謝總是錦繡文章亦不動觀覽矣豈可謂字不緊要而不習也○一功名富貴匠自讀書中來然必待天與之方可得人力之所能爲苟人力可爲官將布滿宇內矣若常見人家子弟不讀書則已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爲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事愈[illegible]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於自己性分內有所當求者反不能求惜哉吾人各要揣己力量以安義命不得越理妄求今後可讀書者聽[illegible]優遊涵養以俟乎天將功名富貴四字置諸度外另將孝弟忠信四字時時存省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有禮有恩上下和睦使强者不敢肆弱者得以伸只此就是治道何必入仕然後謂之能行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幫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俯或成就得一箇好人不惟於合族有光亦不負父母之心只此就是孝義何必讀書然後謂之能知

出處進退之規

一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要當皆以古人爲鑑斯無咎矣昔伊尹傅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傭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渭濱一高臥南陽此四公者不出則寥寥無聞一出則立業建功以安天下向非天子夢卜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何嘗汲汲自出抑何嘗不以農工漁隱之事爲卑鄙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遂即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屑爲所以有濟世之才而無資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冀祖留之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事就欲妄事希覬下求豈二公之儔耶又留侯疏廣功成身退知止知足成萬世之美名令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幾人吾人能知此四者於所行所止之間審己量時見幾而作則庶乎免夫失身之患

節義勤儉之規一節義之人乃天地正氣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後世但有男子

仗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豈可不爲之處而使之失所耶合族俱當義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輕慢靳嗇○一勤儉爲成家之本男婦各有所司男子要以治生爲急於農商工賈之間務執一業精其器用薄其利心爲長久之計日逐所用亦宜節省毋以爲出以適其宜慎勿侈靡驕奢博奕飲酒實爲傾蕩若人心一懶百惰俱忌日就荒淫而諸事廢矣婦女須與夜寐黽勉同心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井雅潔凡有事務必見婦女分任其勞主婦日至廚房料理飯點但有僕婢撒潑五穀踐汗作踐暴殄天物者量加懲戒至晚扃鎖門戶斷木柴薪逐處照管仍諭各房不許烘焙衣物內外謹嚴俱無怠忽其上下衣食分給有等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各分彼此嫁娶資粧亦從簡便如此則衣食常盈而先業不墜矣

飲食服御之規一飲食服御乃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近來借侈無節風俗日漓盜起民窮多由於此豈草茅之論所能挽回故歷采古先聖賢之言爲此標準吾人當佩服以成恬澹朴雅之風○一古人飲食毋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一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一唐太宗教太子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一朱子問曰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一君子慎言語節飲食者養德養身之切務○一有道之士蠱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一司馬溫公曰吾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矣又曰吾家待客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一古人事親有以酒肉養志者有以菽水承歡者均不失爲大孝○一茅容待客以草蔬與之同飯雞爲饌以供母客知之也拜而稱賢○一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好施予晏平仲敝車羸馬而惠及三族○一范益謙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一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一張文節公爲宰相自奉甚約或譏之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一柳公綽凡遇饑歲諸子皆蔬食學業未成者不聽食肉弟見兄未嘗不束帶夫人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祗乘竹兜子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所以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一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濁婦女以布衣禦寒則堅苦其志以香熏羅綺則淫蕩其心

量度權衡之規一人家之斗尺等秤皆所以量多少度長短稱物平施而權輕重者也此固外物耳其實繫乎人之一心心正而公則制之惟準用之惟平使貿易輸斂之間兩無虧累即爲天理矣若以私刻存心專圖利己買人之物則用小等大秤賣物與人則用小秤大等或借人米穀原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小斗放出而以大斗收回即此就爲人欲殊不知輕重大小之間所增幾何而所損大矣蓋幽暗之中鬼神在焉人可欺而心不可欺心可欺而天不可欺吾人爲學欲辨理欲而下克己工夫者先從此處用力最爲親切

撐持門戶之規一大丈夫向欲致力王室而自家門戶豈可不爲撐持而忍坐視其敝乎蓋人家之興者豈得常興而廢者亦豈常廢興而不撐持即廢矣廢而能撐持何患不興乎興廢固由於天而撐持之力實在於人人能知得此意克勤克儉凡有廢墜一一修舉或遇戶役世務之來

祀。切不可推延畏縮，竊議旁觀，以致脣亡齒寒，委靡不振，而反取人欺笑。雖然，此其大畧也。若夫光顯之，則在經與書矣。

宗子總其大綱，支庶同心共濟，協力幫扶，以保宗

保守身家之規 一保守身家之道，無他焉。第一不可姦騙人家妻女，第二不可賭博宿娼，第三不可拖欠包攬謀頂侵欺錢糧，第四不可煉爍燒丹擄竊誆騙，第五不可强横健訟，鬬很逞兇，及扛幫教唆，生事害人，第六不可交接無藉之徒，花哄遊蕩，不務本等生理，及縱容尼姑賣婆於內室往來，第七不可傲人慢物，好勝誇能，逆理亂倫，驕奢淫佚，第八不可爲貪心所使，專行嶮險之途。吾人能依得此誡，每日戰戰兢兢，循規蹈矩而行，則上不玷祖宗，辱父母，下不累妻子，害親鄰，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家安樂，爲何如哉。

宗規

十六條　萬厯間浙江按察司杭嚴兵備副使陽羨何公諱士晉著

鄉約當遵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六句包盡做人的道理。凡爲忠臣，爲孝子，爲順孫，爲聖世良民，皆由此出。無論賢愚，皆曉得此文義，只是不肯著實遵行，故自陷於過惡。祖宗在上，豈忍使子孫如此。今於宗祠內倣鄉約儀節，每朔日，族長督率子弟齊赴聽講，各宜恭敬體認，共成美俗。

祠墓當展 祠乃祖宗神靈所依，墓則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思祖宗不可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即如見祖宗一般。時而祠祭，時而墓祭，皆展視大禮，必加敬謹。凡棟宇有壞則葺之，罅漏則補之，垣砌碑石有損則重整之，蓬棘則剪之，樹木什器則愛惜之，或被人侵害盜賣盜葬，則同心合力復之。患無忽心，視無逾時，若使緩延，所費愈大。此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族人所宜首講者。

族類當辨 類族辨物，聖賢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間有非族認爲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冒同姓子爲嗣，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祭，是非難淆，疑似當挑。倘稱謂亦從叔姪兄弟，後世若之何？故譜內必嚴爲之防。神不歆非類，處己處人之道，當如是也。

名分當正 非族者辨之，衆人所易知易能也。同族者實有兄弟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輓近世風俗澆漓，或狎於稱呼，或徂於阿承，皆非禮也。至於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叔姪序列，倘貴親洽心，更相友。名門故家之禮，原是如此。又有尊庶母爲嫡，嬖妾爲妻者，大乖綱常，反蒙訴笑。又女子已嫁而歸探，居客位，是何禮數。吉水羅念菴先生宅下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可法也。若同族義男，亦必有約束，不得凌犯疎房長上，有失族誼，且寓防微杜漸之意。

宗族當睦

書曰。以親九族。詩曰。本支百世。睦族聖王且用。況凡衆人乎。親於萬石君家。子孫醇謹。過里必下車。此風猶有存者。末俗或以富貴驕。或以智力抗。或以頑潑欺凌。雖能爭勝一時。已皆自作罪孽。況相角相仇。循環不輟。人厭之。天惡之。未有不敗者。何苦如此。當謂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者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窮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效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苟於耳聞目擊者。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皆陰德也。衣食窮急。生計無聊。命運亦乖。則周之。量己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

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爲義學。爲義冢。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疏。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此先賢格言也。人能以祖宗之念爲念。自知宗族之當睦矣。

譜牒當重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孝子順孫。目可得睹。口不可得言。收藏貴密。保守貴久。每歲清明祭祖時。宜各帶所編發字號原本到宗祠。合看一遍。祭畢仍各帶回收藏。如有鼠侵油汙磨壞字跡者。族長同族衆。即在祖宗前量加懲誡。另擇本房賢能子孫收管。登名于簿。以便稽查。或有不肖輩。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瞞衆覓利。致使以贗混眞。紊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且得罪祖宗。衆共黜之。不許入祠。仍合族衆呈官追譜治罪。

閨門當肅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聖訓也。君子家。取法乎此。其閨門未有不嚴肅者。縱使家道貧富不齊。如傭耕採桑。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清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自首。冰霜如古史所載。貞烈婦女。柄耀後先。相傳不朽。皆風化之助。亦以三從四德。婦訓夙閑之者素也。若倘時妄嫁。門閫不謹。家教無聞。又或賦性不良。口悍妒忌。戾饒長舌。溺子女。皆爲家之索。罪坐其夫。若本婦屢失婦德。化誨不改。夫亦無如之何者。許本夫告祠。詢訪的確。當祖宗前合衆給以除名帖。或屏之外氏之家。亦少有所贊矣。娶之教婦在初來。擇婦必世德譜家。曰。逆家子不娶。亂家子不娶。顏氏家訓曰。娶婦必欲不若吾家者。蓋言娶貧女有益。非謂遷就族類。娶卑鄙之女以貽禍也。至于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者。閨家之道。一切嚴禁。庶無他患。

蒙養當豫

閨門之內。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父兄又有小學之教。大學之教。是以子弟易于成材。今俗教子弟者何如。上者教之作文。取科第功名。止矣。功名之上。道德未教也。次者教之雜字柬帖。以便商賈書計。下者教之狀詞活套。以爲他日刀筆之地。是雖教之。實害之矣。族中各父兄須知子弟之當教。又須知教法之當正。又須知養正之當豫。七歲便入鄉塾。學字學書。隨其資質。漸長有知識。便擇端慤師友。將正經書史。嚴加訓迪。務使變化氣質。陶鎔德性。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能爲良士。爲廉吏。就是爲農。爲工。爲商。亦不失爲醇謹君子。

姻里當厚

姻者族之親。里者族之鄰。遠則情義相關。近則出門相見。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緣。況宦家府或多同館。或共遊婚。比之路人逈別。凡事皆當從厚。通有無。恤患難。不論曾否相與。

俱以誠心和氣遇之即使彼曾待我薄我不可以薄待久之且感而化矣若恃强凌弱倚衆暴寡靠富欺貧捏故佔人田地風水侵山林疆界放債違例過三分取息此皆薄惡凶習天道好還尤宜急戒毋自害兒孫也

職業當勤

士農工商所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隳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隳則資身無策不免饑寒于鄉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道如士者則須先德行次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舞弄文法顛倒是非造歌謠匿名帖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農者不得竊田水縱牲畜作踐欺賴佃租工者不得作淫巧售敵僞器什商者不得紈袴冶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外爲僧道爲胥隸爲優戲爲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速衆無不由此犯者宜會族衆送官懲治不則罪坐房長

賦役當供

以下事上古今通誼賦稅力役之征國家法度所係若拖欠錢糧躲避差徭便是頑不良的百姓連累里長惱煩官府追呼問罪甚至枷號身家被虧玷辱父母又准不得事仍要賦役完官是何算計故勤業之人將一年本等差糧先要辦納明白討經手印押收票存証上不欠官錢何等自在亦良民職分所當盡者

爭訟當止

太平百姓完賦役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毋論官府廉明何如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皁呵叱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忘身辱親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之則爲一念客氣始不可不慎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能忍終無禍始之時義大矣哉即有萬不得已或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事情私下處不得投奈何聞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善察情更易明白切莫架橋捏怪致問招回又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聖人於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須要自作張主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省之省之

節儉當崇

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朴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化優游天年是可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不遜寧固聖人有辨是可以養德多費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徇人自喪己志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是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于家以儉率人敝俗可挽有益于國世顧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于好門面一念始如爭訟好勝的門面則蕩產借債討人情錢糧不顧利害吉凶禮節好富厚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賂聘媳鋪張發引開厨設供倡優雜遝擊鮮散帛浪用綾紗又如招請貴賓宴新婿與搬戲許愿預修斎福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挖肉做瘡所損日甚此皆惡俗可憫可悲噫士者民之倡賢智者庸衆之倡貴有所屬吾日望之

守望當嚴

上司設立保甲只爲地方而百姓却乃瞞官府虛應故事以致防盗無術束手待斃寇小則竊大則強及至告官得不償失即能獲盗牽累無時拋廢本業是百姓之自爲計疎也民族雖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宅又少者數十戶兼有鄉隣同井相友相助須依奉上司條約乎居互識出入有事遞爲應援或合或分隨便邀截若約中有不遵防範蹤跡可疑者即時察之若果有實事可據即會呈送官究治蓋思患預防不可不慮奢靡之禦尤所當慮也

邪巫當禁

禁止師巫邪術律有明條蓋鬼道盛人道衰理之一定者故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況百姓之家乎故一切左道惑衆諸輩宜勿令至門至于婦女識見庸下更喜媚神徼福其惑于邪巫也尤甚于男子且風俗日偷僧道之外又有齋婆賣婆尼姑巫婆神卜婦女相女戲等項

門入戶人不知禁以致哄誘貲財甚有犯姦盜者
爲害不小各夫男須皆預防察其動靜杜其往來
以免後悔此是
齊家最要緊事

四禮當行 先王制冠婚喪祭四禮以範後人載在性
理大全及家禮儀節者皆奉國朝頒降者
也民生日用常行此爲最切惟禮則成父道成子
道成夫婦之道無禮則禽獸耳然民俗所以不由
禮者或謂禮節煩多未免傷財廢事不知師其意
而用其簡至易至簡何不可行試言其大要冠則
貧
幣歸甥止殺品果酒不用牲惟從儉族有
凡者衆則同日行禮長子衆子各從其類貲與
昏加冠者之數祝詞不重出加冠醮酒祝後次第
衆之拜則同庶人三加之禮初用小帽小深衣履
鞋再用折巾網深衣皂靴三用方巾或儒巾服或
直身或襴衫員領皆從便婚則禁同姓禁服婦改
嫁恐犯離異之律女未及笄無過門夫亡無招贅
無招夫養夫受聘擇門第辨良賤無貪下戶貨財

將女許配作賤骨肉玷辱宗祊喪則惟竭力于衣
衾棺槨遵禮哀泣棺內不得用金銀玉物弔者止
款茶途遠待以素飯不設酒筵服未除不嫁娶不
聽樂不與宴賀衰絰不入公門葬必擇地避五患
不得泥風水邀福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不得
盜葬不得侵祖葬不得水葬尤不得火化犯律重
祭則聚精神致孝享內外一心長幼整肅具物
惟稱家有無不得爲非禮之禮此皆孝子慈孫所
當盡
者

宗講約 彭澤氏著

期會款式 每月兩會或朔望或初二十六先時約幹
灑掃擺列書案坐席東西相向兩邊各幾
層宗人照班輩序齒分坐案上各置所講書另設
講讀之席於前頁前楹向中堂定二人爲約講約
讀擇少年音聲響亮或新進秀才充之中一桌設
雲板命一人司之爲約贊所講書如易家人詩國
風大約修身齊家孝經小學並將　聖諭六解國
家律法及孝順事實太上感應篇善惡果報之類
每會講幾條蓋導之以經書典故使知各當如此
暢之以法條報應使之不得不如此庶幾知所趨
避不爲醉
夢中人

講約規條 一每會淸茶多備茶點一行飯一葷並不
設酒講約時不許離席不許兩人私語惟
各[illegible][illegible]專精靜聽縱有疑欲問并巳另有發明欲
吐止須先時記存俟其講畢然後問然後發揮也

若有任意走動及私語攙越駁說之類宗長命擊
雲板一聲便當翕然禁步杜口如一人一會兩犯
宗長命擊雲板三聲撤其席押之拜嚮拜宗長謝
過又家人起於利女貞古今女誡母儀婦道備爲
並講之在會者熟記歸而述於母妻亦爲不
約之約講畢有數事詢問處置分載於後

周咨族衆 一先問會中諸族人有身家難處之事內
外難處之人卽對衆請教衆隨所見與細
心商確凡可解免其患難禍益其身心者無不具
告乃見家人一體之意凡會不爲空談又問族中
某人有某善行卽對衆稱揚筆書之紀善簿以共
相效法又問某人有某過亦委曲開諭令彼省悟
改圖不可面斥其非使無所容庶幾恩不掩義若
有顯過爲鄉里共知衆便教正無徒避嫌姑息以
長其
惡

議祭正供 一問族中錢糧各戶當依限輸納不可任
意拖欠至累當排年者充代比較若[illegible]門

里排科收則令其自納止以官單付里排應比若數目不明互相爭執族長令本房公直者一人就宗約所算明押之速完務令本家錢糧輸納在各里之先不煩催科庶國爲良民家爲肖子矣倘充里排者催收錢糧不即完官或花酒浪費或營運做家致縣中開欠戶解比較久之則無意完官妄希覬赦深爲門戶之羞萬一有此於約所詢得其狀即具呈首告若一時逋欠數少猶可借辦若節年包侵背用窮年積歲終必難完其爲身家之禍不小名雖首弊實免後災事有反而相成未必非厚族之一端也

平情息訟

一問族中有無內外詞訟除本家兄弟叔姪之爭宗長令各房長於約所會議處分不致成訟外倘本族於外姓有爭除事情重大付之公斷若止戶昏田土言氣小忿則宗長便諭所訟之家與本族某人爲親某人爲友就令其代爲講息庶在本族押之賠禮庶在外姓亦須委曲調

停稟官認罪求和雖是稍屈但留此閒錢做人家趁此好光陰讀書窮理不爲客氣所分亦是自家討便宜處即不敢謂人望彥方之廬或可下鄉人之怒而省　公祖父母之案牘矣○昔東漢曰凡祖宗有發禍子孫必以陰隲啓之陰隲之至莫如不報無道今屑屑與族人理是非而不思祖宗不報無道之脉必使百年之積德消盡無餘而後已亦大悖也

矜恤孤苦

一問族中鰥寡疾苦以相閔恤尚書稱文王惠鮮鰥寡鮮字最妙謂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與賙給之使之有生意夫以於鰥寡尚留其生意況同宗一氣相屬者乎今人酒肉饋遺毋施於外親近鄰家温能還報之人即往來不厭其頻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餽與應生門前草長或鳩杖而倚門閭或雞骨而支牀筆凄風苦雨舉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依係縱同門共巷尚且置若罔聞何況住居相隔乎倘經道過門亦必佯爲不知更無特地相問者惟俟其死一假哭射拜之日予爲族誼也族誼固如是乎今於講後詢問應卹之家派各房先後分人饋問一次多寡隨分即尋常飲食果實之類亦可見意有病或爲求醫贖藥並患不期衆寡期於當厄一體血脈相貫庶幾不爲痿痹之民○弟音子淋贊也○愚謂雖無宗講之會凡遇宗族親友有若此者皆當三復此篇思圖周濟

禁戢閒談

一宗約講說古人經書商確族中事體了此倘有餘閒惟命童子歌詩或習禮而罷萬不可言及他事說鬼說夢總屬荒唐言人富貴便是羨人富貴言人貧賤便是笑人貧賤惟是一片俗心腸方有此閒言若論飲食之美惡評女色之妍媸尤爲市井下流即如援引邸報談及朝政或邊境警息或縉紳差除古人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又云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使有憂國之言而言之已爲出位若無憂國之心而言之便爲訕上俱當絕口不談若言及官府之得失人家之長短閨門之隱微便是殺身之道各宜痛戒倘有一犯衆共斥之後不許與會

鄉約 藍田呂氏著○雖曰鄉約實可通行之於宗族朋友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齊其家能敬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爲人謀能集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奉職○凡有一善爲衆所推者皆書於籍以爲善行○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過失相規 過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六一日酗博鬬訟二日行止踰違三日行不恭遜四日言不忠信五日造言誣毀六日營私太甚○犯約之過四一日德業不相勸二日過失不相規三日禮俗不相成四日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五一日交非其人二日怠惰三日動作無儀四日臨事不恪五日用度不節已上不修之過每犯皆書於籍三犯則行罰。

禮俗相交 此行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講求如未能遽行且從家傳舊儀世不經者當漸去之○凡與鄉人相接及往還書問當衆議一法共行之○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事聚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數若氣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凡遺物婚嫁及慶賀用幣帛羊酒蠟燭雉兔果食之類計所直多少不過三千至一二百喪葬始喪則用衣服或衣段以爲襚禮以酒脯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葬則用錢帛爲賻禮用猪羊酒蠟燭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五千少至三四百災患如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類助濟者以錢帛米穀薪炭等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二三百○凡助事謂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則借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爲之營幹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日水火二日盜賊三日疾病四日死喪五日孤弱六日誣枉七日貧乏○凡同約者財物之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及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凡事之急者自遣人偏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者及知者告於主事主事偏告之○凡有患難雖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罰式 犯義之過其罰五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於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聽聽而復爲及過之大者皆即罰之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聚會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會具酒所費率錢合當事者主之遇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

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依長幼輪次爲之一月一更。主約中雜事。

人之所賴於鄉里鄉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其視何與於我哉大中素病於此且不能勉願與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尚以爲可願喜其諾成吾里仁之美有望於衆君子焉熙寧九年二月初五日呂大中白

文雅社約

節要。間有不合時宜者刪易數字。併附以諸家名議。

邵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吾夫子習禮之處，而記稱嬰相之團也。歷數千載，故址宛然，厥維勝域。吾輩適會林下，結社於茲，期挽世風，稍還古昔，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歸德沈鯉仲化甫書。

書劄 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當嘉靖年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尸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及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字，間有自書名於門者，其質樸如此。乃今簡不一發，六幅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為簡，何為哉。今擬拜客用表紙單帖，用幼加頓首二字，餘省。○禮帖以全為敬，以紅為吉，出於何典。朝廷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為敬，乃世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僭乎。今擬婚姻大

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邊，其餘請帖禮帖及通問書劄，止用兩幅白簡，裹外俱不用紅簽。如禮物件數，開載不盡，分上下二層敘事；不盡則量加幅數，適用而止。謝禮仍用單帖，不必求稱。如連名送禮，亦止回一帖，傳覽，有稱謝，又不同，另加一帖。○人有自外致書者，既以書答謝，又另有謝帖，甚屬無為。曾記數年前寄書行禮者，只書後貼紅紙一方，開具禮物，何其簡便，宜以為法。○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衰矣。毋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今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領受，或敘濶，並啓知，六七字速帖用單，只寫一速字，俱不用文章語。○護封起自公文，原為關防秘密，隆慶初年，縉紳通問用者猶少，後始蔓延鄉俗，一槩用之，甚屬無謂。今擬請拜等帖止用書夾，投送封袋可省，有啓事者，用封袋，不用護封。

宴會 設席過豐，則多殄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貨財，多祈福，分或宗當酣飽之後，見主人舉筯，不得不舉者，甚有及為多設所苦累，殄天物亦甚可惜。吾鄉嘉靖年間，其啓請客者，每卓止設殽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簡樸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歡好為賓筵羞者乎。又何言多費也。○憲約燕賓，四豆，猶是古禮，恐未易從，今擬折簡請客者，用果四色，餚八色，湯飯二道，若官席遠客，量加品數，其看花大席人物餅錠五牲之類，俱不用，赴席除開訪留坐者，自不拘時候，早晚大席宜午後上座，薄暮而散，邀帖後止速二次，如過該行酒之時，客有未到者，即虛坐行酒，不必久候，益早至早散，不惟我無伐德，抑亦體悉下人。○古人不常殺，牲亦不皆食肉，禮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知其不常殺牲也。左氏曰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食肉之祿，氷皆與焉，此知其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以充俎實，儘自足用，又何必更宰雞鶩，求備物哉。昔人云食者甚美死

者甚苦，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愛物之心也。○主人安座，過慶賀大禮，則逐位行酒，尋常宴會，客雖多，但舉杯總揖，乃遍歷客席，各一安座，至席前再總揖而已。○合席請客，主雖多，其舉杯行酒只屬之長者一人，餘惟隨班行禮，蓋長在則禮宜然也。若長者既已安座，眾主又人安一遍，似屬煩瑣，且不見長長之義，於禮宜省。眾客酬主人亦然。○舉酒有當行拜禮者，則拜其跪禮，於古無考，宜革。○客有後到者，眾賓敘長幼一揖，相干者另一揖，不必讓轉告坐，亦然。○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為雅若娼優入宅舍，敗壞風俗，引誘子弟，可忌不止一端，俱不宜用。○賓取成禮，酒以合歡，主人欵客，只可相勸，不可相强，沉湎淋漓，至於生禍，僻且無及，何歡之有。賓之初筵，所宜三復。○餽貴從人，惟婚姻大事，及自遠而至者，宜待設酒飯，不必設殽。

稱呼 宜止用本色，如古人上宰相書，則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內翰，執事，蓋不欲相其所無也。

然猶云興代事今吾鄉徐正人先生家尚存有天順年間翰林曽公棨贈言一軸其標題則直稱贈鴻臚卿徐君永達之任湖廣廉憲序其中云永達勉乎哉者復不一永達者徐公名也予考其時二公非有師弟予分特僕直若此而吾家亦存許都諫復禮與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書德沈太守尊師號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大抵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槩稱台柱稱翰撰則如人所無矣今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內翰例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某姓某親行幾伯叔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字仲尼乎吾鄉嘗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亦以稱翁稱老者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於不祥矣今約除尊長親屬各自有應得稱呼外其平交止稱字稱號尊輩

稱老先生長者稱某兄某丈

揖讓

主人迎賓三揖升堂此所謂揖不過舉手或身稍磬折而已今一見則俯身至地送客出門則過臨車馬逐位與揖入門又望空一揖或賓主相讓良久不決俱屬非禮蓋讓不過三古之道也今約迎客者客至一射及階及門舉手相讓送客至大門之外一揖客及車馬主人入門各一揖各乘車馬主人出門舉手相顧俱不必差人拜上蓋送客揖車馬於禮所無而毋客送及車馬尤爲煩屑宜革○四拜所以尊父母師長拜而叩頭臣子見君上之禮也豈可以一槩加人今後相見行禮只而拜有當稱謝者則起身再揖勿伏地連叩○親朋偶過止宜敘長幼一揖當致辭稱謝者再揖不必讓轉蓋長幼有定賓主有禮而久讓不決似爲虛文宜省之客有先施而主人及門答拜者雖往來常禮若不保慶弔大事但尋常相訪者亦自可省○禮父黨無客今考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天

子行君臣禮畢即向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天子四拜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東西向再拜不答兄弟交拜不受凡兄弟不論賓主兄東弟西凡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有揖讓迎送如賓客者殊爲疏薄相外之風宜改之○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嘉靖年間予親見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齊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訕今俗其有是否耶願此義在論語鄉黨篇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兩語內可佩之終身有餘矣今與諸公約凡在本族尊輩前雖士宦不得据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客執級必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弟亦何訕之有○讓自美德忍微大受孟子三自反終以不校於橫逆有何難處者乃世人以一不忍率至大事甚至有生平刎頸累世通家

一忤睚眦即成讐隙或睽目攘臂或稱干比戈或扶發陰昧揭布通衢或鼓扇朋儕併力攻擊雖足逞雄心亦大虧雅道矣吾鄉俗幸無是而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爲可傳先生方致仕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皆羅伏階下叩頭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此而誤驚犯罪誠當死儻蒙恩鳥獸散不就縛乎先生曰不然即不能有所贈何至使公等枵腹乃呼其夫人出自廚下督婢子治酒飯使各霑醉飽叩頭而去遲明賊捕緣及門請罪願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是也竟寂無一言親先生處暴客若此知橫逆之來能笑而受之有餘矣吾願諸君子之爲潘先生○老氏曰自勝者強考亭註強哉矯章句亦云自勝其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爭念其一也人若於此處能強制不動非有大涵養大力量者不能其出而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排難皆平時所畜聚然也彼按劍疾視者何爲哉○爭忿最難忍若忍得過去即便有許多受用不能忍而致禍患所謂

一憩之不忍而終身懟也苟念及此念心自息○世俗繁文日益其遠日滋損有餘補不足深有望於爲古君子○附周海門曰今天下車書一統而賓主相見禮乃有南北之分南尚右北尚左不知起自何時朝廷上有文東武西之分似宜以東爲尊然而武官之品級每在文職之上班首官皆以公侯未可定以東爲尊也主人陪賓北向而坐賓爵相序則長席俱左南人皆然而相揖何以不論由此而推宜盡從北禮可也三族之親人共知之而禮所當守一毫不可踰越本族無論已母族妻男者即母之兄弟雖疎遠之極亦當侍坐子婿邑皆然而他處有不然者非也妻族之禮曾見孔叢子曰妻之父母爲外舅姑拜之可知妻之諸父則以親隱年以上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今之人能盡知此禮乎昔陳涉爲王妻之父母往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涉遂滅亡禮之不可忽如此姑

夫之親似在三族之外然姑者父之姊妹也姑之夫即與伯叔等雖疎遠亦難並行並坐吾當見閩石賓官至祭酒尊矣而見疎遠之姑夫行不並行坐必侍坐或強之少假焉不肯觀此可以作則矣

交際

以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銀向不過三分五分至一錢亦有攜盒酒舉賀者有不過三五相約共一盒酒者然猶酒不過一壺盒中物不過小菜小菜三五品客入門與主人一揖即舉觴行酒賓主酬酢俱不過三酬酢已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修儀主不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餞其古雅簡便也嗣後彌文日盛有因而廢家禮者有較量往來厚薄漫成讐怨者有公然爲假酒饌賤明示相拱者風俗薄惡如斯不返何所終極今擬婚姻及大禮從宜用幣其尋常賀奠自一錢以至五錢皆爲厚禮不可更加其一切飯酒飲食集宜停止○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十歲一舉猶不爲侈今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此無名之費也程子倍哀之說盍深識之老年借此以衆集小集可也○賀祭等軸所重在文用紙爲便錦軸金字徒費無益通屬可省○鄉俗二十年前開具禮單者尚告以謙爲主如酒云習酒帕云紙帕是也今則不論美惡率皆飾以佳名故美者近奢惡者涉欺矣雖細事亦長僞之漸也宜返而之初○人家稍能度日即不務本業到處人情三錢五錢時常奏辦其爲苦累十倍征徭之數難賀之倏忽亦何恩也○親朋往來之禮只可觀情義疎密以爲隆殺若乃計家道貧富作青白俗眼目于盛與衰爲炎涼世態者則市井交易之道而風俗薄惡最明顯者也有道君子必不其然○禮尚往來雖本人情君子有施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不必過責鄉人近聞鄉俗之人有一牒一書必求相稱甚爲可鄙世豈有操券以行禮者乎惟受人之施力能爲報而自處鄙薄失禮者亦無怪乎人之責之也

冠服

冠加於首服宜雅重衣以章身惟貴明潔○玄黃紫三色惟朝廷得用今人有不知玄黎而誤

用者乃黃亦敢僭豈其不知宜以相戒○閩有風家有家風女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子必慎其微焉○未冠勿遠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少異檀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於蒙也○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其主也達禮者審之

閑家

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略內故根木之地已先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豈足爲子孫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日強禮儀卒度不可以狎近忽之也○世俗有父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故與分爾汝析七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當食時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甘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地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適

鄙習俗相沿不可視為細故也○鄉俗於禮文疵繁惟夫婦最略或至有經年不相揖拜者抑故也豈知禮在仰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合巹於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禮稱女子於出擒藏其而已嫁而反則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暇若此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姪係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今人家婦女有託在帷幃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閨家者宜以是為第一義○人家有關防內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為尤甚蓋此亂多窺探人意搬弄是非其為長舌銛於利刃卻又無可防之形奈何以不親不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安知其非尸祝巫卜之類耶若論其至即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貴簡矣○宦家子弟凡居食器用僕從與馬之類所貴雅淡不宜使俗氣僕人○附何氏曰凡役麗虛華之僕不可一朝居也又曰僮僕雖自幼過繼者亦不宜令人臥房使

知餽筍所在若以為小而不禁長大不可制矣或遣餽送於出嫁之女止令中堂奉其所尊切不可僕人內室與女私受賄其為饞賤不孝之人又不可使之訊問消息鼓一般唆是非致構兩家之怨女既有家非大故不許歸寧無服之親不得令其弔喪送殯及行慶賀之禮親戚有請祭埽遊春者不過誇賽珠翠羅綺縣宜謝絕此亦保身保家之大法也

馭下

凡騶從不宜太侈蓋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耶別從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稱我為用者若此其衆吾兩手兩目既不能遍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既已驟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

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修也夫公家不堪侈況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為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為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將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歛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欲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敗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為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凡僕從以肩受來懟者面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上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為彼激怒以揚吾天和致有他事番一忍之為故多矣○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于下人之買辦見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較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勝削於人夫豈知田野小民升粟尺布入市營求針頭削鐵一家性命我卻要在他身上討便宜能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

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與多寡自今宜嚴飭下人人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眉趨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為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吾答責僕婢則推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子女則推彼為父母之心不寧惟是即寒暑饑飽疾病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俱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附許台仲曰過房未配男女給夏衣帳不過四月望給冬衣被絮不過十月朔感禦寒暑禁飾鮮耀

田宅

人家起造房屋每多踰制然不知屋宇大廣則陰氣盛而人氣不能充故其勢不得堅久而居者且多不利此昔人所以有木妖之說而謂其不安人也○田為常產所不可無然惟貴約而易守貴而得用不必太侈太侈則不免多費貲本多有荒蕪多損精力多招詞訟多辦糧差而計其所入

亦卒與約者貧者不相上下。何以侈爲。○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謂三不虧。不虧寧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人於急難。此所謂三不虧也。虧人貧如小戶人家無多田產而含悲出鬻以救日前。虧貧如錢債折準貨物撞算之類。虧急難謂人有急難而鬻產以自營救者。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惷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奸人撺置所鬻之產十不償一者不買。巳絕之產未有著落相持之產未經斷者不買。官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爲官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鄰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此所謂七不買也。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置產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宜致審於斯焉。○世俗有產與接壤被人買去者其勢必爭爭不已必至於訟。訟自常情。不謂無理。惟吾輩爲此舉動

便覺不雅。今後如遇此等除通近墳塋牆屋者仍與從容理講其餘不必理較纏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如曰與吾鄰也必我宜買漸買漸遠直至何處方始不鄰眼界濶氣度大看得此處自然眇小。○孝友先生朱仁軌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區區爭增界址者宜以是說勸解之。○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於此而孜孜於彼者非計也。○官家子弟以財產相爭訟者其侈言前人之貴常過其實蓋其意惟主求勝而不恤先人之面目可羞何所其自可恨然而導之者其誰乎。前人遺子孫以危後人遺祖父以貪首尾相貫勢所必然故剏業貽謀者當慮其後。慎不可輕留此尾也。○凡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人爭一玉卮各將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於用徒自取戮辱而已。○附陳幾亭曰。勿買爪葛不明之產勿收來歷不明之僕。交易時宜詳審而後行。倘一時爲人所紿後有相告者即宜核實而吐還之理取原價可也。凡中保僮役之輩競謂吐還爲失體面。恐人非笑。此最愚之見。始也不知而買之。旣也知而吐之。如日月之更。衆方感仰之不暇。其誰非笑之者。若堅遂前非。必招怨恨。招咒詛。招訟獄。費神思。蹟踏費筆舌。干請究竟亦必費錢財。所失殆不可勝計。然則法成湯之改過不吝。反失體面乎。法小人之過也必文。反得體面乎。凡置產買僕者必驗足衣食讀詩書否則列士夫首民庶者也。苟抱一隙之明。豈待再計而决哉。

器用

燕器除純金例不得用其諸凡銀器等物則亦滿盆之資也。當筵有失稍一根求賓客從人必皆動色招尤起釁且自盜始反不若陶瓷瓦缶爲便也。他如珍寶重玩是謂尤物人見之無不垂涎而傳家至寶其與人必多吝惜求而不與禍且立至。何者。凡有求此等物者皆有氣力能禍福人者也。而蓄此物爲人所求者必門祚已衰可中之以禍者也。乎泉醒酒之石至不能保其佳子弟。非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哉。亦可謂千古明鑒矣。○里中富人艱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

亦不求華美。及後子孫侈大則反笑前人爲吝爲野。一服一玩無不盡飾。至有一扇之資可飽百人者。豈不可惜。然亦不旋踵而蕩索然矣。

勸義

鄉約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俱日用切要之言。士庶宜終身佩服者也。當各書一牌尊奉於門屛冕處使家衆子弟出入瞻仰。嘗有興起而鄉俗亦必有做而行之者矣。○人無不愛其子孫者獨有不孝順父母的此何故。夫子孫我所生而父母生我者其天性至親豈異乎。且除却罔極深恩不具論。夫以罔極之深恩而不得與一襁褓之嬰孩同一親。亦真可痛哭流涕矣。○人只一不孝便百行俱不必言。人只一不孝便五刑無出其上。夫豈得無侮乎。亦豈得無懼乎。○在家有家長出外有師長城中有官長通天下有君長。此皆吾長上也。人若能循理守法便即是尊敬長上。不專在儀文交際間。假如爲士而講求經濟化導鄉俗庶人而謹辦征徭

輸心捍衛便卽是恪修職業盡忠朝廷不必有官守而後爲効忠盡職也○和睦鄉里的便卽是春融景象人巳物我均一暢適烈日嚴霜凄風苦雨有望而畏之耳人於斯二者何處焉今人只看得和睦鄉里不甚緊要所以不消去和睦又看得和睦鄉里的常要存幾分忠厚費了些財物却又不肯去和睦所以鄉里間情誼乖離俗不長厚也古昔盛時鄉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彼此緩急胥相倚賴何費之與有假令一人如是處處皆然將太和景象且在宇內何況一鄉哉而謂爲不緊要者也○父母無不知教訓子孫者惟其所以教與子孫之所爲成立者常相反蓋子孫之成立以勤而父母憐以情子孫之成立以儉而父母導以奢子孫之成立以安而父母遺以危子孫之成立以約而父母任以放子孫之成立以正而父母趨以邪是知教而不知所以爲教也故　聖訓循復諄諄焉若曰雖有教與不知教訓者等耳○教子孫無先於耕讀兩事顧讀書之法具有先哲弘規良師嘉訓惟務農者必使知拾糞如拾金趨時如趨利鋤莠如鋤盜遴佃戸如遴才亦教家急務也○人各賴常業以生然不謂生業而謂生理者以循理則生不循理則不能安其生也蓋本分之外無所營求方始爲循理者巳○常人無非爲則保其身家士大夫無非爲則保其身名蓋常人不可責以苛細士大夫一失其身則以舉其平生盡棄之故比於常人尤不可不致謹也以上恭解六諭○里中有節孝仁義出自委巷者不必論曾否相識俱宜率同志備禮贊揚以發潛德其孀居守志無所依倚而家貧不能自給者歲終亦宜勸助粟帛以堅其志俱同所親識與之○吾鄉前輩有一二人君子者九原可作所願執鞭矣乃後嗣或不揚天道固不可問也若其章顯今德使無過佚拂拭遺胤不至落莫則後之君子與有責矣一以勸善一以厚俗其可忽諸○今人多好放債盤利夫子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謂有利於己者必有害於人也顧世有自然之利而又有

不然之利乃無有言及者何哉○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入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目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貫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何以不爲此而爲彼也○古人重遺簪遺履不忘舊也今人但一登顯要則舊時親識屬在寒賤者遂皆削迹於門門前乃另有一翻新客以間故舊此等世道最易得人眼目虧損厚道○負死友者之害義此負生友者爲尤甚交友者其戒之○人情聞人善未必肯聽聞不善則樂相傳世風薄惡莫此爲甚吾屬其相務反之○君子處心行事須要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稍與人行些方便卽是有益於人人當渴時與一杯水卽是恩惠顧惟在行之可久耳豈可謂小善不足爲○余數年來每當嚴寒之候私料郡城中貧人裸體者大約不過二百人卽同社五人協力周濟計每人止可資綿襖四十領每襖一領該銀三錢總費銀不過十二兩而國中無凍死者矣○凡棄舊施與貧人亦可禦寒每百件不過二兩如五人合治二百件則每人止費銀八錢此又爲不費之惠也○仁人君子肯惜此小費而坐視此輩寒栗而死乎○新歲元旦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人家往來相拜亦各以椒柏勸飲獨忍見乞丐殘杯冷汁不能於此際得一飽乎數年中每見城中行乞者大約不過五百人計每人與肉饅頭十箇總不過五千費麥麪不過五石肉米銀不過二兩如一先期部分已定至元旦五更時俟分遣所部各分一方四門四關一刻可遍惟不令及門不使知爲誰施捨者自無有相聚喧擾之弊○施藥不如施方俗有是言乃田野小民常苦於無錢取藥遂以至死者殊爲可傷余每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費一錢可取奇効者余每嘗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肯各出所聞遍貼於人烟輳集之處則濟人陰德比於施藥相去霄壤矣○附袁午契

日加欲施藥宜修合丸散丹膏數十種彰彰可驗者遇有疾苦須細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其疑難之症不可妄與恐致悞人○橋圮路滉當助修治以便行旅○四達之衢宜建亭闢井常備施茶三伏則于午未二刻用薑鹽凉水以解暑毒隆冬則于卯辰二時煎薑椒湯以辟寒威至或單身羇旅負販寠人雨天曉夜跋踵候門斷人效搽法每早施一二處以天明而止為德甚大○積雪堅氷之時作倡里中掃雪鑿氷方便行人以免顛蹶尤為不費之功○捐貧人遇雨尤屬切身厄難衣衫濕透膚體沐漓推步前趨忍饑耐苦陰寒入裹遂致疾纏或至危亡家戶何賴所以雨出無益於事若纔於情實迫若能多置箬笠散給行者或擇誠朴善之人貯往來要衝之地施借兼行受還隨便所費甚小所全實大至於泥塗寒凍或施草履蒲鞋暮夜暝冥借以燈籠大草均屬陰功所宜留意○或過軍與往來民夫壯幸極是苦役兵未到時預囑冷室忍餓卧地無異囚徒打棒催趕

不問晦晝俯值積雨深泥塘岸淹沒蹉跌漂溺苦情難狀至於擾夫扛擡軍器搬運物料鞭撻亂行饑寒莫恤若不設法救濟必然病患死亡大宜普勸仁人慨為領袖轉相募助或懇好義能人經理其事禁候之夫貧其乏絕關津要處煮粥均施或扶危持顛或贈櫓給錢則雖行役之苦亦叨救濟之惠矣嗟嗟兵荒游至禍患不測眼前毫粒豈我固有乘時積德補救劫運既須仁慈兼欽智慧矣

明微

人恆言不愧屋漏夫屋漏何能知何能言愧與不愧亦何能辨之夫惟妻孥僕從者日侍吾左右而見吾至隱是屋漏之能知能言者人能不愧於妻孥僕從乎即不愧屋漏矣○律例有極輕條款盡數摘山與家塾子弟開時講解則彼知世俗之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不得為也而凜然不敢肆夫豈非精義一助乎○世俗每見人行事苛刻貽害於人者則指而疾之曰沒天理至有致人於言語文字之間者殊畧不介意夫空言在一時文詞傳後世其久近固已不同矣若其人名愈重詞

愈工文致其事者愈奇則其虧損天理也為愈甚○而諛之詞有識者未必知感背後之譏銜之者常至刻骨彼作好作惡者徒自苦而已○凡兩怒則必有溢惡之言溢惡之言與之相傳是挑釁也以忠厚存心者不如是○士君子聚談問若只依傍道理而措以和氣平心自有深趣自爾浹洽戲謔諂譏恐其始乎陽卒乎陰矣酒中言語尤易支離所宜相戒○至愚之人必不肯詬毀其父母苟行事乖方殘刻人意有不毀及其父母者乎然則非自毀之也一間耳為人子者宜兢兢在意焉○人情見殺生則不忍乃獨於蚊蠅之類恒盡族而殲之曾畧不動意非以其微物耶夫物誠有微巨乃好生惡死則一蚊一蠅即一物我也士君子欲充其不忍之心者當先自微物始○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似亦常事乃當時遂以為得人其不然者謂當如何士大夫宜知所自處矣○兩造之詞其理直何待人言其理曲安可與言此君子所以貴慎言也○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姓

而我亦賚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賚吾祖也蓋一舉而兩失矣○仕宦居鄉百凡炫燿所謂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也○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為人可知矣○荒歲饑殍載道而富貴之家歌舞歡呼似非所宜○小民非能壞風俗川觀望所不在也其惟士大夫之責與士大夫家百凡好尚不可不慎○鄉俗元旦家家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與焉古南郊壇地行事器用陶匏牲一犢誠無物可以稱德也烏可以常卑褻若瀆祭天地衆神如所稱萬靈真宰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擬術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恭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與日而青天在上全不為禮於心安乎庶人不可以有獻於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每日清

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祿作子行之不以爲僭故余於鄉俗亦然○里社有春秋祈報自是古典惟科歛民財搭臺演戲連日累夜甚非美俗且易啓禍端多耗錢貨凡作此者多非里中安分良善之人所宜禁止

身儉 夫日用事物之爲侈侈矣然必有由侈者身是也蓋身其本乎日用事物其身之運乎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疏者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則身儉之說也而本其在茲矣意將以仁義道德物吾身以綱常禮樂範吾身以忠孝大節立吾身以謙和退讓保吾身以不殖貨財浴吾身以貞靜寧一定吾身而後爲身儉而後爲不侈乎

心儉 夫身儉本矣有本之本者心是也心在乎審所好尚心好靜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則必不好煩不好煩何侈心好雅則必不好俗不好俗何侈心好澹則必不好濃不好濃何侈故雅

靜簡澹者皆以養吾心而正吾本之本者也其不然者雖稍能勉强乎一時而見獵心喜忽不覺引我去矣蓋身爲侈數豈復能移風易俗哉故曰有本之木矣○嗚呼尸盟者主辭尋盟者主守辭豈難晝守實易渝凡我同志有如不批余言而愁寘於耳也則吾言爲巳詳朝呷血而夕弁髦之則是編贅矣宋人沈鯉仲化述

社倉議一 有司之積穀備賑也自公廩外則又有社倉一法固均以爲民也然就兩者較之則社倉有實惠而公廩顧反有不及者何也蓋當其積貯之時而巳寓賑給之地也請得究言之公廩率不過一二所而社倉則各方各里各有建置積之多方備之無窮而散輸不越境其便一公廩者官自爲之也其勢獨社倉者官與民合爲之也其勢分分則共其力於衆獨則總其勞於巳衆力易舉獨任難周則任獨不如任衆其便二公賑必須憑里排舉報而里排諸人皆素以漁獵自資者也報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反使公家積貯徒以惠奸胥賑施文具耳社倉有殷實公正衆所推服者爲有司分理其事而又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故本里民孰貧孰否孰上孰次一一皆有真見拉拉皆有實惠也其便三公賑必須按里排次第較凶歉甚否逐一審問有司或有他務相妨則勢又不能速審曠日持久遂使枵腹垂斃之民日需次逆旅之舍而所得不足以更饑至有垂槖以歸或不及一餐以死者可哀也社倉則各濟各方隨設隨給其用之若燭照而予之如取攜其便四公賑不免有盤撥轉運之煩有需索使用之費有斗斛高下之分有推挽負戴之勞而社賑則悉無所累其便五公廩率不過一二所而境內饑民嗷嗷待賑者常千萬計騈肩累足沴氣薰蒸疫癘不免或更有他虞亦不可知社賑則各里各坊分局各濟散而不聚自不患此其便六公廩必上棟下宇有磚瓦木石之費有透風重簷之設而雨雪薄簷易於沾濡鳥雀椽空易於剝啄食鼠穴墻易於圮壞則又

必歲時修葺費且不貲况穀既入倉陳陳相因則紅腐而不可食出而曬晾之則遞減且有因綠爲蠹耗者而社倉則狀若囷所需惟草木泥芭蕪傳瓦木石之費日色易透故不煩曬晾無重簷故鳥雀難入倉四周皆有人跡故鼠不爲耗其便七民俗之日以澆漓也如逝波之東下而不可復反也社倉既立則里閈共爲有無必薦有同室之誼一鄉之情焉蓋不但緩急相周卽百姓親睦民德歸厚亦且由此其便八人情不能無公私今今於國中日吾勸輸而賑出爾私藏而公諸同邑不相識之人非甚惻隱誰肯應之哉惟各社有倉各勸其社之居民家道殷實者各自爲備出其餘以待昆弟親戚之急人人必不能忽然於此而荒年賑濟亦惟在此方之人得用之而不以泛及其他且輸者有時而貧亦反自取給焉禱其利爲有福此民之情也因而導之當今下如流水其便九夫是九者惟社賑有之而公賑殊不然吾故曰有倉有實惠公廩顧反有不如者則謂當積貯之時

而已寓賑給之地也。○獸獸石畫惟第七
議便於鄉都而不便於城市宜通變之

議二 社倉之便有九余既備述之矣因而思之又得豫之道焉何也蓋賑貴分分則不壅今各社各賑力出衆家則豫分矣社貴核核則不欺今各各賑自爲耳目則豫核矣賑貴速速則不滯今各社各賑一時並舉則豫速矣賑貴委用得人今各社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又各有殷實公正之人可選充約正約副非如彼市井無賴高下其手者則豫有人矣惟豫則籌其凥定不倉皇失措給散周徧不遺此失彼痛癢相關不隔越阻閡疏分基罷不爭門措指故實惠常究於下而督責不煩於上也昔吳梁居吳吳中子弟號可用號不可用蓋於上喪豫別之不待其渡江而西也此豫之道也夫梁亦有所愛之也古人於蒐狩豫講武於井田豫議察於其間其畝而溝洫互分者豫禦暴於先公後私者豫作忠於相助相友者豫厚俗直農事已哉梁之兒蓋得之此矣大抵古人制一事必默

寓一意其制事之爲用在目前而寓意之爲用在日後目前者可見日後者不可見夫其不可得而見者乃其所以爲豫者也
吾賞豫於社倉蓋此也

議三 勸輸○夫倉以社名則非獨有司之事也蓋所在居人均與有責焉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今吾邑侯爲吾邑賑荒計既肫肫若此矣豈鄉士大夫與居民有力者自爲其桑梓身家計乃不能好義終其事歟吾知其必不然蓋往見里中士大夫有饒於財者未有不結社飲酒以一日之樂糜小民終歲之費也未有不窮奢治具集水陸之珍強客屬厭而客謝不能不止也未有不盛飾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而費累千金不惜也未有不以其凥塊棄餘委諸無用而明以資盜陰以損福也諸如此類費何可勝計吾不敢謂諸君之素然間亦有不免焉者倘稍裁百分一以輸之社倉爲荒年賑濟而起人溝壑之中不過升斗中一粒耳而遂能施仁義以行德化無用爲有用諸君亦何憚不爲此而忍負賢大夫此意也夫既名爲士大夫讀書明道理當思天下饑由己饑乃於同室之困不少置念凶年饑歲家有餘貲廩有餘糧僮僕溫飽而目覩鄉井餓夫枕藉溝壑者曾不少擊其眉則亦與凡民何異於讀書明道理謂何此無論陰騭福報欲望難羅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豈以吾推號士大夫反不能尋推其心以爲鄉閭倡耶且條陳民間疾苦以請命於邑大夫亦吾輩責也今邑侯不待片言先自軫恤歷思善後之策欲使吾父老子弟長無凍餒吾輩有不感激踴躍相率首應者非夫也諸君必不爾也乃若衆邑居民雖稱不腆然其間有力者不嘗有結社攢錢隨會講經爲人所籠取乎不嘗有修寺建塔鑄佛塑神望南海走東岱跋涉道途足重繭不惜乎不嘗有齋僧飯道建醮設壇爲遊食供積消自誦修因果積福田乎夫此數者皆無益之事而獨入所破勸輸竭蹶恐後積穀備賑乃有益之事而邑

大夫惓惓焉反趦趄不前此何以說也夫輸則正直無可私媚所福祐者必是好人既好人必行好事行好事無大于濟人利物濟人利物無過於凶年饑歲與人盂飯可當斗粟舉我一念可活一人故欲積陰德行好事者惟此時最得力亦惟此時最省事神明降鑒惟此時最分明亦惟此時最錫福諸君如欲修今生與來世爲身家爲子孫當無以逾此者何故不爲而乃營營焉役役焉求之於玆昧窈冥之中不見有分毫報應之益也吾又爲諸君大惑之夫公輸若浩繁而社輸之多寡隨意公輸有程督有稽覈有罪累而社輸緩急自便賠累無虞且自積自備雖爲人亦爲己也貧富何常吾今以濟人安知他日不有人濟我也惟願士大夫與居民有力者謹承邑大夫教令而道揚其波澤以贊成盛
舉無忽

議四 勸積○以蓋藏論一邑則邑人有富者有貧者有非貧非富而衣食有餘者大約不出此

三等矣貧者不能積富者之輸穀備賑也則以爲
貧人積其非貧非富者安積乎積之家則不免侈
於用而奪於姑可已之費將如何而可蓋嘗見里
中小民有結社積錢者或三五十文或百文貯之
一所及歲杪始出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輸數夫其
積而分分如其所積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
而爲是紛紛者誠恐其侈於用而奪於姑可已之
費也故爲是以自制而不厭其煩此小民積錢之
一策也予欲推此意以積粟於社凡非貧非富而
衣食有餘者月輸粟一斗儲社庾計歲輸一石二
斗時愈久積粟愈富值荒歲亦各如所輸之數還
歸之如今之歲終分錢者此亦小民積粟之一策
也不睹大撲滿乎撲滿之爲器小器也狀渾淪惟
一口口僅可容一錢滿積之不能逾三百然可入
不可出必撲而毀之而後可得用吾今欲小民
積粟於社者蓋亦以社倉爲撲滿而取諸寄也
予始爲社倉議成復以其臆見列爲欵目曰建置
曰積貯曰勸輸曰勸積曰典守曰約正約副曰約

會曰社神祈報曰賑濟曰平糶凡十餘條其說頗
具欲以備同志者採納已乃思人各有見予僭僭
者爾而預設局方待俞跗盧扁循以己病得無涉
羙芹之議乎乃除去之第稍存梗概引起其端以
待夫神聖工巧者之隨意製方也
萬曆庚子穀雨日沈龍江老人述
謹按社倉之法眞厚風俗致太平之第一策也
恐昔常劉爲悲智一社自施棺掩骸施藥施湯
賑濟監粥外復本公此意欲勸同社之人力崇
節儉務返眞淳各里舉行社倉以爲救荒杜患
之本計惟得
神明上臺公祖父母勸諭於上鄉先達主持於下
而又有里中仁人君子協謀共濟方可有成而
人微言輕薄德寡助遂因循未果今錄其勸輸
懇見於後以備採擇○昔耿壽昌奏立常平封
侯食報朱文公創置社倉利賴天下人人知爲
吉祥善事而卒莫之爲者大抵貧者既自諉於
貧而富者又恐暴揚其富以此因循而無眞實

任事之人無眞實建事之日也殊不知此事因
果相關報應不爽常觀人平居無事惜金如命
一旦遇疾病而醫藥之費不貲遇官司而獄訟
之用無算遇水火盜賊而累世之積聚皆爲烏
有矣何如積德於冥冥獲報於昭昭之爲得耶
今有勸輸一法使貧富皆得以積善行仁爲斯
世勸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之好善誰
不如我但無人引誘之激發之耳故社倉之事
以官督之而民不應以里胥督之而民不應即
使應亦勉焉而已非心願也今各里推好善而
公正者數人置簿一冊如募緣者於內開示社
倉之功德如沈公及上所云者逐戶詢之願者
入社不願者勿强雖肩挑步擔極貧寠者亦必
須勸之蓋其人雖甚貧亦未必無善念也况所
施不多倘遇饑荒彼必首先被賑是猶寄之外
府耳其願者每月止勸輸銀二分計一年共出
銀二錢四分人雖甚貧一月之中豈無銀二分
可趲耶今以中小里分計之假如一里有四百

戶除頑梗不好善者三分之一可得三百家而
此三百家者每月每戶樂輸銀二分積至一年
即可得銀七十二兩主者每年效雲棲誓神法
以洗心隨以其銀分寄本里典鋪或殷實之家
可朝呼而夕至者薄起利以生息之或竟糴米
候五六月照時價賣之亦可假如積至十年而
又併每年息銀計之則雖小里可得千金之米
矣一里如是各里如是則雖遇荒年而蓄積有
素稽察分明於是赤貧者竟緜以賑之中人之
家許其平糶而殷實有力者不與焉蓋殷實者
尚有種種善事當做豈可奪饑人之食耶然此
特其大凡耳其他徵收之法賑散之法不可拘
於一轍想樂善高賢必有良法美意出於尋常
之外使之盡善而無遺憾也○至於鄉都此法
猶善蓋不必斂銀但履畝而勸以輸米當有無
窮之利焉假如每里約田千畝每畝化人出米
五升計一年即可得米五十石隨以五十石借
貸貧戶責令加二起息如朱子社倉法則不出

十年。毎里當有千石備荒米在里。毎里有此。誠
爲至計。其法備載文公崇安縣社倉記。宜倣行
之。○嘗見四鄉毎値青黃不接之時。貸本地富
室米一石者。必加重利償之。一夫之力。所入幾
何。宿逋既要塡還。新逋又難遲緩。以致日瘠日
貧。流爲頑鈍無賴。而田主亦陰受其弊矣。如社
倉之法行。則有無相通。不至重困。顧其法斷須
照田出米。而田大都半屬鄉紳大戶。完租之日。
豈能重起科條。勸其輸納。今懇仁人君子。大施
德義之舉。各就租田之里。勸彼力行此法。其毎
畝應輸之米。卽於毎畝租內扣除。少寛其力。以
爲社倉之本。至於積散之法。仍聽本里耆老公
正諸人自操其權。而不從中掣肘。則事無不就
矣。俗語有云。好田不如好佃。使彼稍可謀生。租
入自無拖欠。行之十年。本米既多。利米又足。永
無饑饉之虞。眞得藏富於民之良法。而陰功所
積。將子孫亦世被其餘蔭矣。任誓之言。幸惟垂
鑒。 文嘉再識

朱子社倉法附 宋乾道間。朱子居建寧府崇安縣
之開耀鄉。時大饑。與進士劉如愚勸民發粟減直
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
且竭。以書請於知府徐公。貸粟六百斛。饑民以次
受粟。遂無饑亂。歡聲動旁邑。及秋。王公淮來代。宅
適有年。民願以粟償官。王公曰。歲凶穰不常。其留
粟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可無前運之勞。
遂立法。歲一斂散。收息什二。卽不欲者勿强。歲少
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著爲例。又以粟分貯
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爲倉三間
以貯之。十有四年。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見貯三
千一百石。則累年所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
毎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此一鄉五十里內。雖遇凶
年。人不闕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天下。今隨
地擇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上布
其法於諸路。遠近賴之。○按宋張詠鎭蜀時。夢謁
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黃
幅巾道服。眞君降階迎接。甚謹。揖黃坐詠之上。詠

故詳歎。似有欽歎之意。詠翌日問吏曰。西門有黃
兼濟否。曰有之。命召之。或令常服來。比至。一如夢
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有何陰德。蒙眞君禮遇如
此。黃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
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糶之。價値
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
此公所以坐某上也。令吏挾坐。索公衆拜之。後黃
以壽考終。子孫多貴顯者。應氏曰。此卽古常平社
倉遺意也。百千億宰官身。有民責。方能活人者。往
往不能衆行。而黃公以匹夫爲之。神人欽德。安在
一介之士。不足濟人也。昔伏湛常更始時爲平原
守。倉卒兵亂。海內紛耗。諭妻子曰。天下皆饑。奈何
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出所有。周其鄉里。蘇老泉父
名杲。嘗好施。齎產破其家。幾致貧困。蓋士當其急
人時。殺其軀而有益。許尤且爲之。況在我無損。而
於人有濟。如前說云云。亦何憚而不爲耶。爲善莫
大於救人。救人莫急於凶歲。予是以類記之。○倘
平日未有所備。猝遇饑荒。宜行里賑。或粥担之法。

附各里分賑法 先立主賑二人。編募里中紳士
素封。捐貲糴米。家諭戶稽。分極貧次貧二等。極貧
者。日米八合。父母同之。妻子減半。次貧者各減半
先一日。計口注票。親付其家。次晨集某處。給十日
米。毎月三次。以濟粥饘。延及春夏。豆麥收穫。生理
漸行。則小民復可鼓腹而嬉。地方亦得安枕而臥
矣。○崇禎辛巳春。浙大饑。吾杭各里行此法。而各
上臺又設粥廠八處。以食饑民。全活甚衆。
附濟饑粥担法 歲値饑荒。流殍載道。嗷嗷待哺
者日千萬計。駢肩累足。沴氣薰蒸。疫癘不免。恐更
有意外之虞。各宜競發慈心。施行粥担之事。或一
家獨行。或各姓共舉。其法毎用白米五六升。煮粥
取有蓋水桶。外備小籃。貯以鹽菜。碗十隻。筯十雙
挑担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者。令其列坐。人給一
飱。食畢。卽借附近人家盆水滌器。以便後食者。約
毎担可食五六十人。十担便足食五六百人。得逐
里逐甚。毎日有仁人長者。鼓舞激勸。齊心共舉。則
雖千萬垂斃之民。便可暫延身命。謹按此法。無設

賑衆人之弊有施粥活人之實既可時止時行拘泥無功無名勉力而行隨人能濟衆每日有仁方矣是真現在浩大陰功切勿因循當面蹉過

按荒年更有外具衣冠內多饑餓不能含羞就食者如托人鉢取食勿生阻厭倘訪知真正赤貧無人可逸者更宜挑擔上門量口給食○又四鄉窮民流離顛沛尤爲可憫每鎮每村稍可足食者互相勉力速行勿使流移他所功德更倍如四月後天炎不可用粥復有一法不拘佰米麥豆磨粉爲蒸餅湯圓之類照散粥法分給甚便

附許真君濟世仙方黃豆七斗芝麻三斗水淘過卽蒸不可浸多時恐去元氣蒸過卽曬曬乾去殼再蒸三蒸三曬擣爲丸如核桃大每服一丸可以不饑○不餓丸芝麻糯米各三升紅棗三斤去核炒燥磨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湯水皆可下康熙辛亥於吳郡賑饑曾製用但紅棗不炒椎擣丸○戚少保千金麪方白麪六斤茯苓四兩甘草二兩乾薑二兩三味焙燥磨末蜜一斤菜油二

斤生薑四兩擣汁右和成塊切片飯內蒸熟陰乾舂末每服一小杯白滾湯淡鹽湯皆可調服最能耐饑其麪用袋盛之可留經久○濟生大丹尚氏承年堂施驗芝麻一斗微炒磨黃豆糯米各一斗二味水淘蒸熟曬乾或焙燥熟地黃十斤黃芪炙山藥各五斤白朮三斤右爲末紅棗十斤煮熟去皮核擣爛配入煉蜜擣和每丸約五錢白湯服修合如法香美療饑卽數月可安○凝神辟穀丹凡人蚤起或冷暖不時或食油膩或鬪毆氣多有嘔吐腹痛瀉泄等症主方白朮壁土炒蒼朮米泔浸一宿刮去皮陳皮厚朴薑汁炒各三兩甘草白芨藜炒黃去刺丹參各一兩五錢爲末煉蜜丸龍眼大口噙化或淡薑湯調服感冒風寒暑濕痰疾並治考場製惠同人年荒煎防時疫此丹神效並考場補劑居多設目寒暑反累不如此藥平和又能兼治百病天暑涼水可用冬寒熱酒可服一切出行不可不備○廣濟丹昔崇禎庚辰辛巳浙省奇荒蹈前輩鄒先生有用凝神辟穀丹方加老黃朮三升淘淨候乾炒香磨粉丸服一時全活無算因名廣濟益人經饑餓胃氣虛倦兼感疳癥或遭病饑服此既可充饑又能療病穀食之功更能保全廣大○以上四方設遇絕粒皆足備急一時後二方能治諸病預製施送爲德甚普

附避難止小兒啼法綿爲小毬隨兒大小爲之以甘草煎濃汁或熟棗膏浸過有甜味者隨身帶之臨時以唾津潤透置兒口中過則去之　布法見

丘瓊山二賢抄方係靖康年間有神人書於通衢救護嬰兒甚衆

勸施迂談

嗚呼世事抑何其參差不齊哉然未可一二指數也姑聊衆所見吾每當賓筵極酣飽主人方爲珍無已强之大嚼于是然舉箸不能下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有饑餓死者吾冬裘夏葛寒燠以時猶欲盡統綺稱時尚冗陳疊積多不可遍及身而貧人有衣不蔽體傍簷露宿風刺骨寒徹肉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爲山池亭榭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或有一奇

異則不惜千金以求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絕夫婦之歡者吾爲身家子孫計尸竟然有餘猶務日闢疆展土多積厚蓄爲百千年處代圖而貧人有室如懸磬朝不謀夕者吾財貨紛紜而耳目不及周精神不及運不免至很戾縱橫陰以潤盜賊囊橐而貧人偶拾其一遺秉之穗則忍不能予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錐之末有盡爭之者吾盛陳筐篚贄象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之施延旦夕之命有艴然作色者有託在肺腑之知而不能以介身歸者吾多財而招尤取忌宜侈導淫四之貲禍而貧人有待吾屑壞之餘以倖爲福利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於此也吾睹而悲焉乃欲爲貧人緩頰勸富人行其德非集以古人高義如麥舟助喪傾貲賑饑之類强人所難惟捐其所無用以化而爲有用則無不可爲者請卽以前事較度之實筵吉醉飽不甚則何不導盂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於中莜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於生乎

不知內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爲兩得其
勉乎然把彼注此耳實非有他費也衣不可勝麗
而皺之箧笥與無衣同省一二爲短褐以施於不衣
不敝體者則人且挾纊吾文猶亦自不乏也吾於不肉
爲一時耳目之玩即可全人之性命與人之骨肉
此高世義衆也以施於談讌則可傳以省於深衣
則自得吾以爲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住於此矣夫
豈必山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爲快乎吾多
積厚蓄貫朽粟陳終吾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
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將遺之不
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
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吾所委很戾縱橫者業
已寘度外苟貧人得有之是捨遺於道也非損吾
室中之有也吾何惜吾盛陳篋簏饜豪貴寧詎
見饑施斗升於涸轍即欣欣起死回生也何以不
爲此而爲彼吾多則而爲祟彼得少而爲福而吾
損有餘補不足彈爲人前福實爲我脫禍也此兩
利之道也徒蓄貯自煎何吾故曰化無用爲有用

者蓋此也不𣁽賭天道人事乎夫盈虛消長之運
天且弗違泉貨流行之物豈居一處吾不暇遠引
爲喻即吾井里中古所稱富人之家何可勝數也
今存者幾乎此疆彼界封域靡常王謝故宅迭更
幾姓彼其子孫之不能終享也非盡由前人之好
施而不爲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不得不然也知其
然而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情當積則積當散則
散其來不圍其去不壑可爲己用亦可爲人用者
達人也既以籠天下之泉貨而聚之一關又設之
隄防埋狀之以爲己于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
有淮輸者愚人也積陰德爲長久之
計者知人也無所爲而爲者君子也

垂涕衷言 示諸子姪防未然也〇吾家子弟二十年
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
乃人人有衣冠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
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
諸子自能運用豈不亦祖宗陰德神明扶持積
仁累善餘慶所治乎實不勝私喜私幸顧又惟極

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
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兆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
必更得非望蠲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
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
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
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貴吾分已踰吾又何求
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禮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
後人即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
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
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齊不出其本心與之
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
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
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
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爪牙寡忍
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斷猶且揚揚得意見
謂豪強兀兀勢心自矜謀畧夫豈知
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濆
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催自仆當斯之際倚人渚

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
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
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
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此
計矣獨奈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慷
數年久欲相告祗緣昔日猶忝仕途竊意諸兒穿
相付度必謂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爲此激切議
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嘆今年
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
情宗祊繫念或誤及於陷穽因明示以四行而苦
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即逆計何妨
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豈謂子哉七十歲龍江老人書

重定齊家寶要下卷目錄

武林後學張文嘉仲嘉甫編輯

冠禮下之前

附論

婚禮

附論

喪禮

附論下之後

祭禮

附論

重定齊家寶要下卷目錄終

重定齊家寶要卷下

武林後學張文嘉仲嘉甫編輯

男張廷瑞子玉較閱

文中子曰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則天下無男女矣喪禮廢則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則天下忘其祖矣○冠所以示成人之道婚所以正男女之經喪禮所以哀恭乎親祭禮所以追養乎祖此人道之紀綱也廢而不講則紀綱壞而人道滅矣故詳錄其儀節以爲世範

冠禮 於五禮屬嘉禮○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身及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

前期三日主人率將冠者告於祠堂 主人以宗子或父若兄爲之○每有事必告於祠堂者主人不敢專擅事事咨稟於祖宗而後行亦如事生之意也 **啓櫝** 焚香

祭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後凡言四拜者準此 **斟酒。跪告** 云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俯伏興四拜平身。** 閉櫝而退

戒賓 戒者警也告也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故就告賓友使來成禮也前三日主人自詣其家致辭拜請道遠則遣子弟致書

書式

奉啓　　　　眷某生某姓名頓首拜

某官執事　　稱呼隨宜

某有子某或某親之子某年及成人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求所以教之者僉日以德以齒咸莫吾子宜至日不棄寵臨以惠教之則某之父子感荷無極矣未及躬詣門下尚祈照亮不宣　　某生某再頓首啓

復書式　具名稱呼同前但改奉啓爲奉復

吾子不棄召爲冠賓深恐不能共事以病盛禮然嚴命有加敢不勉從至日謹當躬造治報弗虔餘需面既不宣

宿賓 前一日遣子弟致書宿之宿進也宿之使進之義也既戒而復宿之所以致敬於賓必欲其惠臨之也

書式

某上

某官執事某將以來日加冠於子某吾子既許以惠臨矣敢宿　　某拜上

某復

某官執事承命以來日行禮既蒙見宿敢不夙興　　某拜上

厥明夙興陳設。 溫公日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但冠於外廳幷於中堂可也○冠者房於東北隅無房以帷隔之房內陳當用衣冠梳匣於桌東北上又設酒盞桌於右長子設冠席於阼階東少北西向衆子少西南向主阼階少東西向賓西階少西東向設醮席於西北隅南向其三加冠巾各盛以盤以帕蒙之用桌子陳西階下設洗盆帨巾於東階下又設便室一處爲賓次如無階級以石灰畫而分之 **主人以下序立。** 主人盛服立東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重行在後北上賓立門外東向儐人至主人前日 **賓至請迎賓。** 主人出大門外見賓主東賓西 **賓主相見揖平身主人揖賓請行。** 主人舉手揖遜請賓入門三揖至階 **請升階。** 主人舉手揖賓請行凡三次 **賓主各就位** 主人

由東階升，卽東序西向立。賓由西階升，卽西序東向立。賓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行始加冠禮。將冠者出房。南向立於席西。賓揖將冠者卽席。賓盥洗。古人將行禮必先致潔，所以重其事也。賓降階，主人從之。賓盥洗畢，復位。主人揖賓升。俱復初位。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冠制宜遵時。前代有官者紗帽，士人幅巾或用方巾，庶人帽子。東面授賓。賓降階一等。受冠。右手執冠後，左手執冠前。正容徐行。詣將冠者前。賓向將冠者立。將冠者跪。祝辭。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吉令皆善也。元首也。首之所服謂冠也。祺祥也。介景皆大也。言能棄童幼之志而從成人之德，斯有壽考之祥而介大福矣。跪。賓跪加冠。以冠加將冠者之首。興。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

冠者。適房易服。服制宜遵時。前代有官者圓領束帶靴。士人深衣大帶方履。庶人青直領衣絛方履。

行再加冠禮。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卽席。執事者以再加冠進。前代有官者幞頭，士人儒巾，庶人平定巾。賓降階二等。受冠。詣冠者前。冠者跪。祝辭。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胡福。○胡遐也，遠也。祝其福之遠而無窮也。徹初加冠。付與執事者。跪。賓跪加冠。興。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易服。前代有官者公服，士人襴衫，庶人青盤領衣絛靴。

行三加冠禮。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卽席。執事者以三加冠進。前代有官者進賢冠，士人幞頭，庶人幅巾。鄉校禮輯曰三加冠服，有官者全用便服、公服、朝服，以倣古緇布冠、皮弁、爵弁之義。士人有仕進之望，故第三加服依加禮舊文用幞頭公服，所以寓激勵之意。幅巾深衣雖古貴賤通用，而隱居者尤所宜服，故庶人第三家用此者，蓋進之於隱德也。賓降階三等受冠。詣冠者前。冠者跪。祝辭。賓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正猶善也。咸皆也。謂皆加爾之三服，凡可服者皆服之無遺也。兄弟俱在，祝其無故也。徹再加冠。跪。賓跪加冠。興。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易服。前代有官者朝服，士人公服，庶人深衣。

行醮禮。酌而無酬酢曰醮。冠者出房。南向立。賓揖冠者就醮席。

賓舉手揖冠者立席右。南向。執事者酌酒。賓詣醮席前。北向受酒。受執事所酌之酒。祝辭。賓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嘉善也。薦進也。首二句互言酒之色味芳香而善也。壽考不忘者，既壽而且長有令名，爲人所不忘也。冠者升席受酒。南向立。賓復位。東向立席。冠者跪祭酒。傾酒少許於地。啐酒。興。降席授盞。授執事者。冠者拜賓。南向。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東向答拜。拜贊者。冠者畧側身西向拜贊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立賓左東向少退答拜。

行命字禮。降階。賓降東向，主降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祝辭。賓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保受之。字某甫。對曰某不敏，敢不夙

夜祇奉。○髦，俊也。祇音假，禰也。○按古人生子三月，父命名，而見廟，故對人宜稱名，不可稱字，以褻父命。及成人加冠於首，始字之。字之所以尊其名也。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不答。禮畢。凡大字者，除各辭賓自祝外，其餘儀節，賓主未升堂時，皆引贊唱，堂上皆通贊唱。

賓出就次。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乃暫就客次。次謂中門外更衣所也。方行禮時，衣服或與常服不同，故權詣別所更衣，暫坐以便主人率冠者見廟見尊長，庶可從容燕飲。

見廟。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陳設如常儀。冠者暫立於階下之東，主人先行禮。主人就位。參神。鞠躬。四拜。平身。執事者酌酒。詣香案前。焚香。跪。三獻酒。讀祝。文云：禮儀三百，莫重於冠。某之長次子某，今日冠畢，用敢率見，伏惟鑒格，俯垂庇佑，俾之成人，勿墜先志，謹告。俯伏。興。平

身。復位。冠者就位。鞠躬。四拜。平身。辭神。主人冠者同拜。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禮畢。

冠者見父母尊長。父母尊長爲之起。成人而與爲禮也。

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戚友有觀禮者亦併待之。酬賓以幣，而拜謝之，厚薄隨宜。○儀禮：主人酬賓以束帛儷皮。註曰：飲賓客而從以貨財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若主人貧，相禮者亦不當受也。○漳郡張一煉曰：凡謝賓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上戶絹一疋，中戶布一疋，下戶紬一疋。○凡冠須年相若者三五人同日，乃便於謝賓，必須春秋祭日，乃便於告祠堂。

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如有教言，則對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而拜致謝而退。

國語：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按此即禮所謂見於執友，執友諭之者也。

笄禮附。笄音雞，簪也，以堅木爲之，所以固髮者。女子年十五至二十，許嫁笄，以母爲主，擇親戚婦人爲賓，不用贊者，席如衆子位，止一加冠笄，適房服背子，祝辭同冠儀，始加語、字辭，改髦士爲女士，餘並同冠儀而少省，執事者用侍女，凡祝辭用俗語亦可。

附論

人倫首重。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筮日擇賓。古人日與賓必筮者，重冠之禮而不敢苟也。今雖不必如古禮用筮，而擇賓一事，則不可不慎。蓋必其平日德望威儀足以起後生敬憚之心者，從而禮請之，庶幾行禮之日，既不愆於

執度且使冠者有所觀法斯冠禮不爲虚文而拘
沿俗見者亦不得肆其訕笑矣禮因人重愼無徒
於官品年
齒是取云
陳氏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人人可行者大賓
若止延一貴人命其子於禮意何當焉宜擇親友
中有德度者爲之布衣亦可庶不失古人三加進
德之義且大賓自布素冠者自三加何害於禮一
切措相隆儀量度而行止之貧者父自率其子告
於家廟而中命之則其鄉雖無賢公卿其家雖無
力成嘉會要於冠禮之意何
不可行之有惟簡也故能徧

儆勵期祝 按朱子曰古禮惟冠禮最易行然古三加
并命字祝辭本爲雅妙若冠者未能通曉
及無以示儆勵期祝之意不若本其吉義衍爲明
白通俗之語且因人而施如儒生則期以遠大農
商者則勉以勤儉而孝友忠信之
戒則通用之似於啓導爲切云

宴會崇儉 陳幾亭曰易可用享簋二損之時也夏屋
渠渠簋四頤之隆也於粲灑埽簋八豐之
致也知己相招情欣於赴卯人肺腑故曰相知況
今民生日貧風俗日奢飲食宴會亦一大端士奢
民奢士儉民儉士不率先民何觀法宜率先者尤
在吾黨不兼几不殺生不演曲不六博清談久坐
歡洽較倍簋極於八葷素相間湯點果楪羅是萬
勿羅列廣後使君子登忘憂之坐默增三歎之懷
○許台仲曰燕會親賓物意務必雅潔懇懇致其
誠敬然勿固强以酒使之失言喪儀成疾侮慢孰
甚焉歡洽勸侑則令子姓考鐘鼓歌古詩爲樂其
古詩取意義與時事倫類如伐木鹿鳴常棣葛藟
東門杕杜谷風車舝七月黃鳥嘉魚賓之初筵之
類及漢魏以來性情之正者其近世淫聲悉屏不
用○布宴會約本非爲冠禮而設特附
錄於此以爲凡有公私燕會者式焉

婚禮 於五禮屬嘉禮○按古有六禮家禮止存
其三蓋納采問名者卽今之具采擇之禮
以求庚帖故不云問名而云納采也納吉納
徵者卽今之卜吉而下禮幣故不言納吉而
言納幣也請期親迎者謂選擇成婚之期請
於女氏而女氏許諾卽行親迎之禮也今請
期一節俱附行於納幣之時最爲簡便甚合
時宜○男子十六至二十女子十四至二十
身及主婚皆無期
以上喪乃可成婚

納采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女氏許之然後納采謂
納其采擇之禮卽世俗所謂下聘定親也○按
儀禮除納徵外其五禮俱用鴈爲摯左傳所謂委
禽是也納徵不用者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

書式 宜先一日令
善書者寫定

敬啓　忝眷侍教弟某人頓首拜

大德望某翁某老親翁老先生老大人門下
伏承
尊慈不棄寒陋曲從媒議許以
令長次愛與室僕之長次男某茲遵成典敬涓
良辰用修
納采之敬以定百年之盟所有非儀具如禮目
伏惟
親慈俯賜
鑒納不宣
紀元某年歲次某甲某月穀旦某弟載頓首
其稱謂或大德望卽槃封或大儲封或大脩撰
或大名世有官者或大台柱或大元戎或大麾其
所居之官而稱之各從其宜　其禮目男家書
稱　後
納采之敬女家
書旋吉之敬

夙興奉書告於祠堂 儀與冠禮告祠堂同惟祝文
云某之子某年漸長成未有

伉儷議擇某郡某親之女為配。卜以今日納采。謹告。遣使者奉書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以禮接待。喫茶畢。使者出就次。主人乃奉書告於祠堂。如壻家儀。但祝文云。某之女年漸長成。議許某郡某親之男作配。茲以今日敬受納采。謹告。告畢。乃禮使者。具酒饌款待。如常儀。畢。授使者以復書。

書式前後俱照前

伏承

尊慈不棄寒陋。過聽媒言。擇僕之第幾女作配

令嗣。茲當納采。更辱

盛儀。承諧伉儷之盟。僶乏瓊琚之報。所有庚帖

并儀具如禮。日伏惟

親慈俯賜

鑒念不宣。

使者復命。壻主人復以告於祠堂。以盤盛所復書及庚帖。置香案上。告辭云。某之子某聘某之女。某年月日時生。今日納采禮畢。敢告。

納幣。即古納徵禮。既已約日迎娶。方行納徵之禮。即世俗所謂催妝導日。而儀禮註所謂納幣以成婚禮是也。幣用綵段。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過十。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類。各隨鄉俗。但毋使侈靡僭陋可也。

書式前後具名稱謂年月俱如納采

伏承

嘉命許以

令愛貺室僕之男某。茲將迎娶。敢涓吉日以請。某月某日。實惟婚期。謹具不腆之儀。用申

納徵之敬。伏惟

親慈俯賜

鑒允不宣。

其祝日男家書納徵之敬。女家書旋吉之敬。

遣使者奉書如女氏。女氏主人受書及幣。乃禮使者。如前儀。授使者以復書。

伏承

嘉命。委禽寒宗。顧惟弱息。教訓無素。竊恐弗堪。過辱

厚幣。更

示吉期。敢不惟

命是聽。敬備以須。伏惟

親慈俯賜

鑒念不宣。

其壻家女氏告於祠堂儀節具如納采。

親迎。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其館。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壻室。俗所謂鋪房。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設二卓子。東西相向。列蔬果壺盞匙箸。如

賓客之禮。置合巹。音謹。以一小匏剖而兩之。漆以成卮。取天然配合之義。禮記所謂同牢而食。合巹而酳也。用一卓子置於其間。俗以紅綠絡。絡有腳二銀鍾代之。女家設次於外。屋隘者或借鄰居以待壻。主人率子告於祠堂。如納采儀。但祝文云。某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於某處某氏。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醮子。先以卓置酒注盤盞於堂上。設父座與壻席。擇子弟之知禮者一人為贊。○贊唱請升座。父坐於正廳中間南面。壻就位。先在階下。今升立於父位之南北向。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升醮位。升席東向。跪。執事者授以酒。受酒。祭酒。傾少許於地。啐酒。興。以盞授執事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父座前。北向。跪。聽訓戒。父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先妣

大禮子荅曰不敢忘命。俯伏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自贊
升座至此凡大字者皆贊唱。乃親迎。遂出乘馬以二燭前導至女家下馬於大門外候於
次或鄉。女家主人率女告於祠堂。儀同壻但改祝云某之第幾女將以
今日歸於某氏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女四拜。
醮女。先以卓置酒注盤盞於室內擇侍女知禮贊一人為贊者又擇老女僕一人為姆相〇唱
請升座。父母坐內廳南向親屬以次東西序列姆導女至兩階間北面立。辭父母。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辭親屬。或東西各行四拜或總拜。詣
醮席。姆導女立於席旁東向。跪。女升席跪贊者授酒。受酒。祭酒。傾少許於
地。啐酒。興。以盞授執事者。拜興拜興拜興拜興。父命

辭。姆導女出於母左父起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舅姑之命或易以俗語曰勤謹小心早晚
聽公婆言語。母命辭。母送之整其冠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爾閨門之禮或易以
俗語曰勉力敬謹早晚守你閨門禮數。諸母命辭。諸母送至中門外命之日謹聽爾父
母之言或曰謹聽爹娘的言語〇自請升座至此除三命辭外凡大字者皆贊唱。
行奠鴈禮。鴈用生者一對以紅色繒交絡之取其配偶與吉禮尚彩也必用鴈者以其木落南
翔冰泮北徂有順陰陽以往來之義故婚禮用之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〇贊唱。賓至請
迎。主人出大門外迎之。揖讓請行。主先壻從之。升階。主升自東階西向立壻升
自西階北向。跪。奠鴈。執鴈者授於壻壻置於地主人侍者授之。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主人不荅拜不荅者以壻奠鴈而拜非拜主人故不荅壻前致辭於主人

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恭聽成命主人荅曰某固願從命。拜興拜興平身。主人
荅拜〇壻奠鴈畢姆奉女蒙頭出至奠鴈廳事贊唱。壻揖新人行。壻舉手揖遲請女行
降自西階主人不送壻先出女從之至轎邊。壻舉簾。壻舉轎簾以俟姆致辭曰未教不足
以為禮。請升車。女登轎〇自賓至至此凡大字者皆贊唱。壻乘馬先婦車。
各以二燭前導至家立於廳事以俟贊唱。請下車。婦出轎。見家堂。先設花燭香案
於中堂壻西婦東並立同北向。就位。拜興拜興平身。跪。獻
酒。讀祝。文曰男室女家人之大倫禮重婚姻嗣源所繫某以父命迎娶某某氏共承宗祀
卜以今日成婚特伸昭告伏願顧歆垂佑俾之宜室宜家謹告。俯伏興拜興拜興
平身。焚祝文。見家堂一節家禮所不載今從齊民要書補入似亦不可缺者。舉

蒙頭。俗謂之方巾儀禮家禮俱不載然司馬溫公居家禮謂婦人無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今
男女交接之始情有廉恥則以帕蒙頭似亦禮所不可已者故從俗補入。交拜。壻婦轉位對堂
上花燭前交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朱珍之日家禮於室
內設席交拜今俗亦多廉而不行先侍御公以為夫婦大倫特命於堂上花燭前行禮交拜而後歸
房子孫至今遵之其言有理故補於此。歸房。
行合巹禮。就坐。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斟酒。從者取兩巹杯斟酒和合以進
飲酒。壻婦各執一巹同飲之飲訖。揖平身。禮畢。主人禮賓。
男賓於外廳女賓於內室。饗送者。凡女家來送者皆酬以儀。
見舅姑。壻親迎不見婦母與諸親成者以婦未見舅姑也婦入門不即見舅姑者未成婦也明

日夙興舅姑坐堂中南向。各置卓於其前。贊唱序立。婿婦並列北面。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詣舅位前。姆引婦至舅前。拜
興。拜興。婦拜跪。獻贄幣。婦從者以盤盛幣授婦。婦跪獻舅。從者受置卓
子上。興。復位。拜興。拜興。詣姑位前。姆引婦至姑前。拜
興。拜興。跪。獻贄幣。同上。興。復位。拜興。拜興。
舅姑禮婦。以婦道新成，親厚之。婦就席。設婦席於姑座之東南向。姆引婦趨席右。
北向。拜興。拜興。跪。受酒。侍者授盞於婦。祭酒。啐酒。飲沾
盡以盞授侍者。復位。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婿婦同拜。禮畢。自序
立至此凡大字者皆贊唱。○如有祖父母者，則祖父母並南面坐，婿婦獻贄拜禮，如舅姑之儀，舅姑

則立於東西受拜。同居有尊長，姑以婦見於其室，
或請聚於一堂，凡親屬俱各爲一列相拜。○按禮
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取其早自敬謹；見姑以腶
修爲贄，取其斷斷自修。故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
棗脩，以告虔也。家禮改用幣者，近世以幣帛爲儀，
故舉其所貴者以爲禮，不必仍乎古爾。然竊謂如
家貧不能備幣，仍遵古用栗脯之類爲
贄可也。○腶音鍜。腶修，脯加薑桂也。
饋舅姑。若冢婦則饋於舅姑，舅姑饗之。今人介婦亦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之義也。是
日婦家具酒饌送至婿家。舅姑出堂並坐。贊唱婦就
位。北面。拜興。拜興。拜興。拜興。舉饌案。執事者舉婦家所設饌案
置舅姑前。盥洗。姆引婦盥手，洗盞，斟酒於盞，奉之。詣舅位前。跪。獻
酒。俟飲訖。興。復位。拜興。拜興。詣姑位前。儀同前。

進饌。從者以盤盛飯或湯或饅頭，婦自奉詣舅姑前，置卓子上。侍立。婦立於姑右，候舅姑
飲食。或三行或五行。食訖。徹饌案。
舅姑饗婦。儀禮註：以酒食勞人曰饗。婦既饋而舅姑饗之者，以其勤於禮而勞之也。是日
舅姑先令侍者設三饌案，待婦饋畢，命舉以入。舉饌案。舅姑前各一，置婦姑旁之東少南。
斟酒。侍者捧酒盞至姑側。詣舅姑前。婦立介兩間。拜興。拜興。跪。
侍者以盞授婦。受酒。啐酒。授盞於從者。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湯飯隨宜畢。禮畢。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東階。自婦就位至此，凡大字者皆贊唱。
廟見。古者三月而後廟見，今以太遲，改三日。三日。主人以新婦見於祠
堂。陳設儀節如冠禮見廟儀。但祝云：某之子某以某日娶畢，新婦某氏敢見先宗，仰冀昭鑒，俯垂

庇佑。謹告。婿婦並立兩階間，四拜。○按古無婿
拜之禮，今世俗多並拜，於義亦無害，宜從之。
婿見婦之父母。明日。婿往婦家。婦父出迎。揖婿升
堂。主人升自東階稍先，婿升自西階稍後。婿四拜。婦父跪而扶之。或受
兩拜，荅兩拜。獻贄幣。入見婦母四拜。獻贄幣。婦母出後堂西
面立。婿入堂前楹北面立，拜訖，從者以幣授婿，婿受幣進授婦母之左右。婦父引婿廟
見。婦父先焚香，四拜，跪告曰：某之女某，婿某來見，敢告。俯伏興。婿立兩階間，四拜出。○按禮止有
婿見婦黨諸親之禮，而無廟見之儀。今據集禮等書補之。蓋以女適人，生者既有謁見之禮，而於死
者豈得漠然不相干。况又有已孤而嫁者乎。次見婦黨諸親。無幣，或四拜，或兩拜。
隨庭婦家禮。婿如常儀。婦父與婿獻酬如賓主禮，婿跪而受酒，婦父及諸陪者皆

席於東序。壻獨席於西序。少南。席終。壻再拜謝。婦父以幣荅壻。壻復再拜謝。婦父送至門外。壻揖別。

附論

昏禮嚴重 呂和叔曰。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鄰里。所以厚其別。親迎執贄。所以致其恭。不樂不賀。所以思其繼。同牢合巹。所以成其愛。豈有鄙褻之事。以相侮玩哉。近俗六禮多廢。貨財相交。壻或以花飾衣冠。婦或以聲樂迎導。很儀鄙事。無所不爲。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廟也。今雖未能悉變。如親迎同牢。豈可不語。流俗弊事。豈可不去。若有意乎禮。尚進於斯。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觀此。則世俗拘忌陰陽選擇時日。或以日晝及昧爽成婚者。殊失其義。

媒妁真誠 媒者。謀也。妁者。酌也。謂謀度斟酌二姓之相稱者。以爲姻也。須藻鑑分明。言語真誠之人爲之。今世俗多愚女媒之言。甚爲害事。蓋貪役之流。惟幸親事必成。爲已利。則必誇張聘奩。以惑兩家之聽。無識者從而信之。及不如望。鮮有不視姻好爲冤讐者。士君子家。但以此輩通殷勤。無以其言爲可據也。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嫁娶宜慎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文中子曰。蚤昏少娶。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胡安定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敬。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爲患無窮。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又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爲禮。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粧。以悅其

舅姑。殊不知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有盡而責無窮。故往往相爲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親而有及於財者。勿與爲婚姻可也。

何氏曰。婚姻之事。爲父母者。亦當察其血氣壯弱以爲遲速。毋使情竇早開。易取夭折之患。然又不可計論財禮。致失婚姻之時。○又曰。凡議親固當慎之于始。然姻緣配偶。天已預定之矣。非人力之所能爲。一經備禮納吉。人家之貧富。女貌之妍媸。儀物之厚薄。再不必言矣。稍有參差。終身不得和諧。

聘奩從儉 何氏曰。吾嘗見嫁娶之家。聘禮豐盛者。不倒篋傾囊。則鬻田典產。徒逞一時之富。頓忘異日之窮。如資粧盈備者。不知用盡多少心機始得成就。其舅姑猶不滿意。苟或壻之不肖。適足以驕惰其志。而縱侈其心耳。不數年間。廢其蕩盡。興椽金珠錦繡。悉爲他人所有。其女何等受用分

者不可以不知。

嘉儀攝盛 士昏禮曰：下達，納采用鴈。下達者，鴈本大夫贄，而自士以下，皆得通用，是則所謂攝盛者也。按古六禮皆用鴈，家禮惟用之親迎者，從簡便也。黃氏瑞節曰：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亦嘗執大夫之贄矣。但鴈之爲物，不常有於四時，如閩廣之地，亦所不到，惟蒼鵞形類於鴈，借以代之，無不可也。有欲刻木爲鴈者，近於用死贄矣，恐非嘉慶之禮所宜也。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贄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命服之爲正。吾杭新人多借用冠帔京傘。新郎即庶人亦無不用儒冠公服者，是亦攝盛之意歟，故不以爲借也。

迎娶遵古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思嗣親者，言娶婦則與代親之感，故不忍用樂以爲樂也。

程子曰：或謂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又郊特牲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夫昏禮乃好合之始，而不以爲樂，不以爲賀，制禮者之義微矣，孝親之道昭矣。昔裴嘉昏禮用樂，猶有一辟方士非之。今世俗不獨盛張鼓吹，而且使優伶之輩唱鄙俚之歌，以娛賓客，雖士大夫之家亦莫之改，何也？若夫鬧壽之地，又有所謂送歸房，與鬧房之俗，男女雜擾，同於蠻貊，可恥莫甚。以禮導民者，其嚴加禁焉。

邇來吾杭嫁娶，富貴者競爲奢華，不惟鼓吹濫用，馬導而且彩輿，借加飛蓋，其爲有識嗟嘆久矣。今康熙甲寅，兵荒告警，遠近戒心，凡男女及時之家，數月嫁娶殆盡，雖其聘禮奩具十分簡約，各家迎親多有不用鼓吹，止列花燈數對而已者，然而賓客親鄰反多贊美大雅，莫或非議其儉陋焉。

毫思之可爲太息。知禮君子，慕尚古樸，凡百禮儀務從儉約，以兩全其家。慎勿過爲奢華，以靡敝風可也。

陳氏曰：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楪，乃臥魚犀，遽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回。宋范文正公將爲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爲幃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帳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於庭。昔虞翻爲其子納婦，止求小姓，顧靖侯婚姻勿貪勢家，苟率此義，則牽羊可以盡歡，窶犬足以成禮，箕帚之外，已悉長物，又安有奇技淫巧，得闖其門乎。○牽羊，乃南宋王敬弘、孔淳之事。犬，西晉吳隱之。

擇媳救奢 程伊川曰：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陳幾亭曰：俗觀以爲盛，有識以爲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猶之好花盛放，彫謝匪遙，紅袍滿塲，

綺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清勤朴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返朴還淳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驚炫，雖使長者訓言諄至，以一身率先之，譬如引駑登山，廻瀾旣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愚亦云：家奢思賢媳。○按此論甚妙，竊恐人家可擇，而媳之性情究難取必，然不可不師其意。

訓子守正 何氏曰：婚姻正始之道，今人惟知正其女，而不知正其男，此淫風之所以日盛也。凡生子十四五時，即防他人引誘，仍戒女僕往來，務令保守其身，如處子之貞潔，庶可以擇佳配，而心無愧怍。能保守其身，即能保守其家，身正則家道正矣。若此身一壞，萬事瓦裂，將何以事宗廟，而繼後世乎。吾嘗謂欲止婦女之姦邪，先禁男子之淫慾者，此也。清源正本之規，慎始徹終之誠，爲子弟

夥宛宗曰杭俗昏儀多不合古而送親一節爲尤甚按儀禮父送女不下堂母送不出房今杭人送親俗人謂本之孟子夫孟子固云往送之門矣不思下文有往之女家句乎以門爲壻門則女家爲何家也且莫尊於父母莫親於父母今婦入門後父母未拜而先拜女父母於禮何據乎○地名兼君平曰杭俗壻不親迎反煩女母送之甚失男先於女之義徒苦壻家肆筵設宴靡費無極因而繼飲達旦並不寢息且緣俚俗荒謬之語謂不夜坐恐致敗家遂使所諏最吉佳期是夕反成虛設火日設遇不祥之辰寧不悞其終身事耶吾驗之屢矣

杭俗更有可怪者用厨人贊禮其辭俚鄙過甚萬曆間先達張維城先生獨不狥俗特舉奠雁之儀而用子弟贊禮讀祝一時傳頌其美嗣後如昔能不舉聲樂不用送親專重壻往親迎文人贊禮則不惟從儉節財所益不小而屏棄陋習教復古風彬彬乎稱盛事矣今雖或以爲迂後必有賢豪起而正之者

屠氏曰昔朱子曰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宛轉使人與之議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按世俗之人習見鄙陋之悅耳目而苦古禮之嚴肅誠有如所慮者然議昏之初使能擇好禮之家與之締好則彼此相成不難矣故君子欲遵禮者當慎於姻家之擇如得士夫數十家毅然行之則移風易俗可待也

燕親尚質 陳幾亭曰吳味先諧乃締姻婭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乃拘世套請新親不可輕褻必冰人爲介紹必庭實爲先容必綺筵爲酬獻禮貌既縟舉行艮艱於是往來日稀雖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濶之親翁是因親得疎也是重形跡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盍簪易結之葭莩難也俗情因眛成癡通人豈可不畧凡糕糖花草人物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爲隆朝宴以八爲極况在士民而可踰之司馬温公所爲會

數而禮勤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行之當自今日始

推恩逮下 吾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生而願爲之有家彼僕婢亦人子也特家貧無倚故爲人所輕賤耳然其室家之念則一也乃世有錮之老大不爲匹配者甚傷天地之和凡女婢及笄即當擇僕之可配者俾成夫婦如無可配者即聊具資粧而遣嫁之亦莫大陰功也

喪禮於五禮屬凶禮。○陳用揚曰。或曰。君子居喪。未塟讀喪禮。既塟讀祭禮。何也。曰。君子之於禮。無勿學也。及既際其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慎終。將致其誠敬。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讀之也。當親始死。擗踊悲號。如弗欲生。俛而莅禮。不已晚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預擬其親而儲以爲之用也。禮。喪事。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然而有歲制時制之文。則雖父母之終事。亦有所不諱也。夫預凶事。非禮也。至於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也。開元之制禮也。大臣避諱去國恤焉。嗣而山林之禮遂無所執。夫寺人宮妾之所爲愛也。非君子之所以事君父也。

初終。

遷居正寢凡父母有疾。子婦當躬親湯藥。坐起提扶。不得專委婢僕。至夜問婦女各歸房室。有急卽出。獨爲子者。晝夜不可離側。子若一求安寢。餘人必皆懈怠。倘使一夕奄棄。終身悔之何及。更當惶懼修省。每日齋沐焚香。禱于天地祖宗。訪醫調理。務期感格。以盡人子之情。虞其夬不能起。問病者有何言。或分付家事。或訓誡子孫。盡情書之於紙。勸令萬慮放下。一心正念。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遷正寢者。欲其得正而斃之義。然必病者心正而理明。方能如是。若子孫自遷。能不傷其心乎。舉扶搖動。或致奄絕。能無所憾。**戒內外。**戒內外安靜。毋得諠譁驚擾。亂其心神。失其正念。但聽其委順大化。**屬纊**置新綿於口鼻之間。以候氣絕。然恐其動念。不用亦可。**楔齒。**楔音屑。○以一筋橫口中。使不合。可以含。今亦不拘。**舉哀**擗踊無數。**復。**遣人持亡者之衣。左執領。右執腰。升屋北向。或名或號而三呼之曰。某人復。乃卷衣覆尸上。蓋古人招魂復魄。而求生之義也。**易服。**男女皆去冠及上衣。凡有服者皆去華飾。**被髮徒跣。不食。**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者三不食。五月三月者再不食。親戚爲糜粥

食之。尊長勸之少食可也。自此宜闔門齋素。**立喪主**長子爲主人。無則長孫或次子爲之。此古人重適之意。檀弓。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可見。○凡喪。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父歿之後。兄弟雖同居。各自主其妻子之喪。**主婦。**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爲之。**主賓。**用同居尊屬或親族洗友亦可。尊主與賓客爲禮。**相禮**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註曰。沽。麤略也。○宜於親友鄉中擇素習禮者一人爲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祝。**樂記曰。商祝辨乎喪禮。蓋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爲宜。故今必設之。以司奠獻。○禮雜記篇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孔疏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稱孝也。喪。謂自虞以前凶祭也。痛慕未中。故稱哀。**贊。**主導主賓行禮。**司書司貨。**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志。記識也。○一主司從賻弔奠諸儀。一主司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治棺。**棺木沙枋爲上。非貴價者不能堅美。然中間多有破損。巧於補綴。未易辨識。一售其斯。反不若杉木之爲愈也。或取三丈四丈平木。及裏溪之頭段爲佳。但要色老而紅赤。紋細而堅實者。取其木心。俟其乾燥。卽可用也。臨槻合時。一切縫罅。先用絞淨真生漆。厚調生麪銀硃。塗嵌其間。然後推敲成就。雖有小小鬆隙之處。皆爲硃漆充塞。無不吻合之患矣。試真漆法。取少許抹青竹上。少頃卽乾。乾而粘綴不可剝者真。否則已侵入桐油。其性懈矣。硃性極收濕。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濕。故須用之。棺外凡遇縫處。亦用硃漆塗之。棺底須塗抹令遍。棺內止以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骸骨宜近木。不宜近漆也。俗用尨灰猪血調塗。又以麻布襯縫。直同兒戲。此數物徒滋汚穢。有何

力取又一法，合縫時先以艌船之油灰塗其內，覆綿紙二三層，其固甚於松脂，外面灌生桐油數次。此法尤爲簡便，利於貧者。然總非預辦不可。易得凡遇父母年老，卽當竭力爲之，不得與兄弟分派，爭較彼此，推延以致倉卒誤事。且古者國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况士庶乎。○萬曆戊午，吾浙臬副陽羨何公刻家禮摘要，勸民曰：古者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後世人多夭札，五十制之，非豫凶事也。而愚者顧以爲諱，爲之子者亦故延緩吝惜，變出不測，物惡價倍，貽無窮之恨，於心忍乎。其力不足者，寧厚於此，勿急雜務，庶免後悔。古人有備身以葬者，今卽假貸數金，固不至於以身爲奴，未可輒以貧自諉也。○棺內七星板，其制用板一片，長適令棺中可容者，釁爲七孔。臨殯時用石灰炭屑末，厚鋪棺底，灰上加紙，紙上安板，板上鋪褥，而後入棺。

訃告於親戚僚友。

訃者，赴也。親遭凶變，倏禍急走，告於所知也。司書主之。

書式

某某親某人不幸，於某月某日某時卒於正寢，婦人則曰內寢。孤子某泣血稽顙拜。○後卒之一字，惟有官者宜稱，常人不應擅稱，止可曰歿曰終。又按丘氏曰：禮稱哀子哀孫，其孤子乃議禮所指論，非其自稱也。今父亡稱孤，母亡稱哀，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於禮無據，然世俗相沿已久，恐難猝改，從俗亦可。竊意父母之變，哀摧於心。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言孤則哀在其中矣。若六十七十而亦稱孤者，年雖老而情同孺慕也。蓋父母之喪，外人或未察，故以此分辨焉。况書儀、會典皆從之，無可議矣。但訃狀列名，從來止有孝子或承重孫主喪者而已，近乃有以諸孫及曾玄一切列名者。知禮者宜反古焉。○陳際叔曰：禮，喪不二孤，支子不與，而况於孫乎。署孫以下，贅矣。况近世頓首，吉拜也；稽首，喪拜也。自孫以下皆有齊衰之喪，不署稽首，非禮也。服衰何以不泣？不署泣拜，亦非禮也。古者喪不二孤，自孫以下不署，正也；署而必如禮，變之正也。○門外訃狀，父母書荒述，不及遍報。妻喪改荒述爲悲述。

置靈座。設

魂帛。用白生絹一丈二尺，中半摺之，得六尺，如一人之長。俟氣絕後，覆於尸上。既入棺，已盥手，一結之，上出其首，旁出兩耳，其餘各綰一結，垂下爲兩足之狀。蓋古人束帛依神之意也。

立銘旌。以絳帛爲之，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庶人六尺。以粉大書某官某號某公之柩；妣則書某封某母某氏夫人或宜人之柩；無官則書處士某號某公、某母某氏孺人之柩。置於靈座之右。蓋古人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旌識之。葬時覆於棺上。近乃有用旌長至丈餘者，又用題者之名題贈於其後，殊非禮制。

附真容。亦曰寄顏。朱子曾自寄顏於建寧，須用逼真乃可。故程子曰：若有一毫不似，則爲他人也。亦須平日及早爲之。

附助喪。古禮喪家長幼，無論親疎，咸易服助喪。禮賓不關喪主，或相禮者派請親族僚友爲喪主執事亦可。○增修鄉約曰：喪主乎哀，人子方其親歿之時，號慟幾絕，有才幹知禮者開其初喪，卽常服往弔，爲校數治棺成服，然後歸，庶幾喪主得專乎哀，而禮可行。若其家貧，卽率衆財賻贈，葬亦如之。甚不能舉，則助其棺槨衣衾，及爲之造築墳墓。

襲。斂之以衣，謂之襲。

設幃及牀。先以布幔或圍屏遮蔽，遷尸於牀，南首。

乃沐浴。示潔淨反本之意。家禮沐浴用侍者。以至情論之，男子當用子孫，婦人當用子孫婦及女侍者，惟從旁助之。葬六象曰：蓋古侍者卽喪主子弟及子弟婦女。今云侍者，必將委于婢僕，恐有未周，亦且侵其親也。人子撫摩親體，唯此一事，後卽不可得矣，豈可徒委侍者。或孝子哀痛之極，不能舉手，故用侍者助之。解亡者髮，一沐之，以巾先浴上身，以巾拭之；次浴下身，另以一巾拭之。剪手足甲，盛於小囊，候大斂時置於棺。其沐浴餘水并巾櫛，掘坎埋而掩之，切勿從俗傾潑道上，懼褻親體之遺，且爲人所畏惡也。

襲。悉去病衣，易以斂衣。凡裙襖襯褲衾褥之類，俱以綿布爲之，不得用綾段，惟[illegible]

子之幅巾、深衣、帶履。女人之長衫冠。無則細布亦可。婦女切不可用金珠首飾、束帶、紅袍并冠珍玩於內，以起盜賊之心。而爲異日之患。

設奠 奠者。安置之謂。鬼神無象。設奠以依憑之也。故凡奠皆留於几上。俟設新奠而去之。以桌子置奠飯。安於尸東當肩。祝斟酒，仍以羃巾覆酒盞之類。以辟蠅。

主人以下爲位而哭盡哀 主人坐於尸牀東，北上。衆男坐於下。皆藉藁草。主婦坐於尸西。衆婦坐於下。亦藉於藁。妾立婦女之後。同姓期功以下，亦男東女西。藉以薦席。異姓坐幃外。

乃飯含 緣父母生時飲食，不忍虛其口也。古有含玉者。家禮含飯。今但從俗，用些少金銀、茶葉入屍口中亦可。

加幅巾。充耳 用白綿如棗核大，以塞耳。

覆以衾。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 凡入弔未殮止號哭不拜。既殮，望靈號，再拜上香，再拜喪主。未成服有奠者，紀喪司其儀，俯伏叩首。成服後如照次謝弔者，亦只四稽首。不答言。

小斂 死之明日。○斂者，謂包裹斂藏之也。

設牀布絞 絞用白布或生絹。橫者三幅，其長取足以周身相結，裂作六片，止用五片。直者一幅，其長取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兩頭皆折爲三片，至二尺許。乃設牀於屍南，先鋪橫絞，次直者，加衾衣，舉屍於牀，舒卷疊衣作枕，以墊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不宜用所張作枕，或用木枕，加上棉花，以布裹之，庶首不仰垂也。又卷衣夾兩脛，取其方正。然後以餘衣掩之，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慮胸實日。士庶必須三日方殮。一以孝子望其復生，一以待外成之至，防有變難不測之事。如暑月無氷，用新汲水置牀下可也。○王慧子曰：倘値暑極之時，亦宜變通早殮，不得拘泥古禮，以致不忍見聞，增生者之慘痛也。

主人主婦憑尸擗踊 以手擊胸曰擗，雙足跳躍曰踊。

袒衣括髮 袒開上衣，以麻括髮。

設奠 去舊奠，祝帥執事者盥洗，舉奠案，詣靈座前，跪焚香，奠酒，再拜。卑幼皆拜，惟孝子不拜，用巾羃奠。未徹，按此時孝子披髮徒跣，荒迷痛苦，不必以拜跪爲禮也。

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代，更代也。孝子始遭慘變，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故使家人親屬與之更相代哭，晝夜不絕聲也。

大斂 死之三日。

布絞於棺中 與小斂同，各垂齊於四外，結絞畢。

舉屍納棺中 凡動屍舉棺，哭擗無算。然殯殮之際，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實生時齒髮及所剪爪於棺。用遺衣或短肩塞，令充實，毋使動搖。掩衾，令棺中平滿。其屍居棺之中，以銅錢一文定中線而懸之。屍準相對爲正，不得欹斜。

主人以下憑哭盡哀 擗踊無數。

加蓋下釘。覆柩以衣 柩者，屍在棺之稱，其久也，故謂之柩。欲

舉升堂中少西 檀弓，孔子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是以賓禮待之。故謂之殯。又古者攢肂於西階之上，所以異瘞也。乃置棺於坎而塗之，亦謂之殯宮。今堂室異制，且狹小，故但殯於堂中少西而已。

設靈牀於柩東 牀、薦席、枕、衣服、履屐之類，皆如平生。今人多不行。惟設一小靈牀於桌上。然屋宇寬大者，相應如禮可也。

設奠 如小斂儀。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喪必有次，猶所居也。古者孝子居必倚廬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門以苫夾障，故曰苫茨，寢苫枕塊者，寢於藁而枕土塊也。今但居於柩之旁，不敢違離喪次也。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不飲酒食肉，哀至則哭，言不文，對而不問，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寢不設帷帳，冬不具茵褥。婦人居於內室，盡撤其華麗之物，衾枕用布素。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

止代哭者 孝子於此神氣少定，可以哭泣無時，不必人爲代哭也。

成服大斂之明日。謂死之第四日也。抗俗多用第三日，頗有爲時急促，未能周備喪儀之苦。宜遵家禮第四日成服開喪爲是。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男東女西，各以服爲次序。○五服之制詳後。各舉哀相弔。男女各以次入尊長前跪哭，哀痛之極，從此互相傷也。是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則麻衣腰絰麻襪草履，騎馬布鞍素轡布籠。

朝夕奠凡奠除酒器外，盡用素器，不用金銀華物，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朝奠晨起，侍者設盥櫛之具於靈牀側，必須執事者設饌果湯飯，祝盥手焚香酌酒獻茶，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四拜，尊長坐哭，卑者立哭，各盡哀。食時上食徹去朝奠，陳設如前。夕奠如朝奠儀。

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其親也。自此以至於虞，朝夕如之。若遇朔望，則比常奠加盛，貧者隨力設供。哭拜如常儀。○此子爲喪主也。或問若父爲喪主，則夫亦可拜妻乎？答曰：丘氏補註有父主喪於柩前奠酒再拜之儀，則夫亦可拜妻矣。但父拜之時，其子宜泣跪於苫次，俟父禮畢，更行哭踊稽顙可也。哭無時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於喪次。惟寡居不夜哭，蓋遠嫌之道，不得不然也。

有新物則進之若五穀果品菜蔬，一應時新鮮美之物，凡初出而未嘗者，及生平所嗜之物，皆獻之。

弔奠賻以禮恤喪曰弔，以物品祭亡者曰奠，以貨財助喪事曰賻。凡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以口惠而實不至，爲可愧也。○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禭。○死而不弔者三：曰畏，自經於溝瀆之類；曰壓，立巖牆下之類；曰溺，無故不舟而遊之類。○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凡弔，謂弔生者。

哭謂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既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如尊長臨卑幼之喪，哭者情也，拜則非禮。凡弔皆素服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用素服者，以哀心臨喪，服稱其情也。護喪入報主人，皆哭，稍殺以俟。世有在孝帷中答拜者，非禮也。○贊唱就位。舉哀。哀止。上香。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主人無答拜之儀，今世俗皆答拜，從俗可也。賓弔主人曰：不意某親某官凶變。官尊則曰薨逝，稍尊則曰捐館，奄棄榮養；無官則曰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或隨意致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答拜。主人致辭曰：罪孽深重，禍延某親，蒙賜慰問，不勝哀感。如非父母及承重者，不用上二句。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稽顙拜賓，賓答之，又慰曰：修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主人再謝。○孔子曰：拜而

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頎音懇。禮畢自就位至此，除賓主致辭外，凡大字皆贊唱。○賓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之延待以茶而退。○今弔止詣靈前四拜，主人答謝，弔者隨意致辭，無煩儀，從俗亦可。

奠用香茶燭酒果祭品儀物，厚薄隨備。賻用錢帛。○贊唱序立。獨祭則曰就位。舉哀。哀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詣靈座前。若是衆賓，則尊一人獨詣。上香。跪。尊長則否。酹酒。執事者跪奉盞與賓，賓接之，傾酒於茅沙上。酹音類。奠酒。另斟酒，執事者接盞置靈座前。讀祭文如有祭物，宜謄於別紙。祝立於賓之右讀之。其式曰：維紀元某年歲次干支某月干支朔越某日干支祭

眷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修之儀致祭於某親某官某公之靈云云尚饗。**舉哀。俯伏。興。平身。**若不跪用此二句。**不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焚祭文。哀止。禮畢。**自序立至此凡大字皆賛唱。○主人稽顙謝賓，賓荅拜，賓致辭慰主人，主人致辭謝賓，又再拜，賓荅拜，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至廳事，茶湯而退。**凡賓來弔奠者，道路如遠，當具素饌待之。今人或盛張酒食，甚違禮制。○

陳用暘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於日中昃謂之日，弔之日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則一日七情惟哀爲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未哭弔而已哀，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既哭弔而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曰君子哀樂不同日，以全哀也。觀此則凡爲賓客者，豈宜飲酒食肉於喪家耶。○宋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七日，參政賓

偕卒。明日，太宗臨其喪，還宮，詔令罷宴。天禧元年九月，長春殿賀餞節度使張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嘉祐六年三月，宰相富弼母薨，禮院請罷春宴奔樂，詔併罷春宴。彼天子尚守禮如此。○呂氏弔說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知者，而況其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哭弔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始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宜。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之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勞。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是則先王之禮儀其可加是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雖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備者，以應其求。賻子弟使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賻與賵。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瓊山丘氏曰：世俗於親賓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正呂氏所謂如待常賓，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者。况送往之日，多錢設宴，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與飲啜，此何禮也。今擬親賓之來路遠者，設素饌以待之，飲亦無害，但不可飲酒耳。至於設席散帛，弊俗已久，聞吳興諸處此風尤甚，貧無力者勉强舉債鬻產爲之，以致今數十年來，雖富

貴之家莫敢開喪受弔者，並無舉殯之事。是在縉紳賢士力行古道，庶可救其弊耳。○朱子語錄曰：喪葬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從。○近思錄曰：程子葬父，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註曰：周行己字恭叔。時葬飲酒，非禮也。○以上數論精明詳盡，喪家用齋，正儒者守禮事也，奈何其背而不遵耶。究其所由，皆緣孝子忘哀而飲啖，不得不以葷酒奉親賓。嗟乎，罔極之恩，粉身難報，乃區區一飲食間，不能少盡此心乎。今縱不能遵不食果菜之文，亦當恪守不御酒肉之禁。其待賓自入殯開喪，以至舉殯安葬，一切皆用素饌從事，以遵典禮。誰無父母，人同此心，則弔者自皆大悅，雖善謔者不能肆其誅求矣。當此風俗頹弊之時，力行古道，上則盡孝報親，下則主持名教，吾厚有望於忠信篤敬之君子。○孟子滕定公薨章，所宜詳玩。○又凡喪者宜齋素，不獨親喪爲然。

朝廷諭祭。附○凡文武官員亡歿朝廷遣使或今有司致祭者皆先期報知於喪家。設香案於堂之中。南向設靈位於堂之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之位於堂之東西向設讀祝文位於使者之右。設喪主拜位於靈位之右北向至日陳設牲禮如常儀使者至喪主以下止哭去衰服易素服出迎於大門外引使者入立於致奠位喪主就位先行四拜禮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喪主以下復行四拜禮焚祭文喪主請使者於別次拜見如常儀。

治葬。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三月而葬者士庶之分也。

程子曰。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或曰又須避村落遠井窰即是美地夫葬之爲言藏也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是必擇其地而卜兆以决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地風螻蟻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於心安乎而子孫亦有死亡絕

滅之患捷如影響甚可畏也故必當原其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逝者之遺體俾長溫煖而不朽腐逝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者平安榮盛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有天意焉非人之智巧勢力所可能得也諺云穴在人心不在山天如或偏聽堪輿貪心利己侵佔他人欺詒昆弟天地鬼神實式臨之免禍幸矣乃希福哉善爲子孫計者但於天理存心積德積行擇法服以求之而聽機緣於天命當必有佳美之遇矣。

告啓期。既得地則擇日以啓則告於親族僚友之當來會葬者。○如葬在服闋年遠之後孝子縣期仍服斬衰五服之親仍各服其服告期答謝東帖仍用綿紙書治葬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顙拜。

擇日開塋域。凡塋域孝子諸當躬親畚鍤不得專委之僕役。祠后土。儀節見後葬下。其祝文但改窆茲宅兆爲營建宅兆。穿壙。古惟天子得穿隧道其餘皆直下爲壙。作灰隔。其制度見後。

刻誌石。誌文以二石相向用鐵束之。埋於壙前陳氏曰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如上所云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莫其斷鐵開石諦視詳觀抑亦難矣宜用石二片。一爲底。一爲蓋。二石相向四角俱用石片厚一分。方一寸者抵之四圍護以大磚上覆以土。雖壙前數尺淺埋之昔孟子葬母自作號像埋之墓前後遇亂者遂知爲孟母葬聖賢蓋惟欲人之早見之也○如貧俗無文不能鄉誌不可取堅大方磚依式朱書用雜書文如左曰先考某府君諱某字某號某某姓出某支某公後世居某鄉某地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某地某氏配某氏子幾孫幾女幾適某孫女幾受聘某生某代年月日時卒某年月日時以某年月日時葬某地某山某向孝子某謹誌。○母則曰先妣孺人某某地某氏父某母某氏以某年月日時生年若干歸吾父某公生子幾女幾適某卒葬山向同上書若無子女則夫誌之易先妣爲亡妻歸吾父爲歸我凡幾年餘同上亦蓋之以磚而埋之

造明器。造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蓋亦孝子不忍死之親故象其生時所奉物以殉。請之明者神明之意不必其真可用爾然觀晉成帝詔曰重壤之下豈宜重飾惟潔埽而已彼天子尚然况士庶乎。古又有苞筲甖三物乃備以盛脯醢五穀之器然皆無益於死者而有招引蟲蟻之患俱不用可也。

大轝。音輿。古者喪車制度甚詳今但從俗爲之惟取其牢固平穩古有以錦爲柩衣以彩飾竹格者非直爲觀美欲其親勿爲人所畏惡也不若只用白綾或生絹爲素樸且免遇雨之患。

翣。音霎以木爲之似扇而長黼翣畫黼諸侯用之蔽翣畫黻大夫用之雲翣畫雲氣士庶用之。柩行執於兩傍夾之蓋古人置以飾棺者也。

功布。白布三尺繫之竿上。一人持之路有低昂視以爲節謂之功者以其加人功鍛治者也。

方相。以狂夫爲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楯有官者四目曰方相無官者兩目曰魌頭祭引用之者即周禮

雖而逐疫之義所以驅逐罔兩之類以衛安死者魂魄也今多用紙作鬼神儀相以送葬者徒費貴財殊於禮無取○魌音欺戈形如佽有牌也上畫弨字形

作神主 白虎通曰所以用主者神無依憑孝子所以繼心也凡作主之法用梓木或栗木爲之不宜用柏木柏樹多滋年久恐面與眉中膠固難開也趺方四寸象四時高尺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刻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之額而判之一居前一居後陷中長六寸濶一寸書官爵封名行合之置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並趺共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以膠和水調鉛粉勿入桐油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加贈及易世則滌而書之外改中不改其題主之法先題陷中父則曰某代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行幾神主母則曰某公配某封某氏諱某字某行幾神主次題粉面父則曰顯考某官某號府君神主母則曰顯妣某封某氏神主其下右旁書孝子某奉祀無官者則

以生時所稱爲號如父曰顯考處士某號府君如妻及卑幼妻稱先室子稱亡男不用旁書奉祀之名其旁親或伯叔或兄弟或子姪尊于己者稱先卑於己者稱亡己尊爲主祀己卑爲奉祀其陷中兩旁有將生卒年月日時及其年月日時葬於某處某山某向某分金悉紀於上者亦甚有理○葬六象曰神主奉祀祗宜長子署名如長子不在則列長孫三代尊稱題銜俱當改題所以重宗法也故長孫長曾孫皆有承重之服所以承重者乃承宗祀耳今見世俗神主概列衆子之名旁爲非禮識尊祖敬宗之義者所當改正○舊禮於高曾祖考上悉加皇字大德年間部文禁止改爲顯字蓋皇顯皆明也又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媲也言其媲美於考也

告遷柩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設饌祝斟訖跪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主人以下哭盡哀四拜禮畢

奉柩朝於祖 蓋人子體親之心象生平出必告之義也今人家俠階難於遷轉但覽告曰請朝祖祝奉魂帛代柩主人以下哭從至祠堂前北首而出安魂帛於靈座

遂遷於廳事 今人家屋小畧舉動可也

乃代哭 至此又代哭者初猶有殯在家今將舉殯則往而亡焉孝子哀親之將亡故哭聲不絕同於始死而制禮者懼其過傷亦使人代哭之

親賓致賻奠

日晡設祖奠 祖始也請行始也將葬象生時出則祖也祝告曰永遷之禮靈神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謹告主人以下拜哭盡哀○此將舉殯之夜也正人子不忍離其親故終夜哀痛悲號世乃有演戲鬧材以哀爲樂背禮傷敎莫此爲甚詳讀前後諸篇自當知愧其不能者維風君子當苦諭痛止之今全孝道○又有開喪之家客至用門鼓於行禮之際奏以音樂亦大非禮大約喪家但當以哀泣爲事孔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凡簫鼓歌唱之聲樂宜禁絕帷出殯之日用鼓吹前導宜從俗耳○家禮摘要曰發引之日立禁俗樂止用二鉦代鐸前導應

[illegible]質曰昏禮不用樂况喪禮乎恐不[illegible]用亦無用鉦之禮用鉦單禮也

厥明設遣奠 遣者送也將即幽宅奠以送之也祝跪告曰穀辰既屆神靈莫留敢陳遣奠之禮益結終天之痛輀車就道勿驚勿怖敢告孝子哭拜

遷柩就轝 祝跪告曰今遷柩就轝敢告哭祝舉柩納轝中

祝奉魂帛升車 別以箱盛主置帛後至是婦人乃蓋頭出帷降階立哭

發引 引柩車之索也柩行先方相次明器次銘旌次靈車次功布次大轝轝傍使人執翣主人以下男女步從哭不絕聲婦人以白布幃幙夾障之今世俗送殯親賓鄉族俱先導彷彿挽引之義從俗亦可○禮曰送喪不由徑送塟不避途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及墓執事者先設靈幄次親賓幄次婦人幄方相至以戈擊壙四隅靈車至設奠柩至主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相辭而歸

乃窆 窆音貶請下棺也○安葬二節最爲要緊孝子慈孫尤當究心如在

山宜深六七尺平地止可四尺餘太深則有水也
北方土厚有穿至丈餘者則各從其宜爲圖此槨
壙寬七八寸用三和土築實之永無崩陷蟲蟻掘
風發掘之患槨雖聖人所制其隙縫處多有水滲
入昔司馬溫公亦曰板木終於腐爛徒使壙中寬
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其三和土即家
禮所謂灰隔用石灰三十担砂石如黃荳大者十
担本色土二十担以烏桕葉二担搗爛浸水成汁
膠粘勝糯粥也其汁須好缸收貯一絲墮地則滿
缸瀉出矣相傳汁瀉於地其樹即生今取汁同
石灰砂土拌勻若太濕則粘拌難築太乾則鬆散
不堅未下棺時先鋪燥者一二寸在底築平俟下
棺定向畢鋪踏旋將三和土逐漸塡於四旁須緩
用杵築之一分漸漸築起勿令震動棺中人力須
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日不能完以夜
繼之如不能繼次日須鋪動面皮潮汁加築極輕
有聲釘不入爲妙餘俱結於頂上封築完固再
以土加高四尺成實蓋灰得砂而實得土與烏桕

水則黏歲久結而爲石其堅甚於石槨也此法甚
善行之勿疑但石灰須用大塊新灰乃青石燒成
內防有不著火未過石筋亦有雜白土及白石末
須用水碗中試之乃見惟灰真正則發而堅不可
不慎

附磚槨法　石槨生木切不可用槨磚須色青聲
響乃燒透者若黃色無聲即不堅矣其磚身規一
尺長四寸半闊三寸厚重六斤須用高價與窰戶
定做則練泥細而火候足乃堅固不裂也金井長
一丈二尺闊一丈五尺先用糯米舂白煮爛粘稀
漿鍋中投以石灰乘冬不冰人且不食取粥調純
石灰築底一尺厚又鋪條磚一層方磚一層地面
磚一層槨內復加六斤磚一層連灰縫一尺厚或
謂槨底隔灰砂磚恐絕生氣可怪哉生氣無堅
不透豈礙槨底且棺着土易朽使土侵肴人子之
心安乎四圍墻一尺二寸厚中墻隔二槨亦一尺
厚其圍墻中墻皆一橫二縱層疊砌成槨外用三
和土築實平口以時日久樹根蛇雀侵壞下棺定

向之後棺外四圍空隙俱用糯粥調純石灰輕輕
築實毋使震動棺屯棺蓋上亦然加灰與磚平口
朱紫陽所謂實埜永無客水之侵從地震亦不
動也其上勿用磚作捲蓬式乃古墳法非埜法也
往往墓門客水易入槨頂亦坍毀矣宜用紫色武
豆青堅厚石板二大塊合縫蓋上古上築純灰一
尺二寸又加三和土尺餘四圍純灰隔外套下二
尺餘又壓大黃石數十塊以三和土挨之碎黃石
數十担覆砌之大石取其重後人難動碎細石取
其無用且壞犂鋤後加以好土成墳庶久遠無虞
也如有壽穴須取乾燥好土篩細塡實蓋石泯縫
免使客水得入臨用時取去之至於所用工人貪
利者衆尤宜早禮厚犒盡誠以感之無不盡心也
勿與瑣瑣計論　已上乃嘉靖年間海鹽王公諱
文祿者所著埜度也其見仁孝苦心不無過費然
人子爲親止此而已豈可吝乎有力者宜以爲法

祠后土

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行之有似乎僭今擬改后土氏爲本山土地之神擇賓友一人

吉服北向祭蓋以祖考形魂托於此地故設祭以
安之也用賓友主祠而孝子不與者以凶服非所
以交於神明也○家禮摘要曰不可定如世俗張
修平請名位人豈俱厚俱以爲禮須於發埜客借
誠歸人之見戒之

請祠土者

與請題主者同儀見後

書式

用白全束紅簽

謹詹某日先塋安葬奉屈
台從借光
祀典
增責泉壤伏乞
俯俞曷勝哀感
布　啓
大德望稱謂隨宜某翁某老先生老大人門下
孤子某某泣血稽顙尾

陳設

用黃紙書本山土地神位設版牌於桌左南向設香案酒饌盞注盥盆帨巾桌圍香爐香盒香餅燭臺紅燭斤張元寶紙板紅氈

○贊唱

就位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洗。詣香案前。跪。上香。斟酒。執事者一人西向跪授告者。酹酒。告者盡傾酒於地。以盡授執事者。執事者復注酒。跪授告者。獻酒。執事者一人東向跪受告者。酒置神位前。凡三獻。俯伏興平身。少退。讀祝。祝執板跪於告者之左而讀之。其文曰。維紀元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於本山土地之神。今爲某官某人或某封某氏窆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子孫榮盛。億萬斯年。謹以清酌脯醢。祗薦於神。尚饗。按舊文無子孫二句。常見一鄉喪用之。想亦孝子慈孫意中事也。因採入。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焚祝文。禮畢。自就位至此。除祝讀祝文外。凡大字者皆贊唱。謝祠土者。併謝執事者。

題主。按古人必葬而後題主者。形歸於土。而後依神於木主。禮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是也。今世俗大都臨擧殯時題於家。殊爲非禮。其題主之人。家禮惟命子弟善書者。吉服題之。乃世尚虛文。多有請尊貴者。其蔽甚矣。賢者正之。必欲延賓。但於親友中擇一有德之人可也。請題主者。先使人通言致意。俟其已允。前期三日。孝子麻衣孝巾。不用衰冕者。以凶服不便入於吉門也。親詣其堂。致書再拜而退。不必定見主人。書式。用白全柬。紅箋。

謹筮某日。肅治几筵。奉擎

台從借重

鴻題。

榮光宗祊。伏冀

俯俞。曷勝哀感。

右 啓

大德望稱謂。隨宜。某翁某老先生老大人門下。孤子某某泣血稽顙拜

按祠宇石廟中藏木主石室也。

陳設。在墓則設圍幄香案於墓左。在家則設香案於靈座左。或別置正中南向。前列香爐燭臺。硃墨筆硯卓圍後列椅兩。設盥盆帨巾。備紅氈白毯。○贊唱就位。題主者西向立。孝子北向立。諸孫皆隨班序立。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盥洗。題主者與執事者皆盥。詣題主位。孝子諸孫皆跪。出主。執事一人居左者啓櫝出主。分開所置題主者前。題主。古法俱先題陷中。次題粉面。今皆豫先書定。只存王字一點。臨時執事一人居右者取筆潤硃以奉題主者。題主者左右遞讓而後點之。次潤墨筆以奉。亦遞讓如前點。納主。執事居左者納主於櫝。俯伏興平身。謝題主者。家貧不用幣。題者若卑行。前後止一揖。行尊再拜。謝之。題者答。併謝執事者。○自就位至此。凡大字者皆贊唱。

遂哭奉神主置靈座。○贊唱上香。奠酒。讀祝。祝辭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府君之靈。曰形歸窀穸。神返室堂。如在家則改曰形將發靷。神留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敢告。○窀穸音諄夕。窀厚也。穸夕也。即長夜之謂。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以上除祝讀祝文外。凡大字者皆贊唱。○如在家則內外孝眷男女俱出拜哭盡哀。僕從亦占上堂叩頭。禮題主者。亦宜素饌好盛者或[illegible]日棄於題主之時則可用以待賓。宜固却之。[illegible]鄉先生莫不類然。

祝奉神主升車。執事者徹靈座。遂行。哭從如來儀。留一人實土。墳高四尺。墳者高起之謂。昔孔子封防之墓。崇四尺。故取以爲法也。光武曰。爲墳取其稍高。四邊能令走水。得之矣。蓋積土高大。則氣暖且不易僕掘。近塚勿種松柏成林。與日照蔽之[illegible]山靈況樹處

蔽陰則土濕而天光不照兼恐奪生氣也。立石碣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中書某代故某官或處士某號府君墓左書年月日右書孝子某立。母書某封某氏孺人或有併其內外山向分金而書之者亦可。下誌石。離壙前近地面三四尺。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按豐碑以木爲之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繂用以下棺耳非刻字其上也秦漢以來稍用石爲之刻字其上亦謂之碑晉宋間死者皆有神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故因以名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有官無官皆可川表立墓左誌銘埋地中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勳德刻銘鍾鼎止以自知其賢愚耳非出於禮經南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墓志以其素係無銘誄故以記行自此遂相祖習大抵碑表敘學行履歷勳業誌銘述名系爵里生卒雖其義稱美不隱惡然前人有言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

而勿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鄉校禮轍曰石碑始於秦漢銘誌起於南朝至近世甚至巧言麗辭誇功飾美變貪濁爲廉清譽修刻爲長厚使人讀之訕笑羣起是將以揚祖考之美而不顧陷於矯誣乃反以張其惡也隋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昔孔子過季札墓大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朱子之母亦不過曰朱母祝夫人墓奈何世人不知法此卑辭厚幣以求巨公之文徒爲優諛之具究竟於死者何榮生者何益哉如其生平事蹟有可稱述各撰行實載於宗譜藏於家乘傳之子孫其可矣。

按今國制塋地一品九十步每品遞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庶民止於九步穿心一十八步皆從塋心各數至邊墳一品高一丈八尺每品遞減七品以下不得過六尺其石碑五品以上龜趺螭首六品以下方趺圓首著在令甲可考也更有用石人石獸望柱者然塋者當爲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耶發掘之慘千古傷心是皆無益於死者而反有害故古制又有貴得同賤雖富不得同貴之文然而贖親違禮者總不若不用之爲愈也。

反哭。反哭謂既反而哭求親不可得見而哀之也故古禮親友復來弔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主人以下奉靈車。徐行哭。徐行哭者孝子往如慕反如疑謂親之在彼也。至家哭。望門即哭奉主置於靈座哭拜盡哀有弔者拜之如初。

期九月之喪可以飲酒食肉惟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按禮制於期功之喪尚皆如此況親喪乎。

虞祭。未葬有奠而無祭既葬而反虞始設祭焉此哀奠節目稍備虞猶安也魄歸於土而神氣則無所不之故彷徨三祭於殯宮以安之也古禮日中而虞若墓遠則初虞便於所館行之不可出是日。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暇即略潔可也。執事者陳器具饌。○贊唱序立。舉哀。哀止。祭神。鞠躬四拜。平身。降神。盥洗。詣靈座前。上香。跪。一人執酒注西向跪一人執盤盞東向跪主人取注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酒。盡傾於茅沙上以盞授執事者。俯伏。興。平身。復位。初獻。詣靈座前。跪。祭酒。傾少許於茅沙上。奠酒。執事受盞置靈座前。讀祝。執板跪於主人之右讀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某親之靈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饗○齊讀作粢祫合也欲其合先祖以爲安也。俯伏。興。平身。復位。亞獻。儀同初獻請弟主之但不祭酒不讀祝。終

獻。儀同再獻。諸弟或長子主之。辭神。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自序立至此，除祝文係祝讀外，凡大字者皆贊唱。禮畢。埋魂帛。埋於屏處潔地。神主既成，則帛不必用，故埋之。即禮記既虞埋重之義。按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待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今世俗多仍存於靈座側。罷朝夕奠。朝夕哭、哀至哭如初。○今世俗雖殯葬而靈座前猶上食不廢，亦見人子不忍忘親之心，從俗亦可。

遇柔日再虞。遇乙丁巳辛癸為柔日，柔日取其靜。初安欲其神之靜而常在也。儀如初虞，但祝文改初虞為再虞，改祫事為虞事。

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剛日取其動。既安欲其神之動而如生也。儀如再虞，但改祝文再虞為三虞，改虞事為成事。蓋虞禮告終成其祭事之謂也。按禮虞祭之後，祭儀同於時祭，漸用吉禮者，以吉祭易喪祭，所以尊貴神也。然自虞祭至祥禫諸祭，皆用吉儀，而惟徹受胙與餕者，以孝子有愴于心故也。

卒哭。三虞之後，遇剛日設卒哭之祭，謂之卒者，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而止也。蓋情無窮而哀有節也。其儀同虞祭，但祝文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接云來日隮祔於祖考某官府君，尚饗。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疏食麤飯也。○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註：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疏曰：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不得已而食肉，猶不飲酒，蓋以酒能變性，尤易忘哀故也。有問居喪為尊者強之以酒，當何如？朱子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若到於必不得已處，猶可飲酒，決不可聽樂。

祔。卒哭之明日而為祔祭。祔猶屬也。父則祔於父之祖考，母則祔於祖妣，以孫祔於祖者，蓋為孫與祖同昭穆，故以孫連屬於祖也。質明。陳器具饌於祠堂。主人以下聚哭於靈座前，盡哀。若祠堂狹，即陳於廳事。祔父則設父之祖考妣二位，當中南向，設亡者位在其東南，西向。若祔母，止設祖妣及亡者位而已，卑不敢援尊也。○詣祠堂，啓所祔祖考妣之櫝，跪告請主就座，如在廳事則云請詣廳事，乃捧而至廳就座。主人以下自祠堂還至靈座前舉哀。祝奉新主詣祠堂。跪告請之，若在廳事則云請詣廳事。主人以下哭從。啓櫝，請新主就座。主人以下序立。參神。降神。盥洗。上香。酹酒。三獻。讀祝。祔神儀節俱同虞祭，但於祖考妣前讀祝曰：維年月日，孝曾孫某謹以庶羞粢盛醴齊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府君，尚饗。又於考前讀祝曰：維年月日，孝男某謹以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府君，適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尚饗。○如祔母，則如曾祖妣前讀祝曰：謹以庶羞粢盛醴齊適於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尚饗。於妣前祝云：哀薦祔事於先妣某封某氏，適於顯曾祖妣某封某氏，尚饗。餘俱同。○焚祝後，以祖考妣神主入櫝，送歸祠堂，納龕中。奉新主返靈座。主人以下哭從舉哀。禮畢。○已上儀節加增，可以意會，俱用贊唱。○按三虞之後而卒哭，卒哭後而即祔者，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歸依也。近世俱不知舉行，謂之何哉。

小祥。祥，祭名，謂之祥者，以漸從吉之義。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即初忌也。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練服。男子以練服為冠。按韻書，練，漚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為

冠服故謂之練。爲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去履絰。應服朞者改吉服。○沈甸華曰。練熟之布。謂曾經喪治者。細於草麻而麤於紵布。古人小祥而練。未練以前。不得衣熟布。禮者宜知之。○賛男出主。主人以下入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降神以後。並同卒哭之儀。用賛唱。但祝版改卒哭爲小祥。改哀薦成事爲薦此常事。尚饗。○薦此常事者。虞祔之祭非常。此一朞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也。**始食果菜。止朝夕哭。**未除服者。皆朔望會哭。

大祥。再朞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卽第二忌辰也。**前期一日。告期於祠堂。**序立。盥洗。啓櫝出主。參神四拜。興平身。降神。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俯伏。興。平身。斟酒。跪讀祝文云。維年月日。孝孫某敢昭告於某官府君。某封某氏。某官府君。某封某氏。某官府君。某封某氏。某官府君。某封某氏。○以上因方欲改題稱號未定。故不云高曾祖考。○古人制禮。祀止四

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玆以先考某官某君奄及大祥。禮當遷祔。世次迭遷。改題神主。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尚饗。俯伏。興。平身。**請主。**執事者。洗其當改字。塗以粉。候乾。其親盡者。用紙裹之。暫置卓上。**題主。**命善書者。改題曾祖考爲高祖考妣。改祖考妣爲曾祖考妣。改考妣爲祖考妣。**遷主。**奉主遞遷。而虛末一龕。以俟新主。**辭神。**四拜。焚祝文。**禮畢。**丘氏曰。按禮喪小記。父母並喪。則先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今擬若父先亡。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在母先亡。則是父爲喪主。惟祔於祖母之櫝。不必告遷也。待父亡之後。然後用此儀節告遷。而於祝文。奄及大祥下。添入及先妣某封某氏先亡。祔於祖妣。禮當並行遷祔。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曰。玆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並享。不勝感愴。餘並同。其儀節並用賛唱。

厥明。今世俗多用薄菓。**奉新主入祠。**是爲祔也。主人以下哭從。**安神主。**哀止。**陳祭具饌。合祭於祠堂。**孝眷俱易吉服。序立。奠拜。俱如時祭儀。祝文曰。維某年月日。孝玄孫某。敢昭告於高曾祖考某某之靈。日月不居。奄忽大祥。祔事已成。天敍攸定。先靈旣妥。後嗣用安。謹竭哀忱。玆粢醴合以某親某公。如伯叔祖伯叔之類。祔食。尚饗。**鞠躬。四拜。平身。禮畢。**其儀節用賛唱。照時祭儀。**徹靈座。**紙牀魂帛。倂斷杖冠絰孝髻等項。俱于大門外空閒處焚之。謂之除服也。

附**未葬不除服。**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服麻至月數足而卽除。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近世久淹親柩。服滿不葬。忘

哀卽吉。此義不明久矣。特揩補於此。庶使知懼而謀葬焉。

奉遷主埋於墓側。擇日。陳設。奉安親盡之主於卓。行禮如常祭儀。祝文云。五世孝玄孫某。敢昭告於五世祖考某官府君。五世祖妣某封某氏。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百拜告辭。尚饗。焚祝。執事者。以盤奉主。主人送至墓側埋之。四拜而返。在禮。惟天子諸侯得藏主於祧廟。士庶人無廟。故埋之墓側。使同於葬然。

禫。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也。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又凡期喪皆有禫。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近世率皆小祥除服。失禮甚矣。○卜日。旣定。賛男主人以下詣祠堂。奉主出就正寢。其儀並同虞祭。用賛唱。祝文云。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府君。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尚饗。辭神。哭盡哀。

送主至祠堂不哭。**飲酒食肉而復寢**。始飲醴酒食乾肉乃寢牀。按大祥靈座已徹。然必禫而始飲酒食肉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

韋六象曰。構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堯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唐虞以來。三代共之。宰我有爲期之問。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對滕文公亦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滕古禮。而禮固在也。及孜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禮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經典。丁是鄭玄以中月爲間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主二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孜焉。按沈渰堯中字執甫。官刑部尚書。著沈氏學弢。考核甚悉。子毋疑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今讀

沈司冦此論。乃是禮之代變。非古禮也。今家禮及王制。皆以二十七月服除。相沿已久。固罔敢過。然母之同于父而斬衰也。生母之同于父母而三年也。後王議禮。改而從厚。協乎天理人心之至。百代定爲遵守。則有志復古者。自當以三年之喪。仍從三十六月爲斷。以稍盡罔極之悲焉。○唐書儒林傳。有王元感者。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因深詆禮儒之非云。○按魯宣公新宮災。在堯后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古人喪不止于二十七月矣。

忌日。謂死之初日。質明。主人以下素服。詣祠堂考妣前焚香。跪告曰。今以某官某考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儀節同時祭。用贊唱。去飲福受胙。○若考妣。於讀祝後加舉哀。哀止。若祖考妣近故者亦然。○祝文云。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以上。則改昊天罔極爲不勝永慕。謹以淸酌庶羞。用伸奠獻。敬奉顯妣孺人某氏配食。尚饗。若妣忌。則用伸奠獻下云。

按奉以配顯考某官府君。尚饗。按妣不日祔食而日配食。配合也。蓋夫婦得合食也。○忌日變服。高曾祖考妣。衣用青素。祖考妣。玄冠白衣。考妣。白冠白衣。

陳敬亭曰。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日。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蓋父母之恩。與天無窮。雖喪三年。亦未足報。故於是日。追思哀慕。彷徨急切。屏絕人事。而獨致其情。所以盡思親之誠。伸終身之慕焉耳。近世禮教廢弛。此義不明。雖當忌辰。仍治私事。無復哀戚。於親亦忽然甚矣。子情寧若是忍哉。鄭先生翁廣平相嘗有言曰。凡祭皆吉服。而忌用縞素。凡祭皆飲福。而忌獨舉哀。夫縞素舉哀。非所以施之祭也。故此祭宜與祥祭禫祭同類。列於喪禮之末。庶合事宜。斯言良爲有見。故特敘列於此。後之覽者。或有所感而興起也夫。

聞喪奔喪。始聞親喪。哭荅使者。又哭盡哀。問故。易服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道中哀至則哭。

哭避城邑喧繁之處。望其州境縣境其鄉其家皆哭。入門詣靈柩前。哭拜。并拜謝親舍欽尊長親友。披髮跣足不食。四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爲位而哭。朝夕奠如儀。四日成服。至家。若既葬。據家禮云。宜先往墓哭拜。然禮云。骨肉已歸於土。而神氣無所不之。則凡行禮時。宜以家中靈座爲主。但於次日之墓哭拜盡哀。返喪次。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返位。又哭盡哀遂除。○其聞齊衰以下喪。則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不奔喪。則四日成服。如歸在服滿之後。則用孝巾。具腰絰。詣其靈。或於墓所。隨俗具酒饌以奠獻。哭踊再拜。遂除而歸。

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未能往哭。則遣使致奠襚之物。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送之。惟情重者如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者。亦哭殯或墓而已。

返柩。凡客死於外者。如子孫不在側。以有服之親主喪。無則執友與僚友之厚者主之。自初終至哭

奠儀節。告如前。發引前一日。晚告曰。今擇以某日遷柩就轝。將還故鄉。謹告。至期。又告曰。今日遷柩就轝。敢告。發引登舟。設靈座。置銘旌。朝夕哭奠如儀。陸行則途次遇食時。上食。未至家前一日。豫遣報知。在家者急於去家十里。便處設遷具奠以待。若子孫或以疾病不能奔喪於死所。則亦當扶病豫待於百里外。柩至。徒跣哭踊如問喪儀。不得同此在家之說也。至日有服者拭哭。侯柩駐於幄次。各舉哀。且哭且拜。晚告曰。靈輴遠歸。將至家。親屬來迎。敢告。再拜。舉柩行。男女步哭從至家。宗子由中門而入。安柩於中堂。餘由便門入。名安於所居。若家在郭內。有門禁不許入者。則設次於郭外便安之處。今世族有旅殯者。多拘於忌諱。雖宗子尊屬。亦不許由中門以入。吁。生時所出入居處之所。其死也。乃不容其居。孝子之心。忍乎。安柩畢。各服其服。就位。焚香。斟酒。晚告曰。靈輴遠歸至家。敢告。衆舉哀。四拜。與餘具如常儀。

改葬 凡有改葬者。必具事因。聞於官。俟允。乃行之。○葬書曰。一冢無故自陷。二冢上草木枯死。三家有淫亂風聲。四男女作逆顛狂。劫盜刑傷。五人口六畜死絶。田蠶家產耗散。官事不息。有此五者。方當議改。○喪服記曰。改葬緦服。緦者。子爲父。妻爲夫也。行將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緦三月而除之。○如告期於親友。及答謝書帖。宜書治葬緦服子某頓首拜。

前期三月 制緦麻服。

詣祠堂 啓櫝出主。俱如常儀。晚告曰。茲以某考體魄托非其地。恐有意外之患。驚動先靈。不勝憂懼。將卜以某月某日改葬於某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復四拜。納主出。

擇日開塋域 祠后土。如治葬儀。但改祝文云。今爲某親某官宅兆不利。將改葬於此。餘辭如前。○至期。於舊墓所設白布幙。分男女位。次妻妾子婦。俱緦麻服。餘素服。爲位哭盡哀。祠后土儀節祝文俱如前。但改曰。茲有某親某官。卜宅茲地。恐有他患。將啓窆遷於他所。謹以清酌云云。祠畢。焚香。酹酒。再拜告曰。某官某所人。葬於茲地。歲月滋久。體魄不寧。今將改葬。伏惟尊靈。不震不驚。謹告。舉哀。再拜。

開墳舉棺 置於幙下。以功布拭棺。覆以衾。設奠於柩前。如棺朽難於移動。移則應手破碎。骨體捱露矣。今有一法。宜先造極厚杉木板。四邊鑿槽。置朽棺之旁。用極大猫竹劈開。削薄片數十。長各五六尺。貼地橫插入棺底。以次相並。俟插滿。即用多人擡起。安放杉板上。抽出竹片。此板即作槨底也。然後四邊用木牆加上。木蓋。體不露。骨不亂。徑如舊棺之外。加以新槨。且合古木槨之義。○如欲易柩則舁新柩於幙所。設牀於西。開棺。舉尸。置於牀。斂如大斂之儀。主人以下視斂。舉哀。俟蓋棺止。

遷柩 焚香。斟酒。晚告曰。靈輴載駕。往即新宅。

就轝 各舉哀。再拜。舉上加棺罩。男女哭從。

至新墓 祠后土。俱如始葬儀。既葬。就幙所行虞祭。其辭曰。新改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祇薦虞事。尚饗。祭畢。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麻服。服素服而還。

復告於祠堂 儀同前。但改告曰。孝孫某。今以某親某官體魄托非其地。已於今月某日改葬於某所。事畢。敢告。餘並同。

速葬 附○喪服小記曰。報葬者亦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待三月而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之禮。必俟三月耳。

遲葬 附○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言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在。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兩祭。但此二祭。仍作二次舉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絰。次月祥祭。乃除喪服。

服制 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故曰。成容稱其服。五服年月之異者。以恩之厚薄爲隆殺。皆法乎天道焉。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

一時也本之五世親疏之分而制其等禮由心生所不能自已者爾○喪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正服者於情於分皆當爲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爲父母服斬之類是也義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分同則以義爲之服如婦爲舅姑服斬之類是也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主於進故自輕以從重如嫡孫爲祖父母承重服斬之類是也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輕如女子已嫁爲父母降服朞之類也○沈龍江曰成服之日雖緦麻亦有首絰腰絰與上衰下裳之制服制圖開載自明世俗則自朞以下不更製服只隨便用家常素衣與素服遂謂成服不知此特燕居之服也不可謂成服或更有服內止戴一素冠而衣履之類棨用有色者忘哀矣在戚而有嘉容矣白自羅雖素也亦錦之類矣○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昵如甥舅相爲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三從之姊妹兄弟有不同居者亡之矣夫

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勿思耳

斬衰三年

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爲言摧也斬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義

衣裳皆用極麤生麻布旁及下際皆不緝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向外皆有負版以表其負荷悲哀也用布方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兩腋之下有衽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今人都加斬衣於麻布直身上而裳制廢矣○冠制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長足跨頂爲三細輒俱向右是謂三辟積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爲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今世俗於冠兩旁耳處垂兩綿絮不知於禮何據意者因充耳之說而誤耶○麻在首在腰俱曰絰絰之爲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也首絰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向右圍之又以繩爲纓○腰絰圍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爲父苴竹杖苴者黎黑色表至痛色慘也又以父爲子之天竹圓象天竹貫四時不變子爲父哀痛亦經寒暑不改也爲母桐杖桐之言同內心同乎父其外無節象無二尊屈於父也削之上圓下方者取母象乎地也然其根皆在下竹桐一也所以用杖者孝子哭泣無數身體羸病以杖扶之也其長各齊心者杖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菅履以菅草或麤麻爲之○婦人用極麤生麻布爲大袖如今短衫而寬大其長至膝用極麤生麻布六幅裁爲十二破聯以爲裙其長拖地用稍細麻布爲蓋頭凡三幅用略細布一條爲

頭帛長八寸用以束髮而出其餘於後俱不緝邊用有子麻爲腰絰制如男子繫於大袖之上竹釵麻鞋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亦以極麤生麻布爲之長與身齊餘並同○凡婦人皆不杖喪服傳曰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子爲父母女在室并已許嫁者及已嫁被出而反室者同子之妻同

子爲繼母爲慈母爲養母子之妻同○繼母謂父之後妻慈母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者即爲人後者之所後母也

庶子爲所生母爲嫡母庶子之妻同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爲人後者之妻同

嫡孫爲祖父母承重高曾祖承重同

妻爲夫妾爲家長同

齊衰杖期

今制無齊衰三年凡齊衰服制俱同○齊衰古曰疏衰疏麤也斬三升不得麤名齊四升乃始稱疏

麄少殺於斬也。按升音登，凡布八十縷爲一登，經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蓋服有正，有義，有降，故同一衰而有分三等者，其數蓋不同也。○齊緝也，用次等麄生麻布，緝旁及下際，餘同斬衰。○冠制，以布爲武及纓，餘同斬衰。○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餘同斬衰。○絞帶，齊衰以下俱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杖用桐木爲之，不杖者不用。○疏屨以疏草或麻爲之。○婦人衣服同斬衰，但用布稍細，緝邊。

嫡子衆子爲庶母，嫡子衆子之妻同。○庶母，父妾之有子者，父妾無子，不得以母稱矣。

子爲嫁母。○親生母，父亡而改嫁者。

子爲出母。○親生母，爲父所出者。

夫爲妻。○父母在，不杖。

嫡孫祖在，爲祖母承重。

齊衰不杖期

祖爲嫡孫。

父母爲嫡長子及嫡長子之妻，及衆子，及女在室及子爲人後者。

繼母爲長子衆子。

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與人，爲改嫁繼父。

姪爲伯叔父母。○卽父之親兄弟，及父親兄弟之妻，爲已之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與女在室者。

孫爲祖父母。孫女雖適人不降。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

女出嫁爲本宗父母。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姪與姪女在室者。

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婦爲夫親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妾爲家長之正妻。

妾爲家長父母。

妾爲家長之長子衆子，與其所生子。

爲同居繼父，而兩無大功以上親者。

齊衰五月

曾孫爲曾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古禮爲母服三年，而衰則以齊者，不敢降於父也。今制爲父母俱服斬，而期年之喪服齊者，明服之經重，親恩之厚薄，而以次殺焉者也。然斬惟三年之喪服之，而齊有五月與三月者，高曾祖父母與繼父之尊，異於常親，故服之月數，爲之降，而服制不爲之降者，不敢以甲者之服爲尊者服故也。

按女子適人，自父母至親族，無不降一等者，惟於高曾祖父母，獨不降其齊衰之服，乃近來吾杭曾孫於曾祖父母，俱敢降稱功服，顯然列於訃狀之中，而因謬襲外，莫之救正，嗚呼，淆倫不明。今此哉，知禮者其稱爲齊服曾孫可也。

齊衰三月

玄孫爲高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自來不曾同居者無服。

爲同居繼父，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九月

大功者，以布之用功麄大名之也。斬齊皆不言布與功者，以其哀痛之極，未可舉布以爲言。大功爲服漸輕，則可以言矣。○衣用稍麄生麻布，無負版辟領，餘制同斬衰。○冠制三辟積向右，以布爲武纓，制同齊衰。○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同齊衰。○腰絰以熟麻布爲之，圍四寸餘，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繩屨以細麻繩或麻布爲之。

祖爲衆孫，孫女在室同。

祖母爲嫡孫衆孫。

父母爲衆子婦，及女已出嫁者。

伯叔父母爲姪婦，及姪女已出嫁者。○姪婦，兄弟

子之妻也。姪女兄弟之女也。

妻爲夫之祖父母。

妻爲夫之伯叔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旣爲人後。則於本生親屬服皆降一等。

夫爲人後其妻爲夫本生父母。

爲巳之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卽伯叔父母之子女也。

爲姑及姊妹之巳出嫁者。○姑卽父之姊妹。姊妹卽巳之親姊妹也。

爲己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出嫁女爲本宗伯叔父母。

出嫁女爲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

出嫁女爲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小功五月。小功者其布用功細小自大功而降者也。○衣用稍細麻布。制同齊衰。○冠自此以下。三殺積皆向左者所以別於重服也。餘同齊衰。○首絰以牡麻爲之。圍四寸餘。○腰絰以熟布爲之。圍三寸餘。制同前。○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屨按儀禮吉屨無約。約音渠。屨頭飾也。今擬以麤白布爲之。

爲伯叔祖父母。○卽祖之親兄弟。

爲堂伯叔父母。○卽祖之堂兄弟。

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

爲同堂姊妹出嫁者。

爲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爲從祖姑在室者。○卽祖之親姊妹。

爲堂姑之在室者。○卽父之同堂姊妹。

爲兄弟之妻。

祖爲嫡孫之婦。

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外祖父母。○卽母之父母。

爲母之兄弟姊妹。○兄弟卽舅。姊妹卽姨。

爲姊妹之子。○卽外甥。

婦爲夫兄弟之孫。○卽姪孫。○及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卽姪孫女。

婦爲夫之姑及夫姊妹。○在室出嫁同。

婦爲夫兄弟及夫兄弟之妻。○按夫兄弟之妻。卽娣姒也。長婦謂次婦曰娣。次婦謂長婦曰姒。俗所謂姆嬸也。

婦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女出嫁爲本宗堂兄弟及堂姊妹之在室者。

爲人後者爲其姑及姊妹出嫁者。

緦麻三月。細麻者鍛治其縷細如絲也。衣用極細熟布。此五服內之極輕者。故以緦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絰帶。故日緦麻。古緦絲二字通用。服制同齊衰。○冠制以熟絹爲之。三辟積向左。澡纓。澡謂澡治莩垢。制同齊衰。○首絰以熟麻爲之。圍三寸爲度。制同齊衰。○腰絰以熟麻爲之。圍二寸爲度。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屨按儀禮吉屨無約。今擬以細白布爲之。

祖爲衆孫婦。

曾祖父母爲曾孫。○玄孫同。

祖母爲嫡孫衆孫婦。

爲乳母。

爲族曾祖父母。○卽曾祖之兄弟及曾祖兄弟之妻。

爲族叔伯父母。○卽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妻。

爲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卽巳三從兄弟姊妹。所與同高祖者。

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卽曾祖之姊妹。

爲族祖姑在室者。○卽祖之同堂姊妹。

爲族姑在室者。○卽父之再從姊妹。

爲族伯叔祖父母。○卽祖同堂兄弟。及同堂兄弟之妻。

爲兄弟之曾孫及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爲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爲同堂兄弟之孫。及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爲從祖姑及堂姑。及己之再從姊妹出嫁者。○從祖姑。即祖之親姊妹。堂姑。即父之堂姊妹。
爲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即堂姪女。
爲姑之子。○即父姊妹之子。
爲舅之子。○即母兄弟之子。
爲兩姨兄弟。○即母姊妹之子。
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
爲壻。
爲外孫。男女同。○即女之子女。
爲兄弟孫之妻。○即姪孫之妻。
爲同堂兄弟之子妻。○即堂姪之妻。
爲同堂兄弟之妻。
婦爲夫之高曾祖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在室者。
婦爲夫堂伯叔父母。及夫之堂姑在室者。○夫之堂姑。即夫之伯叔父母所生也。
婦爲夫之同堂兄弟姊妹。及夫同堂兄弟之妻
婦爲夫再從兄弟之子。女在室同

婦爲夫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即堂姪女。
婦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妻。○即堂姪婦。
婦爲夫同堂兄弟之孫。及孫女之在室者。
婦爲夫兄弟孫之妻。○即姪孫之妻
婦爲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婦爲夫兄弟之曾孫。○即曾姪孫。○女同。
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祖父母。及從祖姑在室者。
女出嫁爲本宗再從伯叔父母。及堂姑出嫁者。
女出嫁爲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女出嫁爲本宗堂兄弟之子。女在室者同。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

袒免 附○免與絻同。俱音問。袒。謂袒去上服。免。以尺布括髮。乃喪服之極輕者。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絕服之外者。皆爲袒免。親遇喪葬。則素冠白袍。細麻直身。腰有勒帛。面垂大帶。

墨衰 附○古人居喪。遇有大事。必不得已而出。如臨戎主祭之類。則御墨衰。蓋即隨其斬齊功緦等麤細之麻。染墨色而爲衰也。但今人多忌諱。如亦用負版辟領等制。恐太觸目。不若各隨其麻之麤細。染墨色而爲長袍可也。○夏之絺綌紗羅。冬之羊裘狨褐。皆吉服之最華者。斷不可服。即玄色青布。亦吉服也。遵禮者。斷必以墨色之衣。至其所而易之。庶得墨衰從事之義歟。

附鄉儀居喪五條

喪禮備存諸經。五服制度。著於令甲。釋服作樂。律有明刑。近世居喪。或輕或重。或服或否。居處飲食。出入之節。多無所變。衰麻月數。雖有差等。殆成空文。遠則棄先王之禮經。近則犯本朝之法令。喪事肯勉。在士君子之力行。參取近人所安。酌以禮意。粗舉一二。以爲復古之漸。庶可遵用云爾。

凡遭喪。聞喪。自緦麻以上。皆當制服。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麤以意定之。絰帶麻葛。自有大小之制變除之節。常遵用之。終其月筭而除之。○中衣亦當易以縞素。力不能具。或勢不能爲。且可去飾。

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終喪不可行

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見人者。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甚不得已。如爲人論訟。當入公府。或親戚間有患難。不可不親救卹之類。自餘請謁會聚之類。皆非所急。不行無害。或有未安。以書簡致意。人亦亮之。

朞喪未卒哭。當如三年之喪。已卒哭。有不得已之事。則衣墨衰行之。或可已者。亦不必出。在家受弔接賓客。皆衣喪服。

凡大功未卒哭。有不得已事。乃衣墨衰以往。在家接賓客。亦衣墨衰。行請謁。惟不行慶禮。及名人赴人酒食之會。

小功緦麻。惟哭臨受弔。乃衣喪服。自餘皆衣墨衰。出入如常。惟不行慶禮。及名人赴人酒食。

此篇舊題蘇氏鄉儀。意其爲蘇昞季明博士兄弟所作。今按呂和叔文集。乃季明所序。而此篇在焉。然則乃呂氏書也。因去篇題二字。而紀其實如此。淳熙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識。

凡殤服以次降一等。○殤音商。凡年十九至十六爲

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今律省去不載

凡男子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加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爲人後者雖爲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然當心喪三年凡名帖書銜期內皆稱降服生期年外宜加心制二字

韓六象曰禮爲嫡長子三年喪服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魏莊渠先生理學之宗作五服圖[illegible]首云父斬衰三年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庶子齊[illegible]期想亦有見於長子之不可同於諸子而爲是[illegible]也今王制止期年長子諸子從同自不敢越然長子上承宗祧推爲家督而服等于諸子母乃于

心有未慊乎鄙意父母遇嫡長之喪十五月而除服亦當循心喪之制迨三年而始即吉可也如欲通衷於人宜稱心服

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喪服總圖

服	期	製
斬衰	三年	用至麤麻布爲之不縫下邊
齊衰	有三年有杖期有不杖期有五月有三月	用稍麤麻布爲之縫下邊
大功	九月	用稍細生麻布爲之
小功	五月	用細生麻布爲之
緦麻	三月	用稍細熟布爲之

妾為家長族服之圖

妾為其父母降服期年為其私親則如路人庶子為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俱無服

庶子之子為其父之生母正服不杖期

- 家長父母 義服齊衰期年
- 家長 義服斬衰三年（妾不敢體其家長故稱之為君）
- 正妻 義服齊衰期年（亦謂之女君）
- 家長衆子 義服齊衰期年
- 家長長子 義服齊衰期年
- 為其己子 正服齊衰期年

出嫁女為本宗降服之圖

今制出嫁女為本宗兄弟妻堂兄弟妻及姪婦俱不列服制按妻為夫族服圖為夫之親姑為夫兄弟妻俱義服小功為夫堂兄弟妻義服緦麻則出嫁親姑之於姪婦出嫁姊妹之於兄弟妻疑俱當報服小功出嫁姊妹之於堂兄弟妻疑亦當報服緦麻

- 高祖父母 正服齊衰三月
- 曾祖父母 正服齊衰五月
- 祖父母 正服齊衰不杖期
- 父母 降服齊衰期年
- 己身
- 伯叔祖父母 降服緦麻
- 伯叔父母 降服大功
- 兄弟 降服大功
- 兄弟妻 降服小功
- 堂伯叔父母 降服緦麻
- 堂兄弟 降服小功
- 堂兄弟妻 降服緦麻
- 祖姑 在室降服緦麻 出嫁無服
- 姑 降服大功
- 姊妹 降服大功
- 堂姑 在室降服緦麻 出嫁無服
- 堂姊妹 在室降服小功 出嫁降服緦麻
- 姪 降服大功
- 姪婦 降服小功
- 姪女 降服大功
- 堂姪 降服緦麻
- 堂姪婦 無服
- 堂姪女 降服緦麻

外親服圖

凡子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俱義服小功

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俱義服小功母死則不服

舊制外祖為外孫婦義服緦麻母舅母姨為甥婦義服緦麻今制俱無服丘氏曰按禮從母之夫母舅之妻有同居相依者以同爨緦麻服之

- 母祖父母 無服
- 外祖父母 正服小功
- 妻祖父母 無服
- 母舅 母姨 正服小功
- 舅母 堂姨 堂舅 姊夫 姨夫 俱無服
- 妻父母 義服緦麻 妻亡別娶亦服 妻之親母雖出亦服
- 妻母舅 妻伯叔 妻之姊妹 俱無服
- 母舅之子 兄弟
- 姑母之子 兄弟
- 從母之子 姨兄弟 俱服緦麻
- 己身
- 堂舅之子 堂姨之子 妻之兄弟 妻之姊妹 俱無服
- 母舅之孫 母姨之孫 姑之孫 俱無服
- 甥及甥女 正服小功
- 甥婦 無服
- 女婿 義服緦麻
- 女之子女 外孫 正服緦麻
- 女之子婦 女之孫 俱無服
- 妻姊之子 妻兄弟之子 妻姊妹之子 俱無服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妻於夫之三父八母俱隨夫服。出母嫁母服杖期外仍空申心喪

同居繼父
兩無大功親謂繼父無子，已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義服齊衰期年
兩有大功親謂繼父有子孫，自己亦有伯叔兄弟之類，義服齊衰三月

不同居繼父
先曾與繼父同居今不同居，義服齊衰三月
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

從繼母嫁
謂父死繼母再嫁他人，隨去者，義服齊衰杖期

舊禮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俱義服小功，其兄弟之妻無服

養母
謂自幼過房與人，義服斬衰三年

嫡母
謂妾生子謂父之正妻，正服斬衰三年

繼母
謂父娶之後妻，繼母如母，義服斬衰三年

慈母
謂所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義服斬衰三年

庶母
謂父有子妾，嫡子衆子義服齊衰杖期，所生子正服斬衰三年

嫁母
謂親母因父死再嫁他人，嫡得往嫁亦服，降服齊衰杖期

出母
謂親母被父出，降服齊衰杖期

乳母
謂父妾乳哺者，義服緦麻

附書狀式

慰人父母亡疏 慰嫡孫承重者同○此下四篇皆司馬溫公書儀

某頓首再拜言 降等云頓首 不意凶變 亡者尊官即云邦國不幸，後皆放此 先某位 無官則云先府君，有契則加幾丈於某位府君之上○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承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餘並同 奄棄榮養 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薨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若母有封至夫人者，亦云薨逝 承訃驚怛，不能已已。伏惟 平交云恭惟，降等云緬惟 孝心純至，思慕號絕，何以堪居。日月流邁，遽踰旬朔 經時即云已忽經時。已葬即云遽經襄事，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 哀痛奈何，罔極奈何。不審自罹荼毒 父在母亡即云憂苦 氣力何如。伏乞 平交即云伏願，降等即云惟冀 強加餐粥 已葬則云疏食 俯從禮制。某役事所縻 在官則云職業有守 末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 平交已下但云某末由奉慰，悲悼增深 謹奉疏 平交云狀 伏惟鑒察 平交以下去此四字 不備。謹疏 平交云不宣謹狀。

月日具位 降等用郡望 姓某疏上

平交云狀 某官大孝 苫前，母亡即云至孝，平交以下云苫次。

父母亡答人慰疏 嫡孫承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 降等叩首 某罪孽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 母云先妣，承重則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 攀號擗踊，五內分

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居，奄忽旬朔 隨時前同 酷罰罪苦 父在母亡即云偏罰罪深，祖父母亦如之 無望生全。即日蒙恩 平交以下去此四字 祇奉几筵，苟存視息。伏蒙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無任下誠 不交云仰承尊慈，俯垂慰問，其爲哀感，良深○司馬公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不得已須至先發，即刪此四句 末由號訴，不勝隕絕。謹奉疏 降等云狀 荒迷不次。謹疏 降等云狀

慰人祖父母亡啓狀 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不意凶變 子孫不用此句 尊祖考某位奄忽違世 祖妣

日尊祖妣某封無官封有契已見上○伯叔父母姑卽加尊字兄姊弟妹加令字降等皆加賢字若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卽加行第云幾某位無官云某府君有契卽加幾丈幾兄於某位府君之上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令姊妹○妻則云賢閤某封無封則但云賢閤○子卽云伏承令子幾某位姪孫並同降等則曰賢無官者稱秀才承 訃驚怛不能已已妻云但爲愕子孫但云不勝驚怛伏惟恭編見前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可勝任伯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沈痛何可堪勝兄姊弟妹則云友愛加隆妻則云伉儷義重悲悼沈痛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悲慟沈痛餘與伯叔父母姑同孟春猶寒隨時不審 尊體何似降等所履云伏乞平交以下如前深自寬抑以慰 慈念其人無父母卽但云遠誠遲書不上平其事役所縻在官

如前未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

祖父母亡荅人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家門凶禍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家門不幸妻則云私家不幸子姪孫則云私門不幸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幾伯叔父母姑云幾家母兄姊云幾家兄幾家姊弟妹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人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云幼孫某奄忽棄背兄弟以下云喪逝子姪孫云遽爾夭折痛苦摧裂不自勝堪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摧痛酸楚不自堪忍改摧痛爲悲悼子姪孫改悲痛爲悲念伏蒙 尊慈特賜 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平交降等如前孟春猶寒隨時伏惟恭編如前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等不云起居降等但云動止萬福某卽日侍奉無父母卽不用此句幸免他苦未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平交云陳謝不備謹狀

蒙人弔賻會葬不行躬謝疏丘瓊山曰世俗既葬之後凡親戚僚友來弔祭賻葬者孝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惟責攢焉謂之不知禮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縲然衰服奔走道途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不歸者往往有之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爲常考之古禮無有也今擬爲書一通既葬事後卽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祭葬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之後然後行之謹錄於此以備采取知禮君子既當以禮自處又當以禮處人痛草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其稽顙再拜言 其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

先考母則曰先妣承重祖父則曰先祖考母則曰先祖妣幸而克襄大事皆賴諸親相助之力非親戚則曰諸賢既蒙 下弔平交以下則曰臨弔又賜賻奠止有賻則曰賻儀止有奠則曰祭奠逮其送往又辱寵臨如不送葬去此二句感德良深莫知所報欲効世俗具衰絰 門拜謝奔縲然重服哀疚在躬遠離几筵非獨古無此禮亦恐 賢人君子之不悆見也故不敢以俗禮上瀆 高明平交以下去上字伏惟尊慈特賜 鑒察哀感之至無任下誠謹此代謝荒迷不次謹疏

附論

禮記居喪

檀弓曰始死充充然如有窮瞿瞿如有求而勿得旣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還俱讀作旋謂殮畢卽葬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皐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司馬溫公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五代之時居喪飲酒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樂靦然無愧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往勞之主人亦且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不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敗恐成疾者可用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

騶子本曰居喪決無易服之禮大不得已則墨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稍爲不知禮況於燕客而復用樂過生辰而受賀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之文能不汗顔乎

居喪戒婚

李東谷曰父母垂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乃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責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此與類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間亦有之恬不爲怪悲夫

或問東谷之言立人倫之大義爲賢者責也如或男家貧無人主司中饋或女子無親父母依傍至戚又有年過及笄者雖日守禮一時恐致反生他變爲之奈何亦當有變通之術否愚按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如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又問除喪不復昏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何反於初今遵此者當親病勢未危之時卽宜遣媒氏通言迎娶之事及其親之在室使得見婦成禮亦足以慰親之心倘親遂至不幸或卽援親迎在塗之說迎歸成服執喪以待年則可若送歸房而偶處則斷斷不可矣杭志稱江子望之居喪古所罕聞親病憂形色時嘗糞甚哀衣不解帶行不正履泣血三年寢苦履塊食淡茹素不入內室三年一日也每過其內目必俯不一視婦過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輒力辭曰奈何以父死爲名高哉方行古道至人以是稱之則恐攖思逃焉夫江公之孝乃聖賢之徒豈可望之常人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江公名圻字子望隆慶戊辰進士官廣西提學僉事五世甲科杭人所稱德門者也

奪情起復

陳氏曰諸史書起復某爲某官兼朝廷貪用材背不欲使以三年釋位方儼然在憂遽起而復用之記所謂奪人之喪與自奪其喪非嘉稱也然多用將相大臣出於特命以爲故事其亦有州府幕員有司奏留雖宋禮義立國而其臣能敗情及禮將奉几筵者富弼王淮劉珙崔與之不越數人武帥則有田況一人餘益多奪情矣明朝大臣時不免此自狀元羅公倫一疏纔使人知

服諱至於今且百年鮮有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前代掛有也然士大夫訖喪詣京投牒詣選貴或進名狀於貴人之門往往自稱起復勿考矣已葬禫而來里閭有勸結司府有憑由非撫其實何自起以弗諱名乎迺及臺府文移國家典章諸書亦或公立科條踵襲訛外流聞後世此非小闕矣○今百官終喪赴部謁選用起復字吏部稽勳司有起復科王順渠羅念菴皆請書翰林集內上人書與人作誌狀往往書起復實非起復也

司馬溫公曰唐太常少卿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爲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致殞絕上乃聽其終制左庶子李涵爲河北宣慰司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蔬食飲水席地而坐使還請罷官代宗以其毀瘠許之自餘能盡哀竭力以喪其親孝感當時名光後來者世不乏人此則可謂喪則致其哀凡奪情起復者所當師法者也

嫡長承重

重者主也謂主喪也沈龍江曰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爲然假如父祖俱不在嫡曾孫當爲其曾祖承重父祖曾祖不在嫡玄孫當爲其高祖承重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而鄉俗未深考或有眾子之長子亦爲祖父母服三年而日代吾父爲之者蓋傳誤久矣

殯葬盡心

沈龍江曰人子一生大事亦止此送終一事於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眾多彼此相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長子者力能獨辦便當以爲己任不必更求眾子眾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爲己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人盡心爭先致一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己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其於生命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棺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悲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也如昔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頓絕方蘇屬宋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日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乃若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又新野庾震賃書營事至手掌穿然後成禮賢者於葬何如其汲汲也乃今人拘於禁忌惑於堪輿因循忘緩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於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瘞之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故功過格以久淹親柩爲重過極罪可不懼哉

王蕙子曰杭人多停柩不葬每寄材管墳人家康熙辛亥仲冬岳墳寄材之家有失火者燒棺十餘具杭骨難辨其寄材子孫痛苦莫伸又前崇禎戊辰季夏莊雨發橫自天竺至雷院金沙灘漂去棺屋數百六十皆莫能辨號慟而已即此而觀停柩日久水火不測速葬之保全多矣

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曰臣濬按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繁其儀文以徇俗尚者故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尸於室家之內十年之間其家豈無昏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爲甚乞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貴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限

唐滎陽鄭氏兄弟三人仕宦母亡二十九年未葬顏清臣劾奏之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宋崇寧

問劉炳與弟煥皆官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當徽宗朝雖姦黨恣行而淸議尚立如此今國律雖有停柩經年之禁而卒無有舉行之者若禮官援禮經未葬不除服之文而申暴露不葬親之罰待請于朝著爲令甲凡服滿未葬者任官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起復呈詞必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于某處某年月日服除仍取宗族隣佑及墓地人等結狀方准起復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喪論罪還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宗族隣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

韋氏象曰魏恭簡公與余侏書云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乃父身後暴露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何子乎有故不得葬尚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況無故而不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喪經從吉施施焉于于焉與他人同是所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以汝爲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豺貉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讀公此書可見當時士大夫鮮不葬其親者故余與兄弟不葬公痛罪之如此今則不勝責矣且亦習爲固然欲責之而無從矣甚有世家仕族累代尚未葬者皆由風水禍福之說或因循怠緩誤之也顧子孫而乘祖父爲天地所不容不孝之罪莫大于是維風者其亟明未葬不許襲職與試之制且嚴親喪踰期不葬之律庶幾薄俗知所警矣

人家新築葬地忽然掘見棺骸宜即與掩埋之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使我費事無遽據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穴不更得佳兆耶奚穴以葬骨乃不吉乎

律嚴大義律載十惡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本國潛從他國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及夫者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若採生造畜蠱毒魘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及僞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依本方及封題錯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堅固七曰不孝謂告言咒罵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部民殺本屬知府知州知縣軍士殺本管指揮千戶百戶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長官若殺見受業師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十曰內亂謂姦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者皆在十惡之例八議所不及常赦所不原疏義曰凡制五刑必即天倫此類所載皆是無君無親反倫亂德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者故特表而出之以爲世戒

凡聞父母及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赴筵宴者杖八十若聞期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亦杖八十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者杖六十若官吏父母死應丁憂詐稱祖父母伯叔姑兄姊之喪不丁憂者杖一百罷職役不敘無喪詐稱有喪復喪詐稱新喪者罪同有規避者從重論若喪制未終冒哀從仕者杖八十〇今多有爲嫁娶慶賀諸事冒禁忘哀釋服從吉者而且公然於柬帖之中直書從吉二字因而華服宴飲侈與禮悖王章肆然無忌真可痛哭流涕矣知禮者慎勿蹈其轍焉〇凡有喪之家必須遵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其居喪之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同

罪。退俗律疏議曰。此條重在男女週雜飲酒食肉。非禁其修齋設醮也。故加以君字。○凡居父母及夫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喪娶妾。妻女嫁人爲妾者。各減二等。若命婦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奪。並離異。知而共爲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妾不坐。若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人主婚者杖八十。

陳川楊曰。金章宗朝。特定祖父母喪婚娶聽離異。又定妻亡服內婚娶定離異法。此兩節最足以悖彝倫正風俗。未可以餘分閏位格之也。然妻亡更娶。又當論其子服。不當止以夫服論。故儀禮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已。

後漢戴封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蕭玄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晉楷紹爲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桓沖版王薈補江州刺史。薈始遭兄邵喪。將垂辭不出。魏李祈居期之條。未曾聽姊過前。南宋王景文爲司徒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畢

竟。風俗近古。清議尚在。

晉陳壽在蜀時。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累年。楊雄有伯母服未除而應舉孝廉。天水中正姜䞉博士韓光議以爲旌本周遺之戚。貶常貢。舉應貶。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遂造楊駿。俯書右丞傅咸奏其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同會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丞相司直劉隗告劾奏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中正張輔爲貶預。閔伯仁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物望。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終。式父喪。議還前夫家。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非卞壺爲御史中丞。奏是母以子出。式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詔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明帝崩。國喪未葬。尚書僕射私奏女

妓。鍾雅爲御史中丞。奏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先皇帝崩喪未葬月。而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肅王憲。凡此數事。多伯叔兄姊之喪。皆近世流俗之可易犯。而縉紳大夫且相習徵以爲當然者。乃雖以晉世風俗頹敗。禮教陵夷之時。而法度之士。猶正色引繩。小見違闕。輒相舉正。況居父母之喪。而可忘哀廢禮乎。

伊川看詳學制云。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朱子謂伊川此言。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非服內自不當赴舉。余按宋史。舊制非喪百日內。方應試士人病之。多有冒哀竄籍。奔走京師彼罪者。天禧四年。學士晁迥言請自今冒哀期服聽令應舉。天聖七年。與化軍進士黃價赴舉。有叔爲僧。疑所服。禮官言檢會勅文。期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爲叔父齊衰期。外繼者降服大功。伯祖北外繼降期之制。從之。如此則葬喪格試。宋氏祖宗以來。有令式明文矣。朱子謂法令無明文者。豈渡江之後。經亂之餘。載籍散亡。無所遵守。故耶。

惟祖父母正統之期最重。古者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於祖父母之期。亦不降。女子外適者。降其旁親。而獨於祖父母。并而不敢降。

漢戴良母卒。伯兄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苟情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周宣帝高祖山陵還。欲作樂。令議其可否。大宗伯斛斯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內史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徵。譖之下獄。援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經本人情。以著世教。佞臣謬妄說經。以逢君惡。曲士猖狂棄禮。以逆世患。真千古之罪人也。

禮貴申情

晉武帝雖權從漢魏之制。既葬服除。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毀如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復吉。及太后喪。亦如之。故三代之後。道喪禮廢。能以天子之尊。申至心於其

所生。一武帝而已矣。於是詔諸將吏遭三年喪者
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於是令二千石得終三
年喪。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埸。皆得奔赴。肯
武帝時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於是見之。
○遭三年喪者。百姓復其徭役。尤爲千古曠典。以
孝治天下者。所當法也。
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傳曰。何以朞。不貳斬
也。故衆遵大義。不得復顧其私親。然而後之制禮
者。謂爲人後者。雖爲其父母朞。而心喪解官。必許
其終三年者。憫其天屬生離。父子畢絶。抱傷心之
巨痛。懷切怛之至感。方寸既亂。豈能綜理將務哉。
人子處此。念他人之於父母。皆得持服三年。而吾
獨以義存繼絶。不得盡其烏鳥之私。當倍加悲痛
於所天矣。乃今絶不見有遵禮者。第於書帖簡牘
之間。署曰心制。心制固如是乎。念本生罔極之恩
者。其亟思所以副其實哉。
按儀禮。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期。其夫斬
而降其父母朞。何也。曰。婦人不二斬也。父者子之

天。夫者妻之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故
女嫁則移天矣。不二天。故不二斬也。既服夫斬。則
推夫之重。喪夫之父母。亦以朞。以夫之父母。猶巳
父母也。情至而禮隆極矣。故婦爲舅姑喪。齊衰五
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
門庭尚素。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禮也。俗以爲
吉凶異其夫。因循亦同夫之服。唐貞元十一年。河
中府倉曹參軍蕭據覺其非。請於朝。下禮官議。大
常博士李岩曰。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
容三年。請求禮經。以正風俗。後唐復定三年之喪。
宋典。孝明皇后服昭憲太后喪三年。故乾德二年。
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几筵
尚在。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羅綺之飾。夫婦齊體。哀
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於義
爲稱。右僕射魏仁浦亦請如後唐制。詔從之。既違
不二斬之義。於是婦適夫家。始覺偏重。而於生身
之恩。反落莫矣。○今按婦服舅姑三年。自是情理
當然無容再議。但念女子出嫁爲人婦。猶男子出

繼爲人後也。故其服皆降爲不杖朞。然爲人後者
於本生父母期年之外。皆申心喪。則出嫁女於期
年之外。宜亦當申心喪。不服紅紫。不御珠翠。歲時
慶賀則拜姑章。若有宴會。稱疾不與。不飲酒食肉。
以終三年之期。庶足少報劬勞之恩乎。
庶子爲其所生母。從來謂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
家禮遵宋制服齊衰期年。而嫡子衆子。則爲之服
緦。明孝慈錄成於洪武七年。始著爲定制。庶子爲
其母雖父在。皆得以終喪三年。蓋以天子之制。而
伸人子之情。所以破百代沿承之陋。而立萬世常
行之典者至矣。獨大夫之於妾。律不制服。竊以妾雖
不敢偶嫡。而業居小星之列。若其子或顯達。則母
以子貴。朝廷尚有榮誥之封。今其所生子。固儼
然在苫塊之中。而嫡子及衆子。且皆爲之服杖朞
之哀。而已獨悍然若途人焉。不惟其所生子。必有
恫然於懷而揆之此。衷恐亦有所不忍者矣。喪服
小記曰。大夫爲妾服緦麻。士爲有子妾服緦麻。無
子則已。似亦義之所當出。而人情之所安也。○但

律既無明文。不敢妄行。借用凡有生子女之妾。當
爲之心喪三月。哭臨受弔。但衣袒免。而於三月之
內。不行慶禮。不舉宴會。不赴人酒食。庶於禮義兩
盡哉。
訃狀宜書袒免生某頓首。率男治喪哀子某泣血
稽顙拜。或有止單具名。不用袒免者亦可。
庶子無父而嫡母在堂。如遇生母之喪。亦宜前書
生妣。後書治喪哀子。
又有先人之妾。雖無子女。或久著勤勞。或有功撫
字者。歿亦宜待以優禮。訃稱先考側室某氏。或先
考侍姬某氏。服稱袒免。其書名止長子。或長孫一
人。不必列衆子也。
論祔　或問嫡母無子。庶母有子。爲後其主。得入
祠堂否。曰。喪服小記云。妾祔於祖之妾。祖無妾則
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若高祖又無妾。當易牲而
祔于女君。註謂嫡室也。易牲。如祖爲大夫。孫爲士。
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謂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
今謂妾牲卑。不可祭於嫡室。故易牲耳。

諡塟　趙季明曰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諸
比妻穴退塟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
也妾無子猶陪塟廣愛也然則庶母者亡論有子
無子皆得祔塟於夫而其塟法實毫不容假借耳
昔韓魏公塟所生母胡氏退嫡夫人地尺許其深
達此禮歟○愚按江南地窄以無子妾祔塟則不
必也

卓又枚曰先子農山公嘗與予言國家制禮委曲
周詳可云仁至義盡矣但嫡子衆子爲庶母服期
此定律也倘有庶子貴顯先封嫡母後封生母則
嫡母之子亦當爲其庶母服喪三年葢以報之所
云義服也夫禮緣義起如此方爲愜於人情合于
天理耳雖昔唐宋所無姑存之以俟議禮者采取
焉

附　義男婢僕有遺父母之喪者此輩愚魯無知
罔識禮義家長當諭以父母恩深粉骨難酬今既
爲人奴隸不敢成服孰杖且自括髮以麻早晚潛
行哭泣至於三年之內不可飲酒食肉但能做人

學好即是報答親恩葢使彼知行孝道自能忠於
事主矣是亦永錫爾類之義也

勿往弔慶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
年之喪而哭弔不亦虛乎謂重喪雖至練祥不與
人羣立旅行恐或言及他事即爲忘哀若弔哭於
人哀在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詐僞矣此所
以爲虛也呼弔尙以爲不可况儼然更易吉服而
行慶賀之事乎如萬不得已遇有宦弔慶者皆當
遣人具書送禮而身不與宴會之列可也○柴虎
臣曰子張死曾子齊衰往哭之凡有服之親及師
友至交往哭原不害禮非比訊弔也

陳用楊曰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
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
亦善乎君子表微既曰禮惟士入公門說齊衰而
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將亡者季氏世爲上卿強
且專國政人事之如君故入其門者皆說齊衰而
其爵餘大夫之門猶有着齊衰者故云將亡也

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公門亦不說之予按
杖齊衰雖公門不脫而况斬衰且不說於公門况
後世之司府州邑以季氏之强世顧國政如二君
於魯而蟜固能守禮且乘其寢疾觸其所深諱而
勿之鄉季武子雖非其本心然亦能降情從禮而
不敢以爲忤蟜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爲士大夫
有愧於季武子者不亦多乎

近世以來人多忌諱孝冠白衣不敢登常人之門
况公府乎孝冠白衣絕無行於都市者况麻衣麻
經乎明季之時凡縉紳入公門必用麻衣孝巾麻
經草履不敢坐漆椅自備竹椅隨行其士民交際
賓客必以麻衣孝巾爲公服曾未有假青玄之色
者新年賀節必着麻衣麻經往拜親戚影神及尊
長拜者不以有服爲愧受者亦不以孝衣爲嫌也

附　永思堂勸孝文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又古人云樹欲靜而風不寧子
欲養而親不在每一展誦之輒不禁肝腸寸斷潸
潸雨泣也乃世之人當親在堂不知承歡孝養或

聽枕畔之言或乖兄弟之好或予富而親貧或親
儒而子逆以致妻孥遲暮飲泣衰年及一旦遭親
之變又不知哀痛務徨居喪盡禮或泛營齋事或
厚欵親賓惟務華靡爲榮施但以酒食相徵逐此
固從前陋俗常致慨於有道者也然昔之人哀毀
雖不足於內容服猶致飾於外故出入必衰麻在
身慶賀必杜門不往尙存餼羊之意曾未嘗以麤
鄙爲醜也乃今則大異焉服飾僭擬害矣自若以意
竟不思此身何自而來今親死之謂何而淪胥以
溺至於此也亦嘗惟而叩之則解曰今時則類然
也若似乎當世以持服爲重禁者然竊觀

朝稽古定制清律喪服諸條煌煌典制何嘗不敎
人以孝而禁人持服耶不惟不禁而且違犯者得
大罪奈何今之居喪者無日不釋服無日不從吉
而且無筵宴不祭預耶又期功緦麻之戚弁其伯
叔則其昆姊非其妻子則其懿親今自初喪以後
一概置而不持衣冠猶昔逍進都市遂使識者咨
嗟嘆息逝者飲恨黃泉豈不悲哉葢總緣孝衰於

父母，因而菲薄於衆親，弟恐相觀而化，習以成俗，久之而世風頹敗，綱常滅絕，伊誰之責歟。我今稽首致敬，哀懇世人，趂父母康健之時，思古人愛日之誠，承顏順志，力行孝道，富貴則累裀列鼎，貧賤則菽水承歡，萬一親遺不幸，不敢望你寢苦枕塊，泣血三年，且止望你白衣素冠，挨熬歲月，從來行孝之家，墓產芝蘭，樹生連理，子孫賢甚，奕世簪纓，其不能者，不有人非，必有鬼責，清夜思之，寧不愧恥，伏祈　仁人孝子，達禮高賢，念罔極之深恩，感風木之餘恫，遵　朝廷之制典，挽晚世之頹波，互相勸勉，持服報親，世道幸甚，人心幸甚。

宋儒每嘆世人不哀毀者，謂雖被衰麻在體，其實不行喪也，今日止望你白衣素冠，挨熬歲月，忿激之言，幾於痛哭矣，至其持論正大，考據精詳，真是救時藥石，名教干城，凡爲人子者，各宜置一通於座右。懷古堂評

師不立服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

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之於孔子，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雖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按此則受教蒙恩深者，皆當爲之服心喪，蓋禮貴從於厚也，凡被人生成之德者，當心喪期年，如趙武爲程嬰服齊衰之類是也，朋友之厚者，當心喪三月，或五月，如儀禮朋友皆在他邦，則袒免，及朋友麻之類是也。

師友歸殯 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外入，躬自營含，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蓋俗禁冷屍入舍，以爲不祥久矣，況師友之間，情謝天倫乎，元周仁榮常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鋌，其有知者，楊弟諳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罔在是，喪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顧潤之者，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同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殯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殯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殯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仁榮台人，潤之嘉興人，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天下朋友道喪久矣，此三事足以醒頹俗，故錄而著之。

親鄰有喪 沈龍江曰，所知親厚之喪，非七日外不可設宴，有方宴聞喪者，宜即罷宴，又禮稱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何其藹然惻怛相睦至此也，今俗富貴之家，於鄰居小民有喪者，則

誘曰，貧賤不等，休戚無關，故彼方哭踊，我則鼓樂，一歌一哭，聲相應和，隆古之俗，似不如此。

遭時離亂 西晉末，詔以中原喪亂，家室離析，二親陷沒，冠難應制服否，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從之，及大興二年，庾蔚之又曰，二親爲敵國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預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告之後，尋覓無蹤，便宜制服，則其說益詳。

併喪父母 宋孫冲，舉明經，歷鹽山麗水主簿，常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干宰相，不聽，其後御史臺參考典故，凡喪皆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以舊禮改正，詔從之，○明蔡虛齋提學江西時，饒州府學生員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

八月故戊年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箇月始喪雖終父喪尚欠一十五箇月況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繼父喪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三十七箇月之外復修父服如此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豈無是禮也蓋雖過厚之意實非正中之行吾所期於鴻者要在爲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

人倫處變

○宋何澹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嚞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繫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窺之矣澹乃去終制○朱子語類一段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文謂所生父母齊衰朞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母再娶求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按問答內所云某人者正謂澹也

隋書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劉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服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旣有之心喪焉可獨異子恩曰爲假也妻爲自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殺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

出之後制有淺深考之經傳未見其文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毖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昌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政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書奏竟從子翊之議

凡繼母在如遺父喪訃狀止宜稱孤子不宜稱孤哀或疑曰不幾於忘前母乎答曰繼母如母今兒在堂自應祗稱哀字觀鄉會齒錄凡父及繼母在者必書具慶止繼母在者必稱慈侍從可知矣况母已先亡而今値父死則今日之哀在父不在母又以後母之故而剌不稱哀其於吾母終天之痛自若終身之喪自若也焉害於義哉

宋鄒楠幼孤母遷更嫁王氏其後母亡楠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鄒言楠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解官不持服中心喪月楠始

父在母出父絕母父殁母嫁母絕父惟子母自恩絕道耳故報之以人子之私情祿養可贍恩命不可踰服制不可濫也宋范文正公蚤孤母夫人謝氏改適常山朱氏因挈公育於其家公稱長始感知家世流涕之南京就學登第乃迎母夫人以養母卒喪之三年旣天子用公貴贈母吳國夫人與公曾祖祖及考同受恩命孝則盡矣然不亦踰於禮乎當公之居母憂也晏元獻公適尹南京屈致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聞於時而又以其時上相府書且自謂上書言事爲居喪踰禮而不自知公之居喪已自踰禮其後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陸象山殺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常滿且言文正雖近世大儒而居喪教授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竊按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虡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稱樂未嘗斯須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業也至於居喪讀禮初亦不妨讀書昔孔孟皆常居喪今雖無從見其講學論道之實一則以門人治喪葬一則[illegible]

門人效匠氏似亦未嘗誚遺生徒但起大會以聚朋聯社則斷所不可耳乃象山以三年居憂教授爲大晉君子之藏而曾不謂公以三年居嫁母夫人之憂謂大賢君子之過斯又何也然公之喪嫁母如母當時卒無非議之者卽歐陽公撰公神道碑獨不書公丁母夫人憂一節豈亦沒身處地悲其遇哀其志雖盼於禮而爲賢者諱之歟○愚嗣寅曰檀弓大功廢業下文有或曰大功誦可也一句可知不是廢業之業廢業者謂詩書之類皆廢蓋大功已不是三月不食業果亦無力讀書況三年之喪三日不食卒哭以前食粥卒哭以後稍朝夕哭期年不食菜果自無緣有力讀書制中下帷則居喪必有不能盡禮者今貧士不能不以教授糊口不得已或可爲之士大夫有力者必不可也

柴虎臣曰人子於父母有出家離俗者是其剃染之日業告絕於祖禰矣爲子孫者不能挽之於生前而於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復得與於同宮祔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

乎況彼出家者誠欲了生死空諸一切且不貪人天供養退用世俗香火情戀戀不捨哉故予謂人子處此當執喪死所塟無首丘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不得仍書故官位封號以別之庶幾亡於禮者之禮耳

未昏遭故

女子有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者赦

清江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二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而以死殉之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春秋傳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當往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日格子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塟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之所處當出於此今也不然其於禮過矣然則弔而未塟女則何居按禮女未見廟而死歸塟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死不可卽塟而生可卽其室乎弔而返服待塟而除男要女緣斯禮之正也

宋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顒孫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服制禮官援曾子問女服斬衰於室卽塟而除或未塟但出撰卽除之

陸偑山曰張莊懿公鏊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卽與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節婦傾侍講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傳麗言女則已離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齋皆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能罷中一聞予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華矣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格不下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失偶勿娶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

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妻魏管寧喪妻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心乎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黜心符累心符者繼娶之別名也其略曰講再熙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嘗有換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詐氏以鐵杵表暗歷歷可見爲夫者就少委人巧言纔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甚者殺夫害子禍綿刀鋸兇著市朝祭祀絕而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有也嘗危哉○陳幾亭曰凡喪妻未有子者宜遵古有繼娶若既有子止許蓄妾擇門風謹飭性行馴淑者買之卽其人果賢能令掌家務側室之名不可易也蓋以所繼之室多屬少艾子媳長者或踰之數年事以母姑情強禮反士君子行事當使天下之心皆安顧先令一室之間勉強施受乎彼各不安吾又何安之有是故子女幼而不輕繼娶者防害也子遇

長而必勿繼娶者原情定禮也後有聖人不惑也
○江道信曰凡正妻亡妾居副室倘遇子女婚娶
其請啓書帖定以同居伯叔及兄弟之室署名或
以嫡冢媳出名如此妾所自出之子女婚娶則應
以此妾出名然定書曰忝眷某門副某氏端肅拜
庶免以妾爲妻之嫌如夫君亡後則有從子之義
副字不必書矣○韋六象曰婦人具帖此係杭俗
近三吳人亦皆爲之三十年前並無此事蓋緣武
林大槪女之父母送親故須具柬邀請既而吳俗
亦皆倣此夫內言不出於梱况通倚乎且婚禮中
力斥母送非禮則此具柬一
事亦須附辨于後不行可也

喪夫守貞

夫死稱未亡人貞白自守從一而終此自
常道乃世俗所艷慕謌說者常在慷慨殺
身驚世駭俗之事此人情好奇之故中庸之道所
以不明於天下也夫一時激烈與終身荼苦從容
就義其難易不可同日而語矣士君子居鄉善俗
雖意主激勸而闡明世教亦自有權衡焉未可隨

時俗爲軒輊也人家不幸而有少寡之事家長當
愉以節義禍福以堅其志常謹其未然之防而絕
其意外之釁倘有匱乏親族俱應商議資助不可
以衣食之故而使亂其方寸其婦亦要委之宿緣
安於義命不可以我是寡居借强撒潑務當恬靜
簡默安分苦守凡事節省樸素以全貞潔芳名倘
年少無子併度其不可守者服闋即令改適勿使
自汗若其矢志守貞是爲宗族之光姉娌姑嫂當
加意思顧委曲維持或令各房親生幼女伴習針
指以遂其高躍有小過亦當優容不可輕慢忌嫉
切戒男僕往來莫遣母家過活更勿往菴觀寺院
燒香尤忌與三姑六婆交際如此則嫌疑可遠夫
命可全義理順而人情合處常處變咸不失其正
矣○更有一種無子孀居不知人倫大義或偏愛
親女嫡壻贈付家財或不顧繼子庶兒濫行施捨
均爲顛倒行事得罪祖先切宜回心無致後悔

禮許再適

陳氏曰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
教也婦無二夫者義也范文正公爲義莊
以賙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於人
者其不能以貧沽婿也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
仁之所宜哀也故爲之法使得以沾吾條貞仁者
之用心也按禮喪服傳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
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猶得嫁故詩序於柏
舟恭姜自誓曰守義不曰守禮○自程子曰餓死
事小失節事大於是膠固一察之人其家有少女
稱婦而失夫者弗論其有子無子弗嫁也又弗顧
其能守不能守弗嫁也夫婦女之患獨是餓死而
已乎即飽食暖衣之中而求强恐能自克於情欲
客作常不得已耳故其弗嫁之中容亦有不可道
者矣夫父兄之辱莫如婦女之再嫁明矣而婦女
亦自以爲辱也明矣故苟有衣冠之族鮮有議再
醮者父兄曰吾免於辱矣其婦女曰吾即弗嫁爲
節矣嗚呼亦孰知一辱可忍而終身辱之不可忍
也哉於是父兄而賢者勢必將高垣墻謹出入時
啓閉既不欲顯出此意以傷寡者及家人婦子之
心又不可竟罷之度外此父兄之苦也即使如此

而仍有萬一不幸遭其不可道者則何如處之或
以魯莊公制文姜之法母不可制但當制其從者
夫制母之從者與制母何異體情量勢母不可制
則從者何容易制哉南子因其子之色變而啼走
則蒯聵終身遁亡武曌以其子弗順已而殺之則
黃臺摘瓜之歌至今流涕所以凱風但有自責漢
惠惟飲醇酒情勢使然也故古者出妻寡婦苟非
天植其性如截耳劓面者又非財足自衛如巴寡
婦者又非有子可倚如孟母陶母歐陽母之類者
慮無不再嫁也其父母弗阻也其婦亦直躬而行
不爲僞也是以少艾之婦苟能爲伯姬恭姜數畢
自廢亦何忍更言其他若諒其未能也則當勸論
改適蓋古人意寬而識遠是以和風翔洽獄訟衰
息而家更得齊也程子之論執理而遺情勢此亦
一立言之弊矣嗟乎使今天下果戶堅貞家苦節
則吾言罪言也若其未然則吾言何必非齊治之
資也

生辰卻賀 宋趙彥遠，丞相趙汝愚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而向之。元北麓處士崇仁李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王義士天爵夏縣人。每生身之辰，寢苫一月，藜蔬悼孝乎。程子常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朱子亦爲須以忌日之禮處之。昔唐太宗萬乘之主也，猶歔欷卻賀，哀感旁侍，率禮而不愆，如此。况儒生學士耶。問曰，具慶而可也。張樂置酒，軒車臨於閭里，毋已侈歟。曰，飲食必祝，慕夫始之也。身有自始，肅而忘之。夫劬勞之日，而起敬起孝焉。巵甘豆脒以壽其親，有何不可乎。問曰，父母歿，卻賀禮也。將人情之不可以禮說，則如之何。曰，如三君焉，號泣而對之，使家人見之而不忍言。彼誰非人

祭禮 於五禮屬吉禮。謂之吉者，有受福之義。孔子曰，祭則受福。○宜平日與子弟講求熟習，方知鬼神之情狀，及報本追遠之意。○程子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自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鄕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祠堂 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正寢則廳堂也。凡屋不問何向，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朱子家禮，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爲上，自西遞列而東。今品官士庶遵用會典，中列四龕，以板隔截。龕外各垂小簾，或用隔子眼門關閉，以奉四代神主。高祖居中第一龕，曾祖居中第二龕，祖居左而禰居右，以見專祀之意，不可易者。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祔，附也。謂不得專享其祀，但附之於祖以受食而已。中庸或問曰，自吾父祖曾高謂之正統，其伯叔父母及衆子兄弟皆吾旁親。然此祔位，蓋指旁親之無後者言爾。若有後者，子孫自祀之，此則不祔。○凡祔，昭祔昭，穆祔穆。如曾祖兄弟無後者，無昭穆可祔，不祭。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祔於曾[illegible]

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子姪祔於禰，卽孫祔祖龕也。其主列於龕之兩旁，男左女右，不用櫝亦可。若姪之父異居立祠堂者，則遷其主而從之。若孫死而祖在，則祔何處？曰：按禮宜祔於曾祖龕。妻死，夫之祖母在亦然。○朱子曰：程子謂庶母不可入祠堂。然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祀，又或庶子能承宗祀幹蠱傳家，則庶母入祠享祭亦得禮之權變。又曰：出母入廟，決乎不可，爲子孫者只合就其家之廟拜之。若去相遠，則設位望拜可也。○祔殤之法，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

置祭田 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親盡則爲墓田，立宗子主之，不許典賣，立約聞官，世世共守。如不立宗子，推家之賢能長者主之，各房輪掌亦可。

具祭器 一應合用之物，立籍貯鎖，不得他用。貧不能造，燕器代之。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 主人爲宗子主祠祭者。朝則焚香恭揖，不捲簾。

出入必告 主人主婦近出，則門外恭揖，歸亦如之。遠出經旬，則開門再拜，焚香跪告所由，俯伏再拜而退。歸亦如之。○謂不獨主人，主婦雖子弟亦當使習此禮。

正旦冬至朔望則參 設果酒，捲簾開櫝，斟酒或茶，跪而致詞，俯伏再拜，閉櫝而退。

俗節則獻以時食 俗節如上元、淸明、端午、中元、重陽、十月朔、冬至、除夕是也。○又平日凡時新之物，雖至薄必薦于祠堂，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有病則禱，有疑則筮卜，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像、遺書，次及遺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遞遷之。

祝版式 用木版一方，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祝文，黏於其上。臨祭置於酒注卓子上，祭畢置於案上香爐之左。祭畢則揭而焚之，留版。凡祭倣此。其版稍高亦不妨，太小則字多時恐不堪書也。

祭文告廟式 凡祭及冠婚諸事告廟，除喪事及忌日專告外，其式皆云：維某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孝玄孫某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某府君 凡稱謂隨宜。如有官者，則稱某官；或某封，則某諡。無官者，則稱處士。婦人有封

顯高祖妣某氏 者，隨其所封稱爲夫人、恭人、宜人。無封者，或曰亦可

顯曾祖考某府君 稱夫人。蓋婦人稱夫人，猶男子之稱公也。然畢竟似

顯曾祖妣某氏 僭，只宜從俗稱孺人。亦有稱令人者。如直稱某氏，恐人子之心不安矣。

顯祖考某府君

顯祖妣某氏

顯考某府君

顯妣某氏尊靈云云。

時祭 春曰祠，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夏曰礿，礿音藥，亦作禴。薄祭也，以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秋曰嘗，嘗者先辭也，以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薦而嘗新，故曰嘗。冬曰烝，烝者衆也，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具備，故曰烝。○每四仲月初旬，或丁或亥，或只用分至日亦可。擇日既定，主人詣祠堂，焚香四拜，跪告曰：孝玄孫某將以本月某日祗薦歲事於祖考，旣得日，敢告。四拜興。

具修 按祭義，君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此時具物，不可以不備。今祠堂與祭田祭器之禮，已多在廢墜，故行禮之家，必旬日之先，具備器物，演習儀節，庶不失誤。

合用之器 正位共用卓四、椅八，祔位用二長卓，或椅或凳隨用。楪子每卓二十箇。爵每主三箇，或用鍾子。盞兩，祔位用之。酒尊。牲盤。受胙盤。火爐。湯瓶。新炭。盥盆。帨巾二副，一有臺架。櫝無門則用之。香案。香爐。燭臺。茅沙盆，一置香案前，一置高祖前，共二副。祝版。香餅。各色香。紙錢。拜席。餘當用者皆宿備。

合用祭物 牲殺。果。饊條。菜。麵粉。茶、飯、脯、醢之類，皆先期齊辦。

合用之人 通贊一人，引贊二人，祝一人，司讀祝兼致嘏辭。

俱擇子弟及親朋子弟中之知禮者先期演習 前期三日齋戒 主人率衆男子致齋於外主婦率衆婦女致齋於內不飲酒不茹葷此古人之齋法也沐浴更衣不弔喪問疾聽樂凡諸凶穢之事皆不可與此古人之戒法也 前期一日設位 主人率家衆灑掃正堂洗拭卓椅按圖設四代位陽明先生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 陳器 於堂中用一卓子爲香案上置香爐香盒燭臺下置茅沙又特於香案之東南階上設酒架別設卓子於酒架東上盛酒注盤盞受胙盤又於香案之西南階上置火爐湯餅香匙火筯又設卓子於火爐之西上盛祝版又於東階上設盥盆帨巾二一有架者主祭所盥一無架者執事所盥也又設陳饌大卓於其東 省牲滌器 主婦率衆婦女司之務極滌潔○昔孟蜀太子賓客李鄴年七十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逢追慕之誠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具饌 每卓果餚菜各五楪粉麵膾醢類共五楪湯飯共三獻凡祭祀專在誠敬須主婦親入庖廚監視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尤防猫犬蟲鼠及畫雅侵汙如天時炎熱可半夜起具之○近俗傾蕩纖嗇不以祭物爲重豈直多寡豐嗇取賤又其甚者或計其日奠祖先祠祀神即以殘品私實俎豆夫爲祖奠而祀神吐之乎祭神餘而薦祖祖其歆之乎若此者何謂備物何謂敬事 厥明行事 是日主人以下盛服入祠堂盛服不在華麗有名位者宜用公服庶人深衣幅巾貧者雖布素之衣亦須潔即是惟貴莊敬耳其白衣絕不可與祭如有服者易以墨黛方可從事盥洗啓櫝焚香跪告辭曰孝玄孫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於高曾祖考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俯伏興執事者以盤盛主主人率家衆前導至中堂奉主就位主人奉考主主婦奉妣主子弟奉祔

主奉主畢皆降○通贊唱 序立 宗子宗婦居中男序宗子之右女序宗婦之左同輩者並列先一輩進前一步子姪輩退後一步孫輩又退後一步不許參差混亂 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引唱 盥洗 主人及執事者皆盥 詣香案前 焚香 凡拈香宜用左手爐火宜熾務使香氣濃馥 跪 酹酒 酹音類以酒沃地也子弟一人跪於主人之左進盤盞主人受之一人跪於主人之右執注斟酒於盞斟畢二人俱起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盡傾於茅沙上以盞授執事者○茅沙即古白茅縮酒之義所以灌地降神求神於有無之間也用磁盆或銅盆一箇少鋪以沙稻草一把長八寸餘束縛如刷帚形卓立於盆中 俯伏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通唱 進饌 或肉或魚主人主婦逐位自進子弟分進祔位後同 行初獻禮 引唱 詣高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執事者跪奉酒主人受之傾少許於茅沙上或曰三滴古者飲食必有祭以鬼神不能祭故代之也舊禮每獻俱祭酒今只祭於高祖前以示統於所尊之義蓋禮云賓得主人餕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從尊也 奠酒 執事者跪接置高祖前奠定也猶安置也謂頓爵神前非奠頓於地也 奠酒 置高妣前 俯伏興平身 詣曾祖考妣神位前 跪 奠酒 置曾祖前 奠酒 置曾妣前 俯伏興平身 詣祖考妣神位前 同上 詣考妣神位前 同上 詣讀祝位 通唱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祝取板跪主人之左讀曰維某年月日孝玄孫某若長子在外衆子居家代祭則云孝玄孫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敢昭告於顯高祖考某官府君云云尊靈曰歲序流易時維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粢盛庶品祗薦歲事以某親某官某封某

氏祠食備饗姉夏秋冬隨時改之如歲暮則改云歲律將更時維季冬。俯伏興平身。引唱復位。通唱分獻。兄弟之長者分獻祔位。奉饌。進粉食或麪食。行亞獻禮。並同初獻但不祭酒不讀祝不分獻祔位。○李氏曰族中如有顯者宜以顯者司亞獻。奉饌。進羹湯米飯。行終獻禮。儀同亞獻。侑食。通斟各位酒令滿并正筯飯上叠强。勸鬼神使饗之之義也。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位。通唱主人以下皆出。闔門。無門則垂簾帷男左女右俱少休食頃闔門者古禮所謂厭也。鬼神所尙幽暗闔門降簾欲使鬼神厭飫之也。祝噫歆。祝當北向作欬者三聲將啓戶所以警覺神也。啓門。各復位。獻茶。主人主婦分進於四代考妣諸卑幼分進祔位。飮福受胙。飮福者。祝承祖考之命賜主祭者以酒而期以福祿也。受胙者胙酢也。

儀禮尸酢日嘏非祖考以是相答酢於哥孫也。詣飮福位。卽香案前。跪。祝取高祖前酒詣主人之右立授主人。受酒。祭酒。少傾於地。嘏辭。祝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嘏音假福也大也乃祝爲尸致福於子孫之辭。承猶傳也。言得致祖考致嘏於孫以大福之義也。來讀作釐。釐，賜也。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常如是也。啐酒。略嘗少許。受胙。祝取匙抄四代前飯授主人主人嘗之。○按飮福受胙之禮久已不行祝餕餘之與餕係飮福受胙之意。樂簡者去此一節亦可。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復位。辭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焚祝文。祝者揭板上祝文執事者攢楮錢焚之主人同衆移身觀焚訖揖。○或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奠酒則安置在

此既畢則徹去今人以湊在地甚非也。送主。送主歸祠堂如來儀納之。徹饌。禮畢。自序立至此除祝文報辭係祝唱外餘大字者皆通贊引贊分唱。○家禮受胙後有告利成之儀按儀禮利猶養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而謂之告利成者嫌於諷尸使去而易其辭也。今祭無尸。故去此節。

鄕校禮輯教民榜祝文曰昔者祖宗相繼教育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撙節飮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未知所以爲報茲者歲序流易時維仲春夏秋冬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饌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尙饗此文辭語淸要讀此可以知報祀之意動人罔極之思。

徹主婦監徹酒之在盞注及他器中者入於瓶果蔬肉食更置於燕器俾無褻鬼神之餘滌祭器而藏之。

餕音俊。○祭統曰夫祭有餕祭之末也在禮賤餕貴之餘下餕上之餘。今子孫餕祖考之餘而且遍逮於下既以廣神之惠而亦坊記所謂因其飮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之意也。○主人監分胙畢命執事者設男席於外廳女席於中堂尊卑以序內長者一人率衆再拜斟酒獻於主人跪祝曰祝事既成謹祝福壽主人答曰與汝等共之衆復再拜興各就席燕飮如常儀畢各肅揖退主婦與衆婦行禮於內與男子同燕畢各以其餘分給內外僕從務使周偏。○凡本家子弟有贊禮者侯禮畢補行四拜畢。○其贊禮如非子弟則主人於祭後卽延於外廳率衆再拜致謝以祭餘設席待之侯其退然後集家衆分胙燕享仍以胙遺之。○按祭乃爲子孫者大事故特詳解於此篇凡他祭皆宜

做此而行不復逐欵細列。或謂祭先之舉固當備物備儀矣或貧乏無力及单丁無助者為之奈何殊不知宗廟之祀自天子至於庶人節文名物差等雖繁然以禮事親其義則一寢廟雖不崇而修除不可不嚴器皿雖不備而滌濯不可不潔祭品雖不膴而享饎不可不親禮雖不得為而誠意不可不盡故士如無田則蔬食菜羹便可享先所謂溪澗沼沚之毛可羞於鬼神也若其陳設無力節一席而合享之可也至於執事無人節不用贊唱獨遵儀節而行主人自讀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单丁亦何難舉之有

始祖

惟繼始祖之宗得祭

冬至祭始祖

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丘氏謂遷居此地之祖及初有封爵者拔厥初生民之祖則神氣邈遠不相感通恐非士庶人所得祭當以始遷始封為是今若所居遷徙不常及先世原無封爵則當以所知者為始祖

○以紙牌書顯始祖考某官府君神位顯始祖妣某封某氏神位位於堂中南向質明主人盥洗詣香案前焚香跪告曰孝裔孫某今以冬至有事於顯始祖考某官府君顯始祖妣某封某氏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告畢行降神禮餘儀節俱同時祭川贊唱祝文云維年月日孝裔孫某敢昭告于顯始祖考某官府君顯始祖妣某封某氏日今以仲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柔盛醴齊祗薦歲事尚饗是日凡同居合族之人皆與祭分為兩列左昭右穆相向以北為上祭畢合族燕飲最尊者一人為主席南向與之同行者亦南向稍偏其餘照昭穆位於東西人眾則重行分坐長者一人帥眾獻酒於主席者再拜致祝辭如時祭餕食儀仍東西相向拜畢登席盡歡各盡揖而退此日尊長當以孝友敦睦之義隨意致辭訓誡合族○此祭及下先祖祭乃伊川先生以義起者朱子謂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當初也祭後覺得似僭皆不敢祭今以義度之祭始祖所以追報功德祭先祖所以聯合宗人似皆人情所不容已者況一歲一舉其制既異於禘祫而且儀物皆各從其分亦無僭禮之嫌也

先祖

大宗之家其第二世以下祖及小宗之家高祖以上祖所謂先祖也惟繼始祖與繼高祖之宗得祭

立春祭先祖

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以紙牌書第幾世顯祖考某官府君神位第幾世顯祖妣某封某氏神位凡初祖以下各照世次書列牌位以最尊者位於堂中南向其餘祖考妣無神主者作紙牌有主者至祭時請主出[illegible]考妣前設一卓如多列不下則每列各設一長卓或考左妣右分列亦可將祭主人率家眾詣祠堂焚香跪告曰孝玄孫某茲以立春合祭先祖於正寢敢請高曾祖考妣同伸奠獻告畢捧主至中堂依序陳列其他神主在別室者皆倣此祝文改仲冬陽至為立春生物祗薦歲事下增凡我宗親咸茲

合食二句餘並同始祖祭諸儀節並同始祖祭用贊唱享餕燕飲儀亦同○丘氏曰家禮引程子謂祭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則自高祖以下四時常祭者不復與也今擬併高曾祖考祭之所以然者蓋專為合族以居者設也凡其子姓在庠飛奔走之列者其祖考皆在焉不分遠近親疏皆合享於一堂合祀死者所以萃聚生者也○按冬一春二祭朱子疑似禘祫而嫌於僭始行中罷立春一祭程子丘氏之說又微有異同昔人謂禮以義起祀人情之便與否而斟酌之也愚謂冬祭始祖春祭先祖之有力者行之妥矣若力或不逮則祔先祖於始祖之祭雖合享而不為疏族或姓單寡之家祭先祖併及高曾以下依丘氏之說可也或其族大而勢難周依程子之說惟祭高祖以上之祖其餘祖考妣雖不與而不為簡各從其宜而行之是亦禮也覽者其擇焉

禰

許依○父廟曰禰禰者近也惟長子得祭支子不得祭

季秋祭禰

程子曰季秋成物之

始亦象其類而祭之。○儀節並同時祭。用贊唱。但請考主而請妣主以祀食。祝文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謹以柔毛庶物用伸虔獻尚饗。○按禮。支子不得祭。然或異居仕遠而仕宦他方。聽如朱子所言紙牌標記爲位祭畢焚之可也。

忌祭亦如之。

忌日 儀見前喪禮

生忌 儀同忌祭用贊唱。但祝云歲月推遷生辰復遇。存既有慶沒寧敢忘追遠感時云云俱同。○沈龍江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若生誕則當年所觴行慶之日矣感時悽愴情有固然處之以禮不無太過。

生子 滿月見廟。設酒饌。啓櫝焚香。四拜。酌酒。跪。獻酒。告辭曰某之婦某氏。以某年月日時生第幾子。名某敢見。主婦抱孫同見。俯伏。四拜。禮畢。

授官 設饌醴果品。○贊唱**就位。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酌酒。跪。祭酒。奠酒。讀祝。**文云某以某年月日蒙恩授某官。奉承先訓獲沾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俯伏興平身。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以上除祝文外凡大字者皆贊唱。後入泮鄉會儀俱同。○若仕者有父兄主祭則云某之子某或某之弟某。○貶降則云貶某官。荒墜先訓惶恐無地謹以。後同。

附 **入泮。鄉舉。成進士。**入泮祝云某以某年月日道取入某府某縣儒學奉承先訓得遊庠序。鄉舉則云某以某年月日中式某省鄉試第幾名。奉承先訓得登賢書。進士則云某以某年月日會試中式第幾名。殿試第幾甲第幾名。恩賜進士及第。或出身。奉承先訓得遂成名云云。餘並同授官

受封 親能義方教子。子能揚名顯親。朝廷賚士恩深。祖宗積善世久。幸遇茲典。何以祇承。遂謝闕庭。告知家廟。

儀節 前一日本家設**詔案於正廳中。**設香案於**詔案之南。**其日綵亭鼓樂。如無綵亭用盤。旗一人捧前行。**受詔官前行。**詔至。將**受封者出大門外迎接。**命婦服冠服迎於門內。**候詔輿。**即綵亭。**入門**至廳前。**各就拜位。**執事者於輿內**捧詔置於案。**贊禮者伏**鞠躬五拜三叩**頭。如命婦則不必叩頭。○捧詔人[illegible]受封者受詔官。具香燭等物。**詣家廟。**贊唱**就位。**

鞠躬四拜平身。酌酒。跪。祭酒。奠酒。

讀祝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玄孫某敢昭告於高曾祖考某某之靈。曰某之子某以某年月日仰荷皇仁推恩所生詔封某爲某官某氏爲某封。奉承先訓獲受恩榮餘慶所及不勝感慕敬以酒果用中虔告謹告。**俯伏興平身。鞠躬四拜平身。禮畢。**

受詔官併命婦出正廳**於父母前行四拜禮。**

追贈 例延推恩封贈皆許請告焚黃。蓋以孝治天下。亦恤臣子之私也。恭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祊光榮父母。所行之禮不宜簡陋。朱子曰近日焚黃行之墓。大不如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今擬收題於廟。焚黃於墓。儀節於後

家廟改題 前一日。齋宿。設位陳器。合著書者。以黃長紙綠刺書月日照詔軸寫告辭祝文

各一通。齊備設香燭案於所贈之主龕前。旁設盥盆帨巾。以便請主。又設題主香案於正廳東。西向另置一卓子於側。備淨水刷子膠粉盞新筆墨硯於上。旁用火盆炭火少許。以便改題神主。再設神位正席於堂中。喏主每位一牌。總設一香案。置茅沙盆。設宣制位於香案左。前向設讀祝位。設主人以下拜位。別設一卓子於阼階。列酒注盤盞獻饌其祭品豐儉隨時。阼階下設盥盆帨巾。立贊引及各執事。西階下置一卓子。設火爐茶盞。以便行禮。

儀節。祠內點香燭。主人以下各盛服。仕者青錦繡。主人詣祠堂。贊唱序立。男列於左。女列於右。每一世列爲一行。盥洗。啓櫝。惟啓所贈之櫝。出主。主人出考主。主婦出妣主。復位。各復位。詣香案前。主人詣。跪。焚香。

告辭。主人自告曰。孝孫某。如贈及曾祖父母。則云孝曾孫某。如止贈父母。則云孝男。或父兄爲

上則云今某子某或弟某。祇奉制書。追贈顯祖考某官府君爲某官。顯祖妣某封某氏爲某封。顯考某官府君爲某官。顯妣某封某氏爲某封。謹請神主。改題奉祀。出就寢堂。恭伸祭告。謹告。告畢。焚於燭上。○內上某官某封書舊銜。後某官某封書新銜。請主。執事者以盤盛主捧之。各櫝安在各主後。主人前導至正寢。安於香案上。主婦以下。候之堂中。執事者奉主洗去舊字。別塗新粉。稍近火。候乾。如祖考並封。則寫字時奠祖考爲帋。題主。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封。凡改題外改中不改。蓋主式有前面。有陷中。謂陷中者不改也。題畢。以所洗之水。灑四壁之上。櫝面亦奠官封。寫紅紙簽一條黏之。○凡改題官封。與初喪題上不同。世俗或請尊貴。或請有司。舉云點主。於家禮無據。奉主。執事者以盤盛主。如前儀。各奉主置堂中正席倚子上。如前。主人導至堂。主人主婦各椅須整高。使主趺與卓平。櫝各置後。置畢。仰。退旁。易錦繡吉服。候行祭告禮。

贊唱序立。左右如前。若仕者有父兄。則父兄主祭。仕者立本位。參神。主人以下皆拜。鞠躬。四拜。興。平身。降神。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盡傾茅沙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進饌。或魚或肉。主人主婦逐位自進。行初獻禮。詣神位前。如贈二代或三代。則如時祭儀。詣某考妣神位前。如有前母者。先前母。次及母。但以顯妣某氏別之。跪。執事者以盞授主人。祭酒。少傾茅沙上。奠酒。執事者接盞。置考位前。奠酒。執事者接盞。置妣位前。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跪於主人之左。讀曰。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男某官某名。敢昭告於顯考某官某君。且書舊銜。顯妣某封某氏。如封及祖。則先補入祖考妣。某奉承先訓。竊祿於朝。如外官則改此句爲叨有祿位。仰

荷皇仁。推恩所生。乃某月某日。誥贈考爲某官。妣爲某封。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祇奉恩命。且喜且悲。敬宜以聞。益增哀隕。謹以牲醴粢盛。用伸虔告。謹告。○如受敕。則改誥爲敕。如再贈則於贈字上加加字。上加宣制。隨時通變。宣制詞。制詞先以盤盛置香案上正中。至是贊禮聲音響亮者一人。立香案左。南向。高聲宣讀。俯伏。興。平身。進饌。或進粉食。或進麪食。進羹湯。進饌。進米飯。行亞獻禮。儀同初獻。惟不讀祝。宣制。有父兄則父兄行初獻。仕者行亞獻。行終獻禮。儀同亞獻。侑食。預溫熱酒。斟各位酒。令滿。併正筋飯上。鞠躬。兩拜。興。平身。點茶。僕婦捧茶盤。主婦親詣各神位前。送茶一鍾。復位。主婦復位。辭神。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其所錄制書黃紙。留待墓上焚。禮畢。主人主婦奉前儀。奉主入櫝。子弟捧主櫝。或用盤盛盤內。預備香燭。導行。主人

臨後送入寢廟原安神主處。主人及各子弟北向一揖而退。擇日行焚黃禮。

墓上焚黃。墓所先搭厰。或帳棚。陳設祭禮。預備祝板寫祝文二通。后土神位。香爐。燭臺二副。紅燭二對。燈檠。卓圍。香盒。香餅。盥盆。帨巾。爵盞每位三隻。酒注。食筯。粉飯。阡張。火把。元寶。銀錠。紅氊多備。○是日奉謄黃制書於綵亭內。鼓樂前導至墓所。先祀后土。後告墓。其祭后土前。各用大盤盛牲饌。酒盞匙筯如常。

祀后土儀節。贊唱 降神。盥洗。詣香席前。跪。上香。酹酒。盡傾於地。俯伏。興。參神。鞠躬。兩拜。平身。初獻酒。主人執盞授執事者。安置神前。跪。讀祝。祝跪主人之左。讀曰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昭告於本山土地之神。某祗奉制書。追贈某親某官某府君爲某官。某封某氏爲某封。惟茲窀穸。實賴神他。適典脈事。敢有弗虔。蘋藻雖微。庶將誠意。惟神鑒歆。永尚默佑。尚饗。俯伏。興。平身。亞獻酒。三獻酒。並同初獻。但不讀祝。辭神。兩拜。焚祝文。禮畢。

焚黃儀節。贊唱 序立。主人以下各就位。若仕者有父兄。則父兄主祭。仕者立本位。錦繡吉服。有公服者各公服。參神。鞠躬。四拜。平身。降神。盥洗。詣香席前。古人用藁席於墓前設饌。今人或用卓椅香案。聽便。跪。上香。酹酒。即酹墓地。不用茅沙。俯伏。興。兩拜。平身。初獻禮。詣顯考顯妣神墓前。若祖則云顯祖考。顯祖妣。若列塋非一。則逐墓前。跪。祭酒。滴少許於地。奠酒。置考位前。奠酒。置妣位前。進饌。或肉或魚。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祝跪主人之左。讀曰。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男某官某名。敢昭告於顯考某官某君。且書舊銜。顯妣某封某氏。且書舊封。之墓。茲者祗奉聖恩。如奉慶典。則曰覃恩追封顯考爲某官。顯妣爲某封。已於家寢卜日。焚黃。伏念恩綸下賁。泉石生光。幽德昭聞。慶貽後代。罔養無從。不勝感愴。謹潔牲醴粢盛。敬錄以焚。式陳誥制詞。贊禮聲音洪亮者一人之香案前面東立。讀誥。俯伏。興。平身。亞獻禮。儀同初獻。進饌用粉。但不讀祝。有官制有父兄則父兄行初獻終獻。仕者行亞獻。終獻禮。儀同亞獻。進饌用羹飯。俯伏。興。平身。焚黃。執事者捧所錄制書黃紙就香案前併祝文焚之。辭神。鞠躬。四拜。禮畢。

墓祭 三月上旬擇日。今俗用清明日。儀同時祭。而去飲福受胙。拜畢。環進省視。除草棘。添土。祝文云

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秋日則改云霜露既降。瞻埽封塋。不勝感慕。謹以粢盛醴齊。祗薦歲事。尚饗。○夫墓爲先人體魄所藏。當拜埽之時。俾無荒圮。禮也。然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塚。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然矣。今世俗或假拜墓之便。延賓宴飲。甚至歌管喧闐。漠無哀思。噫。俗敝甚矣。謹追遠之禮者。其思所以維之。

遂祭后土。布席於墓左。設饌如家祭。○贊唱 就位。降神。盥洗。詣香席前。跪。上香。酹酒。俯伏。興。平身。復位。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初獻酒。跪。讀祝。文云。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土地之神。某躬修歲事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維時保祐。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亞獻酒。三獻酒。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焚祝文。

禮畢。朱子曰此見墓祭土地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旣爲先人托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

宗法附。家禮以宗法爲主冠昏喪祭莫不以宗法行之而祭尤重。今法久廢不能遽復然愛禮之士。當存其遺意云。

別子爲祖。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也。有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是謂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宗則一小宗有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

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此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然本其遺意以明世大則是卿大夫以下之宗法皆有可類推講明者丘氏則謂其於今人家不盡相合另爲一圖學禮者參互觀之庶明於古人尊祖洽族之誼而孝睦之誠將有不能自已者矣。○呂汲公曰古者小宗有四有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後世宗法旣廢散無所統祭祀之禮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祭不必告於宗子今宗法雖未易復而宗子主祭之義略可舉行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可合禮意○朱子曰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將其禮亦令減殺不得同宗子也。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若併無次適只得立庶長。

丘氏曰按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故今爲圖於左專主人家而言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又以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雖非古法其實則古人之意也。

大宗小宗

禰所生子爲繼禰小宗　統親兄弟　主禰廟祭　至玄孫　五世則遷

祖傳至孫爲繼祖小宗　統從兄弟　主祖廟祭　至曾孫　五世則遷

曾祖傳至玄孫爲繼曾祖小宗　統再從兄弟　主曾祖廟祭　至其孫　五世則遷

高祖傳至玄孫爲繼高祖小宗　統三從兄弟　主高祖廟祭　至其子　五世則遷

圖

始祖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　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爲大宗　統族人　主始祖廟祭　百世不遷

漳郡張一棟宗法考曰宗法大宗一統小宗四別子爲祖以嫡承嫡百代不絕是爲大宗大宗之庶子皆爲小宗小宗有四五世則遷已身庶出宗禰宗已父庶也宗祖宗已祖庶也宗曾祖宗已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已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爲宗者祭之大宗絕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祭主於宗子其餘庶子雖貴且富皆不敢祭有祭必祭於宗子之家故祭不瀆禮不亂祭寡而神享焉祭畢則合族以食宗族有事必以聞於宗子乃告廟焉宗子死族人雖無服者亦齊衰三月以盡重宗之禮○宗法不可行於今者以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修井田不復制其不可行者勢也於勢稍順而分得爲者惟藩封與勳戚近之然所宜者勢而已非其要也將欲維持族類以附於小宗其爲說有三尊尊老老賢賢惟所遇爲斯可矣祀其族行輩長者得主之斯尊尊矣無已行卑而年高者得主之斯老老矣無已而德富足稱行雖卑亦得主之斯賢賢矣此宗法之變也。

宗祠

祠堂之制外爲中門中門內爲二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族中序立上建廳屋三間以奉祀神主又爲遺書衣服祭器及神厨庫又於後設庖湢井厠之所繚以周垣於其東別爲外門常加扃閉凡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卽如祖考臨之在上不得嬉笑對語疾步○置常稔田五十畝別蓄其租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某郡某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亦勒石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保守

祭器

祝板。香案。香爐。香盒。瓶匙筯。燭檠。帛箱。茅沙盆。毛血盆。茁盆。茶壺。茶盞。茶匙。玄酒尊。酒壺。酒爵。磁盃。碗。碟。筯。俎。豆。胙盂。磁甌。桶盤。歌章二懸。鼓。石磬。祭帛。神卓。神椅。竹火爐。湯瓶。盥盆帨架二。以上諸器藏祠中不得濫用假借。

廟立五龕

禹航李氏曰宗祠之禮余創立五龕中龕祀百世不遷之主其餘四龕分祀四

親親盡而祧亦禮以義起耳或曰昭穆取南北對峙今龕皆南向則特祀之義何居而昭穆安序曰位向皆南則各全其尊矣以龕隔之則特祠昭穆別矣況中龕巍然獨尊而四龕各別一世左右各位世次秩然參之廟制似有變通而無繆刺者此余所爲立五龕意也

不遷配享

按禮祧主則埋於墓者近世以傷動祖塚爲忌故特設祧閣以遷之今亦遵制每遇應遷主於除夕祭畢告祖奉主登閣亦橫渠先生所謂合祭而後祧遷之義也若夫出類邁族者可盡遷乎考之於禮亡論貴賤貧富凡能踐修厥猷恪慎克孝及種植德殊遺其爲羽儀者皆當配享廟庭如古鄉先生有道者歿則衆而祭於社之類夫有道之士鄉人猶企慕之俾介血食況我烈祖乎又況子孫之後我思成更有切於鄉人者乎禮曰尊尊親親之致尊也不遷致親也蓄其克配於祖者必其能配祖者也不然必其有功於祖者也不遷於後者必其能致後者也不然必其有功於後者也其他或以道德或以節義或以勳猷或以崇爵榮宗或以清標振俗或以博洽著聞或以衆賢稱紹武皆當裁與二典以不遷爲尊要在詢謀服衆毋得狗私濫公舉衆日濫以致汚褻先靈有乖典制也

祧主定儀

李氏曰夫四親之主親盡則祧議禮者類能言之第亂嗣日繁各派尊卑懸絕何能分別四代又安所裁據而遷也況宗子主祭多屬卑行助祭尊長或嚴然有四五世臨之則未死之親已在應遷之列倘旦夕物故將因親盡而不入祠乎抑纔入而卽祧乎將循情則禮器祀而不遵祧法乎守禮則情不堪循情則禮日紊數世之後必致盈庭議格論主不能祧而宗法自此亂矣於細考宋儒諸家所論四親惟主宗子餘親各祀於子姪故無得祧法耳若吾家宗祠興建同堂兄弟子姪協力助成二三代後倘以親盡而無所容乎將使分支別派各以二世限至有一進祠而不可得者是此祠也端爲宗子一房而設而其餘支庶尊不得蒙而食之享卑不得與助祭之榮五服之外頓成異

越矣夫豈建祠收族之初意乎然則將柰何余竊計之自下四親推由宗子逆數而上至四代爲準以後支派纔別當以各支見在子孫推其分之極尊者爲主各計其四代盡則遷之至各支又分別子亦復如是論世庶人人得奉其四親以展孝思而宗庶均平無咨撓格雖百世可遞而守也蓋四世而祧者法也親盡四世而不泥於宗子者情也情以濟其法之窮而使祧法親誼兩無所妨則善之善者矣

編識主櫝

識音志○李氏曰夫祠祭雖止四世然以後各支漸分世代或有兄弟數人者或數十人者或十而千百者中除不遷之主外各龕四親祭則並祭祧則並祧必無異同第恐神主漸多隔祭啓閉或致紊亂必用字號編識爲世次等級方有倫紀今比照林塘范氏祠規用恭寬信敏惠五字一代用一字惠字下用公侯伯子男男字下用貌言視聽思思字下用宮商角徵羽各五字上列其房下標其號各硃書大字於主背外用便識認則一覽而世代昭然以後依次

亟書與歷世久遠變總，遷祧亦非，非不紊矣。

尊祖之法

方正學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引宗竊侵以毁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遵日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請至祭下一歲之生卒而書，衆族人之賢否，其有婚姻相賻，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則能讀書，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頓此，其行之足書者畢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改而愈其，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擯，雖貴後孫不敢，皆以其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共喪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群祭之，群葬之。

睦族之法

祠祭之法，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之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歸祀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有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賢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月族長以下士則而私典事而悄相禮而野下能睦族役則告於祠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之法

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一月也。其物則將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肉羊各一，酒醴肴果惟所有而不必備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孫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殺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皆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肢用北行則武相銜率背飲酬之羞，皆後長者。畢則族拜，辭而退，少者送長者於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立有慶也。是日昧爽，衆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序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尊卑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群昆弟子姓拜，觴稱壽，畢，皆升，進以次飲，酒相升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成讀無隱。讀畢，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

署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於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儀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群歌之。其論嘉言也，擇者老之賢者，衆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於會者八：悖倫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避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彼我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凡人家弟子入小學者須

令共熟習歌詩。禮節至成人而止。

附祠祭詩章 穆穆我祖。翼我後人。視我後人。支由體分。我子若孫。我弟若昆。念爾所生。勿替爾祖之心。凡人之生。均出父母。我爲父母。乃有孫祖。何今之人。自有兄弟。無念爾所生。而利之爭。骨肉戈兵。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聚鬩。如商如參。兄弟商參。不念爾父母。矧念爾祖。穆穆我祖。念我孫子。同屬於毛。同離於裏。兄弟離矣。妻子肥矣。我之孫子。亦我儀矣。族淘我子。善我師之。兄弟利爭。勿我似矣。穆穆我祖。有儼其臨。我弟及兄。而子及孫。皇皇駿奔。式念祖心。匪也潔牲。庶也臨歆。

土地祭 附○朱子大全。有四時祭土地文。夫祭后土。今時祭祭土地。亦禮之宜也。每季仲月祭擇日。及歲暮。布席陳饌。春則於所居之東。夏南。秋西。冬北。隨俗設饌。如墓祭土地之儀節。祝文云。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虔。蘋藻雖微。庶將誠

意。惟神鑒享。永奠厥居。尚饗。○夏秋冬。隨時改之歲暮則曰。歲律將更。夏改歲功云始。爲時物暢茂秋改爲歲功將就。冬改爲歲功告畢。歲暮改幸茲安吉。其若時昭事。夏秋冬改昭爲報。

竈祭 附○竈爲五祀之一。古人所重。國禁淫祀。庶人惟得祀先。及歲暮祀竈。具饌用紙牌。書司竈之神。前竈上。焚香再拜。跪告曰。今日歲暮。敢請司竈之神。出寢就祭。迎紙牌正寢堂中。儀節與祭土地同。祝文云。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司竈之神。歲云暮矣。一家康吉。享茲火食。實賴神休。若時報事。罔敢不虔。非禮將誠。惟神歆顧。尚饗。

五祀祭 附○五祀。戶竈門井中霤也。王制大夫祭五祀。月令春祀戶。取爲物始生。夏祀竈。取火德旺。秋祀門。時主閉藏。冬祀行。季夏土旺。祀中霤白虎通則冬祭有井而無行。取水子之候。後儒又有門戶合一。而用井行者。洪武間革淫祀。民間許祭竈。然春祈秋報文。許祭五土五穀神。中霤室中土神。則土地之祭未嘗禁。士庶征行遠方。有祖道祭。亦類祭門戶行。故五祀祭。士大夫家亦當舉。茲立一潔室。置一木主。上書本家戶竈門井中霤之神以存古禮。家人疾病質疑。必先五祀。歲暮一合祭祭以當。役用一案。其祭竈祭社。仍同衆行可也。○儀節同前。祝文云。維年月日。信士某敢昭告於本家五祀之神。惟神體本五行。用切民生。飲食起居出入。綰贊咸稽。神功延慶。納祐茲當歲暮。感報同情。虔修微禮。薦此微忱。尚饗。

呂和叔曰。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瀆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至於設遇水旱。止可相率祈禱於里社。至誠齋潔。奠以酒脯可也。若妄行望祀。合聚群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爲。

里社祭 附○此城市里社也。何氏曰。社日宜會降里鄉黨共祀於土穀神。祠亦有另聯一社以祀城隍之神者。其社每以二十家爲度。輪流一日祇血祀畢。就宴於其家。謂之義社。此社之中。但能德

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俾呂氏之鄉約。得以行於其間。則朱子之家禮。亦可漸此而舉。寖寖乎禮義之風。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未必無小補也。

鄉社祭 附○會典。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祈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凡春秋二社。預期準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羊豕酒果香燭紙錢隨用。**前期一日齋戒**。會首及預祭之人。皆宜齋戒沐浴。**設位** 設五土五穀神位於壇前。五土居東。一案。五穀西。一案。設牲案香案於正中。設讀祝位於香案前。設會首拜位於壇下中間。設與祭拜位於會首後。設引禮執事人位。又於其後。設盥盆帨巾於東階上。設酒尊所於東南階上。設祝版於香案之側。**聚立** 自會首以下。各服常服。盥手。入就拜位。立定。**焚香。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會首以下

皆隨班行禮。詣五土神位前。引禮者引會首一人跪。舉盃執盞者斟酒。獻酒。引禮者唱三獻酒訖。俯伏。興。平身。詣五穀神位前。同上跪。獻酒。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皆跪。會首與衆人皆跪。讀祝。引禮者取祝版跪於會首之左讀曰維某年月日。某府某州某縣某鄉某都某啚某人等謹致祭於　五土之神。　五穀之神曰

惟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悉賴生植。時維仲春。東作方興。謹具牲醴。恭申祈告。伏願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克裕。神其鑒知。尚饗。○如秋社。則時維仲春二句。改爲時維仲秋。歲事有成。恭伸祈告。改爲恭伸報祭。俯伏。興。平身。復位。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執事取祝文。紙錢併焚之。禮畢。○設席既備。將獻饌。讀抑强

扶弱誓詞。令一聲音響亮子弟立讀之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並不許入會。○右各里先造一誓詞牌。將誓詞楷書其上。臨時便於衆讀。讀畢。長幼以次就坐。盡歡而散。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

附論

禮記祭義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乎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矣乎。○按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叉宜早不宜晏。早則精明之至。可以交於神明。晏則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跛倚而不敬大矣。所以要先期齋戒。齋之日。致其思慮。祭之日。若有見聞。支子雖不得主祭。至於齋戒。盡誠則與主祭者不異。

根本孝弟 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怵於心者何。誠與敬而已矣。今人但知庶品之豐。儀文之備。曰我能盡祭祀之禮也。而於誠敬何有。縱或有之。不過勉强於一時。豈能動冥漠感鬼神。必先素有瞻室屋漏之學。以孝弟爲之根本。一其心志。潔其氣體。肅其衣冠。澄其念慮。聚得自己精神。方可與祖考精神相接。若其爲人。平日不孝父祖之教。

放僻邪侈。辱其先人。墜其舊業。當對越祭告之日。慙愧不暇。何面目以見祖宗。而致其誠敬哉。或生時不盡孝養。死後雖列五鼎三牲。終日百拜。灑血投誠。追思感慕。爲祖宗者。孰肯與之交接而歆享之耶。

子弟習儀 宗廟中以有事爲榮。以嚴肅爲事。擇族中子弟數人習學唱禮。不惟使卑者得伸其敬。而頑者有所感發。雖幼稚者。亦可漸知禮儀矣。○凡祭時各宜虔誠端肅。嚴如祖考臨之在上。毋開言。毋跛踦。毋回顧。毋咳嗽。毋嘻笑。毋搖動。聽贊禮者唱聲。聲靜方下。聲靜方起。庶不致參差。此宜先期演習者也。

禮覽老病 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又禮云。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或自欲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又如伯叔尊長。年高不能隨班者。先行四拜禮。站立於旁。以觀子姪。或有失儀。即爲舉出。祭畢。罰

顧於祠或老疾不能久立者俟神之後即休於他所俟辭神時復來四拜可也其年幼有疾者俟禮畢叩頭如甥及婿若在自當迴避。須俟祭畢另拜不得與衆同列。

灌地求神 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暢臭陰達於淵泉言擣鬱金香草之汁以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曰鬱合鬯臭所以求神於陰也後世酹酒降神實取此義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音爇燒也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所謂求神於陽也此雖是諸侯之禮後世焚香祭神實取此義按古無今世之香漢以前止是焚蘭芷蕭艾之類後世越入中國始有之雖非古禮然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又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故曰玄酒在室玄酒即明水也後世祭則設之重古道也今從俗不用亦可

出仕主祭 古所謂支子不得主祭者蓋高曾祖禰神主皆從宗子所在所以叔雖尊即係支子不得自專而祭必告於宗子也宗子有故然子代攝凡有出仕者不拘宗子支子俱得自以上牲祭於正寢用生者之祿也支子有父祖在者父祖主祭無父祖者方敢自行而尊長不預宗子則請出神主分昭移排列支子則另設黑紙牌位臨祭主所稱而紛書之高祖考妣之位居中南向曾祖以下之位左昭右穆各依尊卑次序而排不得相對並列比如曾祖考妣爲昭西向祖考妣東向爲穆其席但下一尺許則不相對也有伯者伯父伯母爲昭考妣爲穆各退後七八寸則不並列也其紙牌祭畢則焚之此亦古今之通禮如隆遠封贈改題神主等項仍該宗子告祭於祠堂之中焚黃則出仕者自行於墳墓之所凡儀文悉依家禮而行當以此爲節範也。

祭品從宜 朱子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按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illegible]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不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惟紙錢始於殷長史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錢至唐王璵乃用於祠祭似古人但以此代幣帛今則交際鬼神天下通行其衡陽粤滇所產之錫旅皆轉輸於杭州以爲錫箔其男婦工作仰食於此者何止數萬餘人似皆爲無益之費但民間疾病禱祠與夫冥司神怪之事恍惚變幻往往提應如響幽明之故真有不可究詰者

承繼立嗣 沈龍江曰長子不得出繼爲父後故也兄爲宗子而無子而爲弟者止一子將以爲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爲急後兄所以後祖也蓋主鬯不可一日而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漳郡張一棟曰繼祖之意甚重若兄死而無後弟又未娶未即有子弟可奉祀并祀兄不必更立他人之子爲兄後若立他人之子則相傳之脉絶矣死者必不安○孤子不可出繼指其兄已喪只有一子別無兄弟者言故不容出繼他親竝其父於無後爾若雖自幼失父然有同胞嫡兄兄繼父後値伯叔無子來聘立繼兄以禮法遣之何不可哉。何氏曰古人承繼惟繼宗嗣今人承繼惟繼財產非禮也亦非義也竊以宗子無後宜立承繼以重宗嗣其餘次支無子生前未經立嗣者死後不必立也當如禮之無後祔食祖祠宗子主其祀事或有所遺宜倂置祭田永杜爭奪之患○未亡人但擇賢婿是徒知愛其女而不顧其夫之無後也潜抱他人之子是恐滅夫之祀而亂其宗也罪大惡極宜禁諭之○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鴻爲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或以叔拜姪或以弟爲子於理安乎況啓爭端設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庶無害也。屠氏曰凡繼子者必須倫序相應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功緦五族如俱無方可擇立遠房同姓爲嗣

立嗣子後又得生子而立後必其所生者其家產與原立子必均割而槩授之方是原來父母之心苟薄資而歸之小人之尤也又凡立嗣子者如家資富足當立二子不徒可以弭爭萬一有賢不肖亦永世不失所恃矣

按律凡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許立庶長子不立長子者罪亦同○凡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亦杖六十其子歸宗○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杖六十其子亦歸宗改立應繼之人○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卽從其姓疏義曰以其撫養之恩深也問曰路拾小兒旣許爲所養若後無子許承襲否答曰三歲小兒許收養者謂恐死絶性命本非血屬理難承襲○凡文武官員應合襲廕職事亦令嫡長子孫有故

謂如亡殁疾患之類嫡次子孫襲廕若無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襲廕如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襲廕若庶出子孫及弟姪不依次序攙越襲廕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將異姓外人乞養爲子瞞昧官府詐冒承襲者乞養子杖一百發邊遠充軍他人敎令者並與犯人同罪

立嗣子禮 古者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所以重宗祊隆嗣續先儒以爲至正大公之舉其旨深矣後世此義不明潛養異姓之兒不究邑鄕之當嗣而立族人之子者則又不論其派之親疏義之當否惟以私意簡擇之爲人後者亦不論其當繼與否而因家貲以爲利甚致骨肉之間仇怨忿爭蓋由宗法之不明而嗣禮之不講也禮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所以重繼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所以重宗也然則嗣禮胡可云苟哉

告廟 先期五日會族人立贊相戒聘使○厥明詣祠堂焚香再拜跪告曰維年月日某敢昭於某府君曰某年齡漸衰未得微子竊恐世業承守無托茲擇某之第幾子某昭穆相應資性可進情禮無礙謹行聘禮立以爲嗣敢告

納聘 先期三日厥明使齎幣詣其子生父之門主人揖入再拜興使奠幣拱揖請曰某親某未有微子先祀無托惟吾子第幾子某授於禮法應與承繼茲不以某不能爲儀使將幣以聘惟吾子以禮成之主人辭曰某不敏敎忝義方某之子某又貧窶魯鈍恐負重托吾子雖有命未敢敬承使復請曰某之來聘也某子稽諸譜系告諸家廟薰沐束幣貢使其致先人之禮惟吾子圖之主人對曰吾子達先人之意因以命某敢不敬順遣子某備董擇焉使再拜曰敬聞嘉命主答拜○主人詣祠堂焚香再拜跪告曰某親某未有微子茲使某來致先人之禮聘某第幾子某往繼宗祀禮法相應不能辭避是用虔告再拜興

命嗣 主使咸在寢名子至堂中北面立見使者再拜興使者答拜復位父命之曰某親某年衰未有微子使使聘汝爲嗣吾謹以禮允許汝其往哉子辭曰不肖負罪方與二三兄弟敬體庭訓黽勉不及懼弗成人不敢聞他命父再命曰某親某之聘汝也前人苗裔本則一矣身之諸父情則親矣戒使致幣禮則修矣不可辭也汝其往哉子哭再拜且辭曰兒荷大人顧復昊天罔極圖報未由不敢受他命願終辭之父三命曰嗟乎子汝聽乎命某親某之聘汝盛服秉幣告諸先人茲使者之來也實致先人之禮汝其敬承先命以往子東面哭再拜曰兒負罪深重矣父命曰勿哭乃起父命曰受聘幣使捧幣進立堂中西面幣北首子鞠躬再拜興跪使授幣子受幣興往置於堂西几降階侍於東序主人遂禮使使復命主人乃戒賓

陳設 先一日嗣父家設父母席於寢正中近北設子席一初拜見席於堂正南楣北一承嗣命拜席於堂下庭中陳服於房冠衣一襲靴一絲一段無房則設帷房於正寢東北膳席三盥具一

訓飭遣繼日厥明使者俟於廟門左主人主婚歸子詣祠堂蒞告曰某弟幾子某請奉祖命今日出繼與某爲嗣謹告俯伏興平身子鞠躬四拜興平身畢乃辭於父母辭於諸親屬詣醮席覽受訓戒父命之曰善事嗣父嗣母致養致敬慎厥身修可貽憂辱又曰爾父格守先猷隨當有祖爾其愛護教導以接常產克友克讓以光昭世德子應曰諾母命之曰敬服膺爾父定命子應曰不敢志俯伏再拜興平身降自西階諸兄送於堂下長者拱手曰願永念父母大命子拱應曰諾再拜興平身別於門外

過繼命名

使先入報子至父母出坐正寢使導子入北面鞠躬四拜父母立受相導子人房更服出鞠躬四拜父母坐受號父母命曰吾兒吾以年齡漸衰且老宗事不得付托特聘汝爲嗣子承守世業茲命汝名曰某汝其夙夜敬念慎修言行敦敘彝倫以無隆祖宗之緒子應曰謹承命惟弗堪是懼俯伏興平身

供酒餼

父母入坐內寢相導子入。問安。侍者供酒餼子酌酒進餼於父母前揖曰請餼父母坐受飲食之乃命設嗣子席於席西使侍者設酒供菜子詣親席揖平身升席正立啐酒嘗菜父母曰咬菜根倫德也甫是克之宗祊其昌乎子詣親席前跪曰敢不受教侍者供餼子酌酒取餼進揖請月席前飲酒用餼父母曰庭人治餼封割以左烹調以宜吾兒治身處物日乾夕惕方以立本宜以制動吾之宗祊其昌乎子又詣親席前跪曰敢不受教侍者供飯子取飯進親席前揖曰請加餐乃飯供茶畢徹餼

告廟

主人率嗣子詣祠堂告曰某孫某年逾五十未嗣子深懼覆隆幸與祖德佑啟品命致聘得某親某弟幾子某過房與之更名立爲嗣子尚冀先靈陰隲世業承承告畢子鞠躬四拜興平身遂謁見諸親屬乃禮使迎寘成禮而退。

中又按曰律例繼嗣不許詣養異姓此因紊亂宗祀及啓爭奪者言之耳若有本無宗族勢不得不乃異姓以爲子者是又不可槩執定律爲論况異姓之子有身既貴顯封其所繼父母不聞有奪還之以與其本生之條則情通法外之意又可識矣宋之元之間此風盛行如元黃文獻公本俞氏之子公貴而冒黃氏之嗣及三代皆爲江夏郡公公自記其先族與宋金華作公行述敘夫黃氏世德甚詳皆可考而據也總之繼絕之義聖人所重苟人滅鄰嫡論嗣實私情也黃氏請之俞氏許之公義也既爲公義則報黃當重不得以薄於俞氏爲嫌矣噫禮由義起法以情遷處勢之變者有難於概論者哉

居喪不祭

古人重喪祭喪主哀哀則志有所適不能十敬故喪者不祭祭主敬敬則心有所主故祭者不喪此有喪者所以三年不祭也但古人居喪衰麻之長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禮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不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典禮則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則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

固護墳塋

先哲有訓曰凡先塋塚域毋瘗愛殤毋事深鑿厚培後塚同於葬骸毋斷諸勑碑毋列石獸翁仲毋創亭宇毋植花果篩竹毋或尅應俗術妄議修改夫慎愛者必慎宜凡夫所自出者體魄宅焉弗防弗衛奚以子孫爲哉○一墳墓四至最要分明弓口號段最宜詳記其四至界限凡以樹木爲界者總不足憑或築土牆或埋石礎爲上又吾邑墳地向多寄管墳戶內其後或繼起式微或遠遊不歸此輩盜賣得以自由斷宜收入本戶當差辦糧此尤孝子慈孫所當深憂而遠慮也○世俗上墳拜祭一畢即亟亟圖歸所以界限樹木久於荒考必須遍勘繞視界石存否樹木有

枯否無被人所伐否地上有新掘坑及泥埠否或無埠而土動如陰埋骨瓶等可疑事俱要勘明○一墳墓係祖父兆爲寧自受饑餓而死斷不可鬻之於人除公墓合族保守外其他或勢實處窮而欲賣者奥地廣狹合族以米給之若償價然而其塚仍存決不許鬻之他姓若塚不利而遷瘞者聽○王憇齋曰人生無後最足傷悲聖王大德澤及枯骨此掩骼埋胔廣設義塚以及不發人棺不平人墓皆竭力以善全無後之策也更勸者凡爲仁人義士相近祖塋左右更置餘地數畝多多益善俾無後者得與與焉先一隅以收宗族犬一隅以收異姓止以前後到山爲敎大塚前立小石以誌其姓氏一歲之中當本家春秋二祭另設一祭祭之日久天長葬我子孫相爲終始其收瘞親戚僩及孤寡亦得永爲祭十以司歲祀則爲望於繼起之賢豪者更深矣惟願仁人先我行之自鄉以及天下如法建置一以補義塚之不及一以同本墓於長存斯其爲計豈獨全無主之骸而已哉

義田廣孝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侄比巳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瑩域甚厚自五世祖塚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名人守視貴顯五十年身爲將相累受大賜與及其歿也庫無美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瘞資事得無乏焉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嘗曰宗族居吳中者甚衆在吾固有親疏祖先視之均子孫也且祖父積德百餘年至吾身始發若獨享富貴不卹宗親何以見祖先地下亦何顏入家廟乎是故恩例俸賜必以均及買良田十頃爲義庄養羣從之貧者擇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入予純仁尤能克紹俸祿所出盡以廣義庄

義田記曰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項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霈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待者與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葬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者書之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晋陵錢公輔記

齊家寶要二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張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錢塘人是書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愼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文嘉取之殊爲失考又謂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於二十七月尤爲誤中之誤考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杜註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據此則宣公之主已入廟矣公羊傳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據此則不稱宣公而稱新宮必不由於主不在廟至胡傳始引劉絢之說謂不稱宣宮以未遷主於三傳畧無所據然絢謂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則以緩遷爲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爲三十六月之證則是以二十八月主不遷廟爲持喪之正經其誤又甚於絢矣文嘉又謂凡期喪皆有禫今考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爲父在爲母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是期之喪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長子耳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明父在爲妻不禫則是母妻期喪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謂凡期皆得禫尤未詳考葢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注疏第從家禮諸書畧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